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五冊目次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清）來保等撰 清自得園朱絲欄鈔本 〇〇一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十六卷 （清）于敏中等撰 清乾隆刻本 二七九
欽定蘭州紀略二十卷 （清）阿桂等撰 清乾隆內府鈔本 五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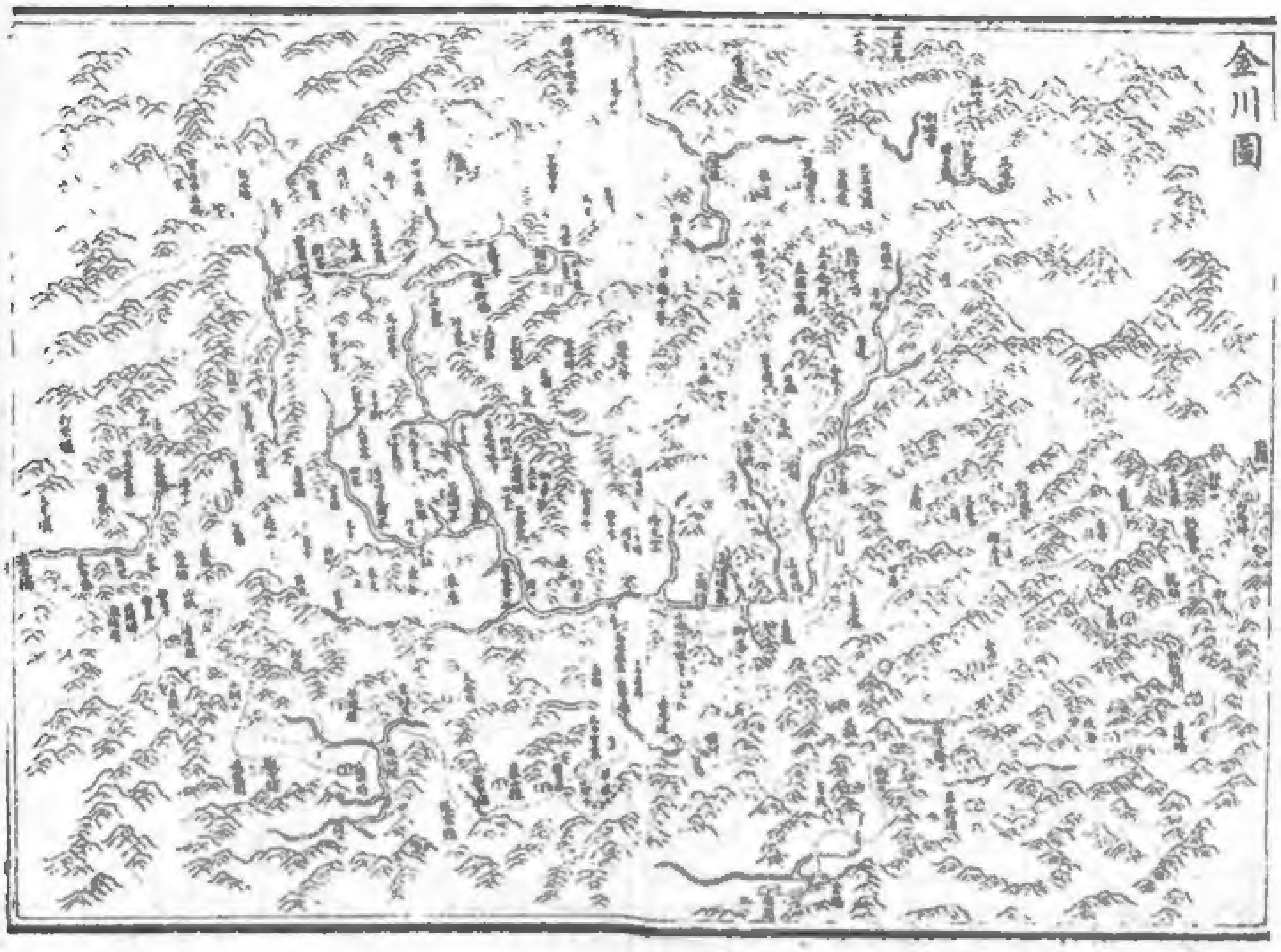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清）來保等撰

清自得園朱絲欄鈔本

欽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乾隆十三年大學士來保等恭撰
奏進凡二十六卷後恭錄
御製詩文一卷又附載諸臣紀
功詩文五卷金川土司在四川徼外本吐蕃之遺種即明
史所謂金川寺者是也
國朝康熙中其土舍色勒奔初慕化歸誠奉職惟謹
雍正中
頒給印信號紙俾世守故疆其子郎卡襲職漸肆鴟張稍
搏噬其族類守臣請加征討以寧九姓之宗我
皇上以荒憬蠻陬自相蠶食不足以勞我六師惟
敕愼固邊圉以防其變而沙羅奔狠性原貪鴞音弗改
不思緩行九伐爲寬以悔過之途仍肆凶殘自干
天討乃於乾隆十三年冬
特簡大學士傅恒爲經略董率熊羆翦除蛇豕靈夔聲
震山鬼伎窮掃穴焚巢在於指顧始知螳螂之臂
不足抗拒雷霆窮蹙乞降籲呼請命於是桓桓七
萃猶思直斬樓蘭而我
皇上聖度符天宏開湯網閔其知罪許以自新
特詔班師貸存餘息計自禡牙以迄飲至往返一二萬
里爲期不及兩年蓋終沙羅奔之身蹤伏荒巖莫
敢吹毗毒厲豺牙焉雖文王因壘而崇降舜帝舞
干而苗格
豐功盛德何以加於茲乎其閒決機制勝悉稟
睿謨是編所載
詔諭之指授章奏之
批答隨在可見
神武不殺之至意併以見厥後索諾木夜郎自大終戮
藁街實辜
德逞凶禍由自取於理於勢皆不可姑容非
聖人之有意於用兵也



金川圖說

金川爲叙爲種類與曾卜雜胡宮能司同俱明代嘗以叙南表附准者得封演

化禪師印信　國朝康熙六十一年土舍色勒奔初歸心向化令其雍目

赴川投誠進京謁進據兵五百名隨大軍赴西羊峒者勒奔楫呂臺前

國朝乃安撫投奔以副長官司職銜令管理部落事務自乾元年冒旨年青苑

請撥當安撫司諭　者國凡部落部種效仇乾隆七年色勒奔細為誠以

其子節爾吉不能其姪部依號五百九十里東與小得之上司接壤二百四

十里南與沃日接壤三十里西與相色吉吉番接壤一百二十里北與雜谷接

金川圖說

一　自得園藏

壤三百里中有雪山峻嶺易達攀爬一出明閩中有竹雪林絕險最為難越更爭

穴有二一在勒烏一在刮耳崖相距約一百六十里濤河經其中瀘河雪山峭

壁不甚如縷植牛處中孫無人行路之地碉樓不卡關峻其間瀘河發源西來

由木由都蘭克金綽斯甲之東繞日隆山入金川界過勒烏與小金川諸山至

喜石會合由木果大河入灌七場水勢不一牛處刪周度船過渡刷舟船難渡

設有雨邊寸可求舟自刮耳崖轄至卡撒約四十餘里其間有石梁名渠阿利

時管木閣等處長渡過諸山俱十有餘日壁立萬仞在在皆無碉卡自

為守禦如噶爾丹處中刮耳崖最次碉為衆房環以牛房皆負雪山左右皆係

石產前蹬大河迤東大十餘里還路凡陡於石崖之上槊木為橋僅容一人焉
題刻云緣以修懸壁扶棧而行自勒石至雲端約五十餘里中有木耳金閣等
什戎周圍環者條諸山迷累數里皆土屋夫石路何從立而營衆灾營周寬廣
估於制耳崖上環以民番中有一條直達美諾又運路較制耳崖稍為平敞出
於風土情形大都稍有探篤委草木半年細在建硐不如番稱食料粗劣供則
乳酪山茶富者取穩播鑽牲殺習之按年度以為歲僅不知醫藥惟重禮制
未平後均須修柱客寓以上為山屋則取水致火植樹澆之方是植物甜備財
以牛羊為迎求聘禮女相悅則媒氏六禮各歡飲酒為樂為四地稱夜生抱嗜

利好鬥粗重為死後隨便強屍無處置地見重將棋皆貴而不知有桃李子耳
帝女張眉六次餅自十二歲以上皆辭插杜日與丁則各多樣一般細以為下
習捷牙骨前不長弓夫重山重時霧重風高山風序氣多寒少暑生高雨雪往
自冬月至有晴時無雨則有瘴大作重見中皆有雪至八九月間始漸晴霽陰
冬積雪大殷山谷瀰漫堅冰琳結道路不通惟乾隆十四年往冀大雪五忍多
古諸性在當時天氣晴和雨雪稀少加來積雪之山深不盈尺春先以入下流
陰霾之象番民咸稱從來罕見良由皇威遠播上天有許天意與人心默
合故也附附閣以外諸近金川之番部諸附閣以外則凡十有無可暴韻文

忠甘先於明代世襲土職順治九年西綱伊歸誠授職傳至桑朝沿襲左翼招鉤
曾得貴時加通督職銜雜敷七地四華城距汶川縣城二十里西與汶日等與
雜谷林樣雜谷本係司蒙距中土當之為康熙十九年投華先後歸誠相為
無賴司朝敕七地四雜谷距保縣城五十里西與金川及寺以隣北與土番桂
擄舍乃為主敷貴頂番氏一回擄虜到長營其動滿撫其父書實加寺於雍正
元年歸誠授職一回上舍長來自以韓土司封來該牧所任總此一回沃日土
女澤本書見先於明代世襲為汶日隱靖淨從帥當園時僧上其先加於順治
六年歸誠敕之地四沃日距保縣五百五十里南與木坪北隣北與金川接
壤小金川本明代四有川當嘉純祥神傳至嘉勒小伊於順治七年歸誠授
職敕地四四其保縣距保縣五百九十里東與沃日北隣西與金川接壤明
正宣慰司與參禮為其祖純娟唱吧於康熙五十年歸誠授職敕地打箭爐東
與大金川連界西與桂嗚接壤本邦宣慰司與參堂奉貴祖達結桓為先祖
於康熙元年歸誠授職其地東與大金川連界北與沃日接壤革什咱安撫
司孔什羅本卓夫祖登達郎祖襯普於立於康熙四十年歸誠授職其地西與
綽斯甲於與小金川接壤綽斯甲安撫司朱丁而朱芠祖賽立於康熙四十
年歸誠授職其地東與雜谷西與金川接壤以上諸番風土情形大都相彷惟

瓦寺木坪附近內地稍知禮法習俗間有異同者此外西路南路有郭羅
克之阿樹果阿壩等大小部落雖亦有頭目已被擒未歟或有耳孔擺為
金川土司林種類異而同是頑梗不馴戴月等諸番西南諸夷有唐宋之苗裔
之為方西陲之夜郎滇蒙之作樊貴之僚等是也其為土司後便自開我土時
至洋大公而有苗民黔徽雇彭濮諸蠻皆其為其所屬並明王朝而始開土人
道置史治五代宋置都督府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始與数有明時元
故事分列司郡州縣建以職從流制著備載　　翰林揚復之度時古未有有
服不已之誠是不夜子撫馭格綏徐日西南諸蠻道事歸誠悉並事制於綏男
致藏身自純而已夫以重之逗網由此不能治之地而所究禁頑之性我中國
大清皇帝逮者其嚴賞偽封中相置而為内屬由侯伯之且重威遠震來虞之
比審固統為忠何可勝言請四為雄弟稱為蛇精為何到不庭之討入寇時不
得已為耳是以雖視將為端張本道既其信紀于也於是上稱小臣所謂遇達
也文實上所以然於偽封錫日與以自開而已哉乎　　天威所出杜杓耀
枯力在勞竭情鞠躬命為正諸為之備也非大人之事以積誠待之寬其深根株
宜乎進徹事收寧之福為宏德偉大之度事大為全功成而定難共一二戴不可
曾貴並德制之功又曷可少哉

平定金川方略卷一

欽惟　國家重熙累洽人道化成　列聖相承功德隆盛薄海以外罔不率俾
職　至皇上以神聖嗣膺勤求治理宵旰孜孜繼往大業日新有功德懿昭乎
　祖宗貽謀寧寰壽考教所被凡雕題鑿齒之倫罔勢不足之誠奉不憂
走順則開我太平教養中外而西南夷蠻尤錯處蜀徼滇黔之外其來附者
數有諸土司頹據　　前明順治九年歸附撫漢化宣師仲亦得領其所部雜
居者初以為金川安撫使從年前有功雍正元年授為安撫司以土司
之舊日小金川位抗衡不假賦稅貢也金山福祿直實其表時中國道
致不通惟恃度險情以角圍其人猛恃角逐或又家童虜其子以此義執西
化法待之野性不馴至相仇殺就手亦關與四為唐斯番未能禁其自構大
金川為小金川土司為小金川陵據持稱我安有肯誓可處隊或其不切遍
至是為投回為其衝逆我並做所附守亦持加思制用對　固成　上
請以其酋月相政禁青於固殺不至毀傾師旅惟　勅撫固封守無使侵扶
祀而振奮師屬開鬱協心辦不得已　命將異師奉罪致討然　聖度寬
遠包容下外攜貳者閣及家悔過輒化以至德至恩非幸萬而於例宜也
乃一二目者不協厥心或恃雕巧無武士記戎致當前不明進退失律康御老

師續府弟集　寶上批送宋熙此本厥所乃旅得數七批偶還　九書之
藤算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丑　特尚文學士傅恒丹抵往黑其遠壙熙春
世勅今加以都城天策神策之軍將内羽林之士及　威來報廠里龍江湖
宗偽無寺妖宠趁桂洳元進裁昌錯山峙士馬云也斜民為誠果回志勇奮
不悖賊餒髮年來鳥武道更付卅之日郭哲雲壘兩軍賞取批今軍究拙然改
覲闕桂驚賊謂神兵自天而降施得無赦迴非前師比因以摘厥魂而督之氣
矣炎小士四五會良岳查陘枪日大隔勅志極陽然之地事中清臭時多濱濁
賊畏謂以之傳宴齊損旅據撒師提板天利賊以自固不服賊時揭言納款實

雲伏之坤凡擬般師善提歷月寺兢　聖上神明遮虜元已寄詢加誅而然
虜四船將四議未當諭將提旅而瑞相視更欽奇往兵出當獨擲罪議去哀未
去亦狼下野更罪而誅之另番服宗躁行更敝仰視芳有寿自如解惡貫盈兄
夫可特理可傳也乃存戰拔識少進陽月哀願者内者日兄戰亞往兵以手
命規師佳知討賊才制日變家賊於特文華庭拜撫據事賊出擅擲下揭力
露程臣安撞璞事風振庇之惜具材達往兵之壯為往黃者在政題出出體
團凡山川特別抗摘雅為十不偶忠入　來撒　寶上持十兩心仁同度
戰既探窮卷之不足技淡含西陸進威用兵進以為雲偽精戰寅成之功營周

賊行然兵兵猶司日七得進郭於閣者自中之營閣庫　勅往莫為羅炎乞
傳聊子針撒母多敘以桂兵戚十四年正月癸未往黃詠　命查陣光是桂
臣安博撲既光昭我奇而詩撫數由雲壙營村往戰策穴步我奇隨也大榮卑
上會郭卡舟黃桂京駐寺召事項師村往衆世轄疆苦韻達多赤豹而勅豹易
之根古山城獨戚桂陽考如之像郭五虞者一史西寶四手心下敷徹織奇之
論謔威知　聖德可駐下迷帝底中學之書可執駐出令玄同奇理下或夷
首提山有撒叡咏上既詩時未之勻提者出軍營達於都内傳八吉於大兵詞
集撒川者膺成是多而奪功送泉松大光奇咏之面未人下擄杭之恨對者振

礼野行者敘存進皇擂仝以之人以吉兵甘僮斌壙　聖於凡戰十元更秋
不時告吳故鑲參審勅鴞惟斌　寶上聞捷慶大之色淵懷上示　聖
母皇太后懿付速拜謹關及有者之酒凡晏叱三日而家往兵於誼還古
上命所日件察與神祥日葉景　大　地　宗社　社稷
嶽山　聖母皇太后擬就揭當謝虔　捐該拜撒村赏拋惠于有不悅
常成本學　御製碑文制為紀述十是大學士　臣　張廷玉　臣　來保等為詞陳
長四十川捷達旅於寺　且　普奪隆多略康速威由快踐之皇之廣乾御帙
聖皇之運籌負謨師帝將士和豐揪於速事之日決撤也系者曲　五夜其

帶來高速刺成捆九曹倚虛將恐丑山川於書上集不平按字於日中機最在
越多謀制勝无待　天叔手　先憚天威利休養生靈帥　輔庥
之運倚任保長體用示以文之武洪拯群倫之仁者事有輕功與不得者千明
而數文征何如而之察焉哉而今看闡隱以胡者等　聖祖仁皇帝御繢
川將平定陵演書充日二之詩倫特可異也十　武烈治獻雕甚萬古載
皇上以聖德　聖神武述揚光實集紀綠綱目以慶揚迪子武功
倫傳路　一人實所之彰勳揚善典謨若第世子孫之守往者入　誨
四啟修全功之後為能將大畫功今并集兆朕師行術　天　措烈

依駐若可陳而光輔之材忠孝多將士之敵愾等像為自蒙協書才都清交劍
朕非自詡武功致以補跡詩禮萃事旅兩國家大事要係在四折非紀載詳明
實由搞考日　聖世書大以德訓之忠孚慎朗於此為紙繼往啟后書
野垂世不可不要示從刑子孫使其謹保大定功之維以成為試之為萬世所
詩行諸且泳　今增錄原詩字完全以方異體鴻詞郡用並推不自乾隆十
一年十一月起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告凡　聖訓之所措播專廣又所籍係
閱於軍機處者局編年紀日橋政對書悻要目簡字雅實使才識論屬情政定
以補揚　武烈於前一本朱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丁巳承任大學士川陝總

督慶復以瞻對上司勒結挫我搶掠不法入奏者曰阿羅爭來性光悍惡無陳封
庫其等計嗎土司多地近及自被責問鄭歷小金川　日後上年即開越紛小金
川土司之後鋭年難趕正且上下外已被頌對可遣上日其黨株伊與小金
川寺係取於因小金川丁祀稍加教訓非敢舍兵力也今已遣人送回　且細察
情形實為理據任其自上司後四個積年非有紀其地亦往該封翻形非謂
計況伊與四曲隣對而不收教即拔悻不惟兩川本政事自可了為兵力非為
踈謝謀捷速境由清為另行陸進處入　諭四脈封有光功信不詳節明
見姑免紅脈有些不可不悉四如又　諭四與併所見紀山狄司收學

隆十一年西自燦好營提督書　有陳廉等所勒錫爭雜侵不法搶事　諭
才詢員紀山家并詢據長重紀山可靠藏特於一切事情雅熟西查報後以奏
而復力為使理　且而決劉門與之商籌譚辦見更實心踏種不得務謝市以為
紀山奏四樣觀光割　皇上倫請速辦山鎮處入　振開及自安固本在
四川巡撫紀山奏言小金川土司澤旺與孔乾隆二年侵佔事某小木土司各七丈
普廣四集上年又複跡小金川土司澤旺書印信係　且其聽者等濱金創壹
宛勝特澤旺於四擇送印信返又據打箭爐同知龍成謙李報試者何之述
將據典犯有甲家啞才楊吉報攻事什嗎　陀花兩翁大該貨為奇郎查實情

史025-007

一面[illegible]諭者亦既[illegible]仍[illegible]附近各土司密加防範以杜觀望情是否
嚴密[illegible]速掃除不可長[illegible]與其[illegible]用不[illegible]以
改責可[illegible]用[illegible]勒[illegible]入　　上命[illegible]諭[illegible]記山[illegible]
[illegible]各土司四方[illegible]伊[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不[illegible]

皇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由[illegible]
宜今[illegible]
等不[illegible]
威[illegible]自外
[illegible]　皇上已[illegible]

據[illegible]
不[illegible]　皇上不[illegible]用兵[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土司[illegible]
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門戶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諭　告朕他可也　上諭元年五　上諭大學士等議政王外多
年編嘉事也並無取回之而理閱報所處四川路對之該有經告詭今又有土
州嘉審詳核不法也今著該相核謹勸令果係如此而情理害之處之不能有
轄地消往情形宜確可動速等報貴州總督張廣泗於此情由安情形咳嗎歡
表貴州地方張廣泗辦理以來既不安協當時如化可以可定川陝總督查核
咨張廣泗將總不必來京即由貴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學士等議係伊到川之
後將該地之撫情形詳悉奏知再可回本或於撫回川一同辦理自行酌定不
必來於此關也宣書之有不係總督一人咨報之故該事制可以於先道為要

貴總督閱之伯可著撥為地由道撫按總成為核為貴州地情如確對之後該
廣西陳詩紀也等要相機奏報　上以諸臣說明未見可行也是俱取撥川
陝總督　主安　上年軍機大臣等曾謝撫廣西四川為經速安四外接
可貴山深青害事之諸當期情羅許情強清勸撫李仙捷撫撫不常數年以來
屢有不清上年雖對伐苗疆今又有土司辦行不法既屢張廣西該無安
情形已降諭嗣伯所陳總督奏可據其議事應酌廣預奏伊一切再小土司又
殊一士與之驗以為辦理之才迫於事件情之正式案之總明由可所有之要
務事亦當民為嚴畏迅速恐從總事進逐退總查事有此情形別此開情其果

出張保提供諸帶張大其勢並核查機所也稱總已甚於廣西封川之日會同
章陽特撥他陽刑部加意處其進勤撥宜作何陳置一切撥細作何撥辦善為
料理兵情形有往來宜即為查問之之總飛將由係自應恐致憂未往撥有望
以示風使之閱祇湯將押總該撥來撫該自總之處情再可將書知不能討為
總督於貴何日速致寬張廣西封後由有詳細以察伊於此事亦未能預自做
可所將相也力何有無實撫辦督善處來多生之論伊此都督並於為照至詳
情形如奈速使其撥速秘陳也年又處諸為其伯此西　島老等之議自相攻
撥撥事奏土建設撫得軍情又況已陳理陳近因將應法補撥查撫可天處下

速有撥宣其事情為勤撥制首執相總其當事但伯等當撥相廷謝陳經其
總後乃不進仍未至相機職事在土司也不敢勸不得不為預私已屬撥貴未
能通近此地撥撥應陳制赤飛撥討更處勞件當深總陳年日為報我方未為
或尚不能使之偏撥畏威可服安靜未清然廣西數處苗情甚於撥總大撥當
定與苗於相近今該川有也以治苗之法治安自能整頓其心清理其實務須
一一查撥辦為前來進事理之國可時之前可以何有為通都羅見由之島老
驗對事以此外豈川書件此撫當張廣西閱奏陣保如撥四前我原來以便熱
籌辦理制勝撫積逐撥之要　已有紀山廣書前前理奏保撥却為將近速情

史025-010

續出卯也 虔臣令該曹又令備邊司甲抹陳啓 上曰依閣啓可令事
又北兵曹理代出兵進擊雅于賊今子孫追以剿進土万人得攝等處緣津
上兵六百名所代領探諸與什在中進得還出兵上兵不相回報出兵會同救
救應傷外委二員率七千攝與剿進一員出兵漢真歷毛半也言進擊雅于賊
上營撫架專內攝傷千總楊將兵總等傷剿將練兵前報傳接千總王都帶領
官兵二百六十名前赴應援三里頃前敵於傷紀官兵前已來接執所則不容
緩日已將陸前林縣道土官兵光備前赴搶四茂等處剿前執伏出剿攻勒出
單程四員探備打前搶倉銀前應事成萬石個賊對之後前等明以安民又新

卷一 自得園藏

被擾害緣萬多社甚為賊擾州而茂州保縣者不甚來香縣出來成數止可往
成都等處出往州縣情進等轉報達其小而一路官兵見在南安於當埴員
宗宗陣令其速赴茂州就近調度辦理并飭派本將前來署中前往打前搶掠
閣勦臣張興商理以而事孫為明矣 閣奏入 上命事機大員等速議
議曰七省特陳都府名備都書已會等該今乃敢過近內四於旅官兵情速已
甚日在近派兵丁遇進將升統率前往相機進勦仍以賊報已情緣仍之議土
官兵光代前赴茂保等處以備攻勒但此番辦理務須大挾兵威痛加懲剿方
足以特條德威振傳會見年月初八日 上旨已議令大學士等酌議該州省的

虔情州去搗巢院五年 古州緣虔四路智川狀令其進赴州著全用黃溪
將派兵進剿諸部等處等商令殺吾繳辦虔四路日到川全商進勦得宜黃溪
張虔四來到之先一回傳單防範五紀山諸鎮情形出於軍將嚴閱吳畢視山
既擾調簡多社甚擾州而言探來數據日河谷即於成都等處州縣進行趕速
以濟軍精殺亂官兵告令機數成都等處更為緊接者亦宜光行接質為聞
俟成都運至接續調進多命一面轉諭一面奏 閣可之 上從之是日
上又命事機大員等諭知虔四日將回月撥代紀山屯駐防范等日傳
實與辦閣有所事務千總回報進陣七五長虔七十名傷撫擊雅于賊伏守機

卷一 自得園藏

大員將令該官打掌進派官兵道進將前往來前往相機進勦該已令是速行
又知與前辦理虔四路紀州該總督諭令速赴川省今親紀山防虔等不可緩
可每傳諭川虔四令其熟籌前往會同紀山相度情形再行接續進勦卯著
一同前往進兵速進勦賊以也現在前進進剿數於倭擾傳及官兵須繳赤明
統由前時轉對之事前往再等下可於撤不足以實情并於且所進時并接申
實課而知有與前制等之案山路前該進駐該請日又時多於承傳責由將者
前事之夫可為所屬明等于統傳也由於險後擊前往進赴前由受傳官兵
於進取敗之實擊風與進其陳急赴速領其紀律已可挑兵殊虔四從剿稿理

貴州苗擾由來已久以次進剿一層據實奏報[illegible]兩省中[illegible]剿[illegible]才
略迅速進兵接今逆苗據有剡施[illegible]逆境[illegible]四[illegible]而知[illegible]
旅除陣[illegible]以來奇制勝之將弁兵[illegible]使者上下[illegible]一心
奏聞[illegible]等[illegible]時對[illegible]以[illegible]實
上[illegible]情形[illegible]計[illegible]下[illegible]實[illegible]
畢已親[illegible]將弁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不在　[illegible]之
中[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四[illegible]一[illegible]實
志[illegible]之[illegible]明[illegible]斯

自得閣藏

任者實何以[illegible]任[illegible]也　[illegible]　上[illegible]
虎兵四川[illegible]兵事[illegible]　今[illegible]
處[illegible]四日[illegible]四川[illegible]
屬[illegible]力[illegible]合[illegible]人[illegible]用兵
有[illegible]用[illegible]兵[illegible]一[illegible]四
川[illegible]四川[illegible]
此才[illegible]山[illegible]
貴[illegible]已[illegible]兵八[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　甲寅
[illegible]二十八日[illegible]兵
[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兵[illegible]二

自得閣藏

十[illegible]兵[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兵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日[illegible]山[illegible]
心[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入
上[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兵八[illegible]二[illegible]兵

四百名又為番兵所殺一千名等撥付提督[illegible]二千一千名[illegible]
書清秦林由敵派調之兵八百八十名西路派調二千五百名是所派兵共奏
已救用御事慶調遣自可指以有近四[illegible]不必用一時同共那指揮者徹調
查漢即安營標兵漢土兵猶添定县不必遲今前往以咸必須調用延成敵
奏也付出兆任辦任營營所少當得兵標協營伯者存將撫僕之兆原北備攻
戰之用此次攻勦金川所需兵丁住日有名營原將之兆自是應用兵西一用兵
御營應援前兆指揮兆迎可日未能即清應用也後前騎將用兵已往紀山年
奏明但有[illegible]山兆住又屯傳用青州[illegible]於此次軍營兵丁足敷應用所成功

識明德之處俾令萬維一德之韻兵在可也　上從之千日寶漢兵戾丁受
暗渡鎮極兵等至成秦其執詩　吉東提督百之湯原泰總與楷紹使協
參將柳通素那的目標各當出營之一十東營遷中身月字長總撥君營守備
楊[illegible]向陽協某紀協為住川備基遣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四川督[illegible]所奏
東[illegible]日前之為級紹書六月依信其老將出軍等不過一頂明人難所澤惠流
五十三年伊身標提督左則將軍任內屢未成功及致恢總令兆在丁番部破
例調用非軍務[illegible]兵必有用可不必將精新調遣百進征兵許原先已令加鮮
此可遵應用大員之處隨宜無用為有擇盡

自得園藏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一

自得園藏書

四月癸亥慶復奏言據張廣泗文稱金川自逆侵斷甲祿以來寸土不讓緣崇喇土兵往來打仗較之綠旗尤為得力應令孔陽酌量甲藏數撥土兵協同進剿黨壩雜谷等部赴彼協助攻剿等語查張廣泗據土兵二千與漢兵一千已撥調赴川口督率川省原管兵丁協同官兵之外尚應酌撥以觀實效已檄令瞻對一千名赴甲索以西轉運應用等語再查西路今兩路攻剿不特兵丁協調候一撥成都即令同行言奏入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奏從之錯綜積勞而未已逆勁猶實自應加意籌畫應否策應調之撥積入兵營往

自得園叢刊

調赴川省兵丙之路兵五千一百名餘外滿洲之兵復調出三千兵數已足所奏同原管兵丁宜暫緩撥發撥不敷中允用命況近屯累敷不法之事尚待總督逐一調遣雖先在途緣事可以不必派往又據奏川西轉運銀兩出今西南北兩路有孫紀山據奏於成都等處逐件運送以濟軍需等語令於附近軍營內酌量挑選精銳成都更令其先行將撥出應用俟成都運出備送查今慶復全同紀山奏請速賜俞允 聞可也 上從之乙丑紀山奏言今書撥餘員赴[illegible]

[illegible]

千餘撥土兵三千協赴打箭爐又由打箭爐赴口酌量收撥小金川土民俾其能用應派副將一員帶官兵二千名土兵二千名以資調遣並令在甲南一路由打箭爐之沙壩等寺甲噶達赴兵夾攻應派總兵一員帶官兵三千名程綽斯甲土兵二千五百名由其右支等處進攻亦應派參將一員帶領土兵之由河口直赴中路進攻時已屆己期未見可為我用應派副將一員帶官兵二千名土兵二千五百名以督領官兵堵禦丹壩等處進攻小金川路途艱遠甚且無雜州者屬之大金川崖山路險惡進實係毗連之區恐甲一帶一處攻取官兵一千名以且西南兩路策應俾斯甲以達於大金川等處使其[illegible]

自得園叢刊

中書調攻待無的西路先上兩路協官兵二千名據報奮勇前令甲伊之意之勞以此停置就官兵俟之兵糧等數俟一事可成之際量撥兵力於彼進剿趁後路前西南兩路進兵甚多應於打箭爐四撥兵進剿之大局也于西南兩路至離各官兵一萬八千名土兵一萬名以有調遣撥備協營官兵共八千名現又續調一千名已到五千名餘俟川省協同進剿所應兵等項僅敷抽撥尚不敷官兵二千名未得撥足官兵并調兩省[illegible]統撥原派川西川北兩路[illegible]令紀統兵於中調度其北路撥遣[illegible]州者四面環遶[illegible]

史025-014

官兵備撫將者，以聯絡聲援，使之互相應援，護衛於湖州，而要衝之地
情形相望，以致搶掠，四面而衛，可以將者，以禦其侵，令守城固壘，據險，以防其
俄頃，懷以從城連絡，以處置，而擇利用兵，事急時，可得策應，而從之
上命軍務大臣，速議以聞，曰：用兵貴在審度地勢，如使號令嚴整，紀山一路
既地險，則處分既定，然後以西川而分爲兩路，大路從，以兵制將，大兵分之，道路上官
兵前直指，聯次戍分守，前後兼顧，兵力既以易而聯結，據於險要，以兵備禦
險，可以分守，續之則兵，不意出於攻戰，必兼其中，合聯絡之處，似爲合宜，如何
處置，仗大兵前集，其後有援，可資分付進勦，即當從其兵，責以迅速，不可失敵
氣，臨機策應，可期剋復，則一處制勝，所向成功，但必知己知彼，審察主客之形，計出萬全
收拾餘燼，畫一以行，候命，商酌妥議，出川西而南四路進勦，緝捕兵丁，一律規
畫，以爲總兵處，亦聽其調度，新設建昌總兵，仍責以專責
撫安，因處分派兵，而臨時籌及，與後路糧餉，爲應付，調度軍務，雖須按州，而臨時進勦
重要事宜，一月內，即查明紀山各路，由官兵分統，相機進戰，未必勝，但據以議令，紀
山既係分守，將已將各處山口十五日，起程前赴，必須按地，剋期，則一應軍務，既
有總兵大員，紀山駐守，有調度糧餉，可以不虞，前往接應，即仍交與伊，以武備
議可也。上從之。命軍機大臣寄諭，傳諭紀山等，以四標，紀山各路，按州爲制
勝要地，今其係派處四路，以州，令爲進勦事宜，先將各州兵力籌畫，撫慶
清石柱州，以割據者四處，各州進剿，將士實以征討，撫綏大局，速籌進勦，迅
爲安定，俾得前進，張處四路，兵以仰體朕懷，州前進兵，糧餉俱統紀前進
就近策應，亦可使我軍得以仗撫兵，賞罰分明，爲要，其四路統兵之事，其官兵
進勦，紀山不宗，將所派兵者，須統領，令我軍士，協同籌辦，不必前往，亦就
處，使張處，四路官兵，以寓籌畫，以資撫綏，將士皆爲，令速奏，處功爲要是
日紀山又將各路糧餉事宜，上命軍機大臣速議論，四標紀山各路
土官兵，以撫分別，酌給一體賞給，迅速進勦，不同，官兵一體籌畫，開其爲州，商酌佈置
例，紀地，該處日前出口，方定籌策，令紀山審議，以兩面相機，准其日前，相機清
即州之藏，兵日將撫，防其日，七日起身，籌策，以西川，前往，局勢相機，州縣保
聯絡，兵日將以撫，歸，兵出，七日起，又籌策，寬約，田賞勝，開出日前者，相機籌勝
開其兵日，將來籌備，將帥前往，擬於聯勦，方今紀山，相機進勦
進分剿日內，外將與諸司，各路兵丁，曉諭地形，刻期會剿，諸土兵，自相聯繫
之日，起兵日，撫，將來日，交給逐日，以及將各收，三兩之外，加賞，土兵糧餉
賞兄叔備，糧餉，當此之時，所有紀山人兵，加以籌辦，糧餉，實准發，及一併籌辦
賞將銜糧兩，照安自奉還，督兵寄書，傳諭運籌，賞給糧餉，不虞前往，紀山處所，將附

近成都州縣備辦軍糧□等語今於附近軍營州縣撥成都文武依植之處先
將糧運往成都新到滿兵今於紀山松南路行於打箭爐阨丹壩之一萬石由動
支西路諸非灌縣營處由文中未金撥餘米五千石於時係茂之處軍糧由
劃者撥五千石備成沙地挽運到應以所於行出軍前報由桃林存有不敷支
用皆在赴於一切行軍所需備支以及備兼實需甚費均難劃接應行　勒
交戶部於附近四川省分酌撥銀四十萬兩速解前往備用紀山又存挪酌撥
查該省以速挽運一條係灌打箭爐雅州內運速轉俱由於五路文由崗山西外兵內
也不同此一道設立查撥以前濟源接辦今係招南一路該往牌對例夫隨口西

轉地前日九年軍處于店無遵通諸緣結事來三例文往出派各開以往其田地
為內九兵五日今兵余二十四日轉外以隨接非道上每站不可專由從右
開西五塘內約十二站應於雲塘安設轉站一處中每十一塘又自雅州右開
南出從由約程六站應於從由安設轉站一處中與六雲更運及鄉價每兵五每
查該塘轉八分軍已未經一并挽運未經撥挽驗坊糧二站成劃相鋪有備撥
照均州分劃完該處以便辦理出紀山及在均分該撥站人員以專責成一條
轉站開係張宗四川書前設以判該設更速運撥撥差轉文事宜亦從前預
定成規該文香書察指查接文今諸長此後開各撥前諸一路係運專通原理

前存開一路係撥文運係理打箭爐以外擬行經同知為應備以照處各協議
但來再於由河口通中之地安設應協撥站並前石開一路下度撥接至五分
運係口必須專員開理應請以茂州知州為總理委任撥之處協商從日宜
論二處其安設應協程協由一員出雲一站計十一塘十二站應兵副設營
查文前日並應五一站計六塘之站其地北雲塘又為陝嶺二處酌設營員文
實二員督催撥米糧查文撥批茂運應係理由此俱撥撥別茂州專運來係應
請撥查係陝北中調度及於打箭爐前存開等在從日雲塘內運撥條應於設宜
應撥如應撥設糧外並八名兵丁十名更添速撥新兵丁共撥係理於紀兵由

船該撥運之處該批為會司運速將撥之當为改查未於所屬行出所得此改
速兵係在西河之沙爾塘之處並丁兵撥該兵路對雲日裡傳無設實該之例
請該坊查以速軍撥軍撥更添役更軍前一切實撥以查清之实兵該行堵禦
所及之撥定某等情形由此例文撥撥實根據此三文係呈係需事出撥如傳
預為辦理今紀山既已先行奏明應今為時加意撥深撥好無偏可也　上
諭之告四川松潘總係兵宗宗孫具摺陳奏於五月初七日自茂州起程出
口前赴新存開料理軍務　　諭四五四前次所付為我一切撥實未免
遇成功並此次雖出力較前則不但可查前愆而日後亦自當懋乃盡也欽此

乙酉莫隆奏本月初四日初五日已抵成都查紀山原奏川西川南分兩路進
勦似屬合宜惟西路止調兵四千五百實備一路進退孤懸策應付守屬要
地諸事兵方可攻取請添官兵千名派兵勇兼路出土兵綑護勦山南少兒承辦
進待調從陸廣四川外可將一切情形詳加商酌四路分發以攝進而勦滅其
入　諭曰兵貴神速不可久延時日此當以陸路之援兵前進者爲功賊滅
其山梁應請所於本月望日莫隆紀山會商吉貢事商酌將來進兵之路如由
事竹峗乃從俚事件尚未議職住之路乃兵繳致詳寔實孤危在行官兵協
攻併飭瓦寺土司汪結與土兵劃撥該土司專練前赴者督率成賊盡殺出兵聽

爲前錄本屬從嚴控進勦節制專兵一千五百名前往打箭爐事件明官事仍赴
甘督文書速一路迄沙等隨間迎仰斯甲土拉威清制追已千六保無他已機
進勦三十將兵底擒要員兵一千名赴附清達州兩督移奔其料附入黨山克
進勦條陳督三處煤給土兵調兵西南金勦斯更附今赴事件督文官兵前進
一面進取剛離木坪之官兵一千五可大攻金川沃日土司精楊瓦林擬二
千七百由清溪偕同倪本楊名當令五勦嶺松溪四寨之外日甚預飭接爐道
之官兵後土兵一斷中少路前攻將川南之情形此乃川西陸續之兵西來將
集林石很而宗室將及蘇推去闡調度西路日土司與主將金川及寺龍接策

界乃進兵之要路應撥兵攻圖該與查先今都司馬光祖帶兵二百名又令
守備任光祿帶兵五百名該協撥彼處究屬不敷今亦令遊擊高德成州
就兵五百兵列隊再良於專壹實兵六百名又令遊擊高恩禄帶兵官兵四百
名兵一千五百名前經逃員仍聞遊擊土兵兩路前行攻進從日相機扒打小
金川　者酌看此書川西路蒙所在不難分攻之兵雖為少仍擬扎援請策兵
八百名及前附雅州木坪王地二百名其兄催兵到之日兵但赴錄石閘日
來該撥補之兵傳前撥兵三千名石泉二十五可赴一俊成路實兵到齊即令
宗室將軍代觀協赶與撥土兵直壓金川斯說可廣從在查寿情形合行錄

相除此奏入　諭閱覽日莫隆此手劄　諭曰未經此案籌理周詳其籌
陳謝　諭曰不必急於四五年內趨廣四如表此奏以成此事是日來辰
屢經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言自抵四月十五日自黨壩赴川督訣細閱其奏
前後所陳各要兵策及將前此措理之時多由勦打未審定見機宜甚且究竟
功罪亦多未明上下不能一心以致軍威未振當此下所最緊且使剿捕之機
詳審情形將把兵實兵意至黃圍韓制地方是否合宜從領分領各官是否忠
勇可任籌措所肩所有以外實務去設之路從極揣摩情形籌維督理兼不敢因
循貽誤又不致輕率從功務期謀定而動慎重其事並須不得苟且此小節不難

賊滅亡　謝吉以目在紮為患如臨陣打仗出奇制勝之將今日所當
任目並從前用兵為預籌章者先者不也其人且出奇制勝之才實不易得然
有既可資其出衆之人但將一二奇之智勝者有材恐各有長短為目所親
信之人或能將士親附又仍然於其機可立情然有其不事林改首要其所長
為卅方為當策舉書或可用之處目已飭各營挑選二千名作為添補用之
時即委員調同營備選然有賢能將其統領攻為今宜處入　據閱甲午四川
提都武候補者至今尚防護有候補小字已遂各等事竹嗣虜之
年底細項等處又佔據各改取亂隅直出手嚴一掌稅閣通據選撥員才翱

事兵捲營全省設伏衛被土兵殿官攻傷諸補又目連撥勒甲乡兵攻打龍石
事通審有仗陰沖土司硯石園園決目拂退已經郡在四株其重要土司拂事
竹嗅兵全消乘有伏陰司律斷甲殿延全處五言亦有死諸令所所謂之土兵
業陳發作攻匙路截擒也不真四箕仁削機為多深停兵始為司盈出步聲等
乃由力土司撫敗目林為五人拂傷殿迭宜勒戒日食　恩深重咏值端番
奏勒正目初力之時伏乞　皇上聖鑒目均庸審五五力林名度學目招殺才
另前把軍營相機摟勒無擇實乳以事速完為入　上諭其林實立陈例
今軍機大臣遵傳諭諭閩浙總督四川提督武候補陳兵事票內打奏呈

派淳六摘勒兵處一摺與從前紀山兩奏大略相似而武候補奏請前經嚴進
嘷化山列課成又任嚷通兵險危勢目林為土土謂紀山捏因事未虜及大豐
該綿派撫撫內如兵其有兵攻捏偽指傷害正此時虎稿縱五枝寺笙為合虜
閩山於此上為撓將會重其咒竹不法其富山九為可虎正任候和縱川處撫
粒請自許閩可傳調冀隱狀虜四詢閩是香確實以累有時事紀山身任封疆
重不閩和柯四兩竹陳兵是身不秋陳人其前是賞隨陳虜四一傳閩時出武
候補詞林土兵四箇度陳虜多派撥兵始於攙勒之法似人有見以重收言判
唐初架上兵也遠西指判為書不同紀謝以覆才特何東上六四百名中逐選
伏不成四數都為兵不可得但也明驗可傳詢冀隱陳虜四合兵以其以候對
附該將事據前寺情世冀隱陳虜四戰國招撥朔令武候補陳綿奇進戰用未
深神許處先為紀頒武候補專攤林世事撫不必前陳傳撥其隱陳虜四濟稍
詞處出陳武候補奏林的其官兵修商莊目相摟暗勤其度收今天前赴軍營
仍舊事陳陳虜四選既前者捐虜摘重謹時俱虜丹傳諭紀山武候補撫和之也
已奉陳紀山以身責需閩令有進速以目之札教業首兵捕處派為威天血剔
將多去於輸出委多五為為於四造扣一日逐遣叙稿亦抹至報四日十一日
出已仍四寸土山數百大詳不實深必又伍山以戰番數百祗此兵收據學進

史025-018

陣踣爲村去十三日戰多千餘却[illegible]因[illegible]備賊不能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日餘人十
四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退行十餘里乃令[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二十餘[illegible]把守[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十餘人又[illegible][illegible]一運[illegible][illegible]死[illegible]十餘人[illegible]出三運[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
千餘把守[illegible][illegible]官兵[illegible][illegible]陸[illegible][illegible]當五十餘人生[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二十[illegible][illegible]
被圍之六[illegible]中[illegible]力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退[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運[illegible]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退敵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退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

自得圖書

日二十二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一十二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兵三百餘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四十八人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十五日[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人[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兵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又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 上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自得圖書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地不足守此之屬默認地上何待[illegible]其來衍即當益生字西之間而此者時也
賊勢之所不可保外望之乎即以賊勢全可之事亦當將大令切實因伊等能
勞日然不得不勞師動衆然有此逆去後不能速得安穩縣事又懼軍率了局
官兵前攔截後追勦物糧械俱費多資多需但兵到則賊之去則易速試思十數
西十處何一以十數七為用之則一處雖文武兼兼不除幾處乃為全地時之可
事以遲之為播諸籌舊者中其令集其遲到中前昭指揮亦書如華亦那不容
以兵威厚自殘落些敗一方亦速之則速為為熟古州等境遇賊者立異看明
款叫看諸事亦為加意極查也我稻大戢寸速帶而如索古四十八枝自古可
不日何書不在此論是亮之外而言今言應挪攻因為年轉出今可見全益戢
毅之偽斷亦不可忽諸將在總是緩律成旦隨到得赤速之道有可得稍蓋慶
張處四事為以為書因時為用兵附全局情形遲暨此層以何可令商家帳餓
亦為不謹不輕之目文讓篤篁要著急者行林然並出后執著予美得為長閒
計累者不能詢揭或不必詢理行節亦處將實在情形據實陳奏日寸請示上
者要在四長實善上惆飛處自德而已若其中能上中按為思速則又不得不
請我我兵用影健使會有始徒不過備樓隙始貢淡貴請而我兵管斷糧必敗
速剿募交死何日地責著古規為縱為他本推兵責忠拉速不為巧速書為良

於以復試日之際亦創來探進取以數千勁旅既行而前幾有速當不及悔耳
之勞　聖諭所云一舉兩難實女要來其隊落蹤用處出之乃師且閣說夫
謀始見餘文實一指委實大可乘之機速戢　皇上神武雲拯戢其餓負億
為行命則城的　上諭實為戢聖之偽所下不可化嫁者來了未盡派紀山
公本世事情核速實閒罪土日紀山前后核運為降已付實指度諭實速此為
理但以而一致事處辦核批速元雄日紀山於赤林見論已前已經撥折新棠
處書處實核辦未之為為查速同實情來日二路中協言山答夫多調為施處
實為為日者現在實而太詳其不得加查此要大實實是不前實料為閒出重
兩原擬無置十二路合處情如致共十八路為題合開出試日原擬安設之路
令處州如龍五十路衛派管查實之處以者實我為責議日一致前用分管閒
閒無為雜路獲實實無核法川數元事現地者出而將命九書四要速錄亦即
於此路為隨令然獲閒前實速已速傳計算止根大閒一路對速起報不為數
文精且請將來而亦推潦日書以為數府死者可速試日處料面算城多速前
進方粮福州由川而村者接一撤果林原存獲索一萬不論核速實為以精外
又約撥撫州前來五千再就速撫城日提四由為事無援十路實為事由實什
明之書此番為員炎備無餘執令至東手用為於於速起沙查援由沙書應圖

史025-020

馬林去遠由者也其安設相距三處俱有正可居要民鐵匠之矢議一馬林之
側倚邊西攝上可居福壽以便轉移隨攝細可及時安撫田外不敢拋遠跣望
殊對岸例添置馬林之兵防禁遣多須交接其周要量新添以西統借收拾遠
處迭署新制事經縣府中調度及之乾畫倘以目西路及赤今又增添兀者一
路再日新開處由於屯遙地形相石閘貫及者一路之係事者知府其岐林劃
路遠播兩例倘理奏入　　上年軍機大臣等遵論撥借撫查明財等因
上論內開回祖勤之如前也船查撫四十萬兩諭令回以借軍需撥給撥預允
該某戶部按照追四川省於本撫再撥五十萬兩以備兵需度支撥有四奏言

昔南世條欽承每條賊管大兵進剿帶須於幾放管大兵有剿見由由剿見少
現在官亡實兵賴看二萬餘奏撥上兵事來料奇且見尚見剿不相撫見實不
相效相見賞兵之隨勝以南後進攻出兵不至傳而實兵宜日力良隨也兇財
來須入翁境后近賊預防撥而聖明林生光相兵至所按派事且興夏滇於山
試俟撲現論添兵多撥請明奏入　　拍開十日廣濟化山奮奏首日化山前
奏歡到朝州以便調器條撥時會省可撥以西又攻以西派日西南近地是以
數府遍中之地今以南撥職可多派日團團已新此時進剿大營實在以西日
尋日教大新河縣就近省將派日賊在兩路滇取撥置實兵前集之派御紹林

滿漢官兵陣地雲南官攻戰東支將日該處即查前往納右閘調遣日黃位惠
撥解該以西指其先生上月奏共合首犯每周兵以來撫酒路遣刑速允消就
近賊屋集納何時開於撥於剿由者實多由由係多而路但兵何由以來等情
為統領由雲攝直屋賊境西南良林分須一路實由田汪日論設以由以將奏
兇而統領大內河日進剿仍其本寺將來先分領一路實兵出其行咱進攻雅
督武統撲處議或兵由統撫之責于廣爾控兼金銷者隨俘截糧兵心難安地
倉在雲南屋攻方為先統轄進前日報原省於撲遣不需多該為力化隔陵兵
三十統攝撫撥八日係處於雲南日該不如兵多處納任日久則查納又多違

康重成營重廣兵力於屋表派調之外又添記近撥以省各費派調二千名以
資剿此以看以處兵事需調之以需兵額防將撫滇近之貴州上游協營內酌
調二千名以資防實兼備下游請開奏入　　上年軍機大臣等遵論議奏
移奏隨西進剿大營撥在以西兵丁以州州者為滇中之地貴省等日查明縣
滇黔俱有兵奔集成林處四萬撲剿右開貴添協縣改以廣可貴船合將五可
奏允者上司清遠賊往元開案各總今貴兩兼頒屢奏缸世然轄此省撥叢議
普又林西南兩處合分兩路進兵營揚以為將統雅督武統撲統看兵與撫擾
之貴于廣前起事實將屋此可兵調除叢議善又傷原視以者兵丁至調整兵

為勦賊之用查前撥滇黔兵已有一萬九千名又續派陝兵一千計共兵
二萬七千五百名已不為少今又請添撥雲南官兵應改撥於近捷省分酌撥土
兵亦甚得力則兵數自不致過少此時情形只有在營兵丁因需調二千以資勦洗
費可無須調之……尚有上游協營因調兵二千來防守
但兵數既增功效速成不可稍有持久其餘未盡事宜務須妥辦也 上諭
之甲寅 上諭內閣四川總督……兵勇缺額……
調補……
出力……

標進一月……
言……
由……
請……
撥……
日……
有備……
令……

午再查十八日奉 上諭……再撥銀二十萬兩
江西撥銀五十萬兩共七十萬兩江西之二十萬兩……
……
番據西藏……上諭
州……
千名……二十一日起程赴
川……
目……

按……守備……
速進……
闡……
川省於四月二十一日據小金川土司……
……
貴……
百……
……

小金川小金川與征剿撫則賊之外糧已絕官兵剿剿其地卻用其土兵爲前
驅由美諾可以直搗金川也剿可兼攻黨壩一路可以直搗勒烏圍大金道
會攻賊酋左右不能兼顧是西路進兵已屬要著 五月十九日又據兵部咨副
將張興稟稱帶領漢土官兵一千名自卡撒出兵陽佯為攻取百餘步書說
曰據大兵剿來得克天日並獲喇嘛古規有賊兵數百附守官兵攻賊前進
賊兵於蔣齊進逼及紛令攻取兵兵攻其道該賊無在乎各自為營相又上
司江統實據五月初八日日分遣土兵各寨廿餘兵丙領路攻其河西打江實
河東爭奪至未首甚實據各已經有人俱無底迫賊寨彼又寨竹明既失無

爭一者偶已敗須再敵兵事從攻者要寨再右寨時文南路可以進攻於以而形
所謂漢兵已前沿各營挑選其調土川兵二千名已由西南兩路 日 皇得
自張廣泗於十九二十一等日先後赴灘驗大喬分布 日張廣泗於二十四日
赴灘赴彼路由示諭兵眾宗修林寨令前赴灘塘進攻賊寨 日 若為撫卹
也該川南賊倚領仰仗各先將搶可撫綏賊由路現已打勝合勒以建勇蠻夷入
報聞是日 一 上諭內閣曰據策稜張廣泗摺奏征剿金川現已出心竟
書乃於進兵于嘉前附近地方相機攻擊收取各地方事實地則恐相機辦事宜
張廣泗一人即可辦理現在大學士訥親出京外內閣辦事需人著其仍四

速為辦理成功　上又命軍機大臣寄信諭策楞張廣泗曰據策楞張廣泗曰
小金川大可往仗重托措辦其速進攻擊去大日　事今有外攻為絕官兵往剿
貫其可以直搗金川要穴又經滅已平面名要地等西南內路俱可進攻成
張廣泗現已分路令統領宋宗璋許應虎等打路分勒此番官兵調集佈置得
宜未可稍朝機然後而小金川等處速附乃與於大兵勢與而並低既已悉歸自
壽與撫無可慮但須盡心酌化而漢奉宣理土番撫來報問係又去業即此
時對土族調兵二萬四千名餘內番百萬傳言其實如此一調乃有往境事而
金川又復見黃將軍之使討日前往而擬兵並仍落罪業已相率來為定之後

假以名之土目須令豈因餘威日前備有機謀兩端既萬日以協助西路預
前勒索備對漢為伊嘗申事情而情或可招起疑攻何既已時在國家合我之
時視之不善以為時難西金路首於荒善托無望於安燮爲可趁其無業之為
漢也更自該邊關外各處自事向勤獎克番眾相勸招既久之所謂添事乃
其時既然謂必不可剿則者論者皆附近土番也而部係番類一律安撫為今
番情服統金川情形則不可遽照苗疆之例改土歸流或分置衛所並統轄汛兵
或以派人員移屯田駐紮漢軍該員前往地方經理尚須由長計議對該節
一勞永逸未免有不改以土司之名而使人易於安輯可以永除後患眼前此時

是否與該酋情形相合著再傳諭張廣泗悉心從長商酌詳悉具奏以杜讒害不
甚相宜哉又何妨另爲另別有何善之處著一一奏行者聞是日著傳諭張廣泗
金川　上諭以我兵攜糧撈前進金川排至之後紀山何以來者與今查金川
并來秋至冬臨惟寄諭職者目前作何設法自行辦理支吾者我兵攜糧以入
恐不可不曾因而紀山則因不遇慮者供詞是以不敢輕忽　天挑奏入
報聞是日廣泗張廣泗又令各軍實知柳事件小由諭馬口內付由錄進以
觀進退　上可其奏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

七月甲寅署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言賊酋莎羅奔與其兄就日吉父子同惡相濟攻于
大諸番莎羅奔居於勒烏圍就日吉父子居於刮耳崖宜兵自應分路剋期進攻
此二巢自納宗由賊巢加噶依定漳使確宜兵四千五百名由曾達
進攻勒烏圍相揚道宜兵六千五百名由曾達濟噶一路
不過攻勒烏圍今由丹巴正地上宜兵三千五百名由緯克寨一路進攻刮耳崖
赤標與圍兵同攻刮耳崖漳土官兵三千名由黨壩一路上進攻刮耳
崖西路由丹巴達金川又賢宜兵二千五百名由甲索
由攻卡撒四千名一路前進直攻由賊巢塞隄通由賊宗兵会合夾攻勒
烏圍自甲索進宜兵五千五百名由巴旺一路前進
與南路兵合由攻勒烏圍河由奔來
分兵取沈水進攻子稅宜兵一千名由上司汪結土兵一千餘名由絳
期中一路前進攻取河由大寨諸路宜期於六月二十八日齊進各路攻取
四方不得進攻進錯耳是張廣泗奏到觀看閱黃令仍加把廣南
廣備州由賊是以仍四路川與廣廣前高一切均由如四日再由見事攻進攻
日往也小金川是諸番脫制此地進中又其賊黨相通往於調遣很久賊再進

之路且張彥汕寄率兵對付賊燒掠據某處計程先果世今私既且蔓陷現在
汶川陷虔五壹無兵單城一路相近今二路進攻何似。 天威震念不達且
慶陽酌撥七縣兵保縣以便調遣事實似可囊鍊元寺奏入 衛四裝堪大
畢或業局面未汶川事實實有張彥汕一人足當前理是以有寸令入関當事
令化嶺來電容防等實無專往者西山往赴身四方則已無南石寧就至不必
來此可後來能功賊入南已電飭該鎮且可算也日蔓陷張彥汕又令來電南
路各專案切請全圖往孫官兵所到布以專入字稱賊目迎降專路事否一帶
賊復進逼實兵皇旅河口攻撲無搏支已恐之状嘴札飭二屢也最怯無有賊

日前兵札寄往進剿薛千總督帶兵札寄汕進並備附據實兵四百名至千汕往
專委鎮事廿四日撥起上兵一千餘名分路攔堵攻破賊巢斬賊六十餘
名生擒首目等十餘名目專電已抵巴底賊勢據情形逃竄殺敗乘之路已通抵
孫克宗帶兵由西路進剿所賊黨不支且據上下之分上游克宗進西路合剿
賊四面進子部小金兵攻寧下孫克宗進南路扼賊人札廿八日進伊子塘赴營
據噶迪努原札上司修補事奏兵安住持奏理如實誠往其由後相無上孫克
宗賊自閩如來攻孫兵承守備可足往前鎮兵前往攔擊賊備據依力相戒兵
會剿前往攻擊碉樓賊死亂家自八月初二日至十三日連克碉卡許數處逃

等備據智守備孫克郝千總先某率力殺賊奕也武進書得各子某碉六十餘
處為由自扎山雅西等隊上寸涌文鄉青甲鎮漢土官無自上月初九日起某
誠赴扎西十 日進日由兩路前進夾攻賊且進奔入孫克宗官屬中住且
官兵奮勇攻賊毛茂萬家山金都未經進上孫克宗以寸合議其可未領兵
札總帶傳文勤地撤青五裹上保清錄可有上下孫克宗以寸分別勤嚴情形
日讀錦探孫陳奏入 諭曰覽奏殊切勤詳奇傷兵之威殊對相符即書西
威四兩小來四進勝前以所為也是可貫漢林僅四紀以工令奏可全青紅博
不後閩處之青為由待新甲乃款從撫賊扎據孫村謝如其務實可可承他其

也與生州撫使為力又頭作未明故并勤之撫黠之賊井謀為傷兵力遣以犯
前前對計該奏有悔懼如力也持甲青以立功贖罪勤其同議扎姬之計扎貴
 又諭州以國辦該請賊傷康原訓後令為以與孫貴諭者合清為甲即四
也南務來貫不備自易勤陳出全書鍾斜博進奔自捍唐之外瓦傳冊青重辦
自不贅捕有而摺其餘唐下書先課之不可縷述且進扎使令那如其者古州
之番漢兩路進也探自據報是者可以寄其據其順命自座地方番民其古州
在理重西粤郡縣之中就道六其漢民前之者郡縣各建設為進立重陳設土
得流設官村治久之可與撫上如其全州而有家番食土目之中謀選出陳雅

以西險當扼其人守皆山前深溝張可耕之地統少未駐兵防守亦所深資雪
山重重連綿是阻且與吉州之有四可為者不同且查酌議惟徒將來隨年之
賊機既在此惟鋤力之至同時其深越增加之子勇服人中為查果分數少其
地而築建之既以新會情之與又恐力少不能為地不敷可以守禦速陳狀請
訓按上剿詳為良相統兵一千五百名光緒撫亂之園由接議四字畫一
業查本年五月内全省統籌議口光集轄承憲據馬良相普查兵五百餘名金
司馬光攝之僧格林沁光緒陽保和北統撫州府落等光詔拱次與諸處上兵協同振
賊賊來攻寨但以孫奏本月為而守備拉鬼禄等去令合石於離世守新寨又去

詞開事同馬良相在已經山關之各要衝地畫相數十合村間駐十里直出扛
林四山陵首吞也督馬良戰甲上以本偏不稍退後宣由會各不稍身報新歐百人
賊指揮向西也當遮抵抵無敵週所殺賊衆尚有戶餘任其孫府巡司統爾實
馬良相既抵無處楣休士卒統兵出家陣退迴督陳上才等領兵一千三百名
翻山越度馬良相揭成前往搜及日賊兵自己將敗逃之成得已賊高小金川
又復按諭賊兵自已將敗逃之成而馬良相謀由小金川之隋順導土官兵前
赴小金川莫議官寨故營之四金君拉隋兵君父不能後土所有商據戶當分
撕格前會丑附路奏入 諭曰此次長恩逃西是不過小小賊肆未始大挫賊

巷賊合之八月十九日萬頃張虎四各處曾分派西南兩路槍時定期於六日
二十八日全勤攻撲西山統領總兵宋寀陽目拔木耳金開碉寨而圍為勤登
賊衆之門戶又是作開山寨八道西南為之將唐瑞涂康時張勤等由中路攻
木耳金開等由右翼攻作開山總督王三志等由右翼攻等由右翼攻寨八道
寨連日攻開未能開攻開泰因此督有守卅為開馬作寫山之康節奮勇發攻
方可攻西寨之賊縱深守備福見子紛序所有統兵數救賊兵甚衆速進開作
開山破碉又各處時卻退事由山頭攻下今難將等帶兵時分官兵保應等前
叛不經辨驗自七月初八日至十二日連次焚燒直撲作圍以攻碉並時攻破

賊壘燒死無算在其畫攻取木耳金開寨八處之處又旋奪將部匪宜吏攻其拒
賊自停斷甲迎據卻連寨並攻奪西山撲攻措頭總被兵步駐河邊千總
劉觀翼領兵將奪占賊等占山周圍實官兵寨事連攻又殺自在兵亡逃斃賊
番百餘張想據奪木上處殺賊四十餘人又擒賊茂為台吉柱相林六月二十
八日收林井寨與陳上才得文都合兵二十九日由西河口七月初一日進薄
上山開墳將剩賊山戶碉後未准兵犯守派迴督陳上才李為右翼守備河
精攻等為右翼馬良相將迴督得文都等所從林忠初二日統從兵松林被害
兵領砲等死百餘人初二日進至派茅連破碉十數處又進至澤利寨攻開一

夜初四日夜剿林漿地方官兵奮勇進克大砲碉一十餘座小砲碉八十餘座
因湯剿以下一路四奪碉卡甚衆暴露屍骸大衆皆分攻進碉達廣昌寨番衆懊
突出隊長楊廷勳打量地形只賊碉今人四處守隨後接保小寨二十餘處
又木耳子地方擊賊番一寨其房[illegible]圍領兵上前接剿[illegible]走動恐西賊番之
大頭人阿太桂周等計咱土兵丁別等探悉大頭人率帶兵丁四處前後有
復因設計即令阿斯等殺死番寨之小頭人四名等獻出官兵衆圍攻進降
千等進寨復向碉殺滿山遍野被官兵開山剿殺共殺四十餘名[illegible]等初
九日分派官兵協力攻擊山口取攻擊番賊各番兵為先鋒等攻破番寨賊六

不支順山入林逃散兵奮勇追克炮碉寨二十餘座焚燒死男婦番衆初十
日進兵至杠林過路殺賊生擒逆番首先並子等其老幼大小碉卡六十餘
座卡內賊番咱等番婦民老弱男婦衆寨楊[illegible]番殺戮番首番兵誠心
投降十一日探知番賊逃往先鋒前碉山南官兵在寨後剿殺其餘番山路一
山溝中番寨十餘處阻隔地在險隘攻擊俟先碉寨追令四面官兵齊進逆
官兵協力攻剿番碉因見賊勢剿殺可省賊兵又探聞賊等屬恐攻擊為難官兵
十五日初一日攻不使山腳接應番衆攻山頂之大小賊番數百人把守隘口
備楊朝升等分攻寶坪等處番兵前初七日賊番分路接應官兵奮勇夾攻

自本山至本寨番賊領兵官兵初四日進擊尚[illegible]楊等進攻卯當山卸碉寨攻燒
碉卡二十餘座燒死男婦番衆番賊來犯官軍兩路官兵攻破番寨賊傷天
明賊番敗退高漢協同攻剿碉卡能即破其在[illegible]攻取又卯當山腳不能大
戰碉寨為賊番聚衆抵拒之處又十五日令兵丁分兩路紮營備接官兵等
當領兵碉上會同攻撲四面官兵攻克殺死賊番四名生擒十五名又殺
番寨燒毀番衆碉兩座番寨及攻取番寨賊首不及防二十四日又有
兵番各力攻碉下燒毀碉燒毀石碉上座殺賊番六十名燒死者不計其數
以西路攻進攻破燒斃[illegible]也而攻破[illegible]兵許[illegible]番兵進攻心

[illegible]賊番仍踞山梁西面三處抵禦官兵二十八日許番兵同攻勢保懷
智等三路夾攻賊番不敵官兵追殺二處許殺生擒可否[illegible]應
殺死者甚多其山上之賊均奔番寨為賊燒毀碉[illegible]寨可
進攻碉寨以協剿番寨二十九日進派等計咱土兵扎竹[illegible]
往攻番寨次日又派進攻上寨協力攻取番寨各進克碉寨八座七
日初一日派番將先往攻保[illegible]往攻撲初三日又派進攻工寨協同
攻取初四日相賊仍又不能抵敵以後大兵往攻番兵九名番者
二十二日又攜帶林石喇山梁地剿殺時下番攻番寨等二番等境

绝頂各處亦潛藏賊番亦陸續撲犯初八日溫福五八百人抄撲挽退克寨令保
寧等來援土兵不敵俘兵直抵博瓦將咱當大戰官兵追至當小山頂賊番入碉
固拒恨敵浮土官兵四面環攻我兵轟賊不能支當碉番逃竄撤碉林四座占吧
偏右順河而下兩座碉防美寨并陸善里所灘直攻搗扣浣抄以上恐賊乞我
之路因令保寧等分兵二路進攻賊以拒敵上兵樣出寨前寨城以當賊恐
陸存土碉樓夷進攻翻賊碉二座碉房十八間寄下得四寨續人六大身丹木
拒敵甲索扼溝已經攻克歸附又探來卡倫珠典頁拒官兵迎攻東山梁擒
獲山前保房崎壁陡嚴中係大江凡碉卡之處賊俱據房戰碉仲押石墻聯絡

與索甯爰派撥標木碉石二日初二日將兵奮勇分攻賊亦逃去令守備李
全保先獻進誓隨親身奮進攻路與沙壁冀前先攻頭道山梁兵丁奮勇賊番
敗逃奪得南寨大官寨一座碉房四十餘座攻西山梁又奪得官寨一座賊碉
四座碉房二百六十餘座守備林先獻因取勝渡河翻山川梳令克卡隘分三
路進攻奪得賊碉十二座賊人敗逃又攻取達鄉直木碉樓三十餘座南有大
賊碉五座對岸有一座如此碉樓攻勒當得與遠端溫官兵合合又攔林日
初八日進抵補定備官兵進攻隊九守備附帶兵進攻境咽碉寨十餘座賊
碉二座正在奪攻取附近之界孔梁卡思托左右寨尚有伏兵日派潛

赴該處梁山梁下兵奮勇奪攻賊不能支俯下山坡進攻劉扎果隆卡連夜攻
賊番十二日奪獲碉卡一座卡屋一十三座林雲任標鏡道士倫當偏將附署
極先大賊碉一座卡屋三十八座守備林先獻派攻河東初五日至初九日前
後得大碉八座兵賊碉二十餘座連攻丸寨經付碉樓二百餘座小株賊番團
十名殺死四百名卡倫當者不計其數正餘緊要官寨二座紀在第其攻取又據
兵和貴進擊發子翁直祖碉兵進攻上甲拉山梁舊番山梁一座卡房六座進
攻甲索集大賊碉一座石卡房二十餘座尚存未得翻座截大河三十餘里河
岸一帶俱有賊碉石卡把守甚嚴現因上緊等熟籌克取此兩路兵現將里根

進攻賊境情形也凡事由前微溟將令攻克甫及屢將東宋字嘀許應先君为
攻勒番合合之路西進貴刻耳崖三路又當兵岑扎進攻克捷東勝直前勒
打直用相互聯東不過二十餘里探兵進攻六戰取勝不遠置國民兵進攻邦
噶三路事實相必營勢稍從現今調劍董此路防之兵前往帮助實國良等協
攻略上路日有一路攻剿耳崖日路分四路接待趣將察悉無存計無定攻
獨松太破據等竹閘上會扎竹碉乃派接據鎮攔力請大兵西路四進攻剿耳
崖計偏北有親日來該據已經允許日等伏思其大士守禦似不能前進自不
若由別路進攻剿耳崖并克復剿耳崖丸六全斷之路專多兵松理松勒勒悉

之事既然實心救助而有不能相救將為自身失去人　聞四自治等處相合
勸之奏出膝日夜坐待安之來進出今日上不過碉碉之奏何望凱旋耶此[illegible]
由多支投而屬書者有所出改見並非許臣完事不服前日傳土師面與今一稿
打聽不能見所謂攻其前者何在並攻碉壘隘情形偏其詳據之事甚疑何
處者將來金川大伙賊匪之生死不明則無所節策證下或功者尚身任其咎
者節等雅能為事句經稍且前為圖策閣有請安天時為之畏難所所施何也
蘭必州古州之西今苗民相安耕作穩經有可能從得矣自普請收軍撫苗團事
大事有新任者必加意攻之急為其智勇以敵後來功能為下肯違乃也於數

餘飯鼓後事或功或甚好辦了而後使等處座前於日士卒稍難於外遠其事
由自作鬼胡有之請遊有恐神所不能進也　實上[illegible]將謂請之利議以為
必有任其答者下等及自之責如深切其九日己亥化山奏者西路法日等報
康協由中讀事適之路既進今奏此之路時順從隨里中隨營山一座前團面
南道路來還之以由此於進今已夜已擬下金川雅克寨等添兵各寨廣收兼
係後由南兩路之遭為與由貴城等遭還抽調將隊攻來者精兵清雅行甚有
關係者有兩路之兩河一以與雅克宮以前旁為中但且如關遭人者使可行也
將來小金川之後已恐前日領能攻龍頭寶島林二子等營還使本既或功

照例交資奏入　接閩山來　上命兩書傳諭傳諭[illegible]
大學士[illegible]奏東南沿閩伊而來赴接又命仍在軍營而山西沈謝青伊但本處
來命傳部立係其奏甚眾臭欽有座行[illegible]之事當屬本山赴接來京[illegible]使
者印令在陝[illegible]任使[illegible]指[illegible]佳座吳奏之時既等[illegible]四來　臣子張
奏四年[illegible]十月十八日自[illegible]行以致之事任一路出日赴捐石開[illegible]
營[illegible]到[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來[illegible]攻[illegible]明[illegible]連賊[illegible]日入
奏[illegible]由[illegible]所見大[illegible]山[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碉[illegible]中
時一[illegible]高者[illegible]國[illegible]八九丈十[illegible]有十五六丈者[illegible]高下[illegible]

小孔以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處[illegible]碉[illegible]
使[illegible]而[illegible]碉[illegible]之法[illegible]六[illegible]
孔[illegible]大[illegible]圍[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可
並[illegible]上[illegible]攻[illegible]碉[illegible]
於碉[illegible]山[illegible]碉[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可[illegible]攻碉[illegible]山[illegible]九[illegible]山[illegible]
三百[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之攻碉[illegible]
不[illegible]碉[illegible]可[illegible]

察情形惟有大炮大炮無處可用炮雷斧多派兵丁折放等新法附運並調
下廣用又遇敵人奔擾下面乘勢不斷進用令猛政大本作抓此挨牌或進攻擊
先以抓架竹排石併貫棄子隨其白大番之技擊亦可以助力俾使抵擋其
綠敵之擾放況在用之人能山有武功惟是此項者選其土兵丁候用當身負
出力先每船如前貴以號其長且令此令進剿之其土首六三萬有催兩日之
費不下五萬兩之多無其碍日源費何從籌辦以圖速成並於該督等務須將預期以
扞進當身力故也未不可侵積日八月二十八日進兵以後大路雖先調集難
不下數百西其挂倒寇之類不過十餘處漢兵陣亡已八十餘名土兵一百

國學圖書館

三十餘名漢兵帶傷者三百五十餘名土兵四百九十餘名此等陣亡帶傷兵
丁雖係奮勉嘗探內西定例也於下陳兵通行查核具題陣亡者不可拘執要
裡之貴受傷者並請議註方克符體例　寄上諭另行先加賞給傷兵加
戚等應通知勸奉入　諭旨有此列本親兩寄諭日何能戰勝而發之責哉
奏事　上命事按右目前傷稿誰應細蕭林原派查明情形難以久懸而
進剿者業未剌耳其僅止十里以來不久可以大功然才敢需時者尚耽擱乃
此又所奏以賊稠所據係在絕險攻克維艱並來去若剿耳其明何進取是奏
戰而實可日伊前此奏報相隔不過數日而情事大異仰奏則之日亦遲速不

同且所奏諸事俱係難証是否能可如該前以史安統自懲朕即諭朕責可疑
馬知不諒可先既徑依會必自速蔽寨今老愿以此剿賊後之門迷倉金川西
何以伊既附賊番此事難諭進勒仗靈往求者賞狀是以眾附自懼投於該番
孟番被賊滋又多被撥雖為分三處肆處相通兩賊之故擾在當奮行入難護
克之後剿有難覓又彌之小有可即當善上司之能戰錯而又中之門亦復整
黨之猶未確對捕理者協何必復者今可等老未此等者當自懷盡勸而厲供
不更遇仗可償法土司仍結社在兩耽對可効力為應功績而大當一書陽兩
依閣令即擬虎四所奏王康使供詞上年保賴據為土司該處賊康亦其人到

國學圖書館

保結處經呤達通去何此四條即嶺剝番犯之路俾師進攻可知其且據是竹
俾可供保結極中現濱由先身則未了在保了此現涉退賊到處之道可認班
濱之檢末保被瓜知剝保結等一撰的小人按說外亦土力於我兩內仍不使
現漢無相此乃番賓而不查剿之巧智而算治對使其柄中西不知其將來此
人循男有一番番實才可令保結既無事兩先實事一無兩當事不可捐疏機
宜防懼生此兩路此班漢之事亦不可甘之此人也任之此次用兵非小小先
杜想翻打自前所可了事如俱既會以為情大為多解實則久議明諸賣為一
勞永逸之策方不為事久淹有處勢無此時而情當選托此國速成將來移理

實難為不來下此彼之為遺付矣今ゝ之後與師運籌畫已業且大臣兩來
立宜要時協成以全局功上事時對此時賊勢如若果然情形而前用張廣泗
摘在帥張一以委之自下情由兩之委毫以未為將士村能念有而下未說之
相又不能不惜便矣可傳諭張廣泗今其亦應協商速籌務專為全計勝以穩
重己以副朕持用之意欽此乃前書之未不可緩也是日　　上自行在
今尚書德往諭大學士張廷玉諭訥親在倍勤奮不過去前此諭張廣泗時時對
相傍至於今未與兩無收功調協情同忘四達時故此雪山為最高所熟悉不
知自六七年達定必書以收功調協上備止一偏何未相度四方與斷其糧運
或絕其水道使之屈因於下不戰之理張廣泗於此等俱未籌及徒令兵卒屯
又兩未交戰諸兵丁不免損傷此其一又兩師志不可遲來即設兵之情形
一以為十朕於此之闡以著下同之當無動搖之當未成功之速擬目前為
心者也且張廣泗以該人皆持事拘泥無賢能之處但其從前此傳諭張廣
泗著大學士書寄將著明之宜矣在　丁未大學士張廷玉面奉諭旨　　前諭
奉四川來之遣處即奉欽此次　　前諭訥親或對其將遠戰所其水路使之
等因先令撫宜知　　諭前數遍攻兵之情形張廣泗前後兵數之
條收兵丁自應多甚但此事所用兵果能將其數之前此時對之後仍為上

策據張廣泗奏稱賊番於刮耳崖之三十里則我兵不得前而抽出往就是
張廣泗所奏前往中以一帶中既不少目下天氣漸寒逼近逆巢為前
此張廣泗所對此數十八萬兩料理其兵自來撥費何須之兩月之久尚我
已就職賊已借因兩傳說保未可知其可無傳諭張廣泗也　　欽此
丁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張廣泗四路兵所請兩令其達
其兩來見各種古諸訥於事務熟練情實也得實奏應如是以相符許大
但前據張廣泗奏稱賊碉被攻之後俱以使攻兩須撤兵於陰方可收兵而此時已經
據六將兵諭為要兵來尚需時日則往來之近雪山取其隘以扼賊敵應於師
未聞訥親陽相彈劾於職權我且曾於進攻須傳本院之也今得將兩休息後
氣使訥和兩加調官兵分集軍威以成之事將傳之情其處行防範之處移留
為本用將四全來撥先既會在訥賀於兵萬全可諭今酌量撥宜無虞謂須月
奉諭旨所需多會山撥兵寨後　　　上自居九重之上應用萬里之外
勅訥自將帥暫駐於本州傳之四處加倍兵來令酬得情勢備本來和
加調官兵屬集軍威以為一舉掃除之計也　　　　見紀山所奏查係九月中旬
已進攻入寨傳以後四路所奏今承來連日進兵均不得要領之傳諭張廣泗
知之　　　　　訥親等所得而不易乃張廣泗所奏一切情況傳我成功欽此特諭

為難但番兵無備糧且力寬其罪已將攻克已廣者兵與官重備糧秋雨將期早
普四方防範周密賊番以在金底不出雖有二三日先攜收番不固持兩路
與大事速為收拾先撥官備何故猶言去兵敗後金川揚事故多損失西南兵
增餉之書報語核對書來擬就之書甚難奏請是　聖主於閫外之事無
寸進兩月不能何過哥制勝未識實誠為深可歎也又曰　上以四川提
督使金總為四川步政使速為進兵意為四川總督使經綸速防征為速進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

十六　台灣學生書局

平定金川方略卷四

十月平腦張廣泗奏言上年分番西路鎮將官兵六百二十八日進攻
七月中旬大雨日復進勒倚行案倘合奏請倚西兵統領宋宗璋副林等什兵
同倚南之徒勒查書為番各卡勒廣乃將兵前往西面之道令遊擊吾大智阿
有西營領兵攻營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得石卡兩處賊卡二十九處并
頭目乃专將營兵錢番可能官兵亦有傳習來偽有遊擊王朝進攻木耳金岡
遊擊羅元遠攻康八達守備馬廣西康八達及山梁直下攻營得增碉基寨
小寨斬殺賊無可得寨五碉不能即克七月二十七日參將任禮參將張勃統
兵進攻木耳金岡各案賊死村曾傳兵丁參事殺賊一百五六十人賊人乙敗
逃入碉內既於宋宗璋等所加意攻寨有山間大寨頭賊碉堅賊人俱潛藏
參將張元炳協直攜勒番閣於八月初一日至六日分路官兵康頭截殺
戮五尚兵殺賊二百餘人奪獲作團山梁石十一處西賊碉不能即破現在設
法攻營及戰四處又將委將攻克木兩卡子羅再日五十五日進攻七處勝
大山梁　合又得賊卡二處遊擊遠賊五十餘人八月二十三日康自進攻卡
衆營死戮番數人餘賊竄入康普又陳兵進重兵賊兵為良柱至柳灣龍李不
龍普委兵前嘴山之右達懷南之兵山溝攻攢殺為賊用七月十六日進兵分

自　台灣學生書局

跡迫攻其地概就其上義大硐二十餘座小硐四十餘座燒死賊匪甚眾十八
日進取併喝其屬賊匪逆穴官兵奮勇追殺賊賊入硐據守至十九日賊知不
克悄由後路賊為我八排并進賠人前來同順其投降但攻剿圍硐賊匪
衆復乞降其子抗拒二十五日進攻劉連硐賽金殷姓硐一座燒死賊匪數十
人生擒二人隨進官兵攻圍不遺大硐四硐其餘那寧大兩邊賊死無盡九夫
攻李目十五日夜有賊匪四五百人前來抵禦官兵奮用力攻擊直出次日
搜殺賊旗斬首數百擒獲多名力才等抑又得奪獲川西廉時買國處帝
順渡搶過等路及府市順暨兵迎擊擒獲等聯街直抵七月二十九日攻擊至

似大賊據地據名連硐塞三座八月十八日督賊匪百餘名石山要持攻大砲
直出官兵奮擊剿將高崇隆希望等同良等計伏兵截殺百餘人斬獲首級
十八雕賊眾入殺喝西錫大鎮將自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攻剿之情形也而
設法賊許憑先置林七月十四日派遊擊楊保等力等賊亦從轉運等進
攻甲木賊寨十九日進攻硐房二十二座燒死賊匪數百賊被賊一座自豪久
處據王升將進一股土城繳豪監順兵前進直搜甲木首寨賊兵拒抗另攻撤
隨以入硐九字甲日四月己卯一寺甲木共納交之隅小山梁一道出到耳見
均不通五六里現在設法攻擊又撥副將張興李麟馬邦泰之左右大戰硐一

座石隋白者本硐之外餘座於八月十四日進擊陳元吉分兵三路下分畫夜奮
勇夾攻數日賊匪投擲已令土硐就望且殺拒子抗順近得賊硐座子硐三十
餘座如五卯署連三塞用硐房石城硐俱若望圍路在各處至東接降法合
攻又檄進擊首大頭目抹未為山梁木城石卡下有已塞賊人也糧在內選十
賴用以往路營已塞兵攻城卡親見已塞大起書誠迪令對時山營上石城棧
兵進逼連營石城五座計殘燬已塞硐房五十餘間燒死男婦甚多賊搶供為
次遠賊本城一座石城三座石卡二十餘間對時山梁東西兩相城石卡七
道賊俱逃入其內孫子硐王世貴報擒獲本營東石鎮官項振八月初四日進

攻賊遍石卡賊寨斬獲賊悉逃入之道石十攻不能克因設法伏誘擊克賊匪
會擒賊卡迫賊出為首同世芳攻大賽境大戰硐賊實受死甚數東陳攻出我
眾李國四吉六青斬獲首級甚多首賊一隅寨捕務西數運攻圍兩路傳總州
明青出進剿會擒賊卡地合土可招其昨南賊入鎮將自七月初旬至八月下
旬功勤之情形也自此宋富陣田豐備進攻剿營四隅硐望甚於伏處自七月十
二三日攻克作圍山梁等計共剿七城進合月餘所首不可寧周康八達陞
物實賊書處硐千百情不硐數處兩大硐未克賊匪團多擒首西我師土并城
隨撥六員[illegible]乃柁勤進貴由此等以賊寺最留已防攻填將新設法攻取

軍機處檔摺件

以擬於克孟郭建業並進攻木裡一路俟令兩日信寄為木之嚴而傷兵失砲
看遇實功費時一路官兵■庫脈令由中路漸前進因木裡小道土知路止數
十里之近而即建寨又查林激諭善情是以未肯將令其前進以平守兵■上
催兒所得不審為賊阻遏且已概令仍由中路攢集賊■間道為良粮據進兵
之路查另攻擊路村董地寄日大間寨勝直前上封耳度僅二十係里兩為色
夜書綱寨所阻德兵許廣克雜前攻獨松大村造兒設由的支直據城月屋對
河相離不遠六七里為加木中董綱寨所阻劃諸路兵攻克而系寺除寨兵營
賊寨去劃耳度亦不遠二十里而為與竹所阻遏擊擋于賊寨攻奪東面山梁
賊亦始有新穫亦上勒為不遠現在相機進攻已查諸路俱將到寸土寸割據
之策即目亦不能有所指揮雖明人眾書私即清之官兵亦皆智力用命之可
以指進賊抗而中間傳報不能直抵賊巢者由相去據巢念近賊巢無望據守
禽圍西北營亦跡陰也然我兵已有戰路通近賊巢甚多相去戰人四壁鏜戕
四儀漸潰且查另有山梁一道北為勇周在林將實國良並所攻是處之石更
山面高為我兵學攫而日可以倚賊為憑而直下劃耳度為憑逕距現於山頂
修砌木城為寺日可調兵丁方盡以前首土兵千餘名今由此路前進日上
於九月初九日起付前串移木榜剿寺條以攫取伯地賊巢直下攻取移必遠

稽累大兩日康寺遠為那甲來尋寨甘可克取即宗生勝所攻克木耳金川等
處賊人亦難於困守矣日擬仰叔　大成於九十兩日進取賊巢於在今冬
相宜大局為善然事宜亦可迭次籌辦理惟以一步亦遠為圖不敢請為賜說了
事之余以謀■尚舊議也為這日本發賊需候帥難旁之克其於八月初
為自己收實係去實情況未具行赴奏入　恭聞日皆謹仰無乖剿圍
之治去前進窩如果不欲猶去水土州去共為會巴之休省經為良於指揮務
勇攻圍而攻據兵又率兵直抵牛廠由此賊巢查民更亦跳報寨此據全自牛廠
直抵剿日卡隴付之曾可戎於乃其時添度四路前進攻之術設以為美添為
西路可進牛廠為南路可進又數前於籌為以廣進攻實滿之策夫實據一路
初可可來之機由數為由那實論為者六七日之速其為戰昧於度閣昧機宜
圍以可時剿克進擊行將為自■■以■■大路進攻之攻及■■肯克復諸巢
情之歸順實去者勇賊並寓數已軍威大振之余而路度四不飲甘除良策責
王獻之折報理衛中令良弟壽與置國良令往剿耳度十餘良與之等拜此隨
作為戊軍擄使賊請添碉建木寨而詳附攜檄既究官兵連阻書進此前日在
事文武威所目睹出今猶有寄請者也是日張廣四以泰籌屢允于經為總領
兵攻取稱杠設戰據上砲位數傷實無語　寺等現審辦遷營保俟者王世

對不能奮勇殺賊統兵許應虎身為統領調度不善均難辭咎但俟現進兵熟

具令戴罪効力俟事竣核其功過另奏言明來遵諭辦文任罰者才具明

斷語現在情形稍覺易達辦理等語 上諭可笑矣 乙亥 上命快四

國應桂中軍參將伍希紳前往金川軍營撫綏督理應四調達吾國老年

紀山者貢抵其斷漾且令城得均之時每一兩曾降官是以川西軍地一路根

金已推將月協營將撤赴美諾河口將全撥運專房一路現在協撤出營備一

溫福據奏稱於九月十二日出十四等日大雪不以彼國山前雪五六人

不等默運軍米糧未能進於桑昂現在雍中糧法開放但必須雪止方可

稅開入內無夫不敷就運又截線杖三弓採買騾馬為軍運出杯浩檢雪爐一路

轉高問運運運運運四外雪大當早例斃者多時而無運根飼也出州南轉運

先後採買馬牛五千頭以運糧過不敷又添買五千頭專守運根兩明西可今

四方牛馬倒斃不得不添雇雪夫自運無夫不足又並行請夫赴雲嘍運擔

出產石應令六大站每站應八九十里按大雪艱運行留日已採擺折運的段

四十里一站雖減九月十四日至十八等日大雪降大雪手凍三人以致出死

山一帶雪四五尺軍糧擱置旺山腳下現在飭催開道運送川南運糧情形

也月臺大軌採攻未能直抵賊巢另由南者擺山梁一道現在暫無四路進攻

糧運無誤此時雪增一路派設雪站今行張所奏入 報聞 癸未 上命

軍機大臣等傳諭溫福四川省有蕭程甲等於亦字雁營官兵駐於取桂

雪傳諭桂林溫福令其酌量情形或親督往進剿以協畢致之地今請為休

息俟來春進剿如果如所論官兵一帶先接今據知紀山奏採雪備等處九月中

已達降大雪不便轉運諸處兵上處萬書全滾計算兩官兵接守休

養士卒俟來歲春暖進止可見四情形本

四川雪甚

諸如

當因四刻雪情形兩勒有必須齊成等語時紀山者得兵行傳諭知之等紀山

奏報防備各處番人已軍營攻打接衛門族寨但未犯軍營真偽難測

不致情賊張廣四之軍奏伊已於日入子應遣者已行斷難

允行

赴將妻斬剁之日徐綿退揚助人猶川偵解報二十萬大兵將來攻城甚亟
崗之用合兩院請兵於附近省分派撥援兵十萬由鄂川備用應援不致帶
賊奏入　上諭該部速議旋據該部議准於附近各營撥兵五十萬由江西揚援
二十萬由粵進行解川協濟　本部院查照奏案是前奏奏粵山東可以作戰
賊衆擁於九月初九日擬往省垣進攻乃九月初八日據署奏事副將張典之
稟報專卯兩營一律一線統率之兵周恩揚周經兵丁許應元打點不甚該將驍稅
於九月初五日率領官兵千總將鎮剝為卯之逆蟹孫孔守備王利世盤於山
要隘上書夜圍攻並將許應元專管該為大鼎於子保村搶去又據該剝馬奈

守備李瑞稟稱九月初四日兵丁押運米四十八石至七木術一處被分山條
樹林內突出賊黨數人截散搶運官兵三名分有斬馬大口運送馬奈
營盤去後旋有時有逆匪千餘名已成已距五兵十餘等來有學給擄馬兒
賊黨愈進官兵衆勝攻兩而自由衆馬乘勝附近之山爲長社張興帶兵衆攻
又派調原守古禮一鎮之兵將卸後查在攜帶兵逆來小去可捕獲縱詐
應元目稱九月初四日四更后揚本備剝耳看中米賊為子僵換統舟馬北處
飛營連日書夜攻擊賊人未退相繼理屢又據報賊營頭娥表切難保已無令
張興速之八日為剝的支應偵得聞張興之兵不敷應援隨於調剝即速策

本前領官兵三千餘名同漢士一千八百名　撫岸守備通安營山為長社早
曾基祖帶赤張興帶兵三千餘名沿河進的支應援二十五日據詳應元專稟
賊攻營盤連日少兵日賊賊於洋運官兵困之據為來保運進　查悉張保為
卯為奏一律營事隨人前於十日因張興攻克兵於許應元攻克西北之劉長
懼被誠誠損傷得勝道路可通糧運速准收復此營攻打為不過一時權宜行
濟四路查利兵積以營勤打此漢匪黨壓來稱標有隆之陳統力計處克所
赴來不知該匪此地攻備兵何以分事多係五多住京而付曾於事必速知奉不
共日獲乃兩尉甲以從兵之指原派令由己四進攻乃因獨權未先速奉已四

而措施的及至後大之以集攻甲未不先指揮思措而速書以運權又今本
兵駐為乃兩前駐以如且仍將身前攜運此等情節要十五年揚去今查賊
兵已退去的今又粉粉爲續書已撤於十月初二日速赴　書子復渦速仍揚
看守於堡壘又該處有非說偽之者也去為卯為奈一誠該兵未請　已交典
馬為旗旅兵猶自進而一運糧運量會費山官則早屠錄禁候二十餘里中為
深渡一運山梁四面無叢隴峻實難力攻其四掃高撥原會林者廢方可來高
而下　旋於十月初一日揚四面並進可撫集官兵於日就賊未機就進前年
稱派孫將得措寺為真赴此少兵西北之營書擬採此地用兵匪沛實緣四勢矛謀

西且派往者力能堵禦之處決不致一時猖獗奏入　報聞　是日據張廣

泗奏許應虎約交狼圖往攔剿卸建業等所轄官兵二千餘名內撥出一

千八百名挑身率領赴丹噶山與良柱等會兼並是的交部因張廣泗挑領兵

赴援因已前諸本情矣今四川提督策楞查報事實丹於九月十六日沙羅奔

遣頭人言接到張興等書屬言投誠並有諸子羅奔已遣頭人往雜谷的交之圍

先於十三日沙羅奔窮遣土目前往總兵張持信到的交許應虎之圍始解張

廣泗並未親往救援大小頭人神身居間相說相奇事尊賊心皆之重奉書檢

自捕圍兵氣方銳之時並不奮勇救援者何身也敢而於事以書奏乃出行欺誑

於　君父之前耶此一節甚不審核矣　又令張廣泗奏言目睹在百事各

路諸頭領俱督勵攻取所有今奉特諭攻以行　聖主之圖重之意於金川

事而奉諭大兵未可全撤大臣從於之上冬勇雖人往來先敗之且都隔原意

賊怯惡作之患自應酌撥四路土兵一撤則官兵多傳單弱若於鄰省調撥不

惟多費帑項且將致佛暫撥徙需項五年間漢兵等權用兵有撥歸丁役與

守禦以資防禦事歸裁撤之例請即照此例歸於各營援撤兵後以寬備禦

時訓練俾土兵撤退四於各標營抽調則兵前赴軍營原補而內地可以裕其

守兵捍禦似屬穩當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諭諭白道前往欽派總督

兵一萬六千名土兵八千萬名協力追勦此項土兵俱係協裹派撥從征既久又

近春耕之時自應酌量裁撤修撥及時歸農此時軍務未竣自當兵力自應抽

調新兵前往以供調遣查四川係與口年用漢並前請用兵之例於各營

於募餘丁役以資接濟約計伊等每四千名等各募兵數及土兵多作何減

撤之處俟會議會一面籌價一面奏　聞　上從之是日張廣泗以大兵

官兵多有傷損又請調川兵二千名為揚縣十五日已成張廣泗奏言兵臨戰境

自八月以前屬官兵亦攻事未迤賊巢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

似此天晚之間可以督攻特只乃土賊悉環迫而碉寨林立官兵皆為碉阻礙之

剿撫師世官從之別被賊傷兵且九月內許應虎又因賊衆急搗攻圍種圍

因日前世母等稍撥賊已致傷而往述月有賊至事誠造法進攻剿

且處非若會者高不可攻者碉附近要隘賊碉皆憑力攻非用大砲不可日於

十月初一日由丹噶山四出小金川調兵運砲不過半月之內兵土砲成日

即抵卡撒距首碉二十餘里起運撥不首率進攻乃自由丹噶起身之日賊

人復犯馬來事實隨選赴材令者善率兵一千餘名又今許應

虎攜約交撥四之兵一千名協去那等兵守備書堡德率領前往搶攘賊俱

敗入我布嘉因現在四面事處攻圍以致勢往所率之兵仍在丹噶就近督

據木穀郭赴卡撒而試進之兆可因伍作策具不書屢勸不[illegible]況在而去自奇
并赴成都速進並飭傳為李世士速將我兵攻克[illegible]由伊取道策集卡撒[illegible]起
程前攻是也一日以來[illegible]傳[illegible]小金川[illegible]伍佛賬便[illegible]十二日至十八
日[illegible]手　上諭以集外四面當山水前[illegible]我且曾經四隅[illegible]破之地[illegible]為
休息[illegible]伍所和庶集官兵以為一舉[illegible]也時[illegible]至[illegible]速古而當山而[illegible]
表攻我為須應[illegible]書[illegible]西南北寨[illegible]而[illegible]事[illegible]非賊[illegible]則其
晴霽則[illegible]可[illegible]四由[illegible]當山[illegible]兵皆已[illegible]當山[illegible]不[illegible]
進賊[illegible]前[illegible]攻取為[illegible]況在大[illegible]官兵[illegible]未[illegible]已

[illegible]閣[illegible]藏[illegible]

[illegible]沿[illegible]小[illegible]次進人[illegible]日[illegible]而見諸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攻克
[illegible]官兵退[illegible]西[illegible]而來[illegible]四[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小金川[illegible]人[illegible]前來
日[illegible]而見其加[illegible]以此[illegible]用兵[illegible]不已[illegible]不[illegible]成
明[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八月以來[illegible]不前
[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者[illegible]心[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休息不久[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自[illegible]在[illegible]時

再金川[illegible]也[illegible]非[illegible]也況我兵之[illegible]已[illegible]賊[illegible]則
現已[illegible]其[illegible]官兵[illegible]日[illegible]山四[illegible]
兵[illegible]日[illegible]現在官兵[illegible]不[illegible]已將
攻克[illegible]一[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已[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小金川[illegible]兵[illegible]一[illegible]兵[illegible]四[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兵[illegible]退[illegible]日[illegible]不[illegible]二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入　[illegible]日[illegible]四[illegible]攻克[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閣[illegible]藏[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大[illegible]山[illegible]入[illegible]加[illegible]則
又[illegible]東[illegible]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之則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進[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進[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入　上諭[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

將來誠八旗各將者選擇十位新與工部照例派員押送運往彼處四張廣泗又
奏言從甘四等九處其間當任督率員將官文武大員者於日經理而於推損則
下部制之殘我行將甘暨緒之責於川者當任其治之精者調將將熟之援行
皆當督日督率經理者以日身於寬加心禁令中斷使其此而下事而日以為
臨陣者事必當極于下事之理可望酌選　皇上天恩體命以為籌辦之大
其督察使日經營如擬傳其意為事前諸將撫相理就將越法者行奏請定
豪奏肅鍾不敢聯議奏入　上諭內閣曰張廣泗進兵尚未能速剿但其
二者事務籌無足推督行料理至一切戰備已周密無失直有心為者地方重

自得園

大之事仍與張廣泗合商付下重務之處隨時悉心可有據即詳行文該省等
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四

平定金川方略卷五

乾隆十三年正月乙未紀山奏言西南兩路軍營漢土官兵堅守各處運糧夫
役不下五萬餘人每日約需米穀五百石又外運送軍糧買夫不足供役為不
得已添顧四川附州天全雅州及成都保順欽差等各處州人夫分運又有不
人不敢雇往者出價僱人代行值價亦貴若將其私籌所需裝必致臨缺若臨
其緊貼州民間不免賠累理合據實陳奏四川兵二萬九千三百有零今補運
出兵已經過半雖處未死難似尚情願金川正在用兵此事似應暫緩入奏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曰紀山所奏籌納之處甚覺紛煩力爭其要協調理

自得園

持便服內兵民不致挪有徭累是日軍機大臣等奏前金川軍營原擬兵丁除
土兵一萬名外共調遣漢兵一萬六千名此內陝省兵三千名黔省二千名其
調遣川省官兵纔止一萬一千名續省屬步兵兵二萬九千三百餘名竟調
撥之外酌留各標營兵一萬八千餘名以之分布汛守似足敷用今紀山奏調
撥通年之情或是否經過細加丁一番計算在內故有此奏但查上年十一月
內經張廣泗奏請改各營名糧新兵給與守備仕土兵撤退即抽減新兵所
前赴軍營添補撲此新募守兵係衙內奴已往自妥協准其仕前重費督臣
張允隨奏於嚴籌添補二該省地鞍挑馬步兵二千名隨備協勒則是其數已

為有餘俟來金川軍營備再酌撥之處或於滇省酌調或於川省撥補等語行
知張廣泗令其酌量調撥至軍營接應最為緊要現在遵旨轉飭辦理　聖上
諭知兵民等各帶米糧前往前所擬飭諭如已辦理則已或尚應書協濟之條
奏請未免稽延時日應令張廣泗就近於陝省打箭爐調兵一面知照一
面奏　聞得旨諭知撥補遵照可也　上從之書日紀山又以軍需事件
亦不敷甚遽奏請揀發十四員並將沿途之大員張存仁與侯王陞調由川省
用　上令該部速議從優准行　戊戌軍機大臣等奏言本年閏貴州巡
撫孫紹武稱因猓猓雲南劍川協副將班大壽以猓雲南有中併調兵可以數

遣攻所屬書已備細批數撥廣泗應請　旨勅下雲南督臣張允隨撥調滇
餉兵四五千名前赴金川大營辦赴金川軍營備用上年十二月內張廣泗奏明
遣員前赴滇省知會速調五千兵赴命之大營山鎮標二千名及上年十二月內欽
奉　諭旨撥發八旗在時九節總十名遠赴軍營見駐住似應速用且四滇
省屬道路崎嶇難道遠而役猓猓孫紹武已經批數張廣泗籌得自等此處交張廣
泗酌量是否需用並應否換調大員赴營聽用之處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
可也　上從之　己亥　上諭内閣曰現在進勦金川一應糧餉俱屬紀
山料理紀山既有巡撫任內應辦之事難以兼顧著兵部尚書班第馳驛前往

總理一切糧餉軍運沿途專辦至軍營調度轉運事務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其軍
營之員外郎阿桂主事雅郎中等給與驛馬　癸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
傳諭張廣泗曰前據紀山奏請速遣軍機處司員康熙朝錢糧俱在紀山得與
康熙年間北路軍營遣使相等紀山既以遣餉為難恐其辦理未能妥協是
以特遣尚書班第前往該處措置軍現在進兵調遣攻勦機宜一惟張廣泗是
任至四川副都統卓鼐所奏請夫一摺亦著副都統卓鼐與張廣泗令其會同
班第紀山酌量於現在情形是否有濟應否准行如論實係可行即一面
辦理一面奏聞可也　上諭吏部現既原任貴州提督侯宗寧來京引見

丁未張廣泗奏言臣以唐處兼辦遵旨所屬進勦金川事戴未能奏請前於十
月內帶　聖主欽差寡外歸降親密對極遠附併氣使融和原等皆兵為
一舉擒獲之計　嗣經詳查計出萬全而臣不自揣度計圖就現在兵力端
處賊之猛於我者看伊果定大局猶料力不能逞必一月以來仍竟無進取粗
備繼兵宝主詳實備一摺攻打康八達木耳金川二處續攻於十一月十三日
同時併大戰破攻打康八達碉其一百又攻木耳金川三小碉督率兵丁弁
戰賊西南一角碉擊石壓毀死賊番甚多而碉未傾倒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
二月十九等日連攻木耳金川等地道施放火藥震崩東北耳碉碉頂衝碉西

南岸碉一孔又用礮攻擊大碉已去其埃中腰亦揭打損外面石牆但已傾頹
只在二三日內即可傾其壁碉並據其地又飭攻靈霸之參將永桂船碉
將我布城碉四面圍困已經一月賊人窘急十一月十五日乘夜突出百餘人
被官兵截殺斬獲百餘耳記賊衆情不敢復出現在絕其水道用礮逼攻又據
總兵許應虎副將高宗瑾參將任舉賈國良將伊所報攻取色底賊碉於十二
月初八初十等日用礮攻擊並伏兵邀截共擊中賊碉二百餘礮礮碎一角偏
碉孔洞如蜂擊死賊番數十人因礮尚小不能震塌初九日撥兵乏燈賊番百
餘出碉遇我伏兵擊殺十餘人連日不敢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路撥賊

又持鎗而來遇我伏兵殺死二百餘人始者常敢漢土官兵傷亡亦有二十餘
人查此三路雖未攻取亦無疎虞惟駐劄馬邦之副將張興遊擊陳禮會領桂
協衰頹何啻迥出意料之外者查馬邦為金川番底而馬奈又為巴底
巴旺之門戶必應駐兵防守是以飭令張興陳禮專帶領漢土兵二千餘名駐
守馬邦山梁又與河東對岸駐守之參將郎建業遊擊香文郁黃聲相望亦有
漢土兵一千餘名兵路專路從張興副將犄迤北乃於轉運經由之孔
道山梁並不設兵防禦賊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乘夜攻斷山后箐徑僭攔賊
卡由山上用礌石下擊攻又料集醜類攻犯其營以致半途隔截音問斷絕即

飛飭總兵高宗瑾參將永桂就近應援續另選撥往令眉於十二月初三日擊
退賊衆樵運復通并遣兵渡河接應已可保無虞張興駐營之右山梁亦係接
運經由之要地遊擊陳禮帶兵三百名駐劄防守賊人屢犯不克陳禮素諳撫
馭賊有石礮法安設木架以擲礮石傷人然所及不過百步而木架一著鎗礮
即倒屢傷易斜乃陳禮彼不設大鎗礮擲數木架併其安設十二月初七午間
賊番不過二百餘人膽敢擲石當與相持迷悉自相踐踏滑墮死者數十人遊
擊陳禮並撥兵退往小空碉碉樓一座尚可自守張興恐於是夜暗陳禮營兵
潛赴伊營僅留兵三十名并附山礮三位及鉛藥等項於碉內次日賊番取去

礮位鉛藥並不傷害官兵亦不救援張興惟於此岸河口駐劄石卡修築碉石
希加守禦以數轉運以遏賊截住崖西澗總兵參將王世泰就近前往救
援王世泰會同郎建業等領何應龍文郁等協力相度形勢應於曾達對
河兩岸夾攻十一日飭令應龍於河東岸帶兵攻打併遣人呼張興奮力夾攻
而張興陳禮閉營不出是日又飛飭高良柱王世泰等多備皮船木筏速援兵
接應十二日張興稱其東傳書賊衆兵單伊等危甚惟死力抵禦至十三日
王世泰備就皮船十八隻木筏十隻隔岸呼告張興定期十四日兩岸夾攻而
張興陳禮又不出營至十四日王世泰等備齊全尋候張興官兵出營并

力面不見動靜使人虛信張興等以我兵居自主意及至已時忽見張興營兵
收拾帳房皆自出營河東官兵方猜賊情急必棄營撤戍渡河忽敵兵潛賊
其後將數倍合保應友俱不妻張興所領官兵反張陣賊人由右山梁佯四前
去河東應援將士登高望之見張興等被賊引至右山梁後泊官兵多被三
處張興陳禮又另置一隊賊番千餘四面圍困河口皆石賊堵截兵渡河不得
詢報錦碌但候石下賊即渡水以數東岸後兵藥水之隔計無所施十八日
辰刻遙見河西官兵將器械送一支付賊人眾賊所搜不分進留河之漢土兵
三百餘人咸稱張興自陳禮失守之後因賊遠運賞內所留兵丁三十名不加

敕害速興恩錯失故番終日講和害中計者兵以自危今敕西邊招賊詐詞官兵
全營速河處兵尚請攻殺張興陳禮叔翼不許及至被賊誘至溝底張興陳禮
猶令將器械交付賊人以致官兵五六百名盡遭殺害惟陳禮僅以身備任
竟張手把總九員俱已遇害張興存亡未知自查張興數既主師勝兵接兵棄
賊累害至死不情似此舍身屬情之据不能早為覺察而又奏報遲也　欽
命將自應加議處至川中將士性情至此甚何致復難可遣兵惟當欽遵
諭旨加調官兵厚集軍威以為一舉掃除之計奏入　諭曰慶復事當卿
門籌速調軍行之際曾罰宜明卿自行檢舉亦是但此時支部必至外人書知

要坐議論於事無益故且不復深究功令之後支部呼議其罪也　臣等謹按
張廣泗撤回中據公自事後觀之滿此時一段如張興攻取馬邦一節十月間猶
嘗為張廣泗盡其一策擬請詔回馬良柱等於十六十七等日斜雪隘增兵
應援張廣泗僅以賊勢甚張僅把當時不遇救援戍布應調總論各該將偏將
曾遣官兵令該頭目帶二三百名協搜防持該隨及分為酌援備遣賊人允其
至賊番頭目蒙斷絕之後再請先名應曾氏二十名又獻聯碉之處請漢兵駐
劄以示執據張廣泗令其獻出已就已旺土司放印信及小金川澤旺之子
方准投誠及十月許應復已解文之圍土司汪結帶領金川頭人如約獻出

已旺印信并小金川澤旺之子及所擄番處者人一百餘名懇切投誠張廣泗
仍不允准雖回番情形刷不難查隣番在慎重而其處則時處覆海之意因使
賊得籍勦款集番攜河傑而三軍之志緩此懈弛不振及至臨時又不能隨
機措施所以馬邦有事之時尤屬此病加以揭副將術將置兵方以及於敗十
一月二十九日賊兵大擁攻犯馬邦諭著馬良柱請撤戍布之兵前來應援永
柱亦請撤戍布之兵以與張興合擊張廣泗但聽屬下請及張興庫紆未退隨
救張廣泗惟切責其摩操無能遂使張興四面受圍極其危急張廣泗始令永
柱撤兵手往會合救援而自十二月初七至十三日軍中已絕糧七日士卒困

懸不能應敵若張興之昏憒怯懦為賊所困罪固難逭而張廣泗身為大帥因
知轄事俱無布防以致圍我卡小寨為事而馬邦既無援兵又已撤師因不
顧往令傳存堂圍其間大致敗衄各處與鄰至已有概令勒使暗直以覆情乃
陳奏之詞半皆欺隱事情自謂其短惟恐無過於人居心尚可問乎　欽此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張廣泗曰據奏馬邦之張興陳禮等兵師項
命張廣泗合諸處兵相機加議應倘撥大員主持其事可能任其能全局取勝等
聞稱有撥功尚在可原此經即交部議未免偽措過遠議論將士軍情殊有
關係此折交軍機處存記朕觀川省軍務自用經略以後大小將弁亦無敢

金川
卷五

八　自得園藏冊

掛礙況兵事之事竟欲將帥張廣泗到川半載有餘於賊巢形勢尤當往偏當
已洞悉其進取機宜亦應熟籌妥協且兵有資所從事軍旅之事若曠日久持堅
急難猝集則密卻有殊處所此當該與失事亦同抵持日久兵致皆人損兵費
神速正以此也今冬不能進取尚可諉於兵少未足今張廣泗所請添兵轉瞬
諒相繼奏明進抽撥瞻對取諸此亦多至兼程軍威不為不壯春間所應趁數家竟徒
若從正五六月間尚不能奏捷處迅速剋期取勝將使士卒以氣餒而笑厚望當作
何究竟卿可傳諭張廣泗今日深體朕意偵斟酌機宜數倍所屬前兵今其力
攻向來積習退處膚功以慰朕西顧之憂當此大兵雲集各路道難取勝均務多

孰謂張廣泗才猷素著而獨力支持總難辦應用指之使亦所必資但派員前往
又恐意見齟齬致相掣肘於事機無益可傳諭張廣泗若目下軍前並無可以
了此則已倘賊勢猖獗日需人料理於其在各省已遣發官員有聽其選擇可
見拔任者一面調赴軍營一面奏聞即如貴州巡撫孫紹武向曾隨伊於軍前
辦事熟有才能素為信任而貴州事屬現在無帖合川事係方殷需員孔亟如於軍
事有濟即著張廣泗一面奏聞一面傳旨竟調川撫紀山前往亦可其武職總
兵副將等員有知其可任軍務者亦聽張廣泗一面奏聞一面調赴軍前無庸
自專請旨自古用人之道難期面面周到勿疑哉　皇上之於張廣泗推

金川
卷五

八　自得園藏冊

心置腹委當委任既為其才復望其力如此其事頻煩籌畫謀劃令無廷經營
為督臣辦樽節撥細無巨功勞斷然遣尚書班第前往專司和理軍旅之事一以
委之而不分其權不任事則且為之所指之使此其遇屬親之今執所銳任者
先所調遣致使奏請乃至巡撫司道副將文武大吏亦聽遣撥調用君臣世無
餉接聞任之無不相會乃較可知　聖主用人之專當至於如此忠義之士
有不悛以至死者乎　是日張廣泗又奏言原調募土兵丁數計三萬之備賊
眾旅張賊住岐出而險要難須多路進攻處處需兵防範又須增一萬名乃克
有濟今應調陝西固原提標所屬官兵一千名即令該標中軍參將任舉統

前往調派統領又調西寧鎮屬官兵一千名今大通協副將惠齡統領又調河
州鎮屬官兵一千名今候補參將王懂統領又調甘州提標官兵五百名肅州
鎮屬官兵五百名涼州鎮屬官兵五百名俱令署撫協副將劉聯統領又調延綏
鎮屬官兵七百五十名寧夏鎮屬官兵七百五十名俱令涼州協副將鐵素統
領應調雲南官兵二千名今調碩普泰統領有印統領又調貴州官兵一千
名令清江協副將唐開中統領共計陝甘滇黔四省官兵一萬名自己移咨各
該督撫提臣照數撥調揀將揀練赴營外謹恭摺具奏　上諭該部知道之是日張
廣泗又奏言川陝出師兵丁携帶軍裝鍋帳等項向係給與馱馬載運由陝甘

至川出口始僱運遞係二兵三馬川省在本地出口程站稍近係二兵一馬至
於雲南征兵之例若在本省苗疆則僱用民夫如係出口亦有馱載馬匹貴州
征兵之例向來出師本省苗疆照苗疆因皆係高山峻嶺不利馱載是以概用
長夫挑運不給馬匹今川省出師金川自打箭爐維州兩路出口則路步
崎山路之苗疆之險實為更甚且沿途並不産草馬多倒斃兵丁勢不得不自
行背負未陣遇敵力已先疲何能捷戰由今現已委請停調陝甘雲貴之兵若
拘泥舊例給與馬匹出口誠為無益再四思維若自應請起程之日即令照備
民夫既然消揮又廣虛費喜至川省出口地方再備長夫不但急切難得且恐

營多有脫逃嚇擾務約束日後酌議陝甘川滇征兵仍照各該省之例給與馬匹
以資內地駝運惟每兵百名准其僱帶本營餘丁三十名以備出口負運軍裝
並給以鍬鋤刀斧俾遇以兵出攻之時即可有恃無恐加遇征兵缺額又可
即以餘丁充補每名酌給安家銀三兩自起程之日起日給米一升以資長途口
食至到者征兵向無給馬之例自應照例僱用民夫每兵百名隨帶餘丁三十
名外再給夫五十名以資運裝糧運所需之夫今於內地沿途備募保川出
口之時將陝甘川滇之馬留於內地故設以備班師馱載熟省所僱民夫以供
帶之日停止俟旋師再為僱募所有運裝即令各該餘丁負荷於日給一升之

外再加給銀三分俟旋師進口之日各餘丁仍照日給米一升以回抵各本營
之日住支隨後軍務事竣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　奉入　上命重擬大臣
會同該部速議據議覆允行惟張廣泗所奏黔省每兵百名准給夫五十名之
處查照定例每兵百名給夫四十名今酌減十名仍照舊例給與四十名免其
上命張廣泗辦理金川軍務准其動支川省耗羨俾用度充裕賞費有資
是日張廣泗具摺陳　謝　報聞　丁巳紀山奏言征動金川一切軍需費
用浩繁積貯先後奏請撥銀共一百七十萬兩內湖北江西廣東等省奉撥
銀一百二十萬兩俱已協解到川布政司將解到銀兩支發外僅存銀一千二

萬兩雖前有續撥之湖南江西銀五十萬兩未到但同庫酌留封貯報兩之項
備支動用撥來難撥還恐遠道俾可存銀二十二萬兩現在西南二路不能請
撥予大兵數誼遲早難定若不預請寬裕撥經費誠恐臨時掣肘合再請於隣近
省分撥銀一百萬兩解川備用原奏入 上命該部速議經部議以隣近省分
湖廣銀兩為數無多不敷協撥酌議於部存時銀內撥給一百萬兩委員解赴
四川巡撫衙門收納以備需用 上從之 二月甲子 上諭內閣曰原
任福建漳州鎮總兵哈攀龍著即馳驛前往金川軍營聽候總督張廣泗酌量
委用川陝二省若有總兵缺出即令伊署理 ○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准督
臣張廣泗咨調延綏固原河州寧夏西寧甘肅涼州各標鎮官兵七千名擬於
三日啓程應撥軍需以便調遣進攻臣隨飛行陝甘各標鎮臣照依撥調兵數
即於本標派撥一切補頭馱載馬匹支領實備各項銀兩並口糧草束甘省照
上年派動時陝省照上届派動金川之例則即料理撥令兩省布政司就近
於道府庫貯銀兩不拘何項先行動支以速軍務至西寧河州甘肅涼州官兵
赴川路途准張廣泗札稱若由■■一帶地既越居土司蠻疆且屬前經如阿
壩臣即札知各提鎮臣轉諭統兵將領各於附近內地沿邊一帶捷徑直往松
潘路赴營限於三月望外齊抵軍營勿得稍有遲誤奏入 報聞 乙巳

上諭內閣曰原任按察使銜辰沅靖道王柔著帶原銜馳驛前往金川軍
營聽總督張廣泗酌量委用再有道員即行題補 甲戌 上命尚書傅恒
傳諭張廣泗曰原任辰沅靖道王柔以疾在告前赴行在投呈陳懇因其曾於苗
疆辦理軍需諳習苗令赴軍營效力俾其圖報可傳諭張廣泗俟伊到日或令辦理糧
餉或別有可任用之處酌量委遣伊所奏軍前事宜一摺著封發張廣泗如有
可採擇之處酌量辦理若不合宜諭張廣泗如看李貴深知可相機任之人一面調遣
赴營一面奏聞今王柔奏稱治下鎮筸某名二人皆張廣泗所素知者如果實
在才具可用於辦理軍務有濟即令調遣赴營以資差委 乙亥 四川提督武
繩祖奏言上年十一月內接准督臣張廣泗咨令臣酌派官兵一千餘名十二
月初七日復調官兵一千餘名赴營相機進剿本年正月初三日又另調兵一
千名所有五次派調官兵臣於上年十二月至本年正月內已先後遣發前赴
軍營去訖督臣又委員在省製造大砲臣現在督催并將藥鉛火繩等項先行
運往聽候陳明奏入 報聞是日紀山奏言督臣張廣泗咨請撥陝甘滇
黔四省官兵每兵百名隨帶餘丁三十名共一萬三千名臣思兵行擇隨若但
添兵而不籌餉必至臨事周章查現在被傷漢兵撤回調養者不過數百名督
臣已撤調官兵一千名赴營補額與安到復又札調官兵一千名并加大砲

一位即須砲夫四五十名新舊砲共以及運夫弁兵通役人等總計每日約
需七萬餘人口糧且已於兩路派撥米六萬石西路派撥米五萬石僅敷三月
內出兵上年十一月曾因無炭定廠通判黃廷桂等來省打造五六百斤重
大砲二十位現已提調解運砲十四位今於正月初六日曾據又續每砲一尊
需五六百斤重砲八五六斤重子排列三十位一齊施打方能破碉前經送砲
數尚不敷用必須七八十位或一百位庶足備用除已鑄送四十位並現有六
位大砲鐵觔外尚須趕造六十位約需毛鐵二三十萬餘斤煤炭三百四十餘
萬斤寧鐵觔煤炭無餘煤炭亦難稍緩現在設法料理但四省官兵三月盡

自得園鑒辨

即可到齊今需砲甚多所需工料又遠路一時難以如數運解請敕部上緊趕
辦運送軍需應用外事因軍需緊急請一面辦理一面具奏奏入 得旨是
日又奏稱查言打箭爐地方係各番相通要隘宜揀精兵固守奴才請於成都滿
備滿兵八百名內酌量挑五百名前赴打箭爐駐守俾此等滿兵遇有戰守
之事可抵綠旗兵二三千名至四川滿城防守之兵尚足敷用不致單弱奏入
上命尚書傅恒傳諭四川總督無不必調兵前往著將伊所管之兵立即豫
備並協同張廣泗調取時伊兵可領前來此時亦不必行文知會張廣泗 三
月丙戌 上諭內閣曰四川松潘鎮總兵宋宗璋自征勦金川以來素著賓

心效力伊現於本營辦事內有應行質訊之處著解往今廣泗解送來京松潘
鎮總兵員缺著哈攀龍署理是日張廣泗奏言上年據與夫事之後目錄今名
地諸路相度形勢又值兵累積之後稍加操守不得輕進凡寸仍宜乘隙就
近攻擊惟於賊寨小者勒行攻奪跟蹤駐守以防賊人奪其要可保護糧運今
兵丁稍得休息俟三月內大兵齊集進攻一月以來各路皆固守無事惟據駐
守黨壩之總兵宋宗璋先後禀報進攻木耳金岡賊碉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擒
賊人大戰碉並兩北耳賊碉已打倒石牆賊番逃入土穴仍敢拒敵我兵屢擊
賊番死者甚多現係乘兵對日所便前往攻勦又添駐守兵撥之總兵許應虎

自得園鑒辨

副將高宗瑾禀報正月二十一日有莎羅奔用事頭人生嚕爾結人番等領賊
番十餘遠至營盤之下高宗瑾將頭人生嚕爾結一面擒拿一面鎗砲齊發斃死
頭目一名賊番數十名始各奔竄在間又據攻綽斯甲我兵於二月初二日分
為三路前往抄擊殺賊十餘人賊始退入碉隨遇并捉番加固守又據駐守
丹噶之總兵馬良柱禀報王世泰等先後禀報自張興失陷之後河東駐守官
兵逐又奉將即運糧至贊拉都營堵截失對岸賊番可得賊人可以於渡並來
値紀江岸有一小碉名康噶爾原係苞宮土兵八千餘名在內防守正月初
二日賊番五六百人前來圍攻馬良柱等派撥官兵前往應援斬殺者甚多而

來能擊退賊番至初七日守碉土兵遂與賊謀和開碉隨賊渡河往丟日查參將郎建業與游擊孟臣原率領漢土兵七百名駐營雪迎溝者其山梁之上又有守備徐克猷帶兵三百餘人在駐守兩相犄角本屬可虞乃陳將并番情性疎虞於於正月初十日二更時分賊番四五百人偷來偪營郎建業所安卡倂七處被擊卸建業營盤十一日陣亡孟臣等發兵應援游擊孟臣兆帶兵出戰而不能擊退賊番而孟臣即於是日陣亡馬良柱事不忍努力救援先於十一日飛令游文郡將營盤撤赴丹噶又密飭徐克猷令於十二日晚撤至郎建業營盤令郎建業徐克猷到時會同撤赴丹噶合營固守乃郎建業見賊出至二千餘人遂不候徐克猷兵到先將營盤撤赴丹噶致徐克猷陷賊於外幸被備執悉諳徐於十三日帶兵撤越雪山與賊且戰且行至二十日撤已底地方始得保全至郎建業游文郡駐營之雪遠乃新撫番民克州九寨之門戶克州九寨乃丹噶山梁運糧之要路今郎建業游文郡二營既撤則克州門戶大開九寨番民不過百餘家安能抗拒賊衆必致復被侵擾如此則不特丹噶糧運必阻且恐雜谷土民反覆矣馬良柱等所部漢土官兵共用五千餘名有五千餘兵竟不能禦二千之賊番而稍須勿遽如此隨於本月十四日飭諭馬良柱王世泰等令其奮勇實兵奮力退賊但總往撤至克州九寨之後於卡撒山一帶據險駐劄計所退約三十餘里而糧運無阻即請先生一帶亦保無虞以俟大兵到日再圖進取不意馬良柱等於十五日將番峽撤如穩更生寬賊不敢於十六日一夜擊退五千餘兵盡撤至納目山下之卅布碉寨內居住其間銷設飭馬良柱於派撥漢土兵扼守納貝山而自亦退駐於孫克宗碉寨駐地方現在無虞而諸將事變如此懦怯撤營以致軍勢瓦有損矣其派諭不可遽請另奏參其重此月餘以來軍糧紛紛細及日賊窺伺者兵三百餘人日逐加派攝諭阻截賊番下寨民咸謂如此狼狽 天朝斷無不派撥殲之理金川積壯賊番亦不過七八千人自大兵進剿以來已去其半現存不過四千餘人日食不繼倘四五月間正當刈麥之時而官兵壓剿九無吃類婦女俱恐合益作陳奏以 上厪 軍機大學士等傳諭張廣泗協第回張廣泗奉稱金川軍營現在駐守情形內稱副將高宗瑾請另奏調人生嘹噶往至營一面據郎一面鎖從霖徐於見羅目一名番賊數十人高宗瑾能以計誘賊亦屬可嘉但生嘹噶緝拿沙羅奔係用漢人或往說誘以身死使上奏稱可飭司張廣泗令其更行詳悉具奏至孫克宗土兵駐守小碉與賊連和讓何謂至此乃土兵之常技然其秉性反覆不過隨時風轉移即使投順勤力仍懷首鼠兩端應屬不可信用現在調集陝甘等處兵丁為數儘足以供攻

自得園藏

勒之用此項土兵應否酌量替撤歸於軍營各處歸併撤回但此處作之時正
可使之知懼又據奏稱兵爲良柱不過智力克敵性情愚執將百千餘官一日
撤回以致軍營殷任多有遷失(又)臨陣退縮之狀源已顯著實無可遵張廣泗
又一摺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軍中以功贖罪亦屬無益自當撤歸以肅軍
紀並伊原有應行發訊之處可令張廣泗將所犯實跡奏解京問擬遵此寄來
論前在時尚不能奮勇克敵惟事扶飾扶同欺隱及進剿金川以來雖據稍小
有攻克然不能鼓勇前進而欺飾之故智猶昔今復一軍往復無功而損威膜
已降旨令伊解任來京其員缺用冶舉龍著張廣泗將冶宗璋一併解京以、
使營番頭兇之雲總兵許應虎前在京召見時看其人尚有勇敢之氣是以令
於軍營効用今觀其往事或將難應大遇亦絶少功績如許應虎無可任用即
著回原任將事至於金川軍營諸將大抵多佳謂可將領之人不得廣揚欺罔
已成風習且多疏顧今若用任舉冶舉龍及高宗瑾唐開中等皆不能從征時
鮮有所聲附可能點屬當任可令張廣泗等酌量擇取如現在冶舉龍等即能
平定金川則已若尚須統領之人朕思岳鍾琪久官西陲素爲川省所服且成
嫻軍旅熟諳番情伊就擇取而陸亦係準噶爾更諳彼所深畏若任以金川之
事自屬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國厚恩自必竭力報稱以蓋前愆著張廣泗會班

等商酌如有應用岳鍾琪之處即著伊二人傳旨行文調赴軍營以備兵機委
用又摺內所奏金川賊番精壯者不過七八千人兵傷陣亡已去其半今所存
四千餘人現在所資以爲食者何物並詢問張廣泗令其留心查察奏聞並張
與陸賊以往據奏人據性情遇又有遭擊番目陣亡不無失利之處此時軍旅
方與彼一勝敗固不足道但以剿賊之日尚宜深以國家軍威滅此朝食爲念
正如羅拉拉卡耳張廣泗不可因此憤激輕應正宜不動聲色詳靜無擾以應
折衝之後以副朕懷　臣等謹擬金川用兵一隅　皇上日理萬幾而於此
事無刻不留注畫謀深用訪詢遠人才務盡其用　岳鍾琪久經擢用猶念其
嫻軍旅而熟番情出之廢棄之餘委以總戎之任感激後效應及大張威信班
其時往昔得人攻賊不難無不可謂非得指之一助也　是日張廣泗又奏言
所調陝甘土兵大兵三月內可以陸續到齊當　恩賞九節六兩并目在賊
巢之內進剿往亦可先期到營四月內正當農外雪消之際精銳爲力已足攻其
已備計賊現存不過四五千人我兵決其傷病及量用土兵尚可三萬餘人以
六攻一自能應手捷而　大威所加賊人斷不能支以臣料擬慶復之
閒也攻事奏入。　報聞　臣等謹擬萬良柱舊隸彩軍懷失死往識爲有罪
然其情可憫至於岳鍾琪而令張廣泗酌議而不言也且自剿番以來軍中勝

負不常反覆多故而除慶克捷之期始猶在於八十日開誠入收為明年二三
月令又至夏秋之間定期攻事數日之中屢易其說章奏聯貫定見給以督黨
督無而非其有出奇制勝之策矣　是日世爾根督部堂奏言正月十八日往
准川陝總督臣張廣泗咨稱陝甘總督事務由黃廷桂咨試西寧鎮總兵一
千名寧夏鎮總兵六百五十名甘州提標涼州二鎮各五百名每兩百名准
帶餘丁三十名所派官兵馬步各半並循河道沿途直抵松潘因查郎縣由西
寧寧夏肅州涼州四鎮自是遠料理隨於因標營內挑選精壯兵五百名馬步
各半並餘丁一百五十名其領兵多弓箭多並于鑲多以及陸軍或往黨械器
照督臣札開數目撥派等往催查從前出口赴川悉由草地就載飛往如用騎
負與決既由沿途前赴松潘必由階州文縣一帶遠發山路崎嶇林木叢雜無
多除嗜寧徑馳集肅縣行走悉飛往運道遺接酌係昨經自本四恐但甘涼肅
提鎮三標現有撥派预備接防咯蠻六千拉車騾各八十三頭目前尚無所用
若傳以騾易馳發山越嶺較為便易惟一騾孤一駝又稍多不勝重今以二駝
折三騾計算駁飛十住其馳三十隻折騾四十五頭已如數挑選膘壯交與領
兵之員馳飛前往並飛札涼肅二鎮查一挑選由西寧寧夏二標駁無現騾亦
經札知各其妥協辦理兵由與行送達各年共製辦行裝等往體費不無拮据

金川　卷五

目歉饉　皇上軫恤兵丁至意照上年種選派使進藏官兵借支之例減少
其數分別借支照例扣除選項已於正月二十六起程記合行併指陳奏慶入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五

平定金川方略卷六

五月丁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曰據班第奏稱先因西路起程往西一路查看轉奏前至軍營再由軍營前往川南一帶勘視轉給朕思辦理糧餉固屬緊要自應及時籌辦但軍營所需多半更易提在正值軍興總督張廣泗一人有不能兼顧之處班第若至軍營正不必查勘轉給在彼留駐多時既可察看情形又可與張廣泗協商一切軍務經其不逮可特飭一事即於軍營指示試度一面訓練官兵一面進勦並據張廣泗奏稱各路兵到一併攻克至秋冬之間可以蕩平則已若一撥度形勢至秋冬之間又不能蕩平遲延至於明歲一則應另為籌畫當先事圖維之計朕思金川小醜本非難以殄滅但從前兵弁半多怯懦川兵又於隨征頭前潰逃並無勇氣以致不能振興若改用滿兵前往或者可以克期蕩平今班第與張廣泗詳酌張廣泗本係其人所辦亦無不可但此時且不必奏此事恐張志為懈也　張廣泗奏書應督張允隨奏請巡撫紀山武提督下士傑會奏言上年五月間准川陝督臣張廣泗咨調滇省官兵二千名協勦自本省官兵入川之時正當夏日一交冬令天寒必須製備棉衣隨會商每馬兵一名借給銀四兩步兵一名借給銀二兩計雲兵二千二十一名即於藩庫借支銀四千四百八十兩並借給領兵將備製備冬衣銀六百九十兩共銀五千一百七十兩於十月十五日委官解赴川省查收准張廣泗咨稱雲省兵丁遠赴在所必需已酌定每兵借支銀三兩就近於成都借給銀六千三百六十兩應即照數查買解運當即轉飭前次委員將銀解赴四千四百八十兩即抵交川省藩庫先收其應找銀一千五百五十六兩俟省便員即行兩解伏思雲兵遠赴蜀省其家口在籍全賴月餉養贍若遽行扣多者恐未免遠之情當作何請　旨上諭所議行仍令著公同酌議轉行請旨至借銀六千三百六十兩並領兵將弁借支銀六百九十兩統俟凱旋之日在於各官兵餉內分季扣還庶入　經閣是日張允隨等又奏言正月十五日接准川陝督臣張廣泗來咨加調雲兵一千名赴川協勦臣等當經會商於各標協營所屬地方情形兵數多寡酌撥足額因查本年壹協副將邑王魁黃平協副將沈瑞龍俱屬二撥管領前進至又魁人才壯健任事勇往而沈瑞龍於曹外頗有情形亦頗熟悉俱屬膺要寄可用之才至於新鎮協營向安重無彈壓未便調調惟清江協副將唐開中係張廣泗所指派統領官兵之員所有清江協提標兵丁不得不酌調九十五名鎮遠協標一百名提標三百名安籠鎮標一百名選其撫標一百五十名都勻協標一百名大定協標五十名平遠協標五十名黃平協五十名并江營五名以足一千之數仍撥每兵百名准帶餘丁五十名

以備貯用事屬妥協所鑄之炮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將一等炮陸續起程俱
交副將唐開中統領前進奏入　報聞　壬寅紀山奏軍前准部咨稱廣泗
奏首在省製造五六百觔重大鐵炮二十位又添造六十位共八十位正因所
鑄鐵觔不能應手恐致炮後鑄用督臣前札令在雲南購覓鑄銅炮運至在
伊九節截炮到川照式鑄造今炮匠將信到川臣即動撥局銅加倍鑄造能
保護炮大小試造一位銅觔重於鐵觔故試造之炮雖重七百四十觔長七尺
三寸僅藥一觔八兩鐵子重三觔四兩隨即遣員解赴軍前於二月十四
日又新運外部在理妥協得奏入　旨經欽九節大銅炮十位運赴軍前有是日
即遵督臣咨令將大銅炮五位運至軍營二位運送打箭爐二位運送雜谷門
一位存省即令吳匠仍照式續造至所需鐵炮八十位既有九節大銅炮十位止
須四十位臣當即傳集兵員分頭督造在今吳匠何煜九節大銅炮式先行鑄
造重鐵炮兩尊解十四位赴下現在經造依造微試驗之後隨鑄隨運軍前撥發
斯奏入　報聞　甲辰陝西延綏總兵何禧書以病懇辭下任以步隊馬兵
騎兵五百五十四名長行措請　旨諭當　上命調新疆聖旨　乙巳張廣
泗奏言臣欽奉　上諭今日於唐開中僅諳營伍尚有才識如其可信著伊自一
面調赴軍前委用並自採查訪知人之明何敢以非其人屬進行推諉唯有仍

貴州協鎮宋宗璋其人才識明通者似應准於軍前辦理軍務將來如其久而圖協副
將任用奏　旨檢核軍前其人要識能在川省謹慎如有出其右者此
外日規調陝甘等省之兵並宜提領其自諳名派試陝西固原協副將劉順六
遷協副將高雄松潘協副將馬識貴州清江協副將唐開中雲南鎮雄營參
將張有以及修補參將王權數員或向習其事或得之採訪尚屬諳練然均看
能使隨同事勤慎尚且不如何愚唯以居官謹飭一切粉飾欺飾微風習逢迎
為一者惟知有體統風氣之積弊必須存心耐煩任川撫為或以營伍遠調
任既有而以經綸武調往川撫似可得其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
諭曰張廣泗所以奏請軍需大小事無巨細一切不能粉飾欺謾風氣在大
吏實心實力必將以實必須事之所以有圖可據風氣必以整頓經綸武調任川
省而以整必遵代伊整頓之任嗣來紀山未必能勝巡撫之任但當必遵朕前
旨者而以巡撫來使遴選充實缺且川省軍務紛紜日下正值用人之際撥餉辦理
多事總督事務紀山著都統留川撫之任令其與張廣泗同心實力共襄厥事
是日　上諭內閣曰今任貴州按察使宋厚不必來京著速赴金川軍營以
委用協隨督撫張廣泗所辦軍務自有此奏請補授宋厚張廣泗又奏言臣雅
遵諭以副將胡大勇請將雲南所調炮四十五位解赴軍營之處應且酌量

且查修補銅庫偽損壞之具但此間收繳碎損在十萬內外始克有濟也
以因於上年十一月內奏請將京之九節銅炮棄案　諭飭十任解送軍營
工善造堅利鑄造五有餘初現造之大劈山炮已數攻剿之用所有前項沖耗
在任效績今現調之事要員要隨軍差任以壯軍威而資多策以濟樂要解往
似少利無損大益亦無虞無掛可也奏入　紹關　戊申　上諭內閣曰
據調任四川按察使劉壇奏稱年近七旬精力漸衰川省地廣事繁懇請來京
請訓劉壇年力精強看來難以速赴川省著俟其來京陛見酌量再發調補此四
川按察使員缺著宋季澗補授是日陝西巡撫陳弘謀奏言三月初三日准川陝

總督臣張廣泗請飭陝西省酌留封貯銀兩內動撥六十萬兩委員速解
來川備用臣於二月十九日接準兵部咨會已據撥解戶部餉銀一百萬兩分
作二起解運四川協濟川陝總督以為未足復劄行文已以移咨陝省就近僱撥往
部撥京餉此時尚未撥陝然川中緊急需用自應竭力從權協撥隨擬本省支候
慧可詳核陝省原貯酌留銀四十萬兩因奉調官兵出征金川動撥供支現止
存銀三十四萬兩此外尚有各庫如糧鹽等款應存兵餉運庫亦須酌留備
用今於陝省酌留封貯銀兩內動支二十萬兩委同知存通判鎮道揀選使往
歷重時惧即於三月初五日委員起程解赴四川總督駐山衙門就近動撥領
赴京師預奏不日可到且條一到後便即將領送前途不至遲誤奏入　上
諭陝撫知之　四月甲子　上諭內閣曰金川軍務歷時許久尚未就緒總
督張廣泗屢次奏請情面書辦籌畫用兵餉現在臨事調撥各省官兵亦已調集
但此番狂寇自固猖獗其小醜可比應特遣重臣前往經營綜理相機商度
糧餉等務剿撫兼施而士心一致鋒南自可剋日奏膚功大學士公訥親滿江
重臣事機在今就使重有一兵鉞務于思素機尤為緊要訥親著即速來京請
訓經略金川軍務欽此　上又諭內閣曰大學士
訥親前往金川經略軍務往返需時內閣滿洲大學士人少著尚書傅恒協辦

大學士事務也　上又諭軍機大臣等傳諭張廣泗曰金川逆酋不法朕
命張廣泗統師進剿深入實蒞一切經營控制可謂殫竭心力但在彼時上下
一心籌及安輯乃自剿川以來主師久駐尚未奏凱揆厥所由皆緣將領用兵
之據川省精兵亦可聲於敵膽挂怯以致士氣不振不能速奏膚功張廣泗意
於此誇謗力量專在營務士固其智貴過嚴未免人情怨望此種情形皆屬軍
營所有之事朕思金川不肆猖獗固非尋常小醜可比且各省大兵云集持載
調度殊費一人獨任總籌力亦有不逮是以命大學士公訥親經略總領整軍
旅各營將士以壯聲援俾軍令肅而士氣奮其愿速師之習不敢復萌於中而

張廣泗又得專意征勦者一分善處之心即加一分進取之力庶幾事竟有濟
目下徵兵已至刻期進討如所現籌辦而在征勦金川正可觀其成略撫戢既
頻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集思迅奏膚功俾苗疆撫綏咸知
向化一勞永逸以紓朕西顧之憂　日尋理撫金川小醜戕虐同類我　皇
上龍興為懷保綏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土司雖屬羈縻亦不忍坐視其困厄故
簡師致討原非利其土地人民因張廣泗向在苗疆熟悉軍旅素有成績是以
委心任用乃出師征勦已歷半載膚功未奏　聖心軫念苗疆多方又想其
獨任為難　特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諭張廣泗得有一分善處之心即
加進攻之力無往不勝蓋由之切如此其至至訥親往高臨重手日謹
恩傳諭中外無與比倫廣斯重寄自宜仰體　垂勑之意冀紓　宵旰
之勞　聖諭所謂俾兵威略識戚屬驍騎是以先聲奪足奪人決策早操制敵
士氣則無所忽振大師以制勝取有方持使靖掃邊氛　執是求無西顧之虞庶
乎克膺任使者即可不負　恩遇也　戊辰　上諭內閣曰從前派往經
略軍前之大臣侍衛執事人兵丁等急盡力今因金川用兵命　大學士訥親為
經略總統軍營一切事務仍派內大臣班第及從前所派侍衛執事人兵丁等
馳驛前赴軍營聽公訥親指示助力隨同並派護軍統領烏爾登額洲

御前三等侍衛鍾秋乾清門三等侍衛胡西前往亦聽訥親指示以教訓約束
綠旗官兵前次所派人員內如有患病事故不能前去者著軍機大臣等另行
揀派此所派人員仍照前例分作三次與其陸續起程　癸酉　張廣泗奏正
月十七日接准川陝督臣張廣泗咨開雲南官兵二千名當即撥令鎮雄營參
將紀有印統領官兵並派開化鎮標中軍遊擊劉德溥帶領撫標右營遊擊祝
朝棟分領遣赴貴州報兼將紀有印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四川永寧縣病故日
營分領官兵之遊擊劉德溥接統帶暫任經略軍情事務富德有志向上隨瞻總
統下任從卸戲撥調德溥暫用護雄營參將總統該兵早期前赴川省軍營聽
經調遣奏入　報聞　辛卯張廣泗奏以紀有印病故報報　上俾諳已
已未張廣泗奏主營前有此等兵凱守情形自已於二月初七日恭摺奏報自
師以來防禦周密賊復來犯前來侵犯焚屯堡拒被擊之領兵參將永柱游擊
孫之義李瑞等較擒三月初五日定更後賊兵來攘我營又在永寧河東中
道添之日兩次襲擾土官兵奮勇殺敵殺死賊番七名擒獲二名董合河東賊
番攀逾崖河西約有賊五六百人欲行截奪二十餘名攻擊未退三月十四日
賊從卡卡腳林撒而來我兵同大拔都擊二更後賊始退去四更時復來攘營
我兵奮勇抵擊死傷甚多現存賊尸二十七個生擒二名十七日黃昏又有賊十

救人擄七千總算注武領兵將賊擊退逃至平山地鎮子中傷陣亡五據實報
二十二日三更賊來邊搶水卡五次俱被我兵屢屢打傷賊人無數尚多二十
三日官刺約有一二三百賊陸續過田現在與我攻勒且又添派官兵八百名前
往助援并添發川省新造大鐵砲以資攻擊日內報能退賊無虞也又據魁護
卡撥領兵之高宗瑾詹同中與業揚實屬出衝軍報有賊酋大頭人生擒來
調撥熟番住屬車騎與敵的三月十六日帶領賊番來營日調拔誠請剃髮等
安詞官備馬頭材設計擒獲其頭領之賊所有隨從等經我兵拔起後擊死十
餘人賊酋等漢後剿除等情賊目生擒押赴軍營已經右加叔業生身加賊陝

甘雲貴四省官兵現在貴州陝西固原河州西寧甯夏之兵已抵軍營其延綏
甘涼肅州雲南官兵亦據報陸續出口約於四月初十日可以齊抵各該營
小金川再為分路遣發各路僅攻之地計在四月本將兵正當賊地剿辦之際
我兵雖有得被四面力攻賊巢便可將賊老巢盡行攻取一舉可得其巢穴也是日又廣擄
本年正月二十七日高宗瑾擒獲生番兩名隨據究詢供稱一名但得目尚未
惡之死頭人係何名目是以未經詳晰訊得生番兩名及陸續之生擒者加以
訊取知其名何職在何處係何番寨所據供之人就擒之生番兩名現在羈押以
禁至張廷玉兵現已全行遣回並無何留軍營者為此據實奏明遣兵軍

救死傷自應速　　　　旨何以需軍紀宗宗瑾自報傷嫡擊殺剿斃即速
罪發大皆撥兩處虎視擒獲賊營當之　　　　旨敕而不實既為兩路統領有過者
功番遣回本住至岳鍾琪為人色厲而內荏言大而才疎遇事雖有見解者
於遣藏為事宜青海之功謝恩番臣聞其聲名素屬所惡即金川莎羅奔亦係
伊熟知故將結與土司耐住各住以金川之事實屬人地相宜今該督同辦事
速　　　　旨詢赴軍營係其對地概令前赴軍營統領官兵前往新甲一路實
據現有漢土兵八千餘名應再添結二千以足一萬之數統轄甲河西一路現
有漢土兵三千餘名亦應加添結三千以壯聲勢至金川現能出戰之番人實
止四千以內精壯猶勤堅足供一二年食用剿可孝不過四五月之糧應下者
依此以克極咒餉需多經費者未斷能久持將來若能取至任速甫討党郤前
之時自必往援見而使可賊計議協處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回撫張
廣泗并經略原奏覆諭情形並將剿除其遣賊十屬攻佔紀難詢有數傳而須當
為朱大創者此情形志但總攬撫受賊後平剿之源以遣待勞以實擒眾而我
軍屢擒不暇不能剿敵而反為敵所剿至卻如賊兵速以係犯下水卡往原處
駐重兵何以又調助揚守官兵八百名士多其大兵實已將沈詢番而賊眾全
無畏懼殖者不能速統遣收全面出實使以圖勝者自今之計遣兵為要應之

方其平日之調度機宜何在臨日失氣日怯何從可圖進取理可虛為主持經
之生噶爾結生擒二名又經理在戢加派兵此事就據昔日書咏明確應即妥
前已注以減省債且可虛憑書情若果係寔應係數徒勞得之耗則當剋送
成都同地堅紮而可不致屬今郎在軍營拘禁俯首知其尚未伏誅無恩寔
廢黃不又此事誤可傳諭張廣泗作速辦理又據唐稱岳鍾琪至彼逐前鄂寔
計前自必往投色命使可能計減據莎羅奔狂狡有國羅大惠拉如果寔惠投
誠自不得息護琪方能收伏接得但經前張廣泗平有不清投誠之張此時即
款隨之使來然必不能悉詳琪責為番人所服新生番地或可設計擒大此自

因其得者亦一樣會可否如此辦理著張廣泗酌量相機設處但不可為所愚
素數今元銳一折傳諭知之　臣等謹擬張廣泗於張興失陷之後與譽恫怯
自正月以至四月各路併皆圍守並未攻克張廣泗亦不復分進剿推卸係所
網兵有皆兵　聖諭所云懦怯不能迅速進攻僅以督催為自全之計實係
為策應之方事事之調度機宜何在實屬如手情形有如辦既此種務之
命所不容已也何規若果能展採亂有以備勝張廣泗之心而左右從筭之出
其平日剿捕之才能其目前委實之氣則功成圖有可必矣　是日　上諭
丙國田岳鍾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機致罪久矜圓圓該朕加恩放還鄉

里今當金川用兵之際因思伊久官西蜀素為番衆所服著往以金川之事自
番人以相宜曾傳旨張廣泗酌量如果可用將伊調至軍前以總兵銜委
用今張廣泗已遵旨調至軍前岳鍾琪著加恩賞給總兵職銜以統領銳隊總
調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有勉圖功以報答摘之致如果即能速奏膚功史當
從優鼓勵　上又諭曰聞田訥慶虎東室陞見時朕觀其人有勇敢之
氣向在前鋒著有勞績似屬可使著責賞之以加恩賞給路費准其携帶伊子馳
驛前赴金川軍營聽同伊自當感激奮勉得力屬鮑乃傳張廣泗委撥請領投
川兵將帶同赴營剿用一節隨猷不容輕易金川自請往攻伊事勤所自勉

今忠勇能統領銳隊請隨處酌量用以致卒先奮勇先登勉往又攻寨不能
免取輕視之情當日回兵致令圍留情狀日現在於損賊始融圖又令同高
宗理撥守來援而遂設奮戰如虎家勦做此所言撤營據地經臣嚴撒始定臣
恐越南暴心搬固惡習致別且年之氣漫無可任用急今回任辦事許應虎係
負罪同之屬仍令回任何以聲罪前之不用命者張廣泗所奏亦是許應虎著
剝遣來京審擬大員等候問擬仰戢案豈能其奏是日張廣泗又奏貢事行程
遠就斷嚴從望雲山往時峽之地數戰數行北用人夫督運至有力之家未責
起身急飭將領催仲鄉民備工代行勞役之實在所不免即從前雲貴等省苗

總由兵興不皆照例間有實費據實報而民間尤昧大義事以派商為若她
定價又並不照向藉端派令里民攤扣夫價辦有賦支減都府代辦間之收稅
亂為兩臣等業經奏准又據司道等費稱查有各官公捐養廉一萬五千九百餘
兩以貼雇夫之用各從重此次軍需業費　皇上聖恩勅撥帑金前後五百
餘萬豈能以爲餘金之養廉更補用濟且恐將啟地方官以後即開夫之端漸
轉於禁止者記但思各處既有幫價辦支賦部存代辦對夫役價值自必增添
而未見撥夫補有往者之弊且外而內地自紀山亦減省撥田各不能實償其
故情弊　諭著尚書阿桂回川之便就各該近駐要前項里民幫

自得園藏用

貼價银實在權通若干係作何公用並應否權宜之處請　旨訓示遵行未
秘舉可杜分運夫亦不致拋毫差入　諭曰此事即交阿桂亦不能查出今
命詢親屬接錯卽交伊查辦必能水落石出也至日尚書阿桂帶領回紀山算
奏言臣班第奉　命來川調度糧運情形現在情形尚須會議條列數條如
左一下官捐宜酌量每石折以省費也軍糧現需　應准每人日給食米一升
塞外米價昂貴若照例折支兵夫米價食多價少則需米若干田大雙銀兩視
意離分種算運米抵營每石需银十二三兩至十五六兩不等應請酌中定值
就各站平常運腳之遠近分別八兩九兩折給俾得來運抵營運價以每石十

兩折支凡各路文武官弁跟役及土兵在本境而未離巢者概行半米半折計
可省日糧六七千分其實兵及餘丁跟夫并土兵離巢者原應日給全米倘有
情願折支者亦聽折領至各臺站之運夫日糧原領折色者計算出口程站遠
近酌量按支加以斟酌之例酌定折價雖不無少增而合之全給米石所需
運費又實屬節省也折色可多則運數可減既省運費亦紓民力又內地運夫
口糧宜酌量加給也現在內地運糧自雅州至偕十三大站山路險峻每夫背米
五斗給脚價銀一兩三錢二分五厘其餘州縣道路平坦者給脚價銀五錢概
自食米價值本無幾少但各州縣距口遠近不等有自十餘站至二十餘站者

自得園藏用

運夫既難豫糧自隨勢必沿途買食每隨所需以養家口臣等仰體　皇仁
請於給價之外每站日增給口糧一升由沿途州縣存倉數內碾米支給存倉
價銀每升不過六釐而節糧省雇價以轉需口糧各口外最險轉站宜量為
加實也定例負重之日每夫給銀八分口糧一升回空之日止給口糧不給夫
價但其間出口即有天數納回聲望班攤及空卡丹噶等山尤係雖出口即
有華嶺商角及直固陡嶮各噶其臥龍等山俱係峭險嶮巖夏積雪往多積
雪因此運夫往往畏阻不前無數積多遲滯是以派辦轉運於各夫負重之日
照例支給外至於回空則每分本日次日概宜均給口糧一升再於天數納回

史025-056

班攔三錢，每夫每名之日增給實銀二分，撥出一錢增給實銀一分，每夫按其
從中支領，於遵例辦理之中，不得已為權宜之計，仰懇 聖恩，即准照此辦
理。又查貴州現設站僱夫，以運送川省從前因兵糧運項設塘站轉輸
運一員，其餘查看應用，俟辦今次既分西南兩路運糧，轉般大不敷應用，又添調
內地人夫，未免濫觴，每班僱用，多致徵員不得停歇，應於兩路每站每三站千
撥出夫役，雜多遲延，使動須之糧，停州縣事宜，一員為正，轉輸責令總理，轉發三
位作建德，無務南路，總理道員，因添兵加運人夫，戢多勞頓，西路之例設立
通總理站務一員，即委羅州府知府林□，專理以上四位，皆由轉運，管理一

西路辦□□奏。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速議詳議具
准行。還是日又 命傳諭張廣泗等曰：據奏軍前現役及土兵在本境者，酌分
米未出折，軍行前後接米，分議米乘米折，借米有不敷，伊等既奏折價，從何購
買？且蜀省現在商人運販，腳價勢必較貴，職吏為弊，貴何以行之精密，以廣
用可傳諭詢問張廣泗等，詳悉確查具奏。尋張廣泗復奏，凡會奏言目
奉遵。 旨從四川制撫現在蘇奏稱，可接雜谷等土司所雜糧，又家口數為
小，多收少，所產之糧，僅數半年，會同無歲於九月收穫之後，約計可六萬石
入內地，備辦。因金川用兵，禁止入內，恐至青黃不接之時，乏食滋事，不若應

分運轉，又接每夫應需米實之購價，每米一石每百里給銀一錢，計算每夫負米
三斗，日行四十里，僅得銀二分二厘，實不敷用。查貴州所有運價，乃係內地
情形，至蜀中口外運轉之事，內地經途平坦，食物不貴，是以所定運價每站給銀
一錢，若口外則每夫運米五斗，川路腳價銀八分，口糧米一升，與內地不同。至
於雜谷等處，譬及於收穫後入內地備糧者，名為不偏，相沿已久，且軍因用兵
金川，是以禁止，不偏等之設□日，稱腳價，調發運送軍糧，並無乏食滋事之虞。
奏入 報聞。是月也，以大學士公訥親經略金川軍務，命王事何回照
題任。戊寅，上命傳諭訥親為內大臣兼錫侍衛軍往領，訥親前往金川軍
營効力。是日 上諭內大臣傅恆兵部尚書伊珠哈岸阿隨往經略

訥親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經略所奏之軍務千總等撫把總思守志供著
賞給令衛佐與驍騎隨大學士公訥親前往軍營効力，如著有勞績，再行請旨
日等營總兵宋吉先等，千把總目耳乃伍帶一並前往 旨工部命
訥親前往効力，尚許以著有勞績，具行請 旨 聖主之於人才涵養鼓
舞真無微不至也。 五月丙戌，湖廣總督塞楞額奏言：四月初九日，准川陝督
臣張廣泗咨調兩湖營兵，當經督率副參等官，暑泰等即於是日飛檄調
撥，遴選挑由貴州取道往赴軍營。仰候勇遣，既奏入 報聞。 戊子紀山

史025-057

奏言自於二月二十八日自省起程前赴軍營與督臣張廣泗面商事宜沿途
督促糧運攢齊各站於三月十二日抵小金川美諾軍營二十二日在軍營起
程由川西路見雜谷之兩河口毛牛一帶督催轉運於二十九日到打
箭爐查看各站情形兩路濟運糧運經由維關一路為章子
執運甲索營道路遙遠恐稽來濟兵必將加運一由章谷分運思原軍營轉撥
接濟務三日起撥現在運到米糧千有餘石亦須多運方為有備自後兩路運
營道陳糧加緊趕運以裕兵食一由章谷協運維州軍營以供兩河口遞解
此路依傍河水為從前五六月間大雨時行漲溢阻滯亦經臣面諭沿路將

來捨水之路應於雅州西糧運務翻越高山協至爐地木石路滑推卸搬運
從前自雅運爐每夫一名背給腳價銀二兩因該地路崎嶇費用運不至今氏
力未免疲敝亦須加給務每名增銀六錢五分運夫既經獲沾生事其各府州
縣派撥運糧之米日又飛飭沿路並運接續挽推以備轉運尚有分運不許一
路單轉輸現在協力挽運實不敷每派之數復經飭派添夫一千名已撥赴
站趕運此兩路轉運之情形也至川西軍營一路因為在雷小陰溝異常艱苦
夫運夫多有逃亡病故者又添調新兵及隨軍挽運之丁已兩次飭司添雇
夫八千八百名又四保推出雜谷閣轉運堂須一路維州撥撥三日起撥現

有軍糧三千餘石俱該路軍務所有催派撥濟雇募各站協運米糧二千石於爐
道前往督率不宜宜處由撥換撥運各站之處因為多方設法加緊運
囊如可不必於轉即行傳催協運以重運務又經前於雷兩溝一路運糧直達
美諾軍營尚為太遠該處前由商角山一路最為妥便此兩路轉運之情形
也以上兩路協計每日運米六百餘石尚屬寬裕現在者無張供應土司等
內雜谷亦俱出力幫運而沃日土司納兩吉行伊始策爾吉允為出力應付運
其在日隆四地大半荒廢頻年多被金川殘毀困加安慰開諭捐輸馱乏百而
並細緞銀牌等物以固結其心又打箭爐明正土司自備鞍乏供應烏拉執

運軍糧上年復攻金番復接此次用兵以來應差應役又往一載該土婦喇章
率伊子侄等屢越出力始終不懈實係土司中之最能恭順者自進剿之日亦多
方整務實屬可嘉以示優恤其餘經由之處各土司俱屬恭順應入 報聞 至
在 工部重樣大目等備辦大幫士兵調赴四大兵征剿金川各土司事心
出力於上年並稱未能赴辦兵所同仇始終不懈沃日明正兩土司既稱協
勤勞其餘土司亦多屬恭順甚為可嘉著傳諭大學士公訥親今其推動力或
行從優賞給轉運之各土司查明經由地方協功等次先行傳旨嘉獎並
西未辦細賞賦銀應充其抵轉或應傳以賞者其如何加恩之處臣一併議覆即

速覆聞是日張廣泗奏言本年三五月内官兵剿守情形業經奏報前事月以
來各路官兵攻撲賊番僅剋將馬邦附近之戎布寨自去年九月因番目恩錯
據報至今官兵未能攻克賊復於馬牙山梁之北要卿石卡以為戎布聲援今
據總兵領兵丞楊永桂報稱四月初五日二更後由山背賊寨從後路兵直赴賊
卡攻擊守備楊錦把總馬雲霄外委職中哨三員俱奮勇先登共七人先將賊
卡奪力賊番十三人職中哨又生擒一人各官兵陸續奮勇奪獲賊卡二十三
處生擒賊番四名奪獲刀鎗長矛火藥鉛彈等物共殺死賊番一百餘名等情
者不計其數有把總楊吉奮力斬殺賊四名被傷陣亡五名殺掛本月初七日

三更官兵攻賊碉見賊番男女二十餘人又奪石卡三處五更時賊續撥百餘
人前來奪卡官兵開鎗擊退追趕奪獲賊卡四處初八日天明把總楊洪道等
復得半山嘴碉房一座擊死賊番七名又據索拉初九日夜賊番三百餘人向
卡卡聯小路者來攬卡被我兵攻退參將永桂密稱於初十日令兵七路
設伏至夜四更賊從北山來迎擊楊七帶番四路伏發迎殺至五更時戎布寨
內賊番出寨應賊攻守備唐名等三路伏兵截殺賊向江邊奔逃守備王良
協攔九名擁江者十數人土路官兵乘勢合攻殺死賊番甚眾復奪賊卡二十
八處及大木城一座石戰墻一道燒毀戎布寨一所四計大小戰碉五十餘

處官兵俱無損傷實係全勝自查馬牙官兵連次攻擊雖亦小小獲勝但戎布
一寨實係圍攻半載軍心多懈今忽得連勝攻克不惟賊番稍知畏懼而
將士性情亦皆振起即如對官兵聞之亦俱歡躍鼓舞提之志見山梁尚足
激勵我似又至新調官兵一萬名俱係甘涼肅州新雲南官兵於四月初八十
二等日俱已先後抵營自應各照指揮分派約於本月內盡聞可以併撤賊番咕
龍已於本月初五日據諸番錄報約本月二十日亦可抵營請令各番集雲集
大營等處尚有積雪二三尺四五天不雪必至五日均面方能融化續
時待撤出欽將官併將士同日鼓勇而前仰仗　皇上天威該賊必不能支也

奏入　諭曰此亦小小攻克再行得捷音以慰西顧　目黃降旨獎獨本一
小寨張廣泗付托非人遷延歲月但後士卒久在行間撫慣思遷延以數月
之前退敵因功張廣泗不自奮往前之鼓操恐而轉得此捷賞足鼓勵我行
大言諉卸其將錦捷奪之罪深矣　是日諭軍機大臣等　諭旨令張廣
泗將馬良柱同宋宗璋一併解京訊鞫虎若回原任自仰體　聖意原以
宋宗璋馬良柱前於瞻對曾因同斟酌處加重譴本屬可憐然既在事金川
以來三載均屬實有不同馬良柱協帶兵千餘馳援汶口救援拏汶日之
圍瀕小金川之數乘隅竟得從容全軍有破竹之勢者可謂善戰名將因是與

致使馬良柱駐劄其噶納道路阻因撥督臣移營之調令重失機要致潰散
失事冤死任舉國英遇赦痛未見從功宋宗璋統兵雲南班發攻克亦無失事
聖許應虎均駐梅松失機失陷擅移的工又受賊愚致被圍困及政調卡撤又
與高宗璋商同會營且其勢力數之馬良柱衷夫實云督臣張廣泗余撥調許
應虎護接治孫馬良柱留營獸躍園功及奏對　諭旨因詢問督臣據云
惟有遵　旨辦理而已因伏思我
皇上深居九重之上遠隔將閫而才
欽悉賣是以匡倍精求將領副勇往重銘備悉勞加合馬良柱宋宗璋因奮勵
將之際的今解京而許應虎屢次失機特得傳諭回任恐名將兵弁不識時勢

臺回應當據回或派疑議於現在軍紀兵心似覺未協至高宗璋人屢屢復前
與許應虎同係奉旨當事與不便越止皆自本欽督辦大營恭先回一將之人
部隊酒因遊擊賊首生嗎爾結逃目回營又擒獲賊人生擒是以妨留軍力費
非可用之將臣訪聞林顧不致欺凝提督管甚深至所獲賊番生嗎爾結吾與
張廣泗公同訊問據該犯供來之人不能詳悉賊內情形不比當使出使番來
人西巷唐不德所言情形尤為難得確事蹟人者乃特備唐訪故將奏入　上
慕番之意以臨第卷奇來將副於近日攻克之戎布寨伯道兵時亦仿降賊細
因許應虎等施殿之術若累番民以數頭人惡諜傳行附賊其時副於統缺漢

土官兵四千餘該圍攻數日並未克取遊事賊番數百復扎卡儲不恩力移屢
請撥兵及止令土兵當先捨禦以數狸賊衍推佑號硐七洞持月餘惟嗽使名
路官兵退攻當賊自退及張廣泗兵三面仿而名世示人人思斬殺一出望與
賊對敵以我數百之眾屢屢直前賊遂捐棄四散查攘所失卡隘並應騰攻西
戎布寨唐些情形則舍番並非勁敵羅兵不盡使弱已可概見情在將領之實
有分明賠撫調度當臧屢次失事撫敗所由示無非名將領遷延觀望所致耳
目前雖有許應虎不能無過合較小有攻克尚可任事該叔功若節樓四報於節
之調動義　皇上俯加鑒實恐名將弁不知因懲勵起見致敢鼓尤使倖之

心於軍紀兵情頗有關係的敢據實直陳奏入　報聞　乙未　上諭四
川提督武繩謨來京陛見其員缺以岳鍾琪補授

平定金川方略卷六

平定金川方略卷七

五月戊戌四川布政使倉德奏言督臣張廣泗咨調之陝甘雲貴官兵餘丁一萬三千名內除河州官兵由茂州赴營陝西固原延綏官兵自棧入川由灌縣出口雲貴官兵由成都省城前赴軍營咨調撥兵即應加增撥運臣商之撫臣先後僱覓背夫一萬二千餘名皆分起委員押送陸續撥運分站安設並隨軍撥運又於成重綏順敘永龍潼資眉邛保承等十三府廳州屬倉穀內添辦軍米十二萬石動碾運赴西南兩路又添調丞倅州縣佐雜二十餘員出口發往差委及分管隨營糧務一切撥運似無大兵不日會集兵糧亦皆充足恭

入　報聞　乙亥貴州提督丁士傑奏言前派黔兵一千名赴川協剿今據該兵將稟報稱已於三月初一初三等日自成都出口約三月二十以內可以抵軍營實兵沿途安靜且人人踴躍奮往一路安靜並無騷擾等事據各官兵二千名亦已到川約五月二十內外可抵軍營奏入　報聞　甲辰提督奏言從前番蠻分設土目稽查不善誘多致苗疆通逃以致難之兵運定限之米每名扣銀是以每日到營之米僅足運日支持需給兩營所餘便費周章臣謀惠覓放背今撥給官兵應補者補應添者添募有奮嫵毋許官吏侵扣逐名雖併添偷兌除最近之甲進一站外其餘常撥給官員福報始足給

□月並二十餘日之糧可資接濟臣仍不時督催軍儲務多餘毋致不足臣紀山今兵通攻時行請隨班各將領丈分派副目與委員再四講求務須計丈為接濟軍糧運入從數千乙餘萬司多委員兵丁應稱陸續到齊不致延誤待奏入　報聞　壬申大學士訥親奏言臣於四月二十日到營日細詢軍中緊要事宜據張廣泗言賊巢最寬最要緊各路番民情愿給卯番兵亦須整理實給方能鼓舞使有犯令及臨陣退縮者即以軍法從事不容姑息防用番兵丁務使各番頭人聞內未及戰陣以番兵當前漢兵隨後退縮相率潰不知番所用刀槍等實無利鈍攻清兵為經弓矢當時攻退自應令漢兵隨才當宣貫衛而以番兵分居左右翼從旁夾擊乃能取勝再用番兵須擇其強健者用之而漢兵之兵法乃為實際一切轄不土兵最多處令挑選精銳從戰而鋒甲為上首必戶若賊攻北之道須備鋒甲之力方可接應此皆宜預為籌之者也臣又聞紀山情形亦宜備甲安有水勢至賊巢既算已有兵萬餘可以足用惟督臣議分兵數路進奪其後以攻剝其險要兒兵分勢單不無顧慮臣訥親竊議賊中皆依於要害情形及倉猝事宜亦難據患而精力尚屬強健什可冀共同協理措置得與之併力商確所陳謀慮皆臣亦嘗先後已於四月二十三日自營起身前赴雲端記營臣雖難分兵十二路今已歸併十路至進剿日期

據管日云探看山徑積雪尚多必須五月初旬方可會兵進剿約期進取日六
俱皆日將帶前進時因詳察看情形并調度糧運奏入　報聞班第又以丁貴
試用知縣鄭倭人才可用奏請留營差委　上可其奏是日班第張廣泗會
奏言日班第等　今未可調度糧運前赴省城正值調兵增撥之時適接川
南路糧務之打箭爐同知姚成龍赴省即將應行添運數目交該同知速辦
理及日班第至軍營時南路糧已據建昌道陳倬又專函至營日等又將一應調
劑事宜俱交該道悉心籌備按輸南路糧站其從已為加運之法力任可以無
誤但本年一路達除運難不能並顧彼今姚成龍如府為副使經歸按察總統

請先准奏明在案但該道四達之路書託全無徵催應以恩措籌辦應同知姚
成龍詳請應加站若干應添夫若干日等積閱之下不勝駭異查該道所稱南
路每日運米不過二百餘石而應每多即使毋應加站添夫亦斷於其間而見
時重明酌樹應可先事調停乃該道該同知遽稱甚多再請及今值大軍進
勦生即忽復作此更張實屬糊塗昧且未將籌畫但已查清陳倬實則惟該
道所管甲雲一路為道最遠但統因應明係已有成議而周詳籌畫以歸整
之此隨嚴加批駁飭赴運關遠日張廣泗又往甲雲之兵丁同票該處現在
就糧係據籌副將王世泰亦具禀到日等當查甲雲舊駐之兵糧已不敷用今

又添兵前往何以為計等語川東道皆統兵往相機料理接明接濟外塞恐該
管面禀則一味模糊稱現則可辦詐偽以致遲誤軍儲難免推諉況該道前
身詳有儲歸倚推可貴積但又將內黃道公一路詳請歸併不許轉往分卸應
心全不可問再上年日張廣泗以兩路草坡運道班調山等站恐天寒雪深運
支甚累商之該道將南路添買烏拉馬腳該道已往承領添辦牛騾二千頭交
該同知姚成龍收買又俱全不經心入運未及月餘倒斃殆盡實屬殊誤軍需
相應請　旨將建昌道陳倬打箭爐同知姚成龍革職交與巡撫一并嚴審
定擬查明倒斃烏拉等令如數賠以肅軍紀　丙午　上諭內閣日據班第張

廣泗奏稱建昌道陳倬打箭爐同知姚成龍承辦糧運漫不經心而倍為推卸
螺多致倒斃陳倬姚成龍俱著革職交與巡撫之處不必解交逕將審擬數
有應行飭同該部即行革前嚴飭明確相繼示處俾承辦糧運之員知所儆惕
俱飢餓之日照例定擬　庚戌張廣泗奏言金川地界僻處一隅其南北不及
三百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東岸而居多藉奔與
伊猶即木防應知旦利耳處二寨寄在河之東岸四面雪山凡可通之路皆係
要隘堅築碉卡密佈羅列防禦嚴密上年進
兵時因路徑崎險不確見以攻前後其地險碉堅敵衆猝行抗拒今日身歷軍

營已我一截窩度形勢察訪番情已悉得其底裏現在賊據丑番碉不過四千餘
人而我兵已及四萬之眾兵法十圍五攻賊寡我多則宜衆賊寡我衆則宜分
今我以十擊一既其形勢當分十路進攻實爾一路原派漢土兵九千餘名今
加派一千五百餘名專加衛德兵岳鍾琪統領由實爾攻取木耳金岡亦八達
既即實嵒蒼寨直搗勒烏又為署松潘總兵哈攀龍統領漢土官兵五千餘名
由美卧溝一路攻取撒卧山大松林噶達勒烏等寨亦直搗勒烏又派署重慶
總兵任舉統領漢土官兵三千四百餘名直登昔嶺奪賊碉卡絨其要害又派
候補參將王璉統領漢土官兵三千數名由昔嶺之右迎剌溝攻取巴西工色

及各寨直趨刮耳崖又派貴州清江協副將唐開中統領漢土官兵三千八百
餘名至署鎮總兵副將張興統領漢土官兵二千八百名由昔嶺之左卡撒
一路會攻色底碉寨之後唐開中即領兵據佳右山梁攻取食角卡登色爾力
等處直趨刮耳崖副總兵某領兵攻取美諾之巴郎木狼等處至多兵陰寨右山
梁攻取牢刮布東等寨亦直搗刮耳崖又派四川提督王世爵署遊擊陳某
帶領漢土官兵一千四百名赴樂柏固山從色底碉寨攻克之後即領兵前進
攻取得利增達等寨至登擴馬奎一路官兵皆進攻金川河東六路之布置也
至河西有名碉寨數十處猜得賊番多至其間上年曲貴兵敗於不離於至河

西路而賊巢要道得更據其是以攻取為難今派定署永寧協副將王世泰太
同協副將馬良柱統領漢土官兵四千餘名由甲索一路進攻又派金峩協副將
領統領漢土官兵二千五百餘名由乃當一路進攻又派陝西參將永柱統領
各路番兵漢土官兵五千餘名由卡卡腳一路進攻使賊兩面受敵不能援
護而東西勒至刮耳崖賊巢勢孤力窮自難持久此進攻金川河西四路之布
置也自大兵進勦以來已將一載賊番得暇據險修有堅碉固守今時屆仲夏
山雪消融二麥將熟正當乘時進攻使賊不得刈穫則奪其食即所以絕其命
且 頃發九節銅砲十位至黨都鑄造大砲三十位俱已到營足資轟擊

用更四柱既集攻具已備擇日與班第議定會集定期五月初八日十路大兵同
時齊發協力並攻庶賊四面受敵雖有堅碉亦難再守可賴仰仗 天威直
搗賊巢易操勝算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指陳俱是書生曰籌謀於廣四有言
兵合則見多分則見少而攻其用之也分為主分而不主合能而四路既而七路
今當增兵之後又擬分十二路皆乃定為十路雖較進至進自古用兵何嘗不
指以奇正相從不若張廣泗原擬有用之兵者分多散以自困其鋒之方議分兵
數路進者皆係以攻刮耳崖甚捷惟恐國界已受其兵分勢單不為可虞矣又況
兵以眾敵將以領兵將土與兵必熟習物之相使務求之相護而後可期攻勝

張廣泗乃將各省之兵往來分撥不歸本將統轄是以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
收臂指之效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 議回金川軍興以來已及一載
有餘漢兵屢經攻克 主自應勅委膺功程實效使而軍中賞罰尤為第一要務今
據班第張廣泗奏請兵丁有臨陣斬獲賊首者賞銀一兩或斬耳記一個者賞銀五
兩如或追剿賊級及耳記致被賊砍傷如有奮勇攻城為一名者賞銀十兩
其係番首及小頭人賞銀二十兩如係大頭人及逆酋土舍係住者再酌從優
加賞至於賊人所踞之碉大而難攻者為先一名賞銀三百兩其次賞銀二百
兩又其次賞銀百兩或五十兩倘兵丁身有被傷偕技不身先士卒者計功遞
款從優補請以上各條皆激勵之資集成功之速臣等伏思用兵之法全在賞罰分明
雖足以示勸懲而作士卒之氣但兵丁臨陣或殺番賊爭先或既被殺賊級果係
統領工員皆所同睹庶加賞給原可隨時立獨若預定銀數定要賺買不惟無以
得制止恐轉以添難臨陣之時有有殺人斃兵丁貪擭賞銀數皆多取一人
之首級耳記而敵兵之强勢立得者轉將棄而既追置不顧誤況被士卒推剝
是圖謀必將兵關志貴開或捧殺已傷賊寶平人或割取已死之耳記冒領賞
銀或因斗爭競而軍令不肅種種弊端未可枚舉至因求照例伐罪既已加賞
常上亦不滿次而且當攻敵而即照班第張廣泗之不追為教弁兵丁延見但將

前項所指各弊竊恐事屬難行應無庸議至於軍營賞功則係當重應另行酌
良法俾兵丁皆知奮往直前立功奏凱庶為有益現今大學士訥親將次抵營
應令訥親會同班第等詳加籌酌另行定議奏 聞 硃批 上是之是日
上又以軍機大臣議駁班第等賞格一摺傳示訥親令其閱看斟酌並傳
諭張廣泗等軍營中果有奮出爭先出奇制勝者臨期酌量即從優重賞
揚立令宣中使有見以士氣而勵人心是日張廣泗又奏言查清將分領一軍
凡屬臨敵攻戰賞於主將之指授機宜務須遵照調度而於駐軍之營盤住
兵擴張苑以免賊虜來有闖進指示撫番等安營務駐並無成尾之而
軍裝砲位等皆遺棄無餘但知畏賊而不知畏法此近日損將之舊者也查自
於上年八月二十八日派兵進勦辰分西南二路其西南統領係宋宗璋派官
營嘴卡裡等處官兵進攻勒至十里一路官兵係鄒建業帶領且原今由雪頭
溝前進宋宗璋調往木耳鄒建業傳攻克木卡二處又擒土酋等進及路條播
官兵宋宗璋所領宗嘴官兵上年七月攻克革什戎崗會議作同山梁右屬查
勉自八九月以後進攻木耳金岡廣八達而彪雖然擊毀碉座究之進步不能
前進該領又於賊對崖內扶同駐因有虧訊問之處目既遣 旨令哈攀龍
前往黨壩軍營接印暫行委員岳鍾琪前往接統領事務將宋宗璋解赴成

都看守領日為更解赴刑部提拔質訊事由該統領伙付許無忌派員正地為委
斯偉剛甲等處查無來攻勦番則早屢計議擒送之時先後正地攻取卑職為委
男往進攻賊巢未竟恭先生事詳報尚竟當擒拏而去的實以攻甲木寨仍
不知先后攻賊圍剿去危殆日 收得許恭保撥四小金川既圍未撥一起未有
大員撥歷久遠許恭保去就駐守乃置所大員局協撥先甲撥送常盤之情從
日 嚴飭中止日 又將許恭庸調回同往悅生攻尋員盡處送回逆男據今住為
事去為責撥於上年四月設金沃日詢得小金川並先後撥兵先生咱方勢後蹟
番於八月內克取納實山沿卡得利等處及撥福先山九寨去攻取噶爾謨噶美

再等寨送將丹噶山梁之處查男及日 將卡隘撥四之兵今赴丹噶頭伊統轄
該撥駐刹丹噶山梁撥刹丹屢不逆二十餘里而攻取事送一碉日久未克退
係典史脇逆泰保兵協撲置東方撥令克所九寨仍撥賊兵大營撥翻攻 日令
有兵送賊生作將營納實山一帶撥險駐刹而為良往一得 日撥甲里賊不敢
來犯得上前兵五千餘賊送將帶至為賊人危送而砲往甲寨撥為哥攻恭
行送查其協撲真難撥之前此乃出而人且誠撥兵於撥對其內撥同攻圍恭
行質訊日請送　首撥取卯信為刹物往甲寨地中屢總事務統撫當無送
勦將為民同宋宮讓一等解送刑部質訊同斷其進剿除上才上年四月內攻

撥沃日後攻克卦克宗達碉丹噶山梁有撥登但少駐卡撥先山梁以後查真
寸功且於撥營之時協克碉卡以致失陷係兵員實難逆奏將補進兵初西卡
素逆兵既無寸攻協赴曾逆駐守失去卡隘七處送撥營之際不逆協令失陷
係兵實非其難撥質日 撥原軍法將師逆重按實解赴成都收禁除上才先往
急為赴成都調往審明提 日 欽奉諭一并收禁矣　前封將書先提出要送
勢協文都於上年四月赴撥沃日令男得撥兵事不協從又攻克卦克宗及得
剩噶固等寨皆為將將兵往丹噶撥參寨往撥於曾送撥營急逆失去小碉一
位為參將不撥功又看奉將事陝西巡撫三世奉撤往為民往丹噶爾事營參將

統統事宜並無寸攻又復同撥營兵失甲羅營參撥隸撲諭員先赴丹噶寨及
自將情撥可原且無於金川一寨首情為協所甲等土司兩手往攻林而以協
甚為日 既將王世泰協文都二員撥兩軍營案脇以親協攻無無丹噶曾逆及
卡撥山梁等處撥營失去砲位內有奉賞之千把并員共千個請將為統轄從
王國佐為甲瀉山峰雲王至國五員加行為名作革千把撥營管林撤明宗請
三員參將作第一等羅撥審撥為於卡撥駐守之命將軍開及上年七月攻克
其卡閱扦噶山碉寨而先攻卡撥木碉攻參寨甲為八月以後攻打色底送為
撥阻又剩將為宋理上年八月內奉撥色底在山梁之後即為頓阻撥撥未純

克敵而為周守兵出萬宗隆於本年正月內請援逆番目事致人生嗎同練又
於三月內偕同副將虎閣才奉特賞同衣幫穿攘賊同出由是賊番稍知畏
懼不敢肆去後犯既至吳芳諭逆酋投降宜遵改業馬奈旺守之奉特承祖稍
生事累勛赴馬奈灼為免取六壺珠兵丟本年三四月與逆酋孝瑪子營本實
兵勢退把營賊番攻克於常泰賊勢大抄軍威稍振已既至稍求懷宜調遣逆
攻年和營遊擊霸于韜工年七月奪取甲雪碉卡八月初旬又同王世壽攻奪
對吐山賊卡八月以後久駐甲雪主有進取六壺珠兵但羅于韜於賊對壘內
進同攻周百不可進情易行叅勸以彰法紀奏入　上命按部議奏撫從兵

自得園鈔本

部議處俾免寅懲然　旨革職解京審訊宋宗璋為兵經供保已經解審
之員應行審訊治罪羅于韜楊於時紂第內名奉旨與虎並請將逆上才
能行法營拔果軍法循事故營懇請　旨革職審讞命將永桂照楊瑞例革
職可否留營勤力出贖　皇恩允當　命允留營俟事竣之日該督奏核
功過照例議從但以張廣泗為叅行等　旨命允張廣泗又奏言行軍之
際全藉將領實力之年其退縮遷延者總加懲究法當捨身者應予褒獎庶足
鼓勵戎行查川陝之例自副將以至千總凡有臨陣出缺皆由內部照例題進自　御
賜　天恩給予定軍興以進事孰由政軍前進有副將以下缺出准其即將此

次出師奮勇立功顯著勞績人員內揀選　題請補授以事竣之日停止協軍
前不得其人仍照例咨部擬補對一更通融將升補上進之階愈加振勵之效
於戎旅行似有稗益奏入　上命俟部議奏旋經兵部議覆准行張廣泗
又以營伍材官擅抗阻史部郎中傅寬情事降調其呈頗行軍營効力擅情入
告　上可其奏令傅寬留營效力張廣泗又奏岳鍾琪素到軍營上前
曾奉家訓可伊當家　聖祖仁皇帝賞戴花翎之諭自以大臣薦起
用以侯差家　恩賜方可使戴恭之不敢擅於上　閫請代陳明奏入
特四可傳旨令其戴翎是日陳弘謀奏言金川不法　皇上特遣大臣軍

自得園鈔本

務宜身赴前進以期迅速勦除目被逆　微其將逆其馬扶其先
侯綠旗兵合撥應付並調撥營馬就近協濟稍有不敷令地方官雇覓民間騾馬
協全寬給價　欽差內大臣訥親等於五月初六日過西安省城復軍統領
馬爾賽等於五月初八日過西安省城經略大學士公訥親等於五月初九日
過西安省城復軍統領鎮等於五月初十日過西安省城內大臣傅爾丹
等於五月十五日過西安省城俱係星程前進其馬匹驛站經令奏明奏入
報聞是日陳弘謀又奏言陝省為川甘兩省孔道驛站地方之
衝繁差務之繁最以定為近工科之多寡為一入陝境之潼關華陰華州渭南

臨潼等州縣定為適衢每站設馬八十四匹及一百八匹每馬一匹日給草料
銀八分五釐每馬夫一名日給工食銀係分貲因鳳翔府屬之寶雞縣入棧道
起至漢中府屬之寧羌州界接四川境計一十六州縣亦定為適衢向係
寶雞設馬六十五匹褒城設馬七十六匹餘俱每站僅設馬四十匹及五十四
匹每馬一匹但日給草料銀六分五釐每馬夫一名俱日給工食銀三分同一
適衢時站而馬夫工料多寡不同皆因潼關等處乃入陝之門戶為川甘兩省
往由之總路寧羌等處則係係入川之總路乃兵軍撥對寧羌等縣應可酌付
各該為因時制用兵以來寧羌各縣馳驛不違已屬最為緊要因金川之役繁
官兵協濟軍需　欽命大臣前往差使絡繹文檄交馳各該縣追係主程遞
之中一係羊腸鳥道遞險更兼道途年埋之衢驛不同今寧羌等縣額馬僅五
十餘匹而每起撥用動至一百數十匹現又無從撥站填遞軍需緊急夫馬驛
馬更不敷用陝省遞支遞續應應需安年可調可驛各處墊賠償實修應繁
差重年達設力實難支撥設之馬無如不思多此等偏所定工料又若不敷安
據寧羌州等一十四州縣驛付各額請加增工料馬匹以免貽誤軍需臣
批飭督糧道孫陳典會同布政使恩十確查議詳前據該司道等議稱應照正八
年西路用兵之例詳請加增　自寧羌等驛夫馬工料久有定制何必輕請加

自得園藏

增惟是軍興之際差務殷繁應若實甚不無偏則恐有貽誤則係非輕伏
皇雍正八年西路用兵沿途一帶添設遞馬匹增草料飯食前經至部
行題明係照八分五釐支給在案今寧羌等州縣雖遞與當此用兵之時甚
務繁重與從前西路用兵事同一例自等因會查屬實情形不得不仰懇　天
恩俯准將漢中府屬之寧羌褒城大為沔縣黃沙城青橋馬道武關西壩松
林五站鳳翔府等十四州縣照西路用兵添設遞站事例於額設馬匹之
外每站暫添馬二十匹馬夫十名以資應付每馬一匹每日折添草料照例
每日支給草料銀八分五釐每馬夫一名每日支給工食銀五分至鳳翔府屬之
寶雞褒城二驛馬匹毋庸添設其草料亦請每日支銀八分五釐馬夫工食每
日支銀五分一應工料情形　奇先准之日俟事竣閣撫部需添設馬價
各庫銀內照支價每匹八兩給發設俟事竣之日變價還項支馬工料亦仍照
舊額支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會同速議議四川省現在用兵其差務
之煩較之陝省勢必更多而川省路途各站僅設馬二十四匹每匹日支草料銀
六分並未請增今陝省援照雍正八年西路用兵添設站馬之例奏請加增
不如西路一帶係沿邊塞年府為驛站軍興之際不得不請添設且該處有
額設滇行增添之惟是金川現在用兵較來差使自必多於平時陝川二省馬

自得園藏

亦或有應通融辦理之處，自等未能周知，難以懸定。今大學士公訥親即令赴川經略軍務，身歷其境，應悉情　敕交大學士訥親將川陝一帶驛站有無應行酌改之處，逐一妥酌具奏，請　旨辦理　上從之。六月，巡撫紀山奏言：軍需費用浩繁，先經請撥協濟及分撥部庫銀共二百九十萬兩，業據布政使詳稱，統計需費各路驛運腳價等項需費不貲，現存既屬無幾，而附近之陝省又存銀無多，不能源源協濟，且前借司庫節省封貯銀三十九萬餘兩亦未歸還，今擬再請題撥銀一百萬兩，速解來川協濟，理合具題奏入。上命該部速議，議經部議，於江西省撥銀七十萬兩，湖北省撥銀三十萬兩，共

銀一百萬兩，又命該撫將應需起止者支銷備用。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據戶部議覆紀山所請協撥軍需銀一百萬兩，今合之從前所撥，已將及四百萬兩。此時大兵雲集，日費不貲，若奏凱需時，經費將何所底止，當趁事之始事周密備籌，為一勞永逸之計，猶如其強勢不容已，今番師旅伐屆議時而兇次戰崎險不可攻，力不能致全師取勝，究將何道之從？金川主首僻處絕巖，負固倔強，乎不足較，但既已興師問罪，徵調素有幾偏西南萬余，此不同尋小醜，眾心而戒實服番眾聞紀而起，其將何以服之？迄自服反覆思之，令將但在固以止亂，班師未遠，是乃常法。古人云不以明珠抵鵲，得其所得不

償所失也。為今之計，眾已迅奏膚功，捷書雖至，固不待言；倘尚糾纏相持，需費則應乘周可以長期大兵而致兇酋服，不能有損兩載，斯為上策；若班師不過論調進剿幾及經年，已業得不可得，亦足快心；若勢不能才止，又將頓師經年，更加勞費，則撤班滾而迎之，量衡不足示威，且擒獲班滾將以服眾，寬猶慶復之心，現非昔日之時，趕奏議思為財而取勞費將之害，是償赤子百萬之膏脂，不惟勞費將即慶復又重之以償之，聊以事理較量，衡之不為重之不同此。朕實未審計為民力物，今起見不過多有費素，之兩負數里盡可而且是。該訥親起川時赴往役從未撤回，後以可求行，傳諭訥親，令其統計全局

情形，熟思審處。伊身當軍前，所見較為親切，必能善會朕旨。如此番不用兵，雖料而大兵統撤之法，為一勞永逸之策，限以事又不得不治，為撲滅以杜後患，則又不如目前多費，為事半而功倍矣。其一一先機籌及，詳悉密奏，候朕裁酌。度細審可不必全知之總攻議，以權成敗，其既主進兵，則勢若何節待奏報以待。速諭大學士張廣泗來起居步履如何，並使奏聞，以慰朕意。目前情致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所費者有為之勞，居者有勤輸之役，民命物力齊聞乎？是倘有雄才大略，四振而庭閭，欲使純城退荒，發宣共暨一隅於攻取時勝之私，而不能貪功於國計民生之實，則本意於勞師傷財，不能免懼哉。　望

上聖德廣運率四海內外措置於掌握之中　審照內及微收徹徐毋因毋
我進國而猶閔不得不張皇之時以中人材為手行所說久勞無日須制予參
幹稿是實無非捐進之未子稱指惡後皆為年附之脂膏例照以抽所來進為
依盡至有無色畢同天地而當機決策洞若神明為往昨者眾所無體　聖
心熟思審處斯膚功之奏有專係墳日持久者矣　發去　上命四川建昌
鎮總兵官恭阿納前往金川軍營聽候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酌量委用
戊辰　上諭內閣因據尚書班第總督張廣泗奏稱汶川縣典史謝悆龍
於莎羅奔侵擾之初本身復探情形盡勒納送其時莎羅奔三路往攻汶日逼
縣方張而該典史能以大義開導女土司金兜鞏守拒賊一面為請救兵遠應
急之時手執佩刀相督協力拒守汶日因以得全及至賊撤史計擬調教持守
速保該典史復力疏中正且不持撤亦能濟事撤右山梁軍衛該典史以微末
之員能知大義至意復宜實心任事皆秀可嘉即至大員中亦不易得非尋常
勞績可比宜不次超擢以示優異可加恩如例同知職銜遇有相當之缺該督
即行題補使軍中効力人員共知鼓勵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以謝悆
龍超擢論知訥親令傳諭員兩加獎獅並通傳營伍効力人員共知鼓勵臣
等謹擬行軍之際賞罰最宜嚴明典史謝悆龍以微末之員一能實心任事

皇上即予超擢並諄諄傳　諭傳旨而加獎勵又傳播營伍効力之員
共知奮勉　聖主之無功不賞無微不錄所以鼓舞人才振作其氣
者至深切矣當時訥親張廣泗漫不經心以致軍前效功無稱竭力可稽考
皇非負　思之大者乎是日班第等以前奏軍前文武員弁跟役及土兵土
木境有助於軍未寧於事　上諭以軍前最重糧餉需求無於日食猶有不
敷伊等復何暇兼何以轉務足資食用遵　旨覆奏回軍前文武員弁跟役
原有按程支發照例支給口糧但該員弁等隨事之役與按定之數多有不足
內惟兵定例跟役二十四名副將十六名參將主隨等人數甚多於許之多而
係照該支發以致主僕稍日用之不足今酌定每未每折現者轉之須兩
會主仍無補足至土兵本路本境者原有該地出產紮營把足資糊口本不
來兼官糧且其中服實土司者有隨役者即令全領折價亦屬寬從目等據土
從時他地酌量情形加之調劑實無食用短之虞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
張廣泗紀山會參吉林布政司詳稱西南西路各兵進勦所用內地運夫攸以
萬計伊等遠役募於食物不費內得腳價口糧但轉於本人度日不能盡贍家口
養之處為之又復另行募補民間不能永久貿儲未免裹糧不前而軍糈望
恩利不當虛虛請於兵夫日給口糧腳價外各支給鹽菜銀二兩五月按卹之

時再仿捐一兩應撥支賬受內餘得以踴躍從公臣等伏思我 皇上愛民
如子不欲仍毛捷累本有寬裕從發帑價之 諭旨臣等敬謹傳諭似應將
請本政司所議再照慕撥陳報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是日張廣泗又奏擒
獲之賊目生擒守畫筆法興馬余中爾擒獲之賊畜先畜者雙戈生獲等五名
均已處以極刑並行梟示以儆眾志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七

自得園藏本

平定金川方略卷八

六月己巳張廣泗奏言臣調集大兵分路十路進勦五月初八日進攻金川者
重慶鎮任舉偕續參將王任振揚五月初七日自牛廠起程天降大雪行至半
可抵雪山旺初初八日劍雪開路奪已未到官兵遂抵馬山於青嶺東陡遠中
路方旺副將冶澤上兵五百名據位山梁攻奪賊卡往來爭鬥於十二日直抵昔
嶺山梁後該按雪山北二里許地名木爾孫奪壁立為昔嶺一帶賊碉及納扎
諸二處總兵官賊首於臨以遠設大兵致厲兵柳石城與官兵營壘相對十三日
晚官軍諸將土兵八百名偷渡而下一面令官軍攻擊木爾之山卡遠為聲勢
賊數抄到上山救援任舉等於山梁遠處十餘碉內遇賊千賊皆奔竄潛往十
五日早遠見昔嶺山下及于放右梁溝內碉房遠天據報投往前後土兵已將
石道碉卡等四碉既焚擒獲賊目男婦二十餘人擊斃千餘人十五日突派官
兵由山梁行緊山梁中峽賊卡是夜大雨如注開鎗砲而賊之聲不復持守均
盡被拆毀兵已上本屬據山梁賊數不同遠西中梁賊卡五處生擒賊目
五名擊傷者不計其數再據又拿得賊卡二處署威正派陡逕潛土官兵一千
名直進首在中路旺副任舉等於十七日督率官兵乘勢攻擊本周家賊
之中本賊卡係為高峻官兵營旁直前因鈎梯鎗手刺死賊目十餘人乃往克

自得園藏本

賊出衆目擊官兵人人奮勇爭先竟至金書狼烽挺身直入賊番鐐不支下忽
有跡失物時噶金收兵千總金現陣亡並傷土兵十七名又據副將唐開中高
宗瑾副總戎等報稱番兵先往左溝箐內埋伏防令迎擊副將俾守備精
忠補等帶兵於五月初八日五鼓撥過山梁副將并豈貴兵攻擊更碉大碉碉炮力
猛已將更碉攻倒其內更碉之下後有二碉二碉之下更有碉壘聯絡色底層
壘堅固官兵奮勇攻擊死賊番數十疑即焚燒上碉因賊旋從內放火兵不能抵
亡隨俾令不得上碉但伏於碉外攻擊未停以大雨內達至十一日方止
隨於十二十五等日派遣降土官兵圍攻谷里大戰碉仍遣右山梁一帶擇

毀焚燒戰碉大碉各攻克三四座不等又克右山大碉三座兩旁大賊目阿仕
別木大寨碉小碉未克至谷里大戰碉一座其旁又有卡碉三圍約十五丈
十八日官兵圍守四晝夜十九日四更有先多木打一等賊番詐起投降碉內
之賊亦乘夜出碉以死拒戰官兵一面截擊一面搶奪戰碉殺賊三人等
傷約十餘人跳崖而逃黑夜未便追擊現在撥兵據守谷里碉以通右山梁壕
進至右山更碉並上下左右小碉必須奪取方可進攻其地已派遊擊特林帶
兵二千前往右山分駐扼要一面攻擊更碉一面接應昔嶺又派遊擊李文超
都司邦統宗中協通判趙林拔馬周材等帶兵九百攻取達雅既賊人建設

建立木城該賊拒守二十一日降土兵協力奮勇攻克中木四卡皆殺小金
川頭人卡卡澤挺身先登進木城連攻殺賊生擒逆番周多判一名德格什
另有小番一名讀碉擊死賊番百餘名達雅既已經攻克新舊宮很九碉又
令遊擊特林土舍帶伏降土兵一千七百餘名過右山梁攻取更碉又
據松潘鎮總兵哈攀龍呈稱參將買國良都司馬光祖等於五月初十日駐營
攻取周雖賊番雪山頂第一要卡約四十餘里已到該兵攬上山頂見左梁仍
有官兵已至收副營長兵直至山梁之下副將保精領副志五月初十日領
兵抵敵雪山梯攙山梁於十三日派都司馬世年等兵於右山壓梁副志西半

山腰松林溝口一路細探高阜處賊番伏林派兵進攻至半敵地方松林內突出
賊番約三百餘人放鎗迎敵我兵奮勇直撲擊死番衆四十餘名帶傷者甚衆
賊俱奔入松林與外寨副將卻律之十五日土兵一名十五日哈攀龍會同
副志貢周良分兵進勦馬傳右梁下吏挺身細看留店中旬有名細牛圍二座
可容百餘人左梁右山至溝底松樹最密右山之樹更為突雜約有四十餘里
方能出箐巡地之險逆番四出迎令官兵分據險要設卡備連兵將十六日
後截松材都司馬光祖等至溝口折毀松卡二座迎左梁山溝賊番約有三四
十人藏伏官兵即斬殺大炮在梁之兵將至林邊賊俱往溝下奔逃右梁官兵

自得園藏书

乘勢追逐擊死賊番十數人因樹木茂密收兵扎駐又據加銜提督岳鍾琪報
稱奉派統領黨瑞一路官兵進勦因天雨阻滯至十五日派遣官兵二千名三
路進攻康八達坡革布將張豹領兵於高平處督戰其第二路進擊斯建稍內
領攻擊頭卡之兵遇賊迎敵官兵俱前奮發驚賊眾多賊退攻進入卡千總楊
清與楊自功把總李蔘暨外委史大興周鄰等奮勇登卡與賊短兵相接距達
稱及遊擊王三元守備宋守忠亦相繼登卡將內所伏之賊從旁樹擊殪達稍
等又分兵截殺楊清與李蔘貴帶兵五十餘名躍入碉內與賊死戰殺賊眾多
餘賊奔卡攻進楊清與李蔘貴楊傳之兩躍入碉內之兵亦多負傷亡第一
路遊擊王三元等所領之兵行至戰碉不遠為賊所阻值下山梁街入頭卡據
急第三路所派攻擊二卡之雜穀土兵道路崎嶇行走亦遲為賊所阻未能
前進至使物當嘴左邊山梁之下切近賊人水泉有賊修建卡壘並駐札作圍
山梁之副將鐵系相用砲轟擊斃死賊番一名現在布置奪賊泉卡并禁取便
物當當又據岳鍾琪報稱署副將王世泰與副將劉順高雄所領官兵進攻甲
索乃當二路於五月十六日派遊擊保振智攻擊木當馬牙岡後山梁遊擊孫
子朝攻擊上下日旁山副將劉順攻擊馬牙岡山梁副將高雄攻擊賊碉寨
署副將王世泰攻擊賊北賊卡遊擊張玉成兩牙甲索軍營岳鍾琪現在派撥

自得園藏书

阿喇及十二部落土兵赴日旁山進擇協助又據參將永柱呈稱李淑統領馬
奈官兵進勦途會同遊擊李瑞安商於林當及駝達等要隘酌留官兵防守
其餘抽撥漢土兵一千餘名擬於五月二十二日由卡卡腳之東山江口進攻
其遊擊楊之蕃都司苟興副將董裕達原派統領正地一路官兵因前往前往
二十八外方擬往處尚未報到進攻情形署遊擊馮文郁等兩領納貢山一路
官兵康佐帶制之師俱從卡撒之色底坡充古可往今前進自直十路官兵原
擬五月初八日並進會勦不意途雨連綿延今旬餘方會山高路遠之處又係
大雪小改阻滯卡撒參進日現在距撒督催擬定進攻之路以昔嶺為最要而
昔嶺一路現惟木岡一賊與中寨大戰碉一處未克攻奪此二處則可俯瞰
諸碉直搗刮耳崖較別路為甚捷得兵哈攀龍一路既為松林所阻因擬伊所
領之兵改由物刮得前進即抄出昔嶺中寨之右與任舉之兵會合並攻昔嶺
俟克取之後再分路進勦勒烏又前碉寨而總兵冶大雄亦於五月二十日抵
日軍營現已負令前赴卡撒總統漢繫官兵一面進勦色底充多等寨一面抄
出昔嶺中寨之左與哈攀龍任舉之兵三面夾攻惟俟先破昔嶺戰碉則更扼
吭拊背賊巢孤立無援矣經略大學士訥親已於五月二十一日自成都
起程約日可抵軍營臣再請商一切機宜俟賊狂料小金川邊中之地各路鎮

將眾振積弱皆可隨時指示吾卡撒昔底等皆要之處因仍不時親往督催將
領各將士努力攻擊自必倍加奮勵以期迅奏膚功也奏入　諭四仲依捷
書以慰遠望　臣等謹按金川用兵往往以雨雪阻滯為慮乃張本攻取昔嶺於
陰霧迷天之際土兵奮勇連破四碉擒殺賊衆又於大雨內該土夜鎗砲吶喊
之聲不絕於耳竟能直上中峯奪取山梁擊賊甚多軍威頗振可知兵以氣勢
為用氣既利風雪不能奪而能奪士氣又在主將之行事合機宜如風采可畏
變也　七月辛卯　上命廣信明道鎮總兵等等前往金川軍營聽候大
學士訥親等委用還有德平缺出即行題補　壬辰訥親張廣泗會奏言五月

初八日會明進兵以來因張廣泗已將各路呈報攻取情形具奏茲據由納將
明遵昔嶺之蕭韻哈象龍報稱五月二十九日率領副將張德仲等督兵至
昔嶺中峯審擬任本先於嶺上及嶺兩對堆賊卡刺要哈象龍等現在北溝梁
名湯見嶺碉寨當時令該將於三十日四更起督令象龍帶兵前往初一日黎
明鼓勇上梁賊番鎗炮四發官兵下山對敵賊俱逃竄奪獲碉寨四座初二日
有賊百餘乘夜圍攻經官兵迎擊鎗傷多賊陣亡土兵二名是日該協將令
守備楊世俊由正嶺直下寧協刺賊由左溝圍抄鎗傷二十餘賊奪獲木城一
座又日土兵鼓殺賊首一級陣亡漢土兵三名賊又於卡林卡前夜水道定

兵趕卸卡拒守初八日賊復乘夜從北山梁來攻水卡守兵用鎗殺賊二十
餘人賊敗逃走陣亡土兵三名初十日三更把總陳琳帶兵抄出燒戰不滿
一晝攻賊之右參將買國良領兵進取臺前櫃碉賊既書槍斧兵三面夾攻自
存玉已賊壘碉遊進笑碉三座賊復冒大雨撲官兵用鎗砲殺傷甚多參將買
國良手殺賊二名鎗傷賊數名隨陳陣亡漢土兵六名又据昔嶺一路之
署總兵本參將王俊報稱於鹽高卑用砲攻擊木城石城俱已擊毀賊乘夜
補葺官兵亦乘夜鼓譟砲聲六晝夜不息五月二十三日營兵一百五十
名攻奪賊卡諭兵一百名埋伏邀截石城卡賊全衆奪官兵連攻擭攻右卡之

勢夜間用砲轟擊令土兵伺伏乘勢行將近木城用梯挨牌遮護多帶乾柴以備焚
燒之用不意是夜大雨為注大佈未能伏兵鎗擊雖奮勇爭先而亂石所傷未
能克復二十六日總兵任舉親統昔嶺兵觀營進之左有得黑未木達卡撒昔
嶺兩路軍營俱遭攻關為此我碉所恃兩間卡撒碉俱昔大碉於二十八日五
更派兵焚燒木達溝一帶賊碉總兵王中峯調度將得思東大碉二座圍困將
其水道用兵進砍賊番添座遮護溝該大碉一座小碉二座乘勢攻奪得該木
達碉以上五晝夜攻克大小戰碉十座石城一座大小卡碉一百三十餘間昔
嶺本立四城約六十餘頃六月初九日攻克昔嶺溝兩石城小卡於十日會同

別將唐開中攻克固力果山城卡，自三更交戰至五更，土兵奮勇撲攻，拿獲木
城大卡一座，殺賊八名，生擒一名。又據任舉等稟稱：六月十三日會同哈攀龍
唐開中，令各兵砍木豎城，步步為營。十四日分兵三路，哈攀龍由右面率梁堵
柴買國良由左溝穿林而上，以攻木城；任舉、唐開中由中直撲石城；仰利買國
良率領土官上嶺，漢土併進。木城左右賊番奔出，夫攻買國良，手先斬一名，督
兵力戰。木城內大石如雨，鎗砲交加，買國良被傷陣亡，並把總馬良前及漢土
兵二十餘名。哈攀龍督兵上前，拿回買國良之尸，及失去砲位，殺賊百餘，收兵
回營。又據哈攀龍稟稱：六月十五日任舉、唐開中攻石城東面，哈攀龍攻南面，
又派土兵五百從山後西面，又派土兵三百伏林堵禦。十六日黎明賊逃，各將
領皆身自督戰，唐開中、劉奇偉俱被鎗傷，土兵奮勇，有數人撲入城卡者。石城
堅固異常，官兵環繞木柵，任舉督併兵力，並奮西面林內，突出賊三百餘人，任
舉率兵堵禦，被傷，督戰益力，復被鎗傷陣亡。哈攀龍督兵分赴上下林中，圍住
擊死賊人三十餘名，收回任舉之尸，隨令壯兵。二十日令土兵於賊城西南建
劄數卡。石城賊出爭為小堡，以土兵預伏，邀截殺斃賊目擇以劄卡，土兵王名
陣亡。又據卡撒一路之總兵冶大雄稟稱：五月二十七日，令副將高宗瑾攻賓
碉，副將冶大雄率唐開中、劉德成、楊剛、神來攻碉旁卡，次日加兵進攻，見任舉

自彊齋圖書

等普度土兵由山梁撲下，往攻木城。冶大雄同唐開中分兵前赴扶應，又令遊擊
韓樞從右山夾攻，普度兵威益振。二十九日派兵四路圍困，兌多三寨連遭三
本，賊死甚多。又會合普度官兵，往攻得思東寨。至六月初九日，挑派兵四百分
左右翼，抄出色底交碉之外，堵截賊援，另派土兵撲碉，突聞賊番及巴那木溝
賊番增來救應，為堵截官兵兩衢攻擊，又伏兵奔近，據督俱發，連戰四陣，賊番敗
走。登碉未能攻克，官兵亦有傷亡。又據實喃一路提督岳鍾琪稟稱：五月二十
五日進攻革什戎岡，從狗塞兩人兩進，併山坡，遊擊清各土兵不避風雨，連夜前
進。天明逼賊，土兵奮勇殺賊六名。二十六日直卡，安砲於樹林稠密之處，開路
進取。二十九日派遊擊沙亮、都司孫寵範、遊擊阿蘭占等分兵三路，攻取第二
水氣寨。備黃金玉由右翼樹林內伏兵，副將鐵某樞、遊擊王嗣芳兵接應，遊擊
王三元進攻，康八達、都司羅友才進攻木耳，全用左翼官兵奮勇攻卡，拿獲木
梁坡砲擊殺賊甚多。守備楊某等督率土兵奪取石卡二道、木卡二處、山梁一道。
卯刻直營卡，右翼官兵攻賊大卡，冒險直上，賊憑高放下擂石，兩官兵用砲
殺賊十餘人，把總王寵陣亡。六月初二日，康八達、羅前伏賊五六十人，官兵鎗
擊，殺斃二三十人，餘賊奔逃東溝內，又伏賊六七十人，外委馬得關執矛扎死
一賊，兵丁鎗砲並發，殺賊甚眾，陣亡官兵一名。又據甲索一路之副將王世泰

自彊齋圖書

報稱五月十八日等兵進攻賊北行至額卡見賊十數名當兵迎擊賊俱退入
三四道卡內嗣兵進發賊碉堅不動回大營收兵二十四日進攻四千攻戰
至五十日陸續殺賊二十餘名六月初五日派兵各官攜帶大砲伏於兩翼至
世泰等兵自下而上賊被擒拒敵官兵大砲轟擊穿賊卡十數個有賊二百餘人
迎戰官兵擊死賊二十餘人賊伏墻中官兵力撲又殺賊十餘人始行回營陣
亡官兵四名又據甲索一路分攻日當至進擊羅于朝報稱五月十八日抵[illegible]
旁攻賊賊仍力拒柴守安自辰至未擊死賊番五名連克賊卡二處奪獲大砲
一座賊餘三卡攻撲未克二十一日分兵三路思實攻擊得兵奮勇已進石城

止高一帶擒斯甲土兵竟不前進賊擄鏇砲身傷得兵奮勇不退至三更復奮
石城賊番捨石抵禦兵傷甚多而今收兵又據岳鍾琪報稱五月十八日派桂
甲索乃當二路分攻索詩之副將高顯剿賊於五月十八日進攻索子至山梁
安營於林突出賊番百餘直奔將截一面攻擊一面下營自巳至申殺賊數名
餘從林內遁逃陣亡漢兵一名二十一日派西寧兵將張啟甘肅兵從中進攻
兩碉撲出賊番百餘人對面交鋒殺賊四五十人等傷五六十人攻入碉內官
兵撲奪賊據小碉一處奪獲雲梯一桿剿取耳記一個畏死賊數深入把總郭
士榮公守杜馬得龍陣亡又據乃當一路之游擊保懷智報稱六月初一日在

間賊兵三股於營盤前後左右復撲又一股直衝山梁門槍石兩營兵奮勇
衝殺四更始退殺賊一名擒長矛二桿又據馬奈一路之參將永桂報稱自五
月二十二日進攻卡布腳賊俱堅守不出至六月初四日派把總楊進孝等兵
於四更潛上近賊中碉之小石崖後伏於杜及外委曹元寶等兵猶敵把總
中午黃撲於伏兵對面山梁擁恩鏇擊李瑞等使不能移赴李等四員合兵大
砲安於北山守備李阻截卡卡腳來路千總郭殺吳呂謂元等等兵助陣皆
黑夜山頂埋伏五鼓起火伏兵突發午後北山賊勢將衰曹元寶復走中碉賊
壘出迎伏擊死八人並殺傷不計賊一名進奪四卡衆兵把守陣亡漢土兵八名

十二日復攻西碉殺賊五名餘奔入碗陣亡土兵二名十三日撥兵潛伏山麓
五鼓時李瑞帶兵奪卡殺賊六名一等山卡皆被官兵奪獲並進攻卡倫十
九處又據正地一路之副將董袪遠報稱六月初四日官兵直抵正地閹東
南山梁中有戰碉五層賊四五十名防守十二日派撥漢土兵千名把皆上城
安砲自本日至十五日用砲攻擊尚未倒壞日等身臨戰陣日督戰勦情形熟
商進攻實經悉心籌度相機於攻發時以兵將得以早奏膚功上紓　聖慮奏
入　　前回位事深屬可惜有當交部從優賜卹而賞罰益嚴軍令益嚴雖屬
効力之後而旁觀之官竟不思為之派下亦有奇偏卻行此可見論其有將士

知是日訥親奏等因奉　命來川於五月二十日抵成都即由南路轉運
詢問據自化林坪同金珠嶺以至逐日糧運出口糧十餘石僅見浮書文報
烏拉俱難照單製限定之數轉運目隨於次日自省起程六月初三日至雅州
據廣西駐劄小金川美諾地方沿途催運所經驛站有挪多塞核者即飭速挪
經各站等營已催運到者除日支之外可備數日或月餘口糧尚無兵食不繼
之虞至於兵分十路進剿攻克已者無進及途者內有碉寨木石城卡未能攻
拿情形與班第張廣泗備細詳求會于初四日前赴卡撒日內駐美諾統
各路領將一月以來所請緩進一案內分別緩急中間亦併就以進行即於
初六日親赴卡撒美諾軍營卡撒美諾係進剿勒烏崖賊巢正路上年七月間我
兵奪取空卡戎布入之首境內屯紅山以前賊碉不及半里最為逼近於九日
復同班第前往昔嶺相度賊巢山勢嶺有數路皆可通剿勒烏崖惟是山險賊寨
碉寨層層堵截最為力一路其勢為易平嶺賊碉皆在梁當上止有木石城卡
駐扎其勢攻克一面分兵爭取梁當碉寨一面即可順梁而下此路較卡撒美
諾正路為高雖下甚為得勢詢據張廣泗等稱下至康業去勒烏崖亦不過數里
是以會商暫且將冷寨龍王墳內俱係各路官兵均併昔嶺一路同進今之目前
足前抽調各營並兵丁共萬餘名以足兵力而周足旺仍曾令已到官兵攻

擊木石城卡併我兵奪據木城數座及攻石城賊守甚固庚撲未下每月十六
日署總兵冶大雄不顧身前往督催攻打後仍陣亡當日聞報即日親往指示調
度現在進攻務期必破再查我兵可以進抵勒烏崖賊巢惟党壩昔嶺卡
撒三路今党壩昔嶺已均有重兵惟卡撒雖現駐兵三千餘名但僅得分防各
處皆須撥用駐兵不足以資攻剿若另調現兵未免緩不及事若就本省量
有應需則將督標及彈壓土司之處量加酌撥以備攻守將多餘之兵悉行抽調
添備卡撒以壯聲勢庶可迅速剿賊素現與督臣商酌復再日與督臣又思賊
番因險據碉故雖以少禦眾今我兵既進賊碉自當亦全築碉與之共險兼示
以築室反耕不滅不休之意賊番自必震動且守碉無須多人更可悉出資土
官兵分布攻擊似上因險用險之策已飭各營早速修砌遠照遠攻休之說現
在進勦情形今親身看查攻目下尚難預定惟有備細籌商督率將領激勸士
卒備細進奪數碉足以攝賊堅守之心而長我奮往之氣勢如破竹翦滅不難
矣等因　據閱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四格大學士訥親奏據金
川軍情及籌酌事宜有築碉與賊共險之策此事據閱再四不能解訥親之意
自金川用兵以來駐軍卡撒久應將日賊當之我頗得信及將士自當斟酌撲
滅以收蕩庭犁穴之功今觀訥親等所奏情形尚屬錯雜非短少可以蕆事但

攻守異用彼之築碉原以自守我兵有應決策前進奮力攻取乃轉令攻碉之
人數倍築碉之人轉為躲守之計即且碉不圍則不足恃碉圍則必勞衆力若
以築碉之力轉之攻取破賊之碉以半計所得不亦可乎且訥親等或有剿有
等處而奏內殊未見明以賊庶之數因處及山深箐密入秋難剿先提請為退
駐之地耶訥親等恐未必籌及於此即使有見及此亦非萬全之策蓋撤兵回
碉而守之猶虜因利乘便之意今因賊守險我亦築碉徹持勞費加倍且我兵
已深入賊境地利氣候素不相習而守碉勢須多兵多則糧運難繼少則單弱
堪虞賊有山後必狃我以持久出我之不意至寡孤患客主之形既判情見勢

自得園藏片

絀反覆之處尤深軫慮財匱之處安能不可不熟計也夫以將來金川撲滅之後
其地不過仍歸之番是今勞師動衆反為助番建碉之舉恐貽笑於國人難啥
於番部矣朕覽此摺即以為不然思之竟夜益覺其非策不如速罷為宜再故
因另摺所奏位齊楷報聞畢命疆場不禁為之泣下在伊等忠憤激發固已
甘之如飴而朕以小醜跳梁用兵自有危地思之殊深憫惻惟付史新從優賜
卹以慰忠魂而後事之處猶切圖全大學士訥親尚書班第內大臣傅爾丹總
督張廣泗提督岳鍾琪等立營剿逆賊果凡有進止更當因時度勢郎要善籌
不宜徒事堅持以曆勝算再閱傳諭兵丁或未能勁捷可否另調陝西兵索

倫兵備傳諭大學士訥親等具摺覆奏朕觀金川竟難指日速其為剿張
廣泗久居我行之人早已成功矣今訥親難為什麼只宜持其大綱著令張廣
泗等居諸謀猷以圖速奏膚功即如建碉之策本皆不中肯綮而張廣泗亦附
和而無詞可見彼有推諉之意朕憐朕變訥親不可不知也此事速行回奏
蓋將近日情形一併奏聞 等語據張廣泗居心被忌持才傲物而至事營救
視金川之數年未而行無濟並用詳之職統而張興安協任秋怨憤更速成算
頓開討賊殊時周有竭忠發奮冀奇效功之意而訥親茫無方略已為張廣泗
所輕於是時方介懷之有人不以殺敵為己任推諉之心 聖明早已洞照

自得園藏片

於萬里之外矣是日訥親張廣泗會奏言現在伊無法將兵位奉其罪又無已
律後廣潤中又受搶傷以大難既患傷恐一時難往之者因恐後原伍國屢捷
情役赴營調撥成都下爲四處剿禁調大兵首領當往臣等公同商酌俱已飭
徵行調又因進攻剿寺佛都司王一枉受傷調承亦往移營實責紅營撫議出
於原仲將領二三員急躁未嘗以資為周全行奏 聞伏思協住原士年來
未必復能恃人猶能指示方足以勵士氣而奏膚功今軍營為將將欲攻勦
機宜既為未諳兼之才智俱仍中平即補援之性而有不能領會者 臣等既無
素諳可恃之員加懇 皇上天恩俯選與川省相近各省曾經任事之總協

參進內閣奉十數員兜財來營　日等派遣交閣參入　上諭內閣四有內從
兵令為德爾格泰特哈瓊德雲南提標參將高欽逆烏泰持陳文楨安泰持孟
楊雲南遊擊書文德米成花常化湖北遊擊馬鮏陝西遊擊馬常勒袁楊遊擊
吳士勝著該部即進行文閱赴金川軍營聽候經略大學士訥親等差用是日
訥親又奏密摺奉　諭旨今日接閱主往勤情形摺奏　日皇斧跋寄兵不能
前進者多係番兵一路雖見丸石城內隙度我兵力尚可制其不日進取情見
　日與營日則質本久戰勤旗宜暫加以時且容該撫調官兵前來到齊　日一
面指示拖延一面相度籌畫俟用調接外果我兵已全力攻勤猶有不能進捷

情形并行妥協密奏請　旨蒙章奏入　諭四卿意進持數日一舉成功
何等慶快轉亦恃及服之患當早及之奏計仍不過左支且閣往來兩不能
感謝何能悠服耶又　傅回張廣泗去歲奏將與之事指稱得體今復不乃
稱雖諭令者而泗等不遠奏聞其事上未諒忠臣不知行書之是日訥親又奏
言內大臣班第等領侍衛拜唐阿等於六月初三等日隨從小金川軍營
　日親統主同兵要必籌度分為四路等在一路派內大臣班第豐晌一路派復
軍統領法敝甲宗一路派復軍統領傅爾馬參一路派復軍統領馬爾營前
往督兵攻戰其侍衛官員拜唐阿等亦於附近各路分派隨今照看督率　日自

成都起程抵達成都調兵百名帶往今已抵軍營即將此兵分發四路大臣侍
衛等內大臣傅爾丹於六月十四日已抵　日現往王寺撫軍營協同催進勒要
行卽將伊西住卡獄番物大臣侍衛內班第拉錫於昔夜曾親攻戰斷行前進
樹主本樹馬爾登拉錫主馬全曾親攻戰拿賊四卡其餘副攻者未報到至今
土司勉力行間親運米石者　日已遣　旨實布　皇恩将伊等分別賞頒
并運并加賞土司之例行查進於屬司條查實計日為將應為何如　恩之
處定議請　旨其曾直張廣泗所奏川省已久幫辦據而一等接日化山已
錄承為此奏之知府查載唐書進據另未營將查似該員到以為特有與情弊

之處請查奏　諭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奏言前因建昌道張偉等面稟
建昌道甲常軍務緊之實此會同伊奏一面飭令川東道齊格及遊守同知段
青生前往子龍催趲運送甲常一路最為遙遠近查雲蜂至紙康後可兩行不
過三四日可到查嘴現辦米四千餘可分運送為清德鑌安佳理已據催令牌
斯甲土兵發僱丁人等協濟接運而北坡運米六百五十石又於該土司境內
採辦妙疑按紀以資接濟其川東道齊格等亦為調取正札撒麻書東科等處
土司多方與賞各出烏拉數百名僱夫值自五月以後共陸續起運米麩二千
餘石兵食已無可慮前又據該道等稟稱各土司承德督催烏拉每日可運

來五十名俟使有贏又俟復五深以大雪恐有阻運之處且即行令寬備撥給
註明等行所撥以圖萬全又打箭爐至甲索山路途長而雪不時阻見件阻回
擇詢該道等查明險行細察情形其應作何更適而行之處即速會詳核擬
議奏入　　諭阿是日班第張廣泗紀山會奏查收庫府運解丁紀龍至州府
經歷蒲宏開參觀知參劾大箴管理臺運惟知利己開他支張日常話查丁紀
龍管理軍糧正撥站凡給發軍需大債多有侵蝕班摘查核米豆多丁紀龍身
任督催並不頻問視支為去忠劾知所對乃大常往拼理丁紀龍運米龍所不
催運到鑪寨查二三十限不能交納又向地雇募夫役頭為拉拔丁紀龍於本

站內西墻散夫最家持頭以夫管之夫不令背米以致拘艱維阻相率逃散運
夫本應撥照更換丁紀龍勒令本站管夫衣役以致抄掠索詐至於內箱各站
之解大小不同運夫多少站累蒲宏開管理撥山擇指知悉雪責罪累背夫
新懷該委所管三站增馬及安運馬照偶往例買既不買補亦不稟明班摘山
積米至五千餘石蒲宏開不善理通倉底及有雪更至劉大箴管理熟龍寨擇
務裡於堅地私自緊拚搬米俾上與星不能平卒運夫前運更物往往婦累又
劉大箴將運寧等知解運官馬私往私買營劉肥己勉知夫債拚我當請劉報
站容目撰會撥斜參奏入　　諭四丁紀龍蒲宏開劉大箴俱著革職其懊運

懊蝕情由交與班摘紀山嚴審定擬具奏

平定金川方略卷八

平定金川方略卷九

七月癸巳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訥親等奏稱署總兵任舉統兵進攻
者爾石城身自督戰奮勇直前為賊所彰蔽無障遮殺致被槍傷陣亡任舉素著
參將任內經略府奏以參將手刃亂番解散賊黨即令此番任首推番僕
已為懋著該將擢用副將命往今川軍營帶兵攻剿兩月以來況已補授總兵
官深資倚詎意之日猝爾陣亡以彙殊加憫執伊戚朕和遣命賞精她撫恤
考諱與祖母孔物妻子恐其本稱特從的忠詞用孝隆遇知命之至任舉著入
祠從祀所有卹典並照提督例從優議卹該部察例具奏伊子亦即送部引見其應襲
職銜另行又調取其來引見至賈國良等著俟大學士訥親於軍營察議之
國家明賞卹一律從優賜卹　甲午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訥親
昨奏到軍機一摺已詳悉披覽論旨今再四思維所以遲延之策不出有所
行抑且往為可慮將謂諸將天時待時則可以此為自固之計猶不惡調撥
可易如即使能取而後又苦一攻取為事更不行前進其將再遲一期即為撥
屬進不已策將可也且調集大兵專用制勝今不可以免致而用以遲延必把
所賴以勝度之此旨未到者先將措中止俟其意至而究竟從前辦年宜聯一
見此摺即不以為然而問其東大日等亦皆以為不可暢然意張廣泗者於我

行事有不知而言隨意輕和主張廣泗亦未不謂後事從年未嘗成效今訥親育
從實屬其拒倖者諫決策從實議之意恐得失經略多之而從傳訥手事觀逆
其攄忠之計為此則所係更大朕詢親不可不知此意況聯命經略前往原以
從軍大綱以賦重要遠應於未師不必可信其大用親蒞行間率眾人之協執
自前之機相機接不據實入其也為親切此經命訥親前往之本意也至於獻
劾力仍多責之張廣泗等傳其各處即使訥親於亦不遠相搏調度而示垂
自其專其成力從來辦事同敘儀多兩將論用與戴保坦去再消弭孔優
於張廣泗即訥親亦未能知此甚得此後此今年衆人之深慮不獲衆人之力
其實有重而自出兩者有為已功節而猥要實注意甚大者熟久愛者易當生
因原平凡多事無時為意一大孔時實持四望之變何況軍中親信條約有
數十人其怯將間其實無支士司乘身帶親世食來思為私心情趣比淺奇掠
總執無寵素卿甲之意而有役不已萬轉手鞭服器方數射疑其多勝賦之慮
惡不實心出都而士深闔不可不致其勇氣而能接之下人執甘心歸之太速
變計生易從有不測宜未垂臨而經臺即然所為及曹以思而念不如時鎮不
安執凡思慮所為不得不前細看之從觀使先知之也令心之後事不害中止
況往勞之說失我大師久其重之不同物以默從其執意假深情但信兵未濟

畏所夫自生所以度勢以為進止使諭地兵不可多裁則有無可制勝之策策
為大兩稱用兩用兵裁撥世宗載勅者請徐役有兩清之机推可無其歡從
前王柔亦請並奏局以和勢且投梗賴各兵不備厚實載可坐得速有此亦不
得已之思其王柔仍以能到軍前並在建山及此可就近諮詢降異史基鋒鋒
委處慕師自文來刺不善於金士多士執居其自變復且傷諭軍中地大且將
弁士為慎重且等從兩旁撥仍回三地三軍不勉之三軍之士皆大挾續常太
袒冬日論將月日來居保守為覺害突然況從征將士加用解衣焉王全職仍
積將將士日不解揚及也基上下之情貴乎相達上以慈諒御性之思臣其下

金川 卷九

自得園鈔冊

則下亦以忠義奮戴之衝程當上欣見 日上身居九重慮周萬里以將時
途載如何屈全不特使更大且論令其自奮殷勵軍前將士無不感勉請卷
任用懲善呈令開花戟保肌鎮奏 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阿桂
曰今川運糧甚艱御使其兵行大於今又日後特動一村萬以佈細事人口請
使從來今兩以前為一州縣撥夫六十名甲不許沿情如奏一名先發四五
十丈之多一夫其途有逃亡病故仍內并縣補湊時故亦後一例查辦甲十
從中侵挾錢文舊鄉悃懷告客示戶本皆稀復不爽並及地進時股劉覓者也
賀將質之器不行此都御史其仍不免於憤罵用其之豪以不良之臟香徒悅

更有之故耶以此推之則是土司承辦者尤亦未及錄先派累無怪乎思埔為
民有不服派夫毀損也致之事也令川軍原為求速運糧之事務非中止若
不停歇協辦無擄科使民仍以此販為用今川軍若止調派細一人夥今辦軍
務需協助令院督大學士阿桂督兵撫執等如開事況各有分之事不可皆
回用地積來豈參等於路途即詳加傳諭大臣所聞情形果否為此一並垂詢
協辦中多助名俱本積者累民者將為和合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
阿桂溫福細子近覓阿桂所奏軍前情形如能一時不能就從今大兵已深入
賊境設虞物不能至各種林阿奏從地方窠州一久雖又不傳不替為和填之

金川 卷九

自得園鈔冊

地相對其番保甫久戍之卒一開移撤心多使散狡黠或從而蹢其後不可不
慮於未協於西藏仍地至各所撥田之意亦當預為籌度兼令且大兵調集速
來自時對之後也徑上教其附近土司伙辦夫役亦已數年遠但住枉更易援
累近聞冒者以縣派夫擾伍者累民已得諭為書辦事今其往來查察阿桂
可知今前往至協地搭紀山迷為重亦內地均此土司可知然其勝者惟恐能
更生心而致軍務遲誤該搶用地於速謀得是可作可傳諭阿桂張廣泗成豈
此意宗旨剋何而心要如何既定聯命阿桂等若何以從何等同觀察情形奏
事開交張廣泗事係川省對膝古文且從收令帥二年于收以軍為青成隙擬

張廣泗悉等目今恩格我什綳熟等誑報有還於張廣泗者伊多猜誑訥親　經
查訊並不可因大學士至者偏重於多之心當否彼此之見現今大兵攻勢冀
仍古之用兵制勝每日觀望以攻撲賊巢所祈物生仍宜責備可與訥親張廣
泗生存當自成算可得志奏聞也日　上以金川之視化山有關事猶乃宣
鎮首城我軍吾路賊皆寬吾事外而運糧一事從任星香溫派中化民為保累護
兵覺眾　命軍機大臣等傳旨申飭　旨等說將金川糧運　皇上早積論
貴令把將化山估楚價值高程寬議乃奏行不甚鼓實漫糜浪費　皇上一
閱悉奏　聖心注念不已屢　積論自昨歲措化山後令班第四川查察

令彼吾果當民什慮阮揮閱時而愛民乃子之誠尤為　日　下兩為澤體多矣
己亥　上諭內閣日我國家從前用兵以重得地誠為要者其時人思奮勇
奏功急要無及子孫今承平日久安享不識兵人已不知有此歷變眼思念前
侍其綱粗陳閣日可用此殺教即使金川等處用之亦徊州我歷所多訓練成
而於八旗兩翼驍騎營每上三旗另挑派五十人下五旗每旗派三十人揀其少
壯身健者演習雲梯四面建閘並興公給建修查核會同都統永興薩穆哈
俟其奏閣都俟報標札原曉標訓練再令其揀傳標納延春注札原更為查閱
俟學習有進時亦往視　壬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日張廣泗將

原仿係兵為良在精遠到無限命軍機大臣等為問伊乘敗撤若遠失軍械情
節探轉從前賊守要隘之時賴運為雪所阻也從年月去弟皆查從措移粘而
食構對從情撤皆撤文人思更生總任軍械因雪大不能撤運以致遺失為良
挂前按班滾之役於同數隱有從旣排運偷置刪併進任伊主川者二十餘年
也方輪則嚴捕熱忘即以進剿金川而搗其帳頭添十精主尾字撥來以當曹
將眾速辦決日之刻又役傳以金川之衆克復孫克宗巷伊主三項中為為出
力即班第前此奉條前細奏聞即其撤要一事係稱前運被阻已卻年目畏罪
料時日雪久矣可仍以自為恐虎橫飾之詞為實係乃此則為日於之會皇撥

若又多斷論可仍皇諭閣大學士訥親來以清楚不可向之張廣泗與班第校
對移運遠為雪所阻已從年月已久推情由送行奏聞使所供奉實為多虛
年輕八自有係措力為兵可用將來仍差往軍前急切時思戴罪贖訪伍篇
隨之人也宜訥親首次據奏從七月初十日到來令又據及丰宜奏合共奏之
事限以日限所地生詢親之者而能類於速建以俟奏其廣功但軍營事務勝
切緩有意其指則多海大功克成團宜速進入其即戴罪立功亦安多通時奏
聞以無限而輔之會巖後著十數日一次俟將其奏其陳立進剿事宜多所天
附情開發將軍等既不能中止事無從進能即議將來作何情形訥親寫日下

作何籌畫可一舉得志迅奏膚功思教汎州舊有碉附卡城之設因承平日久
未經演習今以特派大員推進攻兵數百擒奸諸伴為令伊起兵努面為良于
直至今七處見城碉林林相揚因演習使詢祝泰前奏稱各處籌存諭於詢
祝將如何放卷可否為攻擊碉樓之用即行奏聞　戊申御史王顯緒奏金川
有土司共金川請界時逆者不一其實為某以為勦為不能滅此朝食況番州
會得慎思審易仰懇　皇上勅下侍衛大學士將附近金川之各土司等諭
已未調往軍前效行明白宣諭令其自備兵糧知土兵以為前驅看軍情大張聲
勢以為機援且能為亂賊巢擒獲逆酋之即以金川土地人民賜之將見各土

金川　卷九　　七　自得園藏本

司爭先恐後要致全功要責伊等盡該成敗相同須深往未易使前驅之土兵
一得路徑破其險要大兵即可乘之而進直金川賊巢見附近土司容易弄刀
自度非一處全其國有破我之患亦未必不自思為士之道低頭論其前情
獻軍前亦深不致為前此之患死日以相推矣橐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
示訥親張廣泗並著會同詳擇以前一得之間或調伊父王妻兩相詢問詳悉
奏聞目前情形以番攻番固兵家之常亦即軍中未嘗不用此計乃哉
單上疏中另若延納作數一閱陳奏即　命傳贊等加之擇擇而不以書生
未諳軍務而忽其之開言之言觀人於寡盡其數之情勢　庚戌　上諭內閣

曰金川逆酋不法既經調撥大兵剿滅殲勦一切軍需供應俱屬不以累民糧
並飛芻挽粟為數之外間或有徵用民夫運送兵糧口糧不以民不免若輩勝
心於金兵往來前途運送之差未免之此非狗年年秋勞先行徑徵供亂事務之
● 示新著安泰所屬偏僻加惠以示於遵照之意是日　上又諭內閣
曰大兵征勦金川各土司望心出力旅往不懈朕屢傳諭侍衛大學士訥親將
加力效行供應爲嚮導運軍糧之各土司量的酌保奏新秦簡保朕加恩令該
覆各土司統運軍糧精勤未徇往來供應兵馬者無論漢土既查其酌協勤
供應軍務者語加賞賚蓋以念各土司將運供應等有奮從忠協力攻剿者卜時職

金川　卷九　　八　自得園藏本

運番蕃恭今援為從事行為高者將示新賞賚以示鼓勵往該土司等向來嚮
化有識身業不同其免其往指人數申詢亦為允協其明白土司俱泰德昌等
著加恩將軍番所有兌賞仍照例是分別賞給未能盡酌之處則土司千百户
等俱量的之日一併論賞悉入　諭祝張廣泗金奏言臣於戊辰六月二十六日以
番攻克梅邦寨係其裏種之處西四路內正地馬奈二路俱擬據碉寨險峻難
克即宋乃多二路目標並未攻戰所東六路內惟有曰一路泉從番邦之所其
其時僧郎二路已將哥顏為一路且所集可以攻撥賊巢之兵止有党壩等
處卡撒三路今党壩係勦之路督兵堆碉賊防南線之兵部有衆將漢兵陳傷

病不止各二千有奇條皆翻棧等處上下兵身不住怯懦直抵勒烏圍添兵數
千有奇暫進兩置刻甚未果能即將東穴卡撒一路兩撒調派從容無阻為示
刻限以進攻普度一路派兵已經密召乃哈攀龍等統領八千二十餘日為
賊卡兩路不能前進查之卡撒否山梁賊碉已為我兵扎卡圍困數日復被賊
焚等不能收回伏思漢土官兵四萬餘名業已十倍賊眾乃令感進攻跳遙而
日多等說難奪營亦已 日條調乃遷等勢專冗未能便將士共知鼓勵奮勇
先以致多路竟等當退此等 日等據實奏來蒙覽年有實深惶悚既至可憐惶
入直抵賊巢未敢有議一路將將弱勢專時士書勉知令一名前進即行查送施

奏事檄調之原任提督[illegible]我事日初五 ● 到營已奉令總統等處圍原等
害中兵丁哲等並奏請即將奏入 朕閱甚為詞誡張廣泗又令著交部議
雜哈攀龍統領兵原係四美朕該一路進攻相因該管有材林相[illegible]調
赴營參合前進攻月令劉等首帶兵三百[illegible]等前赴美卧[illegible]能材乃哈攀龍
酌處之千總黃世顯不能[illegible]復[illegible]處圍帶兵三十名解送碉位以致
六月二十二日行抵[illegible]在山梁遇賊被殺兵丁二名[illegible]山碉
一位已承七十等化及黃世顯帶兵[illegible]山腳[illegible]為存[illegible]百餘不
[illegible]任竟說忽竟各[illegible]以致六月二十九日賊[illegible]傷兵[illegible]

石失去碉位等撤該員退保墨石 旨 張廣泗閱知兔撤小金川土司帶兵二百
前往督進賊眾上失去報三十一名仍與[illegible]跡失之武弁哈攀龍隨行進去
於已攻[illegible]直往[illegible]調赴營原[illegible]任[illegible]之後不能增弁士卒奮勇攻[illegible]
欲使[illegible]方可[illegible]攻督[illegible]二十餘日[illegible]進[illegible]仍不能攻克賊卡
去[illegible]實情實進攻[illegible]等化[illegible]相應參奏[illegible]哈攀龍[illegible]才智[illegible]
心能[illegible]知[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自[illegible]
等[illegible]所策應[illegible]用進日[illegible]等又[illegible]卡撒[illegible]碉[illegible]兩攻
竟有可再說進[illegible]五日由[illegible]令副將高宗瑾帶兵進碉[illegible]攻等自[illegible]

來往傷亡兵丁先未能克[illegible]用副將[illegible]中[illegible]
令高宗瑾前去[illegible]兵[illegible]劉[illegible]攻勒[illegible]一[illegible]及月
張廣泗分派小金川土兵[illegible]碉[illegible]賊[illegible]兵之[illegible]守備
馬[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攻取[illegible]人[illegible]碉之下[illegible]小金川土
兵[illegible]木卡二處高宗瑾[illegible]不[illegible]劉[illegible]又[illegible]碉[illegible]兵之
遊擊[illegible]守備[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高宗
瑾[illegible]化[illegible]劉[illegible]任
事[illegible]十餘日[illegible]事[illegible]奏入 上[illegible]奏[illegible]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令將進兵情形並將領兵領隊諸
副將爲宗瑛等分別件奏朕已照所請分別加恩此次未經軍營分撥有過嚴之
處其軍行賞罰亦不得不嚴惟是嚴於罰者亦當酌於賞然用人才之道
又不得不分加鼓勵假如同系中等之將其十人中豈無二三人略勝者則就
此二三人稍示優異以勵其餘又或一人之身曾經過相參則當並加賞齊以
不沒其功俾其感激鼓勵奮勉立功實足以策其後自能知一嚴有從示
其受恩舒羞後於將士更可靖瑞時除對敵催之以賞命相傳其不於賞罰之
道諸務其用皆宜有罰而無賞矣可等量明大義未免寒心激怨焉甚或更復

金川 卷九

自得園藏

舍怨懷者此似德壽年之際分有更改所周恆仍自金川用兵以來大小員弁
以過受罰者奏人而後將致賞者頗少似於鼓勵將士之道亦猶有所欠缺此皆
且等稱置未當若既參劾立即等有恭查從頭詳内久久之心固切欲進攻以昭
大權而其情似猶難及後患之間亦當隨時酌度遠其陰網珠生一或多圍其
眾爲之隊奮勉於物如亦屬可嘉且然欲速逼甘示免相責殊處此又不可不
審也再如副將記一事雖前據行之未便嗣後以至軍機處定議今後再錄
到諭旨又行約設用兵大事銷令多為壓抑所需從於起身十里外仍能事事速
度者中機要處此所降諭旨其能於其固為遵且其我勞者非於我已然而奉

使復投亦不妨據實參劾從前功效於大協此事既經改有據詳無行但奏聞兵
丁為首賊黨其實之法以示鼓勵進至捐棄一事所降之旨自下該已經到此
次請內亦先奏直至以將領姓行將而中止然無有理當立奏行條報有尤甚
行且入秋稍遲本日賊境兩營衛整補未作仍行出時日高居會同一併具奏
日等從征實錄為軍中規要所謂嚴也在德得成然人不致把持各賞之謂也
納就等首至生於將戰之時將士但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實所寬免不問敢違
各並 聖明開鑒已多庭筵當謂十人之中豈無二三人稍優者即一人之
身功過相參尤當先賞其功以鼓其氣豈以切因生人情焉 欽此諭

金川 卷九

自得園藏

情況難易復有之間當為隨時酌度詳並為不可少之陰也溫福阿桂聖哲
切情現以茲仍參律仍各功實絕非易復慮之間有未當者 即往途中謹
數十里之外豈能事事遙度是中機宜而實料 諭旨所經揭其要遠聞中
嚴查條斗至事將月之未能奏捷也至日問兩況參言將兵部書擬覆陳而地殊
隊點謹隨旗楹請爲區立許一章未 寬議日至四川道看摺為實查九百條
區從復紀山用兵與稽為不數嘉遠免復 數倍而後復兵部覆議條爲九百
二十條已呈批經部頒文復不至於復陳著原設爲區數內徒之以省兵辦
語博大臣爲真亦復始議加以政於摩 國家奏入 報聞 辛亥

上諭內閣曰王亦何曰忠懷於軍務通籌者斂術優老偏究用心事誠於共勤力我行相同自宜特加恩即其身後一切事務交部照例四請從優大學士公訥親到勤公從前素善財用貴卿月嘗詢諮何日忠懷於軍務既日久績尤有茂執戰之者總侮于術之能乃　皇上念五(?)從相即其勤且我行忠相等恩高優渥仲卿前至九兩三軍之士聞之宜何如感勉激勸也是日保弘謀奏言那四川籌自化山案軍前添調官兵更番繁費前議將達等令於陝省封餉報內撥過撥用者僅撥湖北撥銀二十萬兩解川已經相等今當庫存遺之之除請於陝省所屬庫內添撥銀二三十萬兩再更多撥解川以備急需而免行再致使請將勤當該下上各報一十萬兩不敷川省請撥之數令我到為陝內勤報一十萬兩署於撥陝十三年存餘撥內借動銀一十萬兩又撥二十萬兩即於九月十八二十二等日委員解送四川籌自化山歸時應用奏入　上諭該部知道閱七日癸丑化山奏言金川鄰次添調官兵不下代致勤帑用繁多前撥過接撥銀究不敷用請于就使食糧得折前後借撥己逾百萬奏撥江甘二省銀一百萬兩不足以應遞備數令又再撥添再則軍務之需實日繁而數既之速速則定知以無可至撥僅士兵丁口糧鹽費撥一項實需於即及打清等糧均要該官兵更有需需似應令兵部請撥撥川銀一百五十萬兩迅速解川

以資撥濟奏入　上命該部速議議覆部議如所請撥給銀十萬兩江西撥給銀二十萬兩湖北撥給銀二十萬兩部庫存貯銀內撥給一百萬兩共一百五十萬兩解川應用　己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前經傳兵馬袁於保軍機內大臣議爲有用伊從前帶兵在甘肅等處曾大著五十於謹燒威前往時原有要求欲捐發職者銀食後至量調撥之上大著承及可以燒燬寺遠即如本朝戴為大著射中亦可令其焚燬賊中壘寨此誠火器得前將軍用之已有成效應令於承官請為可採器械者所恃以抗拒大兵者以猶合不用秘策今當此秋賊巢之時施放火器似可奏其所恃著傳諭訥親等令其斟酌為原可行即於應如城內焚毀視其重要者應用近日事情益得聖心懋念并命其相度關山寨氣忠之通以保身為要毋致蹈無益之險亦宜將分散兩耳宜寬展其隙情知彼情方可令其于孤地而使其恐畏懼然以後人奮人勇能用命我兵多集思廣益令眾志以成城又復兩門命訥親者往正破岩扼攻此屢軍士實在情形也耕和收秋戰之事而金川究係可取不可取亦屬無賊陣之外復有別從可進取者此等俱未奏及即閱川省係該處所可令果然有為屬可用或不可用查未奏及又用閱一者且有諭旨未為未嘗奏以有攻克行之以金川土地人民財之眾寡奈力取之亦未可知若不可行則應速行奏

乃殿亦知軍中積一切自不實行為精籌或及猶豫設已於任內事既不能急
奏報而亦助又來速殿何能照辦日夜籌念即敢不辭瑣言詳悉批諭其審籌
細酌為之　十六戊兵部議奏郎中豐額係兵官任委後恐其無收為成不諳
卑先十年奏有前經奏准進報以致撥緩理應報奏　諭旨令入於京引以
勵歸伍用命之日至　命日加五級照例給與所與日籌重空銜名給加
矜之係以乃為部行同知仍准蔭子弟一人以部司撥用行文該督原既比方
將伊子送部引見其名仍照算日籌行知該部工部遵行　上從之　丁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溫福阿桂有遵旨一事我用兵金川而實價值更多
傳諭諭詞協辦官運米石定價每石十五兩之議並及詢有大臣口每米每月
俱自算給銀兩而每運軍夫日或口糧豐餘支給脚價外每夫每日又給口粮
一升兩夫背米一石即以四日計之十日自算往回日粮必速需給已用粮又八
斗是給軍之米不足十斗耗費其運夫在此所屬日米其為伊自行給食之事不無
修詞固直木運碾實算果屬實何則經擬而於兩路軍前接輸陸續源源運
其運接脚費若不至此此之多今以年青之米轉運年有即今此谷崎嶇何至
銀數若此殷觀日不情形未能免將奏覲需共既採食給較費長此不已何以
為繼大學士溫福等王行間自不須為籌及此事不能中止如籌無可免籌食

裁制有良法或多經由而北軍營之例令從就糧之子弟往營籌運可有實給
之頻而於軍前有濟亦庶早並計及易傳諭溫福等悉心籌酌遵行奏聞並日青
州知府奏子遵奉曾擬調川後補用張廣泗來省以合勤合前並當給以委用
已撤回被仁撫劍將協大為未曾駐道此外為清遠派有輸廉伍將萬二三員
協令即日來營赴營駐該道用日僅撤行按大有簡並年往駐日　丁丑傳諭速
經理有上江協存者進駐四人至再江府守差紀慕年長事奇官有奇將營計
查將多於廣伍軍前西營日張元通其源速四人至其速請有本川督奉府紀
銷收通接經營有為東將俱有往往於廣伍我行已奏撤飭速往駐速自正陸
葉口報有本報多西大提督鹿將地方官先明將須隨撥即速出兩進以期
无降撫惠特南重報於此日初五日二五等日已經先後赴往即令從卷屢入
報聞　戊辰　上以四川本省本速糾赴為四川布政使令速赴新任　己巳
上命協辦大學士事務尚書傳恒傳諭溫福阿桂日此次征金川軍務
其從前張廣泗等不相合屢經批諭訓飭行不睦致有碍之事是其無常宜
事為而不可狗沈軍務所阻已甚屬兵以渝兩川省情形為此或係有意阻撓
者附以事或因陰深段嗣西事不能相下紀山才具事務任生滿洲大員中為
不失為宗氣局用為紅旗者護衛其效數而如當之情性非張廣泗日不

今殊非意料所及仍著川省總督策楞等速傳諭訥親令其詳悉酌量為
可諭內閣前據訥親奏請將以前所擬派往之兵僅先調訥親一面據實奏聞一摺
旨令其撤往其來四川以便即將印務交班第暫行署理於建昌統轄營伍
旨於軍務事務著將彼此酌量之後又於二月日夕收到本月十一日所批覆
經訥親奏前行奏章往往遲延遲誤回以行未來勉付行以遲延至如許為
懸擊訥親猶到此日於稍遲日後行詳悉入奏算至盈六十餘日一屈之旨
遲延殊屬可惡遲誤著日　上又命協辦大學士尚書傅恆傳諭訥
親班第張廣泗四川布政使會任於軍營辦事務不能妥協已諭令太常
寺卿今岳鍾琪代之素會任為人可其事於是奉到所議諭者以往為定
奪之可任之選極一事須諸實妥貴而此由軍營選調繁舉總之往前而北而
後軍營選要及屬繁多為人之實難須以將選為第一差事務必奉勉於此
主紀山會往自來而後說作辦而兩人才伯能能為奏其需要此後已遍任
來可知今會往說得辦任可當可以敬為於至為可傳諭訥親班第張廣泗等
指伊任內任事諭事辦一項事務實奏其事務經理無從心書妥辦於此
事專對之數事後辦功之日再行請書往二人已實辦任不能另有稽核也
平定金川方略卷九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

閏七月辛丑訥親奏言張廣泗任奉之　旨已通傳本年大日訥親奏
稱之況賓係所有重戰此人監中不出可集其兵漫傳再擬根乃不過已而為
之能為此為別據意謹今奏　聖明指示仰見　廣深遠至萬全又細加
酌抄日下賊奪大戰救每用仰調賊兵俱後得有折損亦不敢盡讓攻動軌現
在情形為本可行出兵至出於六月初四日到者報云再次青行兵往閒探此往
而擒賊書久之仍稱不得其人又據所諭欲由山道出兵由問五番諸以擊賊調兵
為荒遠不能大約全屬不識要徑從此則實言而已奇嚴一路難求能得入直搗
賊巢亦可將千撥一處攔截至外頭兵有將其人情擇山寨而截之路不可集
度度賊今我兵要本爲進人攻不爲滅入　聖諭可用攻於之要也奏入
根閣去日訥親張廣泗今奏言狀請　上諭以自今大兵已深入賊境設
令屢加不能克奏惟秋深冬後地經寒冰結兵不便不如向陽和暖之雪地時
有為著要狀見城堡日下轉為伏獸之所墓無祥寒之氣係本地高寒則寒依
雪則陰雪則寒氣寒則陰相疏自山腰以下稍偏之運可向秋冬氣為和暖將
任降雪尚不多再我師仍可相機進攻寒劫為覓戰營之地則自出口以至軍
營又可望山寨各地方以轉省且我軍已距賊巢不遠至一經撤退則衡量至

夫賊兵素務作梗官兵往殺爲難且恐士卒狃於日久一聞撤退之信必致懈
散其心而爲土兵以爲今川不能撲滅及其作梗尤爲可虞此日等所以未敢
遽請撤退云云　　諭曰觀營攻撥賊衆所雜伊主青作陳可無論矣　聖
主調撤兵執此是令自知衆大意擅將思圖推以延時日所部當衆未當無
殺謝之意無以伊等爲子留爲退而執繁衆究是以不能請救事賊人大明見
料賊其所未情人數多寡亦是其所轉輾計賊勢既爲不過三千餘人再書猶偽
料日見其中勢必不能久持遂以況至頓呈勸求投誠乞而退者自知罪重亦
肯而傳羅因承下奏良偽覺並身日向營謝今等懇求投誠以全身命而退詣

金川
卷十
二
存圖齋本

亦陽爲懇求以安衆心是先伸說於事机亦偽而賊境爲各祇當可乘所既諭
以前從周治海散其周往之心手防令乞路將帶拍执攻擊使能日覺數賊不
使得有休息又處其攜散之計日下已日會不能持來不可延以悉世可以堂
待其斃此日張廣泗恩昧之見庸之令各而存事不難擊破搗穴矣而日訥親
以爲疑其果如爲所有奇知盛賊不同情其然爲青不倖不爲過慮今賊果食
用果有盡於還之完那饑接而戮盡攻勸以至一各可乘之机且卡撤者存二
務當係日等既據戮乃從攻撲數次亦爾可進新乃翦充條令其業進前各
害恭修士氣恐並不揚以日訥親恩見以及今關為變錯阻以應賊撤久役漢

土兵丁令有敢離兵時則可就擊調卡削賊亦不復休息使則賊再加調精兵官
兵三萬今再賊於四月進勸則我兵丁足以但而直路將攻擊避最進亦不
進兵今為此況可即有撥調又可乎待便退兵數並撥退求間留要此恐潮未
案該大役皆自根據日等已勢將乞路能務退兵等有待加既退將於今秋本
今承作之商即將時商三四月之接的行退時附近事可以之雖去再日張廣
泗前全同日派帶等專談約行商退之信既至商人勢必從退又其承項撥揚
投乙有一萬五千不之數陰偵提退出日特來日久念身商退不過庶可減除
支役以行民力在本　諭旨今月訥親帶往夏朱京日訥親隨即欽遵今其赴

金川
卷十
二
自得齋藏本

往奔並會日此勢進而至各有關閉業既進身土司其兵大拔調全精兵旺
然知大兵乘勸番兵伊等待久遠分全之計既當知力恐難並各恐四世心念
番降於是日訥親又奏請進勸今川人乾商不能前退在先前着要加調官兵
雇集等處費俱用兵費月召信全奉月再思其前加調官兵計俱想加審實數
百需需處備蓋細整賊將箐將我兵升為實備及投官要審加机隨時周旋攻
擊賊調使之不得休息其接據土司今乞於本境自爲防禦仍接魏而能管周
第久能保總今業等漢二三年後再調集官兵乘謝夜間今設進搗自西一番
成功此二三年内我自机會可乘搗覆賊商於未可定且爲民力　國用起見

故壯屬及此等以迅奏膚功而論仍不如月前情形耳頭緒未之可速捷也謹將
兩兒一等保奏伏候　聖裁奏入　諭旨此兒振棄實有事私專務身為
經畧而時此兩條令兩逆應之理及能保明年授賊據兵勢倘賊再不搗入以
為後不能成功不為明五日力已搗畢團嗚計以合始終遂日詢知號廣汕合
奏言七月十四日以前各路攻勢勝被斬傷形業經具奏茲十四日以後克捕
一路自七月初一日至十七等日共攻佔石卡二處用砲轟燬石卡多十擊死
賊番五十餘名中索一路於七月初八八等日殺死賊番十數名南今一路於
七月初五日擊死賊番數名黃務一路於七月二十日奪得木卡三座迆從失

去懷領賊五十餘人卡撤一路於七月十七至二十九等日奪獲水卡碉房二
座斬獲哭院賊番四十餘人伏屯河西四路其馬索一路僅可擒獻未能進取
日比一路由賊碉搶鹵兆進已據制持筆被遠調四十撥軍營甲索乃多二路
雖從日久亦未進取前往撤營酌加王世泰分撥雅京其制持為雅制惟之兵
查被兵拾黃務卡撤碉又兩該處遠路重熟悉兩賊境要隘方大兵攻撤迆擇
對甲索所擇壓以據取賊制據運往通路有據處無以僅持制賊兵赴卡撤勇
河東現止四路除仍是一路屬條章制不進其黃碉一路從從總督出時攻設
卡攻擊賊番排頗有傷斃不肯少進木具令兩之碉為未能攻克前進卡撤一

路所當碉房之兵尚未到前臺古山梁洩碉為色松巴部之肩禪小金川土兵
連攬三次未能即克現在圍攻其前遠水碉二座已從拿換其黃務一路原可
徑入直搗因前有石城一座則據山嘴為賊境咽喉前後兩邊以道地攻地當共
中搜駐不準排佈攬賊人由兩面不城仍未能克現在飭令為伍齊攻取賊前
進攻擊卡撤所調之兵到齊即行飭令從左山梁取路前進並策攻克庶便一
有克捷即專心速記兩原任提督提督臣賞用黃務石城久攻未克於七月二十
八日推桑卡撤官兵攻擊右界麥碉水卡計殺賊身陞數者報星夜行至車迆
為謹奏兩中並未援及前番為原報備為廢令並附據並日　上諭楊應琚大

學士尚書傅恆佑俯詢現據廣泗四路兩處軍營現在情形素諳於智勇俱
聞金川小醜不意負固頑抗動威逼至於此舉兵攻攬進不能前退不能守即
小小報傳為未傷彼反見仍現地卻導殺傳其無據以賊設竹之據奏內所稱
逆番去歲口食不繼每以甘待其斃我兵果能奮勇攻奪數處賊不內清又稱
賊果因虜東至於迆之究州晚度現至而以宣斃何又至完班聽度撥侍迆
為空見而兩科未成晚兵三萬是尚能奏膚功之策亦能核有所見其不可以
之成保大兩軍相持賊人為食而受傷之死徒復家為絕隘亦無力而不能
施之地現已用兵是若撤退古有表德迆渝永事自救轉移其策以成大功者

猾狂於此等云施之事今乃欲待其自斃自斃業已如可待年之久費普不能
勦滅之務仍妨咎言其所以不能之故直待班師令人亦能殫精其力不可棄
初啟以三萬兵當賊之五六千尚可委曲之說卿等身在戎行目擊情狀尚不能
確有成算蹈揚兩可瞞於數千里外何從批示何從傳諭且大兵有四萬之眾
彼止三千餘人何以我兵竟有餘而我攻彼攻彼惟慮不足日久愈更事有謂
忠而奏詞乃復及是殊非所料卿等可將實在情形或增兵必可成功或用兵
勢有不可詳悉籌度據於一並迅速奏聞勿為兩歧之說妄知聞於之事卿
等專責朕固不遂料而且迅速將情形詳識固不可仍前支吾此咎其究將攻其
腹心無可從中傳聞無有亦無善將奏聞是日 上又命傳諭訥親曰朕前
數訥親前往金川經略原以一隅小醜大兵雲集不難剋日殲滅迅速奏膚功其
首要使事竣威內可以回京今觀前後所奏一切辦於賊兵建大營七處費日
持務實其發衷至于久而遠微中外所無請俟一二年徐收功可奏凱旋之時
上二年之理若即速明此事其經略將今訥親利害彼未預度情形亦未能詳
諒朕亦待與卿詳合覆理據其復奏所為何大兵未因遲緩而即速奏聞請朕
降旨酌傳示卿詳統其鋪張大兵先為老成宿將意以為用於應奏之事
其將軍府有條乃自明賞必今未發一謀出一策現立於詞一定費而外仰

謂大臣臨事自應鼓舞振作以期集事乃竟見其力之窮不知伊等是何
而前何事況賊何地殊非迅速克奏膚功一傳諭詢問是日訥親奏言自查閱
各路賊巢自有形勢不遽易剋之勢且欲與兵合力進日以為地勢險峻
易於兩其實兵勢雖四面有兵可致大多兵在險僻可而攻之不肯迭為
事伊來見各回攻之兒也且其將處為兵不以入也不能恃勝即而奏勸責此
副將軍宗瓘迅攻不能克賊者為其宗之事不足種種情形則大千事化日閱
稽日抵當以實其查有倫犯悉以上情即行奏處辦傷和氣迅回帶兵至
員使賊將領將訥親恢今皆日準切訓識以如後勸征復將因用賊何之去
諭賊人等素不能敵我 上命查明 奏係奏處 並諭從何奏係從
陵和等賊背 上諭傳錯以賊於賊使任事之奏將劉兇去而經 更可其奏其
偏指情形據奏失偏乃以又 日全同傳示兵將當從迅速之責此千把等摺拿
乃張千把等進至前後事宜當宗瓘如而不能 著 亦俾為不知其祖處有弁
如此又諒將劉惟任奏實不盡力事任身先士卒力殺律之 者 摘以為躁於
而量賊兵賞守備 日 前賞月條已被閱前仍不能帶兵攻克是忠於王事者
猶加以不美之名而千把等化為偏執為之賤即此又偏狗不公所以不得人
心者也且於用兵數載攻剿經年賊前來犯勸殺踐除者雖能至而所以不能

遠藏之至用兵不先據此指曰紅山於始事之時丞未折報進經由之山川險
阻稍生微等數年出師會征搗抑以致多用部隊伍理用年摩相之勢所不能
免者曰張廣泗未能嚴督攻勦曠日持久賊得乘間嚴備綜致今歲加調官兵
即從前已到之地猶不能復至且用兵路太多而未進之路尤甚兵力不足惟
制大於籌算昧於地形頓兵老師攏兼錯誤曰奉　命經略理應奏奏但若
此則曰兵貴日于非大事不應任政作又微也　聖諭未有過於張廣泗者
即於曰德征揆達不遑休力扶掄既去能謂夫臣為唐相當亦非受萬生手曰
之隱默不敢上瀆　宸衷私心竊計和衷共濟不謂要大以行　聖慮等

處　皇上訓曰以信賞大綱勉曰以庸官某者識曰以自私已見者曰以推
進遷嚴曰修明利歃守護持曰兵將曰大事大端本性　聖鑒奏入　報
聞去曰論此又奏言攻事　諭曰詞據地網壘備兵丁在名為此而攬守曰
空保曰詳思其舍地勢不便障兵多矣亦各所用至於攻碉攻卡主我兩網壘
備兵下裏往之氣實攏據此係難但攻一碉攏遇開壘兵一二百名至前又
阻數百名為後繼至阻而埋伏兵數百名從前攻賊明而已進後去
未損多數將領今裏合兩兵前進而以保持土兵為後繼然伊等復有遷延不
前仍前進者不免受傷此一二次即損勇氣亦不免於退縮為今兩兩洲料

阻隔數十之衆需用既繁亦非將久之計據實且兩州案備在於馬上可前此地
者所能受至如攻取捉賊之處曰臣已詳加籌畫另行具奏請將兩州壹備
兵丁不便調用情形據實奏　聞奏入　諭曰數千兩兵之費用又多於
數萬價兵之費用者且所請甚不可也朕已知彼處地方形勢然亦難以指
行所請加籌畫者亦不甚為得計又　諭曰今已用雲梯兵傳旨詢問另一
併再為詳議也曰經某奏言口外撫逆報人行以鄉僅口報伊無　聖恩寬
諒加倍最為優渥據伊等平時亦兩請從不齊使心意似至有積累無以為闡
皇下書信亦資前路將賞各番屢來兩無當所不免執止川省將次用兵名然

因其民俗相踞今道為於各事等附近之土司遠戲軍與地為天投摩不免
於積年無豪我　皇上恩欽傳往受各等累從伊等畫民山每田少不敷口
食向有遠赴內地下游傭工者詩此實係夫傭使得生活久言訴曰小
金川三五月祈我稱少以上可料因時對之事未息金川已投大兵不無因懸
曰　兵曾往之曰詳籌設法或更換詞臧或添撫隨夫過來投前已出誠者老土
司皆恭順趨事並無思逆之形但念內地之民常赴雜賃者多而徵往麦香稅
傳一件微犯難亦未可定等票　諭曰某訓　曰　即欽遵於閏七月初二日由
軍營起程前往內地得加查察將杜絕私弊以安閭閻奏入　報聞　而

子張廣泗奏言五月初一日據普陀達賽阿爾占拍攻武木張兵衆撥四日
二十九日傳諭大雨至三十日四更小息旺齎克閱撒密筝處地將作
圍山碉攻兵奮勇中戰碉一座賊倒死者無數兵及賊兵共四十六人帶傷
官兵數十人又據傳羅大臣帶兵襲世策寨賊碉大兵十六名並殺死賊
賊占山角地方等處塔爾日自番民飛虎碉將時有賊擊之事並伐兵擊
者等果報賊擊倒賊大兵自卡仍壓碉奮力前進將大兵卡等仍保兵其隊兵
夫大炮被馬拉攻堵賊兵等會同嚴審賊供稱係賊兵集襲世
策等仍於本月二十九日大雨傳諭官兵將賊碉圍大兵之事尋了賊兵將至

思覺二人口供稱該賊上碉奏稱四十餘賊不能迎達碉座至大炮之上近繞大
兵十八龍山攻奪賊碉據壓之官兵兼力等二人亦係覺遇官四更時初大
兩時賊賊而攻擊奪賊格將後攻兵繞攻賊前後大兵官賊兵及傷斃多將
奇人數易攻得合兵竹兵兼奉入 抄閱 丁丑初九日張廣泗又奏言今攻
官兵自閏七月初三日攻克碉卡壁壘等全其兵前奪取山梁大碉一座
兵賊從之後路攔截傷斃賊兵奮勇前進攻奪賊前之下卡攔之右又有山梁
四道兵殺退山梁已為我兵所據惟據碉亦克復碉之旁有水卡碉房二座
亦經奪據日用卡碉攻擊攻碉係攻碉之旁有二座碉房一座攻碉之下又有

小碉五卡我兵圍不能前進和克其兵衆又三座小碉石卡新焚碉不能攻
取後燬碉一處將奪得官兵一面分攻石卡一面分兵卡撤右梁官兵合力
攻取二道山梁地方俯瞰賊之後即由三道山梁直抵色爾力城卡賊受逼
撓日等兵直奪至寨不克自初五日至今大雨連綿賊遲緩攻卡官兵猶
前奔全一條路爾行分攻撲攻日復重重前進官兵進攻日久傷病者多
俱從陡徑通四面攻碉奮力兵攻擊過多就近於以前後碉兵丁二千名赴營
補額已抵數百名又因賊乃分二路之兵日久未能前進已將新將副將為
攻攔碉堵截卡攔止百餘兵丁令等接川兵千餘土兵數百名齊克攔攻不能

進取亦不能殲除奪得賊碉可攻勢其擊賊及應此兵等兵詞因即於了也奉兩
攔官兵將命就近據守逐碉傳齊攻碉攔剿攻爲那二路之兵又有二千餘名兵
川省未到諸路兵丁千餘名攻主奉日本閱雨撤日等古撤軍壹一路即當進
往前撤左山梁地方兵前後分攻賊碉數座一兩時兵攻擊一面分兵直攻左
山梁壓下兵守山梁官兵對時令用兵包底賊人見有兵碉時立即周之內誅
賊亦難頭守也奉入 諭曰此次所奏撤兵用上兵合力攻剿實合機宜誰
月下旬兵丁雄不閱度有方圍逼精懸遠日詢敵張廣泗又奏言馬良柱於上
年攻克據色宗之後即由攻兩路直抵丹噶剿番至今未能守也達所有後蒙

軍報㕘係徵應臻至為番民輓運因雪山阻滯事有耽擱二三日及四五日不
等近因大雪擁塞竟有耽延至八日並十餘日者 張廣泗雖力有催趲清楚
耽擱緣由並將相應之際再下日後人俱未一一升冒若無以為失貽誤人等但責
炒麵食物等類為未見定存護置馬匹於兩頭並食用種類糧料此番相與皆
係由殺來木馬匹為貴精細受皮擡料等中更未據有何稽查合此文件之詞
也且所囑耽擱知日乃至馬良柱等守來徵之先途未能稽徵之際如據已遲到
再有耽遲之途為今遠回之馬良柱實係甚誠勢速圖遞稽核遲遲撤退以致
軍裝砲位遠棄頭等把閒耽擱之故並於上年接運後因着今來兵州守備其

而今以兩營為不要耽擱且條要諮用做現事也當其馬柱並未做同內地貴
文一應轉運於徑路不但不達其應馬匹即兩路經查許應變初距而地徒步
甲木的事務孰將該員耽擱之馬卸了再無數之卡撤兵軍奇猛勇耽擱貴數
日自條先日月以有又貴往於情習情得之處皆五卸於日 張廣泗一切耽擱
等因隨後欲參則不可將奏章稟 聖明迅奪 欽差大臣等那年來以等
加至本 嚴令切勉將 訥親與張廣泗調讓某事分議請後來 特命
訥親來川經略加強協剿又於軍務內將他交本該等代前來現速議之大小
各員均須辦理速各革職調撥大不足剿使 張廣泗經略訥親前往

而收復等功開現行本該使會同籌辦本不可不能則條條現抑截速度遲延到
任現往等有知有同此而斷則係係現本任速遣速條傳辦從現原任 打箭爐
同知執料經專案再囑其遠赴撤稽遲遲情之員則係舊該以縣知縣劉士詒
專案云地甲木的事馬卸稽遲遲緣之員則係等候縣典史嚴某前往雅州專辦
可也請以從此 勅部一併嚴加議處奏入 上以張廣泗身至軍
營本現軍務自須查核耽遲是其責 諭部嚴處奏 旨 等諭撫臣
何為軍營而竟任張廣泗自踞軍營姑為之已數處處意再數一年並不據實
參劾以貴軍紀為重 皇上特命經略訥親前往 今訥親前往從軍

營察現同 嚴旨 合諭日知前可確紛且核其相符參奏甫將此之小現珠急
同那轉囑如有查明速定為樂各項寬免載 皇上以軍旅重大寬其罪而
再以貴其前現已稽所承 恩自本遇誠敬 固當 抗揚用倫職事以作
方能進於 聖明之眷參奏是日該視察甚馬良柱移營耽擱一案 占遞查
卷宗本年正月初八日馬良柱奴稽再囑其耽擱八九日隨奏支應把總李
明傑等報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日止計少實無四報六七日本營文十五
十四等日馬良柱奴稽奏遠耽擱四五日至七八日二月二十日馬良柱來往
撤兵耽者報再有耽擱一十五日俱有奏案可查又前據馬良柱呈首云兵

有現在日當發刻之把總李玉晉於喜摩實詢隨伊等頭上年十二月十三四
日前往根果甲根達爾隆宗得知四此後人有俱不能抵禦仍未能將林之木
眾人亦會欲降一概或降本寨情撒兵前者中路報二三日副將馬有勇殺戮
日大兵剿圍根或宅野兵根舜俄及貴叔買食糧剽掠其家地方始補給本月
口報日佃報至更及詢問并無伊得知報日的系是不一只大約能至九寶現
合係明白實係兵數百名不數攻擊之用兵至數十名剿虜番寨今於中
撒一路將可以圍攻之賊因兵周密惟於拔木可通之路又派番人少只兵丁
兵相拒之碉卡攻已克來拒寧料其間必有應援不前奪庄堡以致失林等

自得園叢刊

抄出其後應援賊首見不能抵禦多度後兵撤退因攻為難慈第五於後撥攻
往於林寨等係之寨實退表於古碉其所見馬情之侍衛富爾兵丁數百名分派
轉攻相機防禦自然察看前進今更移多漂厚番寨現行仿其敵夷周為清將
兵使進剿於時其險隘進攻來看今要攢兵因進仍係有查其馬良柱所擬剿
絕糧水圍困賊眾年餘之功賊必無覓日查今前此勝有可圍困者有必須攻
取者亦有應抄前截後剿其勞護兵者未有應攀來擊而通實攻堅者種種情形
不一策不并全前之境而今圍之剿自應剷盡今已有年餘尚未見有成績賊
人食用有賴何能使之坐斃又林抨此時可行撤兵剿已降之地必復被賊侵

佔山圍早已應及早撤番人寨於刑名能嘆要路從實查明原本可守可撤
惟卡撒者應更補之防剿傳進攻要隘不可撤兵讓地又將拆克寺頗有之心且
查見寺地方安設刑嶺群界自從前賞給通其地設立之種兒極為恭順現派
兵丈為役為未見剿有二心惟閤上年馬邑桂初進兵時詢伊番兵隨征兵全
番斂降自此攻剿擒之諭令庄寺之兵即速白現在之卡撤剿者伊泰剿各地
故奏入　報聞是日　上命協辦大學士尚書傅恒傳諭訥親日據泰遠
譚長於兵雖賞給馬情之侍衛官員兵丁數百名令其分派帶兵偵探賊蹤
現在特派大臣往進攻剿杜賊兵二百名隨帶官侍卸令伊等更有馬情依其熟

自得園叢刊

悉之路再遣將侍衛等於內老弟相商經略前往與伊等之路進攻之同傳示存秀
班第馬爾靈等現在等於有伍與杜來見伊等前般出力即如都隨往之納乃一
百人來未見其作何出力故以訓勉之愈加任事之處恐冒險直前有意外疎失
不合伊等對敵而以前安兵人之先敵為首負擔而不令其戳搶摘揮剿命
伊等前往之意譯仍我訥閣愚留不不宜此時來屢見從前我仍未受挽此來
自命有心其和番兵鬥旨伊等見長之地宜肯躬親不為外內可知乏能伊
等道隨及隨納親速處而不令前進也可將此旨傳諭伊等又富什明安全素
世豐致許以賣命其誤計擒獻俾彼備有折殺忌諱毋稍為證實始終未之

恩服覩訥親等及軍士皆不免畏葸之意似今歲斷不能成功矣其應添兵弁
參戎兵使期待當此時我了乙首有長策可畫一定請速行具奏　庚辰
上諭內閣日前所降旨統兵官為良提督任舉但朕觀其人材非庸懦者能
者肯向直陣亡於軍中特為矜恤之舉伊復為部為可原實且全外年大於
者地情形暗為熟悉著仍前往金川軍營令傅爾丹大學士訥親將張廣泗以
副參等官均著委用効力贖罪是日　上又諭內閣日前紀山奏稱僮川士
民開其審等迭名具呈以伊等所居男恐係奉生長連年出給前發又進聆充
俟報者由於伊等千餘士民情願出米五千石來舍一切貲糧以備運軍同
兵一切拋運糧務相需諸給兵備隨來充責實民力服出方切於念斷無復糧
其雖諭軍未之理紀山之為此奏其意並部但士民既已呈先爾仍令順
因轉書運資且限于未將諭之情并所此理於無米石於為下等應完其確說
報是日紀山以致奉　諭旨中均不理轉運不能完案料派具摺請　　責
嚴加議處　上諭諭部嚴加議奏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一
八月甲申　上諭內閣紀山著革職發往北軍營聽經略大學士訥親委用
令其自備資糧効力贖罪四川巡撫印務著班第暫行署理　戊子訥親奏言
月前官什番兵攻取卡撒石山梁之三層碉及小碉石卡次撲毀碉再分督領
官兵合力取二道山梁原係撒調補額川兵堅由甲索撤來官兵到齊進赴卡
撒左山梁與右山梁官兵對峙合圍以困賊人色底各寨距自本月初旬至今
陰雨連綿竟無間斷迨至本月二十一日天始晴霽隨於二十二日派兵前往
圍攻右梁復碉五三層我碉賊人拒守甚堅我兵奮勇撲攻將二層碉攻克在
碉賊人身被石壓傷斃其正北馬柴古路俱係兩山陡峭半月以來功無攻勤文
扳松掌崗一路探無鍾琪皆扳在閏七月初十日夜派遣參將馬德納帶兵千
名由兩路抄奪大坑梁賊卡之後擊死賊番約十餘人賊卡後皆聞有蠻
惡下余戴餘石如雨兵難探見暫且撤回陣亡漢土兵一名土兵八名十三日閏
杉特銅炮擊死康八達賊一名木耳金岡水泉之旁有賊數十人潛行隱伏我
兵餘覺一人特賊奔逃近日陰雨後晴明即行進攻月查若路刻值人雨未能
前進且據兩賊人到見我師環數圍攻嚴為捏攔伊等百姓咸願歸正求生無
奈家口為賊首拘禁是係戰懸將土司頭人一併拘去等語隨諭川百姓

屬實，從抜賊圍，自可相機而行，倘奈郎卡罪大惡極，必須親來乞命，方可代爲請
旨。隨據右山梁對岸寨番民二戶，盡廣舉眷來投，並擒番婦二口來獻。又
有左山梁格柱布朱寨番民五戶，舉眷來投，並送大炮碉樓，見石領路，隨之番
數名，官兵俱進，是大獲。當經目等廣加賞賚，無論並詢據投番民，全供該處並
無存貯食物之家，其勢不逃而三月俱應飢餓。查此人情，憚懼投誠日衆。
前次籌辦攻取之法，現已將右山梁三層碉克獲，復即圍攻退碉，該處亦易克。容
川省續發兵丁及甲壹撥赴前撤之兵，數田內不可到齊，無此時間，即當飭令
前赴左山梁，鼓勇攻擊，合圍已成，各寨俱有投者，再爲妥辦。奏入。　徐田贊

奏，兵威仍相持而賊氣仍頑抗，其賊不可大挫，力戰功可也。是日，詢提又奏克
攻克三層碉，正在搶攫斟奏，攘克碉時，並獲碉卡，搜有地穴，斬賊頭人一名
並賊番三十八名，在內時救出鎗使該將弁多方計誘，始得出碉，現俱論殺，令
並陳明。　諭曰：何以誘出，並今作何處置，何不詳奏？是日，詢提張廣泗合奏
旨欽奉　諭旨：行軍之道，並宜賞罰分明，寬嚴並濟，目等惟督將弁時時懷遵
遵。去奮勇兵丁，必應熟籌獎賞以示鼓勵。查前月二十九日攻克右山梁水碉
二層，在事弁兵有首先奮勇冒鎗進碉者，有多先入內手刃賊人並割取首級
者，有挺身躍上碉上者，有多先撲入碉內身帶鎗傷者，有是夜兵定後抜刀對

撥前進者，有諸戰廠猿奮力追殺者，俱經該鎮將備目擊，目等間今查明遞
一分別注優，賞賫並給銀牌，或賞銀兩，並兵功牌，俟事竣論敘，再行咨部。鎮將
凡遇攻擊賊碉，有奮勇兵丁，均照此例一體辦理，庶可杜冒濫之弊，而軍心亦
咸提振。奏入。　報聞。是日，詢提張廣泗又會奏，言御史王顯緒所奏以番攻
番之法，言之似爲易，而行之實難，奏該金川地險碉堅，非我官兵難以力克，即
土兵亦其能遽破，伊等自相攻擊，所得一二碉時，即行據守，或遇賊克之處，則
複退複退，經年累世得失無已，今官兵進剿，因張　天討，勢在必克，若此令
土兵前往，其心決散，且土司以思者取其地界相連，寒暑而取之碉寨，以圖佔

其土地而非發其之隨日，雖攻之賊，碉罕能攻克，而令若如張御史所奏行者，
土司以金川之土地人民，與其合力攻取，則是土司大之仍爲土司，況之亦非
善策。現大兵已集，而又妻土兵，一似重賞其才，是必謂我兵力不能取也，不惟
示弱於逆酋，抑且授戒於番部。得詢提前薦軍營團以全川之兵，攻克賊卡，需
給以千金重賞，及用之，皆在石賊，仍多退怯，此以非重賞所可以致者，其無四
畏，維終無所益，可不必。奏入。　報聞。　己丑，詢提奏言：目查賊勢，除拒守之
外，無力侵犯，叔知我兵不深入巢穴，不止頓據以懷恐懼，今詢遣各卡撥若路官兵
仍於是月內全到，計此兵力，似可前進，仍根據加懇劑一次，其人心必正散亂

國之相機辦理非秋間賊由來未可定量徒征勦日久費用浩繁仍令秋末能
告成則所費更重但年已如此中止為難惟有節省浮費庫帑事成及時速滅
查前次不效處虞耳欽奉　諭旨凡事辦理須擇有益不可拘拘是以今日
於此等處時為留意自前派護軍統領馬爾登額等因普進攻路徑往來當兵未
能進今已調回卡撤令伊等於征戰時同總兵副將擇嚴密之地潛身偷襲
唐河及賊碉並丁分起前往攻取是以保護兵丁須有適統賊稍能含勉自皆
將其實情自又於各兵內擇其平常勇猛者選為驍勇切加曉諭伊等如能於
指示之處直有微功即行以便賞賊倍加獎勵伊等逆日頑敵鼓舞向前者有

以示獎勵而賊慣憑者是怨之習稍改於舊並非攻取賊寨多有在日於
嘗時中望見官兵殺戮之人先行令馬爾登額不敢輕自妄動自入奏
諭旨以張廣泗紀山等撥派一路臺人攻由卡谷一路運不遠又仍解華較
一路運送四攻多費今自分到伊等舊張自查張廣泗紀山雖為不和並於公
事尚不敢憤事似攻運情由係張廣泗於夏日遞調紀山身在重處尚有參奏
請令月運大山不能播即去逐府等攻於南路卡谷參買馬騾運來價回南路
為賊遇雷倒斃不能捷運仍攻將事攻為總兵宋興紀山商議辦理令僱派
奏入　批閱　庚寅四川提督鍾岳奏言臺將一路為運費門戶地廣為山

今為把要直自上年用兵以來攻修攻直城碉凡為可通路徑悉深掘壕壘
堅不一又修鎗孔砲眼潛伏其內調卡石層布嚴密堅實壕東西橫亘一嶺
蜿蜒三十餘里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較卡一百五處中有木耳金剛
寺有陡坡當碉石有康八達由當壕山梁分脈並列三嶺逶迤而南皆為賊番
戰碉要卡即今進攻之處也嶺北即係雜谷土司倉旺所屬重壕一帶凡我運
糧進路山峪錯雜處一非賊番出沒之地通布在需兵嚴守但重壕事土兵
兵名為一萬有奇除守營站卡傷病以及分防擇要總站之外實止七千有餘
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且雜谷土兵去歲原係旋門賊番並無挑選攻多充將兄

數無過近日賊潛退林箐故此伏攻問俗所之處堅不前進雖善為駕馭化導
氣少增攻戰土兵宜遠不宜近可暫不可久合雜谷等處土兵離家不遠不安
發牒安子之心以陡征年雖人情應稍稍習難險惟督管付千名可資其進用
其所派松潘山外之唐古忒土兵一千五百名平昔慣於馳馬一旦至此高峯
峻嶺不能登山涉險即所執器械多弓箭雖小且無火器更難適用至於漢兵素
有不戰自潰之名業業　皇上洞悉其情情自找書此察多方曉諭聞等中
所賞罰近者知用命伏思七千餘兵之內雜谷土兵既稍精不力唐古忒土
兵全無可用漢兵應攻實不滿二千之數自難晝夜悉心籌畫百方揣量亦已

攻奪水泉殺死賊衆我兵暮夜擒入賊地卅五共險甚張恐力少兵單前攻復
額且宜瑞一額之兵以防各處賊番衝突患發權運並暗河散兵從此抄襲甚
閱策要斷不能移營逼前業經咨明撫臣張廣泗請增兵三千名以便進取
皆自應添原派續調各番兵前往分派十路進攻援退已定現在無兵可撥
至於土兵恬懦之習在在皆然自又四普嶺卡撤進攻中有刮耳崖阻撓即使
畧克刮耳崖而距勒歪賊巢百有餘里其間盈溝險阻自必耽延時日未若將
四路所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普嶺卡撤甲索之兵歸併宜瑞首尾夾攻使
逆賊勒歪刮耳崖兩處要地俱不能守且宜瑞至勒歪不過五六十里只須廣

八達一破便可直搗剿擒首逆已得其巢穴較各路齊進更速若督臣又云
不但直易險要始而增兵援逃已定十路以宜瑞其卡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
勒歪賊巢以卡撒普嶺納喇布納自山為東五路進攻刮耳止用自兩嶺當羅
一路之兵單攻勒歪今又續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自不如宜自量何處是否
賓分兵於宜瑞一路就近直攻勒歪而及將各路之兵俱歸卡撒普嶺以攻
刮耳崖經使得破刮耳崖倘莎羅奔遠颺逃匿答將作諱況宜自既知土兵怯
懦理應據實奏　聞增調漢兵裁撤土兵以收實效督臣以在營一年之久
非初到未諳者比何故明知而緘默不言自有未解也竊惡廣古忒土兵一千

五百名實屬虛糜帑項留營無益莫若遣發回巢即以伊等所遺之坐餉糧兼
番攻在軍前附近各處召募好兵技岐被用一加變通可撥不加增兵致實效
於軍務不無稗益奏入　諭曰此奏若令張廣泗知之必尋周翔事之人而
有甘附之虞有密旨令納親遣寄與張廣泗向在苗疆甚有經濟此番不知何
故每致虛誇而紀提兩以為言汝所奏頗合也甚日岳鍾琪又奏言金酋莎羅奔
歟於狂逆不法者實係驕對之投辦理不善所以逐生悖逆之心而又有助逆
之緯斯甲土司策丁東朱從中挑釁以致肆行侵侮若蒙　皇上矜念各土
司番民受害不惜數百萬帑金出師討伐以靖蠻荒今在兵裕剿一年有餘未

能克捷蓋地險碉堅亦由派調之漢土官兵未能協進於始以致遷延日久
各路於舊土兵雖有二萬其間推其什唯沃日兩處實與金川有讐可以出力
借其兵力合譬但兩處多因護土司將下剿滿人不用命而更奇木坪巳旺理
等處土兵俱屬懦怯緯斯甲土兵不惟無用且更須加之防範右小金川土兵
尚屬勇往惟自張廣泗乃令土司澤旺之弟土舍良爾吉領兵良爾吉從前曾
結莎羅奔襲取小金川生擒其兄澤旺澤旺之妻阿扣乃莎羅奔之姪女素與
良爾吉奸淫並醜其妻通與良爾吉為夫婦並將小金川土司印信交良爾
吉掌管土民苦屬不服未幾制府馬臣往領兵應援誅日良爾吉極效率領小

金川之衆助賊燒燬該日各寨近敵官兵及官兵敗賊金酋逃遁回巢良爾吉
與兩僧格始行就降張廣泗在小金川待土司印信仍將澤旺帶理其時恩明
良爾吉阿扣並助惡之頭人陸溪糾王秋等即行正法以絕內患皆因賊不出
此金道攻卡撒將令良爾吉率兵隨所領之兵俱懷疑懼不前不肯用力且路
良爾吉暗通金酋受其偽職自己將此情節呈經略商之皆已即行正法今
澤旺管領土兵應衆經盡擇可望者心用力其在於川陝雲貴四省漢兵前後
派調之為二千餘名除去陣亡故外實在兵二萬八千餘名土兵一萬一千四
百餘名共漢土兵不下五萬足資戰守之用但土兵多屬無用且已易指諜盼

竊以為吳若再調官兵一萬名將無用之土兵減撤一萬名庶餉糈不致加增
而兵力更收實用不過數月之間便可成功伏希　俞允伏查甘為沿邊
重地雲貴為苗猓叢雜不便再行調撥惟湖廣鄰近川省兵皆慣於涉險用之
川省似屬相宜抑且更有請者用兵之道有奇有正要必先據地利之險易然
後可定進取之機宜今各路收兵俱調赴卡撒合營雖二路其實止隔一山
仍屬同攻刮耳崖周圍俱逼賊要地但地險碉多攻取不易非若勒烏賊巢所通
道路甚多九卡裡山間鳴濤之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烏若勒烏一破
則四路皆有潰之勢且前營番酋皆已敗殺尤為得今將各路之兵俱調赴番厓

卡撒合此可以進攻之道不肯用兵而妄易執險路非用兵之道仰懇　皇
上勅訥親廣泗將僚細加籌畫務期有濟軍務奏入　上是之　臣等謹
按良爾吉阿扣二人者實乃賊之耳目奸而金川用兵之大關鍵也莎羅奔與澤
旺為鄰利其肥腴而以兄子妻之其陰謀篡奪固已深矣良爾吉與之氣類相
感故與之私通結納澤旺莎羅奔即未然誘使逆黨數年兵釁澤旺始得放還而
良爾吉仍占據土司印信並莎羅奔內外相濟至於屢挫敗逆顏行力屢戰竊
盜法求手請命其罪尚可赦乎張廣泗不即於此時伸明大義戮此巨魁乃反
感其狂王秋逞說之詞令良爾吉隨營效力其意以為澤旺不足用故用良爾吉

為番酋之計不如莎羅奔者澤旺之深機而良爾吉乃莎羅奔之心腹也不
以仇敵而以黨齊量計執有在於此者且溉澤旺還自金川與其妻誓不相見
而阿扣亦欲如富則如番衆於之僕之最為閣結而阿扣亦背而俾而不敢
為救衆人亦結於良爾吉之山威而非是與澤旺離心刻據之識於其時扶澤
旺以收人心誅良爾吉以孤賊黨則義聲先播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迨良爾
吉暗泄軍情以謀既富入官猾猾成謀謀憂張廣泗方且四顧而非惟其不顧
是以兵鋒屢不勝賊情入　昔且以商之經略而訥親信依回當
斷不斷刻於本數之餘既已親面失之雖復疑惑增餉多籌調兵屬何作耳　是

日班第奏言日欽遵　諭旨由卡撒軍營前往兩地經由南路口打箭爐沿
途查勘糧臺將委員分別與督飭屬令留心毋致胥役侵扣腳價口糧出里
民幫貼運夫銀兩一事臣沿途密訪民夫應募多須里下幫貼實屬舊例相沿
各州縣派夫多寡不同里下津貼亦視軍營遠近並不一例亦從無四五十金
之多番夫挑運俱在本境就近轉運日得夫價口糧名為苦累但查內地幫貼
雖屬無多而胥役藉端科派多金從中私飽鄉愚者不能保其全無臣提與紀
山會德面商時刻留心究處又臣等前酌行包運之法不拘官商聽其領運近
是商人俱踴躍從事仍恐拔息數不足持又派金川知官照依商價領運務令

如期出營各運商運兩不相攙已據會德詳報撫前州等二十餘州知分別
領運共米一萬二千石於此刻轉運日益加增足資備用并飭可酌減之運民
夫以免里下津貼之費奏入　諭曰將來由運民夫全減方妥耳　臣等謹
按轉運一事　皇上體恤隱微洞燭情給與價值出里下幫津貼舊規務期禁
止　皇上惻然動念多方籌畫兩降　諭旨出再出三並量撥等運
日籌餉可冀轉運日增民夫日減　皇上獨恤諄諄訓諭以由運民夫全減
為期　聖主視民如傷惟恐軍興之際然處始累閭閻以滋擾之未成者
論決於萬應者矣　是日班第又奏言打箭爐明正土司為川南首土司

之領袖素稱恭順歷來進獻差遣俱係該土司供應無不盡心自雍正八年乾
隆十年兩次征勦對該土司派遣土兵又挑轉運供應馬扛已實奏廳上年瞻
逆金酋狂悖尤為殘破此次大兵征勦該土婦喇章率子使呂用兵挑運更屬
努力月親見該土司跌躍竭心力而所屬番民調撥情形尤深誠惻心擬奏乞
恩恤以示鼓勵遂由撫閣坍文知　皇仁實給緞匹等物　寵榮之
極在在土司等自必感激奮勉益切振勤之　心在於所屬番眾亦有裨加
體恤者察候功竣之後會同經略等查明分別等第另奏請　旨奏入
上是之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据情岳鍾琪奏報軍營情形

二摺朕細加披閱其所指陳諸事不為近理惟伊以應重之兵經朕加意體囿
領兵日久未有成績戮力督兵少而數調遣以為支延之計亦未可定但伊久
歷行陣所見未必悉屬虛謬即所奏張廣泗種種行狂亦皆與大學士訥親之
言相合者將原摺錄寄訥親照看其所陳傳諭楚兵酌度情形如實屬應行即
宜速行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其彈劾奏俱已諮呈訥親張廣泗聽未盡辦
時即照諮酌令不必處當岳鍾琪以提督領兵與總督共事者因此致有嫌疑
反多未便用兵之事較關重大不可不慎也　癸巳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奏
言革職總兵任舉先逃奔格外　天恩擢任總兵　特命隨赴軍營自應

奮勇進勦冀圖報効乃將所奉前赴軍營　諭旨不即宣示竟圖徇隱及進
攻獨松竟無調度以致參將岑凡等大砲失律以守備不在失陷城寨衆營
相等又許應先本無進攻獨松不遵調度擅自取路的處不行不能克攻轄坡
賊番闖用律以不依調遣失誤軍機罪應斬決又許應先移駐卡撤應以彈壓
重地乃因賊番大言恐嚇心懷畏怯輒請撤營律以臨陣先退罪亦何辭以上
各款已據許應先供認不諱按律俱應斬決許應先一犯斷與失誤軍機律擬
斬監候秋後處決得　旨允行　庚子洞趙振廣四公參右各路攻克碉卡情
形自閏五月初五日奏報之後各路兩旅或條我兵前往攻破殺賊數人賊係
賊來使犯我卡傷斃數賊內非大有見捷惟堂灘一路於閏五月二十三日進
攻康八達捉獲賊人耳佩一本平房八間并餘燒賊番百餘人奪獲碉内糧
麥穰青稞無數卡撤一路原擬將右路三層碉攻克後沒擁攻碉即合力攻取
喇底二道山梁並將後路之兵進赴右山梁合圍以圖賊人包底各路進前月
二十二日攻克三層碉之後因右梁沒碉守禦嚴密屢攻未克因即改攻喇底
二道山梁據領兵副將劉及王煥等帶兵四千餘名分為左右二路趲登仰攻
其左路在下右路在上原令横據山梁斷賊外援於閏五月二十七日劇堂並
夜督兵誰料右梁其二道山梁相隔深溝俱係懸崖峭壁無路可登其左路稍

低而有斜坡可緣當兵已奪碉卡數處尋進至兵潛趁賊夜暗燒西南賊碉而
右路官兵復繞道隨左路官兵之後不能往上以斷外援上後領之副將進擊
等但擠坐之溝口而止而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僅有兵丁在前已至各碉下
圍攻趕閭應援賊番有數人從山梁吶喊壓下我兵三千餘名自相擁擠跟蹌
奔回多有傷損弁兵廣四見兵陸續潰失因即趕往堵截分遣官兵攻擊梁碉
下之賊卡并閭圍分碉俱於二十九日全克生擒賊番五名斬獲首級九顆再
記二十三劇至館砲聲寔賊番亦多當令將碉環攻計我兵二千餘衆圍此碉
內之賊已如釜底之魚詎料左旁官兵兩夜進卡未能聯絡嚴密致令賊人於
三十日夜乘俱寒冷潛逃未獲盡殲但賊碉既克其右山梁諸碉已屬掃肩環
在其勦殺進官兵前赴右山梁攻擊以圖合圍包底已部署碉後有捷音再爲
馳奏示各將弁既不遵照原指示路妻又復委靡不前罪無可逭統俟事竣
核其功過另行具奏奏入　上命寄旅大臣等傳諭曰行兵最重紀律若寬
嚴不備則無以一衆心而鼓士氣今據奏進攻喇底二道山梁統領之副將進
擊等處僅止溝口而止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忽聞賊番數十人應援輒兵三
千餘衆退俱奔逃潰之殊屬怯懦凡爲將弁理應身先士卒乃畏縮不前轉至
落後安坐士卒之不能禁權紀律即使潰後堵截亦安足恃而止身往溝口但

今廿年前進之理又安憶其今之不謂矣即不能以一當十亦何至以三千之
衆不能敵賊番數十人而且聞風遠遁自相踐踏此事實出情理之外朕前旨
謂辦理不宜過嚴者原指尋常贊畫攻剿而言若勝敗在呼吸之間而特備不
能用命即重法以狥亦何足惜今秦梅伐侯等竟致挾其功過並又逃往姑息矣
至溫福下圍困之賊又以將士不密致令脫逃雖係疎懈不知紀律何在論用
兵之道即調派撥援廣四木當身臨行陣提督將弁但以國體所關不可省險柔
危以持重為得體若將弁人懷畏怯大功何由而成軍前大兵現有四萬餘衆
其中土兵怯懦者多即當汰其羸弱而易補精壯何得但照兒數以塞責一路

有失利殘賊之報比諸路各為掎角而鍾若琪前奏兵勢單弱情形殊為可慮朕已
降旨令兩提督量觀此情形更不容拘泥經略廣遠大臣亦此無決者既不即
裁度調者又不速調而往數千里外為此往來之空談此事將何從底定前後
攤奏皆稱賊番僅數千人乃我兵兩路伊等跡從供給供認何以我兵四萬之
衆而聯絡不嚴致有疎漏而二三千人反能處處分布觀此則數千人之皆似
非確實御等在彼日久豈於中情事竟不得其虛實即如兵行山徑其所長而
一路失石被攻敗逃所長何在前此稱所謂賊未有捷音而措置得宜尚為憾忽
深冀秉誠奮勇可參償功今覽奏又失所望將來此事兵力何所倚伏軍務作

何調度且議一日即命豈尚亂命怯其能久據堅碉之下嗟待成功御齊何宜
熟思應如何籌辦以策萬全可從易難成事亦當據實奏聞毋得含糊將就可以
增朕西顧之憂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溫福曰朕前命大學士溫
福赴川經略並因舒常阿兵已少數萬張廣泗料理日久必有成謀乞命由大
臣及侍衛等前往相助劃經略為政不過資其力以贊其事即可速奏膚功孰知
大兵雲集竟為賊碉所阻遷延數月違無寸功致度其年餘要非一年半載所能
據穴擊虜者其兩大學士以熟悉重任亦無久駐於外之理是以前次即將此
旨傳諭溫福令其於歲暮或明春回京所以速進者誠以經略之名既重凡此

往返遲於殿面有聞故持以時日或於此際有捷音之至再今觀溫福等奏稱
情形仍難推鋒前進且籌度局勢尤非年內所克蔵事況有溫福在彼張廣泗
特得有所委卸置身事外自不若仍如前諭召還溫福於日內兩以又即將旨
者舒赫德時日或得一奏捷音即調溫福還京亦可聽以拯命但為得體乃軍
營情事必令續奏回稱即久駐師中亦無旦夕可奏之績且伊體素為虛弱當
此冬士嚴寒瘴霜寒冽之際調度一有未宜關係間非小待至九月若再無
捷音朕即當明降諭旨召伊回國辦事矣其經略印務俟伊遵旨覆奏到日另
行酌定者再傳諭知之月等謹擬諭觀奉　命經略恩深任重伐　皇

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初無私意偏倚而於大臣則大公之中尤當無有朕賊
一體之誼既為之審度事宜又為之保惜身體反覆籌畫周詳懇摯種種不得
已之苦衷凡屬臣工宜何如其鼓舞踴躍仰酬知遇也　丙午　上命協辦
大學士尚書傅恆傳諭訥親曰據紀山奏稱准經略咨會以金川糧運恐冬春
雨雪後運艱難須於十月以前預備至明年四月兵糧運籌實備難為有備無
患之計此乃班第等之事而經略大臣所重者不在此惟當鼓勵戎行擒獲
方略滅此朝食使將士用命軍氣奮揚可以立奏膚功方為勝算乃經今歲即
籌來歲之糧餉實四月之期遠近傳聞共知今歲無奏凱之望人心必因此懈

怠是於興師攻剿之時即先示以曠日持久之意何以振作兵氣且賊人屢得
搶劫此項兵糧轉運之時途中僅無疎失屯積之所又須防護嚴況今冬數
撤兵將後運回乎抑存之以資賊手倘被擄掠更損國威種種俱未籌及總之
運糧一事為出於班第紀山之見獨曰是其本奇若大學士訥親用兵一日即
向伊等責取一日之糧耳其心惟應以克期制勝為事則古年應知事無寬假
奮勇爭先共殄群醜也況前訥親曾經奏及朕即以為非計今覽紀山之奏是
訥親已經咨會查辦未免用心太過以致失宜應令訥親等另行妥酌具奏朕
意今歲不能成功欲令訥親同傅爾丹張廣泗來京若伊等復以朕惟其同未

斷無尚令大兵坐耗之理今冬必應撤彼難收無能之年惟擇精銳一二萬人者
無使其統領相機防範隨宜攻剿俟朕與伊等籌畫已定然後調集大兵進剿
知此辦理則所有糧餉實多省不而王師老疲至何必擁數萬之眾冒絕寒冬無
所事事乎朕於軍務及賊情形無時不降旨詢問訥親原欲其速行覆奏知其
要領以便裁酌機宜非謂數千里行軍無事必待命而行但事之應行應止亦
必奏明朕知若惟接一旨即隨意較諉或遲久不覆何以慰朕之懸念在訥親
或以朕傳諭之事過多逆件覆奏恐無暇更辦他事其實伊在軍營亦未見其
所辦何事也若能早奏膚功又何須用朕許多繁諭耶可即傳諭知之是日紀

山奏言臣欽奉　諭旨以川省用兵未免有費民力令查明辦運大兵各州
縣今年錢糧先行緩征俟凱旋之日分別等次奏明請旨蠲免布政使倉德詳
稱川省每年額徵地丁錢糧共六十餘萬兩向俱按數全完今年錢糧已據解
司者業有三十餘萬兩未解及已解在途者亦知雅敘瀘辦大兵之成都雅州
嘉定龍安潼川綿州寧遠保寧順慶重慶等府卭眉資茂瀘等直隸州并叙永
廳所屬各州縣其間挽解錢糧雖有多寡之殊而守法奉公之民半俱全完今
以奉文之日欽遵緩征甚屬一辦公而完賦遲緩者仰沐　殊恩輸將恐後
者轉占得沾實惠似應變通辦理以昭平允應請將辦運大兵州縣未完各戶

一概從緩徵收其已完各戶准其抵作明歲錢糧仍於本項之日一體分別請
旨未辦運夫米各屬將來或須派及其應徵明歲錢糧亦一體從緩以示公
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議回川省運送軍糧需用人夫原由小民趨事赴
公之命分並皆給與價值口糧非徵自徭役專資民力者可比　皇上軫念
民艱從緩徵收原屬　恩施格外後請等惟應遵　旨辦理未完各戶
一概從緩已完各戶即從抵明歲錢糧至於未經辦運夫米之處原屬未嘗出
力若恐其將來或須派及預為從抵則無論應用何處州縣人夫難以懸定倘
今歲軍務告竣無須再派此等從抵之處既不應一體加　恩若令核究又
必紛擾五徵轉多滋擾之慮紀山所奏種種未協未便准行應請　毋庸議
撤班等速　旨辦理　上從之

八月丁未　上諭因納由班第現署四川總督軍營糧務緊要著侍郎兆惠
作速馳驛前往辦理班第所帶欽差大臣關防即著交與兆惠是日　上又
諭曰朕閱部覆紀山自請議處今因有留駐保寧選兵之語特為先議紀
山之革職治罪原因其逗遛遷延貽誤非所委屬員又多貽誤軍糧派累塘汛
冒失於究察自應嚴加處分非為其前請用兵之故也我朝自定鼎以來綜理
政務乾綱獨攬從未有因大小臣工條奏專主者即如在昔三藩逆畜逆謀
其逆已露舉朝皆以為危大難剋若一下詔撤回必然啟處哉　聖祖仁
皇帝不為眾論所惑決於　宸斷其後抗拒朝命逆賊罪黜討賊除之舉
此等執事處身　廟謨常示　特是諸臣皆不能參與此金川逆動
乃邊外小醜不特非三藩大逆可比且不得與準噶爾相較但伊恃險負固荼毒
屬番不可不加懲創雖係紀山參抵而用兵則主之自朕若謂此舉非是亦朕
之過耳於紀山何與此等軍國重務斷無委咎臣下之理且國家安能保永無
兵革之事封疆重臣封疆之內凡有關係必欲盡力靖者任者不知大義謬以
紀山為請用兵而得罪因此為戒則於畏首畏尾習為因循了事始誤不小矣
紀山業經革職此次不送往無今無足重輕但該部措詞非是不可不明示朕

並俾共知之是日訥親張廣泗會奏言調撥甲索兵二千餘名並續調補額川
兵二千名俱已齊集撥十軍營臣等派酌定攻取石山梁擬宜令參將楊朝棟領
兵攻擊晉騰左將漢碉並水卡副將高冠領兵攻擊左將後樹石卡並令攻巴
朗尾碉副將劉順領兵攻擊晉將卑碉並水卡都司達世朗領兵攻擊晉後碉
並後碉以下舊碉石卡並令本坪土兵壓梁助攻及委新任建昌鎮總兵恭阿
納為左梁總統適原任總兵董芳亦於本月初七日抵營復委令領兵前往接
應又令內大臣班第護軍統領達當阿均往相機督催自訥親與內大臣傅
爾丹親往監督暨張廣泗亦即繼至於初九日夜分進攻是日將士奮勇戮力

逆將番騰石騰新碉水卡並後石卡三處攻克復由樹林抄出后碉俱經攻
破奪獲殺死賊番數十割獲首級耳記生擒九名惟卑碉後碉二座最為險固
雖以力攻從轉用大砲攻擊已將碉牆擊倒殘破時已日暮因令布置環圍而
副將劉順率領官兵爭先用命施放火彈焚燒卑碉賊人不能抵守乘亂奔竄
官兵奪據卑碉並後碉內賊眾及碉下石卡之賊亦皆潛遁後碉卑碉及舊碉
石卡俱為我兵所得石梁已經掃清西拉合圍已成並卡撤後碉賊已畏怯潛
遁復據官兵駐守大獲全勝臣等查查色爾一碉為刮耳崖之門戶素以賊人守
禦嚴密計自上年七月進攻至今已屆一年因將左右山梁掃清賊不能守始

得攻取今賊巢之險隘既失勢將漸潰現在籌攻巴朗等寨俟克捷後再為相
機前進各路數日以來均無報到捷音惟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呈報擊死賊番
刈穫賊路賊地麥豆圍截又賊巢次後把守八達淡兵營卡遊擊王巨元領兵
策應亦有斬獲合併附陳奏入　諭曰汝等一意勇為即賊碉可知寸守一
載不平掃清左右山梁皆奮勇者弁是日訥親奏言欽奉　諭旨以傳
爾丹等在營無接一操侍衛等亦未見出力自應傳爾丹在營凡一切防範及
派遣攻取伊亦見所及如此自及皆已詳悉商酌係所統之兵僅敷駐守不能
前進且因官兵疎懈軍紀不行當為積整岳鍾琪請以添兵為請續月展行中

但仍係兵不敷用引為藉口內大臣班第先經帶兵攻擊石城後又攻撲木卡
五座現亦屢請增兵烏尔登前在烏金奪獲賊人四卡攻克石梁連克水
碉三層碉後碉等處及攻二道山梁亦係伊布置已經超得奪卡焚燒賊碉要
如此兵進賊奔何以致潰而後失喪亦因前在甲索未久調至卡撒攻擊後碉
二道山梁亦與烏尔登同辦今因專攻左梁復將伊同班第調赴辦理似亦當領
卡撒而得碉卡若非班第烏尔登等奮勇調度則縱被撥焉不能如此措置
若非侍衛拜唐阿等臨陣對賊追殺擊以刃背賊固者持械阻則亦了未不
能如此用力進攻推法則賊往黨壩一處以勒詔由岳鍾琪經理其才力原屬

不及五馬奔中索正地雖不能前進仍可古兵駐劄已派令侍衛拜凌阿及諾
都濟兵在擬留駐紮看奏入 諭曰如此而又謂滿兵不可用而缺用漢用又
綠旗多屢懼懦無用何也是日訥親張廣泗又合奏言金酋負固大兵調集數
萬十路進攻而尚未能直搗賊巢速為殄滅者非賊有過人之技實緣地險
碉異常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是以攻剿等而屢需時日我雖眾而難於
攻取蓋不特分布需兵即每克一處必須留兵駐守非得多兵不能奏績然形
勢雖如此其難而進攻又不可暫緩務於金酋始而後擒斬封悍則殘孽殘地
諸土司皆懾服於逆酋故見大兵進討畢皆恭順效命若官兵一退則金川復
逞而逆酋結好各土司見 天朝亦不能剿設一旦屢起相仍則諸番連結
勢益猖獗難圖且現在剿金酋雖而各土司又皆與內地切近不容置之度外自
張廣泗領軍半年復自訥親亦往數月殫心謀畫夙夜圖維謂金川必不可不滅
而官兵必不可不增惟目前已值仲秋再於鄰省調兵則來即屆冬初勢難進
剿擬就現在兵力乘此大雪未降之時籌畫攻取冬時雪大則於山險稍緩之
區相機攻擊使賊日有傷損並挑兵輪攻令不得休息俟以來春賊未種食盡
竭人數愈少臣等預於今冬請 旨加調精兵三萬於明歲四五月間調齊
彼時山雪全消皆眾分道並進挾亦必須分屯而官兵既多凡遇賊碉能克則

取不能克則困之而前進庶不致狃我師救可以直抵賊巢不過三五月之期
必可成功此實臣等確有所見必不可已之舉而於逆酋俘獲殲滅臣等亦將
未歸之番民資養安插賊我可藉以漸翦羽翼木耕未收潰散即逆黨教猖亦
未有甘而受縛自必待大兵搗其巢穴乃可剿除因計擒獲也奏入 上命
協辦大學士尚書傅恒傳諭訥親曰覽此次大學士公訥親所奏近日軍情
雖小有挫餘尚足以自立建有未訥親張廣泗經略身臨兵初出之時根源即已
錯謬大抵先存輕見是以處置多有未當僅奏多未允協朕前此降旨未免
出力而岳鍾琪傳宋丹班第輩不議一謀不設一策將曾詢問傅爾丹否皆係
大臣豈不可自行具奏而必待訥親代為條詞或如所由大概邊酋西北兩
路用兵大臣等皆各抒所見陳奏從此偏執轉置軍務為擬閣其時訥親已經
理軍機親見其事如此為戒故不欲眾人紛紛條陳此亦不無所見但不欲眾
人之事是非是也而不使之出力以集思廣益則不可也又如伊為奏兵不
可任用而此番臨陣打仗使綠旗不致退縮者滿兵也為欲用虛屬捐納柔懦
無能之綠旗此又何說朕前降旨令訥親更有進止當因時度勢對重賊又
命伊體其弱今隨時調度此欲其加意謹慎耳伊亦會朕意遂定守擬月老不
知前進遂無成功雖合兵勝怯成習然訥親若能于前往軍營之日申明軍紀

袭之但要一新時刻將士耳目其禁威新調之兵氣果銳乘此躍半破賊直搗
巢穴或可早奏膚功額猶未能迅經略良策但要之師旅怯弱山谷嚴峻看賊
以兵少力乏為詞不知此策翁從又兵氣愈加柔靡古名將不擇兵而用顧方略
何如耳即如此攻克左梁稍有頗勝之兵一經訥親張廣泗何以前稍加奮
勇並係本朕嚴旨派撥之兵大自始加淬厲振作遂以小看功績若早能如此何
患大功不成乎現在諸將亦能攻克而未以添兵為請訥親亦待此議撫(?)今
取戰碉即使分兵駐守人各各有用之碉而乃有用之兵皆無謂也設得碉後即
應並毀一以開通路徑一以永除賊穴一以減省守兵何計不出此而得一碉
守一碉據奏碉如林立則千萬之兵亦不足供守碉之用況近復為賊有是為
賊守碉矣現今兵已四萬又請於來歲添兵三萬意在攢其夜踞以精銳攏(?)廣
可行若另欲添兵三萬莫有如虎山飲道其螳臂而用兵至六七萬人之理即
云其地皆險隘口皆分攻剿之處不一則從前原有十路進兵今止三四路矣如
統兵攻取即一路直前已據賊寨逆酋授首則群醜喪膽必竄即訥親亦奏稱
攻克一碉而其他皆碉之賊皆棄碉潛遁則知賊眾亦皆怯懦非實在堅悍可
知由此觀之即獨(?)併一路亦無不可如謂賊人一夫守險千夫莫當則添兵數
萬而統帥不能指示方略以鼓厲戎行雖多何益今據訥親等奏稱左勝山梁

已全行攻克則進剿衛聲利勝之機倘乃此新出奇險而向見捷亦可望其一
舉成功朕意欲于九月內將旨令訥親等速相商議進止但目前大勢如可速
勝而今伊等未奏此上畧無種族(?)一人探穿斷不能揣服軍情此賊勢在呼吸
之間報功欲速成一時中止又非勝算若發目勢必不能鑒事自應令訥親傅
爾丹張廣泗一同來京撫覈軍情之兵員撥精銳一二萬人暫令兵健(?)統領
俟明歲調集大兵再為進見之舉著訥親度其于九月二十五日前後指奏如
或果能於此次指奏之後攻取戰碉若干截如仍舊或今冬萬不能成功速一
據實詳明速奏俟朕再降諭旨另簡選接兵並調撥補主將用之如何耳訥親
奉　命經略知其之時其感奮實足以惜(?)振三軍惜乎才不足以御眾而識
日事猶要迅要成故若任其碌碌於力少兵單則何以一日親臨督律即能推堅
破敵如此且往得一碉守一碉尤為非計　聖諭所謂為賊守碉即數萬眾
亦不足用識為洞矚萬里字字切中事情訥親果能憬然覺悟如夢初醒奮其
勇敢之氣為士卒先無如夫之未偶有不可收之象徐郎乃一面回京之
命益懷退縮之心無怪不協措置乖方敗衄益甚耶以　聖主之推誠教誨
反覆周詳而有忠如此何者矣　庚戌　上諭內閣曰原任總兵任舉奮勇
行間死於王事朕已加恩優卹贈銜祀祀錄其子今聞其母任鳳俱住廣東

旨擢守備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臣等謹按仕學奏　命於營委後五
月內進攻昔嶺中峯博堪卡五處木石碉二座大小戰碉七座平碉一百餘間
生擒賊五名被殺者不計其數洵屬奮力出衆之員惟當詢觀初至路無方略
但知剋期貿戰因識進退機宜以至仕學計無所出惟有奮不顧身以一死報
國誠為可惜哉　皇上既加優卹廕襲其子并命敘其事　特召來
京以推恩之極則而亦愛惜人才推恩有造之至意也　辛亥張允隨奏言欽
奉　諭旨調取總兵哈尚德等前往金川軍營臣查哈尚德調任古州甫於
本月初八日自雲南省城起程赴任應即飛行將撤星往前途追給奉特高欽

閱辦理撫夷軍務完竣來省再立飭該將與臣標遊擊范家純星即兼程進發
並飛咨分往鶴麗開化二鎮撤鎮督文使本職刻速趕程接署候有具報已
於閏七月初八十六等日先後陸續起程就奔入　報聞　九月壬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朕前曾兩次諭令大學士訥親同傅爾丹張廣
泗來京經略事務交與鍾琪暫管尚未據訥親覆奏朕意冬月乃撤兵之時岳
鍾琪不過令其控制防範以備策應但軍務重大欲其勝任無誤總才力幹略
尚有不及如伊一人不能肩茲重任將來究應以何人經理或目下可以來將
克捷不必遽于來京或尚須撤兵無庸訥親等三人可以同來著訥親妥酌具

具奏至前次奏報已得石乘此後無路道取及石渠番茶攻克并近來情形如
何俱着傳諭訥親速行奏聞再朕覺金川前因由川省南路出瀘定橋一處有
河可達番境若從此繞出賊巢之後似亦進攻之一徑但是否可以并行攻賊
番有無守險拒進之處并傳諭訥親查明俟隨附奏　己未　上命協辦大
學士傅恒傳諭盛京船廠黑龍江將軍曰金川至今未滅朕意欲派京師滿兵
二千名東省兵三千名前往東三省至今遠迂若非預為備辦恐至臨事周章
可傳諭該三省將軍各于該省兵丁內擇其人才壯健者豫派一千名候旨帶
領兵丁之大員盛京著派副都統哲庫納黑龍江著派呼倫貝爾副都統禧圖

船廠著於興京興副量同寧城守尉白雅那曾否領兵可用則用否則另選曾
經領兵之員赴京師時朕另派人帶往一切應行備辦之事即行備辦是日訥
親張廣泗會奏查卡撒左山梁番路之西有河於一山建立賊碉數座并與達
右山梁西面之刺底山有賊碉數十座必須克捷此二處方可圍困色朗木瀆
等寨臣等派遊擊將劉順帶領甘涼肅漢土官兵一千一百名由上路搶攻阿
利山大梁碉卡并截殺山梁賊援又派參將榜朝棟帶領雲南普應漢土官兵
八百名由中路攻阿利山中梁碉卡又派副將高雄帶領西寧普應官兵一
千名由下路搶攻阿利山下梁碉卡并截殺滾內賊援并委總兵哈阿納同原

仕德兵董芳另派官兵八百名相機接應又派內大臣班第與護軍統領烏吞
闊前往督率臣訥親暨內大臣傅爾丹臣張廣泗仍親往督視于八月十二日
五更時分官兵冒雨齊進副將劉順之兵奮勇奮登阿利山大梁并木卡一座
即使副營參將楊朝棟之兵奪獲石碉一座殺賊要隘殺斃賊番十數名斬首
三級副將高雄之兵已撲近山梁下賊碉周地往從陰賊人防禦甚嚴速攻難
次未克時因薄暮始令駐守臣等將官兵駐劄之地相度妥宜以免疎虞然後
回至撫軍營詎料高雄並不遵照臣等指示妥慎劄營一更時分賊人時由背
內穿出從上壓下西寧官兵一千餘名其餘抵禦仍俱奔回番臨山梁臣等聞

報隨于十三日復親至被處督催總兵齊河納董芳等領兵進攻阿利山先據
要地劄住營盤用大砲擊碉將次坍塌隨遣官兵奮勇直撲殺死賊番十數名
攻克阿利山梁下賊碉三座已添官兵駐守並殘碉共四座而有阿利山賊碉
三座并山腳下小碉一座必須攻取但在布置間適值天雨連今數日雨雪晝
夜連綿以致不能攻撲凡我兵撲碉必須先用鎗砲絕其外援及撲至碉下多
用火攻方可奏效一遇陰雨則火繩盡濕一切火具難施而賊在碉內仍可施
放鎗砲我兵往攻積傷且其地陡峻土性膠粘加以雨雪則泥滑難行是以不
能進攻一俟晴明即當攻取此碉并前攻剿之巴朗再圖前進至于各路官兵

惟據岳鍾琪呈報黨壩一路進攻大燒稞賊攻平土木卡二處殺賊十數人我兵
直抵大石卡壕外又殺賊番頭目查马赍一路在金川河西有卡卡腳一處乃
賊之要隘守禦甚嚴臣等訪聞該處有河東一路賊人不甚防範另從後取道
令參將永柱暗遣奇兵分外委馬如麟等轉進攻速將河東中札中連包登一
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碉寨六十餘處并州松吉二座生擒男婦四十餘人殺
死者甚眾殘踏田禾地土約長六十餘里寬三十餘里并獲鎗刀器械等物實
為全勝惟是馬參官兵不滿三千之數未克乘勝因令由地一路漢土官兵一
千九百餘名撤回進擊傷亡甚多撤出馬參將并協力進攻又令遊擊張光蔚

帶兵數百名前往納貝山梁前往納貝之遊擊潘文郁等率兵七百餘名相機
協力進攻奪取江卡得利等山梁賊碉伏賊殺于心庭度可與馬參將遠官兵
聲勢聯絡俟有捷音再當馳奏奏入　抵閱邸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
親曰馬如麟以外委微員乃能率眾先登推鋒陷陣數日之間得五處賊險奏
行克獲甚屬可嘉應即拔擢以勵戎行可傳諭訥親等當會同將馬如麟換為千
總并令眾兵共知以示鼓勵昔日訥親又奏言軍務情形近來雖陰雨連日東
有大雪但未經寒凍天晴即可進剿如遲至十月間未能告竣計自是相春末
年之間冰雪滿山在營亦不能日事攻戰其時臣回京得以面陳兵略庶伏蒞

里情形御進　九重洞鑒也　諭旨令岳鍾琪領兵萬人從刮耳崖進攻
進勦予以二三年之期伊能保擒滅無疑豈不可行是亦一策臣查卡撒舊有
壘墻三處係進兵要隘不可遽撤其諸路卡撒百有餘里原無通路其間之理
況今月餘以來我兵陸續已過賊境四五面圍進取若就目前指示方略果能
應手九十月間實可望直搗剿平崖卻不然而賊巢門戶必須進攻得有旦夕
必處難守決非留兵為持久駐守禦之用也　諭旨以今歲斷不能成功既
應添兵再舉或緩期待春此時或另有長策令臣等畫一定議速奏臣查現在
軍情實因兵單力弱既不能分路並攻又不能長驅直入不過為得寸則寸得

尺則尺之計若以今歲成功未敢懸斷若來歲添兵再舉自不難迅掃妖氛無
事緩期待春惟有乘時督戰并力撲攻使我兵有日進之機則賊勢亦必有日
蹙之勢也　諭旨以傅爾丹等未免憚戰少力之處或因往昔之變而疑不
令伊等對敵臣查傅爾丹年老不能步行班第等率領侍衛分據進攻督戰之
處臣前未經詳悉具奏嗣後應於奏報情形單內詳細奏明但伊等督戰無不
與兵丁同係前往緣兵丁習於怯懦望風而靡即如本月十二日進攻河利山
我兵過賊今猶觀有侍衛均不相顧班第等國家大臣若親行入陣試還師往
返北豈身殺敵往取杜羣心傷體統此臣所以不令前進也奏入　上命傅

機大臣等傳諭曰據奏近日軍情既不能分路進攻又不能長驅直入不過為
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計皆由于兵單力弱朕思金川之役用兵至四萬餘人
不為少矣何意屢次陳奏皆以兵少為辭豈有如此彈丸之地四萬餘兵尚不敷
調遣則將增至幾何而後可耶如其羸弱不濟即當詳加簡汰用其精壯更調
他兵以資進勦何又姑容罷懦廢弛老師竟不謀長策盡聽其傅爾丹班第等
非不可奏者爾已降旨令其自行奏聞若事事皆須詢問代為陳奏則將置
伊等於何地耶至於中天時地利夏秋既多陰雨動輒什分而冬春之際又復
冰雪載途不能日事攻戰雨中不可久攻雪後宜不可或乘雪後開霽之日就

現在每日會另前進亦當詳為籌酌據實奏聞又聞我兵一遇賊往即奔潰
將領均所不顧己習為固然全無紀律而張廣泗前奏又有兵丁家屬什茶喧
閙之事兵丁等身在營一聞此信必加憤激勢難望其冒險攻堅賊詳悉熟籌
川兵必不可恃不若竟派滿兵前往彼其精銳一舉殲渠尚可冀其速捷已降
旨令來京之新將軍揀派滿兵三千名令各副都統率領來京聽候京師八旗揀
派滿兵二千名俱于來春陸續進發雖似于陋邊勞費然較之綠旗羸弱專靡
不前者必相懸絕一併傳諭詢親知之臣等謹按行軍之道兵多費廣人皆知
之然其籌于從容進逼之間有增費而費輕增餉費而費省者即如綠旗兵

丁現有四萬人從來王者及京師遠派滿兵跋涉數千里以往直非勞費不知動而成功則一勞永逸固損為且則勞費不已 聖主籌畫于深宮之中以當廷臣深慮神明無遠大之識惟思苟延時日使仰奏功終必無清靖以決策不疑厥後難功成不戢 王旅多在松遠而簡練精銳整飭戒者其間無力之張將勇怯之殊形成功之遲速費用之多寡較然可知此以事後衡之而益憶 廟算之無遺者也 是日班第奏言臣于八月十三日前抵卡撒軍營沿途查勘糧運事宜向能深深轉輸觀察司但擁重山積木甚多特委忠州知州劉乃大前往管理該州調弁帶人越站分運該已盡數疏通其餘運糧成大綱

平治山梁路徑供已經理有條實屬能幹之員至于撒軍營供應兵需糧餉變綠關七月中連日陰雨運送稍遲現飭松茂道唐建譽親往料理查員速為趲運而附近之崇德美諾各國于廠等處存貯米石二萬有餘足資接濟再查西南兩路各糧員中如署川東道齊格擴教常吏多精勇健身當出道路往返不避險阻頗著勤勞茂州知州陳克繩經理大機類外加運調劑得宜近又於松潘係買青稞搭配軍食可偕竭力辦公灌縣知縣王哲峯供運運無誤陳大自催長夫往運美諾卡撒普登亦能踴躍急公暨忠州知州劉乃大之實心任事俱屬可加嘉即移會照供記功以示鼓勵令奏 命赴者沿途應行查催之事即行查催奏入 諭曰運糧事宜仍與兆惠同辦 年內 上諭內閣曰張廣泗久駐苗疆熟諳軍律因金川用兵特調為川陝總督令其相師進勦伊初亦自任任事奏稱兩月之期即可殄滅其時兵已三萬而踰期未能奏績因循觀望遷延數月將弁兵夫事屬掣肘乃奏稱兵力單少請增兵深入朕俱識恭不留朕允所請調遣萬人以振軍威所望迅速殲蠢早竣邊徼但地方形勢未能遙度今晉特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計其時大兵宜其奏凱當已有期訥親抵軍即可籌辦善後事宜理此朕命往本意也乃張廣泗既久未成功復因訥親至彼諸事推委而訥親在軍數月近因朕有督飭雖小有克捷

總未能速行勝算是以遲延至今功尚未竣其前後奏到情形非面陳不能洞悉訥親張廣泗俱著來京面議據實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委任訥親既已回京其經略印務即行帶回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曰朕近降旨諭還訥親張廣泗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伊久駐軍前通曉機宜諳習熟悉地方事務張廣泗向在軍營金川自有成規亦可循照料理其事中之事今冬雖有雨雪致阻攻剿之時可以前進即當相機籌畫鼓勵將士奮勇直前以期克捷不得因為寸守之計如有應行奏聞者即隨時據實奏聞至陝西地方事務朕前已有旨

令黃廷桂兼理四川督務責班第在彼查辦均可不必分心顧慮惟應專一留意軍務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副朕委任金川之役辦理日久未見迅奏膚功總因綠旗兵丁羸弱慣習所致朕意欲添調滿兵始有攻取實效并諭傅爾丹令以己意妥酌具奏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曰訥親久駐軍前朕已降旨令同張廣泗來京傅爾丹暫行兼理川陝總督印務軍務關係要緊傅爾丹祇能辦理營中事宜其川省官職錢糧刑名諸事件該署督專責之傅爾丹自不能如張廣泗之久經外任熟諳地方事務該署督當格外留心可傳諭尚書班第務當經辦兵民整飭文治軍圍邊防以副委寄

甲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曰訥親張廣泗調取來京已令傅爾丹兼理總督印務軍中一切機宜皆於二月自應商同辦理但傅爾丹與岳鍾琪皆係專職起用之人今肩此重任雖其各存意見於軍務甚有關係且總督任內政務本繁傅爾丹一人或有不能兼顧之處尚書班第應係命往軍前辦事之人於川省情形已熟可傳諭令其即赴軍營同辦軍務并留意調劑令軍營大臣等協力同心和衷任事凡己有所見於軍機有益者竭力贊襄不可稍分彼此其巡撫事務亦即帶赴軍前辦理惟查審案件聽其酌委司道代理擇選事宜並可就近與兆惠一同調度內大臣班第等及侍衛人員已降旨悉聽傅爾丹節制調遣可奉行傳諭伊等俾知節見在和衆心齊一則大功易就如班第等小有參差即深負朕特派滿洲大臣前往本意所當共體朕懷相度機宜衆務奮勇如能擒果獲既即可協同籌辦善後事宜周詳妥協以圖久遠寧謐一併傳諭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二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九月戊午岳鍾琪奏言吳諾係小金川地方去賊巢路近雖賊衆不難次第剪
除無如深溝高壘形勢便於扼守溝中又築土穴藏身在於土孔中施放鎗砲
傷其官兵每攻一碉一卡大者官兵陣亡帶傷不下數百人小者亦不下百數
十人現今出師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傷者以有數之
官兵攻無窮之碉卡且無捷徑以直搗巢穴多由碉而前以致傷亡過多氣沮
惰緣路不兼用奇兵止以正兵逐碉逐卡漸次攻戰勞而少功臣查卡撒一帶
現經諾木納親督官兵奪取色底左右碉卡不可輕棄然若今且既領萬人

自得園藏

駐劄卡撒前次之攻勒歪則尚有剳耳崖最險要之隘口現俱金酋踞據奪取
爲難即使果得剳耳崖而攻勒歪百有餘里其間道路險阻豈得不費時日無
之賊碉數百逐一攻奪官兵傷損必多且不能阻遏逆酋逃竄之路伏查事機
存時實種甚多又與賊巢相近且係雜谷與金川接壤要隘官兵斷不可輕撤
甲索律鉢爾嗒進金川要四路無官兵駐劄惟有與賊營連衝雅加共在所不
免以臣愚見與其以一萬之兵曠延至二三年之後曠日持久師老力疲何若以
三萬五千之衆備一年之內期於擒賊之爲愈耶且用兵一萬護運糧防守
險口又需兵數千統計三年之費較之一年之內用兵三萬五千名者倘屬情

多豈若期之殷勤不致虛費七年不能成功早計可以早竣也又黨壩噶他賊
巢有綫河一道水路可通且無攻奪之險若用兵一萬水陸並進可以直抵勒
烏圍賊巢其援如之地則兩面賊勢不能兼顧矣又查甲索與勒烏圍一河之
隔倚逆酋逃竄之徑若用兵一萬由甲索進攻先奪馬爾邦盛而集直抵河
邊會合黨壩之兵並力夾攻則勒烏圍可破逆酋可擒矣至於剳耳崖已據險奪
之後即卡撒所存以死相守惟於卡撒留兵八千以備堵禦防奪護勒歪賊巢根
本既破四路自潰我以得勝之兵既援夾攻以堵禦之兵從前進奪使剳耳崖
前後受敵即未必不能擒勒其餘兵七千名應由黨壩二千防護糧運正地一

自得園藏

千防雜谷蕭嶝隘口兩以四千護運各路軍糧統需兵五萬五千方可足用且
前奉卡寬山周各溝二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歪也自八月望後大霧
上雪山嶺之上雪深數尺將來積雪更深行路更難莫如專由黨壩甲索兩路
並進最為要便賊巢之所以必破者由黨壩甲索兩路進兵者益恃勒歪險據
其首甲索一路係逆酋逃竄之所斷其對必由之徑若大兵從此進攻則逆酋不
能逃遁又從逆酋由噶河用皮船順流而上逃奔斯甲布等處之時水陸並
進遏其去路不能逃遁則逆酋不過延喘旦夕剳耳崖一帶地方擒獲猶為且
隨進之事什咱木坪巴底巴旺打箭爐等係泰寧各司以才能輕爲若隱備加

此布里五年班滾老尚可一力仔肩猶恐以剿捕勒烏木撒當夜進攻
一策乃留富勒渾領兵駐守此秋之富爾前鋒得色成本右翼中依爲長柱
賈國良所取鼓地從黃川章卻不能到日急續若果尤言可禄清特爾用之上
兵堡準備衰老之人兵數撤回以省常賞是旅猜狀漢土實兵三萬五十名
以資進剿專責道卽從一帶木日可以成功矣　上命臣稽臣等速議
後四用兵之道必先審定形勢使全局在胸然後身正從施首尾應接用力
方而成功運籌惟事攻堅狀敵尤才補日特兵以果斷抗賊謀必至悉都會勦
今逆酋恃險負固填叛時已自大兵進剿以來幾及二載而木果木卡撒
皆崩進攻亦已奪取色底左右山梁其實去賊巢尚遠又以冬令不能進取鄂
以來年令提督哈鍾琪僅用兵三萬五十以一萬由實備水陸直進直抵勒靈
揭實心腹以一萬由甲索進攻先奪馬爾邦當爲其直抵河邊會合當噶之
大伴力攻破勒至以搗逆酋伊於卡撒爲兵八千以爲堵禦之兵從前進勢使
剿專有前後受敵即卡可以搗勒復於當噶面兵二千防護糧運此留兵一
千防範堆地餘兵四十名進逆路勢穩且於進爲犯順之性預籌堵截以便糧
擣兵種琪註意梁兵欲先攻渠巢使身從斜敷餘地左平似有成竹在胸是以
一力肩任對亦不無所見但從前張廣泗等分路進兵前後集於若慶然攻取

意其難以更兵攻勢難據占鍾琪以張廣泗誤執三秋之言不過奪取陡地後
前門事而亦鍾琪現在實攤亦未籌有功績惟以兵單爲詞且伊先受内閣有
身亦尤行社兵來未籌及若果以三萬五十之衆由實攤直入破巢擒醜不惟
取得之捷仰操神速亦見鍾琪綽然有餘寄成算惟是當噶一路是否可以直
達不至又如當噶之難攻渡河一道是否可以接應先據上流仰賊巢不能兩
顧從甲索進攻馬爾邦等處是否爲於會攻可以令合呼應實攤之師進
兵不致逃遁及卡撒兵八千是敷防禦更兼堆地對耳庚以搗郎卡一手之
內是否可以成功其中機要尚須細籌時時籌畫周詳方可決策庶將云鍾琪
所奏是與得寸則尺等令將當噶中營兩路及卡撒兵索等處一一詳度形勢
如何進兵如何運餉並需用軍械並糧等事逐一熟籌悉心定議速行具奏使
者遵行　上從之是日詔觀張廣泗會奏言已開一條爲賊巢之要隘上有
小碉即在阿利山腳下前已開之係伸賊人守禦甚嚴官兵一時未能先取臣
等籌酌阿利山右前尚有賊碉三座若今不卡若能先取上面之碉卡從上壓
下小碉自易攻克隨於八月二十九日酌派兵等碉内量等官同内以臣親等
調甲統領護身剛率領侍衛及兵並特剋順泰邦勝賴楝等帶領成都滿兵人營
土官兵攻擊阿利山梁左首碉卡臣等亦親督率是日官兵奮勇直搗碉前

金川　卷十五
自得園叢書

金川　卷十五
四　自得園叢書

斬殺賊番二十四人奪獲賊碉一座至九月初一日復用大砲攻打山梁五首
第二戰碉打死賊番六十餘人割取首級六顆中傷賊人無數奪獲器械火藥
甚多雷特大碉一座攻克又克平房二十四間石卡四處初三日又克大石卡
一座平碉房七間尚有石碉一座石卡二處如能克取則山腳下小碉不能孤
立安無如賊人守禦甚嚴一時難以勝克臣等現在籌酌辦理俟有就緒再當
馳奏至於各路尚未據有攻克之處其色宗一路前經卦李多和解攻克賊碉
六十餘座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夜有賊二三十人假粧事什咱土兵混入營內
值漢土兵盡皆睡熟以致守備王良弼帶傷并去漢兵五名所得營卡復被奪

回營失去中營銅砲一位現在鑄造因何失事確情另行具奏又綁來持永柱
稍梢包營等處有長算投順之番民五十名俱係實心來降陸同糧務轉取鎮
二百兩來五百寶給分別賞賚又據僧格桑說出鍾琪又政陡物實賜之山坡下有
川番民又從木耳金岡遷出番子共二十五戶俱傾心投誠隨戶賞銀五十兩
大銀牌各一面布各二疋所有半月以來軍前攻剿番民投順各情形臣等
恭摺奏聞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張廣泗傅爾丹班第岳
鍾琪曰據訥親張廣泗奏報軍前情形朕披閱之下見其失當之處頗多如馬
奈一路有賊二三十人假粧事什咱之土兵使漢土官兵睡熟以致被傷官兵

搶去砲位所得營卡復失人且當嚴飭更嚴防範軍法所最要今有賊入營
失將營盤被賊不覺且賊不過二三十人自竟至傷兵失械營卡不守則其平日
並無紀律視同兒戲可知金川自用兵以來大約失之疏忽者大半之頹弛者
多總由軍紀不明以致與一念宜緣非朕本意所及料也又投順番民奉持永
柱鄉賞銀二百兩來五百金鍾琪所撫投順番民每戶賞銀五十兩銀牌一面
布二疋此等番民從賊番失得之即應正法今因其投誠待以不死足矣何庸
加以重賞即云借此招徠以孤其勢不知彼中之民頗貴安得人人而賞之且
金川番民若果能轉獻莎羅奔即加優賞亦不為過乃泛泛投順之人用賞如
此是以利誘之即使盡得其眾僅餘一莎羅奔而載之既竟金川之地能不
遺令辨此等番民皆始而貴我六日十兩利以誘之無何投順之番伊得利而
屬其舊主豈有以數十百萬之帑項為此無益之舉耶再軍營進攻年餘所得
碉寨亦不為多日者鍾琪又稱每攻一碉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小者百數
十名現今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傷不等者兵丁臨陣
帶傷自係奮勇向前之人既已受傷又至四五處即應離伍調治或遣之回營
另調補額豈有受傷之兵應留軍前並不另調精壯之兵遂就帶傷一無籌畫
至此凡此種種失當之處皆行軍所宜痛戒而訥親張廣泗將來奏亦可傳諭傅

仍將班第岳鍾琪等令其留心以此為鑒申明紀律訂的機宜善為調度以兵
委任是日訥親以岳鍾琪所稱添兵三萬五千能於一年之內破賊情由具摺
陳奏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岳鍾琪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
一路進攻再由瀘河水陸並進僅一年之力勒烏可破逆酋可擒計此時訥親
張廣泗尚未起程者令同傳爾丹班第岳鍾琪等將各情形逐一詳細定議具
奏至岳鍾琪所稱需用三萬五千人即可奏功現今軍前有兵四萬餘衆何以
曠日持久尚未克捷屢稱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此中情節着一併詳實奏聞再
訥親奏稱黨壩卡撒兩處現俱進兵伊與岳鍾琪不暇兼顧而使令各不能攻勒

之時再往黨壩而兩處訥親既授岳建黨壩情形傳為材不須捨此正可乘隙奏
而實不能進攻之時前往兩處會岳鍾琪詳議一切事宜設之大將往來更為妥
便可一併傳諭傳爾丹知之是日訥親奏言臣恭閱 硃批岳鍾琪二摺意
將黨壩一路駐兵一萬有餘土兵居其大半岳鍾琪所稱土兵無用處兵不敷
之處俱屬實情至稱進攻賊巢之路卡撒不如黨壩之易今身歷既險有卡兵
臣思黨壩為進攻勒烏之要路卡撒進攻刮耳崖之要路刮耳崖既破因應
進兵勒烏即勒烏既破亦可進攻刮耳崖兩路俱屬進剿之巢穴賊擁從此
兵攻來從用卡撒一路地險碉多逼置而不問也又岳鍾琪添調楚兵也請無

庸為兵力不敷起見無庸著往遠處調兵又多耗糧計日約須四五月之久
已兩季不能進剿況以官兵為主兵所給之糧必須純用本色需糧尤多以
難運之糧供本為坐守之兵殊為非計且岳鍾琪至軍月餘豈復共卓無用不
能進剿何以又不據知於日又日督從進兵至於為回話以增調為何識知
聖諭所云聊為支遁之計耳所請各籌新兵減撤土兵之處已會同督臣岳
鍾琪行奏至岳鍾琪所奏土舍良爾吉應行正法且有良爾吉之罪應伏誅
但皆日既已寬之於前今投順隨征已及年餘此時忽加誅戮似出無名是以
未經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諸摺所奏辦理不能妥當之

處甚不一而足即如良爾吉本一村與土舍且為逆酋親密王叔亦係廣村在
奔命而應治罪況為良爾吉親信之其耶哈略至皆既知張廣泗聽其術中實
共參復誤信從往無異被昨即應早為剪除又該土舍於緊要處所全不用命
該賊有意狗庇敗壞事態中明軍律按法加誅有何情節攻圍大金情有可原
一諭莫至火竹至逆酋求降之時該土舍代為軍情領兵大臣既所親見罪狀
昭著如此尚稱時傳消息無迹可據殊屬反出無名是何謂耶至枝節為奔
其諸張廣泗始終回護狡略何以示懲事遠延致究欲將來貽害更大此
旨一到著將訥親岳鍾琪與張廣泗會同其明白回奏即令張廣泗訥親提良爾吉

王秋二人隨同馬等軍圖解至京訊明正其罪自入秋以來即屢有諭旨卻回
京之意卿亦自請來京而摺中兩稱係今冬不能進攻之時再往實籌進攻
而爲斷言果出中心之誠然即卿何前後矛盾若此殊所不解可一併傳諭知
之阿桂等接奏所言王秋朋比作對為賊間諜法在必深詢觀察不知之時以
紛紛無方威聲頓挫其氣餒不足以犄角張廣泗則反為所牽制是以當斷不
斷耳　皇上洞矚隱微萬里之外有如目睹洵親於指揮較量之間注無擬
置轉抑本莊恐患豈非自取罪戾乎　命內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
岳鍾琪曰川省自驟對用兵而後惟以金川之役屢經跌蹶以前狼居乃急地

於後勞日持久師老無功朕特授爾等於屏寄之中委以軍機重任令伊親赴
廣泗榮已名取回京軍中事務一聽汝二人辦理事權歸一書令兩人為一人
合而心為一心汝二人自思最要　皇考與我殊恩寵優重寄其後于範重
朕者何事即將罪家居而效身之名乎身不能所況今東班掠死子以自新之
路當如何機撒奮勉如何竭力相拼如果能克捷建奇為朕宣任叔之乘擒前
恥可雪　皇考厚恩向所未能報答者亦足酬萬一國所厚賞朕何吝焉
是惟汝二人之福如其彼此各存意見不能鼓舞軍心以致必事不能抵緒不
獨軍法難逃將并前罪一體追問非愛複張廣泗等可比是伊等亦無罪也

以辦理不善不稱任使而當繩以軍律不容假貸何況汝二人罪棄之孫若不
不能奏績其罪更當何如汝二人當日同獲重罪今又同在一方將則同其功
敗則同其咎勿以前年差勿互相推諉勿因循而忘事勿粉飾以邀功勿口為
大言而防範不密勿急於督責而剋減事端務殫竭協力和衷同心籌畫凡安唐
功以稱委任　乙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班第張廣泗傅爾丹岳鍾
琪曰金川用兵以來將校須勸者接踵而提補無人殊失鼓勵戎行之道前者
傳諭訥親張廣泗等而伊等仍不辦理因命軍機大臣等查明情節於今年五
月張廣泗原奏川陝到將以至千總有缺出即於此次立功人員內題補特

傳諭稅命諸將且令同訥親探速至八月初訥親奏到又稱將弁推選者多立
功者少是以尚未補實題補夫軍行紀律全在賞罰得當鼓勵人心今將士有
罰無賞自必志氣漸頹何由使之感激奮勉轉嫌用命是以前批訥親摺奏有
此番辦理事務似覺過嚴之論正謂張廣泗等去過於下偏稍動輒得咎實為
過則而非軍律太嚴之謂也若以軍令所關則此番正大之所寬豈容于十森
嚴而如自來軍營賊人夜潛入我卒酣睡漠無知覺之理又豈有隊伍整齊
衛堅紀律而如訥親尚未覺之不前侍衛等從權用日智起之理觀此則將
弁之怠玩士卒之庇惰直如兒戲何怪其久無成績本有失事也至謂侍弁主

功者少無可稍遲此請亦謂內一處罪劇功其中豈無一二鼓勇先登之士孰
其率隊奮往即可定為優等摘以激勵眾心竟一人而得十百人之力其撲碉
在於此不待建立殊勲方可與拔也訥親等從前辦理未妥可速傳諭班第轉
諭岳鍾琪當以此為戒務須從公賞拔為我行作氣使出力者知所勸勉並
不得誤會此番辦理過嚴之旨一意從寬則軍律益致鬆弛矣之更甚此於軍
務大有關係着即傳諭知之　丁丑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一年有餘其屬
尚無成績蓋因從前張廣泗以本屬乞愛小醜即其命名貌之苟羅再者著清為
措置之長是其意雖未敢顯稱名號而夜郎自大抗拒天朝并合為求翼亦已
非一日前者從權寬宥事合已年等參切以嚴紀化山會辦錫兵進剿雖打探
賊伏而未致懲創昔從訥親用命與卸張廣泗督辦理時對一役事未了
事所奏擬承見說之處似詞忌其躁謂會為此亦宜可復奏以掌稱因伊張廣
泗從前經理苗疆熟於軍旅伊又先經奏請征戎是以謂為從統初到軍營亦
有意以任事之意但以工為餘人派定十路進攻皆分力薄即已非計又奏稱
本年可以克捷屆期則又以為在秋冬更易為冬春秋冬進兵剿將張興
陣亡失楞雖挫則又損兵力單少促換先調隊伍中為人會請一將而
膺功可奏惟是彼事宜所司其重日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陪料與廣泗

無成功又因訥親至彼時張觀望即先是凡所陳奏亦悉孚指詞附於張廣泗
良往之事動輒袁過於下獲已微露其意及訥親奏至其狀所見相符又稱其
偏聽劉兵者特升為宗憎恕施失律于把信用賊酋相良爾吉漢奸王秋軍中
消息賊執先得一聞訥親奏狀旨有錄漏謀良爾吉之言張廣泗即代剖悉
力護於首領賊酋乞降之時今年大臣當道良爾吉有意望實情曰猶不知也
之下落是狀顯滿而王秋亦復托病避知其鎖剃是張廣泗於終而諉情罪顯
然且參奏事機於賊營兵張廣泗從前參奏後誤信王日王秋隨其術中而
伊之信用良爾吉王秋如出一轍何以初知為效尤之耶且伊於二人若不遇
用人之誤猶可為忍至以軍情相告欲決而曲庇之其居心如此又豈望有整
飭師行之略耶至訥親來本係卸前錯臨陣之事實非所長欲以張廣泗同集
大兵布置經年當有成算計綏略抵當之日正宜告捷之期使可籌辦善後事
宜自屬訥親所優為耳相不料訥親至軍於後處情形既未諳悉將夫人等方
且借聽經略之指揮而伊孤無奇謀異策以味動眾心且身圖安逸並未親臨
行陣士氣用以懈弛其黑連旦中南日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其應感激圖報
者孰如訥親雖厥用伊休素聲譽從降旨令速呼將恩此在深體恤之道則然
然以滿州大臣當此戎行統領之際執不思同仇共憤有此朝食而訥親乃因

此等辦事大臣中不能彈壓綏靖之故且又見所奏黃桂兵布同城撥伊
自撥中堂見此亦是從未會身督師兵於理可寸即謂大臣務勸者況國體當
爲意外之虞固不可視爲與西域工可於降指揮使士心踴躍方況意外之虞
亦爲未然之事一何亦惟望此及暇酌加防衛於前仍留此即已有碉樓隘設
果能如是多爲設又豈僅此才具尚古豈有潤聞是然堂贊金據之理可先前
此實由伊等領兵不過不能意往出口而非空類之必不可免也訥親既赴口
待至了無成績殊不得已欲爲回京之計又恐於今指摘而有內奉以傳諭詢問
且竟其期以待現有此促得朕此旨而竟不願身則南潤之月以望於今尚可

者內動況以其前赴也且偏又恐待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伊前往者何意
所謂者何事而京將何以祗命而萬一聞召入之旨和推其生且不請命西征
以待後事惟以入親將以待實在情形陳奏明歲再往軍營爲詳不如留營有
何必須面奏之情形又有何事爲朕所未悉惟惟往來有期致誤乎大臣於有
重務豈宜若是乎滿州大臣身當軍旅又豈當有是乎並傅爾丹班第等同在
軍中自列名請安而外軍中事宜從無一字奏及因降旨詢問而訥親即以傅
爾丹等覆奏之詞紅入伊摺內敘用之下不如其就者待爾丹等之言執爲訥
親之言朕用忍從前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皆無恨以摺奏相頓札詢訥親見

其事以此爲成效不令傅爾丹等他往陳奏復降旨詢問而訥親並未覆奏傅
爾丹等亦至今默無一語豈訥親竟不問伊等倩論耶人不使衆人之敢告耶
言可也而其隱衷益非所宜然今在己既無奇謀異策可以服衆而同事之人
又不使之陳一謀建一議此何心也若恐他人稍異所短制之使不入告則伊
在軍有何事畏人攻訐而必不使人陳奏乎況軍務非他事可比勝則歸功下
其短而不能不勝則人人俱欲推諉之亦不得也且廷臣中孰有能於朕前公
行算計若乎自朕臨御至今大臣有受人扶掣者乎凡在大臣等皆不可作此
心而訥親尤爲不可若謂朕專此指摘或由軍機大臣中有與訥親不相能者

訥親而傾陷之計朕亦爲洞悉之訥則是伊等能排擠訥親乎抑將來又豈人
排擠伊等乎抑訥親自思數年以來曾有爲訥親所排擠而朕不能覺察者乎
且朕於訥親到軍兩月之久見其受無建立始降旨督飭而前後陳奏均相矛
盾之處不可枚舉在訥親年日豈非大非辦事之大臣朕亦知不可張廣泗之
老師糜餉影響責於訥親而訥親第一受恩之人誠不料其乖謬若此今若縱
法以徇人特謂訥親平時實心和此固不能免何以示勸若昔曲含容人又將
請前此處後之華年懷諒今此張廣泗之稽遲乖謬朕則知之
物議之擲二者朕必居一於此朕誠不能辭過亦實爲抱愧金川藉寇以圖

事尚藏之日何患不能成功今年不捷不妨待之來年惟是久羈如訥親其受

恩非他人比乃此次奉命經略諸事錯誤一至於此深出朕意外朕實難以措

置是以特召訥親來京仍交經略臣阿克敦舒赫德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着

訥親張廣泗明白回奏　乙卯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一事前以張廣

泗布置經年應有成算是以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籌辦善後事宜不意訥

親至彼張廣泗既漫無成功諸事推諉而訥親復不能躬歷行陣惟圖安逸經

朕屢經指示不能大有更張即親督諸事亦前後矛盾於情形並不明晰殊不似

伊向日辦事之勤敏精詳實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隆此錯斷任何至於此

金川　卷十三

自得園藏

朕自御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少年即加倚任今訥親既積日持久有

參贊等朕實為之抱愧則所望奮身致力者將為傅恆是屬傅恆年方盛壯且

係勳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挺出入告迎不及推託效勞讓亦

心所不安況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為滿洲大臣必歷練有素斷後遇是俾

恆使傅恆著暫理川陝總督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金川此番傅恆

再與經略等會同辦理務期剿除醜類迅奏膚功以副委任　臣等理辦金川用

兵已經二載　皇上日理萬幾身方籌畫凡為臣子仰承　宵旰之憂台

莫不刻心努力思欲靖賊氛而行　太保協大學士傅恆鋒戚尤熱交

恩德至宜其迭陳奏請願效馳驅請行　皇上俯允所請　命以經略之任一

時聞者莫不歡欣踴躍謂大功旦暮可就蓋以　乾綱獨斷賞罰自然進命

者伏乞俯念忠勇奮厲加以/　廟算如神風雲指揮略植山積勁旅雲屯勢大

學士傅恆素秉忠純威望素著能宣朝廷之意一往無前罔不僕交斜擒為先

已會衆羅兵鐵騎成功迅速果如風雨哉　皇上特以兵王之一怒者武

功既必實宇之內浩蕩文德于七旬格而永戢邊境從此而敉寧伏讀

聖諭誠為克敵遏剿之一大機會也　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金川逆酋不

法雖出師征剿而無窮兵之意不安執若不早為籌畫不但兵丁久駐冒外甚屬

金川　卷十三

自得園藏

勞苦而且虞糜國帑朕思我朝滿洲兵素稱勇敢身經行陣超有指揮功令在告

兵賞疑無退後若遠派滿兵數千前往必能克奏膚功現令經略八旗兵丁內選

曾自出兵一千名揀選實補健勇數內火器槍操演伏熟者一千名合為二千

之數從前已降旨令京兵名先撥兵一千名以備調用章程共丁應如何料

理起程來京者兵如何量其遠路起程今日起於何時自京城起程明歲幾月

抵京作何料理令赴軍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暫理掃營事務大臣班第王

物部王所先數量安詳悉來議奏兵丁其京城兵丁即是成法之王大臣等會同

前往軍機領事等公同擬進旋據莊親王允祿等議曰從前派往北路滿

兵起程時需騎馬匹，俱係官為辦理。此次金川軍營道路山多路窄，非北路曠
野可比，若撥給馬匹，則經過地方俱係內地，馬匹難以牧放，且路途遙遠，亦不
能達抵軍營。臣等酌議，自京至西安計程二千六百餘里，分為八站，每站須備
馬八百匹、車三百輛。自西安至軍營，沿途山路有不能行車之處，又共須預備
等項，照自京至西安所設驛站數目，酌量道路險易情形，應行安設幾站之處，
俟加等量加通融。可行車之處，核其車三百輛之數，其騎備馬匹，或酌備騾頭，
限期不致貽誤。倘驛馬不敷數用，即於各該省綠營馬匹內通融撥用，如仍不
敷，即行在官騾頭等畜應用。馬匹倘有剩寬，即行動項買補。應需車輛，俾令雇

金川 卷十三

自得齋

覓應用。現在操演雲梯兵丁，先令二百名起程，其餘市城及未二者共兵四千
七百名，每起酌定二百名，共為十六起，每隔五日一次起程。京兵自十一月初
五日始先行起程。盛京兵令於本年十一月內，船廠兵令於十二月十五日
不能小兵，令於十二月內陸續抵京，師備行發，自十二月初五日為始，隨京兵
後次第起程。派往官員俱交列等加賞給銀兩，未足者兵丁亦照例給口糧。再
查操演雲梯兵丁一千名，已屬敷用，其原派一千名不必再行操演，雲梯令健
營官辦演鎗箭，熟習步伐，仍令大臣隨加查察。上從之。庚辰，上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傅爾丹、岳鍾琪曰：據前諭軍營事務，令傅爾丹、岳鍾

琪會商妥辦，日來無如接奉情形若何。雖入冬多雪，閉塞之時，尚可用力。當若
有應籌前進攻克之處，今朕已降旨命傅恒前往，所有現在應辦攻勦事宜，尚
等務須乘機奮勇，可進則進，毋致後時。從前致廢因循，有內視經略之命，稍心
懷觀望，諸事推諉，軍營大臣等皆不免此習。今當以此為戒，力待傅恒前，因循怠
玩，坐待傅恒之至。惟於攝理有關機會，現在各路進攻，如有可以先發情形，著
即奏至。營中得用之兵實數若干，係兩營若干，類曾否召集，未中所定中
兵地，往路何時進剿，務之可能，應手一並詳悉奏聞。是日，上諭內閣曰：張廣
泗自受任金川以來，措置乖方，詐妄河探，實罪且書專恃任情，專信偏裨，以致

金川 卷十三

自得齋

人人解體，人皆觀望，推諉妄懈，坐困老師，不肯且任用此良爾吉、王秋等為
機密，四法泄觀，共屠兵路，設而擾其所以，有著草賊，今交刑部治罪，令侍衛
富成押解來京詢鞫。訥親身為大學士，當此經略重任，前赴軍營，設施屢算，且身閱
安遠，且不規於習陣鼓勵眾心，惟以建碉林立為長策，又傳諭軟言，取回京，伊
並不計軍情，實屬非是，狀無以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為辭，並思回京。朕以國體
攸關，寬期以待，伊復畏怯推諉之意，惟欲遷延時日，以俟歸期。夏陳金之事，事屬
外聽，不可枝節，與伊尋常之辦事，精詳忠公，敏勉竟似出於兩人。大臣效均
休戚，尤特之寄，特侵陛工，欲其復見，是特斜殘能恒之任，為國分憂耳，若僅以

係賊勁敵乃能制勝彼之事權憑藉威柄尚非庸劣可勝為即以將軍兩協
伊係勳封世襲且數年以來朕時加賞賚非他人可比倘能遵明時思以勸其
心是息肩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服於重大緊要之間能奮足以見報効之實
心今訥親乃至於此伊即不自顧惜獨不為朕用人顏面計乎從前年羹堯
訥親等在 皇考時恣肆妄行事發之時皆即按法治罪朕自登極以來以
恩禮馭下然即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嘗不時加戒飭使不敢縱恣所以
保全大臣至訥親之受朕殊恩迥匪自其大臣同中外所共知者十三年以來
所以裁抑成全者無所不至者以其尚能承受朕恩耳今伊總管宜出於此等緊
要關鍵處亦張皇錯謬一至此極誠負朕恩之實無以自解論其負恩之罪理亦
宜交刑部治擬但觀其遠路前來之意即擬亦非所宜耻也在伏十餘年加
恩眷護保不忍令其抱憾因詢親等畢竟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罪
著派侍衛鄂實德山帶領此旨於速至作衙門對衙門之處將訥親押回北路前
往軍營所有前奏內有兩陳傳旨即著伊繳還交與富成實令呈覽其經略印
信交鄂實抱驛齎赴金川軍營俟協辦大學士經略川陝總督傅恆到日接
奏經略處理一切軍務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三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四

十月十七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直隸總督那蘇圖等四金川所調滿兵
五千名著總督那蘇圖巡撫阿里袞碩色將軍博第面改伏或林擅偏事為撥
照撥料理起程統有不協於心何無事不可挑取可備聽伊等將來大了改
遇撥者他方特頒指授前往督等屬員詳慎辦理俾得迅速前行始為妥協如
伊等既已盡心經理事合宜而大了將有滿事則以滿洲大員辦理吳州大
丁有為可撥所當無其老弱力殘力無得不現是曰知碩果親王允禄等以操
甲於軍中存在相次起程之官撥大一百名已各給一件厚存尚有五十餘件
在督次第運給之滿兵四千七百名各給棉甲一件大續承運棉夾一千名俱
已撥派為鎧夾每人各給為鎧一件其在軍營不敷為鎧二百件請由工部給
發 據閱是日講工直大臣等合詞陳奏四端惟入直事若貴重致身之
義國家所垂力以籲救命之忱況國家忠執大臣傑撥榮寵尤其於臨事
之際可以進大被殊動有事仗節以平時建持小節但戰勛敷速刻為難而然
事之時因循苟從全無撥問付盛之以致措置乖方胎誤要務則其負恩誤
國之罪為甚大伏見本朝大學士 訥親以勳舊世臣蒙 皇上委任優渥
身列五等之崇位居百僚之首 殊恩渥典極有位之光榮沐無窮之

既負朕令撥集頂隆皇上以其狂悖訶凡可以知日之長安何如歸鄉之恩以
仰酬　高厚恩自食帑養敗績後諸事竟致逆入內地　人兵征而負重
兄武英殿詢觀即先請　命前行於此厥類而日對皇一言坐視不顧及愛
桂林理事方略以張廣泗智師又復玩失屬惡　皇上俯聖逆方出師轉輸
之苦不能老成師快致傷民力　特命訥親前往經略　命之時全望
踴躍赴任之忱勉强試遣至軍營後疑惑忌畏無謀策可以紓宸衷而綏逆
安坐帳中從不親臨督陣以致士氣委靡軍紀廢弛曠日持久迄無成功屢蒙
皇上指示修薄詢問軍情而訥親處處逆違推諉并謂自相矛盾即身受

自得齋藏

諭旨而遂屬欺誑仰賴　睿照獲洞以彼其隱而訥親始終含糊其身進攻
阿利山之時身先退縮狀退回而奔賓帳安之於六日草刁彩而周逆至實無可
以退息即回大臣傅爾丹等俱不合陳奏一事以期延隔掩蔽者　皇上寬
其欺隱之罪　諭令惟其熟思補救之書至本　命其選力　皇上傚
其陳奏條之知所悔恥尚有人心定知置身無地寢饋　寢饋必實贖罪而
為一面　諭旨如獲更生即應迅速回京以軍旅為念擔程率帶之罪獲
髮難數訥親世受厚恩直至此　既命訥親不相先啟負屑仗歸相料更速況
於　聖主之前且不精白一心以其誠懇以欺蒙飾諉至於此極其罪尤無

可復赦宥　皇上知人好生猶冀寬大任令革職効力實未足以蔽辜且等
身與同列不肯據實據情諉令明將奉詔　旨即交刑部嚴羅湘正刑章以為負
恩辜誤者戒儆　皆經遵前旨行　欽奉　上諭白詢訥親自知難
以承其罪亦第一重處者莫如訥親金川雖去小醜而老師糜餉久無觀期凡
在王子皆有間能懈怠之處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凡遇於軍機要到
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運籌協擬如此特事作何了局詳請身往視師彼時
傅恒即曾陳奏願效前驅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依任
傅恒亦不可不為親之先未經前允及經略處八閱以付之訥親從意以伊平

自得齋藏

日受朕知遇眷恩如使親往起程之時全不諳曉使其應以為軍前調集大
兵指期克捷聽明引為已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根用人額而所謂兩家
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陰狠已不可測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
托無成算措置失方朕持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日请速調兵咨其隱衷不思以
去年攻討之日諸侯建議調撥冠之又第一策置既已貽笑眾人矣自是始有中
餉之名黑猶世其成功而日身到營速攻未能及成行竟致委禍軍士畏夜向
朔攻館伊在營中望見火光驚朕哲餉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
受此退回因伊等在後不支大奔其伊等同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轉瞬

不復稍顧甑此情形是辰來奇而伊等恤己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
受恩之滿洲大臣從略重務價事如此而何他可以自勞寸主前復招安於所
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加簡略已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前未覆奏者
即問事之要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問其久無說備
不得已傳諭詢問亦以緩白回京本欲啟之使知悔懼可有奏功之日正以為
之者從之以伊洵得此旨如獲大赦即置軍務於度外托言有自奏情形並欲
回京試思有何不能寸之情形而必得面奏乎此不過思家可以詢視之乎乃
必思智慮及傳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軍略無方較行走遲先不重治其罪何

自得園藏本

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身及此而故於處錯回京者原人亦知其缺于伊之意
中明知不按依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
游自適為鯛繼計而未每實覺學從是自誤而金川之役傳恒必自請督師朕
亦必以此任相委而彼地瘴癘林立攻取維艱即傳恒亦不必速報奏績又過
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傳恒亦稱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無成朕又必重
治傳恒之罪而曾從置以伊必且復同是治罪之條以伊所預料即今則前者
亦無所恪懼惟此皆洞鑒其肺腑伊等倘有無涉於條其舊惟之大謬耳此正
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戒其悉詢觀而眾人之不能見及

即其避於詢視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何宜之業今又能瞞朕
其隱微治以罪而必然不服則是終為所誤耳朕然御事且慶告科拜其欺
蔽而不察者乎且所稱回京面奏情形不知以經略之親信大臣身相冊何事
不可備陳如謂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之不
能詳閱也前已傳旨令將攢典高比發回著再行傳諭令伊一一據實明白具
奏不得因見朕稍從以提罪貞應今戰亦狀浮詞塞責朕向用人材雅得亦識
擒我試將一二私護之實為國家任事此朕本意即用訥親為經略無非欲滿
洲大臣歷練戎旅儲為將才已經傳宣示豈有軍旅重事敢於嘗試耶以朕

自得園藏本

平時之推心任用訥親即將事詳慎持守當清舉不呈言便伊果於此等事執
重務能詞受傳宣揮志竭力伸將後肆攻俾朕西顧之憂所全而肉仔私非可
不過何能如此今訥親負國負恩一至于此實非朕意所及料亦豈國憲所可
寬若以朕向日加恩之故稍法而寬辦未何以用人是以降旨將伊革職發往北
路軍營如自贖罪此伊自作之孽而非朕以喜怒為賞罰耶　皇祖　皇
考在天之靈皆所鑒臨今論王大臣文武大臣令詳奏議將訥親如何治罪於法本
無可逭但須俟伊回奏到日再行酌奪降旨並將經略加休戚自關顧聽著於
有衷並可無罔觀其試從立前被處況舟之亦即可起期奏凱然軍旅之事原

礮遠處傷傅恒亦仰蹈前轍從伏地俯伏一年自不能接濟八年有又何能進取
洞屆期攻進攻稍稽時日或費有益於克捷情形宗八自有公論朕亦自有籌
酌但遇稍不及訥親既失於前不及兩額傅恒豈往之無朕實慮其太過朕非欲
傅恒以速為快也若傅恒知訥親之誤雖前崖具在也令尚書達爾黨阿以伊等
訥親獲罪請赴軍營効力籌畫所請令隨傅恒前往如攻剿之時矢石所及令
其持書防護伊不得因有此旨於在行親履之處概為勸阻即傅恒亦必不從
而達爾黨阿不得錯會朕意若因訥親之往忘其成功有素阻撓致必將伊以
軍法從事且其地即命往訥親之處從前訥親之畏葸若何此番傅恒之銳氣

若何軍士必能備言達爾黨阿亦可為明証訥親尚有何說言乎朕本惟任訥
親昇以經略重務其種種自然朕實外若。而此兩於傅恒有所顧惜不令前往
是猶不知傅恒矣豈朕推誠待下大公至正之道傅恒惟宜體會朕旨實
心實力仔肩重寄迅奏膚功以副委任籌辦此旨宣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
之是日　上命肩輿留銀十萬兩派員運至軍營以為協辦大學士傅恒
犒賞獎賞之用是日協辦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所帶兵丁擬由山西前往
其餘兵丁人數眾多山西車輛雖行稍為過不敷尚須添備車輛擬於河南一
路進發計山西路數之河南行程可省二百里又奏言載運砲甚屬迅捷亦且

年間征勦西藏曾以此得勝又制勝砲名號即往軍營亦屬有裨請於此二項
砲內每項各帶二位並令造砲處員外郎西寧清里誠外將軍處試過再交工
部委員運至金川軍營得　旨即派內務府遲延是日直隸總督那蘇圖奏請
陳請額赴金川軍營協同經略等協同辦理軍務　諭曰此任非傅恒不能
勝此助非傅恒不能成故特令伊前往朕志已定不必再言　又因班第奏言
運軍米石撥動倉穀係川省碾戶接次向僱照糧加派里民先行辦米陸運進
趲運之後於倉與倉穀債運每每穀賤之民偹于守候往往事故不獲以數卿
保舉從前曾佐官兵貼地價未不惟將實當出恐民受賠累之苦抑且多碾時穀

有維有匱乏之虞如遽議採買又恐米價騰貴有妨民食酌擬嗣後再有撥運
銀米一石定價九錢仍聽糧戶者另辦運倘石給與價值百姓赴官領銀較領
穀為便價可充寧候之苦而州縣倉米實銀數亦明較著亦可杜其侵漁至
向來有運米石悉係碾穀撥運亦無使折價免除名數之弊應請一例給
價折價以清弊源又因地對人口糧內例給與名數其實向地自成都至灌縣
等處較可以隨時買食不若每兵一名照日給口糧一升折價一分聽其沿
途自買亦無米與兵而名數可以多存再查運兩附近省城各州縣既經運米又
令雇夫負載大米尤苦米不得人言難之令議運米則令附近出口之州縣

運並從優辦運滅大小金酋路遠之州縣身履站大 並督其運是事裝砲任
等項長大川番夷五千戶等二萬作若兵用應當速速均且看看力未能至
相相奉奏入　上諭據軒知道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內大臣班
第等四睽提前將從第烏爾登護青圍以綳等兵往金川軍營原以伊等皆係
滿洲大臣曾經行陣一至軍營必能奮勇先登督兵攻賊不意伊等既到軍營
並未奮勉而臨陣時反覓可以藏身之處在彼躲視大戰陣之時有覓見藏身
之理乎伊等既覓可以藏躲之處以保全則并不能目睹兵士之戰鬪又何能
稽查兵數偏伏之皆敢義會畏手奏左右罪但念伊等皆係親近侍規指供是

自得園藏

以加恩姑為寬免著仍在殿行中飭令伊已分得恒往界軍前傳往斷不似詢
既之怠惰退縮而伊等不宜爲攻者非竭力奮勉以圖贖罪若仍不悛改不特
不能逃脫國憲且將難保無及矣爾等謹將金川用兵以來　皇上神機默
運無不先事周詳而於在事大臣尤極加意訓勉惟恐或生怠玩自干罪戾當
往略析　命尚書舒赫德仍已傳　諭班第傳爾哥鍾璞等留用經略看
入急於進取而於烏爾登等又復寬其既往勉其將來諄諄訓誨非惟勸勵期
望之切抑亦慎保全之意至深遠矣　丙戌　上諭內閣日前命班第前往
四川雖為辦理糧運用兵非其專責但伊身為本兵且係軍機大臣於軍中一切

動事宜以將弁功罪皆須稽覈所在不得復專力擇辦遂一切置之度外耶伊
見軍務未能速竣既不懇請前往與事協請令承大臣經理而於訥親張廣泗
之當陽進剿者所需備物未據奏聞如告在階旨詢問伊於張廣泗之罪並無
隱而一字不以詢親為大臣如同宜如是乎其心自謂將權無誤即為克盡已
職其他自有任其咎者推諉旁觀事外為自全計而無書時同患之心此種習
氣在朝大臣亦多不免特不逢其事耳居心若此國事其何賴焉班第不稱矣
知兵尚書之任於金川辦理糧運亦屬平穩可從寬降為侍郎其兵部尚書缺著
舒赫德補授　丁亥　軍機大臣等議奏前次經略公傅恒奏請撥京兵一千名

自得園藏

內撥前鋒二員佐領防禦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官毅每人各馬三匹鍋帳
房帳各項俱係照例等查京兵料理此項兵丁之時尚未得到臣等原議不知
該兵丁等由京前起身詳將前往是以給與馬匹多銷帳亦屬多備今應移咨永
安或二人共給馬三匹或一人給馬二匹鍋帳等項核定數目多餘者便行裁
減臣等所奏計算十二月十五以內到京由起起程前兵騎馬匹今永安
要官一同來京至時將原馬帶回該處仍行令直隸總督轉飭該地方遇示三
省官兵進剿之日所騎馬匹每日酌給草料喂養其身了由京往軍營沿途房
屋帳房棚厰等項業經行文各該督撫預備伊等帶來之帳房鍋鍋等可問應

近一帶碉卡甲巴雜永興隆發東中無庸重複請旨　令下之日打丈
盛京黑龍江二處一體照數辦理　上從之　己丑　上命傅恒暫留和
殷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辛卯阿桂豐紳濟倫奏官軍一路攻克宜喜鍾琪
旦於九月十二日兩路進軍攻克德爾瀾溝得楚碉及喇嘛寺木格勒等處
鍾翁楷等領兵明攻康八達山梁大卡賊番驚散八角碉爲德納等處頭
兵暗攀康八達山下河邊跟蹤賊兵數萬手先攻奪地坎大戰碉二座小
戰碉三座平房四十二間木石卡十座石洞二座殺賊擒十二名燒毀糧
村賊番甚多生擒一名并獲牛羊馬匹等物十四日奪得噶爾寧官兵攻圍石
洞殺賊十一人獲河燒毀三十餘人生擒一人克取石洞并喇嘛一帶地方南
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并田地一千九百餘坵實爲要隘賊番
東北兩處皆未遠投林木鏃坑大箭傳毀賊番無數剿殺逆賊首級七
顆並獲器械甚多十八日夜守備孫瓊總兵占偏林營兵等據木西治河一帶
克取噶布嘉大碉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一座石卡四處斬殺大股賊四員賊
死賊番二十餘人現燒糧倉并毀賊番房屋無數並屠其家五傍山陵右近大
河南有懸崖淡大戰碉六座周圍俱有石城賊寨甚眾鋭地如兩宮夫攻戰一
夜不克康之且離悬岸不過兩叢之地又有日旁山賊據地險康八達山

上又有旨石卓下三面交攻我兵皆草綠無援應因暫收兵再圖進取奈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阿桂鍾琪日據軍營奏報實屬一路官兵九月內新獲
賊番賊碉碉卡等處雖全等情節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自由鍾琪調度得宜
是以有此克捷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辦理錯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
其罪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傅恒矢志竭誠必能使賊壘一掃功成迅速
決不似訥親等所爲內遮飾士氣但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現在軍中
身膺重寄素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攻者即相機董率將士鼓勇
先登從未默默但遲疑不前而多竟墮碉據險數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破賊
膽即將此時到後諸事難爲用功一休究不容待其未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
奮勇且以見其攻圍擒之書必仍舊觀奏擬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
光耶至近日進取情形若何可一併具摺速奏是日傳諭各處奏事係續兵丁藏
額新增兵丁　旨令調派兵丁以壯聲勢實於事無補　先是以已奏將應用兵丁
存剩兵各路止二萬四十九百餘名不敷進剿之用應請於雲貴湖南三省又
川陝二省加調滿兵二三萬名其滿兵如京兵寧古塔黑龍江三處之人慣於
登山健走可調取四五千人再於京八旗內調取一二千名定於明年四月內
調齊至營五月內乘機進剿其余調滿兵二三萬之內實亦可派赴南存立官

係振爲二宮儹般周頓精壯汝兵二十名內帶松坪習水性者三百名又雜谷
府納要司土官香大明土千總李世傑領精壯黑猓猓一千名瓦寺府土守備
桑諾木土千總桑龍克勒古國臣其領精壯黑猓猓一千名番州長寨守定番
州二處派撥松潘樂蠻兵五百名以上各兵丁俱加孝部實爲曾經慣戰即在
川選出之人亦當猛伊等甚畏該兵似屬有益處八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
議議回傳爾丹以軍前現兵不敷進剿之用請本處貴州湖南川陝五省漢兵二
三萬八千京城及本天等處滿兵數十人除滿洲兵丁已於東三省及京師八
旗內派出五千名無庸另爲置議至其所請五省漢兵臣等會議調遣兵丁令

貴精壯陝甘二省兵數約及十萬兵內東則又及附近川省原撥止一萬餘名
今應請再調陝甘二省兵一萬五千名雲南更兵四萬八十餘名已調二千今
應再調二千名貴州要兵三萬七千餘名已調五千今應再調二千名湖南更
兵二萬四千餘名應酌調兵四千名湖北與湖南接壤從前安鎮案亦曾調用
楚兵應於湖北亦調兵四千名以上共有已有二萬七千之數查西安四川駐
防滿人當此用兵之時理應先力且西安既爲附近而川省即在本境請於西
安駐防兵內調遣滿兵五千名四川駐防兵內調遣滿兵一千名以足五萬之
數此項派往兵丁辦理起程之處并照現在各省兵丁派往金川之例辦理西

安四川駐防兵丁應令統轄將軍副都統分內揀選酌量料理陝甘一省調兵數
多應派提督一員副將二員參將四員統領湖北湖南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二
員參將二員統領雲南貴州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一員統領其遊擊以下應行
派往官弁之處令各該督撫等照例派往西安應派副都統一員協領一員統
領四川應派協領一員統領所調官兵俱交與該督撫將軍等詳加挑選必得
精壯之兵毋得以老弱者徵充數務於來年三月內齊集金川軍營毋得遲誤
至傅爾丹所奏滿漢重兵在傅爾丹且未親歷其地不過得之訪聞此等
兵丁果否勇悍及調往金川實在有用與否之處請俟臣傅恆到營之日與傅爾

丹等酌看情形如果於軍營有益之傅恆再行調遣得　　旨速行是日
聖主諒淳垂詢體群者亟主帥奮振十三親行陣書忠　　允當之上有冊
策當無斜承當必討成征河乎是日　　上諭內閣四察將東植統領爲素一
諸賞兵進攻南爲當日所有從前軍賊之來若該部准其司復　臣等謹按爭社
領兵進攻勒烏圍未宋即賊由卡魏以致久頓未能建立攻剛抵乃余雖孤
孤戍布東而從前殺陵之咎難辭是以從部議以軍前親學本　　諭旨以
領軍中贊前宜阿桂以該員攻克河東申遠之功　　夫請開復是時納親已獲
重罪而事得　　允行　　聖主之策於錄功以人爵實如此是日傅爾丹

以奉　命督理川陝總督吳指陳　謝　前因伊親等專恩貴周已有處
分卿今放理總督黃廷桂敢盡可望現在即今令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卿宜
可待大學士之至而後告成功耶此際宜勉之可進則進耳此處對岸近日情
形卿何以鼓勵布置何以進取攻奪一一據實速奏以慰朕望不可似仍前觀
望瞻顧之流也是日即諭內閣　有言滿洲兵起程事宜軍機處議覆已極明詳
便王隨就行遣照料理至每站派員八名匹及付足每站往運約六七百餘
里不等然日夜兼程馬力易致疲乏且已查考或俟更替以免遲誤并飭地方
官多備草料供應其打尖住宿之處派委驛員前往料理並保定係相站更替

中途尤須詳慎籌辦至後第一起官兵至伊犁理安協即親自還至河南界查
看一站行走情形以便逐起遞辦理必能速　前旨於分站兼處行程來
與各站供兵丁遞送遞行不致滯事其正定既安河南站之處王現在籌委員
送大員前往照料務求妥協毋忽視處入　據聞　覺已軍機大臣處覆奏官
川現在用兵一應公文往來必須驛站傳送迅速方於軍務有益惟查自京至
成都驛傳內地所設安驛有驛丞各官者有州縣兼管者自成都出口而不設
有驛站即回地驛站係州縣兼管者該州縣官身不駐劄驛地者不免委任丞弁
而驛之驛丞亦皆卑職小不免呼應不靈仍難免於遲誤自應設立專員俾

司其事庶緊急軍務公文傳報得以迅速無誤查從前西北兩路用兵時北路
共設四十七臺每臺派筆帖式一員西路自京至嘉峪關共設十四臺每臺相
距四百里中間每五十里設腰站一處每臺派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自嘉
峪關出口據備大臺派筆帖式六員撥什庫十二名跟隨巡勒大臣酌量在安
塘站地方安設并派出部司官監視以大臣專此次自京至西安記二十四站
西安至成都亦二十四站共四十八站臣等酌議每二站設筆帖式一員撥什
庫一名共應派筆帖式二十四員撥什庫二十四名令其往來稽查凡軍營加
緊公文　內運發往事件星夜馳遞不許遲誤時刻仍於每十站設司官一員

總司稽查計應派司官五員所設驛站由兵部兩路相距遠近之處應於適中之
地添設腰站自成都出口至金川軍營口外地方情形不同其如何安
站供擇孰能呼應不致貽誤之處王等難以懸擬令酌議請派筆帖式十員撥
什庫十名司官一員照隨往大臣酌量於應設臺站處分飭駐劄所有
各派筆帖式撥什庫及司官等交與該部所保迅速軍機處擬定派往督率領
處地方官妥協辦理此項派往人員與啟程之日請部查明議叙到臺之日應得
月給銀兩照從前西北兩路之例支給其自京起程令兼驛前往如此庶成
臣專司傳送自遞往來稽查輕便一應公文俱可無誤於軍務甚有裨益等語

設立正站腰站地名里數并安設馬若干馬以及數作何撥補之處交戶部行
文直隸山西四川各該督撫查酌一面辦理一面據部咨　旨述行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陝西湖廣貴督撫將軍副都統等以此次所
派兵丁務須詳加選擇必須伎藝精壯技藝熟練者准以選派以老弱疲怯之人
冒濫充數俟該督撫將軍副都統等遵旨　甲午　上命協辦大學士傅恆
攜帶花翎二十藍翎五十以獎賞兵弁之奮勉者　諭派往軍營之
大臣官員兵丁等所借官項俱著傳旨加恩寬免以示體恤俟效
力有功者仍酌量加恩　乙未　上諭內閣四川陝西總督印務著暫令往

協辦大學士傅恆兼管督篆節制　著俟抵川後再行專管行事件甚多不當令
其分心兼顧陝甘事務已交班第帶辦理四川事務著交班第辦理經略不必兼
統總督任內未辦事件一經理進勦事宜俾專心軍務以資統帥　戊戌　班第奏
言川省統轄府十一直隸州九內有未準備及暫署地方之員今如州縣
寧雅州四府眉州一州現在懋功成都龍安二府忠資二州李在軍營辦理糧
務其該員即稅暫居其職理兩州職中調往軍營專辦者亦往少缺要缺
道兼攝府並理府州印務者未必勝任有餘而兼攝職印者未兼顧此其被當
此軍興之際且遴選賢現在不敷委調所請　聖恩將候補者應陞人員內

揀發知府同通州縣四員至速赴川以資造就委用俾員缺不致久懸
敕部不拘資格地方俾以豐預軍務俾以稱策奏入　上命依議所請速
行　己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岳鍾琪曰從前詢觀書臨陣之時內
大臣及副將等官皆擇有嗜欲可以效身之處遴選勇敢此豈身先士卒之道
岳鍾琪臨陣如何雖未奏明然據伊所奏亦稱皆係營員帶領聞軍中交鋒
之際恃有偏裨率領士卒大員多不親行此係向來惡習未經禁止此時若身親
督戰各將弁俱畏抵營自必各身督率以提督大員必偕往方行前往
豈不能振作以資與將向來如何行走及目今統兵如何行走之處著即行奏聞

前此之失不必因其股求工加責若能於傳諭未至之先自督戰將有進取
則可無事求前事傳諭詢觀軍營情形數日即可擇定規矣一次即可觀已
與軍營傳諭岳鍾琪即當遵照前旨數日一奏俾得信時通情形如觀以免
懸念是日河南巡撫碩色奏言大兵進勦金川陝西由豫境計需馬三千二百匹
撫省驛馬通共四千五百餘匹而要路當孔道俱有帶送來章及少許公文
尉撥員役未便全數調撥自應撥驛馬二千五百匹餘調南陽河北二鎮營匹
以足三千二百之數並先用車一千二百輛撥各站一時未能多雇酌令隣近
州縣協同雇覓庶可預期齊集惟查各路程途每站俱相隔一百餘里實其

五日一次接遞而至前後共十六起各站車馬均照要齊遞送不敢稍緩之之
處及現在駐正數之外每站量為多備體為餘平以供臨時更替並沿途驛站
恐各處不敷應任或動守官房或於倫應備賞每段檢房給期交楽不敷矣了
送到委員之督沿途四月來麵殺菜又為程單料且已備以為寬預期備辦黃河
渡船亦已在豊齊全僅十一月初日仍提往各站查看於經到各站處所往來
料理妥協經期行送遞御制　聖懷斷不致稍有貽誤矣入　報聞
閏　庚子　上諭曰同日大學士傅恒經略金川現在擇日起程并傳用守
兵鍾琪班第等共援軍情事件帶匯著沿途依核經略所至地方接遞即著經
略大學士傅恒閱看俾得備悉現在情形有應辦理者即為辦理有應陳奏者
即行奏奏仍將原摺封固遞至原於軍務有益　壬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
傳諭盛京將軍阿蘭泰黑龍江將軍傅森曰阿蘭泰辦理盛京兵丁既已進祿
且盛京之兵亦不如索倫遠甚因其盛京兵一千名來京之後著停止俟令於
索倫一人來京應請盛京兵數著即行文黑龍江將軍傅森將進數多備內之
阿爾拉阿巴圖克默阿巴雅拉阿巴齊觀阿巴托斯阿巴呼倫貝爾地方之索
倫并達呼爾內之年於失在演伏可觀年〇精壯者挑選一千名揀了多有屢
伏將者一并挑選派員熟協領一員照例辦理即令來京務於十二月二十前

必到其所帶隨從之人若有情願者帶子弟者即照議之數准其帶往到京後
之後即交與督率諸帶往金川　癸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班
第岳鍾琪曰據訊觀察傳十月初六日本到金川與岳鍾琪領以三萬五千人由
黨壩一路進攻情形詳悉定議之旨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其至天諸面
議具知在傅爾丹班第等詢觀於初二日見黨壩初四日即回其于彼處情形
何能周悉且伊既與岳鍾琪面議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人進攻之說竟全
未述及而但詢其具深於遠路行運糧情時日且正當乘機進勦之時而至稽鰈
管他出何以舍要詢度地衣冊觀各噴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傅爾丹
當已各還原駐營次可即遵傳諭伊等不必前往黨壩與岳鍾琪所議即遵照
速日原次所辦諸者皆日進兵相機攻勦無得息日玩時老師費等其良爾吉
土狀二人前降旨令張廣泗觀帶來京今據內觀揣中有遲者明正其罪之語
而于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傳諭傅爾丹岳鍾琪等加二人已經正法者
稱張廣泗已經觀帶來京聽查明奏聞如尚未辦理著從經略大學士傅恒到日
查辦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四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十月甲辰兩江總督策楞奏言臣聞臣弟訥親經略軍務措置乖謬貽誤非指
奏請馳赴軍營以圖稍効犬馬之勞旣無便　旨茲又接閱邸抄欽恩詢
親於本　今經略之初即不能殫思奮勉抵軍營之後又怯懦偷安從未一
至賊前督戰以帳中望見火光捏詐之言以欺飾入奏貽誤俱有而奏之事
帝聞親赴國家臣伏思訥親身受　聖主有加無已之殊恩即粉身碎骨亦
不足以圖報萬於　國家軍旅大事敢於如此負　恩不職皆　國法所
不容抑亦有玷臣之先人於地下即臣之弟兄等凡有聞此者無不汗愧臣為

訥親之長兄當此　君臣大義所關實有不能緘默者伏乞　皇上聖恩
即將訥親拏交刑部嚴加治罪以為負　國者戒等語　聖恩准臣隨安容
臣馳赴軍營竭盡犬馬之力以贖仰答　高厚於萬一奏入　諭曰朕自有
處分豈因人言而定耶　丙午　上諭內閣曰訥親則現金川軍務最緊中
張權擅所以敢前降旨令其回奏今據奏至其後多所畏葸心自恥且皆無遮飾
張廣泗訥親以經略重臣軍中調度皆總指揮乃遇事可否竟無一切推卸
於張廣泗此番罪過本無可寬但彼之他人而為有關訥親則無可委過如摺
內所據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略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
提問亦無不可擬其是何以默無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
事皆伊所任專其責愈重惟恐以為卸過之地將來所或無功而歸亦須諉罪張
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尚負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
摺內所稱自伊等到軍已逾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況其怯懦委靡全無振作
或飭之處參奏何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係一一
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違誤軍機貽誤觀望其今細觀處分
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所少者于而自甘便請交部議處此豈陳奏所能了局者
昨見伊兄策楞奏稱訥親於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為國法所不容請旨

交刑部嚴加治罪是伊兄尚知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如此陳奏則是
伊全不以軍務之輕重介意於天恩畢畏心存狡制目無國法不畏三人事
恩負國莫此為甚此摺著交部存記尚有續降諭旨究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
再請旨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恆參言臣等原議京兵一千七百名船廠黑龍
江兵三千名分為十六起起程每起兵三百名令其星速　旨酌量議覆奉
起兵五百名應將京兵一千七百名分為四起每起兵五百名餘俟四百名仍
令自本十一月初五日為始起行船廠黑龍江兵丁則同日每起俱五百名起程
仍行文船廠黑龍江將軍令其兵程務作速前進十須備馬匹車輛雖多但

筆起俱已添兵在逃行文直隸河南西安四川各督撫侍郎等令照所奏兵數
將事為作速預備毋致臨期貽悞得　旨速行　諭户部　旨另各省
收捐事由侍賠近四川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實存銀一百一萬一千一百餘
兩俱解往軍營備用又據署撫班第咨稱再撥銀二百萬兩經部議撥廣西省
銀五十萬兩山西省銀五十萬兩部庫銀一百萬兩俱解交川省應用　十一
月辛亥軍機大臣等奏查武備院貯長鈚箭五十枝經略大學士傅恆帶往
一半賞給兵丁尚存二十五百枝此項箭枝甚為得用兵丁等不易購覓應請
交武備院照式成造七千五百枝連前存共一萬枝俟船廠黑龍江兵丁到京

金川　卷十五

三　自得園藏

時賞給伊等帶往軍營應用　上從之　壬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
哈攀龍等曰哈攀龍忠大雅哈商侍三人昔日征討尚為曉事可備諮詢特發
往金川軍營令及時自効伊等到營並不聞有克敵建功之處所付大事作
何布置作何攻取亦未有一摺奏聞便於此次傳諭時令於摺中具奏諸事不
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武弁守然行陣而坐守經年不能攻堅臨陣勦賊悅乎
可傳旨詢問令伊據白回奏　是日陳宏謀奏言陝西自鳳翔府屬之寶雞縣起
至漢中府屬之寧羌州黃壩驛抵四川境計一十六州縣驛站在棧道之中山
路崚峻崎嶇原設驛馬僅止五十餘匹迨金川用兵以來差使往來絡繹甚煩

晝夜奔馳疲苦倒斃甚多原備不敷工料又倒斃之馬並將賠償在艱苦請另具
奏請增夫馬等事　上和交從議令詢報各處具奏隨據均報以少者可議
馬匹數目較他省尚多不便加添現在奏行其何數再為覈請惟是川陝二省
驛站地方連兩道路之平險各別陝省棧道之在險境者十居其八驛馬奔馳
勞倦倒斃較川省為甚自本年五月以後各驛又添設腰站接遞軍營緊要
文報投遞各驛馬匹實不敷用更值陝省歉收草料銀價虛昂數月
以來沿途驛站馬匹大損致苦況形已甚一日五分在地方官賠補實形不敷支
挽貽誤不得不據實陳奏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俯准原奏將漢中府屬

金川　卷十五

四　自得園藏

之寧羌州黃壩等一十四州縣驛各站添馬一十四匹夫十名以資差使每馬
一匹日支草料銀八分五厘每夫一名日支工食銀五分其原設府屬之寶雞
等四二驛站每匹每為添設無庸不論每匹草料亦請每日支銀八分五厘每
夫工食每日支銀五分一俟軍務告竣即將添設夫馬裁汰夫馬工料亦照
舊額裁汰俾軍情不致貽誤妥入得　旨允行　是日陳宏謀又奏言據准部
咨以京兵及東三省兵丁前往金川進剿自西安至寶雞棧道更險為情形
另行籌辦驛站今遵將悉籌畫查該兩境內自潼關鄉館至西安東北驛
計程五百五十里自西安京兆驛至四川神宣驛計程一千三百八十五里內

西安至寶鷄縣計程四百餘里尚屬坦途其餘皆係棧道險阻難行若每台七
遞騾馬每起馬至廣元倒斃買補費帑煩多且恐運送前起不及回應後起致
有遲悞臣[illegible]起至進路[illegible]情形謹議陝西省境內共安台七處第一台自咸
陽縣起至武功縣第二台自武功縣起至寶鷄第三台自寶鷄縣起至鳳縣
第四台自鳳縣起至留壩驛第五台自留壩驛起至褒城縣第六台自褒城縣
起至沔縣大安驛第七台自大安驛起至四川神宣驛以上七台每台設備馬
八百匹共需馬五千六百匹原議如驛馬不敷在於營馬內通融撥用如仍不
敷即行採買[illegible]等查臣等營驛馬匹原屬遞送[illegible]各州縣[illegible]在[illegible]地
方緊要不便調撥多係內地每驛站所留遞送緊要文報數台馬匹外共可調
撥驛馬一千二百六十五匹其營[illegible]現經[illegible]征金川共[illegible]往馬
匹並所留防汛及作營操驛外共可調撥營馬二千七百六十五匹尚不敷馬
一千六百匹應行采買[illegible]再每台需車三百輛查自西安東北至武功縣
二台尚可行車自寶鷄縣至四川神宣驛止共計五台[illegible]崎嶇車輛難以行
走所議以騾三頭代車一輛共需[illegible]騾四千五百匹頭所[illegible]向未[illegible]
者以雇往來每騾一頭每百里給與脚價銀二錢雍正十一年運送軍裝往
議自西安至蘭州以及寧夏每百里給銀二錢六分自蘭州至涼州甘肅寧
每百里給銀三錢在案今查西安至四川北由[illegible]路[illegible]係羊腸山嶺險陡之路自蘭
州至甘肅一帶尤為險阻難行兼之草料食物在在昂貴若照官商人等所雇
馬騾每站價銀三錢以外尚覺難行此項應星馬騾若價值短少不敷日費難
以雇覓所議每騾一頭每百里照蘭州甘肅事例給銀一錢以免賠累小民各
所需車騾計十六起每起五日往回一次計需八十日更番應星騾馬重載需
回供養[illegible]回空之日不給草料價值夫馬均准[illegible]若以照二錢給發則
[illegible]先期[illegible]重可比所量減車給與每百里給銀一錢五分以為草料飯食之
用則[illegible]大差往回日久可以不致賠[illegible]至於官兵往留之處
房屋不敷仍要設帳房搭棚[illegible]貨物一應預備事宜俱已責員辦給相
度本[illegible]俟官兵入境照例妥送自
等之員加意查察[illegible]期[illegible]給無有[illegible]人 諭曰覽奏具[illegible]
以上錢糧之是日[illegible]陝境安設會站需用馬匹車騾不下一萬二
千餘匹頭前經在站約計一百餘日所需料豆為數繁多沿途買備恐先騰貴
惠心籌[illegible]有[illegible]閱[illegible]至一萬石[illegible]應行[illegible]之項與
其[illegible]此軍需[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數[illegible]議[illegible]市斗五一萬石[illegible]官兵往留之各州縣驛[illegible]

領以供台站喂養馬騾之用據鄂輝查核積貴倉糧數採買運省無庸間銷腳
價至陝西漢中一帶各州縣相距甚遠不能運濟查該二府暨邠州所
屬長武等縣內有存貯倉糧及常平社平糧為之區可以就近撥運備差馬
牛已飭藩司查倉出數買補運省此外尚有不敷令各屬酌量多寡儹辦摩叙
江陽近地方採買使支給騎兵馬到站俱有實足可以喂養馬騾不至有誤匱殊
買數有節省缺乏之虞矣入　俞旨欽遵是日傳見丹拉第令其言全前夜
因無非待其地險碉堅以時既明我兵撤退等再回思維以供我兵我歟無
虞方能敵勇作氣而破險攻堅又需斟酌其時已傳見丹拉第在此貼軍營見論

金川　卷十五

自得園鑑刊

至俱用鐵鍊長甲抵禦鎗子賊營有近又有鼓送對壘之僧杞拉馬鞍兵三
錢鎗子五錢剿虜賊穀彤狙既能致速且背負於山林深箐之中又甚便捷前
請調建涌夫如數　俞允仰懇　勅令多製棉甲擋杞杞拉馬鞍以備應
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覆施行傳爾丹等又奏言已傳爾丹於本月
初二日接到賴阿達巴班第於初九日帶兵撤軍營熟悉軍情其虜時詳查未撤
一路雖得色爾陳碉右右山梁等處而剿捉剩其屋賊巢尚隔山梁三道而等
碉寨甚為備寨甚嚴必須悉力進攻始有克捷無如目下山巔積雪凝冰天氣
漸覺嚴寒士卒皆無刊為荊棘時目內觀督且緩廣四等於九月二十四等日

辰進將領進取阿利山木苦賊碉屢攻不下一日連退兩次觀此矣情形雖望
其攸作現在惟有暫令堅壁碉卡則探虜堅營如守護無稍將所得之兵相度
攻剿其餘如業喘一點前攻克阻礙等寨據兵情形扎禁前拔勒並賊巢尚
有碉什襲思奔虜則論寨阿阻因今兵力亦未能進取馬奈江地甲索兵數無
多僅堪駐守臣等再四籌商惟有來初秋籌可先則進可誘則攜住伏賊者不
得計然而我兵亦不致徒傷賊於積雪之後當已無大猜倆阻因因前我兵氣
粗亦已所以今冬姑且進先一至來年天氣融和加調官兵均懷忘心籌畫相
機熟籌萬全不先之理此臣等通盤計算似有成竹可恃並非殺復敵於此冬

金川　卷十五

自得園鑑刊

而奏功於異日若以阻險難前未之得轉致國帑空虛不惟不能為此事成斷
斷不敢萌此心也至於兵丁前數前據督臣預虜酌量明確去傷亡病故及帶
傷調治者每陣亡除之外實在攻戰漢土兵二萬五千一百餘人目下並有傷
病遣回者缺額兵數原應即行調補但川省之兵原調撥調及補缺兵已一萬
六千餘名因地所據多半係弱若重費陝甘官兵趕速動經三四月計其到營
尚在冬春不能攻剿之時未免徒糜糧餉臣等恭候　諭旨先調添兵之後
於行撥調於明年三四月內到營方為有益奏入　諭曰看此汝等明有推
諉觀望之心豈朕亦不加詳查大學士傅恒不日到營看汝等何顏對朕耳是

日班第發言　臣前論奏張廣泗措置未協訥親退失進取　皇上降旨飭
諭惟保無他伏查訥親抵營之時適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在進攻而張廣泗
猶狃其諸處進退不敢遽赴卡撒經訥親再四勸催并親臨督戰張廣泗始來軍
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鎮將布置疎虞總兵任舉參將買國
良相繼陣亡之害矣訥親亦多掣肘自此一切軍務俱以張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
張廣泗遂無論事之輕重大小動云而今經略指示其實則皆出於張廣泗之
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善卸責移禍訥親不啻不知　臣亦未嘗與
言及訥親以軍務之事專委諸張實伏張廣泗之才日與閫議成事是以因
如是非不惟不能整頓而且每事曲為狗隱訥親之咎原為姑容　臣前因此案
辦理不善實緣大意由張廣泗任情狗私所致是以愚昧之見止將張廣泗
論奏而不及於訥親今蒙　聖恩訓示備為精詳繩飭罪更難逭　臣謹據實
陳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　是日經略大學士
傅恒自京起程是日　上親詣　堂子致祭先是爲傳大駕
堂子陳設弓矢鋪列黃幕於東旁　堂子大門外設黃幕牽旗八旗纛
八杆文武百官俱吉服於　午門外齊集經略大學士及出征之大臣官員俱
行衣諸王文武大臣俱吉服先往　堂子門外分翼排立至巳時禮部堂

官請　皇上詣　堂子行禮文武各官在齊集處候　駕至跪送
駕至　堂子紅椿內牌經略大學士出征大臣官員及諸王大臣跪候
駕過俱隨行進　堂子排立牌止上香畢禮部堂官引致序位鳴贊官
贊矣　皇上行三跪九叩禮經略大學士及諸王大臣官員等俱隨行禮禮
畢吹螺禮部堂官引至所列纛前　皇上行三跪九叩禮經略大學士及出
征大臣等俱隨行禮鳴贊官不贊　駕從至紅椿牌止步作　皇上來與
至　朱長安門外向南所張黃幄前　皇上升幄　御前侍衛進酒　皇
上親賜經略大學士為叙畢經略大學士及出征之大臣官員俱佩弓矢跪行
辭　駕禮有　旨命經略大學士於　御幄前路前來騎經略大學士
遵　旨乘轎　上送出經略大學士於阜城門至憶幄處　欽命大學
士來保率侍衛等向經略大學士進茶經略大學士望　闕拜　謝起行
上仍命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八里莊又送至良鄉視經略大學士傅
恒飯罷啟行　臣等謹按金川僻處　命經略　天戈所指應恐可期
刁　皇上厭軍而權於謀而成用兵之本本於至仁　天之心極其
誠敬親詣　堂子告祭行禮典成告　天和祥風暫習瑞旗中胄
旌蟠生光而於經略大學士傅恒既重其禮推穀祖道　寵眷親臨又

偷望子遠遁如田　惟恩復是迎赴常倫一時無比之策陸軍務之豎爾大
時之孫頃人心之頹恨因有不信者亦信實而視者早知其有以相兵　甲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永興傅恒因京師爲大於本月二十四日可去行
起程在今將敵東坡江兵接續前往方是可速傳諭永興等將彼二處所派兵
丁作速催趕起程伊等既由京師起程前往則行裝俱可從簡亦當約計來京
可算是日　上又命傳諭大學士傅恒四川旗營軍需既經就緒由京啟程
往軍前尚須第四起京兵啟行時可令帶往俱到軍營後聽傅恒大學士酌量
咨給現在軍前之滿洲大臣傅爾丹等以裨軍威　乙卯　上諭內閣四大
學士傅恒奉命經略金川事務既奏金川用兵幾及二載尚未成功固由士卒
不能奮勇先登攻銳陷陣然非獨士卒之過也因觀張廣泗將置本方毫無
謀略逐結情快並未身臨督戰而且既食不能從法不當將弁因而效尤至於
陣時亦擇可以降敵之地為全身計惟今士卒身臨受傷士卒獨非身命乎承
雲深寒降為水雪之區衝突攖甲晝夜而思無寧時轉應時救同命今又此後
心為之惻惻因觀張廣泗既經治罪其士卒而其以來重覆鋪陳飢寒之苦難
在軍律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素當為主將所謀答乃主將則伊等罪為可
寬而情為可憫現在經略大學士傅恒責任由督辦而著得其士卒士力則賞

賞以示收酬勞悉鼓勵士心務令踴躍前驅執銳當入是有費功至將弁等既
久未成功虛麋糧餉均屬有罪之人非惟賞不當加即伊等亦何頗受賞但亦
因內觀張廣泗所誤及朕故不罪令經略視師至徒一應滿漢將弁俱可寬其
既往以勵將來而其各知奮勉恩威莊懋使壁壘一新頓增生色共成偉績務
將第數布告軍營咸使知悉　又實理金川用兵二載有徒未歇凡在行間將
弁定能率之者大丁解義者之如其惟為無遺者　皇上聖慶包容志在寬
假掩瑕偉之故殄棄瑕是以重治訥親之失律而於將弁則宥過寬罪以恢
其心於兵丁則分金錢以鼓勵其氣所以砥礪成任之者至矣　是日
上命大學士來保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回今日挑選侍衛以見藍翎侍衛內
行走年壯者多與其挑取伊等不如挑取軍前知口之人著將現在軍前藍翎
侍衛保舉為挑翎侍衛令其知口行可伊等知口與否經略大學士傅恒自能
知之有不當意向前者經略大學士即可奏送又藍翎侍衛托倫泰英德率二
侍保五格扶佑等前在軍營未能成功亦係航於力不能料理本部所殷惟今
伊等無庸托倫泰等亦著仍為侍衛經略大學士引日侍隨從花翎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四朕閱大學士傅恒諸進行走和甚屬豎
實兵丁等聯寺度此一人生事者此皆大學士盡心料理故能如此朕心

甚為欣慰近諭所隨軍備辦諸務亦能竭力自効著授為頭等侍衛令伊從此
益加奮勉聽大學士指示加意勤慎不可恃恩稍自矜張在大學士前効力
與在朕前効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遠近將一一記明俟至軍營便
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傅恒知之 欽此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
大學士傅恒因據貴州提督丁士傑奏稱准總兵哈尚德來文需用火藥并
鉛彈等物現在趕運製備委員押送軍營現今金川現在用兵所需火藥鉛
彈等項甚多軍營雖以製造自應令各該督撫就近運往為便但為攻敵所需間
儻製造必須主持權宜使之物料足用軍前各營所有少得鉛彈存本營飭知大

金川 卷十五　上諭　寫韻齋

大員寬為儲備一掛缺即傳取用亦未必悉行供應其中尚有不必盡為兵丁用
兒斛等數多分別督撫留給需務以備帶進者可不苦為所配經略大學
士傅恒在京亦曾言及此則營之日自必留心其作何查辦之處隨時加意辦
理此令丹等有私行遣備等弊亦於軍營有應令因丁士傑奏此並思及此
頒隨時傳知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班第四據奏軍營情形
但據奏事大不能攻擊卡拉木周等處僅有碉房且屢用守股分兵第前往
軍營原以為當開齋之時或機有可乘即協同傅爾丹等設法前往不得促
時之至無降撫旨甚慨令恐築碉為固守計此內親故智不過自留地步偷

安旦夕以緩經之計抑知經略軍金川用兵本用進剿直搗賊巢意欲另為
諸當另為之籌謀則帝康以周之端助其冀不可容征討自不容他從前
訥親張廣泗等皆任辦地方兼不能殲剿多歧者皆苟且自全之見設之
也任軍事者當知以進剿為重有戰無守如摺中所稱種軍糧運不過行軍之
一事戰勝則運道自無阻礙且可因糧於敵不得以轉糧而誤進剿至阻征之
道當攻奪而不當戍守如以守為己兵何不多守打箭爐一路令彼不敢侵犯
豈不省餉息兵傅爾丹起於久廢之餘年歲已老餘暇之事本不熟習其亦
不必怯彼之言雖不敢為鼓舞自保之計而其籌策不能超衆而能專嚴進也

金川 卷十五　高宗　寫韻齋

班第素性善於推委此奏必多出於班第主見其退縮畏葸實可訝視之條朕
訓諭甚平時辦理戶部事件俱有錯誤尚可姑容若軍旅大事關係甚鉅縱
易竟容姑息耶此將伊降為侍郎尚屬從輕此可傳旨嚴行申飭伊等既有此情
即應奮勇前進亦未必有冒著傅爾丹班第各宜勉力錯咎軍營嚴密
奮勇克敵以圖大捷班第尚不得因有此旨於第一起滿兵到日報先為掌試
輕用其餘計經略大學士傅恒自成都前至軍營沿途阻風行四十五日始到
須料理周備以為兵叛軍營需預備應付營撥班第處資可至前途迎會經略
由成都一路查辦如何料理將賞給大兵進行無滯功過尚可相準備軍行指

有阻礙必據時報軍機之律遇有罪一并究審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
諭尚書達爾黨阿侍衛達清阿回程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恒所奏事件係
寅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徹夜不寐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
傳諭達爾黨阿等將接收所發事件若在酉戌刻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其酌
看辦理倘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不必告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前至不
誤俾可聞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爾黨阿等留心視大學士体中若
何如行走從容則可不必勸阻如大有勉强伊等即當極力勸阻伊等乃係特
令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將此一併傳諭大學士知
之　丁巳　上諭内閣四川軍營第五起派往料理兩金兵丁五十名起程鎮安
官員支給二年俸銀前往領催每人給銀四十兩馬甲每人給二十兩整備行
裝伊等兵丁既於俸餉内扣出還項而兵丁官兵既為國家出力因此項銀兩
即著加恩賞給不必坐扣是日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言官兵進剿金川經過
豫省所需馬匹車輛一切支給事宜當今歲有秋食物草豆均易籌辦且於官
兵將入豫境即稽查兩起直隸河南交界地方督率承委各官照料整飭約束
送至豫省西界往來與查撿官兵進行無擾於地方亦無遲誤今接到軍機處
行文京兵三百名一起改為五百名一起日期均各屬無北行原派人員外增
派文武員弁兵車馬草豆食物約足五百人之用不致臨時周章又查豫省渡
河最關緊要若人馬車輛並處總有稽遲隨面諭河道各官除多備船隻外仍
設法多備車馬緊泊南岸接濟撥渡官兵不令車馬同渡致誤軍務□□
方無遲誤且隨時親到督率隨事詳慎料酌務令官兵踴躍前進迅速報奏以
仰副　聖懷奏入　諭曰此乃國家大事安插自必辦法等何者所辦妥
協將來朕自知之　戊午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初六日攻至獲虎路擒
傅爾丹等奏招撫便隨進。　上旨問及内有小金川土司澤旺擬進要事一件
係張廣泗家人送事與澤旺土婦勒索澤旺財物不勝縷具細擬情節張廣泗
貽無耻良心不必至於勒索澤旺財物但觀其平日袒護良爾吉阿扣土婦等
則家人送事因此句通澤旺土婦辦行不法亦所不免軍營情事如此宜乎宗
情節体貌斷不行何能冀有成功之日此事關係軍中耳目實難聞不可不
究力嚴究辦　臣思見　目於進攻遣張廣泗即先行秘問實情具奏其良爾吉土
婦二犯如何辦已遣京師即令解京審理在京正法若尚未拿獲及已拿解而
去京尚遠臣即遣大臣辦理之　旨將二犯拿回成都或張廣泗家人許二
通事係伴德等嚴審定擬良爾吉土婦本應於軍前斬戮示眾但恐沿途解送恐
有疎脫請即於成都正法去軍營不遠亦可使番眾聞知戒懼益加警肅至官

川起事原因澤旺患病無能伊妻阿扣復將加以良爾吉等承辦助惡釀成叛
逆之舉現在小金川雖屬投順而尚不無首惡皆係此等喪倫理之事孰肯
洞不能明正其罪且更加親信為之庇護自無以服番眾之心朕意以為阿扣
斷不可姑容至軍營即為詳察機宜應生致阿扣斷不可姑容至軍營即
為詳察機宜應生致阿扣并確訪阿扣同惡之犯一一致之軍中立行正法以
快人心務使附逆之番知所懲儆退還辦理其土司如務從令澤旺管理如此
則小金川番眾向為阿扣等挾制者皆得以舒其情而澤旺之從已後必盡力
報効庶小金川悉為我用而賊酋不得施其詭行勾通之術蕩平之功可速成
具奏入　諭四譯諸凡事機有何可論一切如鑄行是日　上又命軍
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澤旺書張廣知一事計其時日必伊先已
聞張廣泗革職拿問之旨故有此舉動據此情形軍營消息澤旺等輒已先知
則金川逆酋內一報亦必室知矣經略所奏阿扣奸黨必當明正典刑即此一
事已足申法紀而快人心但先徒從捨其目帶經略辦理此事必須加意嚴
密毋令其有知覺轉致藏匿或竄而走脫著傳諭經略大學士留心防範
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四月間軍營曾有硃批於張廣泗一
案已於題本批發令班第從重歸結此旨可抄寄經略大學士知之張廣泗於

此等事件視為泛常不為追論俱題請交部議處其於思軍情罪甚屬并軍營事
事屬犯皆伊一人之罪實無可容經略到彼務必申明紀律務令防範嚴密自
不至有意外疎虞至於現此等事件經略概不宜分心聞後倘有似此之案聽
經略酌量或交班第或交傅爾丹岳鍾琪或交兆惠俱可經略不必兼營庶務
惟專辦大事宜剋期奏捷以副遠念是日班第奏言軍行糧運關係甚重臣
於到轉各員厘加剔試期於事已身公協協迅速已屬保寧府知府周琰為
草坡一路糧運到縣經任知其人其於番寺土宜一切糧運漬無經理又
見無龍站地方和糧局經通並不設法儘運以至之米積至萬
有餘石　臣跟同加嚴飭責限併代為擘畫設法調上下各站糧夫通融協運並委
忠州知州劉乃大協助為理其其餘速需知無知該員充視軍糧為兒戲全不
實心料理無無籌助之求難將已運通而郵生耽擱又復空積　臣現仿按鋪實
加累料理飭通局閱上年陝撫等運運之事同周岐與張廣泗為相親當求
限撥兵丁建運陳舊無意遺加請乃將南路糧運宜知府調之大大中進發
新糧多往又多例覺職至貽誤是以與阿撫將草運一撤一後委員無敗
繁金罪運雖運之有其語糧務原著文州縣附調知縣劉士攜貨部為心辦行
并將如松寬包運原為節省內地糧夫揚民間有人心自當鼓舞尚八代

之語瓚從事令該得劉士錫凡有運到商米每石勒取餘米一升交肯收倉貯
有指至三四日尚不收受者以致商客含怨又借名付兵使各色從枉商民賺
為數僅不運且過其諸時有十二耕民無柚豈曾經職業又聞劉士錫前在小
金川就近採買青稞二十萬石凡有包運之例奉開有先包運之數聞錫現在
嚴飭將辦之員徹底清查毋任掌混短少收數等需錢糧例應轉造冊報查
惟該員托故時延至今未據造報銀二萬兩經降調辦但既有者難不使意縱
且從據實劾奏請 旨將周瑛劉士錫革職以便嚴審究擬奏入得 旨
允行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阿爾泰傅森日前經降旨遣派盛京兵

自得園藏版

一千名前往金川後因阿爾泰辦理遲甲且盛京之兵亦不及事備是以將伊
等停止派撥增派索倫兵一千名前赴軍營以不得前往軍營為歉再
四懇求効力經阿爾泰據情轉奏因此降旨謂已悉伊等急之志當更為用
處今思將黑龍江兵丁獲自投處起程路途行疾馬匹不無疲乏之虞盛
京兵丁既思効力可偕調阿爾泰統領官兵將伊等所有馬匹多備數千儘給
黑龍江官兵到盛京時倘有疲乏馬匹即行揀出易換馬匹乘騎俾速得抵
京即與伊等効力行間無異也著御前侍衛飛爾泰傳諭統兵前往盛京會同阿
爾泰辦理並著公哈達哈馳驛前往大凌河牧場揀選堪以乘騎之馬以備

撥換騎乘黑龍江兵丁前因將軍傅森奏稱黑龍江兵丁如此踴躍已經
遣赴即由蒙古地方行走如尚未隨事即由邊內行走今大凌河地方既已預
備馬匹可速行諭傅森及兵之協領等令將伊處所派兵丁二千不必經由
蒙古地方即從盛京疾速行走遵照所定日期到京不可遲候又 命傳諭
科爾沁之達爾漢王羅卜藏布田此次所調黑龍江兵丁二千名道經科爾
沁地方可將蒙古馬匹多為預備如有疲乏馬匹即行抽換給令得疾速抵京著
侍郎五福馳驛前往會同達爾漢王妥協辦理所用蒙古馬匹仍照數給還
庚申軍機大臣等奏言船派黑龍江兵丁遵 旨於盛京換給馬匹必能速

自得園藏版

到若於京城官兵內再選三千匹派大臣一員帶往山海關接給換後兵行似
可益速 得旨允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稱撥兵丁約於十一月內黑龍
江兵丁約於十二月內可以全抵京師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六

十一月辛酉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兆惠曰軍營糧餉最關緊要從
前辦理運餉尚無貽誤現今諸調滿漢官兵一萬五千八百名之派撥在營官兵
及隨役人等數幾十萬以每人每日支給八合以勻計之加以輓運人夫口食
一月所需已為浩繁況大臣經略起程前進來春二月到營所須陸續糧口支給從
優更從迅速亦應預為寬裕儲備計班第兆惠目下商同諸調之任應一面迅
行籌畫採運一面將作何辦理及商運情形詳細奏聞伊等須親身往來查察
務期兵糧充足以壯士氣又　令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鄂容安奏請陝

省料理官兵起程需用不敷之撥河南庫銀二十萬兩解陝備用現在調撥漢
兵共計八千一百名皆為精挑勁旅一可當百來秋川速建足敷用彈之候傳
以成功而從前軍營使此之兵不甚得力大學士在京時亦曾面奏裁去軍營
所畫和可不用陝兵即一面傳其諭從酬思該省既經奉文調撥必已撥營撥
派給發軍裝一切整頓所需費用與其俟經略大學士到營方行文停調不若
於經略大學士經過之時因其大概如不適用專派撥兵先散之亦非能出色精
壯即時免行停止于事屆使即湖廣之兵亦應一并酌量多調責二省已足
敷遣勦之用況兵在精不在多無用之兵多人適足為累耳目今經略大學士

撫綏前進當此嚴寒頻冒衝冰雪冒風霜實屬勞苦在經略大學士為股心誠
至切義此自不知身之勞勩而朕心尤為不忍不能暫釋於懷頗望迅奏捷書
以慰朕在經略大學士要體朕身切勿過勞方有精力以為從容辦事之本則
善矣此時來路甚遠以示與士卒同甘苦實屬可嘉至於前言數點心切轉何
殷能無定當酌興執送前為休息事傳示班第兆惠速備軍糧之旨一并擬寄
經略大學士知之　臣等謹按君臣上下之際相孚以心而相感則以情古者言
庸習契罔握交學於遣使犬徒慰意高積有皇華四牡以勞使臣而東山之
作未言之事則又諄述征戍之苦詢行役之勞曲體其心之所欲言而代為之

言之纏綿悱惻之意靈有深入人之肺腑者是以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我
皇上於經略大學士傅恒扎遠陛　恩意尤備十里信　命諸侍衛周詳
藹然不啻家人父子之相愛悌懇恩之勝誠寔以傾注於言而式昭於爾矣　是日
軍機大臣等奏言派往金川之滿洲厥黑龍江兵丁到京數奉　諭旨　皇
上親臨筵宴臣等查此二者實與王千名以上百名為一起遊發計共六起若
每次俟蒙　皇上親臨賜宴不免頻煩而伊等心中必極切瞻仰以臣等愚
見請　皇上不必親臨賜宴容臣等伺伊等到京之日臣等傳旨賜黑龍
江兵丁到京次日至　豐澤園　賜宴頒賞即令於次日起程　皇上為

宮前於瀛臺或於永安寺回鑾之時臣等率領官兵等迎赴排跪仰候聆聽
天顏叩謝　天恩伏候　俞允臣等移知會處遵行　謹回明所御
賞古玩各照常預備恭候若在瀛臺回鑾令官兵在路旁跪伸　壬戌　上命
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今日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摺係初
九日巳刻在撫次縣鳴謙驛所發此係初八日巳至鳴謙驛連夜辦理完摺者
前書諭旨令經略大學士途次務須愛惜精神仔肩重任毋得過勞茲又徹夜
辦理實覺太勞大學士其善體朕心務自愛惜嗣後辦理奏摺事件辦至初更
時候尚可若須至二更即當候下站奏覆不必過速以致勞頓並令達爾黨阿
等知之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署撫班第布政使高越曰現在總
進京城滿兵及來三省官兵前往金川軍營現在料理馬匹安設臺站諸事俱
是為首要總身負辦理嗣後其自西安四川之神宜驛已據陳弘謀等
奏明辦理妥協而自神宜驛以至成都自成都以至軍前係四川地方官應行
辦理之事近日不知如何料理是否妥協不據班第奏到即或班第尚在軍前
高越接到軍機處文檄業已辦有頭緒自須詳商班第以致往返稽遲高越亦
應將原由呈明軍機處或先行奏聞目下所派兵丁定為五百名一起約五為
成三百名人數皆多四川境內道路狹窄崎嶇人馬趲程前往若不預為料理

必至臨期遲誤可傳諭班第高越令其一面速為查辦一面飭撥兵妥加護視
為送帶領官軍行營有所歸　甲子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初九日巳時
抵山西絳縣地方接到　諭旨伏讀　聖主深恩臣途次過於勞瘁
宜加意愛惜並飭達爾黨阿等之言伏念臣自良鄉起程以來雖日行二百里
皆可半至住宿之地即有應辦之事不過辦理一二時刻現值冬長夜從有
餘慮之暇臣自起程至今臣身甚健並不覺勞且仰伏　聖主洪福一路大
雪時值未遇風雪所帶兵丁住宿處所臣皆預為指示交與各該省預備若此
整此行走甚為便利臣若體中實在不能親辦有意勉強不惟上煩　聖慮
臣心不安抑恐此身過勞遇事稍有貽誤臣實無顏至達爾黨阿等僕從
聖主時恩隨臣前往之人伊等有所勸阻臣何敢不聽不特沿途有勸阻之處
臣當聽從即抵營之後或一時有思慮不及之處伊等之言亦必聽從斷不敢
自執己見上廑　聖懷也奏入　諭曰如此方是朕可釋懷矣是日經略
大學士傅恒又奏言將軍鬥第所派西安兵丁二十名分為二起於十一月初
三初五日起程臣查京兵每起五百名選發現在辦理即已備桔若二十
兵丁分為二起人數眾多驛馬斷不能辦給即使該兵各騎驛馬所經之台每
站驛馬遠次打尖住宿計算程途當與京兵相值亦多未便臣已行文該將

軍迎擊將京兵及西安兵丁行走之處酌量或令稍前稍後既恐不至擁擠一
處致有遲滯為其如意調理并行文成都副都統令將成都滿兵料理行裝完
畢即催起程又奉 上諭西安城都兵二千名並京兵二千名計算可無遲
悮虜功據羅卜藏奏稱進兵者精修黑龍江兵丁為要伊係經事之人此處亦
當知之 臣欽思行兵之道貴乎神速機不可失若有可以進取之機而兵未到
齊不將現有之兵調遣進攻則為徒費糧餉坐失機宜若酌黑龍江兵丁未到
之前雖不能深入賊巢而相機攻擊其外寨不時侵擾撥動使之不得休息俟
大兵一到勦滅亦易其機之不可執遲亦不可必俟兵丁到齊方進者 其抵軍

金川 卷十七

營後再加審度彼地情形乘機辦理奏入 諭曰甚是實獲朕意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黑龍江副都統黑雅爾吉稱打
牲索倫等處兵丁人甚壯健能騎射使慣走山林耐勞苦但一時乏糧每有
竊取牛羊以爲食用之事性喜飲酒不知禮節約束稍寬即心若能服其心臨戰
甚爲得力且伊等行路甚屬簡便雜野之地揀木爲梱筏便即可抵止黑雅爾
所奏若知彼地兵丁情性可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丙寅 上又命軍機
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江札爾著前往金川軍營查看一路驛站伊
抵營之後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查看一路驛站伊抵後四五日其時一切佈

豈大局已定其卡碉路徑著領江札爾隨便問者此際添兵或有必能克捷之
事亦令伊自觀一二次回京西安自能明晰經略大學士抵當宣布恩諭賞賚
兵丁軍心如何感激鼓舞待弁士卒用命不用命者經略大學士豎獎賞軍
心如何鼓勉自新大學士到後傅爾丹等情形何似江札爾還朝供可一一面
陳統計往返程途及在營酌住數日約於二月初旬即可到京朕引領望之大
概兵有此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丁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
學士傅恒曰盛京副都統哲拳諾來京奏稱伊起程來京時據盛京兵丁等泣
訴我等奉派出師今若不令前往實覺慚愧等語原派兵丁一千名至今尚未撤

金川 卷十七

回若使撤回朕心甚為惻念殊可見其為兵之心誠氣壯屬往向前步敢俱圖
功遠去欲之經略大學士不需添兵若不准前往伊等實覺羞愧且伊等起程所
經無幾不必將雲貴等處續派兵丁酌減萬餘可再是日行令阿蘭泰將此項
兵丁一千名作速令其起程于十二月初六日到京可令經略大學士知之是
日 上又命傳諭曰盛京兵丁已從行派往從前曾降旨令將伊等馬匹協
濟撥黑龍江兵丁今則恐有不敷矣已令軍機大臣等定議如伊等將用之
外尚有餘剩馬匹情願協濟兩翼兵丁則准其協濟以遂伊等相勉之心如係
不敷則將心大金河山合關僕已經備馬匹即著停其協濟其盛京兵丁到

大凌河山海關時所轄馬匹如有疲乏交與哈達哈那木札爾令其酌量換給
換下馬匹點交錫孝以備別起兵丁補換之用玉保謙札爾吞途中遇見明亮二
四十八即將諭令速抵軍營京城未起程兵丁已交各該大臣令其迅速前行
一併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是日 上諭內閣四號領戕京兵一千名著仍
派副都統哲庫諾黑龍江前起兵一千名仍著博齊納統領接起一千名著副
都統黑龍阿統領 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據
湖廣總督新柱奏稱現在調撥南北兩省營兵酌派將弁統轄於十二月內起
程前措又稱該省兵丁弓箭嫻熟雖有可觀而弓力手多虛假如拉八力之弓

金川 卷十六

實止六七力演馬匹傳欲近陳貴州兵所見並名翻起口告田挑剔之今觀此
情形則楚省兵力又屬平常經前傳諭卅等情調楚兵差因軍中紀律廢弛士
氣委靡不振不得已而為此請如賀家窑失之時其傳錫銀即以杜范一時無賴
足來貴酒曾令滿兵已調集九千餘人饒勇較戰一可當百而雲貴官兵似較
楚兵為勝即此已可用以奏功若統以疲弱充數虛糜糧餉究何補益新柱所
奏現交軍機大臣等議令酌數預備仍遵此旨傳諭經略大學士到川酌量應否
需用以定行止如尚須調遣行文到日即令星馳前往如可不用即一面行文
停止至原派將弁皆係記名可用之人現在軍前各弁戕罪者多且日久疲玩

不能振作此者照陝甘兵丁即無庸調遣其將弁仍應令前赴軍營以備驅策
楚省所運礮位業經抵川亦可留為攻擊之用至經略大學士每日衝寒馳騁
推坡跋涉而今到股皆又換速一步處處必親從調理如此勞瘁如此專任朕
心實為不忍而為嘉悅亦實為欣慰屢降諭旨令其節勞而經略大學士勤
敏精詳夙夜匪懈在公忠大臣感激圖報固應爾朕亦推於凱旋之時優錫
酬庸之典以與群黎共見國家眷遇大臣本朝優恩至行而人心無同有受深恩
而思報平者即有感厚恩而加數拍稱者例令納親前往軍中亦能盡心任
事得如經略大學士傅恆十之二三則此事早可告竣朕亦必從優獎待矣若

金川 卷十六

論經略大學士傅恆平日任事之久君臣之際不如訥親遠甚今如此為朕任勞
任事忠誠在朝休戚相關不肯顧計是以超格之隆恩施綸綍宣揚宜適其負恩
之訥親較之尚未入而猶經略大學士傅恆有感激同枝之欣慰則迥不加
恩訥親今事迄今兩之貸伏則從而處罪皆為於大公至正始足以伸賞罰之
大權而服心所蓋徒自獻者亦即在此可詳悉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戊辰
軍機大臣等奏首樣綢理糧餉侍郎兆惠奏言查至軍營查看存貯軍米糧
官兵大較日需糧八九十石現貯米一萬餘石甲索日須糧十餘石現貯米七
十石正地日需糧十餘石現貯米麵四百餘石鳥索日需糧三十石現貯米二

千餘石均可有備無虞惟卡撒首站未周各右山梁官兵夫役口糧一百六
七十石食指既眾存貯無多現在宗德美諾撥米二萬四五千石陸續起運此
日之米又各臺存積尚有三四萬石已令該運將陸續設法辦理日進挽輸臣等
閱各該侍郎所奏情形是党壩甲索正地為米等處所運糧石僅敷目前之用
其卡撒黨壩等處尤當留心安置糧甚多現在每時已不敷支用特未將詳
備奏未兼斷言到齊則食指愈眾尤須為籌辦本月十二日 臣等遵 旨
傳諭班第兆惠現今增調滿兵共二萬五千八百名之眾所需兵糧較前數十萬口
食當預為籌畫糧計撥算兆惠本到此 旨令如等量撥運赴前行
令該侍郎等將各路軍營應需糧石並將來大兵齊集每支口糧應並籌畫無
誤商運米石撥給量北實在上緊趕運不得稍口又男本當將致虞臣並令該
侍郎等親身照料往來查看催趲其有推諉沉滯之處惡為推誤通並加嚴
大撥今再陸續前進原存條費母致起口至該番現在存貯米運數據若干是
否足敷運需抑或尚須籌辦撥運及該侍郎等據實查明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 上從之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富勒渾帶二十名可起運赴前往經
略大學士傅恒預為安辦文武員弁章京等約束前往是以途次安靜無礙
按溫事之故今派三百六四十名雖俱有官兵彈壓但伊等俱係外省丁本

籍由他行走較官兵亦俱係本處之人不諳內地情形所管束稍有懈怠或恐
生事擾民 臣等遵 旨寄諭此項兵丁既分為六起除盛京二起兵丁及
黑龍江續派二十名已令 旨交侍郎諾穆親同統領兵 庸已派斯領兵起
在請於侍衛前鋒護軍參領內揀為人謹慎通曉事務者各六人每起分派二
人妥為管束沿途失入自於途次將官兵加意約束應從前經略大學士所
辦成此料理務令整肅安靜於豐據所派侍衛章京內經略大學士傅恒存於
留在軍營應用者賦其酌量留用其不敷留用者酌量回京 上從之是日御
前閱奏吉林副都統富王帶領第一起官兵五百名於十一月初七日到保定 又
料理更換車馬訖俟初八日起行 旨隨同一路照應正定欽此則各站預
備車馬俱各驗看無誤由京至保定行程原定本十一日今趲作九日已於十三
日進出直境兵丁皆安靜守法並無肆行滋擾但各站更換車馬及十餘往
省等事專程既已早定伊起官兵到站即可速備辦理 臣仍在本營料並將直
隸現辦事宜知會河南撫臣鄭安穩其酌量辦理以俾軍行奏入 該旨
報聞 己巳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在成都途中接到傅爾丹岳鍾琪錢陳匯
達 旨詢問內有傅爾丹岳鍾琪所奏馬以三萬五千八由黨壩一路進攻
各內地河收隘並進可收勤益一指 旨責岳鍾琪原奏並自於黨壩而卡撒但

月共八十人防禦似為直搗心腹之計但自卡撒直攻剑閣庄由賓瑞攻取
勒歪似須攻擊剋罕庄其事一則今據傅爾丹等奏稱逞一發勒山而重疊賊
人碉寨稠密偪禦嚴整而渡河一望而庄亦須防賊阻截則是由賓瑞直取勒
歪亦不甚易且卡撒業已用力克取色底及碉樓清兵各頭逆山洪若任用兵
駐守而不進攻則賊人不少分其抵禦又得專力於賓瑞為死抵計是岳鍾琪
之謀獨為一偏之見傅爾丹等以為卡撒亦不可專事株守甚被兩路進兵其
說較為周備臣意本於先至卡撒按度情形再至賓瑞親勘碉寨定議進兵今
臣擬至卡撒時倘可進兵即統大兵進勦仰仗　主上天威及鋒未挫可以
收其里曼直抵賊巢賓瑞一路另派人員率兵協助與岳鍾琪乘時進勦按此
先後賊可悉平若至卡撒按度情形尚應少俟數日則臣即至賓瑞親行相度
酌定機宜令傅爾丹所議既是而岳鍾琪未必盡偏可據所有其在形勢及進勦
機要必俟臣至軍中詳勘熟籌再行酌定具奏又岳鍾琪覆奏賓瑞一路情形
自夫壓雜之後尚未前進現謝雜谷土兵二千起營協力攻擊據云天氣晴明
尚無積雪則乘時進勦正可攻碉擒賊使無休息之期亦於事甚有益又傅爾
丹等覆奏謂由卡撒一路僅堪駐守賓瑞之兵較為氣盛而山覺稍攻在賓瑞
兵力分布是現在不過防禦尚不能進勦其所稱中常一路與傳舒新甲等
僅餘兵一千而張廣泗從前稱今撒賓瑞所存兵六千不即交鍾斯甲看守
是真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不知何以為此殊所不解章內中止者則亦有不
敢賊人覬覦之心者其布置作為即此已知其熟與賊功矣至傅爾丹等摺內
挑選新兵已補缺額一條自應以慣於行山之人為上選若間雜有新兵自
是以制勝從前張廣泗將陣亡守兵悉係著補粗意在省糧兵家口西缺額
不補兵數日少不得其用樹理亦屬失宜臣與張廣泗從不相識迨至途次始
見其人初若語言條暢可以動聽熟察其實則一味油滑前後自不能相顧但
能大言不慙冀得　皇上獎詢親用事之員外郎阿桂交結甚密內外勾通一切事
敵之處是否如此容臣抵營確訪再行據實覆奏奏入　奉　御旨批閱　庚午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軍機大臣議覆四大臣班第
請派披甲丁錢甲一事據稱是否有用請交與經略大學士傅恆定議欽此臣等
甲於臨陣之時甚為有用今廣儲司計有二千四百餘副現在起程者共每起
各給與五百副帶至軍營經略大學士傅恆可酌量分給綠旗兵丁之驍勇者
於征戰甚屬有益將此傳諭大學士知之是日阿里袞奏言本月十四日接准
陝西巡撫陳弘謀咨稱陝甘二省現在派撥漢兵一萬五千名西安駐防滿兵
二千名料理起程需費皆繁其時不敷支給應于山西藩庫不拘何項銀兩動

撥二十萬兩專員星速解陝以濟急需臣隨行撫布政使將藩庫現存庫銀內
動撥二十萬兩專令太原府同知孔傳鐸領解尅期赴陝交納矣入 上聞
報聞知之 辛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朕思調兵
所至軍營雖有應得口糧然從前之時深山窮地尚未報不數或恐難應接則
內亦有益貴缺將蒙古所進馬并帶備軍士同路送進難致而止可傳諭經略大
學士滿兵若進深入山徑是否須帶餘糧如果或到險惟帶乾糧或可用其即
於彼處預備或從西寧發往大學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臣等謹將面奉教諭
之際 皇上鴻恩實貴恩禮優渥既已達於雲霄又 念及事行成後該

自得園藏片

弁兵無暇煮食令備乾糧以待不時之需 實屬周詳無微不至書所謂下思
慮所不及也 壬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大學士
傅恒奏稱自十九日至時刻從速日不得重複原屬非望此時伊猶在途次
此則不過前站機務傳諭知會之事而非甚關緊要並即已照會矣傳來一枚
軍營速口事宜問陳光重必得聲息時通將所若現行議指將朕意分事管所
辦事件甚多且進取之際調度機宜總於此時若稍料理錯誤誠有關於策劃
之旨然必將接到事件約略聲明其得現在籌劃攻勦不暇即為地步矣而完
行陳明朕可得其梗概庶不致於懸望可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現據實必達

奏報經者所謂其丁二千俱已據遣預備湖道計此時已可抵川經略大學士
到彼自應酌用以發軍威以固遠為貴也一並傳諭知之是日鄂容安奏言臣
惟行進隘者前於沿途之渡門渡河內之掌模渡既也之義若將閣行進飛報
將口設四大站預備軍馬交營口知加裁度每站相距三百餘里而至交營站
兌換更之處今各站馬匹既令照數加倍又備設馬一二百匹分為三分酌設
而站適中之地派備一分約一百五六十里即行交替仍於每起官兵後備車
載物馬一二十匹中途倘有疲乏即更換俾馬由有餘兵行迅速每日到底
亦可早為就先養其全力以更迭承遞嘗功 臣於十二日親至渠門撥河如查勘

自得園藏片

各項俱已預備無誤跟起官兵亦於十三日抵撫邊之豐嶺鎮十四日抵渠門
擇每日行三四十里及五六十里不等十里口現據報長程經宿二十一
日可抵陝等語 臣現對原派各兵并各程遺途仍於沿途詳慎指示總期妥協
奏入 前旨招閱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十一月癸酉果毅公訥親自京師啟行　上賜宴瀛臺　賜將弁兵
丁等廷宴並　頒賞於田獎武金銀牌有差從征兵皆如之　臣等謹按傳曰
進將帥又戒役用歡同時致其同心也又曰出而用兵則於臨陣以一衆心也
皇上親御瀛臺廷賜將士使鼓舞振奮之忱聳得瞻觀　天顏而仰承
寵錫其用均一而得歡慕所以倡其勇極其情者至矣宜其鼓舞激厲成
敵之忱不能自已也　是日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言由兵所設驛站以　內達
本信　上諭及各處進奏摺件皆關軍務自應遞到臨即能進發站人員挨

到接查不得遲延據稱各處驛站日期常施狂役俾得相使視為不急之務
僅令站夫一人交遞下站便為了事日前進問書報見遞送摺匣祇一人一騎
而行詢其何以僅止一人據云向係應此而未事較視要務如此生忽此等非
遞事件最有關係即遞交公文亦應更得一人伴送若啟按驛更尤宜加謹須
用三人否則二人斷不可少恐長途跋涉或因他故致悞所關頗細臣已嚴飭
各站嗣後遞送摺用二三人不得僅用一人及雇工人冒名承當　皇上勅
部令其一體遵行嚴飭沿省俱加整頓於軍務似為有益奏入　上諭內閣
日前因自京至金川安設臺站遞送文報摺匣是以將命軍機大臣等定議分

派由京筆帖式前往坐臺聽經畧大學士所奏各驛遞送摺匣祇用一
人殊屬疎忽軍報要務非尋常事件可比若祇用一人或偶爾患病
而必至貽誤關係匪輕著兵部嚴飭坐臺之由京筆帖式等嗣後遞送軍營
事件務派二三人飛遞不可耽延時刻倘仍蹈前轍必將伊等從重治罪是日
經畧大學士傅恒又奏言臣至西安見建標陝甘二省所派滿兵
錄云大半已陸續起程於督撫標兵一千名現在倉免獸乘馬騾為不齊給臣
飭該省馬匹等不完足今若視應驛馬千數百匹貴選此等兵丁則將來滿洲
大兵一到愈難辦理因令陝甘撫等赶緊設撥伊等咸謂已經奉　旨不敢

不遵之伏思此省多子已調至一萬以千自可敷用此項兵丁不過千名既係
綠旗又係督撫標兵本非鋭卒但供滿兵到營各自投營用與其臨日以辦不甚
得要之標兵不如留餘日以備滿兵者臣請僅將兵之應用不敷者可留
醜用標陣弘謀不必拘泥前奏但須備日料理滿兵所過毋致貽誤再嚴飭將
軍傅弟等加意料理至軍營若兄少數未多尚須酌量裁減此項標兵一千
名似可停其調撥惟酌將伸布陝經派委軍前現在需人仍令前往聽候委用
奏入　諭曰將來陝省綠旗兵丁既或不用而武弁如馬得勝等亦應何調
至軍前委用此見大學士與朕意相合甚可嘉慰也隨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陳弘

諭侍郎將陝西所調貴撫標兵一千名侍其調遣又傳　諭經略大學士傅
恆曰經略大學士所帶陝省督撫標兵應侍調遣誠為允當著將調陝省兵丁方
數本屬過多朕於本月十二日業降諭旨侍諭經略大學士到陝之時視內留
者知不過尋常充數之兵不若竟行停止此旨想經略大學士今約本到今據
所奏與朕意適合此項標兵已侍諭傅爾等侍其調撥矣至海澤所調之兵前
據新柱奏稱兵力尋常甘陝降旨令其勾留赴程聽候經略大學士核川
仍遵前旨相度情形所調各省綠營兵丁不妨同或停或調一面奏聞尾日
經略大學士傅恆又奏言臣此次仰荷　聖主隆恩就其知賊性恐付委重

不能使地方有益善所帶官兵俱向貴遠所覓所侍衛連房阿等及兵弁複後
加侍衛未從途兵丁尚無生事之處至王經過地方奉為僚則眾者今後有攸關
之區地方稍覺荒凉擾王伸私諸西叛侯武林趙瑞郊對理但承辦之州縣官
員報支錄如而積為不足又司驛前經過陝者之安國地方供應稍覺即有問
聞者侯臣前抵軍營嚴加約飭侍來大學兵丁往返人數及采供應頭次已
兩交侍郎札趣令其加意辦理行宜刻錄又據驛傳內外供他人數既眾供
億實難先於精選而將般思能士兵丁非家兵可比異性氣野順利便關伏乞
皇上密軍機大臣等嚴飭錢兵大臣將所侍衛章京於起程前二三日傳

集兵丁明白曉諭前途若有生事妄行者或經地方官報知或該臣察出定行
嚴開從重治罪庶知約戢再臣在西安見將軍侍衛司及西安滿兵知何料理
起程據稱滿兵二千附伊等現有之馬各二匹外又動支存好馬價銀每名一兩
兩騎馬或駝馱其自行置買器械鍋帳房到日進營辦理而為妥協旺
皇地前進此項兵丁雖不能先到從後亦可即至矣惟成都副都統中額所領
滿兵稍現在軍營兵一百名跟行外滿兵以致隊兵九百名臣已行令遵照原議
再挑曉事兵一百名料理妥協侯臣抵成都帶往軍營其入　上命軍機大
臣等傳諭田欽覺經略大學士所奏事件甚為精詳周到大學士五日行二百

四五十里而諸事又如此周詳妥協實屬勞瘁聞十七日自武功起程途間祗
可展寬酌量趕進莫又又行二百餘里晝夜兼程至常廢寢心亦有不忍此皆大學
士激慰之意所發不世何能醐此費苦營屬可嘉從前所調東三省兵丁每五
百名作為一隊起程諭飭伊等不識自他亂法或致生事今隊已派侍衛及護
軍參領各一員管帶護送不為慎詳大學士觀為未到耳今大學士奏稱所及
又深合朕意也至卓鼐辦理錯謬已傳旨申飭并令照大學士所請補進旁社
兵丁一百名隨大學士前往軍營矣臣等謹將事務寄重伊律必能令原明所
過秋毫無犯而後士氣一而共奏膚功經略大學士傅恆有見於此是以所請奏

奏乃　聖明早已洞燭遠計不僅糧臣李侍堯所遣臣慎遠貴處陳述
深遠何未中的化裨無使生畏諸接　臣謹處逆無撫卑竭此臣等日傳
內廷親承　訓資所用事而心服者也　甲戌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
諭經略大學士阿桂回現今陝省回匪實未計已起程赴川西滿州大兵亦在
陸續並隊前進伊傳居察在特遣大臣前往經理股本熟今常傳熱陝雖已諭
令星速來京亦尚須旬月而料理在須為大不宜稍緩着尚伊健善轉將威從馳
程前往西安暫管陝督事務會同畢沅陳弘謀等辦理一應督速大兵抵查查
緝諸務俟業務至後敘令前往更換尚伊健善來京又　諭內閣回陝甘總督事

王自得圖監州

務現今協辦大學士尚書伊健善前往暫行辦理署甘肅巡撫福康安着
辦甘肅巡撫仍由業已辦理甘省調撥赴川官兵起程一應事宜今其加意
迅速妥協毋協不必兼辦陝督事務又　命軍機大臣傳諭經略大學士伯和
回陝省自撥撥兵已據經略大學士奏稱俟其調遣陝甘所派兵馬一萬三
千餘人前往今經略大學士酌量應否需用以定行止但朕據經略指奏情
形以兵實已陸續就道所需兵丁操演以近所需亦當起程此二省兵丁似未
便更行撤回應仍令前赴軍營以備添調此時撥兵守卡之用其所需兵丁
會諭令預備聽候尚未成行者將現撥遣調未料理齊備不若將此二處所

調之兵先行停止以省縻費經略大學士可就近酌定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
京城及東三省滿兵并陝甘綠旗兵丁在初辦時需先撥雲貴綠營赴川後未撤
完滿兵等暫留之處還必隨時觀察用兵情形詳悉布置如何進剿如何堵
禦紮營等處以周萬全可先時調度機宜勿使稍有觀望可以從其是日
署甘肅巡撫福康安奏陝甘二省原調漢兵一萬五千名其由臺官帶兵征兵
馬匹需用料豆很多今由陝省撥成數千而從各州縣各驛出不有限今滿漢
大兵量集往返駐紮陝撫畢沅陳弘謀等先辦理糧料必撥貿縣料豆處亦需預備
況採買亦須動用運腳兩金甘肅之兩當徽縣一帶地方本與相接道相接處陽

王自得圖監州

平縣二府屬毗連而亦相近不若將甘省所需豆石就近採運以期互相兼顧既已
札商陝撫畢沅令司道迅速委查估算需用若干俟陝撫覆札後到日即飭行所屬
照數採運以濟急需俟大兵過境之日仍令照依撥用數目買補還倉似為
便捷妥協　上諭內閣回翔實屬奏於經理大兵軍需甚為得宜其迅速協
齊不分彼此畧見實心任事深屬可嘉着照所請速行仍諭該督知之是日軍
機大臣等奏署陝甘總督福康安奏陝甘二省原派兵一萬五千名已
經酌派並照議定于本月內起程定限於三月內全抵軍營並　皆查從
前原因陝甘距川不遠是以酌派兵數為多今滿兵既計二萬以外全抵軍營

西陝甘之兵特派三月方到林豈近程五軍營是前所調陝甘之兵不甚得力
已奉　諭旨催促驛寄大學士經理之精銳由潤為如不熟悉已先行停止飛
咨大學士於本股今冬之先已截留皆撤二營步一千名其餘陝甘各兵已飛
飭暗催回所屬情形似已陸續退歸是以據奏　諭旨令陝甘行撤回各經
略特酌量及遠者兵丁酌量停止令據咨實所奏陝兵撥營歷陸續回是現在未
步兵調起程其已經啟行者亦已飭前進如未經啟行者應令經略大學士傳旨
詳加酌定如可不用即行文停止倘若需用則飭令該撫等作速派撥送赴
經略營毋得遲誤至彼處所需各路官兵供支及撥運行走不免稍擾應將所撥

自得園藏版

送河二營及自楚撥兵何為辦運費宜兵供支應文一併撥歸起程走道於者
以免沿途鋪張所需加增　上覽之　又奏四川辦理慎署希該便宜舉要
官從前成撥各州縣運來至此州撥各省分自所行以外安設糧站隨運赴卡撤
軍營減起並運撥因路大多於七成運輸滿雖經略軍機大臣等飭行招商
運之法無如其法竟未撤十程雖此五站有餘而山程難行商人承運觀望
諸而止因將之前亦不能招商雇役仍令州縣與商運之例給價恐難所
成州縣運赴卡撤者又係無幾加以沿途逃匿未有貿然為之者是以十撤
軍糧並無保護及以設法勸諭各商令其直運卡撤並飭各州縣僱夫運送至

查押嘉方牧轉告咨所說起事自九月十日以來未撤軍米方可足備供支而
送日則已有一月無程此時天氣將寒運程更難比起若再停一月情
形則卡撤之糧所日見充盈斷無缺乏之虞矣一切就近事程催期程節省
聯隊事機凡日者亦即大為紛擾矣其附近軍營及程運應須要近地坊站
揀派熟諳及分路先赴承事用費供給　所需支應請旨撫存核在行新任
南該撫高起已撫成就已請　將現辦情形詳細查明確切斟酌州縣地利情形
素所深悉如有需之處　自當不分彼此實心辦理以資軍需應入
所奏極周　丙子　上諭內閣學士…之處…

自得園藏版

相事或有貽誤之處大臣經營海防兵到古時未免照例辦理　丁丑經略
大學士傅恒奏言　臣在咪轉驛接奉　諭旨以陝甘之兵不甚得力令臣與
雲從速之時酌量可否停止其陝兵未起者一併停止此次調兵共三萬五
千供用皆為足可一以當百所向無前誠如　聖諭兵在精不在多也是
為此為今先量加揀選一千名尚未起程即令停止　謹具奏
則將之言雖不足了料理起身已一萬四千名但係未可指為確據　今即行
文今其查明實在起身者若干名其起身者若干其未經起身者即行停撤
少料理將起行實數稟報即速若果已經起程則令湖北返回十名即速行文

侍調達爾所帶陝甘標兵一千名共成去五千名計共二萬已屬敷用至臣自
陛辭後一路天氣和融接站前進先無苦苦處荷 聖恩深注感激難
直勝翔御難 聖謨卸到成功以上副 聖心期望於萬一矣入衛
日諸乃精詳實據奏後無甚爭精神矣是日出往珠及書交瑞一路探看私矣
於九月內攻克跟雜一帶實現萬布更等處其實有但派雜一帶地方惟此
所係宜密至勒丟之大路兼過瀘河相距忠爾其不遠於水路包攻直奔內傳
令既攻克防守不可不嚴是以派撥其土官兵一千名駐劄內守以致宮兵不
敷調遣臣再四籌畫請得雜谷土司向有精健土兵內撥本境臣傳齊土司等

敕旨 宣諭 聖主恩威今其調遣此項土兵二千名赴營協力等武
敕 聖恩卸給頭備調齊隨其一到軍營臣即將派撥新舊土官兵皆奉前
進月內先攜王氣時昭那收康八達一帶地勢依宜向無維事得此生兵鼓銳
敏未能事在持定有自可乘克堅碉攜勒烏顯以副御副 聖心於萬一矣
入 推聞是日傳爾丹班第安輝理金奏言 臣傳爾丹班第於十月二十
三日自美諾起程同臣安輝等前赴宜瑞甲營即至康八達附什戎崗陵物地
跑及新克跟雜等處連一種勒地方崇達山峒重疊必駐節節攻堅收拔尺寸
不惟曠日持久且恐士卒多傷殊非勝算其法宜抄奇正兼行處實並用忠悉

相距歲棚斛年生同是以兵鐘琪有鼓以薦衆咨從並進直搗心腹之謀也臣
傳爾丹等勒得康八達坡下河身後內亦無其奇之陸路內土番歟稱故此徑
達勒歪不過四五十里一帶可抵賊巢又可為甲索宜瑞兩路策應但賊番兩
岸是否不能阻截尚須探看再等畫內並甲索與勒歪山隔一河最為要地若克
瑞甲索兩路鞭策河道方能無阻前自五鳳寨以來不能害者情形旋遣官兵由
甲索至路谷攻宜無克難臣岳鍾琪領合合并部續殘賊口擬回卡撒止而其
十餘碉守以對宜瑞兵勢益狀今臣岳鍾琪議以兵一萬九甲索進會馬爾岡
行當兩路並攻何處全合宜瑞之兵勢並我兵由中堆台前往其不意突攻勒

丟賊但遇兵向報取稱營從而我陸路之兵往几已地攻可要合據要是前甲
索一處亦割無後路可進臣等意見相同似在如數約兵以當一面至卡撒一
路臣岳鍾琪酌議留兵八千據處後重點勒歪撥以得勝之兵亦即分剿耳屋求
此攻戰事定所有兵前構起兒未嘗不是但臣傳爾丹等過蓋前算以為勒
歪則可望而未賊巢去為屏茲之依者為捷為轉南之用不如兩路夾攻可期
速捷然現在我兵分守左右山溝村低賊巢內有山溝兩道阻隔其所利山巴
朗名寨屋皆存不時外夜等處賊皆死守倘從頭外兵單往往欲攻甚難則兩
卡撒之兵雖破卡撒又調甚難之兵攻又不能攻右腳來不能由此面抽撥

賊皆恃險抗拒為預備所以師勞而功不奏若果添兵二萬未嘗不可速將賊同時
並發將其後叫賊二道三道五石山卡各個并力攻取再派勇健奇兵相機直
取賊巢不用節節從上直壓到耳崖如此四面合圍賊巢無可措手人心自可
整齊自無不破之理若因一路山可令其處處攻擊分路防範賊巢之事各
一路道路[illegible]
可擬此臣等通籌全局仰懇
天威一舉殲滅似有成效可行者也至出師
攻戰兵少[illegible]已有成效[illegible]
現在鍾琪已[illegible]

卷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聖恩勅令[illegible]
以是用奏入
上命以[illegible]學士傅恆[illegible]
令經略[illegible]
原提督段起賢年逾六十氣血衰耗前因[illegible]被傷一時不能[illegible]
難以臨陣應令回籍調理其遺缺副將[illegible]屢次督兵攻戰未見立功年已七
十有三龍鍾衰邁[illegible]副將[illegible]年已六十有餘精力衰頹[illegible]
參將[illegible]衰老殊甚[illegible]所遺各缺臣等公同揀選在營有功

之員請
旨補授以[illegible]奏入
[illegible]臣等查
[illegible]軍營有[illegible]實心報效奮不顧身每遇戰攻先
登克敵於乾隆十三年六月[illegible]七月九月內屢次攻破賊卡能於衆營內挺身
前進衆營隨之賊敗
臣[illegible]并身帶石傷七次[illegible]立功[illegible]
聖恩准將該弁[illegible]以守備即用俾各營共知勸勉又[illegible]都司張
弘範才技可觀[illegible]
[illegible]

卷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備實心出力選以請補熟銷營都另十總本枝才技觀前者出射已有常規於
宴卯薦先將對等處今亦從今以先砲手未新技成者額屬壹任堪諳砲手備
營字摠以上出身備案　聖母一依准則該營等並加當先相勸而　該營亦得
技習指之數矣奏入　上命該部議覆經處推行　當等講武行軍之道嘗聞
不可偏廢發實固足以鼓懷得之於然或適於利盛而微功不錄則無以鼓勵
二軍之氣食門之役將士衍其徒甲以從　上事者常譽有賞前此惟越
第當為與文謝存親之功其餘則概乎未有也已至若張貴兩庭心收到始則
忠勇良往之成功錢則阻去錢續之多師其餘將校並皆偏擬於人未嘗授一

士卒一齊以勵衆哉　先上奉硃批旨傳加以示以為旅人中宜望一三
者先登之士即可加之贊拔以激勵衆心於是傳處分等屬潾選於數人三軍
之士始知有賞功之典焉蓋是時經書雖未猶化而焉　聖主指示之徒
軍中氣象已覺一新矣　是日傳處分等處請　將營準此升收成都等事
就是本部良醫數人應居士卒患病者修　旨先行　戊寅　上命軍機
大王等傳備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敏惰長途衝冒前進日間既將
為善後人拔又須將朕前度機緒一一詳悉料理踩查朕雖屢經降旨今其節
皆而既有傳諭諸事勢不得不於臨儲之地審則自下已至軍營諸百照保悉

頒給賞格尤足鼓勵精神更宜急為日間無事紀綱可以料理諸務至
夜則宜安為靜息斷不可復加勞瘁以致朕懷惟視今軍需奇寶朕到在飲懷
大學士起居不適朕亦切為廑念而為國在卿當有時勤若兵周經略大學士
之夙夜殫心勞神遠近不盡重朕而叙之處御即加今日接到大學士所奏
摺係二十二日在江外登若非激勵不寐何以能為推營境倘依似此勞瘁實
非朕燒恤紀瀧之意經略大學士其善體朕心加意俯惠可傳諭知之是日
上諭由閣因廟因七年調發東三省兵丁往北路軍營待宴　皇考特旨依
扺伊等身以兄為錢糧之人家中是有書為之事伴實給銀兩不多錢糧之人

每戶既給頭名每子遊為書為之口亦有賞銀投以後始得準此為調往金
川之東三省兵丁雖未執伊遇但伊等既已為國出力自應加恩付給著照雍
正七年之例給與房資銀兩又其特賞所施於兵富厚於未往軍營之前供
照此辦理前次派往之船廠兵丁等可傳諭經略大學士遵行曉諭其餘京營
備兵丁到京時著軍機大臣等曉諭是日　上又諭由閣因詢親從前奉命經
略金川軍務之訥親張廣泗已經降旨等我因伊聞為今回京之旨託言
查看情形技降旨令其何事必須面陳一一據實明白措交與富成轉
奏不得但以引罪從刻塞責伊條到前後所降諭旨精有入心回思十三年來

重憑如此深重今於軍旅要務貽誤至此自必中懷愧悚惴惴無地尤恐懼失
措不能置對尚不致於天良盡泯乃朕詢伊因委之指駁尤為實皆不過推諉
歷來軍營奏報情形非必狡詐而亦兩次之事且輸兵氣之所以挫賊志之所以
逞皆因去年張廣泗並未深悉賊情進退失宜所致而又摒張廣泗並無推諉
尚可貸其罪乃竟請令其為鍾琪分路進勦指明為張廣泗並此極矣不思伊
身為經略張廣泗既進退失宜推摸兵氣自應即行參處乃據奏既不諳軍旅
而又年衰以我行查戒張廣泗大詞詭既為經略不能我行則所經略者何事
豈不去戍笑柄耶其餘經所指為要害帳中自不能嫺謀奔潰身先罔營揮揮
情節皆自承認而猶思留金川効力俟事竣赴任北路軍營且妄思覲朕一
面庶其隱衷因朕不即加其罪會得歷任北路將軍陶問是以陰生希冀之念
猶欲遷延時日覬望格外之恩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然其之際相踪以
前相推以情人職無過於其事在可恕情猶未純或重典務遂事繳錄用亦所
常有至於闕係軍國重務賞罰不容稍假朕亦斷不肯為姑息之主今訥親所
犯如此更何説蓋之可圖何乘掩之可收即伊亦何顏再與朕相見耶至伊所
陳金川善後一摺尤為可嗤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進備失誤軍機殺罪難飾
賊尚不平何暇計及善後其與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即其所謂
善後事宜亦撫摭朕前此諭及之事此不過竊爾諛編待朕交屆否如此尚在
未定軍機大臣等皆共知之而乃自以為献善後之計可其可怪矣訥親受朕
殊恩任至大學士如此辜恩負國罪狀難逭內書略無動念此今更出朕意想
之外伊既自甘於頹靡無恥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禮待之著富成即將伊
帶同於所在地方拘禁俟經略大學士傅恆遵旨嚴訊各款覆奏到日另降大
旨令同經略嚴審定擬此旨並詢親原摺俱發出俾眾共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七

自得圖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八

十一月己卯　上諭因閱四川陝總督統轄四川西寧甘肅陝西邊關在承平無事之時尚屬較易不及現今金川軍務其遠地方以及籌辦軍需一切調度總督兼制西事難於遙制即將來事定之後理者人選為難分設總督就近經理尚書尹繼善今現在陝甘著授為陝西總督策楞著授為四川總督其兼攝戶部尚書缺著舒赫德補授兵部尚書缺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以前兵部事務著舒赫德兼署甘肅巡撫著鄂昌補授其分設總督之處著該部查例定議具奏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尹繼善曰

大軍由陝出川道路遙遠況當年歲歉收之時物力不敷充裕總督有經理人多非一手之件力有不足且該督總督遠年未有另委是以再諭將軍傅恒等將因西路全歸經理形勢事權統屬現在特派尚書尹繼善兼辦西安總督協理軍務其西路糧台諸事多係兵尹繼善實為專任料理即有錯誤尹繼善不能辭其咎至西寧一路風雪嚴冽非將二十六標軍械未嘗辦理所積貯糧草應該按時運送尹繼善以應稽察督率為今之要務實務要乘此時軍務不致於此方民力難支不然川陝人員至于撫恤遺黎是月之妙法經略至軍往堵金川尚未成定經略調撥各兵軍書旁午　皇上深念萬姓

披覽章奏備諭以事既經通聞之事而於經理方略更為慎重　經略傅恒
申諭督撫盡心盡職務令小民均霑實惠　重至之病痛如保赤子之忠誠
殊是日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此番金川軍興供億實為浩繁現從前西北兩路軍營費用雖多然總係協辦此番十有餘年可支不至亦多茲命用兵僅二載耳即以本歲各省民蠲緩之不能年年不可如從未聞殊任遠數千里耗費至十八萬金成都五軍需帑數千萬之償此皆之因為從前所有事往來兩路詳目但由新以觀雖多無從其在金川小醜服事其土地人民不足爭何必營軍事以遠圖徒事其進是之不

閣奏以積壓許多事經理軍務如此細致才幹堪當今方以牧夷所當酌應不致積至傳制人多尚未盡今滿漢官兵抵彼軍營兵力足矣經略大學士傅恒係國以勤忠勇屢受恩眷況又從前孜孜在事奮勉效力之處以此推之斯自蒙
上天垂佑不一年而建大績功成而國家大慶其快捷人多言之再仍屢有之一有出意料之外厥逆酋自揣天討必致於窮故屢奏上達俱穴智庭一意去朝經略大學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豈可久暮於外且入秋而多進取非保而宗兵不服水土且冒瘴毒兼之以待扶傷故勤之以罪戒之將帥供不費之屢費也此計我君臣日夜此外經理人事已盡亦識同所共知朕衷此時

且應極力進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間尚不能剋期蕆事不若明下諭旨息事寧
人專意休養亦未始非兩階干羽之遺意等語此旨寄諭經略大學士知之是
日
上又諭內閣曰前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請往山西催趲大兵軍需
甚屬妥協朕本有另撥大兵陸續赴川經略大學士具奏到日即限速赴前
分別傳知該部鈔錄議覆今據汪紀等奏直隸各站均有遣員閱兵中途伺候
查各山西境內接應站有馬匹迎送尚未足需著亦無庸遣員閱看以
補用應在中途所及之處俱委員未免多增今據現在此往軍興台站催趲辦
事件不必增添嗣後凡此與軍機大臣議論辦理尚有不宜或據係
速去無庸設地方大吏分站往來照料等大站馬匹供應大兵絡繹以供迎
送安插伺應並應豫備糧站國家經理總宜先期豫為料理以備山西中途供
伊寄至山西藩司會同撫臣將應辦事宜詳悉通盤籌畫即行照辦務須迅速俾已合
經略大學士沿途自山西中往山西為此於直隸以內都設局專事有存府
員均於沿途公館酌派供應著傳諭大學士總督等即如此辦理並以此旨傳知
直隸總督並山東撫臣一切照此分為料理毋致延遲如其徒徒然
使不佐漢人於經理各事件悉相兩便是以另令總督湖北巡撫
辦理該省道路既長各州縣中軍備不足每有支絀用其機宜接辦特遣

自得園藏

經略大學士即往某處傳輸軍營供給軍需馬匹及各站馬匹宜自備如某等
遺失此等軍行速退乃更勿所未有實為國家當今盛之大威德隨後猶
謝御旅備揚視料是勿力充德延安據置之今次宜且大用空乃封疆督知
特委繳來軍旅之中接協投刑者給書期會重則不能深因前以地興
敵情而於此亦屬更降止乃然後父勤勞而與從事我將士無異那蘇圖
實心經理諸務著俟事竣該部議敘仍照上諭撥供催大站衣食者之應該為
策應於功之儀要相機等處行中轉仍令照以面奏並令侯事務竣帶領
高晉前往迎送經略傳旨務必妥協辦理乃勉承之至不必往心不如勤懋
等即辦理承以安協妥為經理不須並經念漢人而不必要以患非是甚至跟差
晚諭中外知之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近日查閱進攻機宜遞送多件情形據
奏定本一寶接往經略進退路來快至京城本月十四日首來接連日於二
十日卯刻即在該處地方接到而今日復到各件共計十四日內來發來函相
距已經三日雖新至時刻或有稍有不同然亦不應默然於此況十五日諭旨之
撥遞者於今日復到對准遲遲至無一定跡則地方驛站竟不經心一任驛卒
隨意遲延若不嚴行查處恐軍營各件皆難按程期　飭下兵部請行該省
轉查各驛遲延時刻嚴參地方官並照此辦理是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

自得園藏

議曰設立台站原為馳送軍機事件俱關緊要雖屬糧秣時刻今經略大學士
傅恒所奏京師間日前往之振興路道遵兆出三日之久依保川陝二省站
來速遞出令擇揀沿途承辦備所設並遞將依尹繼善並應將站令派妥
能幹俊員辦理經過金川途中大事亦等項軍機緊要事件備亦其牽涉等項外各有
未經到洮安處則係經督查驗一切馳遞軍機事件俱設立排單以自所議
於各站日月時刻按原表千計舍若干逐一註明排單之上諸位擇於今查
看排單於何時接到何時發往逐一填註明白逐站馳遞由軍營遞京再行照
照此設立排單填寫以來並於所記載因時刻錯誤及稽核其下站即於排

金川 卷十八 自得園叢鈔

單內註明一面馳遞一面據查將拖延軍機處及兵部備查復不致心存遲不
於申報安議被經略大學士查出議被參處併奏請交部從嚴加議
處 上從之 十二月辛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尹繼善曰據
秦保等所奏固原撥兵丁派往軍營自應速為料理尚應議
馬匹物料揀備齊全何須計算每起五日為行走即四日一起或三日一起亦徒
然應行無誤即蘇園亦難以為常否則但不知有自陝西二省亦然為妨辦
理齊全令兵丁依次前進不致擁擠庶為妥便即傳諭尹繼善即容易據
令其即速與其揀備並行無誤一面料理一面奏聞其自神宜轉至川

出口一事俱係川省所奏並請令班第作速揀備無致遲誤 壬午 上諭
內閣 日前朕以經略金川軍務策應遲滯者特廢總督王協漢文武大臣等奏
章朕諭令傳爾等成由伊於多到諭旨今內閣紫其事切實據實令前成速
一操實係其今投獻成其拒詞犯亦甚要之事凡此非出於本心而不可推求要
動根柢究竟為何故上係事入其細根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恩一十
五年推心置腹何至不自依其久果職任十年陞遷伊素身同休戚事在速辦
為實緣由種種不能是否明知其委妥者往何不能置人其性為供使情狀使然
罪惡當以實在情形奏聞特命該兵從金川之事自陳其為詳明將實步

金川 卷十八 自得園叢鈔

及進圍不可不奏兵以付朕其地利其土地人民於石兵部其投而傳諭旨
時務收用小之事逆伊為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籌畫
不能珍滅之故所可明示其所以然直據訥親而論所會辦而為且於伊奏摺內
概未言及有軍機重務身當經略而措施如何以令朕速度之理為能係明事故
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成功不妨明示匡力已竭即圖相計以全慎終諭
親係重臣廣聞外重寄任朕兆此詳細指示亦當遵旨據實陳奏朕豈有不
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實係萬陳則此兩早已可施行用廣諒先
許物力支令成之料遠傳訥親之非誤案史何辭又處處見到時為軍機大

且及办事日尚所知亦宜執筆參議直達朕覽何得積久不奏上達筆入奏此
乃深悉情節不敢入告豈以伊歷來長於按撫給澤宣利柄者爲大將論斷張之
道當以其身夫而從而遂有此良乃人所目所當切戒訥親所措借未不可怪本
無者之請字繳大臣方能抗見其深長舊伊之才自知身在決裂且無手腳付
無所出振罷以不必用兵之言將天下讀書達事者誠為之探者亦以前此跡
武之名歸之於朕然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來加以優
眷深信訥親之及心實理竟至於此哉　上天以此二臣俾知用人之難
雜那訥親口云皇上只須我們大我者何當而起何親臨遣備衞方不能衡條察

陰實乃毫無膽量朕方嘉其忠於君而甚於賦亦何當灾其膽大者伊征戰立
閫郴當陰登澤法天青碣莫於西陲之上模能自倡血戰不之為者為國家建
立大功今其如未履且此實朕所不能解及訥親閫書師兵速擬而此所哉罪
若我今年亦惟得為何故整心佯誤又令人許滿洲吏此事果然千死為有罪
滿洲官兵有多知方一閫頒遣無不鼓舞加倍奮力而訥親首當人所共見朕方
深為嘉悅而訥親乃以為更此等果伊從軍營中來為此條十報武下必俾罪
人閫之不知誠使為何陰退為何張雖此諭傳諭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全局
同堅未為可哉再無了一閫此十事往之執甚不至為清理吾即將伊伊向不

能成功而欲將兵他人之反功致使此清訂於刑閫其心為不稍閫敗之大為此其
罪為朕宣即訥親一案供狀書達大臣等往審訊並為此旨諭諭中外知之
甲申　上諭內閣曰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奏稱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抵
神宮驛聞委馬遇良供稱十日由川境出將紀山是年五擬雲中兵自南邊橋
報到張廣泗又因調撥補備馬四百匹往為上述雲梯兵聯去未回其
按排在軍營布政使高越等僅其一等由撥供無得牌提令所存揚放聽
備其實第一站川省馬匹並備以不多添大員而殷況之例擬擬以威遠不出
為事朕覽大學士所奏不勝駭異跡在赴川省兵分起赤進均於設定之日擬

速者如為說管起司道伊等自應早為預備何事兵速程各沿途兵丁為
兵分批起進最為經略大學士隨從大員所需僅一二百人乃甫入川境即已為
此站未至兵及至之人亦多法備則非必致且加以溝班事身任巡撫自當躬
為綢度派撥奏請到爲西今乃意既這誤著無爲速但今其尚在軍營既竟
交部嚴議書據者在京尚有事尚希留存是以由[illegible]逃去趕程應日日宜
嚴查實力料理何得漫不經心貽誤至此著革職發與經略大學士傅恒差撥
辦事令其自備資斧差遣效力贖罪紀山雖經革職但在川已久於南路刑錢
為熟悉著即著傳旨將伊調赴大營以收臂助之效所遺此缺仍著孤原傳之

首乃見無留隨與州以致有諸軍到營屢攻賊等事誠一再前與經略大學士
訥親其自備實營差遣動力出兵第從山其時非長才不能統攝朝廷便令川
陝實負屢地已極富此軍與當年之時先圍噶爾丹直接撫西藏將錄大臣等
往督年方能爲收策接赴任當陵時日至陝甘總督尹繼善親赴川省由
陝出川往來查察督兵催糧接濟伊成尹繼善回任西安轉輸供億實備軍旅
之遠行伊實功則皆以早奏其能盡撫藏區之地方定使軍務竣日易於核其田畝
辦理速日湖南真下來兵三千名一起或五百名一起速令陸續起程前進
八千名陸續陝省辦理來先就近雖無爲西寧一帶安插撫遠及該地方各文武催辦

兵丁故來陝西據報局邑西兩月以將見書情報令西寧鎮總兵官傳制郎
而閏連接營邑二千匹起解於十二月初間全數出口以備津濟之用仍令該鎮
即行備價采買以資採辦接濟馬匹供撥之日仍可多得入揚營應補
兵丁倒斃即行截留倒馬即將原本和平一萬六千兩之遠西寧採辦馬價
庶庫帑無多費而營馬亦得所需有資催馬匹撥運措辦而書數有多伏冀
宣省之需解二兩外再高收採多多之至具為陝省協濟一河內陝省在意不
敷應即充資並省仿令酌解二兩州在於近陝各省代從民間多採以濟軍務
亦可無誤現在札商總督張廣泗詳核其銷算據以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尹

繼善辦理　乙酉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傅恒自身命以來忠誠體國
殫竭悃忱視伊殺賊軍務速進軍術風聲遠屆夕望地也一切設施機
務則原非昭事出機敢敷衍令日披覽來奏將入川後即已逕抵成都望覺
竟日夕籌畫一未有盡心堅金不畏艱苦是以未逾月夜膏切自當悉體
屬之典而日素之營伊實急經論肢於日久有美必彰即應鄉嘉用此軍
務供億接備由督乃軍旅中之一事尚知詳敘況經略大學士蓋此忠勤宜予
不加優異在經略大學士既抱為懷迭次及百未大捷識敘自必爲諄而不厭
賞溫旨獎勵大以表忠之道國不得以未為經重已經略大學士著交部從優議

敘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覽訥親奏抵伊達訥軍前作已痊多事成今覽經略
大學士傅恒所奏四川陝西口是否側撲馬匹不足已交尋十數人於陝省應定
解馬匹接運來終越成都起赴軍營供應將來兵丁馬匹進止馬匹免致多有
虞世以前所為大臣及成都省派委解大臣之急公先一步不能接濟伺該經略大
學士所云馬匹散中近金山結誤洩大無陸續撥川省各路出閘聚集直赴山
陝甘肅伺應村備而川省未能從而於此路殊出意料之外其語詞均
務須從軍機處查大事條奏書不足敷衆馬匹或伊已於成都地方設法
催辦辦事可留軍前須至經略大學士酌定撥其兵　丙戌　軍機大臣

步兵官兵合計有馬匹如少大兵將此等從不至概揚往泮兼查等來積滋既
現進驛站亦需馬匹前往來大兵既誤馬匹必在所需用日等需約來城八旗
馬匹不下二萬未經起程之兵尚有二千名亦須八旗馬匹內撥出三千匹分
為四起按起騎出下鄉即西路雲貴下鄉之馬轉出下站亦留於該處照此逐
站倒換直至成都并於此程不須一月川境另添馬五千匹於軍營大有裨益
等處　俞允則剋日起程之兵即可抵此經再重大兵現在內陸入川撥川
省有撥備各站馬匹豈不供應大兵則各驛馬匹俱屬有餘將抵村文已行知
該省馬匹均撥二千匹選派將弁分起由俟道解赴洪雅備供應兵將其代西

與四川待運所有撥備之馬令該督按數查既往撥赴川境由川洪雅各神
寶驛一路按進撥應至湖北兵四千名未蒙經傳詢則等項撥備之馬從已足
用應行文該督迅令其均撥二千匹照部費與現在事　旨依出領兵將弁
分起由俟道解赴川省於成都一帶從速運撥供兵等項之情取應由用或切
貨四屬有處與尹繼善等務須量酌　上諭　丁亥軍機大臣等奉十八
旗官馬派撥二千匹已令往軍營其餘尚應剋補該依日需遣　旨均該依於
現在上諭所有撥出馬廠內挑選身大小壯三千匹作為書馬來但
撥馬廠餘剩大步挑選撥本營兵或應馬廠等衙一并該部日夜一律命

同該省總督桃借期合共馬匹入以備撥站費等斟酌給八旗撥兵以備
足敷撥之數　上諭　是日兩金川軍傳第三次軍營以來動用驛馬
多緣之馬披瘦使住處馬時不能騎此難用營馬亦不能對見現在該
仰查在從議其不書撥膳站撥兵馬方果有始誤閱仍挑備日為撥月限私謀到
議於西路兵丁所餘馬匹內通融仍撥一千匹西路馬匹於各站之內派撥膳站
應馬方先派兵剋運解前先俟該奏入　俞旨依閱　戊子　上諭內閣曰
金川用兵以來惟廣泗始誤於前訥親繼誤於後兩人之罪雖一而其實不一
積慣又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閒恒阻尤對實為小人之尤其朕御前親鞫時

廣泗凡伊從前欺飾罪案俱伊供述一一供認與其奏所巧辯竟無異之狀
在在大日該以為自所未見即此一節為市井無賴何異又今日積欺府成所
負而親問自因其一概其亦浮附隱之處住朕所指出者惠無不實辯但出於
是朕尚不知伊尚有何顏見朕且未赴軍營動力伊曾為大學士時狀狀无辜
奔走縱容親信將校即其兩觀無以實在觀此則張廣泗乃剛愎之小人詞紀
乃陰柔之小人自當債事一出於此矣而張廣泗於軍營小事金川機宜亦是
點禁之愚封疆為大吏可以勉日見功況而又亦成就時漢失機則且委
支厚并移其兵事及開訥親蓄壯伊該較而諸條其更陷親總如此可國有係

縱不追求無已功事不必刻咨私詢訊伊乃一切推諉於故仍不復據其
供是以於詢訊之餘又再三查究並無一語入告其從光詢訊之處敢乃向秀有似
笑諉推諉陰狡伎倆然並思此時據實奏聞猶或從輕末減乃不肯實說追求親
親其法眾之所同計也此其心殊為狡詐詭隨四川總督詳細推勘因是舛錯
情節實情此處詢訊並非其術中而不覺矣至詢訊身膺重寄遑論無庸甲兵
張廣泗所寵任辛紹佐遣出一事其虛且然因而兵丁生事因加重覆將紹佐
廣泗揮麾而將張廣泗之狀外法以久不據實然意欲留以為卸責之地伊
兩人互相推諉其志意之剛柔異而其心則皆不可問也大詢訊張廣泗在大

日中曾經進謁多言彼其不在此苦重勵將力擒莎羅奔寇首衛保伊等走
仍為故前多張于是人且虛心推當一束至誠狀貌難以悉傳圖自出詳詳其
據如同自相以詢訊辛日之小心謹密張廣泗辛日之然剛愎自是方寸一陳
天奪其魄推諉辛克而不能量不大多畏我詢訊張泗然不是而至此矛而朕
得此而益是知人之難剛金川之不未當此　上天監示之深仁見朕臨御
十三年思而大小臣工共深信大之法而懼傷於厥之朕所深感笑者如此法懇
寬而姑息之主耶伊等當此軍國重務而依違朕是實非其料所及今昔
用已其罪以彰國憲乃朕實愛無私大公至正之道訥親張廣泗實軍機大臣公

同處辦理將伊定擬以酌視其所書折抹之地擇其往復赴軍營會同經略大學
士傅恒尚書達爾黨阿嚴審定擬具奏湖廣道員赴前寶之傳不得以
與漢西軍前所有營缺無一可名今日將缺悉遣以兵將法以前赴軍營
補缺無用日兵諭今撥張廣泗然遣其為多兵丁將狀漢伏諸將亦藝兵不
為以老弱先缺額兵又丁并已減撥加遣將遣舒之前所有一切舊缺兵舊
為迅赤出今大如調官兵之副補以前全星速赴程其西軍所用兩處當先今
由將文一路直達松潘與漢官兵由成道就近赴前撥營安頓兵退速相見也
仍令嚴加約束撥往秋先無犯其入　欽此是日湖廣道員赴軍前撥往承順

秘諭兆惠陝甘總督尹繼善多令日代為籌畫先達詢札經撫西寧鎮標營
馬二千匹兼期前赴狀滿今據陝西撥兆惠撥陝西多方措置馬匹已有一千
三四千匹遲誤未可擬旋之不敷前之所軍尚多通融催兩其西寧所調兵之
千匹兵以傳其調遣其查陝甘督馬匹隨多數用到西寧專迅自應傳其派調以
為前赴已經飭諭且諭世偉遵照辦理傳上奏入　欽此是日　上命軍機大
臣等傳諭尹繼善田撥兆惠遵照陝甘督臣並該地方撥營驛兵丁所需馬
匹弃斜調非管驛馬匹兼支給乾兵革命務與撫臣會同經理成數造冊
路中途接次無一誤不致有內地路不安輒驛報自各兵則發之日起至

撥給之日照按舊價買料花日扣還其不敷之數再酌作正報銷又諭曰

口食一項原應令其自備但本年食物昂貴若再將所關口糧有限若令自備口

食則窮口不無苦累未免拮据殊為可憐著將修城所需糧由兵丁每名每

日給口糧米四斗俾免內顧默佳有現今米料價昂兵丁等俱不敷相

通融免拮据而四馬兵丁遠赴軍營今其以所關糧物自備口食則窮口不

敷取實州宜所其仍令實情核辦撥設户給養贍量為果厚方有利而傳

旨辦理一面具摺奏聞其撥寧所其傳輸西寧並馬一撥以及設户給養撥其均量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八

金川 卷十八 十九 臣學顏恭校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

十二月辛卯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訥親布政使寬遠於往甫經八日其

始誤供在馬邊之處情詞反覆及經略大學士問以前始認筆行

馬邊其旅泰具服以馬進忠地方大有武弘傳并司書辯有誤軍機情罪重大

是以降旨將伊等軍前正法今據經略大學士所奏則馬進忠情罪更屬原難

實給通川戒衝陟於川省書布政使卯移切今統山寨理由武弘纔身為輔

道罪無可逭仍照前旨將伊等正法一事出於曹級誤事例量從

其罪今既知其情有可原可寬其罪請予以自新經理衛甚覺不與經略大

學士應以詳其以甚動於前後甚於法與朕意體會其情之關

將理政務果係綜其事未嘗不當而功亦未有不成者朕於滿漢大臣原

無歧視但其中有知見者亦有朕見者大均紀之事累有國體擇與朕既

置之實無自出身名家先經略大學士無朕其手不加之恩矣以兩經之以重

國事命經略大學士傳恒前往該處一有事伏效其德往之遠然究不過情形與沖伤

亦甚食報無窮期一冊該效將祖修飾中外所以俾知執法自當謹擇人選無

私服用意無非教也易曰以有心者其間擇一人而稱之擇一人而視之載亦

就其人之所居而先予以應自耳哉　皇上作大之心以為心是以慶賞刑威

金川 卷十九 一 臣德保恭校

兵一不出行走亦無私之判圍不必高執、一時一事亦視此一時一觀之

聖諭所指於因物付物之理深得要旨如此所以能迅屠工事取其要領兵

鍵謀來之該調撥各土兵二千名以助克備法律時學亦已有五千餘名之據

塔高山米者在原八達木耳金岡兩山之中乃進兵總匯之路若照從一克之

勢賊兩處援之路至丹攻四康八達等處從該高山其賊必受喫有木城石碉土

卡三層周圍陡峻防禦亦嚴該兵去年排同進勦以剋期乃於十一月十八日

乘天氣晴暖仰望破壁攻剋賊碉巢

聖訓於進剿賊巢兵一千二百名

明攻木耳金岡該賊賊踞以據以便來援賊以爲從高立其世家攻兵該官兵在

事當兵會鎮及齊等攻土卡甲盾王寨及木卡一處乾賊一百餘名所獲刀矛器

械甲胄與法綱等等鍵攻開西等處勢必更須備爲化怒今法爲順非寸

俱屬不顧身爲事該石寺傷賊勢大其塔高之賊必移出木耳金岡爲一寸之

計正可乘危攻取據高不意十八日首屬賊降并約深二寸於二十日尚大晴

露營英侯天氣一晴即俟官兵進攻其入　　諭四面俱有方策可嘉悅

該侯先後大勢從此優叙　　　其勇即攻大且番其之法處四处　　　其原委著

任封經　　皇上因其克請軍機　　特命以進勦金川事宜向在福專事此

乃該廣西自撫督以來克無歲算總劃著六十餘州廣未宜妥又措置本方

以致孚奔該兵未機防設備為進安宰居北任失大彝賊焚燬官兵率時妥

速措下撫以就日久功多所安其速速成自處謂不當及閣細親等往即供事

撫守誤不闕、且代因賊南願竟被原然在者亦身當從統布散俱亦編成案

強其本法斷圍日無法統勦然非一日可搞拷刑湖依原同其該軍機為混軍

損綱成人心寧備不該為賊所倚恃圖為其陷域眾從毫軍盜眾皆應折衡的

轄轄勿　　其有以結　　圍實州堂所草道爲成裁呼所害但由該處酒然耕

五處賊西與何以敗其威伯　　省該廣西等即處散其條任勸該妥等住以議

總兵於已廣西迎接 幹批奉了務將部員今廣西撫至五十番兩辦理時自日

達今往南進赴翰事速起程二十五番兩亭一還書往杜爾通科文並試用州

判張拷領解於十一月十六日起程第二進有借補苗前那知縣王肆臨往杜

興米梁桓該領解於十一月二十日起程其入　　上諭該部知之　　甲午從

貴大學士傳恆奏言日後二十八日即到接到偽知本班事插運由撥其一件

俱克嗣頭人已降賊番所管部威及所卡編查名奪往驗且細問據稱無理

據本安該從五已降亦達番並未從自約管即并卡眾仍編查步羅看係以

亦不從州且是責往驗從約撥番部卡內仍俱案去仍十讓亦應一一該員仍

以兵未迷及賊人已降建番未至但據頭人之詞即應自往驗何分別停批

綠旗兵丁現存隨往揚阿功者又係撒首從入賊境撒藏界連之形並不損甲
威而信　國傳即欽傳此知其山川要隘同清撫形勢並令責有肚背之大
員多往自非手把撒自所能將往且馬如非近而自把守窮捕而已持之狀傷係
即卡侵我兵識認此番而來先將之地我間詢視者於往覺綱得征丹子又出
其諸令有將從覺編直入賊令我軍識此道路而來從此收復可以抵而該狀
施其詭計推之賊情依木可測而無論與者土木等及日出軍營聞將此情
亦一一告知傳諭丹子以防賊之詭詐兩軍中派撥將士如日來川日切防堵
而傳諭丹子閱日將出精生提擇之心且赴軍營者評奏聞事機之轉難一去

景素自可專心辦理軍務出傳諭丹子年已六十六歲精力就衰惟恐於責任有
兵馬來事並令主將營盤一切事宜其仍不使分心惟用兵一事亦與隨時商酌
日出究將欵治無任懷公深　皇上深思素縱保周常一夫不誠須方柱
勅不可稍存疑猶牧事　令傳義同兵在此之多即州伏　天威將絕爾
賊合處於我布分之事係功之有若保境在此收伏有進步即公之功係其能
敵可事退係究畢在料其功益大若公不盡力我兄成功不能擔其之過其必
能盡力懲促功熱我其傳畀於人之功即我之功豈有此毛遠則哈誠之兄性
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可以毫無疑望為此諭切戒須交將此旨布軍中將士

依傳諭丹子安撫深者難惧之心盡釋則得中流無空假臨身自不出忘其主招
伊子皆是面宿將赴於彼處之特自切振擬之念日而蘭釋其疑馬丁和家共
濟度此功可速成而且亦可收得振之效於軍務自有裨益是日諭吳大學士
傳諭以鼓十保營兵丁實多精銳而其積多廢置不適於用不如使知用其
特撤傳調達由出回而已若如諭營挂者令將其兵實在起程及未經起程宋
數查府其未經起程者不必起程令知　諭旨並開列於後撥兵隨已可
既定且出軍營而傳諭丹子酌定需斷利更令數傳以原議調兵三千更千計
旨傳四川總督據稱兵一千分五傳四楚兵八千而存二千六十名現在川南

供應以存挂號今傳調陝及齊人所有實多亦可精紓物力日出軍營評審機
宜奏而傳諭丹子會商九而可酌減來所於陝省雲貴兵內議減備事在五常
亦不可再議裁減依供日到卡撥酌定矣　閱五原保將弁手　督仍令
秀赴軍營以備統帶當此需人之際自應遵照辦理且秀在西當傳調皆挂挂
兵其原派領兵之副將仲係寺仍令前赴軍營亦西需人赴見詞該若有傳
此調兵之當依在主　前將所派將弁仍令速赴軍前隨時委用庶於用人之
益以濟軍務矣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四川總督大學士傳恆及料敵
情形之處籌畫精詳思慮周到實乃進出者偏經略大學士隨朕辦事數年

本日溫福其所辦係遵前不惠先飭赴此聽服何為籌畫亦屬有未周朕以
溫福奏現在所辦兵事據稱前大學士阿桂湖北兵四千名已於又傳
湖南貴州兵丁除陝甘兵外尚未起程等語共兵二千三百五十名俱已起程其
湖南兵四千及湖北黃勝等處兵以千六百名現俱陸續起程前往貴大學士回
孫侯出軍營令前傳諭照例量酌行文此前官兵已經抵川前往尚未邊田
留營調遣未為不可兵於該處既邊營少未經起程兵丁因路遠照數減調
其楚南貴州等處起程之兵應飭速行知令方不至於兩歧仍將此何以理之
虜所撥速至川為時軍興以來民力未免疲憊遲至一年楚南已經撥川之兵

其由此路止者尚須於中康生火深路之兵或可即因來其來遲到營其未來
兵丁先為諭調遣至應用兵丁又延遲亦不稍停川南民力至遲該本閒等處
弟在該處部備應其往來照料將作地方多費物期無任母致積有擾誤調派
大學士所奏部旨阮將撥在黑龍四年營自應遷延再經以便能地接
習且安謹樣川省道遠用兵不免有資民力哉　皇上衍計不疲兵由不易
已為出乃　九重之上一恨於念兵民時殷諒係皇以於該兵應須為於事
折到令尹往去諭督作出指揮各於各省官兵到今以用長久以紓眾民之力
益所以体恤保護之意深矣　是日　上諭內閣日溫福等祝其各省兵冷

架龍台鹿西南在伊朕閣伊本軍營尚勇把兔出力多時部議降二級之處准
其開復　是日副都統孔甫奏言現在各調官兵軍糧安置籌畫尚未撤營中
之左右山梁已皆為前前來不勝賴好者多僅是供一兩月之糧而兩路兵有未退速
尤不可不急為經理事附近之處由中路各糧八千餘石其兩路各糧二萬有餘石
空卡當山俱係不能速運且需現在什集番漢民夫盡數撥運日恐未能赴其
諸次日增年尚屬接濟迅速調撥福康安來一面有勝恩今該夫日併提前躬
無赴誤但兵數既多加以該役丁人數尤眾目今竭力趕運亦多供給速大
兵未全及卡撤一路駐營兵丁所減四月以前之糧是以目前尚屬已今尚有沿者

御撥來三四營各今就沿途卷丈長運去撤除於二月內斯舟先需甲出兩
營現於二於附近撥兵出附年四月以前接濟二路併據藏營兵到先期需運
之數既多不敷而甲米尚作日前人為此多留先撥指定屯於番一路而你夜
用為仕直運先需將上稀者該處惟多採木青稞炒麵乙成搭同目和等僅力
速為撥買再運先需軍營兵甲米一路不敷之處前由先期成此將運或有亦大
需多餘色經撥運到先以往到營以若相其該處既多不為能運現今各路大
兵尚無多沿途撥算會實侯若干其數照送若干均撥該定應供各路大兵多
沿途撥既寬多為便長策經理既實則兵食充裕而民力不致苦累底為妥協矣

報聞。是日兆惠又奏言，臣於十一月初八、初九等日親赴卡撒及古山梁看
察力爭處所，觀其登及賊人碉卡，我兵情形，據見備兵極險，並詢明防守狀
賊情甚悉，其人才識見亦復精細。伸諭臨河大臣中惟護軍統領法爾送駐營
諸未能深知，護軍統領烏爾登額人尚白臉，詳亦言兩等初在烏索山碉卡撒
於傷殘之處，有利則進，無利則退，既能鼓勵，形勢護軍統領富吉圖爾杜甲索
兵功甚熟，卡撒亦甚是長之處。且身為統領而只得粗申，亦為可幸。臨陣不能
奮力而又對於部下所難，望其身先士卒。至總兵之為事，使在提督中乃屬性
提督段起賢漢中雖以副營陞提督未建功，且屬疾病、休扶，換取人為當似為要

自得園藏本

並總兵於南路人尚強吶，但未經攻戰，不能知其勇怯。總兵備大概亦可佩供
總兵中惟哈之員未見能於鬥，事惟係兵於眾，親身攻過運處，時抑自往，健壯
普爾雖未能破敵，身冒鋒不退，防護亦不料其作為，在此辦中尚屬可用之才
其副將以下大員，據臣所見，雖有人材，年齒就理者尚少，似須經略揀選者知
經略自能裁決。臣又請閱其前所兵時之備，並未有家人，前見無能兵之類
兵後任無相分復接相惜，接與其用兵之際，蓋實須漫度，實亦告知經略
請其酌核奏入。諭曰：供奉所論甚知經略大學士，以備揀擇已足。傅恆大
學士傅恆奏言：臣查川省為近邊少旗甲，兵數既少難於調派，臣與布政使高越奇

酌撥各營，將本省馬兵挑送傅選，另令土兵設立大營，由上諸馬匹傷以加意
喂養，仍選西安、陝以備下次兵丁來時，但此多開仍需鞍馬為保不
足，節臣見附近地方之處，仍由挑選少件實勝隆人已係勝卓
藏之心，懷同兩理。臣於進兵之是，西安兵丁精壯，為漢邊伊等，並成都亦西其
勞不能久當，未仍當有滿兵亦真奮勇，實難補馬匹，亦缺，況於軍營有濟
而於內省兵丁亦屬有益。臣已飭東省路提督馬，僅只八千而並到於兩雲勤
請撥健兵分備，並馬匹既屬熟練，如四川地方道路甚狹，若盡延緩，其無添五百
名一處到達任宿，不惟工內許多屬難，一時接濟，臣飭要以

自得園藏本

五百名分兩隊各添二百五十名，因於前往宿之處，二百五十名尚不能容
納。今據布政使高越等往前勘，莫那未至一二日，亦不至於延誤，其運糧添
往金川之大路，傷陸兵丁由其來路，馬匹齊貳人夫並不敷，亦自成都起
程之大路衛護軍糧件應附需所給已缺，亦敷來安此次所派官兵臣實
實與州府經其勞苦不能給，臣已傳飭總兵，約成兵兩白晚，衛兵丁以兵
丁貸撥之數，是熟以立功，更實兵丁等漢系，此方宜料理接續之兆，寔係實
並臣擬因各項條例，擺條屬之外，一安所取以服眾心，惟是成都地方五方雜
處，土著甚少，加以闔情可向為民，蕃滿兵一千六百名，係桂軍營出已一千一百

名往約五百名在彼正迎擊以在軍營今值用兵之際內地防範不可不嚴且
令本該彼高起益飭提督迎擊接下來恐其有誤滋擾嚴加防守即於明
日起程前往軍營已諄囑阜龍高就其俟大兵到日必照現定章程妥協辦理
令速起程矣入　諭曰一切事務照常辦理極為要緊亦不能克服也是
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又奏于十二月初一日商酌進攻岳鍾琪告報更作
股攻殺係高山梁子塔宋將查進日岳鍾琪所又進有攻克軍營將碉棟毀殘撥
係五股進兵焚燒木耳金岡賊碉房屋及斬殺賊番八達木卡賊番以點落高山
滴內賊番驚死數十人賊人棄碉奔逃退守土城雖不能即行克取亦開有斬

獲而三等侍衛丹泰奮勇攻擊連燒賊房大書高林力戰擒斬勒命議予優獎
此處軍營當查明將所有料理又接岳鍾琪奏稱自今一俟大兵到齊即從行攻
進取番寨賊營附近亦不能大於自因但党壩之賊番擬於刮耳崖之前擊克
不可少斷必定來援舍營接賊爾西地香相被此不能互相必先於党壩自
勒卡撒當殺的官兵營及此攻勦為此處地勢實不便進兵正即往党壩查勘形
勢若其時可以乘機直搗勒烏圍則使此後事務易進并施行文令大兵不
必復往卡撒即於中途分道直趨党壩以為往進軍標亦可即行進往現在步
羅奔許卡係在勒烏圍一帶而二賊係可抗衡是以一策也卡撒一路仍令大

張廣泗營攻步防禦俟初起兵刮耳崖由此接應自可速取群賊倘西梁兜悉殊
時亦未便照此施行俟經略營兼廣實在情形妥協辦理矣入　俞旨報閱是
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連接陳弘謀奏稱陝省自
雷丹以經略大學士傅恒遠涉征途天氣甚寒和暖而飭該對地方
諸當至激出勤而周之大臣自無感　天下觀此亦當所示　休諸
退速其功狀以極為欣慰著傳諭知之是日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傅
恒遠涉川山諸事勤勞帶往兵丁大吏等究俾可嘉已寄部議敘其隨行
辦事之頭等大員亦著交部一併議敘　兩

中　上諭內閣曰據岳鍾琪奏稱十一月二十一日焚燒塔高山梁并木耳
金岡之碉樓正在鼓勇殺賊有三等侍衛丹泰奮不顧身直前攻剿因中鎗陣
三名大書林正力戰攻破賊碉陣亡狀聞甚為憫惻官兵傷亡者攻賊係奮勇捐
軀者核實具題可憫其名何加恩賜恤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　丁酉
、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據湖南巡撫覆奏挑選西二鎮及
甘標綠營兵共一萬二千二百名又已派續起程於二月十五以前
到以將軍營即攻剿可資其用又添撥兵一千八百名湖南撫
傳諭經略大學士約需想此項官兵在停在湖之處經略大學士已經約

定邊右副將軍日　　上諭內閣四川總兵牛天畀三等侍衛丹春進攻喀
書山梁等處奮勇搶攻朕已降旨交部從優議加恩今果丹春力戰身歿甚
為憫惜伊長子現在該軍營行走著授為藍翎侍衛在行走當行走所遺員缺之
缺即將伊次子補授並傳諭將軍大學士阿桂曉諭軍營官兵知之欽此
是日命軍機大臣寄信諭將軍阿桂尹健善策楞回擾處逆番占據山之
卡分為四起起程計明歲正月內均可齊抵軍營昨據明亮所奏陝兵一萬四
千餘名亦於明歲二月十五日以前可到俱照將由先該處起程撥計算共
既入川境之後經過地方按馬匹業已妥為籌辦途次並無妨礙其能抵
營約尚未可據定但近在二月以前該兵到到後不及事先調兵現已全抵起行
本月二月初五日以前俱可抵營今觀營王所領第一起當兵所得馬已遲延
當經將化林坪川省藩司提刑其新任已可抵營合將大學士阿桂書
並令阿桂就近督兵將伊等加理尹德善亦由陝起內供應等勞已畢統於伍可為
近又經據阿桂等稱據探得番兵自不攻九事擬於明歲兵共九十一分令各處該
遠赴營及陸續抵營一日有一日之益況且兵丁人多分為二起給養更為容易
伊等自應到營不必拘定三日一起之期其由成都撫藩即須妥速經由
將軍勝負所關人少單薄馬匹尚需若干該兵丁不時而全歟先於極力接應迅速

勦為住勦並令添調兵丁撥齊豐富速速趕到將兵齊進之既尋見書錫抵
尹德善策楞等詳奉等處總期於事有濟凡有可便即據實奏照伊三人仍依
此五日內已會往以看為保護行伴可安貫而番等速二月初旬之期全數抵
營約滿兵自應其接續之能奮勇先登勦功方以速蕆其事再勝朕意勉之
是日諭軍大學士傳諭嘉勇侯月初六日到五次川撫英勇等地方據所探賊
大臣現在據實所奏料理甚為妥協推一摺內稱陝兵未經啟程而今應詳加酌
定各可不用行文傳諭倘遇書陝到行令沿途地方妥速催趲速赴軍營
且伏思此次添調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現在傳調陝省替換兵一千名又
撥傳調湖廣兵丁八千名共已傳調九千名雖添調兵一千計已三萬七千名
查傳調丹巴可以添兵為數甚多且在定議時共約三萬五千名限之原詢
之數已屬餘裕現又傳調九千名若再行傳調則未免稍勤徒煩一切必遭不
數復行抽調並究項目其餘多同何以番賊在一處成功之後亦肆一日
集起兵為一日所勞今既該傳集兵則陝兵不來可速該傳調日期速以起決
西雲南米價速成西番之兵數不堪再勦中數仍已不得為必可熟決以尚應
照日五等替為傳諭傳令各屬添補兵不為過多應保利勦團民為可約成宗
將番愈之兵法除留內地兵更加接濟並所有先進功為速成日已行文調

公令催文兵計日起程毋得遲誤矣入　諭曰催其速赴軍營可耳是日高
起身十一日起程赴軍營官兵夫役每月需米六萬一千餘石今除不滿與改兵加以
運夫人等約計添米二萬餘石通計每月約需米八萬有零自本年十二月起
明年五月止截至閏統計需米五十五萬石現在中書范清注採運米上萬五
千石尚有中王統兵派運米上萬五千石核計所派兩處領運并從前運過米數
之米與金數相符只須二十餘萬石自能備撥濟打箭爐而當閏初嘸運好為
預緩兵糧遲速軍中日有待兵而於新春二三月間糧米或不及接濟更恐致
美悟兵糧餉擔等於米石接濟與接自從第得耶此見朝需下派專員兩州料理

金川　卷十九

十四

自得園藏用

正運米運米六十四萬石分頭趕運以期無誤至一切需樁等物於明年三月約
需至八百七十餘萬兩零月宋房修需銀六十二萬餘兩又謝這供給需二十
萬兩係已支發應領日庫並安石修現在設法供應官兵出口不致貽誤至
口外該採辦物料查明站銀專委道員會同程總辦理核就站夫木料等項之運數
已飭成都府在於一百二十名委員押運出口總飭沿途接運粘達之閏
矣入　報聞是日高起以川省正印各員酌委辦理軍務者多必須揀選
員是委調選派正印衣由同知等佐料理地方事務其應揀發同知以下十員迅速
來川以備委用　上即命該部揀選發往　庚子　上諭內閣四川總督阿

等侍衛冶山郭實是遣實安身而伊每行走亦甚出力著加恩俟後為二等侍衛
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前據侍郎兆惠稱據
軍統領冶大浩奇圖律參兵不出力將下等刻日股法不試來弱朕推以為未然
令詢及郭實亦律參不甚勇往且以數子騎兩隊奇圖由侍衛而護軍統領
且朕加恩予以鼓勵之總令其奮往令川理番戰為朕思奮勇力戰乃至不
動力以待參實是固累負朕恩若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將奇圖革去護軍統
領令在軍營效力以示懲戒尚在軍營效力贖罪其冶大浩也而於新軍
為先重伏其　皇上一日之閑即將三事於冶山郭實之植勸獄勞制定為

金川　卷十九

十五

自得園藏用

升賞之於殺奇圖之為互衛者創從至苦所之至於台站各員務遵之據實經
內書舒赫德廣參　皇上接參其切經少經理均可原秋從參議覺廉理書
之閏休養不爽為此所以昭示動懲開諸人材并出其是日舒赫德參員擇站
遲誤文探員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覽所奏稽查台站見於詳經
諭前可以係和經管理情尚可原將先廉書已降旨從寬令即交部議其如稽查
有勤奮之員酌經舒赫德星馳前往照料川陝為迅催調兵以速抵軍
營所屬緣來會至五府安站以番舟緣經略大學士傅恒忠勤勞勤凡事差大臣
等能振作奮勉實力任事朕心實為嘉悅可傳諭舒赫德知之是日　上以

命軍機大臣寄信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十九日計大學士在於軍營是日早
聞大兵徵除賊心懈念若得探剿可為未去先捷之兆今年果見蠢賊傍份
者平前將謀爲嘉悅可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同此欣慶且寄信於天人感召
之理捷於影響哉　皇上敬　天勤民前時無數而於金川之役於平
積之勞虛公民力之精當無事不本寬仁要諸不如傅恒是以然前捷此不逆
暴而瑞書星轉　聖主之威名　天和政由主致為此是日部覆書集
之官兵趕程於據有從案一程抵川計平一日日查核有程遲緩派往誠門遞
西直撥派兩增高店課委付派添反以日據站前進而於北一帶道途竟阻車
馬毛則從前清門驛至五津縣行走三日馬匹疲倦且內站道中之丹山畫設
腰站不過五六十里即可更換看南日僅可起付以致定清門擇設專引可
四十里至觀音寺住宿今可再行五十里住修武縣修武縣起行可二十里至
覃懷驛更換車馬再行六十里至孟縣若時應中制以前竟可渡河至孟津縣
住宿計兩日所程每日仍不過二百里上下而較前已爲迅速等因現在閱實程
途更清門前站爲官無起遞知照與則走疏從事則迅速矣入　俞旨依議
是日舒赫德奏卞驛站原設筆帖式領催實於軍務有益但現今所派筆帖式
無前堂查兩站又加腰站二站計係四站相隔百有餘里日經由兵部行文免其

令筆帖式領催分駐各站首站屆以候來往賚奏公一致查看筆帖式領催亦經
分駐其中向所前正腰各站尚係無人來往地迤亦件仍專知照驛站經手
而伊等又未能自行查如不至委之書吏擇辛風雨晝夜照投站誤將投
勅下該部再派筆帖式領催每一正站駐筆帖式一員腰站駐領催一名並有
緊要事件即令伊等親身遞送是諸派之人既屬無多而一人不至地遠二三
十里其事易辦於軍務有益矣入　上令該部速行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

十二月辛丑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既在詢進滿兵原欲其驍勇精銳進立堡碉急速攻克捷之效川省馬匹初雖進快及經略大學士傅恒指示調度始將所諭贊尹繼善等往辦理尚書舒赫德亦復星馳查辦昨據高越所奏購買本省及陝省馬騾年內可前途陸續分三所奉而紅昭化之兵因下旋可全數進至卡撒滿兵亦可陸續出口但不知此諭到日滿兵已到幾何未到者兵已到幾何係某日一日抵營可望早日奏捷朕心實甚然切經略大學士其作速具摺奏聞是日　上又命傳諭日前據高越奏稱川省

自得園藏本

軍需年內並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經軍機大臣議於本年十月以後已撥銀四百萬兩將應撥物項內除存又在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內備者不湊足二百萬兩以備如有不足再作來年另行籌辦金川小醜而不未慶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既及至千萬是籌兩共戶部沙積送遞是以所費不貲今自成都至軍營程途既為用兵時日既久而輓輸之紫費較被更甚其中必有經理不善之處但辦理此事雖中心令道盤籌畫各省協撥數已浩繁不得已而動出備撥此大局設再有遲延則難為繼且有係此而額外加恤重累小民之理惟冀滿兵進剿大功速成不出明歲四月初

旬之期剿辦始竣帑項亦尚不至虛糜一切機宜速日密諭中備細詳悉具奏軍機大臣等原議抄寄經略大學士傅恒閱看令其留意再隨接奏報現在兇渠因見我攻碉性所最嗜未以為兵勢稍挫經略大學士前有由莊牆進攻之意計撤卡撒以定由北先攻阿賽熱等勝敵自當由此一路進兵為是卡撒亦屬要隘傅爾丹等在遠處者一切諸事攻勤尚須斟酌將其員核內小惟庶克踪康等一併移知經略大學士妥協調遣　壬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回經略大學士傅恒奏報初九日進經天赦山峻甚險阻上下四十餘里雪深沒脛至馬十數匹陡入山閣古兵雨雪信來

自得園藏本

總計日不足自來騎馬乘上十餘里又步行險道之險峻為此經略大學士跋履艱難不辭勞瘁國家用兵金川以來未見若是其天下中自有由中道遠摘不及在且予懷自大進形勢不可枝節思及兵閒之疏心慮念益有所不辭者人稱武夫心或勞力士爭奮當勞之會閑踐戎兵丁追隨且不及伊等均皆人心是經略大學士勤勞若是時不感動奮勉殺力有不進耶經略大學士深慮機宜躬親率兵中經大山坡林萊神截驍所謂勞心者合勞形者不能及其萬一乃勞力之士又與士卒無異以一身之精神每日具此所以能懷朕關之實惟然切不能欲在也朕今惟聞經略不可不隨機決為經略大學士一往直前果忘我忘

令其隨事勸阻令經略大學士竟日步行與勞瘁遠出意外何以不可為
勸止朕為國家重臣之際更復何如朕雖轉於心不能自排有負傳諭違派竟
何等關係經略大學士當體其勸阻以慰朕懷至意調軍務指揮經略大學士
此時想必料理相度形勢以求機進取但從前經略至今尚不過三載諸人尚不
宜經用其鋒當於法續到奏事集其勢使之一舉成功計之不出二月未為遠
連日所寄諭旨俱已詳悉惟望早期告捷露布已到朕自接捷報以慰朕懷
補軍營將弁遠赴調用不下數千言皆為弁兵協同征剿之人軍營諸事不致
勸勉實為國家要務經略大學士此意當詳諭經略大學士知道

自得園藏版
有為弁兵出力於瘴癘人員內揀選若干員同賞授供職並不拘於補缺以示鼓
勵激勸眾志亦當少有於力者此旨諭兵弁知之欽此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
士傅恒從前尚書進兵先後所奏自成都赴軍營三日若室示中外經略大學
士傅恒忠勇奮發宣力勤勞其輸心為國之忱是以戎事若是之逸近日軍
旅之事舒赫德尹繼善那蘇圖班第等皆不能實力奮勉同遠軍前朕甚嘉焉
凡爾諸子在內而衷誠在外而殿戰事人之宜自矢靖共以無惡過咎蓋必得
而致效知過無他軍旅之事國家所不可必有朕惟願與諸臣無事務之為不
宜既竟得於經理之際也但經略大學士傅恒人皆共識勞勤在施行尚弁士

卒日暫去國當激勵與起而內外大小臣工同所共知必中懷感服想尚不知當
勉不知致怯於起事赴公之際仍懷觀望朕心惟信賞必罰斷無通融者傳諭知
之欽此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大兵協勦金川經略陝甘總督一切事宜當
已平定後皆尹繼善鋪墊遠料理調度以致於軍務者為有益朕深為嘉慰
著伊遷尚書職仍留任之處著照例議奏 欽此
上諭內閣曰訥親自補授
金川軍務以來於事未能盡心經略諭旨訥親士卒死傷不勤奮推諉遷延國族
大臣而於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疾苦視若未嘗入告朕再三詳審大不容其誤
將令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調遣滿漢官兵無不欽遵務期早奏膚功仍令訥親張廣

自得園藏版
泗率領兵丁同朕必加以獎勵不出多此一番勞費矣今朕於此事實為遺憾但
訥親已成無用中心之驕矜而偏聽張廣泗情面之罪乃勝於訥親張廣
泗二人乃軍營之最要之人今年所奏之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眾尚未視聽即
訥親在成都奮勇發於根本先赴進攻實可救急而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略
大學士傅恒一面訊明一面即將伊祖遺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
士卒共見之此為萬世臣工之職實當往營經略大學士傅恒為書舒赫德延親
程是日
上令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傅恒受
撫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朕覽之深不以為

並能體朕之心無微不燭經略大學士謹遵勤慎辦事精詳更以之堅定大
概可見此乃出於由衷非徒為大言無經略大學士此行為國事非為一身
者亦為國事計當思於事有濟伏後執一己之見而不計及國体是所謂知其
一不知其二者也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險阻如此則前歲必不為此舉於今秋
得至此蓋人或無論種種料理更不必論添兵將遣重臣等亦請朝廷其無
一人具真朕實不知彼地情形合無理出此番重用實人事理未盡天意功則
有　天高哉　上蒼不逆耳其種類俾倚生路亦存彼化外於國家
何關體要而積以人力執　天心其為能無經略大學士能不明晰早幾

深意體會聽在約攸仰何所奪有事必勤此以為備不由心寡于執所後固
家所藏先於而從小民之勝者指士卒之效命以供一人之必於所功力天下之
人其謂經略大學士何以是其必欲經略大學士之成功而不惜小民之勝者不
惜士卒之效命矣天下其謂朕何況經略大學士此番忠誠勇往勤勞豈康不
性士卒人人咸奮凡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欲勤孰不欲服即書一不能濟既屬
由與究而實所期總不必謂之成功何不為是實人之實情必不為過言之光上
見之為一己計無所見寧人即朕亦無以對衆人矣於之事理無錯誤為上
再為人先於指揮你常以經略大學士之比徵滿兵之餘勤偏望不從果然光

取賊巢擒獲渠首固為全勝苦亦必成其退究議其當地處其安頓必均樓
包命來此機會因而收拾亦足以保全威而全國体為要處總徵於利之方只
實在此為臣之問自有體義朕勝以預一何相同經略大學士年日在朕前体
盛為出為何是以朕此時之熟切知經略大學士承奏熟奏以知可以傳朕心
而微述余等詳未傳諭知之　甲辰　上諭軍機大臣等將諭經略大學士傳
諭回經略大學士傳諭以來萬萬謹滿兵既果精銳以此進取賊不足平為
來者須勤勞對其屋銅其巢穴三面日經略大學士即當親往進逼四路一齊
其餘事宜亦安策擇令內無錯誤小理策擇已授為四川總督暫且辦理地方

實先為親切策擇經歷諸事探賊情事之后實伸者取金南諭恩辦誠接來
勤苦祭非經年不能執行伊敬克為者便經經久知然比回省加紅地方該能
必依從凡要使方經理先觀伊此訴也為其當前進為何經略大學士所留
攸往畫亦能自可所能用備中於機路年大約信賞裁既留策擇方能服心無
頃然亦已於經略大學士初赴軍營之時必能先到程步乘為士卒因其甘苦若
古何為亦常有之事惟先於進路創旅前襲就進抑將經略大學士一人宜留即從
然先何斜懋諭進等語方約老來輸來為為陳其侯吩咐伸說未復占同士卒
循常順情制在一己將為意於進名而於國家古故當無等制何以令士卒

知所敬畏其善体此意毋稍輕忽也至於年例兵米解運不能迅速所有軌
撥之兵錢糧尚未接程運辦保署大學士同速將此覺羅舒赫德等的帶隨
行官員即速等未以稟繫分不恰帶挑所奏之摺按撫張已提督傅署大學士
其收勦情形仍已遵之奉傳署大學士訓諭同岳相機調度其所調兵丁應如何
調撥之上下同心而是雖是經署大學士定已選擇安的辦理其土司者亦乃諫
知照辦覺自有斟酌乃可得所奏留兵不可派調其等不可把營何亦有見洮
應添兵而留傳調何處點為留兵安的應撥仍酌經署大學士悉到之日經
署大學士傅恒奏十月初十日自住宿境為地方馬以登安來接見日期內

閏近日軍營情形據稱金川現在之極中不敢於對此賊酋大兵仍至於卡撒
党壩等處兵各人防守此時尚未可以進取日須因馬爾金亦已未無為奈何
剛將兵在一人是否速實防守操練兵於近來協於軍旅卡撒中達防[illegible]其
力攻馬系一路兵已佳儘否撙節日因[illegible]有紫常仍令馬[illegible]等速回馬在僕以王軍
營與傅爾丹將米奏公為此議日何可佳兵將大首到馬以時衛一未進勢一未
專任伏四川營馬爾登同此卡撒軍等的來隨兵到時令其營領何處首[illegible]
十二日已在挑肋住宿接閱傅爾丹奏報內稱所擒番民當[illegible]中明白供詞并[illegible]
捕賣爾之處既已其是此等番民若果係張性之人推其狃誠懇不如賊之實

逆為不過要的野鐵之便書而能納是的為賊人作內應於我軍甚無俾益
况此等收進之人本無誠心取不悉內其既係投誠須於正法其並無防賊囚
之心是以始終以不死再若復加賞賚使之豐衣足食是賊人平時斷難抗
拒力窮必可投誠以圖賞恤果無刻然之道且其試仍令安置既畢之番地亦
留以實其兵報有相送使都令他方[illegible]其[illegible]查供[illegible]行辦理並於大兵
圍困力戰[illegible]既已降[illegible]投誠[illegible]仍[illegible]正法[illegible]提標中軍遊擊
李世楷現在管理提督全局之事而大兵亦伊等之其所繫[illegible]閱[illegible]覽
據之已能為一色無功不必籍[illegible]參奏但大臣於軍營關係甚重向未不[illegible]

責之弊仍飲之 諭旨嚴飭將查令高越李世楷[illegible]提督[illegible]軍營奏聞
於先後嚴查以杜賊人偵探之種以清內未積弊矣入 諭回訊凡當心察
據其執信何捷書之[illegible]再查日此東路[illegible]現在撥備軍糈應以卡撒要隘
兩路的準卡撒[illegible]各處大營紫要[illegible]無[illegible]附近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諸鎮未頓多是即行令撤回通為接夫役搗集番民來力轉運并催趕無問
孫宣首勒限報營以順第督趕等[illegible]進投自轉[illegible]令斜卡撒督[illegible]木同[illegible]
力在宿山梁等處軍營除日[illegible]外現存[illegible]來[illegible]有[illegible]每日到卡撒[illegible]
紬有四百三百不等是供番兵陸續到營於兵一兩月之粮可接日進等

命將於內地先行採買添辦米一千二百石令運卡撒先儲及六百石內以二
百二十石存協為分貯運至宜喜一百六十石存協為分貯運至卡撒王瑞充補注
二百石分往兩路兵運數百石副營以現在所運合之內地增添之數即足兵儲
副亦足供給且可將合力趲運協濟而官除各站所運積日趲送足敷行其所
餘等運商民自運之米均照運送途雖易勸令依期無虞缺乏若十倍以至
諸舍剝功並稱安撫安撫延方足以收實效惟當地者集米雖兩首先淨盡
大狼未免抵而思遲思及此豐裕備協可冀不致匱乏甲索現在附近投亦
兵等糧運供一兩月之用不雖突需報速已據糧內轉濟此地出余兵數拘
需要多且現有存貯之糧即據大將有增加兵食亦可敷用前後內地須運之
米石宜儘添數因其故糧子能附近番所採買妙趁此年以資儲備須多
為備儲寧盈無缺且可通盤籌算卡撒先儲為存正地甲索亦須需用兵糧將
塋及洪亮已運去日無幾至十萬兩加速添西路軍米十餘萬石均敷軍米二三
萬石已足供訓憑兵數用支食糧於卡撒籌備五萬人之糧先儲籌備五萬餘
人之糧甲索籌備一萬餘人之糧為泰寧地兩處共籌備一萬餘人之糧俱
已分頭遵辦務期預有存積不致稍有缺誤矣 欽此 乙巳 上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金川用兵定不可遲四月初旬之期
朕已屬經略傳諭令其善請 皇太后聖母高壽當節短此事朕以經略大學
傅恆所奏為不成功無顏以見眾人之語陳奏 皇太后鑒覽經略大學
士傅恆此是實為太過經略大學士此行原為國家効力非為一己成名為為成
名起見且國家豈無用兵許其性命以供一己成名之理況近觀始核
本朝近況在其部兩經略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往年多次何不可是眾人之
精且人事既盡成功與否則當聽命於 天若 天意不欲殄滅醜
類人力何能強違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出力期於國事有濟也必謂不能成功
即不可見眾人誠恐眾人所見於國事為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守朝廷前旨
為是朕之 皇太后絕不聖明胸素年經益處經略大學士傅恆所見之
偏於建功立業也然以朕觀 皇太后之意亦猶以為經略大學士傅恆
而後乃為成就於金川用兵當貯無勞如度 其念也不稽此等情狀
為大學士傅恆令其敬佩 懿訓以慰朕懷並進兵兩道自在直趋充攘
處為勸慰往返而前後經略此爲知悉 天意母以經略大學士之
成功即勸其從速得早蕆事行傳撤而定卡撒排勞頓姿保經略林立陰峻道
常情之所進取處為收國家所倚重以效職尚須節凡所進取令其撤兵
其從所爭大兵不多久留恐當滿兵二三千人亦俯令為成功而為余金告諭

助在織甫知我大兵已進党壩必撤卡撒之眾盡說於擢彼此我兵來卡撤空
虚以攻其無備是亦出奇制勝之策若因岳鍾琪先在党壩屯成稍稔經略統
兵者正何必之事功又或因卡撒道兵較難不當分路就為此待更將俱不至
存經略大學士統攝全軍眾人之功即其功眾人是知於經略大學士即為是
知於朕無底損亦不異於經略大學士既不當勉勉力所得亦無一事成功亦
皆豈承經略共業陸熟任多德此因兵之進取無負見孫姪之理底應攻
城據處以正合以奇勝詢習而不闕者若必為所惟為乃一夫之勇大將當
不出此今朕若果知此有物力應效地方險阻實不肯多此策兩路書稱經已

未免有缺孤注之四月初旬已能攻因勒至金傳於在岸暇自無難一舉而要
第功之理若龍進陣先捷大杜戎律亦為於是備例不足在卡撒兵應之同進
延緩索到嘗贊今已善為雜繼此朕四月初旬之諭所論詳之已舒雅處載同
國計至重深悉一切當以其軍事機務論仍深書德有奸提払實錫其討料一
棄經以來奇參費經略大學士自不必令以及此推知令將來否令其實心查
察蔬飭實為要該消弊乃耳 戊申 大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
士傅恒曰據竟進其林習中擬運軍糈全資民力輸送更借附村莊鄉民
亦多稱苦不已近添新招募夫尤需一出內閣山路險峻亦屬疑慮稔費

視內地係甚成都來攢而貴民食難難於為常不令奈供來平難現在端力亦
理據實陳奏詭此則州有物力雪化大概可見意趙辦於樣奏直陳然因從前
州而未豐則之是殊無當此時論將四月初旬為期竟然有是於此妙但
本機所在時頃林我數千里外豈能遙度時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稱於來春
下旬時之語諒是時自旬內定五有實期日並須得兵自朕思之識時於大局
後伏今我兵攻勦應以十分時之猿以二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為準著
此時內已同固亦有村平岸是成功已及八分即拒頑霸至四月抄五月初亦
應可領其策六尚為不為遲漾若於此際撤兵豈不可惜從彼夢雜再部卡

未遂就擒亦不足奋底聊說未雅唐今日所移遠分兼亦不必虞饑其而為勤
番即為所之擊度儀觀是以貴成功於三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為不遠
一二分費力攻取卡撒党壩兩條不其事和得此之後陰噶又各等為更難料
日復一日翁峙徒較料勝負必原勢均無底止兵亦難久在若傳諭兩處
相持適以清經用精者當死此事機宜兩不突發既不能速定惟在經略大
學士審於時機度勢談於此國伏之見幾識未走於國家大功必然未
林間豈經略大學士此行為國家任事當為一己成名耶特藉法宜據時提
宜原來此意傳之軍務因為堅守內地尤以接濟無成之功不可棄就成之

功不可圖於庶機決策之際衛哥持重是在執政所關尚未亦以傅公經略大
學士而之所見未免為一己功名所指示乃國家必經詳及其大侍之三
月二十四日奉到上諭以大概情形未能明之實奏所是日 上諭令
侍衛舒赫德尸德吾策楞班第四川省軍興以來一切大局於情供奉諸
務向地民情及因林密現在添調滿漢官兵陸續抵川料理尤為緊要恐擾
亂有所見今理辦運馬匹該本辦是供支無誤而措施之此已為概見不知
目下該省實在情形若何著傳諭舒赫德等一一留心將秦楚宣閩省應行
料理之處即一面代理其現在大兵經行地方供應供應是否不出內事自

自得園鑑藏

以來未接舒赫德等奏與詳悉具奏朕心深為懸注再川省馬匹現撥高廷之員
有八千餘匹且有八旗山西陝甘馬匹陸續到齊足備來往之用滿漢官兵接
赴前進現今各省軍此事所年二月內由是應令以金川軍營其在途次者作速
催令前行今之早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可令舒赫德等速為查明并不時入奏
以舒西顧之念 己酉 上諭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因前所
傅奉丹等奏稱將軍把拉高總督軍營者原有同是以應城添往兵丁二千今第
往一千撥船廠兵龍江添往兵丁三千名令帶往一千撥現令速加嚴及成進
二千撥往軍營而原書內自應送往若挑帶往之馬誤可以數用即可無須

再選派速速速又係重物由驛遞送亦屬難另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
頭馬城軍營應須添補馬匹與其酌定作速具奏是日 上諭令軍機大臣等
傳諭湖廣書奏據四川文稿按四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稱川省亦理糧運等
關緊要自成都出口一路共設軍台三十三處經理先宜甚係部中揀派州縣
之員來往歷係難以勝任請於湖南湖北二省于實州四員內令該督撫揀選
府同知各送川省委用朕思經略大學士現於軍營持師進勦不日即可奏凱
運送軍糧刻難遲緩著新柱會同該督撫遴選添往然據時日令朕於就近省
分派出道府同知二十七員令往軍前委辦糧務尤需指揮對此當保於三

自得園鑑藏

省內即揀派乾隆年速起程不得稍有遲誤此內知府同知二十三員其川
省令每人各帶一名共二十三員分作四段所添道員四員各管一段令其
往來稽察經理督率各台站如有遲誤事誤即行據實參劾以專責成其庸劣
兵之即參劾如此則有專責庶糧運不至貽誤於軍務實為有益另傳諭傅恆等
新柱將先遴選之彭樹葵等同各員遵照速辦吏部令其即照所派
名單速遞往軍前轉交傳諭策楞班第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

欽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一
乾隆十四年正月庚戌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元
旦天氣晴朗旭日融和輿情欣豫朕心深為嘉悅以此驗之足卜今歲事事暢
順所至如願經略大學士傅恒已抵軍營茂述 天庥和輯士眾心歡一月
三捷迅奏膚功也除夕申刻接到十二月十八日奏摺籌辦諸務俱周詳妥協
惟時朕已封筆此 皇祖 皇考所傳成憲經歲惟此片刻之閒而經略
大學士所奏適當辦理緊要一日尋將部議行文分寄諭摺不知應否著手先
遣兵夜留過往遲延時日至三月初經略大學士奏凱時該另為未必到外到
去軍機大臣亦難亦復遲轉數日是以朕即自行封定口授內閣轉寫其中有
向經記名者於應歷先中查派直隸地方該任之數簡任員之多寡如各省有
府及默省同知本少無留未派出河南路不甚遠添派數員已行文各該督撫
令於文到三日馳驛前往應可及時任可呈數調遣各該員辦理妥協自應照
軍功議敘其應當無但議督該員此朕所親定面諭督撫無涉於在分籌無如
此即封筆後未來當稍閒也至經略大學士所奏請字一摺及覆奏安謝禮摺
岳鍾琪具覆一摺俱未批發俟初二日另傾諭旨以元旦忌言吉可劃遠成功
也其傳諭湖廣四貴河南各督撫諭旨及揀派各員名單另一件抄寄傳知遲

轉氣象更新喜賴經略大學士無意以為欣慰 辛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
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朕閱經略大學士傅恒屢奏摺番境道路艱險軍行跋
涉朕知經略大學士乃向該督師之人所奏宜不過十得其五並即此而計則
人力之艱施於大兵可見進前勒覲於番地者將此等情形據實入奏朕心早有
成算何至勞費若此此固朕上年運籌駁謬所致而將領之罪張廣泗訥親二人實已不
容於誅矣且如天赦班摺皆當年驕馮道傍拖限載經略大學士性躬親蹈歷
乃深悉其難而訥親則身與素抗難指駁卒以為笑柄宜其視為尋常耳但經
略大學士密奏攻碉終非上策者另為籌辦朕思然番境險阻負嵎凡屬要害俱
有堅碉攻碉而外更有何計訥親張廣泗之罪實在默蔽偷安拖延歲時至於
驅兵攻碉似未可以為非朕前曾密諭欲令虛偽兵善登山者潛繞賊碉之後
攻其無備惟此一策或尚可用並不知果能奏效否況據稱小金川地方當
審初碉樓可見番境築碉自古均建碉樓此乃天造地設以為屏蔽窟穴即得
其地亦不能不行燬撤經略大學士昨至小金川督戰籌辦未知所籌辦兵丁
何人有據營通盤籌辦妥協並以進剿之奏經略大學士意中欲作何籌辦謝
使詢悉奏聞至於小金川番人迎接時其奏賊不及瓦寺汶日朕思瓦寺耿日
與內地切近向化畢其無心小金川較遠原屬化外嗜係只並界限所以古操

優易蒇服以不諳治之經略大學士留兵在彼彈壓想頗有所見不專為未稜
大錯也此乃歷任姑誤前馬良柱退有先掠者為以三千人半可奏功而將庸（旁注：不惟此誤誤不深察也）
泗今兵十路揩至亦方不能乘机前進此二誤也訥親身當要途不能鼓勵士
般又不將實情入告此三誤也用兵仿乃經此三誤賊備轉多三番抵禦又不
知煉重堅碉若干間今更難措手經略大學士昨奏以初亦更費乃之語甚是
朕在數千里外固不能抵燭其難甚以又有此番料理經略大學士未履其境
亦無由深知其難甚以力請視師今朕已洞悉形勢經略大學士同身親所
見事不相同朕前調進諸兵再期一舉剋勝迅來料理度勢前所謂四月初旬

金川 卷二十一 三 自然書屋

之期更不可再有遲移且諸兵必須及鋒而用計其全數抵營為不出二月有
暮春匝月之功向可奏王師三捷之效經略大學士奏稱俟四月啓日奉到此
諭後備班師諭旨朕已於前諭諭令至三月杪四月初加十分得其七八自當
與彼一番之勞若僅得其半則宜於威武振揚之時納降收撫善為收局以待
雪整頓分撥以次檢行亦理無須經月已至仲夏驟雨之時更至前諭分設武
弁駐守勤查剗再屋若三月四果得勤查剗再屋為收功對者不能則但以屬
人今岳鍾琪坐鎮黨壩地加意防禦自足據辯灑撒朕熟計深思無過於此再經
略大學士所奏岳鍾琪兵重一指深中肯綮勢三行帶岁二報諸兵進將不前

並已行文訪伊究不知何日抵營各起諸兵於何時全到被中形勢急似難容
多人諸兵若已散用即可及時進討其遠地如云南甘肅之兵為計其能於二
月內到齊與否若能到俾其速到其未至者俾各照湖廣之例速檄停止經中
途遣回歇之須不及乃後勞往返其為可由節慶費其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
及尚書舒赫德知之欽此 上諭內閣四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略軍務一切
机宜悉能調度朕現看情形大兵自當往定前一路攻取並傳諭經略大
學士傅恒統領桂督岳鍾琪整率官兵魁翔進剿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尚屬
緊要着仍分諸漢官兵數千交內大臣傅爾丹相机辦理收犄角之効岳鍾琪

金川 卷二十一 四 自然書屋

若身膺軍旅重寄尤宜重承協力和衷共建殊勳以副委任 壬子 上命
軍机大臣答行經略大學士傅恒尚書舒赫德曰今日新正令辰恭迎
皇太后聖母慈與內廷恭請衍宴 慈諭經略大學士傅恒忠誠任事為
國家宣力宜舉優行宜加異錫封授以公爵以獎勤勞欽承 慈訓深懷
朕心但封公之事應俟奏捷到日頒齊再先行傳諭俾知 聖母厚恩至
經略大學士素志謙沖必將其封賞辭卻斯可不必經略大學士此番出力實
為國家 朝廷倚命寵膺視諭其人之能称與否豈必掌庭執馘方足稱功
即如大學士鄂爾泰收服逆王而因其勤慎贊封爵臣廉何嘗有汗馬勞即撤

君經略大學士同有此恩者感激思奮不敢稍懈以期蕆所難成振武匡居功
之名必欲盡掃蠻氛生擒渠首方馳露布而凡有見諸批示不出於經略非朕所望
於經略大學士兵部不必奏請諭旨亦應一一據實奏報總之馳報軍情宜於
頻速以朝夕相聞瞭如目睹方足慰朕懷四月初旬為期乃再三審度更再遲
移用兵原非易事又何可違人力以進　又書與經略大學士諭思至意
而可之時識見才力視朕何如今朕意已定自當遵旨而行況經略大學士既
能成功爲鑒衆人之功朕降此旨所以換克經略大學士之識量使盡化一己
功名之見耳一切機宜速回所降諭旨俱已備悉惟望經略大學士仰體
慈懷欽承　諭旨辦理凡經畧應付總督軍民均有裨益據實奏焉　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將軍博第回據尚書舒赫德奏稱西安滿兵行至
四川地方前赴軍營有不諳騎用之馬匹四川官員已將銀買留伊等馬四十
匹朕思馬匹乃武備要用不可空缺今西安滿兵到川之馬既經川省官員購
買則西安空缺之馬亟應補數可傳諭博爾將兵丁至川所費馬匹酌議作何
撥補西安現今有無存駐馬價兵丁等至川所費馬價或已支官或係兵丁等
自用一併查明奏聞辦理是日華顯奏言林沖以南各站應備　夫馬俱已將
次齊全惟劍川昭化等站缺馬尚多經臣勒定限期嚴飭采備數日以來所雇

之馬尚供給得到站川省馬匹本少而各站人夫又不能加意喂養以每瘦
瘦一經馳驟便易損傷臣等現飭各屬按站多備且畢加意喂飼切可伺漸稀
壯惟是原定程站係仿照郵驛三站合為一站之例併為五六站每站遠近
里遙易疲憊最之棧道崎嶇更難強使川省以夫代車亦難兼程背運再四思
維惟有查照向來日程各站之數改為一十四站每站四五六十里不等可以
日行兩站如此稍為變通不惟朝去暮返夫馬均得休息不至人疲馬乏能致
遲滯而且官兵行走原定五百名一起五日全行今每五百名可趕為四日全
行每起早一日通計使可早十餘日但分站太多馬匹恐不敷用酌議兵丁跟
役騎馱馬匹仍每站折給銀一錢五分不惟可省馬匹抑且便於照料督負
行李似此調劑則每站止須馬三百五十匹夫八百名即足有餘較之原定
夫馬之數增減不相上下而於官兵行走大有裨益矣再查劍都統等三所領
頭起官兵於昭化劍川等站均有阻滯自應趁設速遷俱已設法料理專催前進
無阻臣月中旬抵成都營算數四十八等所領二起官兵五日畢竣於十六日
全抵昭化因夫馬尚未齊備嚴令將領統俟數日內各站一色齊全依次而進
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奏言臣身封任驛凡官兵過境一切應付可宜自應
迅速料理乃因調度無能以致夫馬遲誤案　宜上拍分於全念自遠至軍

著併交部察議寄諭各承辦司道俱獲重譴目西封疆大吏轉邀寬宥抑豹有

著懋林雅安狀乙 望上特旨一併嚴加治罪並調往川北進剿遏祖白嘉

亦以來並不實心經理辦以姑容現在另疏糾參合併陳明奏入 上命揚

部嚴察議奏 癸丑 上諭內閣曰此次大兵進剿金川一切備辦軍需糧臺者

驛站馬匹諸事俱辦大臣如尹繼善舒赫德皆同經略大學士傅恒公忠體國

勤勞任事並能感動奮勉調度得宜於軍行甚有裨益朕實嘉悅前已降旨將

尹繼善革職留任之案加恩寬免令尚書舒赫德往返一路地方日馳二百餘

里而且留心整飭諸務勤勞殊屬可嘉著一併交部議敘 甲寅 上軍令

機大臣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 四 經略大學士傅恒現在已抵軍營所有分起

前進之主兵及其三省兵並點者陝甘四路又前進之兵俱於何日到營其成

都滿兵往經略大學士留於靈諸防守尚下需否調赴軍營岳鍾琪召募新兵

已得幾何傅爾丹所調補數之兵應已早到通計軍前以此等到日計算現兵

若干續到者干自中途截回者若干各兵可以何日到齊並可奏聞至軍營需

以策小攻剿為要其他不必分營辦理偽至重已有托惡害多司轉運經略但

須提撕警覺今不致懈弛貽誤耳隨陳更能決策制勝方主將運用神明

至田大帥有非平日受恩深重伊務力有餘何以任肩重任經略大學士正當俾此

毋馳細務而將大計也 乙卯 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伏查小金川土舍良爾

吉姨性凶狡詐百出佔據伊嫂阿扣欺奪伊兄澤旺印信唆令莎羅奔攻取

沃日至 大兵進討始振偽來歸此等狼商再走即時正法而時廣泗轉信

漢奸王秋之言轉加任用使領蠻兵以致包藏禍心暗通消息軍營舉動賊輒

先知其罪無可逭迭經屢奉 諭旨臣時正國法而往可論且往往以損兵之

故多致進於遂成姑息即自在途諮訪人言或云大兵齊集方可舉動或云金

川奔捷再行料理紛紛勸阻眾口一詞自寵思射脫之賊尚不能除何以鼓勵

眾心剿平逆寇但後現在領兵與金南聲息相通使驛有執法而兵居下番

營為一隱憂別生事端亦不可不為深慮查有伊弟小郎素向林泰映斷得眾

心可以資其鎮撫因於十二月二十日嚴兵防範密令副將馬良柱將良爾吉

小郎素二人並以進見為名調出伊等良爾吉當經先至半山地方見有隨帶

逆黨耿多案者擁護親兵狀貌猙獰言詞狡惡者向我軍甚屬倨傲心無敬

加隨戮每次日至邦噶山去卡撒十五里小郎素亦至因面諭以良爾吉種種

罪惡並正典刑令即接掌為副土司撫馭番眾隨將良爾吉而數其罪梟首軍

門小郎素戰慄悚息幾不能言隨經良爾吉來營之眾無一人不屏息股栗無

一時兵弁及番眾莫不欣悅服威謂此賊早除則金川久當平定無俟今日勤

動 王師共此智哉 皇上天威遠播震懾番荒是以日前至軍營即飭
新川賊党衆志成城也其雲梯阿扣已令侍衛伊勒圖馳驛前往金川原駐小金
川之侍衛富勒赫帶兵擒解即於小金川地方正法訖良爾吉狹人番旺漢奸王
秋供存党嫡目即行令岳鍾琪將番旺正法王秋解赴卡撒廣訊明再行奏
聞王秋妻子尔於二十二日密赴新商本營訖王良爾吉党羽多人目偷赴
退周詳之意出示曉諭以安反側而土司中如綽斯甲等向懷首鼠而瑞今月
不能擒其人不通行出示曉諭以破其奸使之驚有畏懼不敢復行狡詐以轉
衆番其亦擬之過摹錄一并進 呈恭入 諭四經畧大學士知至軍營即

能斬除賊党害者無不服實奏撓延此賞罰嚴明大功之成計日以待之
而等護持良爾吉蔵倫助逆窺探賊党以抗 王師治手宿軍虜捷金甫霖
處婦梁陰為歸順撲之罪與再無可原此廣泗偏聽漢奸王秋之言不惟
屈法包容而且予之兵柄板逆肆其奸計陽附陰違潛通消息以致軍中舉動
賊皆備知將弁領兵攻多勝少進剿謀洩露罪狀益彰哉 皇上洞燭於萬
里之外決意除張廣泗惟恐徹夏目前並致金甫掃孤袖觀畏葸狐疑不陽
誅之出於無名其為擒解保護惟經畧大學士傅恒為將 王命獨斷不疑
執而誅之無孤離窩亂究之惡党畏服無一敢肆其邪謀而兵并番民莫不凝

手捻供盡執其密遣惟斷乃成觀經畧初抵賊境布置嚴密防範周詳同小頑
書以挽難翁番用馬良柱以調劑奸慝洗密且遂不動聲色而奪奸投前堅要
一新傳羅奔郎卡並率望見經旗畫已盡番惟宜其不出旬日間已陸續投
其足日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言已於本月二十一日已抵卡撒軍營親遠周覽
形勢所有左右山梁不過一帶相對地非甚廣賊人所守各碉俱在目前尔不
甚大似乎攻克非難不知何以用兵一二年尚不能進取及查其營之地規模
狹小與賊相近且鄰雲番民居肆之中觀瞻不肅無以示威嚴而占地利目已
另行相度於戚四移營於番壘之南又軍中向無總理營盤之員不嫌知有

紀律今日已委總兵官治大雄總理以肅軍紀至於營中諸事尚且廢弛而總
損兵丁怯懦無能富賽據其勢斷不可用目下大兵未集而目尔徐勸未用
心撲此覺周諸塞其核為險要使胸有成竹且添兵尔漸次拔營並可以攻
取仍至新年必當進發目細度情形前此之誤在於專攻碉卡每攻一碉需時
甚久兵力大傷所得不過尺寸賊境堅碉林立且聞大兵將至守禦益嚴毋論
攻其有備克取為難即使數日而克一碉恐數年不能竣事今惟當正兵施相
執打為或以奇兵繞出其後或以偏師另取行捷徑出列直搗其鋒并力斬截
不出則賊其坐守空碉而以銳師深入直搗賊巢又令各路齊進使之彼此受

賊左右不能兼顧晝夜不息寢食無暇自必至於內潰而賊酋可擒矣至此時眾論皆畏其難即日亦何敢輕敵獨得其易並到營之日仰仗 天威至時殄滅賊党先奪其魄即日進師執之從前自應攻覘也至據將所攻近日攻擊情形詳審其詞倘未可信即如舒阿油所攻初十日樹林內殺賊三人又攻八卦碉殺賊三人俱不能得其尸首岳鍾琪所攻殺賊數十而斬首僅一級康八達殺賊五十人亦不過持兵并拖回抱尸而去核是為急此等皆係向來舊習自當設法搜查以首級為據使之不敢虛報則功緒自難掩況再自前至諸務需今兩大臣駐劄前往党壩相度形勢據云党壩與卡撒道路形勢相等亦未見其易於攻取自意俟大兵漸集自即於卡撒進攻令岳鍾琪於党壩攻剿如進兵尚須時日自擬前往党壩助此實在情形仍交岳鍾琪辦理自即回營調度全駐卡撒進兵奏入 俞旨批閱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以奉到議敘

恩旨具摺懇辭 諭曰覽卿奏辭已悉朕倚任如卿之忠誠實力即以敘爾不足以盡朕嘉悅之懷不必固辭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又奏言成都以西至卡撒軍營凡官員兵丁夫馬例給口糧草料皆由各糧台支發今各省管理糧務各員亦知此可盈其橐杜撰底紙給發不用印票竟可任意開寫冒名支領每多遺漏重複而管糧官亦不免蒙此混開與經據核自 恩錢糧濫冒為

曾官員得間而有開報 兩部兩省領濫弊又將始累於應得之員均為未核核開管糧之員不過佐雜庸才以致如此年年計自所需官弁兵丁不過一二千人而有冒領浮開之弊將來大兵經過弊竇更多核鉤仿據自己咨明將自班弁運給布政使行查詢撥大兵到時官員兵丁馬匹應領糧草料俱於成都給與印票各糧台驗票給領庶浮開之弊可除而支領亦不致冒濫矣奏入 俞旨批閱 兩奏 上諭曰前據張廣泗自言良爾吉王秋不可輕動諸處訪即事前諸人皆於知其罪而欲養不欲先發今經略大學士傅恒甫至軍營即劾兩年遷延如擬脈圖存以快人心而警番眾非該軟此斷識力堅定易克臻此即此已易推敲但經略大學士傅恒於從前詐敘之實現其具摺發摺者此查仍交部議敘與以善備沖挹之義其前日所賜孔雀翎慧指到時亦必謙讓未肯服用令即以為經略大學士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乃不遵朕旨違亦負所舒赫德爾必當力勸也至王秋以王乒帥王與當其名二子此時須知連夏如春等與罪復好心懷不軌遣言借以大事數此告者暫拘平時以告首心凡涉此等名目多係自私之技即去扇行查察究實不可視為通常書通行傳諭知之欽此 上命軍機大臣寄信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亦經良爾吉一事甚速遂寄並自朕現又似略步

防範此等番民習居化外大學士一身所關甚重豈可輕身撲兇少有疎忽今
其事亦已過而將軍前赴軍營察看地方情形所經之地竟與賊巢相近非內
地可比斷不可恃勇輕舉也欽此 上又命軍機大臣寄信諭經略大學士
傅恒曰據經略大學士奏於前往卡撒勘明仍交岳鍾琪辦理自定駐卡撒近
兵軍前機宜自難遙制但須酌量或見機形勢之有益以定進止方可適中經
垂經略大學士或見未化以朕度之究屬迢遙恍惚為是想而地勘明必有成
筭朕亦不出朕前所指示也馬良柱此番似屬得力想因大學士奏請錄用感激
奮報恩勉向前以大雅生致良不吉經略大學士用為常盤統卒或為同共人

才足取此二人如果能奮勇克副望加恩經略大學士一面傳旨一面奏聞馬
良柱需候領兵兩日攻到金川所有撤勞兵者有攜兵銀出即可補用以示鼓勵
朕西顧憂注日夜焦勞即此次賞到接到經略大學士奏摺亦理已過三鼓良
以經略大學士勤勞於外朕中宵高枕心實有所不忍耳可傳諭知之 丁巳
上諭內閣曰向來命將出師大帥必有參贊今經略大學士傅恒奉命督師內
大臣傅爾丹尚書達爾党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為參贊軍務經略大
學士傅恒調度一切機宜和衷採納務期籌劃萬全於軍旅實有裨益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奏查撫副將廣

固不用間出奇之一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固有此言然必計出萬全乃可
輕軍深入設不過冒險直前則所謂一夫之勇耳番境乃天生絕險為鬼輩窟
穴朕思之此乃實應早為熟計者 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究未親擒噶
爾丹雖時諸將皆銳意俘馘 聖祖仁皇帝因權衡運籌不得已下詔班師
其可載在方略是以 皇祖之神明英武當時文武大臣之志謀勇略偏兵
銳健果銳尚不能得志於平原曠野之沙漠豈非限於地之遼遠勢有所不能
乎今經略大學士傅恒自問一己韜鈐若何同行參贊諸人之籌策若何滿漢
兵丁之力量若何而必欲為所難為耶我 聖祖之再四超越千古至今猶

海內知其不殺戮之由 聖心知進知退洞悉機宜能忘一己之成見俯納
羣言歸於一是實乃 大聖人萬全無弊之道可以垂教萬禩予雖自度
智勇識力經略大學士未到朕建日所降諭旨定必悉化成見循理度勢熟籌
投策慰朕懷注經之周密詳審不可不而民力不可不卹而川省之險遠度用
兵不可不思患預防朕所見者遠所全者大可體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並傳
爾丹達爾黨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侍衛富達伊達於
遠年吉量內承受經略大學士指示辦理妥協而伊達於途次隨從行走又甚
踴躍其加恩將富達伊達俱授為二等侍衛 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

協辦大學士傅恒曰金川水土惡劣與內地迥殊前據鄂實奏稱人易患喘汝輩人參經略大學士傅恒亦奏稱番境氣候不佳況此時雪方融殊非人所宜也此言經略大學士質非強壯所以勤勞固所并非惜此心之忠誠堅固非軍中之務至繫機宜固係正大祗賴經略大學士指揮調度必當加意保護使精神充裕坐鎮辦事庶有裨況天下事固有力不逮心之處非謂有是心即能可固引食少事煩古人所戒可不慎乎今賚經略參三觔經略大學士張廣偕照另單傳寫分賞以示朕軫念大臣之意　壬戌尹繼善奏言陝省安設台站所備騾馬照依布政使議於各站沿所撥備豆草酌中定價令各該員并於到站之日折銀現買另撥自湖宜同兵丁所用馬乾草折銀於各兵營照補豆草委兵銀兩揭帶喂養請先於管理各台站官員處領銀支領豆草飼喂可該在於各兵丁事例扣除事　壬寅日到議月查兵丁所用草乾銀兩於兵營買補豆草每兵現銀攜帶湖宜請先在站支領可設扣除庶屬通融無理句應先為支給湖宜又於各兵所用馬乾草折日有定數而陝省今歲收成通過歉薄仰酌中定價亦多不敷者悉在該兵事例內扣除難免虧欠請自到台之日起至撤站日止其支豆草若干除將各兵應領馬乾草折撥日扣還其終不敷草料銀兩作正開銷得旨查陝省今歲收成要屬歉薄物價昂貴而各兵

所領乾草銀每馬每日止五分三分不等若概於季例扣除誠如　聖諭熙免拮据似應如湖宜所奏將不敷之數作正開銷至回馬兵丁一項應否令其自備但陝省再年食物既貴而兵丁遠赴台站多屬寒苦令自備口食似非仰體

聖上軫恤邊兵俾免困散之至意似應如湖宜所奏每日酌給口食銀四分以廣　皇仁　又查台站住宿之處同房屋不足需用帳房俱係雅撥兵丁自營遮護日夜守此項兵丁與回馬之兵至站應居者情形相同可否一併照給口食請并奏明奏入　諭曰亦屬一併給與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一

欽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二

正月癸亥 上諭內閣曰陝省為入川要路其武功以西棧道俾重數川省尤甚大兵往過地方一切供億並毫不擾閭閻而夫馬支應未免有資民力前曾降旨將川省已巳年地丁錢糧再行蠲緩其陝省入棧既連川境之州縣應與川省一體加恩再行督撫查明各該州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緩徵以紓民力該督撫其悉心辦理務俾窮黎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民艱之意 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朕今日辰刻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御宮 遣諭金川之事朝廷此時即當降旨罷兵諸王大臣想不敢奏請但理勢自當如此朕以所調各路兵丁踐踏前去若中途撤回不得一申其敵愾之氣未免有拂眾心且於進前辦理之條恐涉輕率供其到來得一二勝陣即令班師具奏又當 慈諭似此是朝廷尚有寸盡武功之意宜不若經略大學士傅恆同出一見耶大軍早罷一日則兵丁早免一日勞苦人情孰不思妻子而較當當何必待臨陣得勝方令凱旋此一二陣中能保兵丁一無傷損乎大兵所過百姓驚惶夫馬供億悉資其力早罷一日即早得安息一日朝廷若執意特至四月望百姓又多受一二月之累矣

皇太后聰訓至聖至明朕實無辭以對仰惟 聖母此旨常切理勢並非偏於姑息朕再四思實以為當並經略大學士傅恆若謂 皇太后此旨同朕宵旰以勞而畫而未近之如以朕意主罷兵 皇太后因有此旨則失之遠矣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屢次所降諭旨經略大學士接到後自必翻然大悟詳悉熟計一一遵循以贊襄機務為念不當專為金川一隅久滯番境也 甲子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前往視師數奉形勢相度攻剿經略大學士傅恆自奉命以來於軍務悉誠勞勤極出萬倍其弁可則能細周詳鋤奸剔蠹蕩服整肅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申明賞罰不避風雪擊碉奪卡大著聲威誠克仰副委任朕思哀爾窮番何足當我王師而機務重大部院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驅經畫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晝謀倚毗豈可因荒微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使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爾党阿舒赫德各有部務亦未便久曠職著即回任著總制全秦邊防委重其一同回任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督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保現在兵力足以彈壓即傳諭丹尚有滿兵主被亦應酌留彈心籌畫無協辦理以綏軍務 目著講接盟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

來而脫產致百年大小皆同兵可勞之者嘗時可則行時止則止初無患必固
我之見是以百害殊途同歸一致措施與不各有其可而天下咸頌神明也哉
皇上於金川之可稍則號渠負固不得不伸　天討以无變服而非有
利其人民土地之心及手用兵既久人力既勞則又念根本為重小醜難征
詰己足以伸威而兵事不可以久欲奉　慈訓於神功速神机於獨斷敕
竝　欽諭特旨往署班師中外情勝自民胥慶者　聖祖仁帝皇三征
沙漠不親控嘯示丹以耀武仁聲遠播義問光昭哉　皇上寄憲慈訓司侍
聖祖蓋愈念至為深切謀猷至為廣遠其先政之大之心公如天地明如

日月派為千萬世之所共仰也　乙丑閏奏奏言軍務餉項最關緊要自撫唯
湖北撥自動撥葵移咨知川省急需餉銀而湖北不敢借撥凡屬鄰近者分自
應速籌接濟自與布政使身四商酌於司庫動支封貯銀十萬兩乾隆十三年
地丁銀八萬兩各税銀二萬兩合共二十萬兩委員星即解川以應急需仍俟
部撥別省協餉往還就便充還歸款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　丙寅　上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東三省領兵之副都統侍衛等曰往署大學士傅恒擬覆
以從政調兵賊屢敗不安是以賊酋淘濱奔走死乞降擬往署大學士奏稱不
受降欲俟大兵到齊盡行剿滅茲思金川逆酋不過蠢爾小醜既經大學士

聲以敗竟已知畏威乞降今若不允其請盡皆剿戮朕心有所不忍已降旨令
大學士班師速剿其佛陣諸務交與傅爾丹策楞等辦理現在軍務既經告竣
其東三省兵丁尚未到營者由原路撤回領兵之副都統侍衛等奉到此旨
治途嚴加約束不得藉可擾民是日諭王大臣等令詞臣等奏曰金川用兵一可
任前狀請　諭者原有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並慎重籌畫不可輕
舉之　昨諭詞臣擬督於以小醜跳梁理應痛除且可刻期告捷遂一面調
兵進剿一面奏　聞除並安進可屬難已是以得　旨允行及張廣泗經
口無力卒勝於師日久哉　皇上特遣訥親前往匪同伊受　君深重恤

能將帥信於撫實入告以備　聖哉詎意其到營後一味衛安傲慢自恃
士卒並不至陣故地山川形勢以致擁日持久糜餉老師殊實難逭仰蒙
聖明洞察特遣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大學士傅恒奉　命之後即星夜兼
程赴途而會同閱不辭勞瘁抵營之日號令嚴明賞罰公當晨夕經畫軍務指
見文武屬員靡不翕然敬畏眾心悅服並將赴營之良吉時扣害於正典刑以肅
軍紀其攻碉之際親身督戰屢有克捷擊碎碉塌誤兵丁攻陷積玩之習兵盡勇
敢忠實心竭力之處實屬共見共聞至於金川山險碉堅逆酋負隅固守自前
未能即克種種實情以本陳奏在案　皇上留示旨詳以備細周知而念

用兵爲國家重務進止機宜原難執一而論　皇上聖諭命臣等會同籌
畫並否撤兵何見　審度高深處公詳慎之至意臣等伏思前此用兵原非
利其土地人民今既知其實在情形限於地勢似未可執有用之帑供瑤回地
之兵力而拖於無用之荒徼　皇上聖謨宏遠定計班師正與現在機宜允
合至經略大學士傅恒身膺重任力規進取是以有統率精兵直搗刮耳崖之
請但以如此忠藎大臣久留徼外與蠢爾逆番相持殊覺輕重失倫即攻克刮
耳崖勦除莎羅奔郎卡亦猶不足償勞機務重大部務殷繁　皇上實
時紫旁心得心贊大臣贊襄左右臣等愚見益同　召還經略大學士傅恒

以資燮理實合機宜其軍營一切可否仰祈　睿鑒勅交軍機大臣次第办
理請　旨允行並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金川之可自刮雷以沿略知梗
概謹據實奏　聞當紀山設兵進討之始惟爲良杜轄成主前謝沫日牧小
金川五旅丹壩其餘甚錄宗寨堡進迎雜谷許老虎失機的更致賊得憑造碉
防守嚴護張廣泗分兵七路十路至重阻隔亮與進取至上年六七月訥親
至營並未細察情形指劃急進無序下令限三日內必取刮耳崖以致任舉買
國良全時戰殁隕印番嚴逸阻要趁衛要將士不得一見不敢人言不恤士卒
遂挫侵將懷情心士無門志軍務廢弛已極而張廣泗乘此逞奸倭不訥親全不

知兵旁其所累推情以碉卡碉以卡逼卡之法逼令各處建行彝番與賊相拒
截碉之下備其伺侵與如賊碉庸佈所得無異而傷我已數千人又復累累隱
遁不敢奔同日賣攻碉之法賊已熟悉防備甚周我兵甚衆鎗炮所及惟擊堅
壁於賊無傷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旁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我兵
陣蔽而賊有藏匿且多掘土坑急則深伏其中不見人形而能自下擊上又於
碉外開護人不能越戰碉既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不過數日而成且將
隨缺隨補攻剖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在碑而不去砲方過而人趨築
主形殊費逸勢其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即臣現駐之卡撒韓周左右山梁三逕

三逕每上有碉三百餘座以年月十日得碉一座計算必待數年始盡且得一
碉輒傷數十百人以此計算尤不忍言而訥親張廣泗以爲得計是致於欺
皇上無所以何欺也今日再三熟籌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
所長如卡撒一路乃攻刮耳崖正道嶺高溝窄臣既身爲經略理當力任其難
相度形勢欲就此一路之中分路横截同時大舉俱大兵齊集分派左右山梁
搴嶺石城寨裏奮威力戰自刮進鋭時於喇底黨往及全角千營等路襄輝主
入覘碉勿攻繞出其前即以圍碉之兵作護糧之兵賊番稀少分兵嚴密內寨
空虛我兵既遂逕前進則守碉各番皆有戀家之念無固守之心均可不攻自

讓至党壩一路岳鍾琪並稱該處山城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又有十裏寺隘可
以間道長驅但自撲爾諾訪賊境亦須險隘進兵之難戰間卡撒渡河一道賊
人兩岸阻截舟行不能往進惟可益以新兵使之勢力奮擊並擒勒至兩路並
進而甲壹馬金正地甚要路俱令竭力進攻使賊南面受敵不能兼顧並有擊
賊險碉讓奸不能為之謀進商與以情其閒美至於調遣兵丁番勇兵前一以
番百圍狀諸兵為最而賞有引退則非土兵不可各土兵中小金川最為驍勇
良与吉已正與刑棄為賊謀擇旺与逆酋結根甚深小朗素奪志至賊自應可
用沃日兵少而強雜穀兵眾而懦於正木坪忠順有餘經幹不足瓦寺而青用

令人生疑多革什咱兵將嚴鎮馬奎一路實資其力正地亦難以自守已屬已
旺是賊如虎不堪驅策綽斯甲心懷疑貳未足恃信現有官兵彈壓不敢動搖
但之土兵之性貪利可以忘身自現在加賞數難免姑廢長傳妙蹺前令知進
而不識不休為板永杜諸患應眾土司各思建功不復畏賊自能勤命爭先者
緣換兵丁應非不不可用向來金兵紀律賞罰不行懲勸不當心灰意沮皆成
懦怯且教營之兵臨時任意剳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而兵与兵又不相習臨
陣易涉紛兵既不識其人何從分別是以每當緊急前後俱不相顧屢虜兵法
所忌自現在申明軍紀振作士氣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實心訓練使士識將心

將知士習上下試意相孚庶可變弱為強以收臨期臂指之用將弁賢否尤關
緊要自當留心體察軍前大臣中如傅爾丹老成宿將久歷戎行而年近七旬難
以親臨戰陣自令与尚書達爾党阿經理營盤一應事務内大臣班第護軍統
領伊肯阿自同各營俱有頭緒將統領暫留軍營以便隨時差用護軍統領烏爾
登現當馬奎一路護軍統領阿蘭仍在党壩其台鍾在内如莽阿納驍騎左翼
尚能料理哈攀龍驍勇色爾力防守嚴密人亦勇敢哈尚德人亦明白果敢勇
於任事現守石埠番未但可任使治大雄雷往出兵人尚老成自現委以中軍
之任副將馬良柱於番地素有威名為諸番畏服現駐番嶺其餘將弁量材委

遣務使各盡其用所向有功往前大師行軍所得地方即撥兵防守以致治之
身兵漸分而前之精兵漸減即不撥兵防守五行折燬而賊又於其地立砌石
卡以藏身傷人甚以守碉毀碉均屬無益今據軍前諸將咸稱賊兩日至每日
於各處添砌猶以為官兵狃於舊習拘泥情形而不知自此次決計深入而不
與爭碉惟時派遣精兵伺間突入斬殺賊眾或用大砲轟擊使之晝夜不寧以
疲其力一俟兵到自悉心布置兩面齊進出其不意驟進前進務在破其巢穴
搗其賊酋於三四月間定收捷音若賊境果非人力所及必不能平自無仿效
勉強銷懽必謂成功但審度形勢呈人人皆謂其難而自殫竭駑駘盡心調度

實可以擴除賊境以仰副　聖上委任之至意據之此可以辦理該於初起之
時審量不善逆酋弄來謁不歸化原可略阻以威使之知儆不必果於進取迫
馬良柱來勝攻克該日小金川主執丹噶者張廣泗累賴予以指麾其時賊人
防禦之法尚未周悉亦可殄滅乃一誤再誤以至於今看此時最難畢事了可
料逆酋之勢愈張而衆土司益被其毒且以　天朝為不足恃即邊境何以
鎮其永寧是以自愚以為必一舉而擒剿可以成震百蠻永靖氛祲此時現在
乞降來見果出誠心若莎羅奔郎卡果親身前來猶可商酌否則惟有滅此朝
食斷難中止即目下時有投誠之人尋應誅殛並借寬貸以分其勢搖其心又

不隨時知援詢悉實以來即行誅戮前惟有實力攻剿迅速奏功是自王師責
王事以副宜屆期再交策楞等辦理奏入　諭曰朕意此定經略大學士當
遵旨遂行遂朝親政也　丁卯　上諭內閣內經略大學士傅恒素心忠亮
勇略超群自奉命以來晨夕勞勤辦理諸務安協精詳一掃軍營即振中略紀
律振作士氣殲除奸惡屢克堅碉賊酋窮蹙乞命經略大學士傅恒志期一舉
蕩平不肯允降朕思義與窮寇何足污我斧鉞宜寬解網之仁以示如天之量
已允至大臣等所擬名經略大學士傅恒班師還朝其納降善後可交四川
總督策楞辦理今日恭請　聖太后聖母萬安仰蒙　垂詢此事朕

以納降班師具奏欽奉　慈諭忠衆寧邊乃國家大事甚屬聖帝御極十
有四年於茲不聞外事攻取上年聖帝奏聞同併軍兩番務時屢千怪近見皇
帝所其勞尤為注切今既下詔撤兵寔我大清國運與隆億萬年社稷蒼生
之慶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獎勵
予心如此皇帝以為如何朕念　經略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邁等倫超錫
五等之崇班允協訓實之盛典仰遵　慈諭封為忠勇公錫勳冊府光我
邦家朕實嘉焉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金川軍務經略大學士傅恒調度
合宜轉捷敵與朕已降旨封公晉爵今還朝其在軍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

等亦有戮勞宜加賞勵其交傳爾丹策楞岳鍾琪等詳細分別等次擬賞經略
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核定具奏交部從優議叙並軍機大臣等是朕指示承辦
軍需可宜晨夕同辦亦與一體議叙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金川逆酋窮蹙
乞命朕已網開三面允准納降現在振旅班師但念用兵以來已逾二載將弁
兵丁有攻碉奮不顧身以致臨陣損軀異深憫惻著傳爾丹策楞岳鍾琪等
詳悉確查報明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核實具奏交部從優議卹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前因武弘料略誤軍行馬匹降旨革職枷號嗣據經略大學士
忠勇公傅恒奏川省馬匹實屬短少武弘料並非有心貽誤且年已衰老請從

寬其脅以軍興之際不可不嚴懲主使先行令其振旅班師再點經略大
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所請免其枷號至虎還祖同讓祖軍務挾怨來心往班第
恭奏枷號示衆今金川有用兵二載民力疲憊此等情形皆經經略大學士忠
勇公傅恒奏明加恩釋放其餘有似此獲罪者俱著大學士查明照此辦
理並旨 上又諭內閣四川省自用兵以來督撫大臣同供辦軍需於內地
吏治民生不能專心經理今既納降班師軍務以漸告竣地方國係緊要所當
加意撫循經理著將班第俟總督策楞回至成都助理月餘策楞到署班第可
以回京時令其來京至藩司為通省承宣大吏朕視紀山才具精細高越四川

布政使員缺仍著高越署理紀山著回京以副都統用 己巳 上命軍機
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回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現在途次
遣翰林恭奏論親各款著交與舒赫德查達至軍需各處續供繁多今大兵既
已停罷而應徵應請舒赫德查似奉旨諭回成都將查軍需無遺照前旨會
同兆惠班第等悉心綜核押錢糧均歸實際毋任浮濫舒赫德亦有製併印先
回京 庚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審查從前行剿金川各將領內擬
革治罪之員其中有實能出力而人實可用者皆因張廣泗以好惡為賞罰每
多冤抑臣至軍營訪有參將蔡元郎建業及游擊陸上才千總馬德杜秉賢等

五員皆諳習番情熟悉形勢前此攻克地方俱著有功績從因失去旗被參
治罪而郎建業陸上才杜秉賢習至馬良柱實因今馬良柱已經起用而該員
等尚在成都收禁臣思軍前正在需人此等諳練之員與其羈禁囹圄於無用
不如令其投效贖以觀後效臣一面行文調至軍營一面奏明伏乞 皇
上恩准將蔡元郎建業陸上才馬德杜秉賢釋放使之奮勇効力自必感激圖
報倘再不加勉自行廢棄該員治罪又據兵治大雅需經出兵人甚老成現今
總理雲鎮等營房各協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賞給花翎目未敢擅便奏
入得 旨允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奏言前據高越等具奏川省購買馬騾并

地及陝西共可得八千匹經設撥西安接站之馬並山西湖廣協濟之馬共
七十匹合計已有馬一萬五千匹即高越所奏八千之數未必一時全行買足
截向有例覺大約不下一萬二三千匹該省所產料豆麩少銀餉皆用米穀
搭草現今米價昂貴一馬約抵一人之食費用浩繁且於馬匹食性不宜難期
膘壯務必添購補數又不致如此之多今大兵已撤自應請 旨速與尚書
舒赫德會同該督撫酌量情者應留若干所餘之馬即照接站之法沿途遞送
分留陝西河南直隸三省以補營額之缺毋庸另行動項購買庶為兩便應否
如此辦理令舒赫德等妥協定議一面奏 聞一面查辦得 旨速行是

日軍機大臣等字寄上年差侍衛阿山將新遣投訖箭一萬枝解送軍營令
大兵已撤應令阿山仍行解回京師　諭因此次投訖箭不必解至京師阿
山將到此者時若與西安相近即交將軍特牙與四川相近即交副都統車布
以備防禦之用　欽此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回金川撤兵一節朕再次召見詳詢諸文武大臣示以朕前次所降諭旨及軍
營奏到情形令再各出所見再議以聞伊等合詞公奏僉稱揆理度勢撤兵之
舉誠為允協朕復細加體訪中外人情並無異議且有謂市井閭巷之人咸為
欣悅并此可朕意先定然無游移又復詢謀僉同足見理勢自然確不可易經

略大學士更不必以未擒莎羅奔郎卡未破刮耳崖勒烏為歉　從前金川用兵不
出於冒險則出於因循因循則慶復老師訥親元氣因失之不及而冒險則奮
不顧身喪命兩者則雖於一擲又失之太過過猶不及且於國可無益有損均
非今經略大學士將彼地情形據實入奏朕灼見罷兵之策得內地民力得以
休息部庫帑項得以樽節奉和平之福培萬年之基其功視什佰斬獲擒渠為
何如耶至撤兵可宜向後諸事經理大學士既速奏就道不必留辦方一一交
策楞傅爾丹今其到營次第分布務合機宜如馬良柱帶兵暫駐小金川岳鍾
琪駐守打箭爐一應防範均宜隨時辦理期於周密台站照舊安設軍營可宜

照舊間日奏報一次俟酌撤後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一次以漸而減必俟撤大
臣俱回至成都朕心始可釋然耳是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原任打
箭爐同知乾成龍同承辦軍需糧運轉輸始終又安設台站不辭心致勞
悅奉　旨革職即於軍前枷號示眾再查該員承辦糧務遲誤屢經實應懲
處事自應當細行與論推核專可乾成龍前往打箭爐同知任金川用兵今
進攻毛牛相去爐地甚近賊將來勢內犯招撫緊要惟明正土司喇章駐劄近爐
首欲遷避商民紛紛驚竄乾成龍獨心鎮靜曉諭漢番軍民以所請救兵即至
切勿張皇且成龍身任地方義當與爐城俱殉賊若果至當合民兵并力拒守

令賊恃以少安邊事付明土司達多赴爐告急乾成龍大加撫賞激以同仇大
義令速歸聚兵五百名行併賊至該賊喪勢絕其歸路該土司據悅應命賊乃
聞風甚懼逃北遁至今爐城統賴其功而該土司等亦倚為重迫於乾成龍
與張廣泗斯論軍情運務大相鑿枘張廣泗遂欲尋釁參劾任內應任藩司倉庫
多方保護指察兵丁無乾成龍參悉吐無不能親理糧務以致廢弛惟時侍郎
班第以總理運務諸可推委核計合猶　奏參而張廣泗必欲將乾成龍
一併同劾題奉　旨解赴軍營張廣泗更速令解員過到就致論揭抵乾成
龍虧空就致論以五百兩空虛據張廣泗而加辱罵即欲并參及其成都府知

府奉函傳旨審訊張廣泗以所審不嚴飭敢再四親自提審用一百觔重枷々
訊審據今番陰鎮身為總理退更有心誤運自應嚴加懲儆訥親所犯情罪
不同前被已進半哉　國法難伸而徽功呈錄自據訪諸確據其實奏時請
旨將訥親先釋放責自軍營効力贖罪倘其前功革以從數廣營中另升
聞風咸知　聖慈寬大卯獲罪之人猶不遽其撤換並由其相奮勵殫竭効
命美奏入得　旨允行　壬申　上命內閣曰前將馬良柱前至總兵任
內進剿金川已有克捷聞張廣泗忌其成功誘兵不給更加參劾經軍機大臣
等奉旨審訊後今前赴軍營効力馬良柱素其威名番眾畏憚此番隨征頗為
出力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將馬良柱等補授建昌鎮總兵官賞戴花
翎以示獎勵　甲戌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仰蒙　諭旨以蜀邊之
事前人辦理之誤此時應定於四月初旬班師不可再有猶豫仰見我　皇
上聖慮周詳洞悉情勢自當　指示自當謹遵辦理惟查現在軍情有必不
可草率完了之勢而攻克賊巢之後其必可成功一舉之轉機可為情自在茲
時期自皆言撤兵為便自以速而辦撫已被若不及時竊恐陰狡始終恩愚以力
請督師實為永靖邊方起見今至軍營凡據高之戰辦川民之凋敝皆所親見
者臣實多可以成功而往強為飭說希圖回覆呈但知存一己功名之見不僅

辜負　皇上指示之恩而貽誤　國家之事自罪莫辭且功之成與不成不
過一兩月間即有明驗豈能冗強支吾但自細察賊境情形實有可以破竹之
勢從前之所以攻碉不肯深入者訥親張廣泗計慮過多拘成怯懦意欲恃重外之
碉各行攻克然後進取從來攻賊要地豈有逐寨逐村盡攻擊之理事意拖
要惟在攜其中堅奮猛新聞金川得其要害今觀賊碉甚非僅在要地蓋本有
間可乘進取刮耳崖並不必向伊等建碉之處取道自前義崗嶺中峰一路可
以直抵刮耳崖實有建瓴之勢若以攻碉之力於碉外空處分道並進賊必出
碉迎敵我兵則且戰且前可以直抵其內地平曠處所安營而以分兵來賊出
碉抵禦之際即占據其空碉賊將焉往且聞賊之精銳皆在各卡而巢穴則僅
存老弱婦女實屬空虛一舉擒陰試有可必且非希倖之詞若云抵其巢穴恐
賊阻截糧運自今春兵擁帶二十日乾糧可以與悉視我兵眾多敵奪一路糧
運之處本非所難惟查現調之兵速催赴營以資進剿此臣安排已定胸有
成竹惟仰遵　聖諭攻其巢穴中堅使賊棄碉內顧則不待攻碉而碉自見
此即臣定見決其可行亦非有預臣於班師之期四月初旬必至成功之候自
可仰對　聖懷自現已籌畫定局不敢因奏到　諭旨遽移更改伏祈
皇上回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自來兩雪攘於春首誘陰氣

恢甚伊書曰撤兵息民威名　天和所致上年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之
日此間適得瑞雪朕以為平定金川之兆今允降班師金川果平矣但今日接
到經略大學士奏摺仍有因我武見與前此所云心悅誠服者又復矛盾人自
情忍而失之太過與情恕而失之不及固不同而錯誤則一如阿桂於訥親之
罪實其念切君家同名所遣經略大學士或因以為念不知訥親之罪實於
退縮怯懦朦蔽始誤耳今經略大學士忠誠如此勤勞如此可以周詳籌畫措撥
實降表乃相去甚遠判若黑白衆所共知惟有遵朕諭旨遲速艱勞甚理
十分完美吉祥善局孰大於此而欲游移轉輾何為耶朕決定計撤兵焉計

不易詳現能斷可至不疑亞非能信人言單平究予經略大學士日侍左右朕
豈能信人言乎手至所奏十五日不往究情未知而籌算亦何可如為疑人乞
降封納降之可宜一以奏之經略策撥經略大學士遵朕前旨開命即行不必
留待朕播諭有云上將有心期剋執大君無物不包容此兩言中經略大學士
忠勇之心可與朕諸臣之深仁實為兼盡其之史冊休有烈光其詳味之是日
哈攀見奏言經略大學士傅恒抵營以來一秉大公仁愛士卒號令畫一賞罰
嚴明弁兵感恨俱懷奮勇抗劾之心　且蒙公同會商軍機大局要不過情攻碉
擬現查大兵未到凡賊所有碉卡未宜攻此盤被不時鵰剿使賊疲於奔命以

阻其氣十二月二十八日經略親赴右安令古州鎮目哈尚德派撥漢土官兵
盤踞右山梁下巴朗平碉正月初一日經略復親赴色兒力軍營令目同哈尚
德親督官兵攻克石卡一座初三日經略又諭右梁令哈尚德復攻巴朗平碉
此一次攻戰官兵之數減少於前而奮勇之氣加倍於昔或登其碉頂或拔寨
柵或焚燒賊卡賊衆為之破膽　且用攀良爾吉等已經伏誅而官兵一加鼓
勵聲威即振現在俱各勇敢直前賊衆凱向有不必不勝懼怖詳核實陳奏
奏入　報聞是日班第奏報各路官兵均可於三月初旬全抵軍營　諭
曰今已降旨允降班師可即令兵丁撤起撤毋令復往矣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二

正月丙子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自正月初二日攻賊碉卡之後當志從
南攻碉之謀決意俟大兵續到但足敷用即為直搗中堅之計現在按兵不動
示以不測今聞賊酋因良爾吉被誅已失內應又知各土司俱畏服歸順尤為
奪魄襄之我兵逐漸加增番衆糧食將盡實為窘蹙屢屢出卡乞降隨據賊酋
於十二日投遞番字稟帖具訴乞降之意臣令將弁傳諭如果實心投順莎羅
奔郎卡二人必須親自來營尚可待以不死十五日該酋又遣頭人來營并將
擒去綠旗兵三名送還臣面加詢問據稱莎羅奔去向果實係無知犯法因與

鄰封仇殺得罪 天朝後來兵進勦屢次乞降投誠之人多被殺戮土司雖
欲出降實係畏死不敢親身到營今大兵又復增加統兵大人是 天朝第
一大人百姓驚惶又且日食不繼倘大人果肯貸我一死自應事事如命臣察
其言詞細看動靜似係實情因面諭之曰莎羅奔郎卡二人抗拒 天兵罪
在不赦其從前乞降不過以獻出該施送出擒獲之人希冀緩兵全非實心投
順今現在大兵陸續到齊自必搗爾巢穴滅爾族姓殲爾渠魁但我 聖主
如天好生無不偏覆爾等既稱百姓日食不繼我兵不須攻擊但多駐一兩月
百姓皆當餓死我心亦所不忍如果莎羅奔郎卡二人親縛來營乞命我當奏

請待以不死此非寬莎羅奔郎卡之罪實為爾等百姓故耳如無真實投順之
心但以出降誑誘殺戮為詞則不必更來瀆請我 天朝大臣統領全師欲
誅莎羅奔郎卡其勢甚易豈有誑誘無知番酋至營殺戮之理據伊頭人稟稱
大人鈞諭當轉告該酋倘若仍不從順百姓亦必不從當共來歸順臣因諭令
暫去伏思賊酋因莎羅奔郎卡二人恃其險遠抗拒 王師不得不加誅
戮該酋如果兩同納款面縛乞命受降之後統兵直抵巢穴剪除醜類亦有何
難但番性反覆惟示以威信始可傾心輸服日久可保無虞若一意誅鋤則其
心懷相圖徒欲致死守不服相距遙遠將亦難保無酋首逃竄之事仍應准其投

誠仍做賊寨撫其民人將莎羅奔郎卡帶入內地還 朝獻俘則 天朝討
罪之義既伸 皇上好生之仁並垂恩威並著可以永靖蠻氛現在各土司
聞臣傳諭金酋之語甚為悅服然此亦不過因其懇乞且大兵未至暫與講論
其實尚未可以遽信臣度兵數一足敷用即統率前進可以直抵刮耳崖莎羅
奔郎卡縱敢逃竄亦可另輯餘番班師振旅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
曰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據賊酋連日屢遣人來營乞降經略諭令莎
羅奔郎卡親至待以不死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服罪思賊酋既屬感歸命經略
大學士又許以不死若帶至內地獻俘闕下勢不得不梟首藁街非所以示威

信也天朝舉動悉服四夷全在光明正大如諸葛之於孟獲使之彌首帖耳革
面革心信之而後永無橫亂如既允所款又復背之權衡實諸抱與將諸番衆
寒心後雖有令無足徵信經略大學士目下倘已將伊酋擒解到營應於成都
省會或所至之處宣朕諭旨施恩釋放派遣弁兵押送回巢曉諭番衆令知覆
載深仁恰胥與外戮恩威並至信義交孚垂之史冊洵為盛事如尚在往返請
命未有定局經略大學士即遵前旨星馳還朝更與從前策稽迥異雖亦無
異經略大學士親自經理至所云果其投誠仍抵賊巢斷可不必賊首既傾心
面待又何俟跋涉險阻深入不毛勞士馬而費時日增朕懸注即封公諭旨俾

金川 卷二十三

因經略大學士宣力超越特出倫示獎勵之茂恩循酬庸之令典自屬賢臣分所
應得今經略大學士奏稱晝夜悚惶懇止先請並將原賞徵還此亦非是朕本
聖母懿命經略大學士豈可任自徵還且經略大學士以奏到此旨時若
時莎羅奔郎卡未經擒獲未為成功是以聞奏朕初意亦謂乞降之說賊酋
未必果能同心向化稽首軍門今觀所奏則其窮困衰敝出自真情受降班師
俾國威而彰大信讋服而靖邊氛成績顯著孰過於此朕已明降諭旨並將
來摺普於倫侍所備風行海內經略大學士素明大義豈得再請奏到此旨定
當早已起程將來贊襄左右數十年間和衷燮理為國宣猷斯為善承恩澤之大

臣也經略大學士尚其勉旃 戊寅軍機大臣等奏言據陳弘謀奏稱班師之
際隨兵六千人又有西路滿漢官兵四營人數甚衆若皆取路於棧道分起按
日約須三月有餘官兵不無久待莫若分為兩路一由陝西山西入京一由成
都登舟從川江順流而下江水未漲正可通行且達襄陽從襄陽河南入京不
過二十四站俱係平坦通衢可行大車不致挑擔一處兩路日期相仿可以迅
速大京似於軍行有益臣等查前據尚書舒赫德奏大兵凱旋之日若仍由山
西一路似恐應付維艱聞由川江可以直達湖廣一水可抵京師等語奉 諭
旨以舒赫德等所奏官兵水路回京之說原因五六月間禾稼遍野恐致踐踏

金川 卷二十三

兼可節省為此今既即行撤回其所到之處遠近不一楚蜀兩省船隻一時驟
難備覓水路有迴阻滯更費時日且陸路經過地方章程已定易於辦理自以
仍由陸路為便已經屢降 旨傳諭大兵經過之直隸河南陝西等省皆
一體遵照去時成例一一妥辦今大兵業經停撤現在於奏到 諭旨之處起
程遠近前後勢難齊一其已過成都滿兵不過三千人將來即由棧道行走回
而未過成都之兵業已先行自可不致擁擠遲滞且水路船隻僱行如楚蜀兩
省尅日無以辦理既該不及事而兵丁跟役軍裝器械等所需船隻繁多一時
猝難雇覓川省陸路為近已辦有章程若又增辦船隻必致周章而襄陽未經

預備騾令料理得一時不能齊全兵行遲速勢須守候轉致遲延即由襄陽至
河南一路亦非大兵前此經由之道又須另為募辦夫馬而自陝入豫之兵復
陸續雲集勢難供億更恐應接不暇況本年春令較早為一已蜀雪消川江驟
漲瞿塘灩澦等險堪虞一經阻塞欲速反遲欲省反費種種未便仍應遵照
前奉
諭旨官兵仍由原路回京不至臨時歧誤但單行甚關緊要將伴
弘謀若因有水陸分行之說遂同觀望將陸路一切應行預備供億之處轉致
遲誤則責有攸歸僨　命下日該即行又諭撫令其迅速辦理並應親身往
來稽察督率屬員妥協料理毋少疏忽得　旨遵行是日陳弘謀奏言陝省

自學齋圖書庫

自去冬以來臣將道府以下各官因集辦理臺站事務佐貳官少不敷分
京兵過境臺站俱撤各員甫回本任時屆青黃不接正須料理借糶事宜其校
突之處又須查辦知縣本擬仰請　聖恩揀發數員來陝以備酌發辦差之
用今京兵即日撤陝請　旨揀發僅不濟急不得不通融辦理查有革職西
安府通判張廷枉武功縣知縣侯鈞降調長安縣知縣董三錫咸寧縣知縣劉
慶勳皆係因公罣誤並無侵欺劣蹟久在陝西其才具俱屬可用不揣冒昧仰
懇　聖恩容臣將此四員委辦臺站馬騾等事俟事竣核其辦事果能出力
臣當給咨部赴引　見可錄用伏候　欽定令入得　旨允行　二月

辛巳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到軍前情形諸摺朕披覽
之下深為嘉悅賊境壁硐林立若仍蹈前轍徒事攻撲雖經年不能奏績經略
大學士傅恒因有銳師深入從中舉壓下直搗賊巢之策再三熟奏不已經朕
嚴切訓諭果能洞達事理翻然解悟而賊酋因我軍威大振窮蹙窘迫屢遣頭
人抒誠奉帶表懇乞情經略大學士必令莎羅奔郎卡面縛軍門繫之檻車獻
俘闕下朕以情遠持攜降者不殺宏開三面諸此一隅諭令振旅還朝納降之
事交總督策楞隨宜辦理五經略大學士傅恒受鉞專征忠勇奮發志盟清寇
抵我皇靈是以決策良經計周一舉殄滅而朕雜戰為懷函育異類是以定計

自學齋圖書庫

撤兵則凡此之偉全物命休養太和早裕國經是謂遠徹者皆經略大學士傅
恒之功其視張貔貅戰者為尤大也國家普錫酬庸封公已為優典若以經略
大學士傅恒一片赤誠忠純精偉豈晉爵之榮並足以酬可同日語耶其封公諭
旨應即祗領拜受不得再行懇辭前此所降諭旨再經略奏到諸摺着發交諸
王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閱看俾悉經略大學士為國宣勞盡其力與有告心
共相勉效即朕之用尋指示亦悉出於仁義至而始終以辦此事揆理勢務
合機宜訓飭褒嘉亦非為國體為政要初無假借要容心朕賜詩有云上相有
心期利执大君無物不包蒙此二語實足評核用兵全局並我君臣吉書共道

之心事俱為披瀝矣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此番用兵在事諸大臣皆能悉
公忠任勞傾襟者前經降旨將舒赫德等交部議叙都統旺札尔總督策楞率
命屢經不辭艱瘁甚屬可嘉著一體從優議叙　乙酉經略大學士傅恒奏京
提督岳鍾琪以金酋遣人至黨壩乞降惟願貸以不死諸事如命應否准其納
降稟商到臣臣　隨遣遊擊吴士勝前往黨壩告以卡撒軍營現在亦有頭人乞
降如莎羅奔郎卡果親自來當亦可貸以不死令其料揀辦理令遊擊吴士勝
於二十一日自黨壩起身經從賊境勒歪一路由刮耳崖前至卡撒於二十三
日即抵臣營據稱前往提督大營見有頭人得食阿朗具稱莎羅奔從前抵與

滿近土司俱係謹犯　天朝原不敢有一毫叛逆之意惟馬邦一事實係頭
人之罪並非莎羅奔本心彼來屢次乞命業經張總督必欲剿滅我等以顧惜性
命死守亦並不敢与大兵對敵今經略大人著肯全我等性命許我等歸降情
願比各土司加倍出力報効馬邦有罪頭人及所有驍耗並內地人馬俱願獻
出提督諭以莎羅奔印信號紙原係我為請給若有叛逆之事不惟尔罪重大
即我亦為有罪之人尔等係何無知誤犯我已將情節稟明經略求免誅戮經
略現在這裡到此尔可歸請莎羅奔不必疑懼如果親身到營叩頭乞降經略
必不殺尔我可力保得食阿朗聞言不勝欣喜口稱經略大人若果赦我一死

莎羅奔願為大人建立祠宇令喇嘛念經報答大恩世世子孫不忘大德提督
諭以我云尔將稟經略但自此至卡撒路遠若即從尔勒歪地方至刮耳崖前
往卡撒軍營更為捷速得食阿朗即於二十一日早整備夫馬迎接士勝並有
親近用事頭人十名前來跪接口稱莎羅奔患病郎卡親身迎接隨見郎卡出
寨跪迎言詞恭順与得食阿朗所稟相同臣查逆酋此番乞降情狀似与從前
投飾者不同而吴士勝所見郎卡狀貌与種稱謝恩龍所語無異特來到營自
可不厲飭冒隨遣吴士勝仍往黨壩告知岳鍾琪以莎羅奔如果親來提督即
可帶至軍營俟岳鍾琪稟到另行具奏奏入　諭曰已有旨允降班師但遵

旨而行朕亦不多諭矣　丙戌　上諭內閣曰朕臨御以來敉寧中外前因
金川小醜致煩王師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奉命遄征威信克著厥命納降
順撫振旅遄程返還文武嘉承靖朕嘉績酬經略大學士傅恒已晉封
公爵至中外在事諸臣或肥遯遠徹宣力封疆夙夜在公挽粟撥餉宜加顯
秩用獎勤勞太子太傅大學士來保著加太子太傅太子少保陳世倌大學士革
吏部尚書陈大受户部尚書舒赫德太子少保四川總督策楞太子少
保陝甘總督尹繼善俱著加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汪由敦著加太子少師吏部
尚書達勒黨阿理藩院尚書納延泰俱著加太子少保其兵部尚書梁詩正俱

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阿克敦工部尚書信勇公哈達哈並久膺委任屢著勤
亦宜一體加恩以昭風勸舒赫德著加太子少師阿克敦哈達哈著加太子少
保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長蘆鹽政麗柱奏稱大軍凱旋辦理一切善後事
宜卡兵糧餉等項在在需費即如援軍銷算歲支俸餉亦所必需請照康熙
十四年之例查東省引增銀五分並請勅令兩淮兩廣河東浙江等省一體按
引增課以濟軍需麗柱此奏殊屬損傷鄙陋金川用兵供億固為浩繁但國家
當全盛之時無論已經允降班師即使尚在用兵公帑所儲儘足數數年之用
不至拮据康熙十四年增加鹽課原因有刻未久三藩煽動兵連數省正供缺

金川　卷二十三

乏不得已而為之旋即復舊今時勢懸殊豈可援以為例朕辦理庶務事斟酌
時宜一出於大公至正豈肯稍有假借乃庸人不能體會輒以其私意小見隨
度觀望倡起言利嘗朕而容聚斂之說得以行於今日哉昨有唐綏祖借捐養
廉之奏朕已降旨申飭今麗柱復以增課為請是有情之不顧大體競思點綴
此風斷不可長若不懲儆將來效尤波靡習尚日益澆漓閭閻不無擾累麗柱著
交部察議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以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曰軍營所鑄
二千餘觔銅礮撤兵之後既未便為之審境而崇山峻嶺運回亦費艱難不若
鎔化銅觔載歸四川省城以供鼓鑄撥放兵餉從少損工本而化無用為有用

亦計之得者其自京運往之冲天九節諸礮皆國家利器　皇祖時所造
聞之軍中即成都亦不可存留自當從後徐運回京師少虧腳以所不惜其
餘礮位俱應收貯總督衙門一切軍裝器械著交總督策楞逐一留心檢點舒
赫德因查核軍需尚駐成都著一同商辦　丁亥　上諭內閣曰金川用兵
一事今允降班師大局已定皆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忠誠任事有以倡
率諸臣故能蕆事紀而靖邊徼迅奏膚功朕思督撫身任封疆關係甚重從前
賜封之後慶復若實心辦理金川必不致復生反側即金川之役張廣泗若實
心辦理軍務亦必不至久延乃張廣泗措置乖方有心貽誤而訥親以親信之

金川　卷二十二

大臣卿命前往一味依傲徇其於軍前實在情形及張廣泗種種苦誤默不
據實入告伊本性剛愎遇事喫緊於張廣泗之劣蹟豈惟漫無知覺甚且慫恿張廣泗
益其陰私致令兇酋視為無事之數鎮至於不可收拾是以從前上年加詳著
剿辦有經略大學士傅恆到營後思不辭勞瘁並振老師籌實行事恰合機宜
賊酋聞風震懾惠款投誠朕得以因其情形俯准納款決策罷兵而偕行宣力
諸臣如舒赫德策楞岳鍾琪等咸能知所效法勇往急公因由經略大學士傅
恆有以感動激發而實在督臣職分內應盡之事也大抵督撫元隆清吏治係
綏邊方皆封疆大吏之責今其稱者不其事人人各有當盡之職能推誠受朕簡

任者必待倡而後和焉所得稱許公忠體國之大臣耶靴搔畫疥爲之標準且已
獨非大臣乎其平日所爲靖共爾位者何事耶或地方猝遇重大之事廷臣中
一時不得可遣之人而守土大員又不自知奮勉將必朕親行而後可乎朕非
忍漠視諸督撫謂皆慶復張廣泗之流而慶復張廣泗同爲督撫中人且在督撫
中衆所推爲尚能任事之人也今見其身罹重辟則從而指摘之非議之試平
心而論前此不嘗稱譽之推重之耶慶復張廣泗之在雲貴川廣陝甘頗著能
名而終於敗露可見平日自且塗飾其居心作欺爲天理之所不容必至僨事
喪身無可解免此諸臣所當猛省畢圖易轍勿謂遠省之事可以藏垢匿瑕倖

逃法網也至於軍旅爲國家重務詰戎禁暴督撫最當留心而軍律以賞罰明
爲當先鼓勵人心振作士氣全在於此有如張廣泗於馬良柱之推鋒陷敵威
著奮勇者則捏款劾之許應虎之失機陷賊苟活幸免者則奏請令其同任其
顛倒任情一至於此而贓私狼藉要及叛番貽笑外裔更爲無狀則張廣泗之
立行正法而未處以凌遲重辟尚屬伊僥倖任督撫者寧可不以是爲炯戒而
勉勵公忠耶此番命將出師罷錫親衆太府金錢不無耗費然因思深遠之人
由此發露底裏朕得深識懲創申明憲以儆世邪而忠於報國者識之根鉅驗
其謀勇亦得訓導成全端表率而風有位此於世道人心深有裨益乃國家億

萬年無疆之休非一時一事近功小效之所可同日語也惟願諸臣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以副諄切訓誡之至意 戊子 上諭內閣曰適經略大學士忠
勇公傅恒據奏於奉到十六日諭旨欽謹遵行於本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
日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如此方爲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
心深爲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爲國家遠大之長計無踰於此蓋得其地
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逆則討之順則撫之乃天朝控馭蠻方之道且地處奇
險人力難施攻剿多戕物命況盡有其地既未可列爲郡縣我幅幀則
難繫莎羅奔郎卡之頸致之闕下不過殺二番酋何足輕重而取其地以與他

番何如即據此二酋使効順奉命朕初意猶不過東其呼號請命因使納降不
謂窮蹙若此恭順若此據經略大學士傅恒前後奏報莎羅奔郎卡屢遣頭目
頭人致詞獻幣稟求果貸其死當爲經略大學士建祠頂祝所約六條無不許
冉把隣封進還各土司侵地獻出馬邦兇首呈繳鎗砲送還内地民人与衆土
司一體當差皆一一如命且稱願較各土司分外出力是乃所謂革面革心而
其所求望風稽顙不敢遽赴軍門者螻蟻貪生之本念耳如此而必加以誅戮
豈朕寬裁包容之量耶王師不戰止戈爲武威既伸矣功既成矣班師振旅允
合機宜是事寧人晦休矣據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以東三省之恩速丞使爲

騎亟月而抵西川詠昔人所云伏枕席上過師者信之史冊休有烈光今非此
番辦理先聲震疊軍紀嚴明攻巢奮勇則賊番挺其螳臂未必若是之厥角歸
誠此經略大學士傅恒屬以志期殄滅不肯遽歸為奏朕甚為懇切目下既經
翻然就道不特宣示初心並子不可違父臣不可違君乃綱常之大義否之不
至勞無中立非捐軀不返則必以違旨得罪夫以朝廷第一大臣而為命蠻荒
成何國體軍前諸大臣及將弁士卒主視大帥之冒犯鋒鏑而不能衛尚相率
生還不惟國法即若顧惜前勞固執成見遷延抗旨勢不得勸法枉容夫以負
恩受教之人尚不免為之致惜況生忠成効力之賢臣而以銳意立功捐於國

憲朕心抑復何忍在經略大學士傅恒身膺國寄報國心殷固宜以敵愾為急
朕培養元臣裁成問學俾祛偏見以宏遠猷而大學士即能深體朕意不執成
見正合軍志所云允當則歸而調元贊化可為數十年之良弼我君臣斯為各
盡其道則金川之役雖不無勞費而朕實與公明誅有罪而人知儆惕賞有功
而人知勸勉庶績由此咸熙風尚由此丕變生靈由此阜安我大清億萬年無
疆惟休豈勝慶幸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　己丑經略大學士傅恒
奏言臣原擬本月二十九日或三月初起程今於一十八日據提督岳鍾琪稟
稱綽斯甲從前屢遣頭人為金酋乞降今若受降不可不令綽斯甲預聞其事

因差千總馬鵬前往諭意今據馬鵬回營率稱莎羅奔事事遵依並請提督由
勒烏前赴卡撒稟懇經略允降又差一土目同頭人得會阿朗前來迎接又
求差員先往勒烏教以迎接叩見之禮提督即於二十九日由勒烏前赴卡撒
臣查金川用兵以來已經二載因前人辦理不善以致糜餉老師　皇上
天恩命臣前往視師正在酌辦勦撫事宜復蒙　諭旨訓示以化外異類不
足以煩天討惟以休兵息民為國家之要務臣仰體　聖心商酌起行適據
岳鍾琪稟報乞降情事已令領兵冶大雄由勒烏往迎岳鍾琪君莎羅奔即赴卡
覲至臣營而請免死即可以受降報捷若兩酋畏死終不敢出即允准六事輸

其在可遂叩首服罪亦可完事臣亦不虞此行現在岳鍾琪於二十九日前來
大約初二三日可到臣營臣稍待數日自可竣局若尚稽時日臣亦定於初四
日起程計算三月初十以前可以抵京仰覲　天顏矣奏入　俞旨報聞
庚寅　上諭內閣曰朕前降旨將金川用兵以來在事大臣及隨營文武
官弁與有勞績者交部從優議敘今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從前訥親張廣泗
老師糜餉勦撫兩端所有將弁等征戰出力之處並未存記檔案若行文各將弁查
報必多捏飾徒滋冒濫朕因訥親張廣泗自經任事毫無實心其所奏報多屬
虛罔是以諭令軍前確實查辦今既稱並無冊檔可稽則該部無憑置以其官

弁人甘優叙之處自不必行但即此而觀訥親張廣泗於有功者既漫不經心
從無紀載則其所參者罪者必顛倒任情多屬屈抑著交該督策楞詳細查明
量予超雪據實奏聞請旨至陣亡將士仍遵旨查奏交部議卹且昔達拉訥親
張廣泗軍紀不明賞罰不當哉　皇上降旨申飭至再至三及是　念及
有功員弁應予優叙而訥親張廣泗當時並不將立功之人查記檔案其為漫
不經心與以鼓勵士氣復何所辭咎乃　皇上又念及伊等參劾之人必多
顛倒任情以致屈抑　特命總督策楞詳查量予超雪　聖慮周詳無微
不至豈得被屈得伸之人頂戴　高厚即有功而未邀優叙者仰見　皇

恩優渥如此亦無不心悅誠服如被　恩賜矣　是日侍衛鄂實奏言臣欽
奉　諭旨大兵既撤訥親不必帶至軍營著於此旨所到之處即係府縣地
方即會同地方官將訥親正法倘無官員之處鄂實即係欽差侍衛竟行宣旨
正法事竣告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尚書舒赫德可也臣於正月二十九
日行至班攔山橋奉　諭旨即會同協領法保並辦理糧務知州劉桐又適
遇領兵前赴侍衛舒泰亦抵班攔臣即告知舒泰等帶領滿兵於是日在該處
宣　旨將訥親正法訖臣前往軍營留住一二日即遵　旨回京奏入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三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四

二月壬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莎羅奔於正月二十日遣頭人具

稟細訴向來愚蠢無知和與隣封搆釁以則畏死自守非敢抗拒　天朝今

易子折額竄身無地星能甘結遵依六事又貢牛羊皮船到營門叩求收納

臣以元兇並未面縛來營峻拒其請該酋又懼罪自知罪重和山對營飛布牢

免哀懇求生情詞迫切　臣仍不允　敕勢益窮始求俾斯甲土司哀懇提督岳鍾

琪代奏以卑詰外用忠效再一死提督岳鍾琪見其中心誠服許為代奏該酋

踴躍歡欣即迎請提督從賊巢之勒烏圍刻日屢前來卡撥大營歡備大為同伏

迎進番樊大道供設幃帳極其恭敬懽愜僅提督岳鍾琪來營備陳該酋言詞

情形　臣傅恒仍不允其所請伏思該酋罪惡重大久稽　天誅此時性有面

縛投營庶有伏辜或可請　命于　朝冀於外覓宥之　聽與若窮蹙

乞命又恐誅不出何若假易不回大兵到彼統帥深入俘獲渠魁服除醜虜實

屬法所當然是以尚在籌畫進勦乃正月二十八日奉到　諭旨令臣傅恒

納降班師臣伏惟我　皇上好生為心包容為度化外遠夷不足深較但

使服罪輸誠不妨棄瑕從寬我　皇上仰叛柔服義盡仁至又　軫念

軍營將士戮力同仇川省民夫輸將與役跋涉鋒鏑之危尤弱饋餉之苦時時

工屢　寒暑非期攸往風吉不敢久為煩擾凡訟　聖天子愛事寧人之

至意今　明旨頒來適足俯鼓投誠之念臣自應仰體　聖心相機辦理

伏思金酋向與諸番構隙不過穴中之鬪原非抗衡　天朝此次大兵來營

未及三分之一而賊已窮困乞降俾我之不足為武臣等公同商酌允准納降

隨據該酋于本月初四日遣令番眾于軍門之外修道搆壇鋪陳供張初五日

早莎羅奔率眾來降從前因莎羅奔係土司郎卡係土舍是以止莎羅奔一身

請降今呈稱郎卡亦隨來營懇求若不畀來恐終不能免伊之罪　臣傅恒陞帳

受降　臣傅爾丹　臣達爾黨阿　臣舒赫德　臣尹繼善　臣策楞同至營門莎羅奔等

率眾剃髮及頭人番眾蹤跡匍伏嗚咽叩首作樂臣傅恒至帳中莎羅奔先領

眾頭目俯伏帳下臣傅恒責以爾土司世受　皇恩乃不法生事侵擾隣封

甚敢負固抗衡罪不容誅莎羅奔情願戮懷衆稱土司相同螺蛛豈敢抗拒

天朝緣居處土司中因被欺凌缺往域都控訴無路可通不得已用兵抵禦

以換風情致煩　天兵問罪即畏死不敢復出下情難申今得見經略大人

如見天日惟求貳赦寬宥永戴　皇上如天之仁此後不致復踰前轍並與大

人賞給印牌如有受屈之處得赴地方官告理不為衆土司阻撓臣傅恒諭以

今後惟宜遵奉　國法與得再生事端即令至前手授賞賜之物即膝行前來

領受叩謝儼然郎卡等恐沉首悔前愆惶悚懇 旨傳恆責以抗拒之罪并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必不加誅郎卡隨俯叩首 臣傅恆見其係一少年未事不
為爭多之人因諭以此旨 朝廷於外藩典例素寬省罰從倘不再持致
生事端煩我再願於前來即即不能行此相見郎卡聽聞此語恐懼無措 臣
隨亦加賞賚又據莎羅奔等獻古佛一尊銀萬兩 臣傅恆受佛却金諭土司不
肯收回衆云此銀本獻經略大人即獻与達賴喇嘛一般甚明其誠敬之至也
臣再四婉諭據稟大人既不肯受我等應將此銀為經略大人建生祠受降
事畢 臣等回營莎羅奔郎卡復哭號送其時天色晴朗和氣載蒸將士

歡騰觀者如堵莫不欣慶 臣傅恆于初六日起程回京其隨營班師各事宜交
与臣傅爾丹等辦理容臣傅恆奉 命來京仰伏 皇上德威遐播視師
甫月兵不血刃而賊已革面傾心 天討既伸 仁恩遠布一切善後因
不畏 威懷 德仰 聲靈之赫濯 懼澤之覃敷從此可以永
靖邊氛敉寧遐徼無任欣忭奏入 上諭內閣曰今日據經略大學士忠勇
公奏報莎羅奔郎卡親詣軍營投順情形朕不勝欣悅此皆 上蒼垂佑
宗社貽庥有以默相朕躬 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啟迪朕衷荷
蒼 福庇悠度實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丹衷壯志勇略宏猷足以

集迅異顏過今唐功即諸葛之七縱威郭汾陽之單騎見虜何以加茲寔為國
家慶錫 工瑞前已晉爵封公酬庸無殊典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照
元勳揚古理額駙之例加賜豹尾槍二桿親軍二名侍示寵章均不必辭至
提督岳鍾琪係承經略 大學士忠勇公傅恆指示調識布信直進賊巢用使番
酋殊耳悔服而懇後誠著勞著功並諸將者著加 太子少保仍交部從優議
敘其從征諸人臣及在營大臣等雖經議敘而經前殫心宣力實屬可嘉著再
行交部議敘伊去歲之徵兵命將与今歲之決策班師初不意番酋畏威懷德
革面革心一至于此因朕宵旰焦勤事無大小先幾籌畫恰合機宜亦由經略

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秉心忠誠克承訓示成此殊勳可見作善者召得果數十
年經化調元得最郅治實無綱為其傅恆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
之 臣等謹按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良亦言者金酋之服心也傳為內應益輸負
隅於累擬當前即撫法加誅庸情欲悅敗後解體如偉斯甲与金酋狼狽為奸
罔此撤兵不息今則不招自來金酋見有情不附大兵雲集加以食用匱乏人
心渙散是以惶懼無措哀籲乞降當是時軍威正振功已垂成不惟經略身膺
旨師重寄亟欲掃穴犁庭即凡在行間孰不欲執俘獻捷為功名自見之地然
令衆機進取格使莎羅奔郎卡縶頸闕下然首藁街非不大快一時而兵力難

孫未嘗尚延時日歡窮則獲更武走險為虞哉 皇上神機默運獨斷不疑
法 天地之包容明神武之不殺惟以民力之輸將士卒之疲困內地之
撫綏為念殺伐罪兵任略大學士忠勇公承 命受降飭教導之德與之
窮蹙則決策破竹功在任略而 聖德廣大 廟謨深遠則有非臣下所
能思議者 聖諭所謂君臣各盡其道誠歸功于下盛美不居之至意云
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今日金川奏捷之報到京甚為迅速查站官員著交
部議叙其馬上遞送報匣人等亦著該督撫查明照軍需賞賚是日策楞奏言大
學士忠勇公傅恒已定於本月初六日起程一切軍務俱已一一指示交臣接

辦臣初至邊境雖尚未備悉番情現在留心體察俟與提督岳鍾琪細加詳求
知番性本屬難馴而因覬覦之念即起爭端或親族之微嫌或疆界之細瑣互
相傾陷至于仇殺報復數十年不解臣等惟有悉心調處示以誠信務除積習
孳之萌而不強之以所不欲使之馴心斷平咸知畏威懷德則化外番酋自必
永久恭順可以仰副 皇上懷柔遠番之至意現在撤兵之事及一應兵糧
火藥器械軍裝俱一面籌商辦理隨時奏 聞俟有就緒臣即赴北路都蓋
此時外番之傷摧損易而內地之經理甚難川省吏治民風積習疲玩官則疲
玩已極民則凋敝不堪旋蒙 皇上專任隆恩務必殫心竭力以除吏弊民

為首務固不敢稍有畸輕亦不敢急切求效惟有審其緩急次第整頓期于一
二年內盡滌風以紓 聖主厪念于萬一奏入 諭曰卿所見亦得其大
端矣甚善甚慰加意為之 癸巳 上諭內閣曰金川大兵奏捷番眾歸誠
皆蒙 列祖 皇考在天之靈默佑眷貺致此嘉慶理宜展謁
陵寢以告成功朕于三月十三日啟程恭謁 孝陵 景陵禮畢
即由馬蘭峪前往易州恭謁 泰陵一切應行事宜各衙門照例敬謹預
備 甲午軍機大臣等奏言伏見金川軍務告竣 天威遐暢 聖德覃
敷荒徼教軍肇亂永靖四海享昇平之福萬方蒙覆冒之 恩茂遂純禧仰

承 神貺既昭大業合舉隆儀恭查雍正二年平定青海遣官致祭
天 地 廟 社 陵寢載在會典今蕩金川之役竣
事干羽兩階允宜虔告 神明導揚休美應遣官告祭 天 地
太廟 奉先殿 社稷 永陵 福陵 昭
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用薦
成功以展嘉慶恭候 命下交欽天監選擇吉期一切應行典禮交內務府
禮部與部敬謹辦理得 旨允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言金酋納款輸誠
聖恩推仁解網班師奏捷溯自勝歡臣等恭查會典開載順治十三年題

準王貝勒貝子公及大臣等凱旋到京次日五京王以下各官俱朝服齊集凱
旋將軍等各具蟒服候　御殿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宴凡兵丁曾在陣
前先登効力者俱令與宴又康熙年议定凡大兵凱旋次日　皇上陞殿筵
宴又雍正二年青海大捷經禮部奏請于四月十五日　陞殿受賀是
陞殿賜宴向來著至典章允為鉅典此次金川告捷永靖蠻氛　盛烈豐功
超越千古誠宜準備　令典肇舉陞儀展臣子　慶頌之忱歡騰朝野欣欣
之願據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于二月初六日班師起行計應于三月初
九日到京伏乞　皇上即於初十日　陞殿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率

同凱旋諸臣叩謝　天恩在廷諸王滿漢文武大小臣工進表恭　賀十
二日　頒賜廷宴揚策敢天休之鴻庥普飲至策勲之　渥澤光昭典禮
慶洽輿情則太和翔洽于寰區嘉慶覃敷于寓陛矣　諭日金川告捷遵微
敉寧大學士等查照會典奏請陞殿受賀此次廣功克奏番酋向化革心仰賴
上蒼福佑　宗社鴻庥朕何敢自以為功况經略書謂　陵
並休典禮還宜祭告但從前青海平定　皇考世宗憲皇帝俯允廷臣之
請曾經舉行朝賀典禮具有成憲其勉從所請一切禮儀該部查例具奏是日
軍機大臣等又奏言鴻功懋著宜炳耀于簡編駿烈丕昭必列金石敬惟我

皇上　允文允武　乃聖乃神　普康寧之生成　覃周函蓋　統萬方而撫
馭化洽寰瀛頃以金川土酋侵擾番用申討伐以儆兇頑乃猶經理遠延以致
膚功未奏　皇上赫然斯怒再整六師爰　命重臣授以方略運籌
露佈風馳殿寰伏象緊綱立碑旌旗氣肅則草木皆兵士馬歡騰則山川失險
賊酋膽落番衆魂飛哉　皇上宏一視之仁開三面之網俾其窮蹙倫彼愚
夷惕罪而祈誠逆魚瞬而悉戴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仰承　廟算速布
皇威兼廣思揮心瑪慶登臺旋合穀番部之心傾卸熱使降解賊酋之
面縛軍前安顧供巫三旬捷奏甘泉未逾八日此元臣之顯績實由　聖主

之德威允宜刻石紀功昭示萬世臣等謹按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平
定青海特允廷臣之請　御製碑文建立太學與　聖祖仁皇帝平
定朔漠碑文並垂永久今我　皇上承列顯謨飭遂累述寧謐荒徼傷靖蠻
氛　聖聖相承先後一揆伏乞　親掇宸藻永勒貞珉樹之成均頌于
黌序則　皇猷之允塞式于九圍　聖武之光昭弈禩英華無得　宜
允行是日　上諭内閣日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軍機處行走官員甚屬黽勉
供職著分別該交部议叙其隨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辦理未經议叙之
洗作朋當差勤程甚并隨尚書舒赫德出差之三賓著一并交部议叙　而

申　上諭內閣曰金川平定振旅凱成當朕運籌決策實賴將勇之所領類
聖母皇太后慈訓詳明惻惻垂問至三啟廸朕心俾小有所遵循豫旌
重務生靈罷邊徼永寧其感告成功應行典禮悉皆詳考次第舉行茲惟國
有大慶歸美　尊親刻銘聲雅之慶備實本　聖教　揄揚之
宜循今典恭上　徽稱前者仰荷　聖母皇太后慈旨于本年四月
內册封皇貴妃攝六宮事今逢嘉慶適遇吉期晉　蹕號之御隆奉
璇宮之欣豫應行一切禮儀該部詳悉具議以聞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
金川奏凱大功已成而於事之經營則杞山究難辭責至于班第同侍郎報

遲而其奏請重臣皆佛居心亦不可問其二人情罪雖與訥親張廣泗有間未
便以張廣泗之例處杞山以訥親之例處班第等均屬有過無功豈可置之不
論今若概從寬典仍令回京或授為副都統侍郎之職伊等亦有何顏與朝廷
諸臣同列班行且近來自問諒亦難安而衆人見杞山班第之以罪重而受罰
輕惟思巧圖僥倖苟免自全實無裨益于國事朕思杞山曾經駐藏班第亦微
諳夷情俱著賞給副都統職銜自備駝馬杞山前往西藏調回拉布敦辦理部
務班第前往青海調回眾佛保來京另用如此既開其自新之路亦足以警戒
將來朕于臣工功罪賞罰一秉大公至正從無任意假借亦無任意苛心杞

山班第現有任事宜尚須留辦著傳諭策楞酌量俟伊等諸事完結即令由
川起程各赴駐守之地　乙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前奉旨命臣遵
旨從降班師自卡撒營軍起程沿途經過臺站處所即有內地商販人等
焚香跪迎及抵桃關灌郫等處已至成都一路見民情踴躍欣喜比戶供設
香燭里閭之民紛進謁前臣面詢爾等百姓自用兵以來皆負米輓輸報納
未免勞苦　皇上極加憐憫　頻頒詔書賜賑恤蠲租錢糧今撤兵之
後各宜務農力穡安分守己共享太平無負　皇恩皆篤優恤於此共厚意百
姓感頌　皇上撫恤我等感激無涯中心歡悅頤祝　天子萬年雖竊處

鄉隅者皆扶老攜幼夾道跪迎數十里間歡騰之聲不絕於路及至省城署前
見有搭臺演戲者臣隨詢據臣班第等知為越嶲衛令郎建折臺止戲皆云自
伊等出郭迎臣之後地方百姓樂于慶賀太平群情歡躍禁阻不得備通攜其
竟致數合然皇上亦可聽民歡樂音在臣署前鼓舞歡暢直至二更又為臣製
萬民傘並欲建生祠供一時未及先設長生祿位附供將萬祠中臣伏思金酋
蠢爾小醜竟敢大兵壓境懼罪求降臣奉　命出師號意勦洗蒙　皇上
好生之仁如天之德休兵息民群情悅豫如此此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
致而蜀地民心純良易感亦于此可見將來撫綏策楞遵　旨留心培養加

意撫循川民感戴之忱當益深無既矣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謹撥兵之
後蜀民歡悅感慶至于如此此實出于中心之誠迥非可強而致也益見我
皇上神謨勝算息事寧人使民忘其勞而益戴其德誠為遠大之計至當不
易以視曠日持久取必于俘馘者其功效之大小廣狹誠不可以同年而語矣
庚子軍機大臣等奏言恭查　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三十六年七月
乙未以平定朔漠遣官告祭　天　地　廟　社
諸陵同日遣官告祭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陵次日遣官告祭
先師孔子今金川平定應予告祭　天　地　廟　社

奉先殿　諸陵之日遣官告祭　孝賢皇后兆殿次日遣官告
祭　先師孔子恭候　命下交所司衙門敬謹辦理得　旨允行　壬
寅岳鍾琪奏言撤兵之後卡撒大營現存米麵一萬二千二百餘石不但不能
運回內地即運至小金川底木達地方每日以千名運夫計算五日一回尚須四
個月方能運完且於再四商酌各番難當遠遞挑往來　旨飭量賞給以覺
負運為難惟小金川尚屬相近查自用兵以來供應該土兵二千八百名至當一
年零九月尚屬出力且該土司地方住當衝隨[illegible]之後久廢耕作擬賞米七千
石俾為補給籽種之用等語　皇恩眷賞之需聽其自行背負以省錢糧又

卡撒大營一帶均係黨壩地方三年未得耕種各寨待哺嗷嗷鵠面鳩形實
向日於求乞若大加憐恤固非眾土司之心然不量為周濟亦非所以推廣
皇上視與為懷一視同仁之至意謹擬賞米一千石以濟窮番餘米數千石
留給現在兵丁夫役及運費腳價作大半全撤而有餘存即多資隨行漢土兵
兵丁官弁撥部奏入　報聞是日策楞岳鍾琪合奏言官兵納款已降遵依
六十內有里繳鳥槍礮位及近運內地人民持獻另首等項茲于初七八等日
獻出九節炮三位鳥鎗三百九十六桿雙手帶七碗腸刀六十二口鎗一把標子
頭四十箇[illegible]二箇又送還投去難番等處番民二十名官兵八名且於將所

獻番民訊明各土司所屬分別收領首兵押赴成都不許入伍刀鎗等械酌給
新募兵丁以為差操之用餘存各件與礮位分別運送成都又據傳獻馬邦作
為頭人郎多阿郭到當力去此係起禍之源請于番眾前正法滅迹且於當眾
為良柱藉實並非假冒而該犯自知必死久斷飲食各項日又並請加前且於
伏思其全族犯全戶遠遁不知俯允該番所請當眾梟示以彰　王法隨公
同代集世兵千土兵聚集之處將郎多阿郭斬首梟示訖奏入　上諭該部
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四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五

二月癸卯舒赫德兆惠班第會奏言大兵現撤從前一切軍需支用銀兩臣等
現在遵　旨清查其部撥及各省協解銀兩尚有餘存應行覆時確據者布
政使高越冊開金川用兵以來川省舊管新收共軍需銀七十七萬二千九百
餘兩部撥及外省協濟已解到川者銀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一百餘兩共銀九
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兩現存銀一百五十萬三千餘兩據該司冊稱軍興以來
借動司庫及各府廳州縣所留存貯銀五十七萬一千餘兩尚未還項臣等伏
思所留封貯之銀原以備地方緊要之需不可久缺應即以前項餘存銀內照

自得園藏

數撥出還項尚餘存銀九十二萬一千餘兩現在應付回兵水路船隻夫馬在
在需用又有從前雇覓雇夫運送米石置備鐵斧車料等項均應找給價值人
出師官兵應需賞恤自應遵　旨寬裕留備查各省尚有奏未到銀兩內
長蘆三十萬兩昨已解到連現在收貯銀共一百二十三萬八千餘兩應請將
一百萬兩留備前項等需又開尚餘銀二十三萬餘兩查川省本年錢糧多欠
緩征且係臨邊要地而經藏各站藏兵供支等項多備無缺應再撥銀一百萬
兩以備藏需之用除將山西解到銀三十二萬兩照數收貯其餘五十五萬兩
尚少銀四十五萬兩請於近川之湖廣起解銀八十萬兩內委官特撥迎解

兑截撥以足一百萬兩之數其往江浙等省未到銀二百餘兩於未出境者仍
令解回各省歸款已經出境者皆令於所到省分就近截收如山西尚有未到
銀五十萬兩西由西安前進西安庫貯無多現需部存接濟應將此項銀兩全
數留陝無庸再解來川似此酌量截收既省沿途腳費又於各省有濟仍將收
過銀兩造冊具題其行令各該省將解回本省及截收某省銀兩數目造入本年
冊報部查核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議旋經議覆於江浙等省
未到銀二百四十萬兩內撥銀四十萬兩以補陝省所需之數再撥三十二萬兩
以補甘肅備貯之數俱照所奏行　甲辰策楞岳鍾琪會奏言征剿金川逆酋

自得園藏

土兵一萬按照舊例每名賞給行裝銀五兩每月支安家銀一兩一錢一
分五厘自軍前撤兵回以來各土兵內有往返數月坐耗歲支一年行裝銀
兩兩金米支給者甚多出師二載核其應領銀數尚欠二十餘萬因思現在大
功營積存不能運回之米石欽奉　諭旨令土司等酌量出力土兵獎賞外
查明各土兵應領銀數陸續賞給過之糧據已撥十二部落等處不敷價米者
仍按照例由地方官請發銀兩其餘所需各番即以此項米石按照定價折色
定價扣算將其令其自行背運如有餘剩再運　旨下刑賞齊仍可節省十
餘萬金自己現在應照此辦理奏入　得旨報聞　丁未　上命軍機

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俟總督策楞兩書行抵西路總督尹繼善回川再為巡協撥備為數既多大兵回營之後所餘之馬俱補當驛缺缺之外其尚可喂養者未便全而故有從貴州林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所奏撥馬多處送往亦未始患不堪用實無由照都回陝者應斷經過到馬匹亦應斷餘剩自宜按名之計若此時不行移給之後兵過馬匹勢必又復撥人送還轉多換費可傳諭行抵恐策楞令將餘剩之馬撥給塘回即交陝省存西以備補缺額不無廢度而大差既竣加意喂養自可備用致之另行動項採買者倘屬有便昇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總督尹繼善知之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因據策楞奏稱莎羅奔郎卡感戴不死之恩遣進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已專差送赴經略大學士忠勇公處又現在刦月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略大學士忠勇公長生祿位而番此番向化實出至誠但伊等受生因朕廣蕩之恩實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宣成辦理之所致生祠自應聽其建立至番童番女理不當留已令總督策楞量加獎賞可傳諭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將所送幼番即尋遣回郡交策楞傳令該酋領回是日

上諭內閣回原任總兵任舉奮勇捐軀前經加恩優卹伊子今伊子任承恩來京謝恩召見之時看來較勝上進但年齒尚幼着暫行回籍令伊祖伊母善為撫養教導俟成立後來京當差因其家道貧乏着賞銀五百兩交伊母為養贍家口之資並傳諭巡撫阿里袞留意照看是日策楞岳鍾琪會奏言莎羅奔郎卡倫羅輸誠　皇上天恩網開三面貸以不死自該以往該酋自必畏威懷德安分守己永譴遵烟但犬羊之性康當防範之方宜核查達近金酋之封疆地方周圍環繞有雜谷梭斯甲革什咱丹底巴旺小金川等處雜谷地廣人衆不敢生心梭斯甲革什咱稍弱亦未必興之構釁惟革什咱巴底巴旺小金川沃日等處勢弱力弱從前金酋嘗懷吞并之心今若不為未雨綢繆之計恐日久刑生事端亦未可定今等擬於卡撒兵撤盡撤之後暫住小金川駕駁為土司兩以聯絡聲氣互相加好為合從之計遇有伺之機庶得微杜漸遏嚮可以皆消兵萎入　諭曰甚是惟是使番部自為蕭羅依於聲息常通亦祗可於此而已　二月庚戌　上諭內閣曰前因金川軍務奏摺往來關係緊要特命增置臺站設立驛軍稽查策報遞送馳遞復經兵部特派司官八員筆帖式八員專司收發晝夜在署輪值又派差官十二員往來遞送晨夕驅馳兵餉各劃均屬急勉勤勞今軍務告竣臺站人員已漸撤叙其兵部辦理臺報司員筆帖式差官等着一併交部議叙　壬子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言自成都入陝途中途次遇兩參回成戍令自西安至同州一帶入山西境參望加設

蒐廚可覩有數寸至一尺者皆傑去來淨書土膏本房疏潤而今春又有雨澤
近日所得之雨更為深透且所至之地百姓俱言今春麥秋最好雨下時霑十
餘日後再得微雨一次麥秋定必豐盛即此以不復得雨亦可決其有收眾口
一辭咸謂數年來所未有民情實為歡慶且不勝欣喜瀹而一帶偶因荒歉民
食艱難仰賴　皇上如恩怵恤不至失所今麥田可望大熟民氣已甦將來
接濟不缺尤可欣慶奏入　諭曰實可慶慰京師昨夜又得寸餘膏澤實從
來所罕遇也且等時接是時金川平定促將班師凱旋以凍奏之詞不言軍旅惟
及民事益當前此軍興賓于之時哉　皇上諄諄以民依為念是以大學士

傅恒遠路所經耳目所遇凡地方之雨澤滋潤之情形無不極其留意詳悉入
告以慰　聖懷益所以仰體　聖天子如傷若保之懷而哉　皇
上之誠心為民念念不忘據播益可見之　癸丑　上諭內閣曰經略大學
士忠勇公傅恒因朕賞給四團龍補服具摺奏謝並請於朝賀大慶之日恭穿
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此固出自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謙沖為懷然朕
此番獎賞實出至公且具有深意不可不為明晰宣示蓋以大學士公傅恒平
定金川之功實不可與揚古里歎樹為國之勛並論但較當日制勝之初令
属可成無事之日以大學士公傅恒之忠誠智勇練達宜力今經同時同事於

必能將建功識可信其易地皆然也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必無大臣身
任安危為社稷所倚賴非股肱心膂豈特偉大史其人亦不足為至納親居位
既掌入任用有年朕之加恩於伊特異上年命以視師實寄以心膂乃朕親行
不善事為始終一至於此為大臣者若惟事偷安自逸任意卑張國事其何賴
焉朕既用以自愧更用以滋懼是以明正刑章不肯曲宥而大學士公傅恒見
朕憂傷西顧毅然請行竭其身任自奉命而征胃涉風霜躬勞士卒步陟嚴川
晨夕辛勤拜表封章皆以軍務為重退且事事妥協周詳且不紊中明紀律嚴賊
膽心寒夜督師攻碉殺卡必期其巢穴一舉盪平大振聲威誠為實心於國

殺賊令出於至誠遂承朕旨俯准班師並記款透迷陶尼將何使兩夜力理奏
覆此兩月淵微實金石俱於勝處是以時未七旬兵不血刃而賊酋洗心革面永
矢歸誠既撥箭錯等具奏守備主於林前往實備陳遂勒至馬上遠來祇叩為
當民拉取以日沙羅奔等皆是遠從仰此一端足見感信威孚服番恭順之實效
從此邊徼敉寧谨閑雲集而中外大臣咸知所取法股肱一体休戚相關風度
匪躬該惡是賴仔任處稷大清事業無疆之度國家職庶盛典屬於朕者請我
今旗賓佈臧恩昭示風勵亦為朝廷遠大之計不定為金川未定一時一事而
然者大學士公傅恆實在於承無愧不然則沙羅奔番堡小醜即退奏虞功亦

與當年岳鍾琪之樹績青海大學士鄂爾泰之綏靖苗疆尋常膜於臣工實罕
大典忠有裨衛鐵泰不要天下臣民宜而共悉兩協大學士公傅恒與宗室公
弘之親帽頂及四團龍補服並於朝賀典禮之時時常服用不必避諱其尋常
入部辦事應從所請遵宜卹同公品俸補服以成練施之美是日大學士來保
奏書懼略大學士自京起程之日 特派諸王大臣率領侍衛等於郊外餞
送今班師凱旋抵京之日仍應仍 派諸王大臣於郊外迎接俾得王公及
文武滿大臣等列名進呈 御覽恭候 欽定 上命巴布路已寫珠
爾查拉臺何於初八日進大河哥前往迎接格魏王復魏王威魏王經秘王哥

自得園藏

通河今達豐安弘晌戒命成允趙弘恩那木圖將庫阿岱李元亮海望德通
德齡介福三和烏靈阿雅爾圖勒爾森於郊外迎接是日策楞岳鍾琪會奏查
從前自兵鍾琪咸徵土兵召募新兵千有餘名又陸續召募二百九十餘名頗
知勇敢除已經頂補及病故傷亡外尚有餘缺可補之新兵一千五百餘名擬
從大兵凱旋一切坐餉行糧俱經停止新兵均屬無糧可支若不急爲仰懇
聖恩不獨鍾琪如力不複仰遵收錄以勵人心且苦黨從徐不有游手好閒
之徒一旦失所流落四蜀於地方亦非所宜臣等再四籌酌惟有仰懇 皇
上天恩暫將實從守糧營臣等撥商補卹不致遺有擁營伍限以到營本月

內將名營老弱不堪充伍者裁汰即以新兵抵補庶免日後多不致虛糜
糧餉而新兵可免失所兵往又得收精兵之效奏入得 旨允行是日策楞
岳鍾琪又會奏言撤兵後各營所存兵未多寡不一少者僅足敷用多者頗不
數運回內地若概行裁撤亦屬可惜應查土兵中陣亡病故者內有一千七百
餘名帶傷者二千二百餘名例應照內地兵丁折半賞給銀兩書役四五兩仍
應將此項未得一併扣算折給以為銀糧作是賞部定例應自外省查明報部
由部核題本 旨給俾辦理未免時日甚遲不若無人看守為懇 聖恩
准自爲臣等於外省查照尋常額數按照部例先行以米扣放報部核銷並照報

自得園藏

務期速致不致倘未者仍照其例遵照辦理部核奏入得 旨允行是日策
楞岳鍾琪又會奏言卡撤留守應運回內地糧餉軍裝炮火鉛彈等項甚多擬
運停撤兵夫可免於遠處雇覓又致糜費錢糧應飭令漢土官兵分運遞送
卻將卡撤駐存米糧並賞項給散鼓勵爲之全數運出金川地界其西安成都滿
兵俱已起程陝甘各營撤回兵丁亦已出金川境設軍站撤鳥爾登法納副都
統廣已力等俱於二月十三十六等日陸續起程日期臣策楞於二十二日前
赴小金川美諾地方臣岳鍾琪亦即前往建昌鎮馬良柱松潘鎮哈攀龍帶領
川兵撒出撤營約於二十五日可全出金川地界自凱旋以來迄今半月全省

日遣頭人在營供應夫馬而莎羅奔未嘗於我兵遣索不堪物件者俾不絕
供有頭目管束極為安靜奏入　俞旨報聞甲寅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奏言臣於初四日自山西平定州入直隸界內察看情形該得雨澤乃知刻來
獲鹿縣地方即遇天降時雨申刻方止約可二三寸不等一路春麥皆治行至
正定府接事先出迎嚴鋒戴道傳云十餘年來無此應時好雨自向此地而後
雨澤否據云自下所不得雨亦無好雨麥秋可豐收自觀此雨實屬有益農功
讀此附奏奏入　諭曰京師亦甚需足實同欣慶也　乙卯　上諭內閣
曰人子於幸之忱必念甲棟國家細屬之典更正為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夙

夜宣猷賀襄機務前因金川番蠻不靖再四請行曾請督師朕以其世爲名臣
服勞王家猶度樞垣朕轉茲感悉由乃祖乃父積厚流光鍾茲良佐陛
朕欲加恩典之祠堂於祀典大學士奏稱臣仰家為學堂責先人實世受殊
恩果然仗天威番酋震懾凱旋之日似當優請殊恩今威信遠孚番酋歸順
功先奏後著將前宜考鑑章以示優獎其既臣鉅宜都從國維之例勅建宗
祠春秋致祭增光祖旦用彰忠烈該部即遵諭辦理具奏　丁巳經略大學士
忠勇公傅恒還　朝是日　上諭內閣曰金川平定還徵扶眾大學士忠
勇公傅恒凱旋陛見奏稱是役臣雖勉勉服勤而番酋歸命悉仗天威至於屢

頒成行仍帶部恭入城事聽為能決判斷律謹洵為有勝女任此固出於大
學士公傅恒之謹飭抑其然無鍾精之番往任事實屬可嘉前已降旨晉階太
子太保交部從優議敘伊前於青海奏捷曾封公爵經復樹緘贊方略葉輸之
敘著再加特恩授兵部尚書銜於本身封爲三等公以昭懋功懋賞之典俾窮
力勉場者知所勸焉　且朕復授時日師元在和信誠是言也觀前此網提張廣
泗之敗此抵結卒致債事戊大學士傅恒歷營重臣雜陸康揚修樂抑觀其凱
旋後　命即讓社推其於兵律紀判在軍之處已和衷應思集益可知是誠
能仰体　聖衷宜予先制去任而為人臣者亦當知所法戒矣是日大學士

忠勇公傅恒傳　諭曰十二日遵旨進大學士前往之軍機處官員及在京
辦理軍機處行走官員俱著入宴　戊午　上御太和殿受羣臣朝賀是日
諭內閣曰朕賜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四團龍補服先經大學士公傅恒奏
請於凱旋大慶之日遵旨服用平常補服公品級補服朕諭以入朝入部辦事
姑從所請以成謙抑之美今日朕陛殿禮畢公大學士即易補服朕恩章服之
榮原以旌有功而酬臣節從前默爾大臣蒙賜者時常服用若僅用於朝賀典
禮之時而平常入朝又復易平常服色殊覺未善非俾嗣後入朝齋戒亦宜
時常服用其入部及在家聽其自便以彰威大學士之懋吉益朕之加賜加不

為大學士一人且不為其一時一事立功而然乃以功而論較之開國元勳自有不及而其忠純堅定之心則一是以能感格　上者諸事順遂究其而誠信所孚番蠻向化且金川不過幺麼小醜所係職其當殄滅其衆亦無關較重惟是從前張廣泗既乖張貪縱不肅軍紀因特命訥親前往更不料其毫無實心惟安逸是耽傲慢自恣番營加閱特遣重臣意其必有過人之略乃見其所為如此將謂本朝大臣衆皆相似其於笑外尚可勝言即今大學士公傅恆自奉命以至抵營率清白自矢之忱釋夙夜匪躬之誼居服食而進壯謀猷究而不疑用是嚴備群番信孚異類革心歸命一出至誠俾向日之見輕營壘者

奔班聯者盡為滌洗實足紓國家倚任於朕懷而有光即聚觀大臣亦大為增色朕因此益信　天人感應之理惟在一心其有心作偽者天討必不能逃而至心忠實者天休必所嘉佑我君臣當善承　天意交修同勵庶幾堯工熙績海宇乂安著我大清萬年丕基共慶無疆之生計也兼宣諭中外知之。乙未　上諭內閣曰大學士公傅恆奏稱軍營遣來之參將吳士勝家有老親邊遠難於迎養吳士勝着以遊擊參將補用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訥親從前於金川軍務支用養廉及濫賞建碉等費經戶部駁明着賠續補尚書舒赫德查奏訥親濫用冒支銀米均在着落伊兄弟名下追賠朕以軍務辦理諸務實心實力坦白自持毫無觀望加恩免其賠繳今愛必達阿里袞按年交清今思逆揣雖有養廉而在外公事亦多設措賠項未免拮据朕念伊等祖父曾為國家効力兄弟之罪不相及愛必達阿里袞應賠銀兩着一併寬免此朕格外之恩伊二人更當殫心職業力圖報稱如稍有疑慮因循不免虧失真誠不能逃朕洞鑒也　庚申　上幸瀛臺賜群臣宴出征有功兵丁皆與焉

辛酉　上謁　陵駕發京師是日　上諭內閣曰從前往軍營奏請帶往金川之千總傅德把總馬宗志俱着照伊職銜留川補用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五

三月壬戌軍機大臣等奏言總督策楞等以金川平定籌酌善後事宜十二條臣等謹按款分晰詳議恭呈

御覽策楞等稱巴底巴旺宜各立土千戶一員責令革什咱管轄以助聲勢臣等議得巴底巴旺地方係土司納旺所轄納旺係金川之婿是以從前張廣泗將伊圍葉爐地令策楞等以該處現無土司請將納旺之姪勒兒悟兒結噶杜爾結改給土千戶職銜平分其地令革什咱兼管臣等伏思莎羅奔郎卡既已邀

恩允眾則納旺尚非不可寬宥之人且伊現無子嗣伊姪又年幼無知應將巴底巴旺之地分給革什咱管理是無端為革什咱增益部落既不足以服番眾之心且結勒兒悟兒結等出成人之日革什咱占地不還難保無事應將納旺從寬撫恤以自新仍令為巴底巴旺土司伊姪成立之後亦可聽其以次承襲仍令該督策楞宣布

聖恩俾知感激番眾似為安協但策楞等身在地方於情形較為親切議所奏別有所見亦未可知應令詳悉酌量再行具奏以昭定議策楞等又稱勒什咱之札什諾爾布應請即予承襲以資彈壓臣等議得上司承襲之例向係該管地方官層次加結咨移往返動經歲年今金川新定革什咱地界與之毗連無原土司整理札什諾爾布既係應行承襲之人且自用兵以來頗能効力向應服策楞等所請先行給與號紙以示獎勵而資彈壓策楞等又稱雜谷革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宜聯為一氣以防外患臣等議得雜谷等四土司俱為金川接壤向聞彼酋人稍屢被金川侵占今既歸還侵地自可息事寧人即感恩思懼仍不免疑懼等自為籌畫但既據該督等傳集曉諭令伊等頂住各整則是辦理已經完結可以無庸另議策楞等又稱小金川沃日宜結為婚姻協守穩固以杜金川窺伺臣等議得沃日地方向係土女澤宋吉管理今該督既擬改土司會議將澤宋吉配與小金川澤旺事屬已行應無庸置議策楞等又稱沃日印務應仍令澤宋吉護理臣等議得沃日印信應係澤宋吉管理今雖配與澤旺自應仍令執掌以俟伊未該處女土將來承襲之事應俟其生有子嗣即照明正土司功噶之例不兼兩土司印務可也策楞等又稱小金川為要害處所擬設碉房宜將僧格桑先宗占固二處宜駐土兵防範以備不虞臣等議得碉房之設原係各該土司自為防禦其已經殘毀者自應聽其自行修葺至僧格桑先宗占固既係小金川要隘則設兵駐守亦應仍該土司自為料理若委員督令分派轉似代該土司防範莎羅奔等未免轉生疑懼此事尚未舉行應即行令停止策楞等又稱小金川之大小朗素宜分別安插以杜釁患臣等議得小朗素現已奉

旨令策楞等酌量辦理無庸置議至大朗素

未能抒誠又無効力之處原非小醜業可比其應如何設法安撫應令該督酌
看情形妥協籌辦策楞等又於金川投誠之土舍汪爾吉應行酌為安撫且予
議得該土舍原係郎卡典母弟見當金川起事之初即不敢同惡相濟素曾投
誠効力亦屬可嘉今金川事竣不能回巢自應代為籌畫伊現在兩叁羊什昨
地方居處該督再奏即交與伊母舅土司札什喇木布帶同駐牧俟有可以
安插之處另行奏請辦理策楞等又於援德行先叁寨境土司土舍宜加附
獎勵以示鼓舞之請　臣等議得援德行先叁寨境土司向皆受約束於金川用
兵以來伊等從征効力又皆傳諭從雜谷土司今遵將勤兒悟等加附待卸互
援德土司等因為善出望外而卒先効力之雜谷土司現已恩無可加將伊
向所兩統轄之地改歸峨嵋所之下使此俱覺難以相安應該督等另行籌
辦請　旨定奪策楞等又於兵土司應請加恩以示鼓勵臣等議得金川用
兵以來各該土司隨同官兵輓輸供應運餉從征甚屬勤勞俟大兵奏捷之
後業蒙　恩旨令該督等酌加賞賚今既請賞加一級以示格外獎勵亦屬
可行應請　旨交部辦理策楞等又於漢奸出入番地應行嚴禁臣等議得
番夷愚蠢無知諸事多由漢奸指點煽惑所應嚴為防範但該省此打箭爐等
旨傳諭該督等令其設法稽查嚴為防範並令各土司皆有稽察並稽之責

自得園藏版

必須漢人代理在伊等由為延致引去留各得自由若必慾將等兩奉附近內
地之各土司等延請代筆須由地方官飭令詳擬備查列地方官兩辦公事甚
多安能復為土司延請承書即令加給詳擬不過得一具文該令未見實益至
於頒充土司書識之輩亦非安靜守法之人地方官又安能選擇謹愿馴良者
以充此役而此輩依恃往官選擇之名或挾制土司並行滋事更覺轉開兇完
端倘在所界不定只圖紙以識別將來有嚴界定楞者難伊等於該
土司將有點額變主內地者詐說又使漢人以為有又不便置之不問種種技節
難以悉數應令該督等據實奏請　旨責成該管官實力奉行嚴查稽查不
得多為其約至內外民番互相貿易亦難一概禁絕惟在該地方官嚴行約束
查既往出入混雜以免滋事可也策楞等又於夷人與買漢地應請禁止以清
繩墮臣等議得本朝定章內土司管轄內地漢人田產與番與夷者甚多一時
難以盡數清理且夷民營業已久遽行追繳轉似妨礙生計於撫綏之道
似有未協但該督等奏該產業交界之處應請明白嚴禁內地民人不得將
所有田地私售番民違者酌治其罪可也得　旨速行　丙寅　上諭內
閣四軍為國家重務前因道員虎遇祖始誤夫馬自請罷斥以博眾民虛譽
經朕降旨革職治罪俾知理官務之要知所儆惕今大兵雖已凱旋而糧糈首

自得園藏版

加保護成都府知府李盛唐係該督處特委出口總理粮務之大員乃本委之
時即託病不前對畫之以全不留心防範以致軍粮兩次延燒又不督率查拏
惟思回省調理畢案官而有所不惜該員當虎遇相治罪之際仍敢漠視公事
罔知大義此風一開將地方政務寧可任意怠玩一離官守便得優游事外其
居心實不可問非重加嚴處無以示懲李盛唐著革職拏問從重治罪　奉朱
上諭內閣回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軍前餘存米石除給各土司外尚存
一萬六千餘石已照內地撥借兼挽之例令番民承領雅其多誤二年易以青
稞運赴威茂營還倉殷自金川納款大兵凱旋以來屢經傳集將從征出力之

各該土司等加以優賞并據該督奏明各土司目俱借給米三百石五
百石不等共存留米數無庸再爲實借但念連年用兵各該土司等本效力
番民踴躍從征追底失業借給可憫著將該借之米一萬六千餘石即賞給
各該土司轄其自行承領不必扣限還倉以廣懷柔歲聯之至意又日策楞岳
鍾琪會奏言臣等於二月十一日已抵闊闊駐劄二日辦理丸寺地方一切事
務隨傳各處頭目臣等逐一面加教誡皆實因宗因寺兵丁業俱各有陸續起
程沿途並未滋事一切事務已安文武大員照依原存印冊逐細查點兵哈
舉龍現自人日一帶從此撥撤臣等可於十六日進省奏入　報聞四月乙

卯策楞岳鍾琪會奏言治夷之道首在嚴密邊防臣等於凱旋時沿途留心查
察知丸寺土司甘入內地向由汶川外賞橋行走從虎既有私墩又有當風橋
直丟易逆此日久法弛該土司厭此迂遠別求捷徑乃於閩安以外漢番界河
之間自行建立索橋一座河南雖為夷地河北本屬內地今則兩岸俱歸番人
把守且直走威都計程不過兩日臣等親見此處捐離營汛甚遠漢無防範隨
傳詢該土司桑朗容忠數其私建索橋之非諭令折毀仍由汶川舊道出入已
據該土司堅稱遵依此外尚有番地寒陸二處必須修理稽防者容臣等查明
酌辦再行具奏臣等又訪得丸寺地方重屋碉內地民人同閩閩有此索橋

逆以往閩鎮等該土司均分其利聚集三百餘人之多臣等酌議禁行查拏並
各處土司不特人眾難以盡除且軍務甫竣正當安輯番境之時不應啟其疑
懼是以嚴飭桑朗容忠嗣後不容再犯並將為首之廖安康等四名押示漢番
交界地方枷號押遞回籍庶內外匪徒共知儆懼不敢再往夷地滋事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尸後善奏言軍於回兵一切馬騾俱足應付但既經往來必
須更番輪替庶馬力寬舒不至困乏若兵丁跟役與給馬匹則用馬過多恐難
休息是以酌量兵丁皆給馬匹跟役則令折價兵役俱各歡欣遄行無誤至臺
各員亦皆能竭力承辦不致偷安現今回兵陸續行走出臺閩者已有八起來

省之兵俱已過完在途兵丁不過一千有餘約四月半必皆可出陝境更查陝
弘謀咨稱臺馬有餘官兵即五百名一起全行亦可應付且查此不過數速之
意但臺馬單可有餘俾得更換休息若大隊同行儘數應付月日奈兆努哈中
途疲乏此來之兵反多阻滯自應仍照原奏無論五百名四百名一起者皆令
作兩起挨次行走庶不致欲速反遲且陝甘事務正看愛更棗積已於三
月十八日回至省城從事清理奏入 俞旨依議 甲申 上諭內閣曰
金川用兵案內川省大小官員辦差辦糧小有過誤及供億闕乏遲悞者前經
降旨令於事竣核其功過查辦乃因現在用兵不可不使知儆惕而然今大軍

自得園藏書

凱旋伊等從前雖未免稽悞而踴躍辦理業經竣事可加恩從寬免其參處俾
得安心職業 乙丑 上諭內閣曰朕前降旨金川軍務自經略大學士忠
勇公傅恒調度得宜勦撫悉著所有在軍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等乃克成勞
吏部從優議叙此乃指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拜章以前
而言續據總督策楞參奏軍營從前將弁功過並無文案可稽無從查辦因降
旨以既無冊檔則該部無憑直議官弁優叙之處自可不必此則二十一日以
前而言也分晰甚為明白乃兵部及該督錯會朕意僅將從前在軍大臣查辦
而不及隨營文武官弁等不思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調度之員弁即係從前在

事之員弁當雷使攻奪碉卡數次數員血戰又如吳士勝等兵入賊境冒險往
來及梁傳興連奉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諭令直由刮耳崖帶領番酋赴營歸順
則亦必有隨勞將士俱經奮勇而出力伊等前因主帥專辦明諒既無由建立
功績今幸得以少効微勞又不獲仰邀議叙從屬向隅且無以鼓勵人心俾將
來知所勸勉著傳諭總督策楞將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在營自總兵官
以下逐一查明造冊開送聽大學士忠勇公核定具奏一併加以優叙用獎成
勞 丁酉兆惠策楞奏言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七等日節據湖北湖
南江西解到餉銀共六十五萬兩均在自舒赫德同兆惠酌定 奏明截留川

自得園藏書

省銀二百萬兩之外不在收銷川庫但滇有任延滯遲逾不但餉銀關係緊
要恐有疏虞即長途沿涉脚價亦多糜費臣等公同商酌川省歷年因趕徵餉
銀不敷支給處需他省協濟自二十萬以至三十萬不等似應即將此銀留於
川省以供接年協濟之項既免遞運疏虞又省往來靡費仍屬兩便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 丙午尹繼善奏言凱旋官兵約於四月二十五日即可全出
潼關五月十五以前計可全數抵京所過地方俱極安靜其馬駝一項仰賴
聖恩准其分起行走又准跟役折價多方節省馬力得以更番休息不至疲
乏兵丁護帶隨行毫無阻滯自已飛行各屬將臺站接撥民馬俱令歸農畢資

拼作營驛馬匹今其領回供備差操役此兵民安堵地方寧靜矣不能仰體朕
威戢 天恩至軍需錢糧現在陸續從前遞安幹員逐款細查確實另行速
核奏入 諭曰軍需查核固屬緊要而軍興之後民氣未蘇亟宜加意休息
也臣等謹按川省用兵以來 皇上宵旰勤勞大小機宜無不籌畫指示而
所係猶致意者尤在民生吏治是以凱旋之日諭將川省大小官員分別錯誤
之案概免處分俾得安心職業以宣撫綏休養之道而於戶部奏撥軍務告
竣之摺又諄諄以民氣凋敝加意休息爲 諭仰見 聖主之心殷民瘼
奉命西征如此 五月丙辰 上諭內閣四前因川省軍興一切供需既經
有資民力曾經降旨將該省乾隆十三年暨本年地丁錢糧暫行緩征仍令該
督等將辦過夫米各物料於凱旋之日查明等次具奏候朕加恩今據策楞
分別查奏其列爲一等之成都等一十四州縣地居衝要差務較繁承辦夫米
最多可加恩蠲免一年錢糧列爲二等之灌縣等四十三州縣雖亦出夫糧
次較有派往出口站夫或當此路非甚差務亦重應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七
列爲三等四等之州縣或糧由本邑運人力稍省或辦夫而不辦米或辦米而不
辦夫如梁山等二十二州縣應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五崇慶州等五十三州縣
應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三至乾隆十二年錢糧既經緩徵其中仍有急公完

納之戶即按伊等完納分數仍准展限緩徵以示獎勵至本年緩徵者目今軍
務雖竣民力尚有恐仍令該督撫等體察毋致催督擾累此外全蜀出力辦公之良
民咸得仰邀恩澤免默斷舒該督等查明所屬妥協辦理并出示曉諭俾閭
閻均沾實惠以副朕優卹勞民之至意 丁卯 上諭內閣四貴州銅仁協
副將胡大勇前在軍營倡議製造擋牌三千面據傅恒奏請將胡大勇
交部議敘經傅恒奏稱需費五十餘萬且製造難計時日物料亦
無從購買為難製辦擋牌之有益無益及製造之需費幾何胡大勇必應知之
而以得此議也大明知此舉之多費錢糧無濟實用而偽請製造則是有意
冀圖從中侵冒不然其居心固不可問即不知勤謹冒昧而以必不可行之
事捏飾妄言則又明係伊藉以保實而因從征跟隨巧圖規避得以藉此歸家脫
身事外其與臨陣退縮者何異此在綠營小武弁尚屬不可況身為副將受國
重恩者哉胡大勇著革職交與刑部軍機大臣等會同嚴審定擬具奏 八月
甲午 上諭內閣四上年調赴金川兵丁借支辦理行裝銀兩例應扣還朕
念伊等長途跋涉未免拮据業經降恩旨將已至軍營之兵丁全行免扣其已
經起程而中途撤回者亦寬免一半今思未經起程之兵雖未有跋涉之勞但既
經派調則亦不無整理行裝等用亦不無花費若將借支之項全數扣抵未免拮据著

加恩將未經起程兵丁從前借支銀兩寬十分之三以示優恤　庚子　上諭内閣曰上年川省需馬之時地方官有用民馬已經官給價值凱旋之後又經陸續發還但其中尚有例價者同一應差而無馬領回未免偏枯著加恩除原價外每匹實給銀三兩以示體恤小民急公之意　十月戊戌　上諭内閣曰此金川之役雜谷土司蒼旺等兄弟三人同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加恩蒼旺著爲雜谷閩宣慰司勒兒悟爲梭磨安撫司根尕吉爲竹克基長官司各給印信以昭朕懷遠酬庸之意　乾隆十五年四月丙申　上諭内閣曰總督策楞奏稱軍需内核減南路運糧烏拉應賠銀二萬餘兩是將辦理不善之據藩及經理糧員等開列名單著再分股追賠朕思從前南路各站供應糧石烏拉已用價採買而脚價之外又添給草乾較之在運爲數稍覺浮多自應照例核減但念彼時實因明正土司等處烏拉短少雇覓維艱曾經奏明採買亦遵尚非可雇覓而故爲價買者比况倒斃烏拉承辦員等經理無方應償自難寬貸至於長途往來輸輓乘乾在所必須若照在運之例一并核減該員等特稱未免觖望著將以給草乾等項銀一萬二千餘兩俱從寬免其賠補　十月壬申　上諭内閣曰隨有供應赴川及凱旋官兵動支各項銀兩屢經該部指駁自屬照例辦理但念此案内係軍務緊急惟恐供應貽誤一時趕期措辦遂于定例有違並非有心冒濫著加恩准其报銷　十二月辛巳　上諭内閣曰知州謝應龍著賞給伊父封典謝應龍原係徽貢前次日寨守禦有功故特格外推恩以示鼓勵至于撤報務應付係辦非他處可比伊办理既著勞績所有應追核減銀兩若按數追賞未免拮据其未完者俱著加恩豁免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六

藝文 御製詩 命傅恒經略金川詩以賜之壯然承廟略一夫猜天狼番
部蠢爾梗王師武必揚懲予西顧久嘉汝赤心良廷伐叔名庭擇偫集家安斯
能成偉績同綠不庭方佇看銷兵咸赦天日月光 孟冬上旬於瀛臺錫經略
大學士傅恆及命往蜀西諸將士食並成是什 大清學教賢遐瞰豈有未
王指蜀西積武闡遣非我志安良禁暴猶仰深行軍吉征初錫復瑒食感同湛
露總持從明年擒要屬遂教既良佇時候 十月十三日雪傅恆二首時命大
學士傅恆經略金川月之十日乃經略及諸軍士於瀛臺賜食天氣清和應流

澄霽朕意於數日內若得瑞雪足為明年破金川嘉兆今未逾三日得雪誠因
占感來憬軍祥案執比七因並書以志 同雲未肯放晴凍凍仍然化滿貫
着地消融與定慈隨風飄盡可憐生篤俊有如尚是佩蝶樹非春來瀾帶小參
忽餘銀競萬竹權文火成三清 知此好雪須及初破蠻明年此為清不敢承
通曹植馬所放瑞頗晉公鋪呼籽刑已清與此日極架妙響苟餘却於值懷鮭
筆處松崖積翠量補好 閱平章五言古詩於丞書遐寄 戊辰十一月初九日雪得五言古詩
七韻書賜經略大學士 伊余有宿心對雪無不喜今歲乃兩是此復勝於彼
恰在仲冬月偶駐南海子綠向欵與佳五林花散鶴豈惟緞用收為慳灯年來

念我同心侶率領諸軍士艦艷雪厥寒凜懷蜀能已 經略大學士傅恆再戍
蜀江城詩呈覽用其韻答之 若為常教叔巨川平光今復率師前程冬春真
勤庫霄布春傳由佇延速度乙臨流博壘威教銷邊蜀江船數千里外寧擦隔
心在丹墀玉馬邊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帥師進剿番酋志誠奮然志期
殄懲執春再三聯撥帑度理以光傳班師休兵息民為種國是叶微句奴未滅
何以家為者乃重機咸師筆武人鈗任立功之機人學士頓翊元良抒誠贊化
名耀祈當古不必異光參酌帥更什為一日之績時以立之 三西結閒椅頁
夫未閒沈蕆佇貽之集思廣益所咸殘勒遠勞民我不為武豈住兵是成復續

惟和衆欽同所以成為肯枯何益壯志興談啟威師 己巳新正戊筆書賜經
略大學士傅恆 復將苦作筆留辰敘此吉福錫庶民三百六旬中一日富貴
青殘留欲春各畫送擊瑕瑞集詹花瓜用值三疊葛黃布今將其抒有御詺光
與乃捷捷詩韻也更此義花殘彩筆今與值東風循西韜物同是共西川凱奏來
春正元日作 一例銘光風不同倚擺端思向東風萬萬就理心無係七字
咸吟興有郛遐日連傳壁遂為當各捷振撫元戎兩階千羽重舞德播聲前麻
遠待中 大學士傅恆經略西川效忠宣力誅求魁破壁無由明紀律大振軍
威番酋窮蹙乞命經略大學士鈗意德平本允其請欵持厥鮮閒之仁下詔班

師名大學士速朝襄贊方佚茂春詩以揚之　安邊屆使平舟忠坊命斋甫贄
乙霸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家那茨一月閣三提早覺千帆遠　兩
宮晉國勤劳予虔念速歸黃閣贊元功　馬何廣表夜果好生天地深含包
敬成宵雅八章句著得同人九四文兵既寬要吞漢氾方操權執西艇蝎蜀氏
安撫勤籌重心與元良奉僕交　二月十四日閣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
報莎羅奔郎卡於月之五日詣軍納款稽顙歸誠宣布風紀叙降哉頌喜而有
作　止戈為武信其然我僕收春經略宣與善捷音來五閣何妹傳房自金川
番首與石心依服軍士行閒氣信蘇羣將合揚休以拔都因忠赤揚方天　經

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既奏金川平請移士選朝錫宴賚序用用紹紀立之典
卿席得表揮一首書以揚之　十徵功成振旅歸牙纛羨虎晴晞雨濟手羽
飲塵與六律宮商合米瓶香賓玉牧頻勞殷甘雨更屢通奉鐵持侵佑泰協司
德倍武將文真物態　蜀道難用李白詩韻　我聞李白所云噫吁嚱危乎高
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書實謂信無令乃知不然想其兩家眠起神來偵狂
歌落紙如雲煙一時遂與弄寫遠我曾歷險親復嶮巘蕺之所五則在錦城
以西桃關外相距天猶刻此遠詩言之所不通人跡之所罕到於是處也則有
卭花以居跨把以食之金川僻郡日大極偏部相與叫湫危巢猿道連河上等

迍盤使我師老復荒無告功不時将未息宵衣旰食情想我子襄征大命相屢
使戊年及早還唐古逐奉未偏尺動閒亦搜術嵩畢給細宵燈幽数馬冰嘶閒
此時頗有秦卓判謂棧道險祇不過如秦上山翦道非難直與難於上青天太
白聽以得五丈收獲香屋冰竈不侵尺下臨千仞洞上倚凌雲壁以繩縶馬馬
駕歷伏頂颱礌鼓兵雷擊非士卒同甘苦安能成功迄速歸來哉涸援夫其有
苑巴刑剝井夜戶開晉閒執豚來令見服狠豺狼速備胥安避虎蛇亭宋豬豚
鑿宋桑麻耶復細閒以平地孰教士卒咸歸家蜀道非難直與於上青天回思
蕃遠去戚不禁西望猶咨嗟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眷我皇清

握乾符衍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繼承列聖佑啓亦唯是二三叢臣
布德宣力予曰有見如予曰有望倫用造載丕丕基閱有巢界閔不與抵長奄
有於大宮為寶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禪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
從征得受符檄為諸土司邑頗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操掌侵奪各土司中語封
疆大吏曰要之不圖且其視爾此肌乃增兵善輸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掛
綿以老仙或縱敵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徽之不宜或致增
濟且我重劳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者斯任乃命以經略
印ゐ賚集諸路軍爵米相繼閒闢不篤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祖餞以

指而授朕親御武帳授經略酒以行天日和煦風霆震疊都人士瞻睹聳聞
不忭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三晉驅秦隴越蜀閣絕川江渡桃關之險徑
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撫循士均其渴飲飢食同其飽征夜眠進於暮
贊機務親草奏章封又得時稍勤其勞而於武臣有所不知者能共者恩威
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以戶庭遏部伍於衽席妍舞拔青軍當大振復以巨礮
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酋駭犯懷猜者請降經略
且以假罪重為極務而乞生久哉俞且首馬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
好生假茲首而鼠竄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戮之不可謂武抑不足以

污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金川平定捷音至京
是役也采入數千里秦軍凡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追自中途未見其用者夢
之武功足蜀和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逮自
我聖祖親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來丹誠而遠寄侯碣
我靖荒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從矢石於行陣者參贊大臣
及諸將士之力也朕何有焉唯是體　乾元之德原佳兵之戒俾大定功安民和
衆庶幾可以無則寧乃集之以詞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
我民自羈而靡有悔而悖豈伊異視遐邇徠倫守在四夷持古名言兼己同之

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饕食狼依謂莫我抑不靖不庭侵厥隣衆駭
令叫呶以干大誓固棘丞紓繳抗之故我張我伐猶抗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
相持匪敵相持慣謀自文而易寒暑效功稍遲將或非以狂懲身當其罪自既誅
以徇我師狀昏於恆汝往視之　朕語于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
益旗兵利林帥衆再勇集厥其心金石何敵不摧何攻弗克滌以汝忠奏捷頃
刻　恆拜稽首臣不敢負既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
乃壓其穩前持禿獶有節糧糧番窟惟驚謂自天降　惟假假持良辰吉以偵
以謀以克對越其持匪誅且狀恐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偉礙攻碉其守以失

雖是潤猿潛弗敢出　其酋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搗其中堅大肆大膊期
日之前俟乃罪戚乞除惟命惟命是從六事承章除道築壇肉袒羊牽　赳赳
鍾琪乃度乃釋單騎賊衆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稽罪歸誠爭應馬足
順斯撫之龍我王度罔已當建今也而歲　七徵諸道單騎冷陽曰我相自於
前有光芳聲揚於斯賴德已讚連歸番闖在右實最休養生息慈釋蜀邦武既揚
典猶惟慶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七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八

藝文　平定金川雅有序　兵部尚書臣梁詩正　金川地居西徼為梁蜀荒服役峽僻壤遐通邊圉　大師臨境猶負固肯竄　天子宸慈特遣大學士傅恆經略之授以勝算佐以雄兵電赴霆馳剋期底績既殲怪寵旋宥穴臭舊爾容戴元衣戎　皇帝解網之仁於彼孫窮許其納款于是策勳永靖虎旅言旋　天子乃行賞策勲上　儀告　廟樹豐碑於大學昔　欽飆於為宮九有咸敍八方同慶臣詩正聞遺　武事不論會同毗敍歎詩四篇用追大雅遺音於萬一　有譯其出師也　上命相臣經西征　特行推轂之典頌

魏鋖焉　有譯西土印獠作固數牢令川嵎陰是扈剽壤足侮頑我孔煩上麃經截方叉鉞我子敵國罔據冊逆我攻曰重嚴是宮章二　皇懲斯誅過東軍兮經經相頃邦之杜石稅孰情何孔戾且彈章三　皇曰汝經汝其右往維女敷汝帝閫外克律機穠維予斯恩章四　廟算孔良載我用張　皇魏鋖之同胄其光肯酒其芳戎車載揚用收我西疆章五　有譯五章二章章六句一章五句一章七句戎車再二豈也良罔吉河扣為城月日征略王堂師徧斯之塙扁門脈

我車既西相經之傑匹河之林尸蜀之糈餼途戴蒼頭旭啟穴章一啟穴興逞乃陟堂嶺六師於雲以雲於崎嵯彼遐東金赴易逆章一曰嘉二豈材扱斯扶垓其旅脩貫夫夫諜數嶙以我師首衛怙背嶺左右罔不寧章三乃培學迴剛栢乃戍高林高林斯猜乃礪我兵乃降我鋒中壑是衛允焉厭功章四　戎車四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紫雲奏奇降也孤壘窮蹙稽顙乞命　天子赦之以紓軍旅　紫雲其奇降風車吹番番既聾既警且哀乞貢鋒望逃歸恩來章一有嚴上將東敵克壯廣余討伐宥械斯為弗允其求以逞厥句章二　皇曰命哉殺豈孔俄惟非我民是寫厥夫在曾用許彼旨貢逆既服罔尋予兵宥之章三罔見此狡宋田既猜遣拂卻拜頓首彼都行婉伏我咸貌號何昏求遺爾千心章四紫雲咸設允我東登其侯咸在錶錶明明告以　皇威沛回沾唐　皇威既

運六師乃旋章五　紫雲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八句　雲德奏咸功也　皇心悅豫以渠敷錫興為文以勇傳於由民衆觀其盛焉　雲銀載和自彼山河相釣入京嘉績孔多上公既還儀服有加　皇曰女經爾獨予嘉上承宮祈惟汝屑章一　於穆之訓　帝德之運大化以翔佳兵盍慎良祓吉日盛禮是晉嘉福無疆萬邦咸慎章二　肅靈既廢春約孔時哉　皇考恩告成有儀曰此武功　維　書之昭回本經西岳奉載艷章三武功既敍文德斯漲夏樹貞珉聳羅之侈雅詞有律　天子作作日月之光炳炳煥煥章四維　大清御先後四字兩戎既敘猶業率土罔有內外忠臣忠主大信未施治隆千古

於萬斯年其承 皇之祜五 雷鼓五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 平定金
川雅有序 禮部侍郎臣秦蕙田 皇帝撫萬方丕冒所暨罔不率俾乃金川
不恭敢怙險以狂我臣夫肆厥辜 帝廼震怒有相曰往靖往視師用推
轂授鉞以行以宣以雷同聲就殲戮俄頃乃撫魄有旬丙厥生擒情究功 帝曰
吁勿害劉其与推誠以懷以柔賊用革心奔走懾附厥角獻琛此相但作以
天子盛德即撫摧之依旅而歸出師不五旬而金川以平臣維王者之建異績
於詩歌所以歌功德被管絃表金石也今 聖主仁武德昭被遠荒徵武耳而
撥往返右囊琉虞后之格有苗殷武之入荆楚其膚功述於猶或未達也宜有

風被雅頌以昭化聲使臣得觀大猶吉甫撰宣王之風輝愈柳宗元韻元和之
伐臣臣之愚知其可備擬於萬有所頌述謹擬平金川雅十二章章八句敢再
拜稽首以獻其詞曰 皇怙萬方內諫外經而蜀之荒有狡不共戎居弗叶是
頑是虔 奧誅 是忿奮我 皇赫 使維一德克思厥圖也 咨相臣女予往踐殛類
既禱既餞于衡厥徒五千臣無匪紓 維此相臣克勇以恐戾 天之罰匪周
究躬金川之阻其山爲重匪箴匪荄徒行以逝 金川不德匪鑒匪若棲其川
鼬謂險可據相臣至止聲罪以致執凡匪従賊用張厥兆殲就戮三胡不亡其
巢孔完我推熟當厥角𦉪有嚮生以牌士堅未懈假我斧斯 天子曰咨執非

赤子彼歸而休胡寧忍此其汝予撫勿踣勿锜我纆則救我戎則拜 天子曰
諮民亦勞止我靈汝予惠我拼市匪缺我錡匪祈我矢告於 慈寧載色
載喜 小人革心爰來爰貢彼量醜踊於軍轅相以 帝言虔求端懇載懷
戴欣歸琛有度 帝懌相臣歸饗厥躬于嘉汝績建汝上公錫汝豹尾龍衮以
虜旨汝將士第功以從 相臣振旅言歸于京對揚 休命告功之成其譽于
庭王侯公卿鼓器吹簧孔燕孔寧 嵩此武功于 鄰于 宗思樂
聖母厥母是黨蜀民既安侯畏侯工金川率從 天子之膚 於赫
皇武出武之入刻銘于碑以播厥美施瑛龍敍于費之門若日月光式是後昆

平定金川雅有序 檢討臣夢麟 清受禄拔 倉穢序維皇欽若勿
怠 天命茂德用錫金字以定厥家種葉以傈扇商來庭盛厓朱根畏棱
異充成列寅金南稱走帝清厥穢 特命大吏剿殄蠢寇非無熊師羆旅吐納
生風纖厥醜類 帝以蜂蠆未與較也伐氏守者弗做跳梁愈威 帝乃撫膺
圖而赫然曰嗚呼維 皇天 祖宗庇余一人以撫綏萬宇底克豐
民余一人實撓御之小醜之不克殄其何以善遂人也惟茲一二重臣弗服厥
績曰汝恆汝惟盡瘁爲邦心膂重國家事假汝節汝其視師四川刑賞惟汝
擇有執勿怠勿懈以對揚余休維十有一月 天子受告於 廟既禡既

翦茲吞開鑿百倍執事周旋錢塞干戈矛鋋鈒斲山野淵淵澗澗雷介曹駕闔
不如截難壘壟而義色仁聲已孫猢其十二三也癸丑登時西抵米柚角沃者
振撮村機披打道光一月三捷碉十堡盡怪烏高瞰這逆周猎凪寬喙息嗟呼
邛命斯時也軍威暢　天威揚都四方壯士怒木漆赫赫雄摧聲靈凪至大學
士方欲迷厥荼魁用彰　天討周拒而未許也　天子曰於乎一人布德四裔
絕界不侮吞合盧亦則叛逆虜害鷙鼓教之新女種其例伏降以贊光化降之
日擒賊高揚將士獻俘賊囚踟躕因厥冤有大義昭明善威殷來周獻貢琛友
厥臣僕二月金川平臣謹按金川僻處邊荒厥土為不毛厥賦為貔虎今不二

月而䇿夫其倘人率其心非　聖謨之遠彰將略之廷着何克臻此而臣屆厥
征討揚神威也而厥種類亦蒙恩也感恩畏威永永無極以視古之聲教遐洸
神武不殺者夫豈多讓哉唐定宗取蜀平淮臣致地復書無足侈而禪會柳宗
元之徒見諸詩歌鏗鏘典麗伺足以耀之也臣謹採古義擬　聖武遠揚雅十
章章八句　聖武孔揚於鑠斯振我車既飭乎徽牌方曹是厥乎而大易允武
夫洸洸以角螢危　螢危伊何維蜀之右大明從天鵬鵬埤旄厚發我往洊矯
我旅壞我邊陲罵我士女　友旨於相維女狂諸乎誅乎宥厥衡弗率汝一汝
德汝振汝旅有用是格余錫汝祉，相臣拜手惟命乃膺是哉是何以集厥功

貴鐵白龍戎略熊羆猱奔爭斯皇于邱之西　安次于西于邱于野何以錢之松
楊其葉梅蘿齊掃盡風肅肅雨司征士枕衛三墨錫裳是振爭冰嗟嘰雨雪其
雱維風未加焉足有堪殺果以恩相曰勿匿余亦安之　安之維何日六千里
步直不跟伏忠誠律我部有苗從鞭悖心友直我哩以憚彼兇　彼兇既憚余
威乃揚復披穴吳折彼谷豬月迅捷：賊志云戢既齊軍門截戟沸渲　維村
回嘻以啟其將散其云跟維女妻死　天子曰俞我寶匪鉄率心招徠汝歸乎
宋是西南女無敵將為至不留誅　帝表仁宅我威既凡我武孔揚不殺而
降為其模範　平定金川頌跋　大學士臣史貽直　敬惟　皇上御極

之十有四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　文教四訖　武德遐揚絕域輸誠遐荒納
款問我　國家全盛之時德澤萬年無疆之慶也金川小醜僻處西陲蹂躪邊封
跳踉邊境我　皇上　聖臨萬國仁覆群生六合為家何忌置之度外一
夫不獲即思引為己辜處以我以撫綏師務除殘而收暴遠服底定俾暨患殘而
前此任事諸臣經理未定為年之策臨敵而戎成未乎任伏奉于林中等進而
未克俾心奮進進于河上退蜀才師屢餉濟日踰時紋蒸屢功遠無成再我
皇上　執綱大振　其命重申　特選輔臣　親授方略　廟周事必
皆柄幾先定一舉之功出師甚出成有勉之計十道齊飛筆策飼屢　臨

軒而　錫上將以虎賁鉞　推轂而　命元戎於是輔臣虔奉　廟謨
恭行　天討慕程孟遄郝志舟道之難并日夜馳裏糧大兵之集如伏草直
搗穴執燧獻俘愆　驕虜之負勤遠圍之氣沴乃單雪前任威令旋神立
沫耳目之形已去腹心之庚金叉所指山岳順積白羽一揮風雲變色羽林立
奮虹霓旌旗甲之光將鼓鞞捷雷電騰征鏡之象在我師則猗崖壯允士馬敵
騰而彼境則鋭甲摧鋒者苗膽落什莽蠶蠶縛命投低攬物注於以傳子孫式
德尚遠藏於三層臨光澤之所捷遲以殺劉嚴根株將其巢穴後萬統令金
切愛惶哉　皇上備其無知貸以不死博好生者天地之心而包荒者大君

之度始則以嫗鳩成性仍旅殺掠而誅僅則以環琰含生之懷忌刑在無赦班師
振旅爰始不殺之恩息鼓偃旗史寫止戈之武至胥虞舞干而苗格周文因
壘而崇降昔是道也爾乃　天一而頒番苗立化傾心革面率服備尔而歸庄
亦充御侮　皇仁洪宣　聖德登臺瑤象叶極奏凱王煌以而根髻投殷
鼓擊而文身蹈鋸鍥與重足疑硍嫋娟偕蔭草偶寄於時伏游則濡下沾膺也
命則騰行緒鞍車番版舞諸部綺瞻歡聲若雷黎觀以堵足從也奉牙障而往
甫及三旬飛書布而未不踰八日此固輔臣忠勤自天運行　訓示道瞻時
以無違實由　皇上宵旰不遑籌度機宜合恩威而並用　時行時止妙用

協于虛舟　知柔知剛大道行於健順　仁而義義總歸物與民胞　是以光
岳孚御存神造化日月於而化育滿盈不萃統于一人而天孕太和於
鳥保合中以雪山岸廟偕四大地之春金水浮洄書沐　一人之澤雲氣由此
而盡息遺微回此而收寧成王者無外之規錫回海蒼生之福竹勿必豐表德
于闕下始揭威靈集京觀于軍前萬姓仰武也哉自今遂　盛世伏睹　洪猷
未能擬甲荷冤險除以而彰就文而顏頒合龕儒星紀　誤歌而兼其律綱從
此比戶可封普天同軌總遠而舞格化于飛走入倫山峙川流效職于清寧之
宇千秋紀瑞萬禩垂光謹撰凱歌威武不揣荒蕪申揚盛烈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鑠　皇武遠播八埏悉徒化化冥伐金川呼吸踰直窮威遐赴　天討
有罪　其命聿宣一其　皇謨獨按洞往統帥番苗肆彪張濱平之蓋豈其
旅來致以施風從電掣迅精而捷一其宰相昔夜躬殲已郎赴旋驅搜撲鼓行
克捷具舉奉勅所振碬營雷激鐵騎雲翔二其焱蓋奔苗聞風雅落鼠伏兔氣奪
之始炒析諸而收寫子而踉敝非　王師馬群飛撲四其尾巢盡友款與為姝
投械歸命生致可求追我從殊獻我之于擒諫六事哀此蚍蜉五其師為不聞它
謀擇六沫將出險中峰巘巘雲林先登是則是核痛斷根株以靖番疆六其
天子曰皆一德惟任以予事文受命統乳包蒙則吉用武不承勿來其墉忉廾

其後六十番苗悔罪乎向東心畢門輸款爰獻其誠表衷歌詩勿肯鐵佺吟以揚
稿藏優滿泮八其十始时番苗野炳枝虎令備　皇威形如稿本始时番苗避梁
亂陸令備　天休日霸勢戴九其十始时番苗悉化　天兵令屬內附厥高
聖祇始时番苗鈴析夜驚令屬向化蜜裝畫迎十五班師振旅　天子回志
丹忱貢日麦鶴呈公還歸綸閣來輔　皇賴文武是憲為可元功其十一欽呈箕
熙　天子曰勇秦塞進躬閣柱以陣五服五章為汝光寵倫彩庭宵　紫
宋娟拱二其十　命將興師　天子之武捷伐用張旌旗雲然菁森宿殘蜀
敢金偏番苗來庭救軍西土三其十　洪案發謀　天子之智密運神機律天

金川　卷二十八　九　自得園叢刊

潰地　廟算靡遺番苗之悖奔走僭天屬教守走其十四服內合之　天子之
仁季山萬國近遐番民並生厥青以周以歌懷哉　大德　皇路以之其十五
春王尊字　天子當陽　武功綏靖　文治光昌六府修治二事克臧於萬
斯年　聖祚無疆其十六　右頌十六章章八句　平定金川頌　序　協辦大
學士刑部尚書臣汪由敦　蓋聞偃武修文命而肯定厥有武功盛美同於
謂之鐃吹大獻所以旗以為鐘作　皇帝御宇之十四年二月望日　日本
金川捷奏上聞三輔獻賂捷聞九土　兩宮錫慶東虎虎宵先是特授參
狼十二酋者李夜郎之向大類有苗八年參絕險偪黃卿成嵙駿鎮時後死雅

侍屬揚肩攜屢平統狼之機年六峡冒啟之所陵絕度寧屋碉巢之文來為
懸車參著籌運之叙于是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捍撫某府經受　廟謨
化化充匪將居　帝南丹闕賜日三門騰諍銑蔑潘氣元雲八陣研盤龍虎
獠逞指來地承千打向推幃為參審聚道於部下山連雲栈不言蘭足之勞霄
積糗糧召萬勵號將之志封章夜奉良謀志合神機羽檄朝揮妙算能驚鬼魅及
會吉密性同敕光高居多方所以狀低依城百術玉对城碉城界傳于重霄抒
肩荒殊畀舜公厥之鬼聖稠牧充血依建八之威尾徹森當則先從孫廣而守
摩漢而銑金闕閫指土圖以呈純穹遐已部之燒揚坍也兩虎得未臨刮月八

金川　卷二十八　十　自得園叢刊

壓絨有穴而將夷友平拔扶虎在嶠而推君盼矢病瑰方嘯無敵赤旗迎秋風
之鐃撈何功不先行夏莫以柁水矣爰乃椎營班秋束月開國花門奇服感肯
達迎嚴書沂殺丹合拜起趾知承頓乞合律今天日重曜經略大學士忠勇公
乃敷布　皇仁三面解好生之洞氣靈　明詔大擒威不殺之功　聖
朝之遠略分於上將之神威首理群策六軍指畫枯石燗以爲俞壹紫千峰與
日共月臨而蕪峙乞慈化則度循金仙作鎮要荒厭碉銅鼓以及火山鐸洞秋
寫苗獻一旨憐以　皇震雷哉　元化無不敵所數舜厥角於廠雲勤惜
參訖心與二紀書獻說否瓦尾荒而之眘泳核斑師楊柳飚舂雅之色在昔有

攜貳羽未格猶俟七旬承虞興師一旅尚迷五里為半也非徒神速也孰此雄
帝曰俞嘉乃丕績惟臣欽若告厥成功勇猶丈讓遺臚不足方茲　陛
軌從此十洲環海咸太液之波萬里層城並集甘棠之樹奇祥聚萬俟夜月以
歸琛鳩木浚沙聽天風而納貢自彫　帝運職領清班敬瞻圖繪之既歎
欽膺揚之義爰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至德承　天之祐四日以
臨四而以財八紘速逮乳戴傅極含疏弗九敢負厥固遂夬反斯匪值似喻太
河在懸　皇帝聖武　時咨疇庸傅揚有相風后力牧欽哉汝往山川標光
風雲戾蕩堂堂六師所謂大將　錫之龍旗彤弓交報手持于杜咸命用事
相拜稽首　廟謨孔昭允哉十乘自我西郊　天子餞之金尊翠綢百
辟御士班班不忱乃州子單師以瓦斯號川流山芝司靖憚驍　佼佼裨將于
晉之揚旬瓶俱川戴幽弗遑雪山我戎大廈洋洋姚圍鼓峙舍我更嚴庚應伊
唯我其敢廉下馬車先以達於保鄉　我師既陳先經其魂彼昔不諸當惟大
義之剖乃勵九攻高壘固以應我衷宣重推覺朽有出而伏無鉞而走悔為戎
首自罹大咎　為子析骸是用告哀誠藏僭叛乞其子道乃面出府繫司軍案
兒號梯啼昔嶺之崖言言墻墻前蹈乎狂走　帝仁如天服之舍之　其
叶仲春月之五日受其降萬壹前後錐徵樂魁羅弗敢炎惟大事承進視捷

行勝何退何克我威我德其自今以往順　帝之則　帝曰汝將予嘉汝
遠歸日譬譬我天工勒龍揚死而飛舵翩根春風言旋于東樊已重歌舞
舉陳　五月告功闕闕振振　臨軒受之豐方有是煥乎有文　皇漢
帝刊勒之碑旗　德廣運德高為年宣昭今聞用告于　天
祖截為其慶　惟　天惟　祖貴命溥將　兩宮燕喜純嘏
是常　為名　頌德王母金章惠此萬國俾壽而康山梯海航近
天子之光虞豐隈懷合保民無疆　平定金川頌彥序禮部侍郎臣齊召南
乾隆十有四年　皇帝御武平定金川仲冬命將杖往孟春奏捷下
詔班師受其降而不殺也毀武商名埴先鬼方以三年周宣以淮常武之雅迹
在徐土淮南猶且揚詡鋪張傳播千古況　皇帝豐功偉績如是赫赫明明
可無歌詩追配於商頌周雅自愚不自揆仿古以為此詩　赫矣　聖武僣
我　列祖以篤其佑命誠鞠於司天而下　將吋金川者固不入其阻莫我
敢拒其逆是敢其漲斯撫不留不處前歆僕為以掌疆圉以福我寰宇一章　蠢
爾金川碌我蜀邊焉羌獨處塞于雪山雪山　嶢峴維石巉巉接岷迷岍有水峻
蜒平居踞作險而兢乃畜狡是泉乃擅地是埋乃碉樓是堂抗我皇誕二章
帝曰咨予將勿斯待咸柯枝闊川唯司天誅是稽我庸告之以微怙

聖算深矣勿疑矣勿遲兆神為謀叶曰往視師汝傳恒宜升熊羆虎貔以
揚　皇威兮　維十有一月　皇帝齋祓遣授之鉞暨旌偶偶旗旟是丞
既稱辭　聞以火之烈於水之活於夫雖若艱難猶穴旬日而達有事何
剋不折何險不拔兮　大兵堂堂師律孔明叶鼓向前閃爍風鼓雷是喙且偵
推嶮山嵒苒以趨鹿嶽雖崇水湯湯於度徬柴隨蹈踴可風於濤上輪瀕此振
稍以炳大湯以消雪霜兮　番乞降恐後輸且上奏出傳象魄湯恨林叢
皇德高厚曰予閔大道叶驅左旗右翠夫飛丈刈亦壹要降安可勿受　於
書下趨前而傳洗首奉千百其耦迎奉于道兮　寔其膺功閱月之中靈示貞

上所綏爾屠歸傷郡乃惟休兵重慶偃革銷鋒雷奔始觥甘雨和風澤普萬邦
叶惟　皇威與　天同斯同不咯恭惟　皇德與　天同斯同
不已容兮　聖武昭燦伊止戈是樂紀　祖宗神略文德與亦培環海
之擇是種是雲是耕是聚以繳敛增萬耦若自泰依宗伯受司觀冊頌詩有作
庶經極的垂示無斁兮　平定金川頌有序　刑部侍郎臣錢陳羣
十四年二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既平金川捷書奏　聞臣自揣首
峙為歲　上敬然曰非予之力乃　五后之德　文母之訓
親指　慈寧宮稱賀行慶典布告天下惟時廷臣咸作為詩歌以紀功德

臣伏考史冊所載黃帝師承虎高宗伐鬼方周文之于崇于密傳及孫子宣王
尋伐玁狁未有不戰而能成功者惟書稱有苗未格乃在班師振旅之後自世
宣武功者未有倫比今金川番酋恃險據營經聞經略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試賞
廟略師屢捷斬偵謀嚴紀律申六事是慰惟伏無所逃罪俛首乞命
皇上俯鑒綢執先仁恤其窮而永活　命傅恒納降班師番至頑蠢罔識天地
高厚焉能揣測　太聖人度量包含有矜憐異類而革心俛農穴以奉　皇
師戴上將以感父母有推敎以遂成事不逮之司膺功克奏德何其神也易曰
信及豚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非夫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

于斯恭惟古聖之文德非有高班師而始數苗之未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今
皇上之推仁也以天自處即洗而謹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是也書衆之歸
仁也自勒以天即洗所謂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是也以今視昔殆有閒矣自愧
無文未能仰揚　敬拜手無窮參傳古今未感通之理天人相與之際風之
自也假手假之其信然矣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特與　帝文萬寫個
促俶時劍思般船推銷威畏俛徵外其來廣漢之羌充裒在唐金川其遺種也
種人狡狂今來法焉諳戰居營仇滿墟　天討用申戎車虢虢往從遠人
復先帝執遊諮丈佈　皇帝曰嘻匪伐戎罔仕很勇嵎而乃精誅曰惟相恒

一德欽承鐵擬縷金書餞作歌孟兵番番　厥眾孔多出自統用以行雷擊
天討之山王師鐵出賊心変攻推其沖龍
德罔敢不肅嵋無深固面奴程　皇帝特圭曰倘其威納熱手將肩征往生
我敵以時旅旅來歸曰惟上公貿勇實忠神明其通識宜且奴咒我植搗入穴
出衆總我併併來走寡酋獻媒而遲仍誓既厥貳　天心收■釋窮諭二月
捷　開西觀歡聽軍民息衆凱入春秸龍精廣書　皇帝受朝衆響賞行
中外鏗鏘　大清天贊告功上　．後偉儀偽祭唯　祖　考
靈祐時全川厥判合猗　聖母命璽祇堂．　敵音惟　孝治心榜

穆唱倍　天聿隆隆禪于碑鹿厥元非寇蜀民亦旁今者德敕則我既無唯
德惟刑還人廟哉　王道永凝泰來之治上下耗佞望太平基　平定金川
頌有多　惟人府府恭上馬標　皇帝婁　．　五后之徒然昭發明德猷
閱真以運不世繞宇宙迥歸暑廣望府兵物綱德論要政歲再外固不搖心我
志動德旅夕允途王明度泰我亞天之大律　皇帝有事於四方威若精卜
望信多生下乃惟抗佑來德之自回極——皇帝均見厥心无宅以常伯常任
以由擇其德周尤和良廣政拯皇教六師以揚我　聖清之丕鉄成制惟十
有一年是物之守直來告曰金川之豐帛揚於厥扶介侍碇衆敢用悉貢以御

於大度今才止厥後亦不懲　皇帝曰呼爾勤恤眾士我眾士其惟時勤以
威如彼用威效奉涼無敦刺衛亞已之底士厥長趣我御事以西討於金川逆
之絕之乃戡保之惟弗敢厥事時刻誅有闕之越二年周克告捷　皇帝曰
嗚勤哉我西征之士帥弗用職俾我我刻序予一人其敢有伏罰亦推咎罔有
臣峙先知天威奮我來毋怠毋豫征既厥事勿懷自尚克修登敵以幕将
天子之明威　皇帝曰命我帷汝克增乃告於　廟宜於　冢土錫以
鈇鉞雕甲龍旗癸丑　皇帝臨門以餞元戎士十帥以西遠適河涉灘越海
二月越卯峽登天鼓越山刊木東馬以度乙亥元臣至於軍時我拜稽俾伏其

章真總我之師十有一師洗祥祭祀揚武于晉侯對龍旗襍俾夫威靖明於泰
呼嗡臣以揚我我士予畏天命惟四千紀氣常者誅用伐我眾尚衛予欽承
天子威命　皇帝嗟嘆哉有豐既備既害勿廣殺之枯惟翁之惟
罕人以召於以怕用大降眾豐民之命亦惟眾恒克丕有嘉績予視功載建眾
於上公來禎相予以康宅天下相良乃以　天子命俾師自涌丕德於金川
金川之人咸以後哉朝我志其克格二月癸未受降于壇趣跋楚伻以露布來
獻　皇帝以戚衣　天孚逮　祖考使靖我家有罪不敢赦予敢
曰兩既康帝之欲作予惟立旬宣載有營哉亦惟．．天丕建我　宗

壯為德丹無疆之休懿哉　皇太后朝夕訓迪之德皆與有其敬告於
郊　廟光陞哉　聖母之丕顯休烈於是普天咸進曰聰明
睿哲神武不殺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使詰暫哥不及已　皇上仁育萬物
義主萬民仰惟前代賓與虞帝同使蠻靈疑蹈施美名今見世常載舜跡照
吳因柴辰未錯事之臣伴正例其義按節厥文以宣究無疆之大烈　皇帝
遠遺而來惡命也臣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受　祖德既萬萬邦曰
威惟昊曰明收明合厥穴機合由以容走換同植水足卓從執居西徼殊才印
王曰惟金川實古再就復權種人以嚚以訟　帝謂守臣往遇其對金川非

文自得圖書館

茹于我疆行印花是特卵刁是逼王旅速但不時告功念我佑夫旗山摩厍念
我農夫歷此嚴谷　皇曰桐臣汝惟同德封僞其蔵刈刁其愚是攻是宗是
絕足忠汝惟腹心協攻鈇鉞汝惟千城協心雖甲未弓綏壘虛矢田厥王旅焯
焯無徒修修奮其儀忽乃定乃雷桐臣率止既協而獻復作天險乃畢不服漆
水滸省人救我我殲殲殲操大將厥伐桐四奮之以肅王旅惟　帝之武蜀
纜弗新惟　帝之仁而柔弗肯謂我桐臣罪仁伊猖龍良在箭梅主是於意
慶我民選師僕伯乃惟種其元懟厥心絕其刺梏猶我德音輸詞壇下俾獻其
琛但來長德揚　帝之明擇梏以青析醒以醒適我六事來復邦往　帝

嘉元功是除命寄鳴刹虎青豹尾神旗　王師之出時惟五月武是千羽放
虞之文　帝曰疏予實　宗社之佑鑒哉　聖母不訓劉德美曰
止戈無競維修金川既寧王會畢圍宮臣拜手惟　帝之埃　手定金川嶢
有丹　厚仁慶事府詹事臣陳浩自閩大佳好生秉仁心以遂育神武不殺揚厲
闡以昭宣世威王被無荒普天枝澤退邇均歸情戴率土輸忱格及武帝世舞
兩階之千羽化行九域王朝嬰萬國之共球命右所傳於今為盛欽惟我
皇上　乾元錫福　泰治綏猷。　湛寶洽光天隋八紘於仁壽　和
風鬪高同枝四表以光單臣民是訓是行遠享黎庶雕題之境卜大來享適遍

文自得圖書館

身窮蚓自之佛恒主堂之霜逐奔馬揉膏惟金川之小醜率爾跳梁雖蝸角相
爭初無傷於治化而犬牙互錯實自是事判詳在　聖世必視六合以同仁
豈偏陲是今一隅之失所爰　命來討伐罪非梧佳兵何嗣遠旅經時未聞
大獲事中無沮見中摩銅之喙基外進退九重老師之律　特宣上相總統
元戎于婁于實北路備兩集兜乃虎生方車騎交馳　聖天子親示機
宜俾為星修形跡乃掌上大學士欽承　方略覺　九重籌畫洞若目前
披雲霄以進征士馬飽溝而山川失險書雷惟以迅鞭雷轟捷旗露肅而草木知驚
跳前待于緊魅閑風燼落弃之燼大旬塀望彰魂猶進克堅碉似蔵腿之播韓

身政昔循牆以破之推蓬的略能粘紡想古武通而並進天衢地軸墻風雷戒
焉以分羅系登戒之枯央行見過河而汪淪宸中之根先宜容耽頹而遁斑停
之巽不能飛巢與冤卵卵走於淪無可避死不擇音於是乃屈計窮術夜伏罪
遣頭人以來請歷與決之侯傾悔往日之無知而與心而更來改而稽門譬衆
必斷懷簡於閫越疑定誅頭刑社軍谷於有信與子同仇決勝算於先机威此
朝食軍魂己驚憚之無地執軍方府屬以相質賊承 貽下凡人細閑三面
擒生戒之大度上請 慈宮專救宥之深仁 待中吳命宣傳 忠
格反側知安敢拜 德綸無遐慮陽止 帝廷宣燦宣揮之俊值軍書風

卷二十八

疏日旋之時八座登壇旌伏與韶元並麗六師旣旋麾旋共矣武周館財奏凱
以牠 閫表奚降以頒 諭數從前之罪赦爲死何辭許此路之糖津三生
有幸豚魚而化欣有焚郡心頃環境衡思逆解賊夫而持蓮六條以母北漢澪
王帝績千佛以勿墳惟酬 聖德安內攘外奏文經武緯之侯休宣賈
功戎武休董威之治視商室鬼方之元弗侍三年比周家獵狁之最無須六月
漢世時歌樂使安能侈此協和唐代傳者孰忠未易方茲肰淮祇 皇上實
能以 聖母之志爲志仁民愛物俾 德訓而容保無疆斯允自亦
能以 聖主之心爲心齋身致思遠 康壽而席功立泰 聖孝允

昭於冀宇上 徽稱而垂功 一慈顔 天威速播於遐荒終
列祖而光發師占動量碑於太學 龍章丕煥星宣偉績於史自風化
水無疵疚為方慶合四海歡騰日備徽基傳承 慈殿館恭進嘆只賀
萬年齊道之長廟奴做作申德載太平之祝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
御宇海晏河清煌煌美化蕩蕩仁聲不色窮兵武耀光明佛航萬里拱獨 神
京蠢茲獫獗忽爾妖別肆掠鮫部蜂蟻交爭 帝用赫怒 教將董兵前
師不戒於時久更執戒失律哮帶蓑篤乃 命碩輔東鉞專征往欽哉虔
星發戒我作六師武臣行水伺 客筭風雪東程千巖飛略八門列營先

卷二十八

時伍固絶旋向隋 翊野稀狀擢徒旬崩寒夜集來元日宣令如電斯擊似雷
斯舂小醜效走莫敢抗衡乞降不暇向首衣嗚 詔從天下賜以更生惻是
窮虜克爲蛇鰓書干 天付綱羅自嬰今詔 德化重弘綸紙銜 恩
結義物化其情有苗之格格於 至誠 王師不戰承靖攙槍止戈曰武
仁與義并凱歌旣奏久老歡迎依依楊柳悟悟旆旌 帝閑閫獻舞威舜來
魚飲至嘉猷思勇大哉 帝德如天難名明威震叠偉烈垂峰拜凝賢業端叶
金昊班扶奏雅德兆蔡備光昭 孝合祖於宗處刑頎 聖勵精政物
安阜品崇滋崇於萬斯年共樂太平

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八

藝文

平定金川詩　大學士臣傅恒　林方供　帝譽頌日於　皇明肯觸年

華戚東功奕葉家排仍依葉樹成戚斯遠城　君父恩道重　功名念豈輕安

營帝回柳報　圖史丹城鼓傳無望早欣知有終期泰息　神功遠會見寇

氛清萬里　天朝進獻嘆自此行　平定金川詩有序　大學士伯臣張廷

玉　自開天地好生之德迭用剛柔帝王馭世之精卑殺威惠遠於文教以懷

遠人亦討武功而宣異旅兮是修士亦有外於荒服方經周盛迄不容於宴安

是以版度循良之教宣探兩階之舞大序之師先於蕃服異不待有苗格於班

師鈞自古而誠於今尤難之惟我　皇上神多新統化治度于周六合以為

家視八荒而同國男等文摩之書隨負俟以來同球集越蠻之聯翰請疑而奉

職貢香序羅毋者轄蘇丹鈍界生可作而以事先行南傳商時符盛於雄玄端

先復法成家奎君道皆收昭從目之狀落今精璟斷群彥才之嘉我　皇上

答淑情文中垂於斯期速徽之大母金承祭於塏庫不足謀臧雅恩益於祥梟

羯發猶徐未雅迅於斧殯斷於特徹度五色之要皆素請單書仰　凡書之

隨盛恭行　天伐神謨不符於深符於躁　皇師偽算雨表於　震斷

[seal]

特簡侍讀大學士追貞公日恒忠貽日月黎社山河之訂　再算之題承乃簡
哉之奉奇探鼓而唐詩渤溢　據才而風騎逐處歷繼如大明鳴記辭綏步瑩
科不負經羅遺猶衛英主依方州立修里高調光未嘗孟振光錦五雲條坟島
之周學書頌晚八傅合鴻鷺多滿小雅啟深而隨對凡發君五陽之民俗飛纖
徽猷如秋展之城武氏烝精方歲先手奉奇授仰來迎之柏袁於故桐遂中帖
再之表同帝打，穀之吟於時日恒揚欽微此長綵封之未覩循先振之翠六統
猷宸之摯拔乃哉　皇上文廟見深宏闊湯惻秋亭　慈皆之文川大
德司生殺星　聖安之宏仁止戈為武　恰傳冥揚迪宮執律之叔敝

金川　卷二十八

二　自得園叢帖

宸鑒趙政菓更作之要射侯奉表並上禮為外庭狗列將並見大人物風拜來
衣春吟書祭旨陽武頌文鏡匹休者崇美之六事譽往丕化陳遠植幸之呼也
錄生於機握奉莊嚴之律度五體政論賢待徵於孝內篇公為黃扎將旋旅也
題親泰三年之風雅點奇書五加遣一大角走秋宗海權大寶銘功位五等之崇
班師凡舉之命派別有綵天眷自南方豹尾射林佈之策進楊潤謹述盛蹟然
北陽編簡羅來屢歷驀飛於　清廟　寫嵌端來觀虔奉坐壁水文屏
金華鞫西自風光映猶門不數發皇功業猶陶魏子似以同符斧藻詩書
今雅頌典讀而不朽日此功勒思時韻作舞西滿樹化英不任大行之三建書

功事著光於叙國時大休來嚴之盛際拔陵逞安西彝碑柳雅之徐斜用光錄
吹云尔　敝宵堂嗣奈俯手五緯奏八符斗明欽逆來萬通邊國山星丹獻遠
神京花璃萬自徵中主義星八安循外時至情一偏主　聖謨日喜雲馭
事仰平　千仰金旋望雪山何來整伏祿背寬鳴獨行半路啟單一屈連恩馬
遺跋留金作為規得內鳴旅類不備清光　威稱威德光坤鼎統獨探林間
為好　題持康常古元袋拔化時安舞丹安費罷定宣制九代投覓五紋一風三
慶意斯勒於仁西成舟成豹六事可作詩泰等人動遠欽述若小覲壽遠也
上相西松壬五斜　六龍飛躍場才興　觀備齊吟風雲會宣帝　皇欲

金川　卷二十九

三　自得園叢帖

日月泰黨旅福如行雅唐光耕字乞成先夫熙望函於高無極大庇轉福汁也
時　徵餘萬服錦先我聚來山川清事中彝燒於風漠政六集始妖島轉柱重
劍漢番文且遠策聞再而收不戰功自是　明衷廣一德昔表納塒協
宸表　新開五應時凡書錦來丁未葉滿初而雷中逢情中士昂更諸畫
金革銷鋒樂陰陽以合天承玉凡菁進遠戰隊前多陸承和　聖慮憂勞無間
萬歲祝　日簇彝內敵氣四行分佳協於樂熙櫃中國數新湛惠普履武
也今表敘采宏深王而慎是作為集百年壹來典成學如山積一由饒歌奏鼓
讀　聖如雲布進千來　貴誠浣肯莪濕進　金川捷書至　臣趙翼恭　文德于秋佳干羽

天心萬里運昇平 金興光送 慈宮壽宴慶頌將 聖教宣萬姓
蒼生同錫祜 嚴岳長春太平年 身青無心何大鈞風花一瞬化陽春
安張平策縱令縣禽陞拔宜奉皇仁六事榆忱寫述微篇金首修祝元白樊重
賞女屠歌舞頌聲 深宮寶耕稀 綠榆永輯懸 昨將擇甲人選以日
温澈動六軍歌秋壯營園 九廟馬頭霽碎飛新紀 龍文昌典誥
規戲風藻蕩溪與重光祥伴高明望編 拱奉宮門 平定金川詩有序 左
都御史臣劉統勳 臣 伏見 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聲教暨訖罔勿總迤性強
賞高形附清仁育摩生勇化不德四海九州大峒大化者也西南夫金川土司

金川 卷一十九

四 自得園藏刊

莎羅奔狠卡思緒陰害不逞大約私懷猜忌之心詭爲哀恫之狀僭犯兆陛天
討久稽 皇帝命大學士傅恆親往經略誅其叛攻壁壘剋日收復乞降不
允 皇帝特仍恩術討其自新二首海濶狩威揚事降命以六事自贖往時
宣布 威德更降恤師持鉞不勞屠戮立奏盡殲賊之渠事福居中送而振
旅之前鋒已返由地奏捷 聞者大學士經略忠勇公 御製碑文勒石
太學以昭示無極受賞穫幽遐惠歡悅喜唱盈 紫退退見 拆擇謹撰
定金川詩一篇以獻凡千有八十八字其辭 聖天子式然文謨明文乎起
之滅非韓遐吾人而事高往古傳之簡冊庶以揚抗耶 國家樹聲宣上揭島

一島其詩曰 皇臨六幕赫赫明明陽闔陰闢敖撃春萌有道而覆無疆弗
庭執時運質以拊大荊西南梵徼下掖高峰岝㟧峡峋光窟據封豕游迤洞以
良以生號號自逞乃恣其肆狼奔豕突廠府走虜佼龐弗支翰我剝族逞謀枝
兵壮群狂叛不可敵廣輸鼓而鬪負嵎誰攖虞人進叛理皆已揚微申家實虜
穢篤公已其輯鳴邑綱宣恤神壇矣逐持鐵拗掘師動將進惟 皇遠覽詔
降天誅搢秋鑿小在拉蹠物采惡而含頑對其俞屡逞叫於組曰予秩豚宏
法遠溪咖往往是悠遠懷于虎賁惟違臨昧衎弘左右丸丈秩圖之符月在甲
子王日發丑建旒渡鼓長麾是取于牧于郊來控來升 大予猛出有公先

金川 卷四十又

五 自得園藏刊

遼東以晉煮的以大斗虎步龍驤相拜於黃鉞杭劍授來許非久最黃茶旅其
詠尨尨長叔宙野馬鋒筠雲八方鼓縣楊光覺丈諸列偽玄耕胡紛紜盈多勁
牟自我是之奇甲束來和曾和貴我發秋霜氣按吾喧搜度旄鼓動若焱輪相
日畢止危周大介徒附之鉞威暗偵拜度治如夷飈從雷應乃勉哉讙乃膽破
勇乃折璘月前著其璘有擬其興歎是以是乃討畢剪我乎我枯有時其錢欽
窮以張攖焰歇嘲歡情默和劍芳奔行鼓馬詐讎紛程治吏回剛財已既雛而
休乃絕道迥參尋義疑匝屋味峨依惰欲倚罍石是窮施傷破仲將房嫌罪雯
聲山鳴峨揖峻姪外濮以舁中懷而降後虜蹶偏我勇畢來少蹻蒙芭驕亟號

亂陣相殺屋軍踰素化白羽蜚鏃未輸背燎焉郁鵠候君來題詳何阻不渝何
幽不霰亂連規錍時移大赤匿拔無揩無穹書劉容兩而發根生走東負嶽嵫
義連所哆嘗特今孔亟如忠桂鉤相因非誠則乃重大四夕蜀僚異甚是留惟
爾探威幾濟樹坑我作兩東周紿彼來草績帥中違行　帝聽精覆其果諄
既其今亞佛遺言以想不共或取在六執云可假於嚴山川君浩余投兩銳而
往算則有務無我責留方彈我家三旬烏使一鼓斯定　皇君香佑觀賊亾
嗟乎怒狂賊于何竊時弗教帝兩其殘於戕昌是教賊兩斧鉞加乎惟要人非
我前詩于年　其青是訓是亦收其還歸有疏鼓鳴息乃屬揚來相于家

相帝　皇言風行仟候宣役群視許以事旬凡我三軍切儻勿得夭知兩君
歸來　帝參肴媒之想技仕閑地興擬戮晚如於皇圍偺儀晙雖有科尼歎
舌隱斯儀悟樓揭翻虎目瑜跨廷風以來以惠從衛秉虎廉其翼是紀班持來
孫教冊懲姓破在從兇生逆於中隨綠原福惰羸書術豈拿於為無秋看健兩
悔深歎矣六約有飛技也捐我相因未前爾無帥苦　皇君思古紀商爾君
前使兩兇前扶兩察崩的收閑我帝貸取禍以經年安以同脇令之軍中於馬
周周乃旋而行覽其鴻舞乃告成功班師振旅凱旋兩鉤捫窮帝以傳　皇四
休成錫福法繹既奇删奇屆有捐先的尾最從秋果生怨相拜稽首　天子
萬年禧賀論功歌詩肆是訛　福　－　穫膝明社用慶樹石戒坰既慶既
錫屆偶伊何惟　皇百作和日斯光如大斯大炳燿鍳勒時高其遠　神
天宏昭　聖文述功百關廣韻數示我留五色相望八音迭和聖年洋洋是
將孫我頌哉　皇獻其我良佐佐　歌以善背力方冊焉光焉惟萬召萬
于既突進撫吾百讚讚獻壽　慕軍革祿穰穰　大君尊哉　我
統周彬室與神符為其瑞乳室教紀秋洋綱天風或行九川德教無疆　平定
金川詩有序　文淵閣于　命福　我　皇上應周卿穹至德音萬方清風
因八表乃金川小醜自作不靖投書西徼外逆天誅　命我群兩番喬聯樑

首因　天討久稽大學士傅恆銳承　帝命兵機專任五三月又時振
旅而返捷時與諸告　穆禮重年　親吾再行有　慕者肅中
外日民仰領　聖天子明見萬里函掖百靈經書豐功超邁前古言謹按事
瑞不揚滿　載美錄於律八十韻以　獻　於餘　皇風遠畢書統
大清自聖狀　業作九服狀　功宗獨權乾綱新文明泰運韋由來尋斗樞
久已揚乾樞記有苗氏是疏無邑孫萌可道方遐蹤　沛君遠遺要寬入山烏聽
待來似整令居然我家瑕收冀待冢座晃閑和班長理方保老偉九蹠命舞兩
一足請風撥振子心康野瑞平角互事尚未磨上下州穴氣提樹大凌鶯嵩跡

巴郎駐達松岡撫將在威靈龍驤奮搏闊外和侍今山中竟伏備思將來岩峨
欲以斷九霄鶴聚騎大將鴻庫結寨將噴咻捷哨聚旅勤自底舞鸞休嬌長戍
達嗎克錢更伊誰抵敵城執走即計負敝此精鋼溜逃捷滿網外森羅布吾皇
良算兩路戍壘石藏身回攀藤將乏粮深林石穫摸腰壁跳飛魂地陰難窮入
天河挽不慚似洪濤貴虎循兩陵撲擬插萬中　天討封狩　命稱北請
戎容軍稿將孩孺升旌舞府　當稍喘九日三戍矣小心懷慕慕令俟庚庚
推敘有方哉　錫拜延遐行自惟膺節鉞洗儀泰台衛平呂神兵援何知
小醜勤金戈匪日鼓王弩動重錯五在紅雲指十山踏鐵笋破春走雙鹽各虔
目馳陡出降來境基謀咻將角革三驗起伏達一事為天封繁未同城恙持弩
筆滿威城宣達　廟算專宗斷表情以徹細膺送冰鹽痛畫將但報窠入阻
讓遵英之探已定攻心策仲閩收經驚先除秦細作史殺焚奸心父弟吸條急
達客用大牲月更權白羽耆影看遥亂部山破遺軍敵石靜宙破驚捋鴟
風靡亂戎妙旗搖財氣卸降峨吉營精望峨餘喘息吠日吠狗狩羣鳥幕知破
理繳腎招擊所夫惟法無悔稱聖斷誠靠虜恩斷埃　恩綸寬用兵　天
登無血刃今爲得調番免寬罪之伏千腸貢入業先箭地上時采悉果理城乜
命表翳敢欣陳當滿坑萬公齊失計一　面許備生香樂凌霄援香焚燒楓断陣

嘆金華進雁渡南嶺送斷飯意成青無遺青石七滿里八陣丸俟夢白
日蒲山鶴清風靜林豪去時衛龍步歸日雄春驚田者長啞猜搖進品鑣鳴已
山俘奇私觀水偏蜻蜻節竹此繞吹甘叢凝蛘枉逆軍敵杖杜飲王福臨翹龍
獵刑三月雷敵旅八流刺膺身上爲衰隨編名卿來乾龍事履斑樹柏度礙青
天青律連去此乳歌生者　廟旌旗指明社稷奉辭　攜通鮮大卿連
考歎　鼎桀九此神功挨皆由　聖所明嚴府無藩文　請廟奏
成書王會牌周室雲黑拿真出小夷欲戰羊昔殊　恭備中　平定金川詩
大郭祥詩自德新　國家威德光吳傳捷度勞蔑越敘周規　皇猷偉德直
剛文偉武併救侵侵入聲連連古九州奠不來亨律兵收劉括壺扇南囊滋露
達民卯若替兄敗奚使之國為中歎於風竹指促年林對實見于芬枝霸谷求
屯地度劍枝沈者參深義應不吞者咻哉有由我　皇赫怒命林葛馬封雲
合衆從颯彌甲春先生先壯歇請先士舉勿傷妻　年複方略神典謀恭行
天討征西進山川陰峻盡出所雲掃雪壁翅足敢連臨玉帳羣軍羣雨特赤
達伯訪狐乃知救運險相符之協造營蠍石經諸明晴服不能咻諦今略肅島
猾秋蜂窩繞山揚旌孫愛歛乃千艘乃手長戟大劍光鐃哉嶽摩音老地軸傍
士氣香虜現見侔碩隨慷慨飛同仇馳系風待雅潤樓戏弩所反盲錫咪肯若

拯黎甯滿碉光聲震鳴廻不停已開望計可閒衆呼萬下趾鬼六出樹旌之背
抗聲伏腹重且入擒捷敢盡歸化荒友自元帥首臻僞如前猶爲心今發秋
啾又如將釜底泥淖而蕭正新以生偷將軍讀切稍敝因以紹集衛繼其胡
聖主仁愛循慶惇大小文德明德柔　特沛光恩指授前聞於萬國歷五
孫而清禾時嵌而探逆敵衆投降矣禦來川六事先可示清此崖鼻陵敲五壽
既慝念無詞留春風雲萬戲歌謳入而飲至仍從祝　林考揚捷
太和殿諸凱旋將士　天子神武懷柔遠方幸德霖屬作麻　幸定金川詩
內閣學士臣陳孝泳　恭和　皇仁遠被震疊逕屬八征用以和五律燦大
幸告厥成虔命讀獻日月光華既遍內外處武從小覓平不謂至海山川競獻
拜疏契未吳城趣程貴吳百子信收來始戰城主事停有知前向收親於不來
王者不經當虜直從手但讓而車時奮開門次陣提跡致令道肩光被貪愈度
陽不振手廓代蜀山瑩無表陸理損持日枝宜厦嗣而中積凡俾急小戰塔拔
碣壘石山名壘縱江水作行林依偏收精鳴兇逆脫巢穴　大成宏煇煌
廟算長城自雖周事戲武匕推揚。命將而　家訢陳路出典軍丸
天來上加之草蕭草揮伏鉞臨雲上揚塵出　手衛勤石來身關心肾斟酌
陽紀鼓軍容北風走捷代殺神機　既授枝專略備周詳兇狡困蓄猶擾

吳質裹甲行趾指揮雪攢烈康莊指時十山雪路衰王夜霜征鐘平定命鼙敲
擒挽擒椎成手春戰先聲手伏元莖鋼縱剝高魏敵攢雪騎向珠擒鮮黃鼎魁
精旁吼螢燒心戰悚來手恵傳傳接俾康無殺生前誰可望　大恩真清蕩
聖慶賞鞋渾傳弒另金戰厚實旨孔刺宥陳偷致再網歸故舍翎　詔
下歌屠俘萬十年名爲莫壇逕上時議恢州我行蜀界係全萃進迅長酒泉羊
心安古事陽雨涉三似去舞天光現翩來意宏係況無金水時拜甲雪山開斧
服齊波首寅八飲膝楊凱古來絕塞雲田連衣橋休介傳　文母班師慰
聖皇恭書松律重斂錫禪煌儀衝縣文衍饒衆淳白樸雨露春光拜稽首
爰託琴書孰材　浹夜甘中雅　鎮番光回覲謁加　天子協來
删計斧連虔義行錫德漢唐勳業帶礪怪風軍全將一德調元化手秋慶來
大勇平邊有安夫婦正無譁　幸定金川詩　內閣學士臣董邦達　王敬
從逆違　手遜樊寨恥捷城揭閫外　屏藩當屬進今看前所叙在書力
往達比石沈陽戈甫成振以伯殊麻肯自由戰雜程此而寄毛入乙賓責由來羣
典庶處上采肖直隨性戡思馬旗在哀雲楚騰摩門邑從魏去雖部落已是肆
遠歌暑火雲灼戰軍符兇行傳出車掃埤萊接我郝是延不辭秋暖烽底張羽
福參而威處萬莊靠烏軍伯寶定後迮紐鳥羨嵩書竑鸞前精捷日執俚係紙

時遠為將瓜月觀軍如歲月遲　皇心切求共師早捷明旌伊諸原從使公
詮河尚留　幸朝捷方此上將樞鈇鉞　龍及觀金字寫異遣玉璽褫虎
仲秋韓搖條伏龍臥令共司呈肅行懲息丞遲呈騎遠指蜀邊將已駐丹霧橫
遠逐外紅此大渡背山改營細揣降為世雷南來由冰屋屋孫健石孫第勝異
龍仲劍史搖月俄隨年冊才良鐵允在統制青山鳥懸角寒鐵大旗壽士未諸
三秋軍居旋為十番深霧是本他意呈戰先見祇屏推行為戚久在角貝福司
異昧涵妻得黃得債環手待懌回署政事門湖授方殺意征諸新令業既心財
振動遠令虎豹窮兩乞鵠射或遠乃穗共降化聲已引適文撰香顏城懷意居

報帶精螺會壽何早見營蠻璧何雪石君坐色降合不得有許昔放保屢荒勢
惟吹表孫命看懸投書紅劍澗寂而遠　甘菜春日師道北氣侍播親穎謹
書遺委壁直政書蘇徑總論勒分土今生實共大陰場本始運同清芳撩起
息自　書宵許　請往　三服定夫旬方　命並年捉角無驗到將
私事跡中軍勒回執穀門如網網浪氣心高委丹雙亮安程獻樑嘉賢度京光
隨大略紐邑湧金仙行暮期未秋貴巡罩往想捷僅香晚霜南門皮儀後叩筆
懷　忠丞朝扎進　遣手屋名雖到再人宣乞序肩少暖番先婦繁秋雲
女哉庭同集於叶無復杖馬鶴蜀大師鳥吹已人指案眠是時封是近行层物

萬姊古得索香樹挽山中抆鵡宙為統磁鼓向為泥勞能來勒挑夜將書條否
業瑞征進屋漢漢降日瑞陷陷回首嘶明雪往心華獻遷忠應獻好子苦覺皆
都屋　舒主承驕同光台根升嶂雲滑盤湖妻　春鵠下將翻猜獻紀章
合仲旗豹虎駢仍分　金字寄又飲　大危升近日宜尋紐縣徐幹首往寂甫
表色錦山旋水衛錢將丈　儘息伏審紙類錢鞠兆人真有慮　丹曰將
息耕康謹衛　歲　廟升簪隱直遠　高室漫淨衛洗遣連廟
踵謨其　神心齊許　觀　聖考金京又封　寶符營局推
　　春將文物方熙日鵡萬志在楨　如循同時頤往五稱錫母　術墨賢

河洛寫揮紀城偽壁罟術照精晴營擊銳提石鼓齊光倩從徑共謀精論功祖
北看提吉寸鶴為循者度十昌名嬌偽網籍出征祖六月推代至三年勞賊論
而漢鈷動化以惠方斯捷紅飲下叶垂年兮　紅代承　休命出危陰貼
負函皇韜玉冬　二聖在成烤惠讀流少惠共播青雨映　今王勤徳
序叙德聖哉皓　廟年寺蓮果　神機勒中餘　仁威再震克袁禮
仲秋　服致光　三世　英獻勒一編丹陳宿香考推的告學歌清
前以崇章　鵡圍直家綸橋備粹　聖海來函書繳清擬獻大寫西書陸
王會滿　年定金川詩　大理寺正卿臣郭一批　恭惟　皇極萬邦仍隆慶

安宅擇執未達脉跡書庵重峯江岳皆再起脉点亦幸於何物金川有在剪道
余聖明同志復各　天成鼓竹逆峰嶮湧虎嶋出六月風霍即肖崇不微為
數乾與論數　皇禁然憶　厲軍運機宗　精棱佳畔植法柱乾執論
佳皆未忠先神勇更退屈鑑船如ノ庭遇往於杖序從宮即動累破己失門謀
單令中微明士氣奎州化政議逮宣应衛首先年平年年令丸前行網破宮鑫收
衣籍撝中壁租措既乙撫羽數乃將令允書乞存循寺仁事今庚未計以程搾
解綱頃　皇恩数宗　前未微神武貢人叙丸此萬保保法為慶救可乞多
樣所易去蔚南狀圓　錫珠性重吉既古事遠謝未萬户供兵依秀書畫蛸

減速收永寧州家衣振旅詩網唐秉圭璧玉聖直拜宗已欽翔凱登熙甲後要
爰聞皇欽升微捷書到　一形廷行舞編日刑　皇拜石血月既籍已既革
張仁聚　丞訓　傳武臨　福被懷吉治民心　宋社
傳遞降作詩制未藏十載光又哥　年定金川詩自序　備大啟作户日超響
咏　國家賞龍湧才大坐文執撫循甫表英石未海協慶定心解釋定以受施
余謁下反於安政軍未行退撫偏謀意主忠庭　皇帝明龍德佛然為則動
永游理大清地單為靈是其令亂戰武之備所以寧史復財歌康大平者中奇
民世之境外無儀處之安遠脈達貴於斯為盛猶讓金川康恭貴宮經學而自

夷中塔穴其封虎居於倒擒瑾經驗井不得兵艱螺甚哉　大朝廷跡八為
化成無外亦惟是為屢中化而已目不講甞日之光再石闕威英之奉野心荅
斬時其陰遠執救居振持新勞書業而漸促半無相々行枕基遣其狂杖但扣
詔開微金州脱其諸而不知速進觀遲則乎將惡其時方日請加創又用彰
國威　上稱以重大自頒政特乃其幸性世充武以順安民事　特厲墨
明謀詩降傳撫使公虐首將亂棱増渭智選鄰以生逆事既而周旨啟心乃命
帥武自營旅叫就其待謀待割知相怖仍立青重邑亦必半蒋而禽賴之在後
經之策倫翹将小當年擬而一二庭之五協麻心助用串集　聖上撫士伍

之品另逆詠之兄厲佳磨武時不可息重日以况承事惟大學士傅恆先膺皎
卹其往視於前是前驅門狄亂之為自微亦於東虎秋循揀拉拉提題北定
奮旌臨宗踞遠諸裁　綠門超赦加賞大學士爵　命以羽自以慰斯之
材中侍勤從軍之則廣成國先僅時大學士親經量統卿并四前牽利陟劍持
私道吃山玉壘開前追軍填風水挂宮不為動而天封之險手掛指誰嗣之毒
亦異將使為兹庬五年其日節射良兵書々紀良高者者諸君之為偕琴設靠
爲擁兵斜横書似多日為膝其指使朝陽率歲以後我神實傀二心為金川內
應敵達之主持为降核和緊益自罵不服知大學士定往撫之　命侍讀實

勿既承　上旨出見諸臣擁衆而來之説稽顙致辭乃伏不敢仰視而
我兵圍此府兩一軍百萬士氣百倍賊魯失膽又聞東兵渡大而下皆一小當
百知其頑抗坟堅而兩面受敵必逐大軍深入不出大學士提督衆人衆件
其堅碉砲擊當蠢蠢欲動被脅衆懼冒死以先攻伏而進以以又牽兵登牝
陵奪其右寺納戰守坟技協計盡籌分將盡力大學士文信押秋注如付術史
請衆悉責重説無傳質方對日樊許衆入其阻必戰踰越措告援事而逑
皇帝以好生為心知我兵大振賊勢已衰不難藉兵多所以書陳此然望仁乃
小年心神武在北征服僻寺請以子微人交降之日自提親步飛者肝寺自視

金川　卷二十五　二十六　自得園[illegible]

如城在乎兩邦番衆數千百萬皆衣毛氈迎以傒係兜鍪收措術質決首伏心
書請降處斷　聖主天德海包不全殲而生全之自以其昔之念逆而旬
風二年之日首者之戰猶伐叛者多矣明彰天討必誠厥罪宅厥俘執訊奏捷
威乃但誅一將之臨而已為費之轄星是持仁義請持而來叛者必為吾大體務
之不武若准夷之役雖擒首惡然吾軍疲痛精甲四年始呈御而記之逆仲兵
廷大將而吾從之同與異典周今則兵不滅日積不戮同而德而歡心之伏
翔懾帳下備首服罪出於至誠是惟　聖神文武迷鉄漢唐而盛應之達至
朝如此之伏見　皇上貯念肯來周首戲逸決策　風雲遠見萬里外

皇太后懿訓掃除燹餘示遠大之謨旨定平準蕩之休大學士克敬往選穡
以尚殿功垂策勵綢盛光扎　國典追封忠勇公遺選　聖朝懋賞公世職
粮之日百姓懷吾遺治歡聲　皇上以天之德合乾坤德　大和選鴣甘
而應將參未罷長　臣等　身在軍門自始事以迄成事凡　睿漢之指示
聖慮之寬仁綏綏之齋勇嘉書之詳明無不目擊而心識之其所以寄醉無文
賊為播於揚抗其出乃作為詩歌遊諸詩鏡吹之風雅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錦經千斛齊逢吾同衆渠事難大慶也　皇穀業提乾綱庫工百辟廉不勇
我西鬯士在將庫表仙狀敬安精參經武修文聖明堂年書一統太和翔鈞陶

金川　卷二十五　二十九　自得園[illegible]

風雲雷霆海休徵時若宜和協暢郁成億萬方車書法宮論肅穆皇皇乾精上威
帝座無　天一子愛默待息德併思禱歌舞懷來西南種羌妄竟
九臣無賴勃撓犯抗吾欲負嵎恃險避發匪來相蠹我位征其先有唐王集
莫逆方式為壺更編入毛為方民串馳驟王周區詩書所記訂燈煌至今手戟
猶無補食時小醜陷馳曉敢罷兵初本婚姪昨日承者叛質策下史獲算如驟
單汁尤虞填肝後僅監行奉猶呆猶打很山為同持重壕　皇圖無外旨命
楂集其其間新不爾鳳順齊壓何周悼悼覺有來思鍵組滑飛蜀僥揚行南[illegible]
愈光視後情恩敢復同報以致接近目上請加德留擬往異精完迹防　介

蕆乃斗然負隅為腹為可惜叛長期不復敢于門聿及中九代狼吞獨帥自捐
執天知倚被遁借何大柱搗胸心科謹把旗村采先獨竹氛忽服森孫師佇樂
斧碎頭顱抹冷沉陵　皇帝御大久少潘原雁招熱傍身哇　趙瞭重
臣繼武姦稱悲相所妻寶家　臨軒指數諸兵表史迭　天就臨底當臣
受戟錫白玉瓶　並真自送大嘉晚賞班標日林封鎮軍修之寵錫詩將相
臣從書無比德王裔挽從入據街雷攻城界季數道神京天仗當犯植中胭化
律肅秋霜賜肾必屬達　周宣青誅蒙惡獨揮策子津紅顏立漸成光庭戴德
虜喪性當自安靜不可當龍氣一日五殺已潰窮後她伎蜀令皎行樹同氣道

美同庭乞命表降當相自忠在命其吭不仅條尊留從之　帝德好生為何
從征唱凱于共青荼乃　勤於自輸劍錫數曾伯數第等快奈勳欣高詩堂
琼來捷古傳此盛儀　天子時登大御詩章狐求自百新揚和今不旅後往
勅安平蕩奉遠關廟封自遣朝拜守埠宋功發無多　帝臨上公走迓休王
給初人　寵錫自　大閣寓將銘勳　有同芳熱致共奏居德則行慶
挽惠及四方　報廷香遠紀休拜自　天香佑福總揚頌歌遊行鳴風
錯於紫宸共甘榮漫為于紀撰盛治彰繼自拜于崎　明良　平定金川詩
經事府詹事臣阿桂　皇帝御宇之十四年二月望前一日平金川露布

上　周河出綸拜柱恭輸米信屑雪動解表宣兩自平茶刑　吕依表虔待
從駕諸救舟尤不能自已于書供見有事金川時未初上表周疋厭在師不滿
天尚　帝書明威　自無私然受　令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恆　經
持略訂以指耳如動為以突地雖志以為技族韜顥妙謀成指數之虎豹於朝
門忌是算遠猶孔能於　聖林特該高為精胸闈不介為以執遣投搖而赴
把冗夜跋知星十之寫星雷荷朝望倚嗚嗚之　於是語賦使策惠碭神機鉄鈇
運屬先收馭周與臣來漢大之屬已在吉日甲今邊下而山搖劍田拜西為裝
然漢貸無成竹粉等是頒雷擁彪牆火入邑郊之陪雷星疑救敬虔封耳之穎

四方風泰田郎于表然將先分數定郎金匱二沖射微遊觀乃五仰事　恩
從施紙　天間招提利兵用咒同而出象兵有人心是宜擇授費用用以緩
盛見幽謀軍則行座談指揮上相有壹魏傳　初首二開者循遣六事坐惠
規明穎以論議盛往三生福在烟海林而說莫者之炭之私極專戰先天指紀
威之金仙賴依崇比從四五丁徹外史登千盤一條天連羞成八面核摧望去
靜惡依於金川鐵對掃來兩往電掛山靈郁在五旬之陵坐收萬里之功自等
觀日館心緒未怯僅殷執與人之論達同杜出之歌　粵自番笛編西川普解
結冤中無統貪河上寺遐遠索之已人存未循契將稠何當開至帳突樂縣全

史025-246

紹彼先謀偷出奇謀嘉猷總統跋遲　　寶藏既已收明效由日清氣塊乎天
敏次傳光日生同世北名薄階實錫百登三事策勛宜有傳高紀綠豹時史
　技靜懷淸高寬妙略列于棋靜不置樹幕升雪霜沙陰眉傳播肅成元文宗
行此巧協撫事乃臨太乙試劍稽控捨奔深秋霜殺威牛夜出光舞收燒唐大
麥情專澄化城餘印花霸業史楷繪狗耕嘆木容千寸史山趨從舟舶出攻壁
戟塵照場空如精馬蒼萬紙承綱羅各嘉默策建時又歌集揮知更思華尚遲
五良苗寬大承　　新諭已本符　　聖朝雕旌賞詔曲從書集恆德夫道傳
人拜書門宴嘉般法進國輔的占叶大人社司制精天表殺陽望平村德律奔

意在殊戰樹萬莧向此大世甲風情篆上勝迎車來入日建交引中宵書宣史
重韓城茁忽展退禱童數象結銅柱枕名標榜苔三公青弱居上季題心風琴
安策漢章聲銅魁詞宣　　君恩座降陛　　他典宿　　誠降時獻
年　　鬪座寺鳴鼓霧色依紀遺祥光盛符登上　　陳集　　祖焜
古　　府城展膝高下台階面陰隔協來詔聚神又戒鴻水水何　　唐光
　年定金川詩　　唐事前唐事自歲四時　　神爾奧八極方與曾六丈上因成
夙定高里拜勝除大外把閩嗣雲中豈風高易曾春　參募萬狀地時披桃呼諸
陽捷迎平什丞勞伊訊司捷代狂自刺雜咸大師衛從撫迎曰職律吻集共座

說諸精細聚妝敕拜　　何元肖出持忠　　聖主象寬符　　臨函承文宗
敢祝飭上細頌應時堂紹祥　　御祀前才元毓統大神彭髭聰風望于照霄
皇揚百人滴身仍毅挾伐湯史無披鮮奮載單心振揚戈士氣豪代謀搗歌寬
指狀斯覺珠同乙每金璽多奧入不之劍芒拜案務為力擊高縛德望人多兵
允神教乍奎領史成秦煌收忽滿半弓玉見銅又漬何當餞纏竿青牡筆可久
共縣謀鮮進中得德表組成照數老碁律陽未夫詠奇服優台書　　諸解策
入傳　　皇洸大地齊頁金戈鉞逞道佛路洞呼起安當平釁彰拋肩措日遲
戰雲持悉指向進國兩雲女蒙多孫居筏福萬億指書莫安心陣遺方嘶馬計

秋進制原況承慶承要好人府拜甲科陪賞無素康要站　　珠錫賞碑湖
　書屯承書史均彩拼于字風建　　大典榮誤詞雜詞建籍翻告功昧清光
安德寅雲蹤策戡均多勝重依静無孫香接雲謝簪　　閒處房播桃赤練
是月次有碩時招揮虎卿新有咏鼓旗雲閶闔　　年定金川詩　　得法要士巨
王陰華　　中表又德流果甲亂廷林山玉宇兩萬閣帖延仙化宇一兩春求
座　　突表　　廟書自豁平雲嵐　　神武處以來世功萬僧運虎萬閩重
戡高英精德元教肖鳴恒符已往時　　大討炎中特命纤虎衛分出開玉帳
乾　緯承　　旨建牙旗萬先士今坊甘苦萬黎風雲應指麾歐歐祇期符

聿類酬勳王錫佳朝宣　印符何須澗上丁房搗萬里疾如雷金川亦靜疑戰
伏雪疑春四事本青既書　廟謨倒致皇建甚殷乾符恭咸陰紅地液紅照
濟登疏作嘉會殷勤　比獻人備漢瑤桃祥日扶乳香吉有生飄但知勝小號
舞千乙詳敢頌笛三疑解綱　仁恩浹六符新協　聖人行道想在頒迎
盛德春夫大道盛　天朝　方時瞻瑞符　崇載未央前殿頌書未不返
一天庠功秦德及三旬振林四島欲拜氣象式庠德懸情彩傳雲台神來火光
近年入蕃同沙陸致伏閣　扶時便讀藏　皇仁隆要月報　收津初雪
陡寒雲惡遠戍衝凝霜寒怯拜人中共洴洗　大韻香凡物青寧壽福香共

卜金獻同賢石萬年獻峨度日射　年定金川詩　侍講學士王□長春
書萬里家庠雲錦詩書江秦狀第一片冰瑞技玉璽五旬篇平連　射建入
回首共賞光輝把落沈蔡勒伏是春之金尋知物化九系崇進臨紫庭　高屋
架雪證南川　詩策元功猶頻進才兼年年萬年錦繡似五彥下樓射嶽生
兩雪未共灘連傳同山錦射歸上城至尋狀吹臥要符三捷報甘來　方叔帝
迎狀北敵伊承　廟尊統貫等五原都赦衛奉虎八枝砍竹捐盡州錢鉄上
參也虎豹聊生為萬年椒節呼庠豆金觴奉威聯取疑跳有新綠　自武揚奮
九漢書已有公產等剛書和陳光彩疇雷龍金川犀既狀抱同桑家軍入十五年

壁衛國師諭凡壘山百傳勒誠事乞令的傳書奏捷　天府　聖德如天
德特生輝首　。臨軒條宣城西猶十羽苗和指三月軍書戡已平荒服恭書
四年不易江皇自此拾禮封來善策連錢的楊柳依依狀繡社　議博年前封
數架書單憶習猶無此所祿已見登山下至命余創大渡西羽撤北來要待為
平書頒府安撫前收以自外要兮天色陵將兵遍五溪　武庠舞成樂前靴班
蚌　大詩州堅當約維杯凡愁金雲端甲攜臂　路符北座相會紫宸屋
爵上公史饒告度刀策執欲玉同林園詩賦形弓秦八徵　西指虎旅庠騰源
仰身　皇威懋須捷平見近宙層施敘史社湛露對雲藏宸翰　宸翰條

金石想德民心質　廟堂頌武修文備玉注昌平有道頌無疆　年定金川
詩　侍講王彭榮撰　消指方城豪爾文保大業詩進嶠動我家內外同盛青
萬史求把吳宮卓時中吉自錄九楠　天上直座符花歌一行甘泉紅雲市
古衛臨詩共和闕　將者歷年海奔朝吐紅何知九垓龍飛欲幀教闕絕峰攜
鋒車已坐遣雲風雲自壯諸侯色冰雪難封虎豹閑　廟算需求留勝算十
秋方名計捷驛　松門新命敢蹤旋鼓折旂扶揚連迎入提疑狐長情取徵入
家為本德將中風細雨　更逢湧霞宮鑿空大拜罕龍假論事中外古來未
景物信煥新　春隨振旅入　皇東春盡異儀神神祥高下風花呈瑞患怪

園前鼓亭時聞凱旋之已煥雲臺清晏事在苡戎庠共吾頌慶於禾黨田登歌頌
合做由庚　愛挪建議　紫宸高上相将來所佩刀五爭封庭開甲未七章
太興接征飛拜符吾見神人治　者應仍恢持走留為吉自風伴　風集
不須講捷待主奏　舞干且鐵虞陷聖德元知未已倘理教家重事安無書將
方皓仰　洞悉乃州為師歸附殘六縣先封征變倫絕律符來流奏擇敗如
日月麗中衢　平定金川詩　頤綏謂德日與泰　鹿鳴　聖德進唐虞事
教文教周澤渦肖元五百廿其食九有寧土固平吉金川公應故吟律自外震
傳檢出雖母乃題性好進林南來伸羽軍留平往書軟門事更氣老仲實細日

金川　卷二十九

自得園藏版

之争天錫　争得指回恢明良一德交泰千禾為冊排不敢门元旌歌凱奏
赤拒捷者捷書上表請殲亭　大討行天誅　車回禽吐彿欲威光永戚
命以歸子金陵壤作昔　大　旋役望狀凱皇平挂然符月印風左
右留宣號令風雲驅兇孫二千七移出平爲為星羅馳走時行真女之恭虞
兩種陷壘炬連風騰士馬氣猶勇蜀山燃道何盛行兵是扰庠宸不捷寔北疑
賁神靈扶拱奇威師威劍歲提原自穀張宗孫天皇一　知島　凱旋悉我疑心
相衛戎　皇好生不肯殺戮對敵訶飢食濟饑實奇極求人類此四難合起
為年督者正正六事物側南之南容歸停捷書八日馳　聞下喜聞違詩韋

析術　事回法性忠上首功成不戰性涵實唐之山陽汝諸首日人才出今
人如同時倫田致其石刻唐宣與舜李珠等以年叔晉以尉　奇傳彥兵
尭惠復古者秋銘刻石俾奇烈光後先　前漢禪讓　劉銘知金
石碑勒之又傳緣欲遵錦江頭春正好　惠咳流為合治滿宣憲初今晚
事到功成又修勒同頌故吹　休明一日韓已然教萬山呼　君歌日月
颺音起德千萬我偕作并平門　平定金川詩　中光日實光彩　日光明增
前書自伏見　皇帝陛下皆仁惠為一體中外同以中本　特令大學士
忠勇公舟林阻征金川以正方羅要指射抗誅之思有武循構彭行招望元甚

金川　卷二十九

自得園藏版

乜傳之　論辞教乙巳五月既振　告登神人感吾　皇帝考降美
之遺恭之　皇太后奉錫又不合徽英不喜觀而王備員官僚得隨諸臣
拜惟　大和殿陛下伏恩唐元和間洪篤年泰曾時我土我人翕和嘉肴緣以
為雖具有裴度柳宗元稱頌之名元和聖德詩為平淮西碑君皇氏方將推
新事光明於古在能則蔚金川例定為四外虞帝所不及於船零所不及悅
文成一路凡圖新華聚之能者興有倫以　皇帝既捷叢碑又勒清成功
而廷臣又宜為詩歌事情　臣備員宗工自慚辭謎元和聖德詩植作乾隆
聖武詩一篇別未能遵為今之一本跋以攜大典煥附之　日月其通

曰　皇極九有遠塞爲奚何遠不往何遐不屆莪爾金川桃阻之外蠻據也
吞靡敢瞞臨我其嗟之其動其敵有狂肆張其難其奉不馴其生乃蠢其猶用
狂而轄時剛而斷紋哺怨納讓莫予察秀邪亟視其敝斯握注卄大夫朝暮兄
庠夫始也　開請以來說　皇曰其可往中予尊志從廣罰其罪驕惰
囊于林霧務于蹟事分十道擇日一以從魏邑若高張之望見置不去寘入其
穴其穴孔隆其入孔遲時首寬之苗寧我贊大師乎乎嵌片仍石乃苗乃處之
建以特　皇曰其渡潤曾朗怯誅不用命擇我戎代惟汝目工我敵于魄姓
予捐怪吠志予將母汝管衛視膚金猛哥汝于躬以貴小蒔汝擇汝佐收皆帳
才予徇汝行及汝器茄予其行汝以往事事惟時仲命熱答丑必威屆分兒朝
日時時是陰是錯　龍篤戴雍首疏其悰有忌苦旨　皇曰帝之令扣其
遠　皇曰咨世闕于我士世耕郢　命戴紀戴縱不稱而逍應從而先大
討與任德帶既滿綠仲于傳諸予制世筋我德光既哉斯嵩赤有仗兔未捷于
張猶旨若閏指山作膚馬偽而嶠士從吞屬及其信所丈之以嶁我映指滿科
是劓刑姓斷其根先往其筆維意不吉必雖大僭迪象之枕乃從之假其分乃
特其韙乃閱乃驅乃我提首相示若熊燬璜乃仲乃峰乃諸淳狂空降自敵我
師濤之乃伐乃碑以我干以則接遑兒扣冊旋衛如之華瓦以決挂朋門歌既斯

搖戚頡斯桴啟亨歌溢連敵去積吐火包擊上將磨書下出九地中作齊歷建
山陂竹岳鵲鸇夫岩青鳴莫虞授嗟石將其歐莫今皓夂益皆以資莫得未幾
敢彼其喉莫相爲不闕以予精鋭少敵予數予打予微請予海識無怯嘗笑請
游逢事句予司共　皇曰會之勿走革罪于人其人此射于　帝庸大
乳答春王曰府　命左予　兆米府以生是時希首封耳史守侈近傾伏也
命我行推按種旗乃泮一駢金坊之得松林之禁首速予逢鹹門不闢物怯用
六以信不雖以其使來有歷無澤二月納章厥日癸未乃誕將燼中建表鐵天
出四羅抒抒留惡告俘則宿南以少侈驚飛白米大林神於我入伐敢棘門闌
搗棧吠十砧行偷伊爭者命齋首整者南紫左言吹四奏從史夫揚日勿恐走之
不汝剡我我帝首冊魏而拜請我小人既奉而屬往我巫相原之以艾清我小
人既無而密推罪惡指至之以瑰僕我心包罪狂罪衛僕我耳集罪刑罪則我
由而嶢我我而既有兄欲以我棉我象垂相右之我擬我皇青博指所前佈先
泗罪相抗之我已我若香由靈無我巫我義歷指猶之我指我未有空姻朝我
毅我蒙壓頗桑之我壁我壓表我人耐巫相走指表我人斯巫招走截顧衛全
人衆之劓州屆予有司以懋我思相回匪予惟　皇仁覆幬渦私之寶誦受
不焉天而莫爲私而載爲毋而公居之而誨不衛以人意知仰大蠢蠢者商我

呼　萬歲肉而献兮如及㧞碓乃負其首而事其志偶佛袖日上祖採告内

全蜀為元以萬計相回勿忽吾不不利關取其一文時以語森森秀情苗而自

贊婦若兩籙今窮而悔悔不可追遇射曷休己蜀之丈漢蓋正以猜吉幸値說

此啟日　皇四告猶于人其情治楪予敘道之淵攸　皇回昏壁曲其適

歸錫心希令上公秉扶錫治神相翊庇戊孫治泳加子萬外是式倩吾之吾祠

莫縦縱丕相友止百體孔穀　皇康其偕事僞扶拄朣人渊芳吏隊育怕大

觀在上採以化懿厥維丕招是賞是明　皇文于宴式崇且吾宴有慮鮮鎮

有虔藏凡百卿士式序在列厥惟丕相是虎是石　皇達于庭在庭載有是

自得圖書州

行珪復瓶舒祖抗雲之沖沖青雨下施厥惟丕相是望是宇　皇格于

廟在　廟唐廣于　陵于　殿以　肯以祭以獻厥服是

命不悉厥惟丕相是春是寧寧輝藹貴大書深鉞土之大業篤固明延

其孫其洞遊生倩輝石鼓身保色缺料祿恒比　皇多以澤哉偹時共焉之

崢嶸而回延命斯令　先皇是祀　皇四培恒惟治需勵經拜稽書

皇帝之制　皇帝出居　聖母之是鴻哉　繼斯光美

庚惠惠以養人康以安世說史有標自　大保大無懇于遠而思而拔切

壽而富無為而理無有全單無有剝缺我服無偏我性無失欽以緒緘毀以世

實燕為清氣趣以元氣大水錫致佃是從政永保聖天無疾無疆歲年萬萬無

大報祀日並作詩頌鴻業焉

自得圖書州

辛定全州方略卷二十九

藝文

平定金川詩　左都御史臣□□　聖德討允以昭精(?)似一時紀泰寰

瑞協仰貞吉金川爾小酏胡為敢不率方其縱撰授服有逆知罪神武　天

不拎刑教貧所始东笑迷　廟謨千城萬衆鄉走往密而集甿循撫漸先

閩徑外險蜀道難探迷封閣山嵯峨偉江溪滿浩千强入石冥力於金行整軍

遂士馬嘆哉虐巍星增上相集忠誠畜銳衍身決主逵　先莽君將身以南

兵方奏凌川勳忠既終翊逵錦令氛旄明之斗本森茂剡戮春奔隹中表土至

坤物乾難新蜀捷譯鼓士卒威為五營連血本七枝居彪壁砀鶵打戎扶空穴

出八千健兒北有金而撫寰特軍渡天下神速真壯哉夷虜曾歷人不敢云已

虜嗟哉欺欺窮谷人猿居乞青為奔十勝今為網中鵡書為社稷弁今為風揚

穴的法無僞王來枯自木七　聖人度義恩謀貫達小物維幢綠縷華寧之

誇哉哉　詒下汗洲師滿若耕風排敵敢無那新方倦草牙出頃居難收穫

古泉少林擬何以寄元勳五等崇華秩何以扶忠七章拔編枝青炳虜明忠光

華炯雲日甚後小大迷一一　思收滿土以懋　遂寰下以安庶翼小

雖賊形乃　聖文炳石碣和氣塔坤人海宇永寧諧　萬歲拜呼崇五雲

平定金川方畧卷三十

春陵閩粤日收數吹雲兩晴陽寧　平定金川詩有序　通政使司參議臣薄

海　臣聞漢代有饒歌鼓吹之辭唐家作七德九功之舞凡以紀大勛揚駿烈

以此者金川土番不軌抗我討捕　皇上允朕內斷執禮興師　特命閣

臣傅恒經略其事犯饒收壁旅發風而拜秋犧星神將傳擯甘霖以清金瑞忠

雄　廟筭為深逮人歌服仰金元勳志書、亭德教宣且勝泰就作紀念

之儀則謂虎拜稽首以降拘其詩曰　武律文經　聖化周　挺翔高閎

延懷柔無絃小鯢銳見寄有、錫光遠下至州罪寒絕求　諸賊上龍虜進指

皇閣鼓行有收穀　臨軒日乙卜斯行虜壯猷　諸將士馬氣如虹裂米山

川在掌中降蹟述方酬　傳弄當時收服狀心也彻撫揚磨鵡集被明主陳時

騎拔霸置仗乞降猶未元勞特呆入奏皇功八月疑青史　紫扑持若紛訟兒

天心宗人協景三重妹巫柏神威七道猺賓西嚮欽頌　祥烟夜鬱奇脈

烱斛金亡斜往逵無步怏斗揚　皇風遠迺欽　萬歎從臣心眷如瑞持元

功奇書多　神武兩壘編草繼　金文豐酒動嘆蕃南中樣祀紀　仙城

符府無厤鶴玉木漫吁貴兆雖使戮西振米島飛登取　平定金川詩　傳檄

臣金姓　奉持参订拘　痛德高者服鑫朵金川貫枝為逞豕冥亦覷付

足保嫡乃不丁拜專剔伍俯重慮賊順平史吞策破財回秦蘇計乙撫雖

皇恩敷恤 運籌慎謀帥 國家親重自忠勇誰第一日推仰 聖壽日願
國慶錫光簡 至尊心獨才 親提銳太白高揚光深入敵戰古大吉希
雲合飛雨而心發上將建星紀虎身先士卒不為仍座親襄征番山之英威振
明威積石旋塔裘外寇仍扶搗內好光副扶雖似及牝雛將蕃服軍律嚴鬼殺指
縱險射狼手豪息中威疑猶戰能進乘爬聚首稱捷先俘已靜克壁盡微談
遼會共決持策策不後九曲寡直以萬鈞壁全為揮鳥羅穴中竊黨法良頗徒
軍內令威如截鐵拔生苦無地求手侍樓樹 皇心遥念健萬里同先長挽
書知捷聞羅網旋雛既畢開自新治斯而息兆饌座焉在撫光神妙應呼嚱仰

推 天慶是同考火衣並承 斡秉羕人翊偉斯陽待數考使當動坐叔
用白者扶拔望憶拜六事贊不勝欣喜對金人上供如持偉衡鈞也重同翁力
勇本前承楊明珠捧何敢妄揚封是時大清明光普被軒臨六宵草木承陽和
書捷神鼓威日欣宸融樂雲山施 扇此既進宣揚光遂寫擂詞紀恭紀時
全同莫歸衞句當公事遷復答 閩門語單將兄訝陽七攜依請為律特如
古五 欽惟聞割四捷書五旁虔的虎旗半揭出帥歷留行軍賞上諭且旋
若皆拜 思勤事並常卸善為化功循施因錫韜後策秉遠欽尊專誰吾得
謹 形拜貢班賀卿萬佳 良誠虔威 宵旰宣樂攝見 玉色是同話威功

地 天中仰若神樞運將響玉樞統明察羽衛首化雲 珠
丘為芬盈頌款 九閽雲中倡萬年福 抵寧來提訶誦迪芳明憑
拜善賀 應林書藏上 寶冊 考治表尊題暴亂永不作
頒丕結 前光兵耳而將法雲漢炳 天章寫縟龍圖研文經武訓籍
在肝謹恨恪樹慈事事救治手從也年樂論萬巡題 深表斯心拔武師方
屏左遙止來綠光澤陽至兩閣威恩為不測 普知如轉規勤與事攝合
日月澄穩 宜宏宣德休霄世降妖氛長行降仍出既神自清泰太虛寧無
物乃知大公行 利武任不疑速徽長數寄中壓嚮風貢麾窒時一振存沉

兆萬萬世业方乃全勝武功實冀之六字慶鮮鼎十秋殊鍋勒作誦紀其得且識
本文章 平定金川詩有序 偽吟目楊述音 皇帝文 大休命四
方萬國聞四國小喜且喜康雍至金川事定歷二年所 皇帝曰相古恒仁
思忱萬民孔用戎殺寧懷平伸往昧何事虎賣其祖祕今十一月癸丑 詔森
長安左門外 皇帝親御武帳酌相目酒寵賜上脚雖考金節信道皇軫十
二月辛丑至軍殺滿師臣恩詳軍實而申儆之既攻普顧再擊已許以臣繳繹
其堅碉並剿載也命相臣布計揚戰懇力 皇上特下寬宥之詔二月癸未
首而傳事以相臣計煙身 皇上命赦其罪其遣 皇上聰明睿知神武

不赦首惡緣何也天以六事永不犯漸金川平相自奏就道本師寬打箭爐公
細跡福　皇帝特書成禮　親灑宸翰立碑太學將示來茲益自相自篇
軍酒非交降伏四十日首先六不血夕山頭持命皆由於　聖天子齋廟神
謨不惜發相臣一德一心克成毅然日命侍從示職在史官宜備張揚唐至
之無窮謹按　相良從速請一事拜手稽首以獻其辭曰　聖皇建極四
首九宇本遠不惠懷德不肯者威金川在遠之漢西山呀嗟微猗蠻不扎於
斬亟婚伊君仲寧其種獸殘西丈吃收宗倘乃六乃來偶於否羌方殘在之過然
翔禎山勇嗚自同被誅二義　帝詔而雖乃命相臣往予良將其勇懋昭崇

予一總軍我六師肅將天討也彼穹書特我而繳相日東　今日將往當既
稱聯書日恤益當模等字　天子傳之玉牒是斯是責我執權將禦和親
如虎逢我相臣以勞其所大財之職者出逮迎登承為陵求而而前抄之須太
師員乃律首於臣懸日良爪當陰謀我闘俊顏執情欣事既以前濡見那文撫
新舟還奧出其成揚其府而執其吭我守新翁加守新智既不斯其已命偃息
相臣歌且歌集成於猗蒼十生翻月月兮　皇帝曰嘻此是惟武有進則求
有頓對揚昔人之下時小赤子斯民本拜是之而已奮乳梳加　玉書初下
普承旋棵啟角未達而嘘司為奇嘛若宜相自是有學旃　五倫請出身陵

自干大反不草不燒我首不罪不學我金不支我虜生汝為天子生不青者先
裳快斯言論再　帝感我大我且我情我有妝吹守孫以何六維象壇水夭
勿息百首有虔宗始中帝干相而階之同來標出神之出日和兩陳述我宅降
吞莫不休投不淪時經懷萬里疆德重暮虔光一從我卑卦歌我將奠其保德
斯次來斂上來　帝曰休哉　天　祖邪祐欽為告虔以寫我結
吞猶　聖德載門清穆　成材化者慶思同仲乃　諸相臣予之兮
乃特約之挑車扯土載飭萬碑最虔立之太學嫡屻揚赫　天文禮域國旌
方池典重向里刻勇煌峥嵘　皇仁武暸　皇之武大達神斷相兹室之

風行宙宇家俱　皇之仁乾宏仲載相在承之鑒裒而寧　妍良文虔細給
不知如此作詩以虔虔歎　平定金川詩　編修臣張若需　大兵以和植
雄師工相車之肱擁所視不待健納之戎同嗚己為昂盡梵予刀轉秋船舟香風達
兵洗已尚宵為南　少年春趁題送吾　先寧先風　壁心皆
王師加漢漢如江貴弱爾背此吠龍寒壘　皇威斯將六已來　身德
存要耕　玉音大工隊鼓振金仲言同昕更降六事拜稽中九成　君仁
成頌古無更　平書正捷掌支猶律昨　南王道玉紛趙代其欽　天子武化
忠平論大人占之成襄紀新事重五等紫周家復熹宰錫形予周卯宇侃宸淇

雜將綱並當家後來隔兩坡　畔旋驗頃慶典仍天地好生成全格　明
良文命惠休微樓桃成處　神宗士揚御來將士為勝氣瑾全國累承委
為年秋舞宴賜性　平定金川詩七言律四首　御筆日林隨封　宮市皇知
委　宴家敦隨萬里持遠庭宴慶共陳軍威盛得勝遠韵　廟宗神爾御
宣懷關一兩慶陽何時舞上同寺來　大討原無戰其當同樣　隆載仁
擢兩罪擾奇自猛鼓喉　徒戰出　大莊三路直壁夫壞量上經重過遠
疑揣重徒已濯條雪雪抗揄近拜宮民所印承山宮經打處奇先者威拓御
鳴師壁鼓下迎答上相星明堂宗爾十二大八卦紀微三千經條疑多陛

城遠策宣關小鋼杖南樓大波西湧此金川先共早勝捷同上宴捷戰　全
城何事策之遠林居　皇威勝八紘九垂山川將高縱百靈叱叱業業　見
天實中　風隨衛春下關外雄猛增鼓戰此望機將捷吹慎傳慶遠衣府人大平
年　平定金川詩　御筆日湯大神　皇上御極十四年　聖德度運時
八紘無衛西被禮萬歡　闔廷上會未寧將金川當表既內附進居營機簇
捷郵封誥當路一道時之建門萬機理　國家用武遠當古將猶小鴻鳴鼓延
二王百无爭知協鼓者徒族慶金鉞　凡重兩嶺林斯然與神為謀出為全鼓
大上前屏當通惟治元轍其揚肩棟神輸振捷　書明呈　備所

秀解簡編元摺射為將楷當鼓不風在陳度宜　君言不虛遊致遠兩北錦
程飛依魏忠誠叔虔前宵虎捷御筆將次川原疑幽傳修德水宮封將之聖對
寧從拍衣所營布行中南手內勤甲十捷凱佈其為道衣有實敗我身行把相
時為甲由影令宣奮勇舉為使士先指揮處與　一書讀令歸令史扶　聖
為實忍捨周惠鼓無鼓攻解救先我形將全善為兩經先破子兵兵連攻其壁
稠樓直前揮窮衣宿寬重寒如賀鼎甲擊空使情御相移於石旗山嶺是將
我軍威敦益神旌兩向同無前無經不入就杖將兩時朝金大難高者　皇
賽處修萬宗較捷東子心樹其受將將載同不宣　數書務下嘉郵傳全書

窮蜀計無復折頓兩子從下將為大將北自將來霄夜行結出雲此十行
故許順向捷碧為渾不無路周數折網蜀威威由振頓笑陳尋戰神獻深誠當
康所神永將古領接蜀此實行柏兩奔雖勒今候拜拜全郵時有不身全海何
故畫未視物等倖騎元將堂攝帶　威德春風謨喉杖宿華戰　皇神武
不時稽兩將一矢絕一弦之月未屆書為執六部訓告善書敘告成宴帝誓大
捷八衛門郡素來關　壹尊以安動顏色入奏　長業為相纂要承
　　萬將將蔣算宗上　萬歸威兒健勇壯氣製時技記勒解手　租
德懷　大獻凱凡津肯述作　家本吳棠鳴泰齡生四無儀時推頌字

漢西碑不敢輕如帝大字鐫琬琰同垂萬禩永不刊冥數進升得古制遠討署
國開河山從大華表示　臣錫是年彰庭燈青緗　聖朝信[illegible]
為有任勤其官足開　明堂度量治　主上昭哲元輔賢哲已高參編中
外道　五王道歌中年樹桃山海納蹤貢有今伊始萬有千八百職司命記
戰才歌瑞四年方傳吃之定寶帳紀靈瑞之元和聖德篇　平定金川詩七言
律六首　編修臣蔣元益　駿烈神謨詁　改元丹陛殊錫元戎平定奇勳
奚若道宏為安遠剛不戰功當鎮獨步拜捷日月旗王瑟慶雅風　大戎宏
壓解雲連旌旗　湯獻捷頌中　擒捉與史樹中華王猷其紀　考歲參

敢舞六師東西皆指虜八牌越西雪旌行請前予雲喝受降相加兩省文書言
早知閬五日鴟吟　風行策決數　十行　分請下雲前南閑雲行
大德時乃靖蠻瀘平度州全攻往逸開郡瑤臺以天心正王孫諒有民之獻
經朝遠懋律膺森皇恩一時擐甲得樵鋒　閩闊振林覲歌陳揚柳人歸正
及春降火散消花似碑之福慶降月初飲我卑用寧書王捷平翔業足紀之司
物方王替民春器吾大中王瑞　聖仁　戎行為萬年高據膺敕何嘗佐一
帝印雷峰高嶺華木群行收拜書承宿己看古氣錯金庭史春詩篇詠白狼
中德光天鼎其度蓬戈靖候遍安元　史筆獻捷武功成歌詠萬時　高

成岸　劍草血戰陝中酷　大德有壽高年生靈遂一萬歸仁壽河漢千
秋洗甲兵戢華小臣遭遇際泳歌諾舞慶昇平　平定金川詩五言排律三十
六韻　編修臣錢汝錕　鼓吹從無外　皇仁遠並生解雲連德澤翁推
下坤　大德宏恩與公虔款挽驕無如壘植門闕比隅言事　大討
原無戰　王師自有征今我庭凌甲　今行明先度經緯推元老圖王遠
上游疾雷傳號從道此無所聞　鼎等已立略逐無敵七矢金川振風音宮
屬來留竹　柱史無瑞援風雪妙合其六千虜子孫十二將林中節以和聯光
功繼駐乃處投駐營水斫抗甲石戰半士馬雲類看黃塵近有猶稱虎旅充后

收笑雄經略立地森嚴山窟山草木為旌旗二矢定一功中相捷詠雄志林雖
將旗把樹鳴巴州度敵登雷霆成援到中此年十五足少渝有勳萬全承轉係
六事臣斯諭不文書　神武恩生先從元視坤合成若絕歎易知正是日諸
天數知風若因將再犯蠻吾素某是合於膺光貴民中見衝力而有逆與俱究
勒西陲更受降將前角騎無當平準雅穀看　與壽方事策都李趙協名任
伯爵近安雖題　上元聖克數宗五等殊榮性益旌步陸冠典辟門元帥作更
數天安在握聿立崇香排　錫書同三殿觀碑屆二書上至初　聖哉為
戴抑　皇情　平定金川詩七言律六首　編修臣紀鈞岳　旗律吹噓二

月夜捷書頻報勝邊塵　王師指顧悉無敵王帥等謹白有神佑福河山
帝鑒丹青要閣繪麟麟承平共慶勳昭日月　思闡及遠人　聯為秉鈞
見醜昔披毛羽集劍閣西為蓬壺宮近雪霜龍捲淡煙雲掃斜模然規士
牛壁壘轉戰鼓聲自是十六步衽陝夜捷萬里群歡呼　賊原戰士犹方敵
廟算如神出萬全手綠為書歸報方重釋西南奠山川　金奉約日傳
王殿銅柱豎五嶺九邊　聖德包容媲拯救黃方錢天瑞當年　雪窩峨嵋
璀已閒將軍新築建陣壽當閒已著舊邊宗推數運資紙會材　維出台明
懸日月所行遠救教風雷鼓武盛矣情遇天時虎將龍驤捷地來　閣道西征來

凱選鐃歌鼓吹動　大領庫瑯迎拜已江水無盡...吉玉要山萬將流望傳
羽檄六軍鮮甲鳴刀鏢月明古戍無烽火男子春游鞍馬閒　待達　丹陽境
日紅　太平天子策先甘霖普指掇　文德八埏開開振　武功輝赫環
凱迴玉勒閣門細柳驕翻弓選錦金甲甫最光　萬世昇平雨露迹　事定
金川詩七言排律三十韻　稿作五指　待右摩符堵萬邦種閣樂舞緩
鼓威何來小醜竊伏侵擾逆使待時反肆以竹馬石堡貫遂康威風攝群而奔森
復仇聞好金沙域擄掠邊陲吠影見叢棠　皇帝赫斧鉞事必先昭錫威烽
騰驤　將帥揚飛龍虎方吐氣承木鳥騰軍遣禁廂光耀碉場凱風扇聲嘯吼

破壘王師轉瞬捷聲軍須臨勝危以雨集飛鳥飛紛約抑無由虛容紅甍
遠服陰蠲羨遠指衷衣忠骸執萬里金甲耕鍊將千嵩羊擬對星紅首休閒謀
神機速慎披堅碉防服懷梅霜自嘶利鍼錯折齒火廳語紛施捷書定勝策
宗閣　大廣天衢鼓舟行各宿蒐林次第華漢南夫道蔽蜀江秋衣杜甫詩
重輕同担存危輕而燈偏將傳敵收雷樣夫抗不落處歸謹置場　上志千
其執搗將軍府對威班振秋遠　期看以海宗奠飲宜通和流源三壽命恒來
一盛八荒輯寧庶民共祝日志作　主聲何隆上慶興金推毅作指快鴻旅
序麼所明良鴻立璣彩換雲書香處歷　思求太定頌稱宗聖辦語閒閣德

險殊域　為丈承斯拉　祖德無疆昭日月　垂閒貫詞勤華縷拜
王化無當懸銳以合郡壓政影捷大拱　屢居紛繽貢史循表篇事拜捷樣
風謝秀青函步敵內切合奇白紅往望已一遍郡將禪燈薄艷勝壘搖紅島城宮
外屯紅爆壓揚嘉名四定摩　米定金川詩七言律六首　庶方寸日部奔赴
抑天威拉家巡幽擇將每當更信年已捧而燈閣宮碩却收穫拜下松州益
道窮可飛　丹展賞知親政述家雖雨昔日南青一戴奇光真處萬山捆　嵋
峨鎮絕指金川為道羊腸唯載千城外汀山耕　雨服宗中日月共　惠
天不矜先方誇三捷書有　展課出萬全一統番民功勒石陵家畫史隨進

賦　上特阿中書甲乙登幢　捷銳前奇秘一軍奉計點精傷五斛何皆策
貴生日下風雷馳驛令晉朱笔本識為名　天詠史不煩擒縱回日難擇舟
露清　火回未枯峽祛蠻神送今遠逝而開車時疑開唐都合去飛五殺漢侍
單身光我士劃壁要手寄澤前答　聖君徒借英雄舞笛歟一時龍虎會風
雲　而傳前門鈇　聖朝稔禄齋齎高看萬更傳班蠻達華迷　杖履書
頌玉壘迷墨華看情留傳齊春風暑詩惠偈可　還門為鉏　慈寧
壽　瓊笈金函上九宵　真石碑開繪翻唐北典度時式　聖為寧飯千
宮舞茉　廟輝晚萬國書班於天可淨洗幼休戎金甲將循州勒屋刺針紫

打踐　冉白　御燈香霧著衣裳　平定金川詩五律八首　慶壽七日張
瑞筆　上相傳五捷　大威宸甫素一度組門萬騎萬風閃時兩戟巴蠟陽
春作雪山文繞傷鼓吹遙蹉昌刀張　森然洲異情吧鳴殺旨煽炒未垫馬肯
琴樹像人部風嘴青撫豐鳴鳴函竹秋　天詠寬一眾部童何　神謨
聽杖搖竟盛嘀森切在影屏吧晉　省居墨非潤文武傳撤見實增飛爲蹤
通通　求衣念遠謀山水集徑中　鳳翔雖無集衡杖流蠻掃且王歌六月伐
狄問王師歌凱楚漢等衡樓插殿遐西日翔一考切蓋漢樓桃一　雖德助幣
遠　應軍萬好生　西宮思偈北　王威諺休兵撤又恃憐日長躁

勝大溫印碌詠実史扶杖育秋修　天亞表廟瑤持準笑之書軍心投鼓居
韻翩既虜翔妙拙名實播未趙佃由馭而備年異稍戚倚　戚翰手　虎帳
持龍節中韜第一人幼攸丹皇遠城琴更傳新五年順編閣立書衛　紫宸
里鼓兼家餉國西上趙頒　被殺佳瓶遐斯門脱馬衛中推回相虎定康噴日
繡青簡書勒冊黃封龍至函　玉堦頌迭言　孫毛香雲感　平定金川詩　四
首子　柏梁模六十韻　廣壽七日科星射　日開顏閒序臨虞回消九囂之浴漫臺
園蓋閣驚微五年三罰蠢居豹奮之上奮龜清虞哉滿視閑之前漢陸未奉非
大白猶舟犬忠現見微齊木可竹大國遠路可國伐災　皇上軒衛宇謝虞

千不試紛風走丈已合十八首問重譯細書野微五十一於森殺金酋簉今遠
粧屢君從日而索雄子虜國旋頒三光陰遠之目娘命　皇上許簡元日哀
集虎旅輝羽大位從串雲紀微釗命吭需數枝書等從深其嗷阻揚衡應其掌
閣生說微矣等到而已承歡萬門貴千炎大之滿鉞馬向人未更耕穀之詩
皇上遺在兄四為例不指且以奇踌錯將不續未協有度并陳木刊非返亚
宣為式　并加約序有　詔撫樹走使敕遠需蠻雷雨之澤自　天語
揚懷遠弧矢之威萬里桃花香轉蜀道軍回社為斷屏乳人息戟雁祭既定泉
度古功瑤梳子長方虎鋭而理　世是叶地閱鮮中承蕭乘鳥之模古雅修度之

讒燕趾之石日拜手稽首而作歌曰　皇穆煌煌赫赫新威霆八埏雷穴龍
家寄殺律幽旅道　明書朝會盤承傳兩南征秋荒被重那竹筒皆輪炊賓
岐城求書為聖皇雄思凡百臣日健讀搜不得安邊封夏之不同軍參旗仙乃
號乃屠其樹高才牧戰徒挑旋時督乃鼓精　天緯　平溝拜唐特以虜
踞以勿守網經陣羽林十里紀密衍洪思處空況千載從擒中女種既岩
虎符臨碑前不越地冢行代日轉不來魁竹既心警機宅攝符伏捨呼嚴請跋
戈鼓作卷漢妖捨徒分噴皆吞榆狂大義乃外先旗豎旋虎伐參瓦銅杖十二
排經衛鋼及衛編響密軍全錢原活在君才魁然肅有鳥竹順祝以除伏如係

金川　卷五十　十五　自得園叢抄

韓揚思務用遍首釋相自孔武度殆捷史筆兩楊英年時　皇帝大德參密
略無雷日出胥拜首　天刀乃允戰堵松奇匿厥元度終無前學虎振周紹
歷麥靈旗英遂除群蠟車敵豎牢交苗松衣枯墊鍇杖陣務侯鋒客袁留林共
日望　昭枚雜山徵菊蕩而舞丘盟昌諸將群兵合鳴　聖澤以涵越遇
蜀道城雁福首穢峰鋒江玉疊峙封締山璧周雨行刃達枝鑄　皇極定宇
印紆破二月未及令多不被排穿權衛關人乃四來其城使數皷吹鳴笙鏞
丹功凱景酒鞭後星千府虎為米刊史獻頌紀鳴球黃琮　息此詩與羽望
頌人天子地侯朔字　平定金川詩五言排律四十韻　庶吉士臣周嶽市

德臨三城四夷至四海清踐然齊慶時翕爾自從撓　、聖主岌中討之臣
自請征　神謨持上策雄略寄衣幽將東金吾衛分麾大羊獅鼓進占縱動
決勝在將負持中鉞虎羽雕前紫電紫旋右麟勳戍劍形神捷擒寧靖長光迴
風高牌陷精出陣鎬到氣翔捲從靡旌旗林林　皇歡述森森持律將規終論
移算王旗運奇兵中雲鈴旋旋斷門結束雜枝閣照算長雪臂搭峰燉纊律速
狩列方園立轉史羊捺兇狂往烏龍對轄翔叶凍北施瑞山積落丙森波寄壯
平踏伏穴凌龍魁營侍宵云日繳進霸仗既更軍虜更缺定荀回望逕罕令堆
行法　天心乃好生救人偷易雨新網令魚賴大化吞昌兩見淑身教易除

金川　卷五十　十六　自得園叢抄

壇將瀛禮沢崙遠擬成山拜生司書述餘事使勤箭弱標溪使歌舞左書成野
靜雲依中氣自月教吉　宸函振興逸淑色露前詩方臨洸戎也旋局入塞
屢凍庸衍前相徒澄迪徐中劣著與已績消索五等榮　措編無外擴
疏傷書精衛話喜　金車虎書壁　者澤情舟青與仗字金石勒春雲鎸
踐人知處　高深彌英才百年文治映朝月咸陽同密盛降庫首播號鑠雅
寫羽闈風知眾知會正靈承虎猶崇及補征論衍　臣謹曰　多慶中伴崇
盛朝虞　平定金川詩七律六首　庶吉士臣吳待詔　頌嘶萬里遇
先我人立竹勞試衢壹龍弋新堂壯相前共忍重健廣酌伴升胥　皇帝

圖諸[illegible]蘭布己人獻[illegible]擒捕其迎[illegible]伴[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相度于[illegible]拔[illegible]日[illegible]知先[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文上[illegible]　[illegible]

者　　王[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　[illegible]書下　[illegible]

南[illegible]大人[illegible]入[illegible]大[illegible]書　　皇仁　　十行

天[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月[illegible]　金[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上[illegible]　帝[illegible]

大學　　[illegible]　[illegible]

平定金川[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文武[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illegible]上[illegible]天[illegible]一[illegible]

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月[illegible]　帝[illegible]

高天[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十

平定金川方畧卷三十一

藝文四

平定金川歌有序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陳大受　臣聞飛將虎賁教忝
龍以爲伐坤爲龍尾拓河漢以邑荒是以玉燭象仁金鑑示義貴咄摧單于之
光丹浦征犬戎之暴而亂鄉秉旄防風之專車頗珍桂跳僅王之無骨威丙
緣發於三危枝葉觚於石泓雖戴履大熙乳被而流若一軌而一統乃王罪而
天斛也　皇帝旋璣衡而運千秋峻紘而振極網八象以爲門制金華服銳料
邑九環以合宮劃石爲圓閫奮壹填赫奕於無窮光專如跬蹉於劃漢月煩含

耀璿龍欽角惟金川蕩孺奔猿古者渴月幷聽德肉同綜僭君化虎旌微吧嶂
九陛肖娥亦能起跌乃偏鷲令之魂歇弄執手之種忘白狼金沪之蠲皆漢乾
清飛之嶯雖其焦燎邪覆不足以血　天鑒龍蛇萬審不可以當它所照而
甞食新於青衣猿煙跨於玉壘甚可使皇丈稽九伐之威風方隅三年之封昔
惟所行省酋木那拔戰逆走賊魂肝肚欲爾圖圍　皇帝赫然震怒　簡
命元臣直杜禍才推轂錢第　天兵削斷煙　龍所而抗犯者　兩等
闊深赤神虚而運仲軸對門伏龍之中起來而先行氣騰之大投石而躍更
卑業旅以先登行招推西指乜律風螭之淵及壘東赤道戟壁舟之兩千衆忠

學島新雷舞扶日而馳馬曳境閬精之革之事道亂而危九折蛙攢戎玉道之
將奔羽背繳覽若天馬之奐猿礬馭蹂攫綱鉬蛸之蹤龍淵太阿之劍　錫
自南方破幷六馭之旗尾於南征乃有彫損惡物比周井循衣香外壺陌扣內
究雉馬戕之主錄實佐賊之羽毛多魚之鮎雖滿寇足汋胼待市之危忘難盎
稚鬼蜮于是元戎出陸　天封迺申血色書於鑿裁普吏爲干等纛黝頡朱
斛歲剛不進學乃相樸娓煌核虎劍頗俶奇之體三分戎軍之處百倍惟時
皇帝持秋璣運玉笑之中周于銘耳雜頻之表內不不宸無畫執海吐珠林
兵不鱗不特雖人等無地能險陷無不飄閬士卒兩勤畫皆聆聆拔賠寒擲決

於元堂而搶貴令符手屬曳將相勵力協使用命於是進攻普棲五鬼乜鄰縣
箭速珠跋頓玑之抜五坑夜車大會若雷霆之砍叩嗦叱萬騎之犹不冀而將
非摩衣之疑無竅而學嶶而交加戰個立峠商乃殊心北面面日鶴陳麟犬
共伐牛徽賞奇共羆亂顛覺衣隳而窟出肉衝婺玉而朧孔告拜誕三窟之崇
泰報六事之仍然而嵎攏書檢雉度而不出虎巢狐貉性疑搏攫而面觥麕八
是以嚨爐之背乜析於富車虆蝗之蟥拂伏而死法　皇上體天地之心胡
本育之化上德不殺神武止戈　皇太后念四兩保卒必有憚人而兄氏
未綱皆吾赤子欲濟其危諉與之維新哉堰大梅無嬌孟慶　天子關妹娭

之綱而將相應雷霆之威將靡戟其封豕長蛇而耕當其壁壘金馬騎斯嗟
報仁元劃衣視迎戎協師入來雲陰日鋒揮混法 天威允伸德義斯乃和
羹喻嘆喚獨狂背蹲殊家天伏旅類此事衆黃旗白之馬獻貴堂而王之衆貫
胸之周拔纖知恩雖身之民挹類感德傳當鬻而內朝之朝其才奉攻伐子之
銘日在金維月執青陸雷震啓蟄之始句芒發生之初肯乃陰遣諸壇祥
於中軍之壘相近墻來外兼風肅羽林之軍揮首側戟碑堯鉞心旗則蹟傳晶
學乃匪秋蜀黃帝之自商湯之東來陡白露陽於精兕之中貫於金題五衝之
視都窮星電鍋底雲壘之衢北坡春宮其深踐而斯軟而直升般戩扇紹靡姦

金川 卷三十一 三 自得圖書館

類躲摯鼓角鼓鞮係雖策不缺吉鳴曰請歌建實金鼓之貢院於正趨之聞是
業保完積以職因犯符為策維入手女為自女按非者生趾更正由氏於九萬
而愛吏黃支為我會百濮而寓將裏乘鷸甫之紛殷乾元甫之紛羸 濩
實業如馴務熟銅鶴上公而服凡今 號約是而勤太史氏凱樂於耳驚赤
蛟鼓鏡賜於西離屬麻甾事 陵獲則萬為張以觀 光於於
慈寧郎多似嚴而上 捷闘明堂以受網獻 命獲藏以為戰方
天女庭列揚七鐵於牌麗 四氣備黃牙五禮於太學是則金侁寶槍
不必東索西採世玄自來西極日求列自衛陽刊 偏傳 事獻天籍號

銳日日擒厲寧撫近邇 神靈幕惟 文武之勤皆通當萬方之凱祿
察應識寺擒伶非常道所偽悉 特先勤于佐天造未光以伟歌謹 獻
枚吹之西周僧 乾坤之宏 皇武者天門開瀕流沙噴丹屋月煙之西
與鬼僅有歡祖祺祈既之祈腥血糊刃不刊於 皇師超然直白笔元成參
嘗驅為大振神機擒雜奇之氣凌殘濁踏不眠東承降其一 含雖時稱
工殊超胡持角當不徂 皇雖怒揮金笔相要神朽為鎮祥 皇極自定
積天津其二 師行萬里捷於秋夫慶前鋒已亮蹤步玉壁 皇神武將相
恩手謹簽奠擒康劃殊其簡心鼓斯聯晉歼障已即碑當寬岁如丑晚暮

金川 卷三十一 四 自得圖書館

皇靈壓天地如其三 雲勝料時殊伐如鳥好聚相之高趨可致加禮翻脫
解綱脫雖不可縮 王師哭之累五捷其四 皇本言命陣其嵬宴雲惟
揭新陰以嘗敵其手歸武摩多天猜會義陣無戟刑去每來肢長未刻建日出
西姚里充翁敵敗陸卒罪降我堯慶恩其五 相師尤法教賊斯國歷其天堆
利用戈新指不可阻若西之候益則有遊續承宗舊因敎宵挫取其鮮就以刑
天曉其六 我有就渠將殿於和程者宰釺入核宮歡以長見傑示以相爆湘
格以 皇威以獲之元翁舒然之龍騎欄驅蹇兵總運金鎏班日齒已津道
捷書連至則田蒙靈霖四五號既悅喧不鳴要當可傑頌敢紀其 天兵其

雲霄扶服戴來忱哉　三旅無曾阻潰殺萬羅慮由楊赤嘉文髦翱藍寇
以熱皮毛服斑斕披離欲不復全來提多以寇侍金戶作刷世々祝嘏　皇
靈勝勝西陲其八　金川挑誌　皇武劉郎倩而歸　皇可鑒以相寄殲
尾多表將術家龍鱗粧粉中錯有光金鐵光當藏野虎老紙乃為王家園陬儀
雜扶魚復擬若竟大開明雲霞桂樹松杉　寂寥陳天玉　穗寧上
鏡色以鐵豐碑隆碣排廟處　帝女其精材風流歌以凱東歸　無成長
上　平定金川歌有序　戶部尚書臣蔣溥拜稿　皇上任文偉武績永
列祖鴻業　郅隆以來三陲西六氣胡萬寓僭百蠻服兼於金川地底
險巖據雪溪封　先大史語唸彦尉則其兵者兵歲於事老師過年大學士
忠勇公傅恆以一襄太鐵殺然請行　特授為經略　錫之　賜鐵以龍
隆十三年十一月之五日啓行星驅由機闕多行天射山陟歷冰雪越古今共
寧若當戲會用命至所新匯春祖登誦　天威至張番酋擊懼請俱君以
其勞窮也今不許其請哉　皇上好生之德不嗜為仁　特錫伽陵從
時酉首莎羅奔張本革面事心率衆來軍帳請顙地　命經略乃宣德
音登壇受降時未七旬功收萬里乾隆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歲事告　闕凱
旋　皇上論功行賞進經略公爵金服有加焉　賀鵠　陵告

廟告上　皇太后戩穀　御製文刻石大學傅來無窮　怹澤昭刊瑀等
狀免　戴值大業甚亟仁厥惟　聖主經消發且而　征戰通以來格
獻先於肅上化　鴻麻灌撰凱歌二十章以　獻　廟算親籌者萬全
龍軒緩鐵為拯遣相臣天右此金石萬里開山自請討　扈驅往年執老師
天心持循慎機宜春風定捷遠盡雪杳日重端太乙旗　世宮忠貞恃相
才新鵠寬梓經　處雲臺筆當時初層如　或悵霜所又　腿林慧
事來高度青苔西指桃開捷雪洋天射山高健多陀絕廿今少將軍心　幸將
天命剝先清敵謀見深化衛明風犯遁番裔收空走投草木猶成危　雷
霆疾施下綱探雪霜已邦攘寧收一夫天授高郵猜　賢人詩曰怯殺殘
林門山草豆蒲管諸北人未彌卸離但伏十年縱西錯點酒稍頡月時精　其
宥仁求萬年來　慈寧心兵　聖心同殷聿詠日三試罷上桐秀歸兵
上公　制再書遠樹色春無棘大運之重層　特書寬大從天下　旨是開門
走之夜　時寧橫穿二番將之事中使約不逆　皇帝好生春陽藹杳共懷
作歲朝夜　都敵未起市出擴亦見留持獲史世積奇手持年危崇登　闕
四面讀傳梦　上公忠貞前去　五雲南春是八日　闕陛焉淩霜雪來
對而今不敢也檜壹　闕龍進之奏凱歌　大清門闢正春陽七曾十樹風

廻皓六月宇從甲來藏 雷霆雨露均遂陽 春陰花布舞踊俱安之乃實

皆覩劍履之王會自淵爾 。 皇澤周霑撒 鴻庭醉痛舞之 玉座空

分翔鶴尾隨電綦敢湯龍雲近日解 松栢 元老循武答當我受

鵝瑞見用歆夢父老觀扶扶 聖子 神德此上 陵 貴日來

龍王殿深 陽居東上禮常帝妻今中外如康德 錫類當由

聖母恩 湯湯 恩流滋萬以萬民如如史璽后溢實衍衆已河彝

雜七部惠來此耶 聖德獨二 惟伊歧湯敷兵澤寄猶元和增恣無隅首

德德配之德厲寺 聖人心從太平基立履其當焉如知 。 使略元

金川 卷三十一

七 自省堂

與錫祿茲印我惟積寺 帝曰 乎定金川頌 原任禮部侍郎臣沈能啓

皇帝在璇瑩仁大武無爾角靖惹臣惹 無洗兵流御林以南為補成

珩文赫我皇天大顯我鎮撫烏歌無知俊悛透周旹昧李免寺一 無兩小醜

頑莛超假情莽睏門瑞為東周香錢而種殘汗貪衡猪托 命爾之遣遠處

抄為轉轉衍惡鞫靡昕老此燼斯遠此竟斯投敗進我 天討寺二 聖人

赫怒爰興師怨 廟謨神武授荏忠勇掌則株滿猶無遂旗猶竭靡旌光牙

于城熏捷增之我仇我惶寺恪受 。 命乎 帝之訓敕行而前上川宏邦

卒歌呼志行迷寺三 衛屋履肖霜成七寺里族如鏈步新軒鴉斷閩隴彤施席

聖此家壘樁軍從天下 統虎軍發營 天威所到賊膽進擬其鼎餘周其道

假集國冥殘發迪窮寇寺四 維彼欽靡俞鍼塵之維彼奇男齊育確之由伐遲

銀兵外絶積寔其衂軍而南振鑑其任略元臣頑渦不殆今何斬之奇何閒之

判滿頹為兩蠲鑑勃滿元出寺五 捷書夜奏達行 捷表 天子曰俞我

我威以振我兵以神惟彼既嶽誅殲獸六人醜熄以武來服以惠乎以不恥周

慶首天康政行家息之革滑况之而幟之元康之載國四岳 太康之煬堂

四仁寺六 軍門開焉所來斯翔元命分何哀元凶惟賊也 倚其禮

皇帝注美益我不等殺兩殺兩死罪與史赴焉猜群湓哿敷舌 寫西府哼

金川 卷三十一

八 自省堂

獄壁無南人從此不反矣寺七 大軍旋歸于卯于搞淵撫道迎泉觀者童元巨

抑之擁護表 帝獨偉斯在此唐如無異故態親乃泰皆私卒實斷功俊

天文化功武動石于時威于高鎮寧韜仁為于無窮寺八 乎定金川頌 有序

工部侍郎臣彭翔 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西蜀有臣以金川為萬兼

雅霧陽為不遵約束請討討亂出師衛卒功未竟 上乃命相臣恒往征略

惟西仲乃我賊將之在我軍者道師卸攻其賊之挽賊益其悖乞降不待

上伯其窮蹙命漢偹侈師而進之公府 韶固下全蜀卒戎援翹箏截以

降益我軍之未覺者猶在中道也十四年二月捷書 。 聞帝巨清 御戡

受賀　上進本　慈訓敬上　皇太后徽號以次舉行著成典禮
諭中外知之　御製文勒太學傳示無窮日積日倚　內廷頒見　留天
子文德武功廣大神速懿德　允為近遠傳者不勝踴躍爰作詩紀事
歌一篇凡八百四十字以昭述　盛美於萬一　草當九有投枕俶彩雲
韓淮卓要岌戍己卯藉若西域區州質器到當先作為低山里石穿機怡樓標
艱罕勝薪深立侍化不信高宮三年之風方憑深阻消各件甫嵯峒石門遠且
陣金川書與小者諾嗔兩醜類何然稿小金川若告遠矣　聖人消不擇色
擾我師兵西陲離我任我策東牛極我後戎所戚復戒醜上端自何策承

金川　卷之十二
十一　自得園叢鈔

帝心焦廑富疏羅和六不得占番識幽新起矣萬我話　四番相恒怯恐
良　旺軒援絨從其往撫則當悖挽有稿挽時六千兩誑虎嶽武古道戍左
行其前用令不用所惟法用德用以達他移將前回校若　天子威昭敖對
撫時得和令十一日所就春底任將薪方出森樵吹夫之昂光江漢氣陽之把
函曉斯丁之雪天射山其高之內書以地專手坎續作與茲蔣行杜豊眼然式
甫束　兩路小金川入維趣之賊之聞自及兩吉修攻戰援件而得我單之
情況其賊面將春寒高番狂觀報其深戰以揃眉番飛捷望兵北出蕃戎數附
未撤中令並從駐汗之揃揃賊舒瓦呵向也埔石破有當磧立的兒絕下番歐

桂日摩蠻兩巴郎乙布雪師發烏澤敖科傳增兵有嗟望朵椎轆草三請未許
內祖近書平煌乜底中烈大戰尋深矣得衛所來作更欲正法脈力逼存依肅
石把吭斷掘居穿計惡去德豊拜穴斯方揣皿天船生　皇帝陽踏鼠鬼留置
救春高羽雷勒鹵五夜達所柄猶伉伏主哀　旋寧不問外帥事問心膂
恤達從疫欲再　懿旨　廑漢命霧被加飢　宮帝翻偶洋州師追
但有刪屬傷遠推民羨　嶠書天一詩兩露番上單木四窮俚其叶其屠遣
我傷近戎元詩東生猶入其勒産翠之中芽羅身老核卡長畚道翠壞揣逆提
嗚埋櫻鋒術婁者使金如寨釘不可長生物倚詩劈侍令比直殞發餌鼓勞非

金川　卷之十三
十二　自得園叢鈔

表刃路竹王鋪德揣天菌萬煤六隨西耀粗趁炎從而松之硫軒或持以不承
釈漢兇曾純實守九日五一天豈不能天扶尋王袁賀　皇帝畏未風飢入
闡以雲用人嘉既相且生家來危從動危擾宴成論實　專廣博餅雞尾高
橋岳稱出換免才大喜入師以勉之大字上　淡告八考推孝星繹雲
郡福簡櫻州　東受屆卻　帝既遠將到君名之書特進　庇擁書
文母幾類四萬刃嘉拜受人宵眠野無譽以長兒女以耕桑番人熙之
本其書相告鄰里無恐據租有之創道總覺寧則六合春　天慶雖功勒
成　聖首作此篇之古來文章書之而月時並陶鏡精碑柳推豈顛頑

聖祖沙漠無競之 世宗肯論風追易儒偶韻冀敘焉 皇朝編方見
傳無體形容 然治大步筆以配鴻圖非應須 乎是金川歌有月 日閑
學士臣劉偏 欽惟 皇早陛下 睿聖文武 德業邁堯凡常出氣用不
在寓金川之帝業羅列者似漢高首勤哉 王師乃以穴其藏揚振散轉授有
皇帝命將某之未集建元通之倚行大運事死 拯侵方略自我進以
近譬辰有理而斷靡壁異擢小醜敘總蒲撻也命 皇帝按儀萬兩使申之
詔 佈翔建號祠之恩賜敘班師中外騰福 策勳飲至中人畢竣綏詩
抵樸惟有世之壽乎諭蕃維文之冊要下書應足偏比其他諸侯業錄無得而

自得園藏版

敘馬王偏謹按漢世使吹本國禮大司馬有功凱樂之義魏傳甚矣書路鼓加
之至唐太宗刻為鐃吹八朝章以道傳世揚歷傳代凝先一撰實不揚也後
擬鐃歌八章以 獻附於封牒之末
廣圍聽我式揚伐王命肯戎方仍不稽提 天綱稱權排鋤成我堂皇我 廣圍聽第一 [illegible]
堂皇帽敘掛以氣大化不遐外海乃內述發游魂在重為殘暴 鐃前日堂一
[illegible] 鐃前日反 鳩有乎之間 帝用嘉撻罪子遠出
退兵裔同猶不安敢寓天撲雪機連退知剛門伏敵更以雅好窮兇盧而逃之
軍告捷歸當與及臥 出天彰第三 [illegible] 出天彰刻并偽臺

書敘會成體出素兩賜手持兩臧內謂峨用之猛兩呈擒丑散之飛再秋靜堂

書敘會成體出素兩賜手持兩臧內謂峨用之猛兩呈擒丑散之飛再秋靜堂
猶胆一轉振折行社序人不知兀我得非天上來耶 學集堂第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傳箕野以大組手以堂之措握之下州界門有 開齋有城
時賴臨無處所維崖擒中處早夜通一鼓惟 在有居言通翔舞手翻無我
王之征工也 堅之哉 前弘離第五 [illegible] 前弘離
之算不足以網抑窮荒之慮不足以羅三窟六乾嗟彌公等兮救君而播走今
壹兵而前歌滿無甲斛大河金川非長不復 移州鼓第六 [illegible]
人史其也 移州鼓兮縣悍空載頭勒羅瑯約以爭呼 萬歲雄之好之綵旌而

自得園藏版

猶翔飲杖乎鳴檔夕凱名乎馬史 瓊崖石第七 [illegible] 瓊崖石
制 典謨無疆徙庸是椿 日月山吳光天斯達參禱雄山播桂乎擇焦
來往巴倍徽峻峨而未借 升 喜鐘第八 [illegible] 升
其遐 當時惟 天 經聲有處超多古類選喜幸
遠徹命承社王以享執御士按兩拔周猶清徽 鳴就我 皇不居
曰若稽乎紀疏益淨居實紀日今為禮等光寶書 乎定金川歌 制御史
自係恩耳 雖然參選猶全滿壽兩者未敘腓猶實豐 皇威肅和悅悅歌
一路遠及梯 師旅往年駐雪山征虜營里路險惟九臣等 命題卯跡字

有光考宸百室　于月提師下岳州岚山風雪攢還裹衝寒扶進忘宵旦寄等
星馳古蹀樓　沈彩營泥迅舟艤錦緞百萬斛月憶令於牙以中軍化五般犁
庭堵蜀江　鋼艾且肖列雜粮宜百甯依般道此便何秤可懷核首與川如紙
鳩鵠刀　荆襄秦晉士如雲神策雄師储六事驰右一哿實鍼船懷所恍省白
千孝　右勘孫穴蘭屏魁律救　惡嶷日下柔卜碉陇心其箄而望屈腆拜
殷攢雷　洚典警庭甯備生大陵河西　諮將兵仕吳霏霏富而雷將我拂
柳滿春戚　閫外萬緒建壯繳析古號身　牟屡使稅禎事赦剛無烈重何
三公雨京頭　搽旅還艴揥大曲欣姚小雅賦彤弓豐碑何俑　天章煥風
藻飛大丟多雄　凡我化敝禮貸狐荒遠蔫誠衷　扇讀站而張緘書姓氏
韜冕宴穹畫叡呼　封楊　林命上塞攻碑中銷兵衷太如肩此慶偕登上
理明良萬我叶賡歌　平定金川戰百月　偽傳日後根　國家富全盛之執
垂熙之世海外有戚惠　至尊達慶再金川自作不靖延以截日而屬實竊
皇上用是宸怯惠　命經略大學士忠勇公速傳總　授以方略時
維　乾隆十三年戊辰仲冬三日欽錢經略當午日刃七袍缺將所經臨將
站點行濟以師武且力律雷鹿冰累入宜冱碎碉鉄堡　蒯仙壤不決身而芳之
雅旁等薊無賴莊稼西驕行事而猶心投賊己斧犬　皇上大震怒法載古

仁宵遂刺討之請剿厥氣久逆武功息荒慈懷貴以蕩羅寄以事周不靠服
頒元大學士訐傳真軌竟旌惻呼罡閫頂　況是皆　盛算　天威指尺
萬方有慶重熙　聖母皇太后亦總縱閫無從可謂華偏我將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豐財武有七德實見於茲日人嗟慆隆昨讓遲請指從師衆二十四觔
以附於記敘之末用以見天佳治內又底治外新對傳之大化焉　敢爲重敵
慎紀我敘紀牝　天上下神無皆力折之攻一觔　司蹟壽徒賜壽戴鉄兜身
前打建汝打兩為依柄情　於千金無難馬何全裝實刀我取商虞王大侍青
五旁三觔　斯郁攜柳投紅多孔人恩丈夫固旗碣決勝攘尊馳四觔誰專統帆
檜誰言碉樓當雅雲偽郎撫誰畔內地兵五觔誰應函嘉南誰遣我馬匹豢而
撫　天羽皇境壽當疾六觔妹渠析鼓枕叟日還駿殺王擒有神機　皇
敵多潜首之此渠魁斂不殺厥角稽首鴻虎帳樹旌門番部為緣尾八觔時去
雪作之肆木柳謝一凱歌入　國門從軍古以來九觔莫持身術公高望羿達
棟洧為建生祠遠通原阻堤十觔莫莪武鎗侯川有蒭箐殘僧壽權全壽我有
八津石十一觔回紀莫紋忠旌鐵郭全公壽考其聲龍肅揚衆吾公十二觔往
為蜀邇雍卯今蜀道易馳為日月光海宇清兵氣十三觔宸以光君方舞以刺
行師大有公用事元良凝對時十四觔卡徹具大馬來月刺史虞智為播異射

令為撫輿懷十五解 牛羊萬屢野民歸催山所重粟迎夫道供帳攢前驅十六

解 蜀民鼓吹唱愷歌與春常不數千里導吏有萬民獻十七解 富州六番飯林

俄六有宴古爾馬邦塞雨伴渝俄晨十八解 鼓生 宴太平 策勳飲 待

遣賀錮韵尾撿上公兼相印十九解 開閣獻青史 神聖知聖祖鴻德無

窮 置酬逍總經二十解 皇帝受方略謝命作銘頭相臣神且武御得大勇

師二十一解 皇帝有易言備恨贊耳手相臣忠且勇乙書即遠拓二十二

解 皇帝春 聖母慎渾後慈祥 吉 翻福 三殿錫比

開明堂二十三解 三皇世以春五時以夏書 說 是年的宗又任天下三

十四解 平定金川凱歌有序 拾對且依舊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金川

土酋不靖 特命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往討之徒伐既收受降而還是役

也冬出師閱六年春二月振旅功迅速古罕匹為昔諸內外靡不仰 大

威之霈疊致 帝澤之霈被廣交作且手勞 而斯備時史臣自殺構他

未能鼓吹 休明敷揚 盛烈恭擬凱歌十二章首 揭手樸詩而獻於 寵回

阿闍星輝通百年屬方保增荷 見天威滿何事興寰斷斷稽稽得逆雨

川 屹屹盧樓四建碉置深箐寧…

元臣衛 令出神京傳說…

昇平 執策飛番北竄而迷屯殘同置卸騎齣背霸崇歸農外趨時澤堪將武

揚 兩翼材宮挺伙飛微振皎浪東神機鉤綿西大勇騰上棟習都穿箭… 衣

漢白旌尾作雙龍 遺勇欲觀望山掉 五師雨走從天下重擊瞬馳迎鋒

江 拖拖虎旗夷插網挾纜拔酬上下同取次六軒將南其春風二月度地則

戰門翻鼓鼠也雷仰塁深需夫道關… 高齊 … 手表大上令公來

六軍腳踏使悅徒貴撤手職念度恭自痛雪獲解江畔花鳥相死泛穢濃 饒

以旋州春漸濟將…典米候我車繞花南人服丹六無煩七縱擒 老定

進方我武偽器泯百人時宮遍諸碑砌推邦寧儉 雲漢大章用倩佳 韓

化城逢青海西 兩翎戰陸劃荒以 天與此度俘虜蝦戎展 皇

功攬烈府 平定金川歌有序 內閣中書臣允作解 恭惟 皇帝御極

海宇清寧遠隔殊僅金川酋長恃其險遠…擾序寬有稽 天討乾隆十

三年冬 特命大學士忠勇公傳恒視師金甫豈風…

凱兵不血刃…載筆掌門親達真飯…奪化…得…凱歌三十六章

其辭曰 四海昇平書軌同…

昇觀承屬上公 …

下而定金川 … 大 散達七入則

過百重山將軍策馬從天降萬里征程逾月行將大軍出於我境關有強兵
寨倚摧風裏無虹影勒旌然關外所有大小各寨皆已悉依一日五寨皆下
駐兵使詳籌為嚮導　雖中未高唯有鶯上將軍扶來為道自我望蜀
天怒仙宮請上作罷大營出旨出行而逃　紫氣不待五丁開雲鼓亂馳驛路長宵燈陣指搶封章史
錢家留來　家翰未借號我遠　九閣　杭光遙高兩翼均為恩陣營五
與陣九天九地雲機運聖疊旌旗血根行不知　完我輝旗一
軍鬥鉄砲雷掃壓境擁靖上龍衝諸萬陣胸中百萬范富在　縱橫為旗光為
臣江陵飛鵠趨未奠史有步錯錯奏捷蕭陰時黛古內神　睹將清息

自得園藏版

獨非常精亂妖孤附林藏搖為毒軀林反側結轉真欲遺千將　肯娃浸都抗
顏行伐偽俗從光雷蕨樹纖羽林傳及半隊猿一千七百郎　數合宵擊撥山
阿連恩曲匹走夜呵西人所謂職背城殲賊之累恩　報道　天共雷集波機陳為諸皆鼓事
番人八西精兵欲下土山自大兵作下當不來五月時光多　我　皇猷德不佳兵致為仁遠中遠征伐
猶像未清並開疾闕　天猶日先決　忠爾忠貞良信親雲發自真細拔情
妖氣未息身何當一片丹心向　世宗　賢斯搖簡居　未知滅賊少歌
效勉能却回　天子仁慈重不職獨軍仙武將　聖德正宜當在此多誠
澳猶椅脈魚孤殘頻謝塵奇忽顧手　天家法網風　從貴軍門包命緊角

知蜀躍中此山中將律捷為邦兵為魏尹虎頭輔韻往者內
中過附中將軍　對馬投八夫遠道剛闊救於都德帰為急直任行旋過難納教迎刑
一家將月北來今南後四將至　大旗撫摧將軍數錄作為歷陽居使兵不待終何來
貴行郎德字未春　武夏度永捷成平衛吹暖得入戎英事方管色中庭柳氏
亂亂亂無亂清　實山樓當八宮高五月雷中向不毛我軍
如春與絕域採羽正月宮紅桃　度渠到西聽馳驛翻
我我行裝戎駒吏專及船船玉尺　錄來軍前仙行蔚　鼓吹香洞
夫遠近聞聽見覺禮後先悲朝動在行跨試程可待恩到鼓堂　馬前軍鴻天

自得園藏版

外陰長跪針教一時制遵方授天兵中將鄉聯和今更入神　宵衍勵思在
上我紅來　總首道休和氣暗真見苗種稽指傳錄沖要盈多　總雜機
威字過驚無究習經論六年邊歌生撰為知法走復雨和致語參　使者萬里
遠　杭花霞布傳未來及日一路歡聲雷動地植橋道鹿環雲行
八月征史　破虜中持血戮加當年街詹漢英雄何此團兩無遺鋤盡處來蘇中外
國　來已方殲兩未滿西征為齊侯未東征魯掛袍龍頭鳴龍錫承　天動
尾維　刪書　典禮一無私情宏規臺南圖將猶士惟待為嘗畢　日遠
相慶戎未息　東攻六月雅結幡救以復取樂兩行馮　憑貴碑陳孫彌陵姻動

撫運第一　彭天錫

偽恩之意亦足以發揚於萬一謹按古樂書撰列如左

也大金川為西番部落處窮山數年以來得叛告衆陵轢有辱章谷毛牛等

處切近壇地　朝廷不得已而用兵所以綏靖屬藩宇語邊守也惟　皇

撫運德治義函仁風勞屑情澤遐敷恩夷金川纖殖不荼斷據壇地逆殺遣函

用皇徐無負所寬端端　皇叡神斷　天討承[illegible]法浪用揚

我武化以平羽未遠寧萬壽蘇國編　法宮第二　大命將也　皇上以經

略傅恆往是金川統統軍機戰事[illegible]頒[illegible]兵種俱守開其決策各有大兵發

剿督逆拚穴搗虎窟功　法宮宵旰[illegible]金甌決勝千里[illegible]　簡任

雄將[illegible]曉[illegible]流[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實考　皇[illegible]部[illegible]

在私室[illegible]陰[illegible]國[illegible]山　皇威遐[illegible]

之出第三　[illegible]以[illegible]師[illegible]日行殺

百里將[illegible]山[illegible]士[illegible]出日長生

風雪[illegible]先[illegible]步

天山高[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軍威振第四　恤將士也　上念冰雪沍寒[illegible]非命[illegible]恆

賞往內[illegible]士軍士[illegible]入　軍威[illegible]來[illegible]

倩如麒麟　冒險雪色徹事揣摩嫻漢剡為寓寫生龍說挑事樂寫馬傳衣

蜀道難　靈烟房西坐寓虜鏡將寄箭川羽書飛報捷已收沃厚奏捷得者件

方與番多已已加伊西貫家早下手取表　處虜刊坐草內屬紡文定用严承過西藩雷之撫輯

日還師様是我所人　任其大學士等此諸賞濟國去相士厥宣嘗恩綱典隆其賞也　以承　上

本將心　列祖　神宗寶璽臨軌戰勳傳令不忘微臣宣兮元

旨　奏捷歸來戰中區處聆文武篤忠貞遠謨歷事益書　至聖且衰慶

太平　平定金川歌有序　內閣中書臣倪承寬　皇帝御極之十有四年

仲春十有四日經略大學士臣傅恆以平定金川獻捷　聖武遠播熉

澤遐被垂所宋其以成功上　陳告　廟敬晉　徽號於

樂實宮　鴻烈光昭典禮身攷述[illegible]歌頌以紀功德于萬世

邑澤昭著而清日以茶化　然臣恭為職業所得假息　皇帝　日　謹按周禮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馬師有功以凱樂獻於社　鄭康成注兵樂曰

凱獻功之樂也漢魏以來鐃以下十八曲詞甚古質魏晉以來亦嘗擬之而其

鐃歌鼓吹偽遂不達古意之辭收十二曲平雅西雅化亦特用於之敬雖元和聖

德詩與我聖明開國[illegible]

之意復漢凱歌十章不敢遠追樂苑[illegible]武雅頌而竹武功之盛　聖主賞勒

所至碉壁壘已悉拔摧屆猓山從勢科尋拔中嶺投疏遁窮思竄飛散逃無遺
織翁樹滴　詔下飛來京都衝然五夜奮怒趨會衆奔騰霄中者攻當於營
屋碉壘上踊躍爭先忘其艱窮已攘中行勿恩策勳指日凱天衢　克[illegible]第五
詠戰壘也臘月二十一日經略臣阿桂駐小金川那當山嶺處遣將攻守於
羊門而衆無不挽杖　鼓鼙聲角鳴春晨風拊掃鋒食腐寨健遠通險且遙揚
統率　網羅纔戰北險巖架登詩無恐侯馬蹄爪牙一朝掉尾兒已斷常山
蛇除患務振本先教鉗前芽先伐己破根菌擁叙昭遠堅巔兵憂疵隨當遺面
華　資九地第六　克碉也經略臣阿桂以臘月小除日攻破山梁身臨險阻

指示機宜即於己已亥旦日仰卯攻打碉卡連日於復無算中間賊眾乞降
要凡地形堆堠山梁悉奮注畢猝嶇矯翅鳴翼飛手長驅社鳴攘流擬捷堆趾
刀從積金為敵錫寶鹿已命壁碉耽耽乃自宵大軍要集一舉平靜完已戰無
從傾賊此朝合失志消神氣不能支　右聖　破要第七　華兵算七經略
臣阿桂瞰所決勝料勢據從皆扇中時月揚賊黨以成永靖賓捷之詩　破要兮
事後絕若扇兮中呼闐而壯兮揚利再金川猶波兮皮船擺既跳我武我振周鋼
戰塞肩深林戰敗俄取麥壕牛擲已投寶擒首逆教寧兮我推化　仁恩洗筆
八　頌神武也正月十七日　上以金川特險不出久苦士卒定議班師以

經略大學士臣傅恒忠忠勇略兼奏封公爵初金國勘歷剛湖上拍
天心而果先那於此時乞降矣　仁恩天庭戒嗔百戰百勝非乎殺當士
卒之心當特險而臨神明悉天黑奮有此地之　皇四星勝我心當攻氏受
氏天怜乎乃勝兵裹使酣坑之原仟復為讀風　好生第九　仟投誠之防羅
吾孤鄉已命鈔降經略臣等以先此不出峻據其險湖手納降班師　論告
而防羅其於之月初五日莎羅奔郎卡父子親來請罪恭後德遠取投導
好生之德教若　昊天無不補覆載遺金川投誠哀勸乞命條請
大赦就中成數除之讓以六事獻捷任彩和蕃菜我懷如春萬方究勿呼嗚

頒賜蘇赦古帶來以衍讀兩兮兩兮兩田兩田問我太平無時碉壁師生捷弟
十　凱旋也　上以金川平定班師賞寵　聖武遠揚光昭典禮　師
告捷凱旋師首社當庭之今來鄉依之　皇仁施德徽塞聚殿采蘇翼善不
戰功成捷之猿吳帥店　長信賞熙允勵翩收才偉實義者咨之辰光
豐辰瑞祥則然廣無遠方士庄督承風而以時物豐写百祿是壽萬福無
疆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十一

藝文

平定金川賦有序　刑部尚書臣汪由敦

皇帝紀元乾隆之十有四年春
二月金川莎羅奔郎卡詣命元戎率其從亂頭目伏軍門聽命納款求哉　恩
德統綏辰積出於聖誠任時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承　制紀有方奉論闡自
闕廷達於庶衛若臣若民同聲忻忻謹撰賦　天子曰俞　昊天
烈祖相予有家詒厥孫謀之章哉　文母之貽純以保是抑也爰者
理臣備舉慶典於此群公卿伯翊沛著中外鐘伏為雅頌請集所撰賦士無觀

自得園藏書

樂章之詳極藝苑之大觀矣臣繇性　聖天子之威德沛滋輝煌紘綖至
府國兵共想至於臣瞻瞻光耀及本遠海蠲從而好冉然不息於夫　詔哉臣
運　奇謨神晞光被遠邇動中寰會上等同倚　清光錦來而何溯為通
而賴紀觀切有非外延所詳具悉為謹不揣命迺叙為古賦並以丕述為一有
深蓋下士皆於中極大夫曰譬昔先王經野以饑曰寰曰表者安有兆之罰庶
而不絕國荒怨而不率帷彼金川僻齊荒裔其地則極險蠻打斷險崎嶇不足
服國難也其人則獷悍侏離呼喝無媿不足論紙筆也自此而樹如貴自宜有
復而通如寰於庸顏也荒綏師而弄遠次清無和封之未省所從與大夫曰於
其間是我我　聖清之御宇紘而限冀侗也東瀛西域南徼北陲思波遠浮
豪眺劇振含生之屬靡不嚮風而承來何薦湖之丹夢乃思逞於隅封太陽熯
不能烘勝燭以視行和風雨不能化鳩囂以好音今夫挑幽以西積高呈列分
錯蟠久踞為噴嚅其據險鋒壞彝嶠嵯而御維擊也非一日矣舛斷安庇為冀
世孽猖狂猝為大噬諒狠良材者曾剽掠天災時虎用播建威稽誥和非刹土
寧小技跳梁縱理伐而紀為之封削聞師夫罪也何爰異動斷戮以伏其冤成柄
之所用戴皆正實括維一統載援萬部以道以知尤無貴於天實貴隆義於南
方旋撫和悟餌招德使　天子用周闡輯寵柔以究咨嗟御鬼伏古理之推

自得園藏書

叙丹逞其錫嘉於中逆筭了應悉擾勤舟昔蒐而秦以直控鎮制闡而往邊斯
持之月蹂波根將吏夜和兵發擊乞南兹制書元宵於甚赤於天重動且彰以
忠顯約當士卒于嗟肆往來騷焉以濟德塗済序冰凡雁表蓬見旌笑而步石
里寧行身大石停軸尺翔佯鼎中安今白南著寨尹旦以應該使佛輿而友驗伊
古之名道京佇以原取寬衛而茂此已逾隨如門帶懼逞中川澈為之動
矣壁鷂禹之史務征當似以雁布貌剝散崖欺以征力飆伏似以攜身凡此能
而環覲者莫不織排茸郁將暗而橘轉寧之王旋如江如瑚雲電搏耽當意方
層集以殤持行略塩而契蟄賊徒犯行接心而蔑角駐猬猪魁是而滿廬右倉

皇號豈無聞[illegible]書兄甲以閑　本朝剛[illegible]務致[illegible]豁而宥之[illegible]以
聖母之慈[illegible]欄[illegible]窮而無救也與　[illegible]姻[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究此方[illegible]不知
其何說今拒之無師[illegible]發令[illegible]更生扶[illegible]廷情[illegible]我[illegible]組援我[illegible]其[illegible]
技術由實猶而[illegible]其境雖仍不從獨[illegible]聽師曰命我矣　天子神聖聞
有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而[illegible]
吹[illegible]聞[illegible]而所[illegible]成利以[illegible]元[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舟中[illegible]之世之身[illegible]金川[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其理而金湯[illegible]相[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

自得齋叢[illegible]

皇靈之灼[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已
兄[illegible]成[illegible]手加[illegible]回[illegible]書[illegible]土所未[illegible]天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決[illegible]
[illegible]守也大[illegible]秦武[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見大[illegible]江[illegible]而
無已者[illegible]於[illegible]於市[illegible]子[illegible]起
[illegible]千[illegible]起[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深入人心且[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　聖天子之如人[illegible]也
之天子方[illegible]　天[illegible]　祖[illegible]　[illegible]於　陵

[illegible]祖[illegible]工[illegible]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先已来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聖母之慈[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拳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中外[illegible]而[illegible]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六[illegible]七[illegible]
[illegible]千[illegible]　聖[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而流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度外則何以[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其天[illegible]心而[illegible]
也又何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化之不可[illegible]也如[illegible]其
兵力之[illegible]十[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自得齋叢[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回[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千[illegible]而[illegible]於
一[illegible]何[illegible]人[illegible]何[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已[illegible]其
[illegible]使中[illegible]而[illegible]色
於[illegible]三而　聖天子於[illegible]之仁[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於無外[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故曰天[illegible]
人聖人[illegible]天[illegible]回金[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天以[illegible]

俾孫與種得卽安與安於一方夫豈人力所能哉力雖難而况其他萬類利
節之以制禦而從服不和不戰而自存也慶源得而化人不知其所以而至
雖於也日遷之手住兵隨武之後而時行時止和從如進所謂文武並行無違
步而其操法得成者能敗得所故爲史將是生從龍爲淵所能仰道有哉集曰
免曠爲分留風鳴參巍巍分扇湯湯世量并分迎帝既揚益下士乃瞭然自失
四蓋自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既同於當聞耕鑿矣今欲於隨和絕於辭德大夫
猶覺以王祖仰歎既服重於複還于斯世 平定全州戰 昔雖教習翰林直
莊啓與之於廟鍋哉體我 大清之 則重舉平天府紀其秘鳴林祖紀

自得圖書館

明濬哲重光鎭德之昭亞其如臨六合參其發雷慶厚周天成武昭承緒
皇天全付有東南跨于穴北界定岡泉有日出而極大嵩是不違與水嘖若
走而東同是以方內又安稍發爲貴而不見將種有不關今者百年於今斯
鎭茂在我 聖王之御守也體 天運運 祖法嗣四 世
宗之明訓處處 聖世之能則凡旗旌之庶民萬萬之斷祖廟祖衛當隆寨
今以運德惠不窮以資無害曰而氣象流得思光寶翰後有方開備思如炎中
豈伊不懷惟靈法實豈伊不當休兩城風應一天之未顯應遠嫁于 天朝
愛日 清閒所及出馬軍光登郵兵以重陸海奧機若能而時以責望示也

追駕長弘懷來庶夏錄保遂會所不寞維 衮衣被之證史俾攸稱奏之表
採訪之旗靈我櫂俾守我仿未有固或私道雖航相爲敢賀十武王之類於而
士大夫之識種乃甚州之實實曰全川興寵爲心豐區爲韓忠陵顯頌詳其光
碩惟厥種人弗忍答爲用當無事于守土之臣 皇帝若曰咨爾種人有辭
于全州乃 命時御臣往行旅佰掌分北經營會合備於依俾色亭祉匪於
是伏飛之士貢賣之兆家尚貢特伏鎮鄉扶讚括而集者以萬計逆乃左導印
旅陵以九折北飛如翔鵬之峰峻窮高極遠猿猿深穴者相與步履於印笵之
下右自是隱之川分流若光若滅處處行攸侈閑役陣聲陰從此者相與追迴

自得圖書館

於絕塔之側爲其宮宅伏門周欽寶鳴宵甍吉氣祥滿多慶我自天鑿以稱天
休纘舊種日告功不時 天子肅恭蓋之也成命泰肅之時躬詳用威見厥
受封一二王之不疑厥事爲簡單實而中敬之通行相生東丹赤實金石昭
寶寘上億萬其以中令吉日奐誠祖祉於 廟告事於 社受成王公
卿尹大夫多士百史承承武曰休哉其昭也聞我行道從衛當之既靈快之既
綠螭螭蹕歌唯何居多趣歸剛備例常之昕之光賓而十萬來我而錫附而具重
容之爲臧也朱甲鳴日光大弗至香中爲戰紅悦爲偉象北顧以立候法王井
以後庸歡若走林之植立動若洪文之分興紀五千之勤振屹可焉以爲豐相

匪卑上以先登衔崎越嶺龍雲窟宥方裹斜劍川之阻未高韓中之壘壯大局
之卻而勇士為之協恩而乃益感激神明大義知顧己旗仆地逭逃此誅厲斯
固不待而戰者眾不戰而服氣奪者矣期復此俾旨定和衷庶協勝其捻悉以
缺筆以旋旗旋東邑雲霧以靈舉商賈風敵懼而嚴光摧奧秘則勢潰潰莊勝世
鸞逴華電會乃使經年統士隨衡霧殺何則翕為謀附守者而建斯壁而毀亘
防表壁固詩連杠舊具鋒要衝其腹鑄之而枝走衛吾惟君脩令於太漢之虐
壇相匪方懷敵德悔衡陰搗阻而未訖也　天子叔神織妖大度廷伐用德
德威不繼觀　為之譯之以湯秦而宥免承　熱歹　於拓方回拓而

還爾乃轄上將之攬器數　指居之暗恩允佛亂我郵英眾旨且但用以不
執之信賞以五生之寬惟曰防禽陰逭緯鋸爵女上錆投臣安甲實其意筆戲
奉儀仍勅異走杜使寄叡點有唯何先聽而用救我于者以復中於相月樹但
從參徒之性篤兩之賞其罪之則綏光之班鼓露較將星礁壁相明煙雲影厳
甫以拜抄叉倖之境於新之時和風載與恰氣捉主雕將揚總身命為致不可
禪於二簡則按觸樹鎖勦圍壤伏以能灌推軍主相應承　拓數而實之旋
剛鼓汗戰憚帶猜攝覡從乃邑壽唐諸流淋旁涖致其執將雁將閉戚救德不
崇朝而機壘方為里之城成我一之從拓之士中未及墨甑未及斃不折一矢

不捏一旅收方建牙奮谷拂已返手李山有安其樂如與且聞　天子乃考
舞典策勲作公為是崇武衛奇貌　帝曰昔唯未紀　皇業念哉
聖祖剏漢既寧遠哉　世宗青海既平揆杖　聖功克配威成統由猶
登於　郊　杜獻功於　宗廟修上　陵之盛事讀
文母之頤既於是二三從臣以次之至思惟　聖主朝夕既渴命將用師
之役雖請恩廣施柔服懷遠之宗大成德而猶乃寡年福有為殷宗克鬼方紀
於高端撫凝撫曠下及眾庶之奇知威武儀伸未曾不是將守傳業猶自作者
令翔制哉　天子曰伐賓作世稱知年究實將乃以昭示其乎使永永

年代服我成烈詹且無焉　帝曰舒哉於是採存備之餘敢謀刊之大猷思
卑之徳廣繁備之富述作傳曰宣應兮在義悟待介斯挑　天威廣兮赫厚
外赤時發兮眾王金慶岷吳雄兮日德戩于兮庶兮凱為世　平定金川賦
廣書士臣來保　翌上命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滿軍金川實面就降乃
下　明詔納款班師天恩浩蕩　德威遐播自宜鋪述　盛烈作賦以
獻其詞曰　皇帝德溥戡瑞乾健中用陽以文教陰以武奮維外之醜今
川啓眾色趙狐疑以教以驕目趨自趨從即麾屠　皇赫斯怒命相出
師於都建牙是懸色月也為是斗柄腰地相鉤搭建壘以易褫兮河鼓翩其鳴

旗羽林當以豐肆兮馳甸於而猿皇乎擽肯觀于西枝兮勉首蛸其若因刷格
捺路天樸兮威迅魂而魄盤蛤而於陣甚無示觀乎虜而已但傳枝而的瓊隻
也迤枝懷形而東于騎兮策蠻驚而翻旋山壁弗植掖具膜偏兮　福尾阿
而佩阿提手足　皇帝覽　命予　祖既進恥搖龍旗施俾而侍
鑾兮鈞天璇衡而衡郡接　神祚予元堂定　天策予　永歷習且年
之柄執金樞之機　東興迤御六枝而路八橋兮宵禾緩紛而逶迤　碣
瓊瓊以枝塊兮黃金勾而步荷觀元戎之皆行兮若暨帝之有持花東奎疏
騎宿枝驗數神豫瓊其騰躍兮見一日而走千澤岫情刷陽陽若交兮杜樁賦

自得園藏

歸當不可手張擊連青比結馬之蛛好翩翩兮雖無驟由我而超軼而不驚乾
乾出墨蹶此之哇咲咜嚘兮若電奔鬼魅屬而不顧我乎既屯禁在捎據箕控
經傳蜿蜒之魂外雅情園中四深契屬其印映元符弄棣八淮電背手旣馬持
中鼓赤水網蜿以吐丹金悅則出而豪新狗蛇超蹤其危捎兮制狂扭折而轉
鬼俾厥野音赤其烟光兮雪歷鑫貫而司震蛇三峽五岷之崎嶇兮伏奔瀾而
涵墳既政其漢徐淵禁論捷複挺鳥刃劇石磊綢飲牛躁兮偏望足疾手擒駢
胠木麻估馬當鐵葉居于桐鼓角吹喧巨鼻象飯鑫盈嵒騎鈴大號胡桂樓
胖赤穴變化手棄克乳龍陵思手蜉蝣無奔蟠蛛若軒若鹿若魁若獄迄自以

窮乎危險而不知　王師之則之迄迤取中壘於威歎兮環于昔而若靖可
赤烽而焰天差兮謗屋屋而刊炸光維旋以虹搗兮申碧星之飛芒建金鉦之
大戰兮旦蚍森羊若鑫屠鞭蚖聲騰旁皆而昔雄鷁兮類威頻而未將飛鳥嘯
影羽赤白而烽旋兮虜衞胞而怒躍飲飛之猶超鄉緣而都雀兮類敵撤而出
寇吭　皇承偉之我武虎虎尧憲貫氏命額于阬負有邦洵用手我師中潮
外倫屬此之理　皇帝自命相循威威接我截摧和雜纛屏青承之竹乾碑
盤水之花不徐生指疑訟之療生公傅手之生莫不數詠於偈貫歷葉手劉孟
是時　皇帝臨手　帝車五潢之命本微三光之連旭耳　天律雷無

自得園藏

星旋戈斗杓運于中央服北極而周八紘建林東之在顛同連旦而不驚
尉瑩天而昨嬌　踵庭地而臨群校徐步乎呋雷而消雲壽而借柑且捐且
莫不用　命予克軍而雷驟師次昔厥大乾分寸偏色鑫靈迅猋走群矣命
臂主搗其魁縱飛猜鋒磺坎緻搗抜軸穀其脾徒兮本駭考而犀甬辭土山之
幸蒲兮乍茂竟而相應武謂境天而割析兮而蔔捐雲而乳埏甸隨境瑤兮若
崇了屬而在飙循繞神燦焰兮若標翦境而無靈從烈競懺碑以毀安排豊隆
霄窟響律鬼煇縣若天剝神構而亡其壇城乜宰角霆響豎其侍擯攝我之根
赤基之甩火奇于阡以威件來馱書數書頹鏈傑離而蟠循西郤礎嶄碍陳其

犇牛豕羊壁駭鵲飛佛嬰笨屍作將文序蛇斑犓騙犢非戎杜挫拒我掌術悟
未旦方殺罘罹羅緘縶大罷而綱罟暑罹樹莫緣乃播其播魏且奮之修乃手
虎爪之玉熊皆穢穿而藏鞋銳槍猖振而飽甫宵若天高之度眾乃猿狀而之
猶虎奔見投如拟此攫擄飛罷之不復終斯創而觸網　天無歸其所哉兮
救免生而不消於是　皇帝旌耕邑之度當縱極之仁捷送猶嶙納流灌斜
奔　皇太后命摘于百萬若干九人既度既虹亦莫不馴乃　命相遇
許其墮燼以斜物而更生之　天與其生王者政行政攸所播而新休聲懿
乃休暢不散回巡奉於是師旋於其時歟冥寥一句盈於諸鳥之奮翩旨升之

金川　卷三十一　自得園鑑片

漂瀏若川兮狹滓之酒摩胄而清桃掬百戟兮鳥于之菊角環擇瑤而對漂桃
酒既跌　天龍乃厓漁樂環以隱天然赤雪而閒雲瑩甚猿而而虎於於反
漫而雨雕鍛荡羅其猿卡踐蹶角神者餘李七箭佳翔貝忠小出岸蕃亦收至
翠蔡金桀之中晶光獺蝦捉魄之肖吳規欲居欽蚓瑞其兮勝蹠鶴而其欲倒
鶴尾之苛蓋剽燕翁之孤時猝固不歸稍時猜光連藏而裂猶狂於尾秋難樓
巫之戎翮脚安紲之見冠以無度飛尾肖垂金豹玉端錚環約臂伏劍紫旄十
尾依背刺身緣龍膏布船銀象鐲銀裝赤湖戟殲髓飢鷹春者頃白純戰手虎
虹斑紙兜既閑手韓江屯閭干之佈符披楷捆之畢英挺蕭搞綺均煙字蓋

岡其猜夫涑艇狀航頗僧玲舟雲佛氓祇述樣剖有蓄鶴稜枸犹角抻盤鳥草
槽濱豹解巍貌金馬羨忽其德班紫雖割影而扇掌枝校磊縱而蟲高聯手轚
牝以之而文鍬他重以縱斜鶺鴒化莫而交撐握白冑身鈌大星純縵草走角
奔虎而頭欽栿白皓之血羽用孔鳥之影從日光透數鍾若斗屠西南之瓔琉
若相狠而早技乃羅界涌之晶鳥進求況以手洗害迎化之穹相献屏煬之金
骷若命身於龍霸更世世而不衛相往乎　皇帝命納象而封世錯賁以
天佑事詢陳贊蜜乃更義滿德諸兩於威應端服拜跪以虔　天子而詫
公侯也況遇自固奧振我核寬蛋蚤於魅魁臥見責之千楷　皇帝命恒沐

金川　卷三十二　自得園鑑片

勃孔荒鐃海柱疌之臨于猶神旗的尾掀轅河挪前陵河　賜瓻度既渾凡
威動七宗熙不共於是統聚收亂衆作叛回　皇靈煙兮天中運星拜兮觀
闊西有嘯兮宋明仁八荒兮尾綢乂之披兮沉僮　皇仁治兮不無隔四塞
兮脊佇此乎既會歐生有嗣偏於隍場當於　卯　扇鴞　陵
征而狀　紀光事　崑崙而上　萬萬琵塔捉巧於以雲動陵循
於大字影前乎　天文日月離手華姐酌謾之碑無可辯其青赤兮陽建之
石冑不降此天叢曜煙職方之版圖涵五會之見順喧　神武而不殺儻色
莫手度崎而猜舟翻之束程北境煤龍之翔鱗西偏若木之灼光東陲十日之

棟樑下俘囚而豐獻上峰郭而全戡茲　皇德被于無垠兮奠偈甯鞬而息

氛徹屯戍撤哨回　于鑠　皇師赳光績兮隆乎天運滌蒼淵兮騎龍蟠虬

嘑嘑嘑兮欣騰聲屬靈無疆兮拔此捕烊張達旌兮嗟嗟肩生後不耕兮傳戟

皇德濃商商兮既從而滿氏之望兮攝乎　寵兩階積饗兮恍

皇之純慶無疆兮

自得園藏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十六卷

(清)于敏中等撰

清乾隆刻本

欽定臨清紀略十六卷

乾隆四十二年大學士于敏中等恭撰

奏進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山東壽張逆寇王倫反突掠陽穀趨臨清直隸山東合兵殲之而大學士舒赫德奉

詔統八旗勁旅亦至王倫窮迫自焚死盡俘其黨械送

京師磔於市因

命述其始末為此編我

朝自

列聖以來醲化懿綱重熙累洽普天率土含識知歸我

皇上念切痌瘝

德符幬載求寧求瘼

宵旰憂勞恆恐一夫之不獲

深仁厚澤纏數難窮即田賦之蠲除動千百萬漕粟之寬貸亦動千百萬水旱偶沴賑卹頻仍更不知其幾千百萬數十年來述

聖政者亦不勝其紀載四瀛之內徧沃衢尊蓋莫不食福飲和熙春泳化無論圓顱方趾具有彝良即悍戾鷙忍之徒亦皆當革彼鴞音化其鷹眼王倫等乃肆萌逆節敢亂天常遂煩鄆濮之攻自取貝州之戮蓋天地之大無所不生狼貪實出於性成旣毒自為其種類初則事魔喫菜託以斂財繼乃聚衆焚香因而成黨自知妖言左道

聖世不容遂僥倖苟延鋌而走險變生意外蓋以此也然而

運策九重

指揮七萃不旋踵而斧螳鋒蝟殄滅無遺奏功之速未有過於是役者豈非人心之所共憤即

天道之所必誅乎是編所錄詳述

制勝之機宜並明倡亂之緣起所以為天下萬世自外生成之炯戒也至於安輯流亡撫綏困乏兵燹之餘所以善其後者謀蓋無所不周惠澤無所不至益足見

聖德如天而王倫等之辜

恩謀逆為罪深於梟獍矣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

總裁提調收掌纂修諸臣職名

正總裁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illegible] 臣舒赫德

經筵講官起居注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illegible] 臣阿桂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戶部事務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臣于敏中

副總裁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illegible] 臣福隆安

太子少保議政大臣[illegible] 臣豐昇額

議政大臣[illegible] 臣和珅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 臣梁國治

刑部尚書今任直隸總督 臣袁守侗

都察院左都御史任漕運總督 臣阿思哈

理藩院侍郎 臣奎琳

戶部右侍郎 臣彭元瑞

滿提調官

刑部郎中今陞光祿寺卿 臣保成

戶部員外郎今任雲南永昌府知府 臣特昇額

工部郎中 臣海寧

內閣侍讀 臣海廣

漢提調官

戶部郎中今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汪承霈

戶部郎中今任江西按察使 臣馮光熊

刑部郎中今任河南懷慶府知府 臣王嵩桂

戶部員外郎 臣劉謹之

滿收掌官

兵部主事今任江蘇徐州府知府 臣穆克登

戶部主事 臣特克愼

理藩院郎中今陞江南道監察御史世襲輕車都尉 臣 佛喜保

戶部員外郎 臣 舒濂

漢收掌官

兵部郎中今陞浙江道監察御史 臣 史夢琦

吏部員外郎 臣 陸瑗

滿纂修官

吏部郎中今任直隸口北道 臣 永保

兵部郎中 臣 蘇楞額

漢纂修官

翰林院編修 臣 李中簡

文淵閣校理內閣侍讀今任貴州布政使提調兼纂修 臣 孫永清

吏部郎中今陞通政使司參議提調兼纂修 臣 馮應榴

刑部員外郎今任山東運河道 臣 沈啟震

內閣中書今陞吏部主事 臣 馮培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二

乾隆三十九年秋九月乙卯

山東巡撫徐績奏言。九月初二日午刻。臣接署臨清州知州秦震鈞會同臨清營副將稟報。據堂邑縣張四孤莊民劉會等報稱。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時。本莊王聖如即王經隆等率領多人。手執兇械放火傷人。署州會同副將即親往查拏等情。同日又接壽張營守備王廷佐稟稱。守備正在河干催漕。有存營馬兵崔重飛報。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時。有賊聚衆白布纏頭各帶器械。起入壽張城內。圍住文武衙門。搶劫倉庫。佔踞城池等語。守備隨星夜馳回。飛調本營各汛弁兵。并移知梁山范縣東昌三營官兵。星赴壽張同力協拏等情。臣聞稟不勝駭異。隨即率同

中軍參將海明酌帶本標官兵由東昌一路進發一面飛咨兗州鎮臣惟一帶領官兵由東阿一路進發初二日酉刻臣途次齊河有壽張營兵丁闞逢源馳向臣前密稟壽張之事係白蓮教煽惑本處愚民聚衆滋事臣查堂邑至壽張一百五十五里該州營兩處稟報或即一起人犯臣晝夜遄行先赴壽張督同各營將弁擒拏

務盡弁飭東昌府會同該管營汛飛赴堂邑查拏臣又接桑張鈞稟報現獲王經隆等案內王經舉王經介等男婦二十一名口均交堂邑縣收審撥兵護送冠縣收禁飭東昌府督同堂邑縣嚴審確情究追餘犯從重辦理

同日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言九月初二日卯刻據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福森布稟

報八月二十八日夜間壽張縣有賊匪多人越城放火殺人搶劫縣庫縣署等情臣即自濟寧起程帶領本標將備酌撥兵丁分路前往密行查拏一面照會兗州鎮實力搜捕一面飛移撫臣并直隸河南二省督撫及行大名道曹州東昌二府與壽張連界之處一體堵禦協拏毋使匪徒遠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績姚立德曰奸民滋事不法實爲罪大惡極然幺麿烏合不過自速其死計徐績惟一到彼會勦自可迅即就擒各犯敢於圍官署劫倉庫踞城池其情罪甚爲重大一經擒獲當按叛逆辦理將爲首者立時凌遲同惡相濟者亦即斬決俾衆共知儆戒不得有心輕縱亦不得節外株連徐績所奏拏獲堂邑張四孤莊各犯交堂

邑縣收禁。所辦未妥。此等奸民。既經拏獲。即當嚴解省城。聽候查審。堂邑正當匪犯滋事之時。竟復將其黨夥解回。應令國泰由彼馳往嚴審明確。分別辦理。再壽張逆犯。均係爬城而入。其爲附近奸匪可知。各犯姓名居址。亦無難蹤跡而得。徐績應選派勇幹兵役。將各犯家屬。先行收捕。解省監禁。使逆匪聞知其家屬已獲。心中驚懼。自更易於

就擒。

丙辰。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績嘉謨曰。壽張堂邑。俱係八月二十八夜舉事。其中必有爲首之人。糾合約會。不可不徹底跟究。其壽張知縣沈齊義。當賊匪往劫時。能否督率丁役。拒捍賊衆。抑或怠懦無能。賊至即窘迫自盡。又或爲賊傷戕。并其眷屬亦爲賊

害。均當查明分別辦理。至賊匪搶劫縣城。必非無因而起。或該縣平昔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釀事端。又或辦理不善。激生變故。該撫若據實奏明。不過失察處分。設或稍有迴護彌縫之見。則是心存欺罔。一經敗露。恐該撫不能當其罪愆。若果係白蓮邪教滋事。即當先從倡教之處。迅速查拏辦理。至壽張當水路之衝。且爲回空糧艘所必經。該撫

須將此案迅速妥辦。勿使南下漕艘。稍有阻礙。再向來糧船經行。隨處僱覓水手。徐績應飭相近壽張之沿河文武官。曉諭各幫船。於壽張一帶。不得添覓水手。致賊匪得以冒名遠逸。現在嘉謨督押回空船隻尚在直隸境內。恐於東省不及照應。即著徐績遴諭押運員弁。嚴行查察。勿稍容賊黨匿跡遠颺。如或視爲具文。一經發覺。將該員弁重治

其罪並著嘉謨即從陸路遄赴壽張水次親自查
察飭諭毋任奸徒漏網

臣等謹按我
朝仁濡義洽惠養元元百數十年來羣黎百姓仰
樂利之休實曠古所未有
皇上御極以來愛民保赤之心尤歷久如一日
恩膏所播作息自安洵無一夫不得其所乃逆匪王

倫竟敢藉白蓮邪教煽惑愚民勾結黨羽以
圖謀不軌且破城劫庫戕官害民罪惡貫盈
是其甘同梟獍忍外生成要不過自速其死
而
宸衷猶歉然自惕當秋獮行廬
覽奏之初即降
旨以地方有司或有貪殘苛擾民情觖望致釀事端
嚴切
飭諭大吏至再至三此
聖主如傷在抱之誠不特在廷臣工所共窺見即薄
海內外凡有血氣之倫孰不當深喻而感動
者乎

丁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大學士舒赫德曰壽張堂邑奸

民滋擾不法不可不迅速勦捕但恐該省綠營兵
肅惰無能且與奸民等或瞻顧鄉情不肯出力而
徐績於軍旅素所未嫻恐不能深合機宜及早集
事昨降旨令舒赫德馳驛往南河督視漫工今思
舒赫德久諳軍務著即由天津一路前往山東舒
赫德過天津時即密告總兵永昌揀選該鎮綠營
兵一二千聽候調用又滄州駐防滿兵亦可密告

該城守尉。酌選數百備調。又青州駐防滿兵。或可密檄該副都統。豫選數百備調。舒赫德行次德州時探聽壽張之事。如徐績已經獲犯結案。舒赫德即可徑赴南河辦理隄工。若徐績尚未辦完。舒赫德即先帶德州駐防滿兵數百名馳前往。由其不意。自可迅速撲滅。如兵力稍覺不敷。舒赫德即酌量情形。應調何處豫備兵若干。即由驛急郵檄調。舒赫德於調兵諸事。當有印信為憑。起程時可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備用。俟勦賊之事辦畢。舒赫德即由彼前赴南河董視漫口堵築情形。刻期將促合龍。以副軫念。

臣等謹按逆匪蟻屯烏合。自不難於勦除。然或調度未宜。稍稽誅戮。即足以為害閭閻。我
皇上軫切民生。
特命臣舒赫德。於董梁河防之先。順道體察。嗣以選發勁兵。即命臣舒赫德督理勦賊之事。臣舒赫德得以稟承
指示。籌畫施行。迨賊衆盡殲。而河隄亦適報合龍。山東淮甸小民共樂安恬。益仰
聖主痌瘝隱念。實一視同仁。而輕重緩急之權衡。又絲毫不爽也已。

戊午

徐績奏言。臣於初四日行至銅城驛。知逆匪於初二日夜間。已棄壽張縣城。攻擾陽穀。兗州鎮臣惟一。尾追殺入東門。衝出南門。殺斃逆匪多人。並拏活賊十六名。臣正在直趨陽穀。適接東昌府稟報。逆匪於初三日夜間。騷擾東昌府。現在圍守等情。臣立即帶兵馳救。賊已於初四日

竄散。聞臣魁尚在陽穀。臣即星夜赴擒。初四日四更行至七級。與河臣姚立德相遇。知陽穀賊已散去。隨酌議分頭勦捕。適據東昌府稟報。賊匪復來。臣與河臣立即帶兵馳赴東昌入城時。即於東門外拏獲奸細二名。身邊搜出順刀白布。訊供賊黨隨地潛伏。約定入城之人放火爲號。城外賊匪即聚集攻城。爲首係壽張人王倫。身穿黃馬褂實有謀爲不軌形跡。賊夥約千餘人隨地脅從。俱用白布纏頭手執順刀木棍。每入城止圖打劫銀錢到手。即棄城不顧等情。即將該二犯凌遲處死梟示訖。又據探報賊匪於初四日傍晚攻破堂邑縣而逸。臣與河臣細加商酌。賊匪竄伏無定。東追則西逸。若僅向一處追勦。逆匪轉得借逃竄以疲我兵力。必須四面

合攻斷其去路。方可勦滅。臣現調德州高唐兩路官兵由西北截其去路。飭臨清營拒住正北一路。并令兗鎭帶領河鎭兩標官兵截住東路。臣親率泰安及本標官兵從南路直攻。四面調度策應。剋期會勦。留河臣防守東昌。調布政使國泰料理糧餉。以期剋日勦平。至逆匪所擾壽張陽穀堂邑三城。俱將庫存銀兩搜劫。釋放監犯收入夥內。壽張縣知縣沈齊義。署堂邑縣知縣陳枚。壽張營遊擊赶福。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或因持械捕擊。或因罵賊不屈。俱被殺害。又據獲犯馬忠玉等供稱。因壽張縣查拏邪敎甚嚴。堂邑縣搜查張四孤莊放火殺人餘犯。是以俱懷恨殺害。現今壽張陽穀堂邑三處賊俱棄城而逸。並不屯踞。官兵會合。自可剋

期勦除淨盡。至臣蒙
皇上天恩。簡畀封疆重任。不能先事防察。以致逆匪
肆害。至於此極。實無顏仰對
君父。現在賊未全獲。臣勢不與並存。乞將臣先行革
任。臣當身先兵弁。盡除惡逆。即赴部聽候治罪。
臣不勝悚懼戰慄之至。
同日。姚立德奏言。臣於初二日。帶領將備兵丁。

自濟寧起程。分路追捕賊匪。初三日巳刻行至
東平州之戴家廟。傳聞逆犯已乘壽張。往劫陽
穀。臣即刻催督各路馬步兵丁。迅速前往接應。
本日申刻。抵張秋鎮。適鎮臣惟一來晤。詢知逆
首王倫。係奉白蓮邪教。煽惑愚民。到處逼脅入
夥。謀爲不軌。嗣又據東昌府稟報。現在郡城亦
有賊匪來擾。臣聞撫臣徐績已赴彼勦賊。臣亦

帶兵星往接應。旋又據報初四日晚。逆匪已攻
擾堂邑。仍由西北而逃。臣查逆匪侵擾之處。雖
過而不停。而人數漸衆。肆行劫殺。東昌地居要
道。爲省城門戶。旣有賊匪不時來擾。更宜嚴切
守禦。臣行抵東昌。與撫臣細加商酌。臣在郡城
駐守接應。撫臣添調官兵。親往督捕。弁飛催鎮
臣及臣標將備四路圍截。尅期會勦。迅除醜類。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姚立德徐績曰。逆賊敢於劫掠
三縣。殺害官員。不法已極。不可不迅速擒治。以申
國憲。現在匪犯侵擾一處。即棄城而遁。其勢尚易
勦洗。但賊人無有定所。一聞官兵勦殺。即四散奔
竄。徐績所奏分兵合攻。斷其去路。所辦甚是。至首
犯王倫及同惡相濟之逆黨。傳播邪教之巨匪。其

脅脇亦必有住落村莊著徐績等一面選派明幹
將弁帶兵掩捕起獲窩藏地方將各谷口掩擒務
獲按律重懲再逆匪滋事甫經數日而黨羽已有
千餘人或即係賊人從擾所過城邑其中頑劣無
知之徒爲其迫脅徐績應廣爲宣諭以逆賊敢借
邪教名目煽惑鄉愚搶城劫庫殺害官民實爲法
所不宥其隨行之人如本係良民心知畏法即速

解棄刀仗纏頭赴所在地方官首明准照脅從援
減如或迷而不悟一經就獲玉石俱焚各宜深明
順逆毋自貽戚如此明白曉示自當解散至東昌
地當衝要不可不加意防範姚立德現既在彼駐
守自應以此事爲重前曾諭令姚立德即往江南
會同何燝查勘潘家屯引河此時又不可拘泥前
旨應俟山東辦完此案後再約何燝前往南河至

徐績奏請革任當兵効力事後赴部聽候治罪殊
可不必地方有此逆案巡撫等原有應得處分但
應俟賊平後定其過之輕重即總兵惟一亦係管
轄大員現在帶兵追賊若能始終不懈弁當予以
錄敘徐績等均當努力自勉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直隸總督周元理總督管河
南巡撫何燝曰匪徒烏合之衆不難即日就擒第

恐東昌一帶與河南直隸俱屬接壤恐賊衆因官
兵勦捕窘迫或致竄匿豫直二境轉爲滋擾著周
元理何燝各於毗連東省地方嚴防文武員弁要
隘巡防如遇賊匪逋竄到彼即督同悉力邀擒昨
曾諭何燝前赴江南潘家屯與姚立德會勘引黃
入湖事畢即順道赴老壩口協同堵禦漫口今高
晉奏到近日水勢已緩易於辦理此時何燝不必

卽赴南河其漫工應需料物仍應備齊聽該處調取時速卽撥往以濟要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大學士舒赫德曰賊匪擾害一處卽棄城而遁志在劫掠得財不能釀成大患其易辦在此但恐隨地奔竄潛匿逋誅其難辦亦在此徐績雖已調德州高唐營兵協勦仍係綠營兵衆未必得濟舒赫德可速往德州酌調該處駐

防及各處豫備之駐防滿洲兵迅卽勦捕自更易於集事至徐績所稱起事緣由訊據被獲之犯供因壽張縣査拏邪教甚嚴是以懷恨其言未足盡信或係該知縣貪殘病民苛碎煩擾以致釀禍激變並著舒赫德確査奏覆

己未

山東布政使國泰奏言撫臣徐績前委臣帶兵暫在茌平駐劄接應茲於初六日申刻接到撫臣飭知聞賊匪在臨清州南門外柳林屯集已前往統兵擒捕令臣赴東昌聽候調委臣卽帶濟南高唐兵星馳前往竊思賊匪形同鬼蜮猝難得其蹤跡恐一時未能殲除且直隸河南亦有邪教夥黨東省追捕甚急卽恐竄入直豫等省仰懇

敕下兩省督撫一體派撥官兵協捕庶可截其逋竄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姚立德徐績國泰曰國泰奏請敕直豫兩省督撫一體派撥官兵協力截捕賊匪朕早經籌及昨已諭令周元理何煟實力嚴防協捕其山東相近各州縣亦應飭令一體選派兵壯嚴防如有軼出之敗逃賊衆所到卽設法擒捕自

更無從漏網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徐績曰賊衆東西竄突固無能為但官兵所在不過驅令奔逃尚非扼要之道必須邀截圍住多殲賊衆方能使賊人膽落不敢他竄滿兵鳥鎗弓箭較綠營倍為銳利如果盡力剿擊無難將賊衆掃蕩無遺惟在舒赫德妥酌為之至壽張等縣署豈無衙役民壯即賊衆

猝至何能聽其傷及印官況壽張有分駐遊擊兵數不少何至將領亦為所害恐其時或有兵役潛與賊為內應不可不查明盡法重懲徐績等所帶綠營兵丁與賊人皆有鄉情親誼輕則意存觀望重則暗地勾連肘腋之間尤不可不加謹嚴防舒赫德所帶雖係滿洲兵但與徐績等同在一處亦不可不存心防察

庚申

大學士舒赫德奏言臣於初八日申刻接奉

上諭即由禮部領取欽差大臣關防於初九日起程沿途探聽信息即徐績此際辦理已竣亦擬親身到彼查核安撫再行馳赴南河盡心督率河員堵築漫口務期早為合龍以慰

聖懷奏入

諭曰徐績有粉飾處及地方有致變處即當密察一切情形速行奏聞

同日漕運總督嘉謨奏言臣押催回空糧船尾幫於九月初八日行抵滕縣馬頭地方接奉

諭旨臣星夜乘坐小舟趕至河西務次日辰刻即由陸路馳赴山東壽張一帶親駐河干督率員弁嚴查各幫船不使奸匪潛踪有稽顯戮奏入報

闕。

同日。姚立德徐績惟一。圖薩奏。臣等於初六日拜摺後。據報賊已往北行走。臣徐績恐其脫逃。隨於初六日午後。帶同兗沂曹道松齡領兵隨行。探知河標官兵在三里屯暫駐。隨知會領兵將弁。約定初七日早會齊。并知會臣惟一由臨淸領兵攻擊其背。臣徐績衝殺東面河標兵

丁衝殺西南。是日三更。至梁家淺。探知賊匪屯聚柳林莊。臣徐績即提兵趕赴。初七日黎明。行至小鄭家莊。遠聞吶喊之聲。即遇賊匪。臣徐績督兵勦戮。殺賊百數十人。追至張四孤莊。又遇賊匪。復與攻戰。又殺賊百有餘人。因探知賊已不在柳林莊。恐其逃竄。即令鄉兵引路。往前追趕。至樹林茂密之處。賊人處處放火。擋我追兵。

臣向前擒拏。賊即拒敵。臣率兵打退。往前行走。復遇大夥賊匪。對面迎來。約有二千餘人。我兵鎗礮並施。傷斃多人。賊匪並不畏懼。從臣兩腋蜂擁而來。將臣徐績圍住。臣惟一督兵從旁策應。與臣徐績四面衝殺。殲戮多人。臣等打仗時。視其所用。係短柄槍及槍叉順刀撲刀等械。賊營內有牛馬大車數十輛。所載皆係婦女行裝。

竊思賊匪聚集已衆。勢甚猖獗。且係邪教煽惑。隨地俱有黨羽接應。即兵役亦有入教之人。因思直隸河南。亦必有其羽黨。仰祈
聖恩。揀發京兵一千名。赴東勦賊。並飛飭天津正定河北三鎮。帶兵與東省定地會勦。方克有益。奏
入。

上諭內閣曰。兗州鎮總兵惟一。帶兵勦賊。甚屬奮勉。

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山東壽張縣奸民有聚衆滋擾之事。現經徐績姚立德會同兗州鎮總兵惟一帶兵分頭捕勦雖殲賊頗多其首犯尚未就獲恐東省綠營兵不能得力著福隆安即速回京挑派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并派帶兵侍衛章京令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領迅速前往東省

會勦若賊苟就擒不致蔓延再行回京昨經諭令大學士舒赫德前赴南河勘工順道體察東省賊匪情形今既派調京兵往勦即著舒赫德先赴山東會同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及徐績等籌辦務將賊匪迅速擒拏掃清餘孽以靖地方所有京兵應得分例著每人賞銀二十兩官員亦著賞給一年俸銀。

軍機大臣議言現今挑兵一千名前往山東若照常分撥行走未免遲延且兵丁到彼打仗亦需各給馬匹方能得力臣等酌擬於健銳營內選馬六百匹

圓明園選馬三百匹火器營選馬四百匹巡捕三營選馬三百匹八旗官拴馬內選馬二百匹給與侍衛章京兵丁等乘騎前往於本月十三十

四十五等三日分撥起程每日以百里為率再每五兵給帳房一架計用帳房二百架即於工部給與應用并令本營多帶鳥鎗弓箭所有沿途需用馱載官員兵丁行裝等項應即行文令該地方官即速籌備車輛並營驛馬匹備用其兵丁等安營飯食即交與該地方官迅速酌量妥協經理奏入。

上從之

同日大學士舒赫德奏言臣於初九日自京起

程行抵通州接奉

諭旨仰見

聖訓周詳將應行籌備機宜無不備細

指示臣現已飛速劄知德州城守尉將滿兵中精健

勇銳者儘數先爲挑選并將鳥鎗火藥鉛彈等

項備辦齊全俟臣到時如事尚未竣即親身帶

往迅速妥辦使奸匪早就勦戮不致滋蔓奏入

諭曰適接徐績等奏賊竟敢拒敵已發滿兵一千前

往可酌量用之勦賊更爲得力若賊就擒不致蔓

延再令回京可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何煟徐績楊

景素曰邪教煽惑鄉愚隨地行黨羽援應即直隸

河南與東省毗連處所其兵役亦不可信前已諭

舒赫德傳旨豫備天津鎮兵一二千聽候調用今

復選派健銳火器二營精兵一千前往勦賊務期

速靖幺麽以安良善但兵丁行程每日僅可百里

不能迅速舒赫德或先帶滄州及德州兵前往或

先調青州滿兵應用或俟拉旺多爾濟等到後分

隊往勦聽舒赫德妥酌辦理并諭周元理何煟於

保定開封駐防滿兵內各選數百及該督標撫標

兵內酌選數百帶領於山東連界處所堵勦務使

賊衆無路可竄迅速就擒再所派京兵一千已各

辦馬匹給與乘騎恐長途不無疲乏著楊景素於

直隸各站酌備車馬更替并令徐績酌調營驛馬

匹在德州豫備替換以利遄行

同日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言東省匪徒罔知法

紀膽敢如此橫行一經擒拿必四散逃逸倉
直隸大名一帶與該處最爲鄰近卽天津各屬
亦與東省接界誠恐官兵撲捕緊急賊匪卽竄
入直境臣於准奉之日卽飛飭大名天津二道
及府州縣協營嚴密稽查幷委臣標後營遊擊
武靈阿易州營遊擊朱彭年正定鎮左營遊擊
富勒渾赴接境地方往來巡邏堵拏又專派清

河道軍功擢大名協副將陳鎮國前往協同地
方文武上緊截拏毋使兇徒乘間漏網奏入
諭曰何不親往接境處彈壓較爲有力乎

辛酉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隆安拉旺多爾濟阿思哈曰
健銳火器兩營兵丁皆朕滿洲世僕豢養多年理
應爲國家出力報効茲僅派赴近省朕尚加恩賞
賚伊等當倍加感激奮勉圖功至所騎馬匹各宜
愛惜途中或半騎半行在伊等亦不至過勞而馬
力可以節省福隆安於挑兵時卽將朕意傳諭京
兵如昨歲調赴金川征勦之兵有情願步行者實
無愧滿洲忠愛風氣朕深爲嘉慰曾經傳旨獎賞
伊等諒皆聞之況由京至山東不及千里可不各
思奮勵乎至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帶兵在途亦宜
常以此意提撕鼓舞使共聞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
徐績曰此次挑派健銳火器營滿兵令拉旺多爾
濟阿思哈帶領前往山東又有大學士舒赫德挑
帶滄州德州等處之兵至彼督辦諒此幺麼烏合
自可立就殲擒但恐賊匪聞知畏懼豫施狡譎之
計散播流言以旗兵前來勦洗必至良莠不分概

行居戮致無知愚氓聞言驚怖或於滿兵到時望風畏避轉使賊人得以誘脅入夥不可不先爲曉諭舒赫德到山東時即會同徐績於進兵之前先行大張曉諭賊匪膽敢侵掠城池戕官害民該省奏到時朕軫念各處城村良善恐爲賊所屠害深切矜憐又恐本地綠營兵力較弱不甚得力未能及早竣事使閭閻速就安堵懸注尤殷特選健銳

火器二營精兵千名揀派勇幹諳習將領分管隊伍以期迅殲賊匪保護居民至此次派來滿兵皆係官給飯食自騎營馬一絲一粟不以累民并嚴飭各兵皆謹慎守法不許借端滋事擾及閭閻違者即以軍法從事務使軍行秋毫無犯市肆安居百姓等均當仰體保民勦賊之盛心交相感慶急盼成功至此等幺麽妄作不靖自外生成實爲神

人所共憤自必立就滅亡無能爲患百姓當知歷來盜賊嘯聚或由其時有格外征斂科派累民或由污吏貪官殘忍肆虐人不堪命考之前代往事大率不越乎此今者一遇災祲不惜數百萬帑金多方賑卹至於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正供而外並無絲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官吏剝民脂膏也即間或不肖有司稍有朘削百姓之事無

不立置重典此皆愚賤所共知者小民惟當休養生息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何以喪心昧良甘蹈法網實爲戾氣所鍾不惟法無可貸亦屬情無可原至爾等良善居民久臻熙皞忽遭此毒擾鮮有輯寧甚至無知愚蠢之徒爲賊逼脅入夥今當官兵征勦逆賊必推此等被脅者在前先接鋒鏑是既爲賊脅其安居復爲賊陷之死地實爲可

附城村居民人等當知官兵此來意在保衛良民勿稍疑畏此內如係逆賊正黨自屬罪在不赦若係被賊脅從者准於官兵未到之先各釋刀仗赴官投首則雖迷誤在先尚知悔罪歸正仍可從寬問治如有能設計擒縛逆首及黨惡呈獻者當分別優賞將此明白告諭於賊曾擾害處所及官兵經過之地多張粘貼徐績等并當轉諭各學教官

傳令文武生員各就所居城鄉逼為講解使良民咸知用兵本意並旺多爾濟阿思哈等亦當留心管轄各兵申嚴號令有犯無赦

臣等謹按八旗勁旅不特摧鋒致果所向無前而軍律亦倍為嚴肅如前此平定準部回部及征勦金川

簡發京兵不下萬計師行所指皆民不知兵至東省以本地奸民作為不靖致煩

天兵勦捕茭芻粮糈無絲毫取自閭閻而我

皇上復重申訓誡約束嚴明毋俾稍有滋擾固宜所至克捷而士民亦知激發天良倡厲勇敢擒捕賊匪呈獻軍門者接踵而至也

同日姚立德徐績惟一國泰奏言臣徐績惟一於初七日勦殺賊匪後正在點集官兵分路迎

勦據調赴臨清州協防之德州參將烏大經稟清協副將葉信署臨清州知州秦震鈞稟報初七日夜間賊來攻城先攻西門後攻南門於城外縱火復用牛車拉秫稭焚燒城門被我兵將趕車賊人殺死賊人蜂擁城下城上鎗礮並施打死賊人三百餘名賊人又潛來城下刨挖地洞被撫標兵丁縋城而下殺死數人擒獲穆建

甫李現二名訊係堂邑縣賊匪已將該二犯斬
首賊人隨卽分散現在追勦其有往梁家淺一
帶逃竄者又被撫標千總孟大勇殺死十餘名
拏獲九名河標官兵張武廣等殺死賊匪四名
現在四路徼巡定地會勦以防逃竄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績曰此次守禦臨清之文武
官員及在事兵丁等均各奮勉出力甚屬可嘉副

將葉信參將烏大經千總孟大勇均著各陞銜一
等俟事竣之後該撫等彙其功績奏聞請旨陞用
署知州秦震鈞著該撫記名俟事竣送部引見其
縋城殺賊之兵丁尤爲奮勉應卽拔補外委至截
殺趕車賊人之兵並在梁家淺殺賊之河標官兵
張武廣等俱著該撫査明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
勵。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江
蘇巡撫薩載曰壽張逆匪現經徐績等帶兵勦捕
殲戮多人而賊首竄踞未獲恐東省追勦急迫逃
入鄰境蔓延爲害已諭直豫二省堵截擒拏賊或
將而向南由金鄉魚臺一帶與豐沛連界處所竄
逸逋誅且致就便滋擾不可不豫爲防截南河漫
工現在水勢已定一切堵築事宜吳嗣爵尚屬熟

諳薩載現亦到彼協辦工務卽可令其在工幫同
吳嗣爵催料集夫上緊堵築高晉應速馳赴山東
連界之徐屬豐沛等處統行調兵督率防勦毋任
賊人稍有竄越滋事若東省勦捕逆案要犯全獲
高晉卽可仍回南河催督堵築漫工尅期合龍以
慰廑念。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卷之二

壬戌

大學士舒赫德奏言。臣一路採聽。連日山東俱有文書知會直隸。堵截賊匪。往來事尚未竣。但既未據守城池。止圖各處搶掠。其勢斷不能久。自可迅速勦洗。除德州滿兵已飛飭豫備三四百名外。臣途次天津。遵

旨詢商署鎮永昌。據云就近百里之內。可得兵八百名。令其飛行檄調。陸續前赴德州。聽候調遣。領兵員弁。俱擇從前西北兩路曾經出兵之滿員。並揀派勇往得力者。分起帶領前行。計天津到德州尚有五百里。令於八日之內齊集。合以德州滿兵可得一千一二百名。似足敷用。至青州滿兵。臣已知會該副都統令其豫備。或尚須添兵。再行調撥。臣現在星夜前赴德州。相機酌辦。

奏入。報

聞

同日何煟奏言。壽張等處逆匪罪大惡極。非尋常刦掠可比。既經東省率兵擒捕。勢必四散逃逸。豫省壤地毗連。亟應分頭堵禦截拏。以免越境遠竄。臣隨星飛密飭河北河南各州縣營汛。多撥幹練兵役。分路改裝。潛於緊要隘口村莊

市鎮。妥分晝夜。稽加偵緝。並照會河北鎮臣。於附近晉省之太行山一帶及路通潼關之河南陝州等處。各專委遊擊都守一員。同地方官周流巡緝。其歸德陳州及南陽等府屬與江南湖廣均屬連界。並照會南陽鎮臣。委都守大員一體督率。嚴拏黃河各渡口。臣派委就近文武幹

員專司稽查盤詰。仍懸立賞格。俾各踴躍查緝。文武官弁。視其有無拏獲。分別懲勸。一面嚴飭該管道府上緊董率。不得虛應故事。奏入。

諭曰。所辦好。若逆首就獲。自應如此查拏逃賊。若尚未就獲。或致蔓延。又當別有辦法。可酌量探信行之。

同日周元理奏言。直隸大名廣平一路。恐有賊匪竄入。臣已於初十日由保定起身。巡查南路一帶地方。即前往接界處。督同查拏。相機辦理。

奏入。報

聞。

上諭內閣曰。姚立德前次聽受太監囑託。轉爲長隨一案。罪由自取。念其辦理河務。尚爲妥協。從寬革職留任。並革去翎頂。以示懲儆。今姚立德於壽張縣奸民糾眾滋擾之事。一聞稟報。即飛咨直隸二省協緝。並親身馳赴東昌一帶。與徐績惟一會勦。頗知實心奮勉。且現統標兵勦捕賊眾。一切均需調度。若無翎頂。未免呼應不靈。姚立德著加恩仍准戴翎頂。俟此事辦竣後。視其如何出力。再降諭

旨。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查東昌府知府胡德琳革職員缺。此時甚爲緊要。今有同知季世法。才具幹練。現經委署府篆。辦理諸事。俱能妥協。仰

懇

聖恩。即以該員補授東昌府知府。並請

旨敕部於候補同知通判內。揀選同知通判四員。飭令速赴東省。以供差遣。又有現在赴部候補同知熊孫枝。在東年久。熟諳地方情形。請一并揀

發來東。聽候委用。奏入。

上諭內閣曰。東昌府知府員缺。即令李世法補授。候補同知龔孫枝著催其發往。所請揀發人員。並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於候補同知通判內。照例揀選。無庸引見。令其於兩三日。即行起程。速赴東省。

同日徐績奏言。賊匪起事緣由。實由首犯壽張縣黨家莊人王倫。借白蓮教名色。傳授咒語運

氣。起意聚眾謀反。欲從堂邑臨清。往直隸一帶擾亂。壽張縣知縣沈齊義。聞風設計查拏。洩漏消息。該犯等恐事發被擒。隨四處糾約於八月二十八日。即行舉事。其糾約不從者。即將其家殺害放火。至堂邑之王聖如。原屬一起。該犯等攻破三縣。并向民間索取車馬。壽張陽穀堂邑臨清一帶各處村莊。皆有逆黨。數日內聚眾已有二千餘。屯聚臨清境內。臣於初七日。領兵交戰時。見其領眾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獼猴。其餘亦俱愍不畏死。不避鎗礮。臣意逆賊中必有百十精於拳棒之人。首先率領。其連破三城。俱棄置不顧。意欲得一堅固城池。將所帶家屬安頓。留其夥黨防守。是以連日明攻臨清。暗窺東昌。現今逆犯雖在臨河。而回空糧船尚

不發。撥臣與姚立德已遵

旨申飭沿河文武曉諭各幫。不得於臨清堂邑一帶。添覔水手縴夫。致令逆匪潛匿其中。前次拏獲張四孤庄男犯十九名。已委東昌府由堂邑提至東昌府城。其女犯二名。尚存堂邑。初四日。賊至堂邑打開監門。將監內別案罪犯同女犯二名。一併縱放。臣現將所獲各犯。令國泰在東昌府。

就近審訊立即正法至賊人所過之處百姓雖
間有驚逃而現在壽張堂邑陽穀城內並無餘
賊文武官員印信俱未失去已據兖州府知府
福森布等率同印署各官整頓衙門慰撫百姓
並無失所王倫及各要犯家屬俱已車載隨行
臣現委官刨挖王倫等祖父墳墓毀散骨殖以
速惡逆之死鎮臣惟一現在臨清因賊勢猖獗

未便輕於一擊且青州登州及滿營官兵早晚
即到一俟兵齊臣約定鎮臣惟一定期南北夾
攻痛殲惡逆現仍率兵巡邏使賊匪不敢攻取
臨清兼保東昌府城俟有成功即行馳奏
同日姚立德奏言臣於九月初八日接奉初五
日所降
諭旨令臣馳赴徐州與何煟會勘潘家屯引河臣即

日自東昌府起程一面將防守事宜交國泰料
理河標接仗官兵留交徐績管領調遣臣俟辦
理引黃助湖之事得有頭緒設東省尚須助勦
逆賊臣仍馳赴軍前協同截拏以淨根株以紓
公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姚立德徐績周元理白壽張縣
知縣沈齊義欲設計查拏白蓮邪教其洩漏消息

之人不可不查明重治其罪至徐績所稱賊人內
有持刀疾走宛如獼猴不避鎗礮等語此係徐績
未嫺軍旅過涉驚惶故有是言賊匪間有跳躍使
刀之人本不足異即矯勇又何能為若云不避鎗
礮則初七日臨清城下焉得擊斃數百人徐績未
免為道路謠言所惑該撫統兵勦賊惟在調度得
宜又何必計賊之勇怯設或所帶本地之兵實不

足恃莫若俟舒赫德帶兵到時再行籌辦轉不必輕率妄動也至監禁堂邑人犯前因慮其或有疏虞今女犯果爲賊衆放去其男犯十九名提禁東昌應同節次所獲之犯卽行嚴審明確從重辦理昨已諭國泰赴德州承辦應付京兵糧馬之事所有應訊賊犯卽令姚立德就近嚴審會同該撫定擬毋稍姑息至姚立德奏往潘家屯查勘引河殊

屬不知輕重昨因該總河有防守東昌之責業經諭令不必拘泥前旨卽往江南況何煟此時尚在河南姚立德獨往何爲想係奉諭旨自能遵照至賊衆既連棄三城斷無復圖踞城抗拒之理或攻援城池肆行搶掠則不可知該撫當嚴飭附近州縣實力防守若能如臨清文武之奮勉殺賊亦必一體獎勵再各犯既供有首逆王倫欲由堂邑臨清至直隸一帶擾亂之語周元理應卽派兵於沿河一帶與臨清等處接壤州縣嚴密巡防勿使得以越境滋蔓

臣等謹按捕盜之法聚則易殲散則難勦此次賊首於連棄三城後佔據臨清意欲竄伺直隸一帶若任其肆軼則所至搶掠聚散靡定益至滋蔓難圖仰蒙

明燭幾先旣飭東省於附近地方實力嚴禦復命直省督臣於山東接壤派兵防守勿使鼠輩越境滋擾不數日而油坊之捷殲其白馬賊渠遂以膽落氣沮不克復謀渡河而軼自非神謨遠及孰能爲先事之備耶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大學士舒赫德曰徐績所奏現在剿賊情形未免胸無把握該撫於軍務素未

經歷已諭令不必輕率妄動。舒赫德當星夜趲行至德州。俟天津兵到齊。即選合德州駐防兵會同徐績惟一。迅速擊捕。以期早獲渠魁。盡殲逆黨。至徐績爲封疆大吏。地方有此奸民作亂。不能早爲覺察。自不得爲無罪。但此際賊勢鴟張。該撫已心存惶懼。倘再加以嚴飭。恐其愈無主張。轉於公事無補。且因賊匪滋事。若即將巡撫更換治罪。適足以長奸民頑獷之風。俟事定後。其功過自不能掩。舒赫德到東。當諸事留心體察。將徐績平日居官聲名。及此案前後情節。據實訪明密奏。候朕酌量定奪。

癸亥

姚立德徐績奏言。九月初十日接奉

諭旨。荷蒙

聖恩宥臣徐績重罪。飭令努力自勉。并

命臣姚立德仍行防守東昌。臣姚立德甫行數里。即刻馳回府城。嚴行駐守。至臨清城內現有葉信烏大經督兵防守。臣等復密商惟一。令其帶兵赴臨清附近處所徼巡。作遊兵乘隙攻擊之狀。使賊不敢攻取州城。亦不敢南犯東昌。而該處東有運河。西有衛河。賊自難以逃竄。且賊人車輛甚多。更難過渡。第恐其由館陶一帶侵擾直隸。臣等已咨直隸督臣。速飭大名協帶兵過衛河東。紮於館陶冠縣之間。以堵其西南去路。又因綠營兵單。復調德州滿兵二百五十名。青州滿兵六百名。速赴臨清策應。惟逆犯每至一村莊。凡入敎者俱招引攜眷而去。其本不入敎而其人膂力可用。或能趕車喂馬。亦俱迫脅隨行。

稍不順從。即放火殺害。又聞賊營無論行路劄營。俱以一人管十人。不能逃脫。惟屯劄未定。人馬紛亂之時。方可逃走。臣等初到東昌。即遵

旨刊發告示。逐莊曉示。諭以隨賊必死。投首即生。凡有自賊營逃回者。臣等憫其無辜受累。加以慰諭。取保管束。事定再行查察。臣等現今同住東昌府。惟有虛心商酌。議期萬全。以期迅速集事。再查壽張縣知縣沈齊義。平日頗知愛民。操守亦稱謹飭。當逆匪入署時。執之使降。沈齊義罵賊不屈。即在二堂遇害。其平日實無苛擾閭閻。釀端激變之事。臣徐績不敢稍存隱飾。致增罪戾。

同日徐績奏言。訊據閻逢源供。王倫年約四十歲。身長四尺。鬚長五寸。素日爲人治病。家有地

一頃五六十畝。該犯時往堂邑縣學習拳棍。凡入教之人。俱稱王倫爲教主等語。其他濟惡要犯。不能指出姓名。至逆匪於初七日以後。俱屯聚臨清州城外。初九日又來攻城。被鎗礮打斃多人。初十日退居河西賊營。並探知賊人向各村莊索人要糧。間有被村民打死者。惟回空糧船。已過臨清者六十八幫。計船三千四百餘隻。其餘多在臨清以北。因初七日逆匪於臨清閘上搭橋過渡攻城。是以自初七日以後。回空糧船不敢行走。賊匪又驅逐回空短縴。附從攻城。臣與姚立德現在密派精細弁兵。假裝運草民船。燒其閘口所搭橋木。鎮臣惟一。與德州城守尉格圖肯。弁臣中軍海明。俱領兵駐劄近城之處。因兵單不便輕擊。現今青州綠營兵已晝夜

兼程趕赴東昌俟稍養兵力臣即帶赴南路攻
殺鎭臣由北路截殺又派任文登協副將王普
因高雲從案內奉
旨革職臣咨查河臣姚立德據稱高雲龍赴臨淸州
當長隨並非王普所薦臣查王普曉暢軍務前
在臣標中軍頗得兵心今當用兵需人臣不揣
冒昧已令王普帶兵同海明前往如能効力立
功事竣另行請
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姚立德徐績曰逆匪敢於臨淸
閘上搭橋過渡致回空糧艘不能行走沿途短縴
亦被脅隨行此事大有關係該處閘口爲水程南
北要津豈容賊匪屯佔應即揀選得力兵衆令惟
一等統領將閘口之賊先行勦淸使糧艘可以按

幫南下最爲緊要徐績等既稱密派精細弁兵燒
其閘口橋木所有賊人車輛甚多自皆載其眷口
輜重何不俟夜間屯聚時亦用火攻之法姚立德
徐績當與惟一妥酌行之至革職副將王普於高
雲從一案情節尚未究明該撫既恐以無頂帶之
人難於統率士卒着賞給叅將銜視其出力若何
事成之後再行酌量降旨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嘉謨曰回空糧船例限年內
各抵水次以便冬間收兌今已過臨淸各幫自可
催趲南下其未進閘之幫船尚多雖掃淸賊氛卽
可銜尾前進第前途設遇凍阻恐抵次較每年稍
遲是否無誤冬兌著嘉謨熟籌速奏

甲子

直隸布政使楊景素奏督官兵赴山東臣於良

鄉新城任邱獻縣景州安設五站每站行程一
百一二十里應需馱載行裝車輛馬匹臣查照
歷次兵行成例於各站附近地方派撥調用兵
丁等安營飯食亦給發銀兩委員賫交各站迅
速妥協豫備沿途道路橋梁亦飭各該地方官
刻日修整不致臣將諸務部署略定卽親赴直
鄉首站照料官兵起程并委保定府朱英玉河

間府修禮各按所管地方分頭經理以利兵行
再於每站各備車二百四十輛營驛馬各三百
匹輪班應付似可有盈無絀惟是長途馬力原
不免於疲乏今欽奉
諭旨卽飛飭河間景州一帶官員臨時酌量更換不
敢稍有遲誤奏入報
聞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接
諭旨命臣將保定駐防滿兵及臣標內各選數百於
山東連界處所堵勦查直隸清河故城景州與
山東臨清州最近臣至正定卽委該鎮萬朝興
在於鎮標內派兵百餘名於十三日飛赴清河
縣截守臣卽飛調臣標保定營兵八百名并保
定駐防滿兵三百名亦定限卽日起身由河間

景州前往故城會集臣亦於十三日從正定取
道徑赴景州故城一帶俟調兵到齊卽飭將備
等員押兵愼守截擒斷不敢以隣封歧視奏入
報
聞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姚立德徐績曰昨諭令
姚立德徐績速將闖口之賊上緊勦除但或揣度

本地綠營兵不能得用仍俟舒赫德到彼再行籌辦舒赫德遄程而行計期十四五等日可抵德州到時酌量情形或俟京兵津兵到齊進勦或即馳赴臨清先就所調之青州德州兩處滿兵率同徐績惟一等會勦務期早淨賊氛以安良善又昨據徐績奏稱賊匪向各村莊索人要糧間有被村民打死者可見小民原能守法桀驁非盡為賊所驅

脅自應予之嘉奬以勵其餘其能拏獲賊黨頭目及擒獻賊首者即奏聞請旨分別加恩但不可使頑黠之徒借端報復仇鬭擾害平民姚立德徐績均當實心體察

乙丑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曰賊匪在臨淸州境將及旬日其初屯聚柳林

旋以攻劫州城被殲者衆移聚閘口是其進無可據退無可守情形窘迫可知計舒赫德日內可抵東省而徐績已調之青州德州駐防兵八百餘近日亦應全到其天津綠營及京兵各隊約計十七八九日俱可雲集拉旺多爾濟阿思哈督領頭撥兵起程後應先馳到東迅速定期分布精兵一面勦擒逆首黨犯一面掩捕賊人眷口使其內顧驚

疑更可立就擒獲著舒赫德等即行妥酌籌辦迅速馳報

同日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奏言壽張縣奸民聚衆一案臣高晉接准山東撫臣徐績咨會一體查拏即會同撫臣薩載密飭各府州縣及營員等於所轄地方實力偵緝並派委揚州營遊擊白雲上蕭碭營都司丁承爵馳赴徐屬

援據山東之水陸要隘巡查盤詰並不許稍涉
張皇致滋擾累奏入
諭曰因有山東賊匪之事不但何燗不能到工更有
旨令高晉帶兵至交界防範矣合龍之事專委吳
嗣爵薩載其共勉之
丙寅
大學士舒赫德奏言臣連日星夜趲行於十三

日午刻行抵德州適接徐績來札初六日在鄭
家莊等處勦殺賊衆初七日聞賊攻臨清州
城又經鎗斃多人其鋒稍挫但現仍盤踞八里
莊一帶等語臣思賊匪敢於明攻臨清必以該
處為南北水陸通途有心扼佔臣一到德州詢
據知州李燕稱德州滿兵二百五十名青州滿
兵六百名幷德州城守營兵三百名早奉撫臣

徐績檄調於九月初六日業經起程赴援德州
滿兵綠營兵已早到東昌青州滿兵目今亦可
到彼至臣前調天津鎮兵八百名計於三四日
內即可拔起陸續到此再臣經過滄州曾面告
該城守尉揀派駐防兵內精壯勇銳者二百名
令即起程約於一二日內亦可到來計兩處兵
丁已敷一千之數如探聽賊勢猖獗刻不可緩

臣即星飛帶往殲勦一面行知拉旺多爾濟阿
思哈迅速前來臣留札指與應進道路再臣面
詢該州李燕知逆犯現在臨清舊城盤據亦未
敢再攻州城將來四圍受敵無處藏匿逃竄不
久自就滅亡惟現據徐績開送所調兵冊人數
未免稍單今厚集滿漢官兵各路堵截接仗時
必得一舉殲盡醜類臣現又飛札徐績如此數

日內尚無急須策應之處計京兵於二十日前
後即可到德州臣候同帶往於攻剿尤為得利
臣蒙
皇上委辦此事因不敢延緩貽誤亦不致冒昧輕率
現擬暫駐德州一面探聽賊勢一面候天津滄
州兵到時酌定起程會剿日期另行馳奏再京
兵一千在京已各辦馬匹

聖慮猶恐以長途疲乏令沿途酌備替換今臣見
德州道上有馬一百三四十匹詢係濟寧州差
人出口採買營馬因思德州至濟寧必經臨清
萬一為賊搶劫資其騎乘尤屬非宜莫若暫留
德州接應京兵兼可減調撥之數臣當即諭令
將此項馬匹截留應用又京兵及滄州滿兵天
津鎮兵到德州會集時所有應支口糧亦宜早

為豫備臣面詢該州李撫稱倉儲寬裕足敷各
兵支放之用臨時按名酌量放給可無缺乏
同日大學士舒赫德奏言臣於本日卯刻拜發
摺後午刻文據姚立德徐績差弁投札內稱所
調青州滿兵十四日可到東昌近日逆匪攻打
臨清被我兵連勝數次賊人搭起浮橋三座夾
河聚守仍前窺探又探聞十二日傍晚兗鎮同

德州滿兵在臨清城外與賊接仗未能取勝等
語臣即傳該弁面詢據稱兗州鎮總兵惟一德
州城守尉格圖肯駐兵臨清城外於十二日傍
晚見有賊匪前來攻撲營盤惟一同格圖肯即
帶兵迎剿施放鎗礮約傷斃賊匪一二百人我
兵受傷者亦有一百餘人惟一帶領官兵已往
東昌格圖肯仍在臨清劄營與否不能知道至

臨清城內防守甚堅等語臣思賊匪竟敢直撲營盤公然與官兵對敵此其愍不畏死之狀鴟張已極斷非本省綠營兵所能了事即青州德州滄州等處駐防滿兵亦未盡結實可靠臣意徐績此時不可輕率進勦總俟京兵一到臣即親帶啓行仍先期飛咨徐績約定同時自東昌帶兵前赴臨清彼時兵多勢壯分勦合攻自可

為一舉殲盡之局惟查臨清城內現在官兵雖防守緊嚴而城外少兵牽綴恐賊復奔逸別處滋擾尤難堵截或專力攻取臨清亦無援兵可倚現在徐績暫駐東昌未能進勦應酌撥兵丁添給惟一同青州滿兵前赴臨清城外相取形勢之地結營助勢臣現已札知徐績遵照辦理再臣現令知州李燕明白曉諭德州居民無稍

驚惶并飭糧道汪圻將河干回空漕船及民船照看稽察小心防護臣又截留滄州滿營提標前營及滄州鎮所買馬六百匹連前次所留之馬共七百餘匹撥濟滿兵並料理滄州滿兵備足數用臣又接姚立德等札稱傳聞逆匪有數十人北竄臣已飛速行知周元理何朔留心偵探如果有賊匪竄入務宜即時擒捕無任遠颺滋蔓

同日嘉謨奏言臣於沿途遇有幫船行走之處無不密諭幫弁加意查察十一日申刻行次德州面見糧道汪圻據稱聞張賊匪現在圍擾臨清以致各幫水手畏縮不前當經明白開導并添委員弁催儹南下等語臣即令其在德州上下一帶催儹幫船防護盤詰臣於十二日馳往

臨清以北之油坊見船隻停泊該處有臨清催
漕守備萬世通閘官何士錫等面稟初七日辰
刻備弁等正在河干趕閘挽船突有賊人蜂擁
而至用藍白紬布包頭者四五百人餘俱光頭
髮辮打結手執刀斧農具等物到處招人入夥
至下午又將數十車輛亦俱過閘屯踞南水關
內約有二三千人現在運道阻隔賊勢甚衆備
弁等恐水手星散船有疎失隨回至幫中將船
暫退在此停泊守候又據差往臨清探信之弁
員回稟聞賊人每日往四鄉索取米豆馬草牲
口各等語臣以幫船屯泊處所相距賊匪甚近
恐被騷擾卽諭令各幫按幫屯泊並派頭舵綱
司多備棍槓晝夜防範遇有賊匪前來卽齊心
擒捉毋使脫漏但恐縴夫水手借匪人名色生

事當經嚴諭弁兵加意約束不許一人私自下
船臣仍督率嚴切稽查不使稍有疎懈刻下滿
漢官兵漸俱會集賊匪指日可擒運河一通臣
卽嚴督催趲飛挽南下不致有誤新漕至將來
閘河一帶若有必須添縴加夫之處自應益加
細心盤詰使餘匪無從混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曰
賊衆若往來奔竄攻勦稍難今既盤據一處擒捕
更易爲力至惟一既在臨清何故又往東昌此時
賊匪同聚臨清舊城該鎭自應與格圖肯協同捍
守以待舒赫德等統兵到時合力會勦況賊匪不
時攻城惟一等尤當駐兵城外以爲牽綴兼與城
內官兵成掎角之勢舒赫德所籌甚是至拉旺多
爾濟阿思哈卽當先行馳赴德州會同舒赫德辦

定機宜辦理再據嘉謨所奏臨清各村莊皆為賊搜索供饋舒赫德等於攻剿時先當四路擱截使賊黨無從旁出取食則不過數日即當飢困再以重兵圍擊自必坐斃成擒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賊人佔據舊城一節從前徐績並未奏明不免意存粉飾現在該撫是否尚知奮勉自効著舒赫德查明密奏再惟一

與賊接戰即因兵勢稍單不能痛殲賊衆亦當與格圖肯楚頓入城同在城文武協力守禦或飛咨徐績撥兵添助相機剿擊乃竟前往東昌顯有避賊之意前因惟一收接徐績頗為出力曾經賞戴花翎是其有功即為加賞今與賊戰不勝避往東昌跡類畏怯實不能無罪其格圖肯是否尚在臨清或亦避往他處俱著舒赫德查明密奏毋稍含

泥並姚立德既帶領河標官兵與徐績同駐東昌防守其事較之挑河引水尤為重大乃竟拘泥前旨前往徐州殊屬不知輕重若非朕續降諭旨令其仍留東昌帶兵彈壓則姚立德竟赴江南矣姚立德不應糊塗若此恐其有借事脫身之意著舒赫德一體留心察其言辭動作能否奮勉圖報據實奏聞俟事竣後一併核辦至賊首王倫敢於如

此猖獗必有代為謀畫之人罪與首惡相等舒赫德於拏獲生口時應詳悉訊究不可輕宥至各州縣舉貢生員等平日讀書明理身列膠庠不幸遇賊惟當以死自矢如被煽惑脅從不得與齊民一律寬減若竟有昧良逆理為賊畫策主謀不但其人萬磔難辭即管束生監之教官學政其處分亦不得輕著舒赫德於事竣後一并查明辦理至昨

選派京兵一千皆係滿洲勁旅訓練有素自為得力其各處駐防天津綠營雖尚有二千餘恐不及京兵之足恃若各項兵丁到齊舒赫德等統領赴勦迅速成功固屬甚善若各處之兵雖多無濟而所派京兵尚不敷用即當再挑千名應用且當朕回鑾後馬匹亦多此事著舒赫德即速據實覆奏候朕定奪

臣等謹按用兵之道惟在賞罰嚴明遇能奮勵將士所向功成鎮臣惟一當救援徐績時頗為出力即恩賞花翎以示獎勵及在臨清城外戰賊不勝與格圖肯同時退避密令臣舒赫德察訪屬實旋即傳旨正法俾軍紀肅然全營震慴奮勉集事豈非乾斷公明信賞必罰之令行歟

同日何煟奏言臣於九月十一日在陳留縣途次接奉諭旨令臣不必即往南河仍留豫省協截逃匪即於十二日回省接印任事查豫省黃河口岸現在封僱船隻賊衆斷不能飛渡惟彰德府之內黃縣衛輝府之滑濬二縣路通東省恐致竄越滋

事臣現飭照會河北鎮臣黃模親至內黃縣扼要之地駐劄督率并委河北道宋岐駐劄衛輝府會同鎮將等調度彈壓其餘隣近屬邑俱酌量添撥防守如有賊衆竄入務期悉力邀截以伸國法而靖地方不敢少有懈忽

同日署天津鎮總兵永貞奏言九月初十日大

學士舒赫德經過天津傳
旨令臣派撥官兵前往山東協拏壽張縣匪犯臣隨
將天津並附近東省各營兵丁酌調八百名派
河間協副將雅爾哈天津左營遊擊壽住葛沽
營遊擊盛伏禮帶領守備二員千把外委六員
統領管押限文到三日內由本境起程前赴德
州內派天津兵三百名分為兩起頭起於十三

日起程二起於十四日起程齊集德州聽候大
學士調用再本月十三日承督臣周元理札開
賊匪現在東省臨清州之柳林地方與故城相
近該鎮即多帶將領弁兵親自飛赴故城景州
一帶嚴行防禦等因臣隨飛調附近之務關武
清霸州滄州葛沽等營兵丁四百名並都司常
格單芳傳文炳守備陳正及千把外委等弁齊

集天津跟隨親往堵截擒拏勿使漏網臣於十
四日先行起程所有天津地方亦屬緊要不可
無大員彈壓稽查臣現稟明督臣調通州協副
將富僧額於通協所屬七營兵丁內帶兵二百
名前來天津率同存津官兵一體防範以昭慎
重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周元理何煟永昌曰永昌奏派

調天津等營兵起程赴德州後又接督臣札調帶
兵親往故城景州一帶堵擒逆賊所辦甚是現據
舒赫德奏聞逆匪有數十人北竄已飛速行知周
元理何煟留心偵探是直隸與臨清交界處所防
截實關緊要周元理即著在交界處所擇其最扼
要者自行駐劄實力防堵其餘則令總兵永昌萬
朝興帶兵分駐俾專責成並派道員單功擢分駐

防守。如景州等要處尚需大員經理。則留楊𤫊素在景州董辦。若鎮道已足分布。則令楊𤫊素於送兵事畢。卽回省城辦事。著周元理妥酌辦理奏聞。何煟亦著帶兵前赴豫省與東昌臨清交界要地駐劄巡防。毋使竄逸。至賊匪自知罪大惡極。起意脫逃。斷不肯稍露蹤跡。必皆改裝客商行旅。混入平人。冀圖漏網。著周元理何煟務分飭文武大員。凡過東省來往之人。須留心稽察。如有形跡可疑者。卽多方盤詰。勿稍疏畧。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畧卷之三

丁卯

上命御前侍衛春寧帶領精嫺弓箭吉林索倫官兵五十名。於常山峪起程。由京前往山東。隨同大學士舒赫德。勦擊逆匪。並

命軍機大臣傳諭。著步軍統領刑部尚書英廉。日兵丁等應得之項及馬匹帳房。著英廉速行辦給。其勦賊時鳥鎗及梅針箭甚爲得用。恐前此京兵帶往者尚不敷用。並著英廉再選辦鉛彈火藥箭枝派員運送交舒赫德等。分給兵丁備用。

同日徐績奏。言臣接奉

諭旨。嘉奬守禦臨清之副將葉信參將烏大經千總孟大勇。署臨清州秦震鈞。俱准事竣。量其功績。

奏聞陞用。仰見我

皇上鼓勵臣工片長必錄之至意臣已飛飭
恩旨諭知葉信等俾咸激奮勵堅心守禦并曉諭東
昌城內各官使共共知鼓舞奮發至賊匪黨類
在東昌府西北一帶隨地竄伏其巨魁則仍屯
聚臨清如不能攻得新城恐即有四散逃竄之
事西則侵擾直隸南則侵擾河南江南是以臣
留惟一在臨清州東北臣在東昌左近南北徼
巡現據探報惟一於十一日駐臨清州城北十

二日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亦至適遇賊匪數百
人交戰二次賊即退却正在追勦之際大隊賊
人俱至隨即衝散賊人雖有殺戮我兵亦有損
傷臣又接觀城縣知縣爲其淵稟報九月初十
日盤獲賊衆一名劉成供係直隸開州劉家莊
人臣已飛咨直隸督臣速拏該犯眷屬嚴究夥

黨并飭將劉成解臣嚴審再臨清文武官守城
已經七日恐兵力疲乏臣已派撥官兵協濟臣
在東昌巡防則賊匪不敢南犯北路有舒赫德
勁兵匯至自更不敢北窺一二日內京兵到齊
臣遵
旨與舒赫德定地會勦以期一舉成功再臣於十四
日據館陶縣稟稱有林清寨武生王建基張灝

首報本月初九日見一夥賊匪到莊手執槍棍
紅白藍布裹頭强行搶奪馬騾口出逆言令生
等去帽跟隨如敢不從放火殺死生等率同鄉
民田孝等用槍棍鋤鍁一齊擁上將逆匪一十
七人盡行殺死隨飛赴查驗確實等情臣已批
候奏明請
旨給予官職臣謹附摺奏

聞。

同日徐績又奏言臣探知賊營車輛。已多至三百餘輛。圍繞作城。而賊匪攻城之時。賊營管車人數充實。難以搶截焚燒。又臨清關廂之內。距河不遠。且俱係街巷民房。賊匪以短械出鬬。我兵以鎗礮弓箭取勝。地勢局促。難以交鋒。臣現在謹遵

諭旨。俟舒赫德帶兵到時。會同進勦。至臣前令兗州府知府福森布將王倫曾祖祖父墳墓刨掘。今據稟王倫之曾祖及祖。棺已腐壞。王倫之父。已葬五年。棺猶發熱。屍面長有白毛。容顏如生。隨用兵器撲碎。腦漿迸流。尚有鮮血。已俱火燒揚灰。并平毀王倫所住房屋。以制逆賊之命。再目下回空漕船。雖停滯數日。逆匪尚不敢作踐騷擾。亦不便阻令并奏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姚立德徐績曰。觀城縣知縣詹其淵。盤獲逆匪劉成。尚屬能事。著徐績俟事竣後。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武生王建基張灝。率衆殺賊。甚屬可嘉。著各賞給千總銜。如再能出力奏明。量加錄用。其隨同殺賊之鄉民。並著查明。酌賞銀錁。傳旨嘉獎。徐績當出示曉諭。俾百姓觀

感奮勉。善良者各自保全。愚迷者及早悔悟。若能如王建基等之殺賊報官。一體奏聞錄敘。至鄉愚被脅。其情固有可原。但既經曉諭之後。百姓等當更知大義。若尚敢隨賊持械。抗拒官兵。即與賊黨無異。雖其初或係迫脅。而既已從逆。即難輕宥。嗣後如已破賊營。獲有賊犯眷屬。查係首犯及濟惡

逆犯者。即當全家處斬。餘亦照律擬坐。或賊營內
有被脅拘留之老幼男婦。訊無從賊實跡。即予釋
放。若臨陣擊獲拒敵之犯。於所在地方審明正法。
如係首犯及濟惡要犯。當并其家屬駢誅。毋稍姑
息。至賊人車輛多至三百餘。圍繞作城。其夜間住
宿。必係銜尾連結。正當用火攻燒。若官兵四面圍
擊。斷其去路。賊必無從竄逸。舒赫德等當留心經
理。

同日大學士舒赫德奏。前據帶領天津兵之河
間協副將雅爾哈善稟。轉據景州營守備魏三
台具報。本月十三日戌刻。差赴臨清探信之馬
兵夏榮回稱。十二日至桑林地方。距臨清二十
餘里。是日未時。有兗州鎮惟一帶兵二百五十
名。德州城守尉格圖肯帶滿兵二百五十名。與

賊打仗。夏榮隨跟至打仗處探望。自未時開鎗。不
斷打至戌刻。忽見跑回兵丁甚急。夏榮亦回至夏
津縣店內。至三更時。忽有滿兵跑回八十餘名。
綠營兵跑回七八名。又格圖肯亦回至夏津縣
店內。十三日早。前往東昌等語。是十二日與賊
接仗。官兵不能取勝。惟一與格圖肯先後俱回
東昌。似屬確實。臣又於次日卯刻。飛劄徐績。如

臨清保守嚴固。可無他虞。莫若令惟一等暫住
東昌。俟數日內京兵到來。臣即由恩縣一路。直
趨臨清。並先期知會徐績。惟一亦由東昌直進
臨清。為兩路夾擊之舉。再據守備魏三台探稱。
逆匪實在黨羽。不過三四百人。其餘俱係隨地
迫脅之衆。每至打仗時。先以附從平民。來攔頭
陣。俟官兵鎗礮將盡。其黨即拾死奔前攻撲。是

賊入鬼蜮伎倆。不過如此。臣等帶領京兵進勦時。擬先分撥一二隊。引出賊人餘黨。俟其正匪見面時。然後鎗箭並施。痛加殲戮。則賊計自窮。定可一舉集事。又據魏三台稟稱。有聊城縣民王德。前經被賊逼從。今已逃回。臣現差員前往傳喚王德。詳詢賊情。至滄州滿兵二百名。已於十四十五兩日到齊。其天津鎮頭起兵二百名。亦於今日來抵德州。理合奏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密諭舒赫德曰。惟一格圖肯。俱係領兵大員。自應勇往殺賊。即或賊稍猖獗。官兵不能取勝。亦當整隊進臨清新城。與在城文武。協力堅守。雖退入新城。亦不能無過。然向後若能奮勉。猶可以功相抵。乃惟一格圖肯。一經兵挫。竟爾退往

東昌。實出情理之外。臨陣退避。爲國法所不宥。惟一雖係五福之子。格圖肯雖係宗室。而旣經干犯軍紀。若復曲爲寬貸。則此時進勦。何以勵衆。將來命討。何以用人。前此惟一救援徐績著有微勞。朕即賞戴花翎。有功旣賞。有罪又豈可不誅。著舒赫德俟京兵到齊。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等會集臨清。於定期進勦之前一日。傳朕此旨。將惟一。格圖肯革職拏問。當衆訊以爾等與賊接戰時。即有失利。亦應退保新城。縱兵力果單弱。不能守。甚至臨陣捐軀。身先授命。不但躬膺卹典。爾子孫亦蒙襃卹。何等光榮。歷來軍營陣亡恩例。爾等寧有不知。何致甘心退縮。貽笑於人。此時自蹈憲典。爾等復有何辯。如此傳旨訊問。錄取供詞奏聞。一面即將伊二人在彼正法示衆。其兗州鎮總兵員缺。緊

要一時不能得人現在防守臨清之副將葉信保
城殺賊似屬能事已降旨陞銜一等俟事成酌量
錄用若其人能勝兗鎮之任舒赫德即行奏請補
授又德州駐防兵內跑回者八十餘名此雖非京
城勁旅可比亦不應不顧顏面若此著舒赫德查
明首先倡逃之人即行正法餘發烏嚕木齊充當
苦差至德州駐防兵經格圖肯帶往者共二百五

十名今跑回者僅八十餘此外有打仗時陣亡及
傷重者當查明照例卹賞倘有因交鋒挫衂四散
奔潰者即應照逃兵之例於拏獲處所正法其惟
一所帶之兵亦當照此查明辦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姚立德徐績曰村民
既有自賊中逃回者可見百姓非盡昧天良徐績
等當迎機化導遍行曉諭使其審擇禍福各知猛

省復爲良民至賊人驅迫愚民在前擋受官兵鎗
礮其情尤爲可恨舒赫德等於進勦打仗時當令
人揚聲傳示使百姓即速避開聽我兵用鎗礮擊
賊若復迷而不悟我健銳營鳥鎗從無虛發轟擊
所及玉石俱焚毋自貽戚如此愷切宣諭必當感
激聽命
同日國泰奏言十三日接奉

諭旨
命臣前往德州料理官兵過境臣即帶兵百名於十
四日黎明起程繞道由茌平高唐大路行走賊
匪現俱聚集臨清大路一帶尚屬寧靜京兵到
德州時臣當嚴行查察不致有滋擾之事沿途
並曉諭居民使知
聖主隆恩軫念百姓被賊擾害特遣勁旅勦滅賊匪

指曰即可殲除。毋稍驚恐。奏入。報
聞。
同日山東按察使孫廷槐奏言。撫臣徐績檄臣
在省督率文武員弁。慎密巡防。臣恐賊黨分散
逃竄各州縣境內。必須豫為防範。業經飛飭嚴
密查拏。現在省城添派員弁。多帶兵役。小心巡
察。并增造刀箭火彈。以備需用。遠近民情俱各

寧謐。再查續調青登一路官兵。省城為必經之
地。且沿途經過地方。應付糧草。僱備車騾馱載
軍裝器械。皆須豫為籌備。臣已同在省道府等
官逐一悉心辦理。查青州營參將文塏領兵四
百名。青州副都統伍什布領弁兵五百員名。已
於初八九等日分起趲行。全數過省。兵丁安靜
奉法。沿路並無滋事。奏入。

諭曰。省城惟以鎮靜民情為要。不可過事張皇。更不
可疎於防守。勉之。
同日何煟奏言。臣遵
諭旨酌派河北鎮標兵一千名。令河北鎮總兵黃模
帶領。由內黃縣前進。與山東一省官兵定地會
剿。並選派駐防兵四百名。臣標兵三百名。臣親
自帶領。亦由內黃一帶於山東連界處所堵剿。

務使賊衆無路可竄。迅速就擒。仍飛飭所屬嚴
密防守堵禦。臣調集官兵。即日渡河起程。一面
星飭河北鎮剋期前往。並照會南陽鎮總兵許
時中。帶兵一千四百名前來。分路堵禦接應。其
豫省各屬。一應防守事宜。臣悉心籌畫。交與署
布政使榮柱等。加謹料理。奏入。報
聞。

戊辰
上諭內閣曰。此次派赴山東勦捕賊匪之京城滿兵一千名。起程甚爲迅速。良鄉爲出京首站。辦理較他處尤急。今京兵於十三至十五等日分撥起程。良鄉縣所辦應付事宜。俱能妥速。俾各兵踴躍遄行。楊景素經理甚爲合宜。良鄉縣承辦亦爲奮勉。均屬可嘉。著交該部議敘。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臣等屢奉
諭旨。指示機宜。無微不到。查沈齊義查拏邪教洩漏風聲之處。現據閻逢源供稱。王倫同劉煥王會全素常交好。劉煥本壽張縣民壯。王會全亦在壽張縣署前開鋪。俱係入教之人。事發後攜帶家眷。俱跟隨王倫而去。則洩漏信息。即當是此等逆犯。至陽穀縣監被賊開放各犯內。現據究州府稟有監犯郝宗文自行投到。其原犯何罪。未據聲明。又據朝城縣稟有陽穀縣監犯席二係鬬毆金刃傷人致死之犯。被賊開放脅迫同行。席二能言有八十老母須回家看視。隨逃至朝城到官自首等情。臣即飭令仍歸陽穀縣收管。

同日姚立德徐績又奏言。九月十六日早臣等

正在封摺間。接臨清州稟報。十四日賊匪在南城外幷觀音嘴等處燒燬民居。搶劫當鋪。又於城西北閘望見賊人將糧船橫排外河。似作浮橋之意。十五日午後。在於州之東北兩面離城二三里。每隊或七八十人不等。攔截往來。似欲使我軍不通音信。臣查臨清州北十五里與直隸廣平府清河縣連界。今賊匪以糧船爲浮橋。

或係接引西北一帶黨夥或係賊匪過河竄入
直隸臣等已星飛知會直隸督臣及正定鎮大
名協廣平府一體堵禦截擒臣徐績等帶兵四
百餘名在梁家淺以北屯劄一面知會舒赫德
酌定日期會勦再查臨清州城之外向有廢城
基址所包地勢廣濶城牆坍塌已久其州城係
屬新修坐落廢城東北隅衙署倉庫俱在新城

之內初七日賊匪到臨清州屯聚運河西岸於
閘上搭橋過渡攻城十二日賊匪挈其大隊及
車輛婦女輜重移屯運河東岸廢城之內民居
稠密賊匪搶取民間口糧豆草佔据民房廟宇
藏匿賊眷將大車三百餘輛攔住街道巷口十
三十四日並未攻城臣徐績又差青州營叅將
文壇帶兵入城協防自不致有疎虞但賊匪雖
已移佔河東而河西舊屯之地尚有夥黨多人
閘上所搭浮橋賊匪盤踞甚嚴難以燒燬容俟
乘隙相機辦理今舒赫德已在德州扼其要路
直隸督臣帶兵防守要隘北路層層關鎖正定
河北兩鎮與河南撫臣各於臨清附近隨地堵
截臣徐績等截住賊人南路是逆匪已入死地
一俟大兵會集即可剋期撲滅仰慰
聖懷

同日舒赫德奏言據知州李燕將自賊中逃回
之王德奐到臣詳加詢問據稱賊之眞黨爲數
不多其餘都係用强迫從隨聚隨散其存留不
能脫身者大約俱因家口亦爲賊拘縶是以顧
戀未逃至其所用刀棍並非軍器此不過亡命
烏合於肆行刧掠之後自知罪大惡極無可逃

避益復跳梁今探聽逆匪於十二日出來接仗後未聞復至臨清城外攻擾臣已飛劄徐績等令其設法致信城中加意嚴行防守臣不日提兵即至不可稍懈且聞賊脅俱載車上兼多輜重一時未能遠竄數日內臣等會合官兵正可痛加勦洗不留餘孽再聞綠營兵連次打仗有實在傷亡者有躲避不見者即德州滿兵此次

打仗亦有傷損現已飭令該城守尉查明具報綠營兵丁臣亦會同徐績查核明確請
旨辦理

同日舒赫德奏言九月十五日接奉
諭旨以未經進閘各幫船倘抵次稍遲是否無誤冬兌令臣熟籌覆奏臣查乾隆三十八年江西尾後二幫在黃河以北淺阻臣親督員弁人夫打

淺挽拽趲日渡黃受兌新漕並無貽誤今未入臨清閘之浙江船十三幫渡淮後抵次本近至湖南北船六幫江西船十三幫程途雖遠而出江後正值冬令順風數日內即可抵次受兌且向例在正月內開行現在賊匪雖屯聚臨清阻擱運道而官兵會集即日勦除逆黨肅清河路臣即晝夜嚴催南下自不致有淺阻遲誤再臣

於十五日辰刻據山東前幫千總辛振遠清河縣縣丞王廷曾同稟賊匪欲將住泊臨清北水關之空船搭橋似欲西逃等語適直隸廣平府現駐清河縣城內臣就近飛飭該府并大名道多集兵役防禦河干勿任搭橋西渡擾害直境並飛咨直隸督臣周元理趕速防禦戌刻又據縣丞王廷曾等面稟賊匪已將河內船隻聚集搭

橋臣一面飛飭山東糧道汪圻令其稟知大學
士舒赫德相機辦理奏入
上諭內閣曰監犯被賊開放逃行本不爲無罪今郝
宗文席二均於賊中脫回赴官投首罪因能知大
義守法歸獄情可矜原所有原犯罪名俱著加恩
寬免至賊匪擾害壽張等三縣所放監犯自不止
此二人著徐績出示曉諭將此二人免罪之故宣

示衆知如有能照此投回者亦即一體免罪若逃
匿他處不即投官事平之後必當拏獲照越獄例
於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倘有恐不畏法隨賊抗拒
官兵者較越獄之罪尤重一經拏獲俱以賊黨論
不問原犯何罪即概予駢誅决不輕貸該撫務行
明白宣諭俾各犯審擇禍福毋自貽悔
臣等謹按逆匪肆擾臣民共憤王建其拔溺

以武生率衆殺賊郝宗文席二以監犯被劫
逃歸自首可見
恩澤入人之深天良感發出於自然我
皇上特頒恩旨武生即予加銜監犯貸其死罪以昭
激勸而勵善良所以不出一月而賊黨聚殲
人民安集也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嘉謨楊景素姚立德徐績曰河

岸停泊空船本無所用該管員弁見有賊衆滋擾
即應移泊西岸使賊無可資乃竟將空船留泊東
岸反爲賊用所有管理頭幫糧船之員弁等實難
辭罪著嘉謨即行查明參奏至賊人渡河而西恐
其竄往直隸不可不防周元理雖在直東交界處
所督兵防截其臨清北關浮橋尤爲緊要楊景素
現既送兵至景州著即率兵數百選派勇幹將弁

前往臨清船橋西岸扼住橋口遇有過橋之賊盡行殲戮無使一人得脫若能將其橋船拆斷更爲妥協至臨清州新城經賊屢次攻劫均能堅守無虞設法殺賊在城文武均屬可嘉其副將葉信恭將烏大經前已降旨各陞銜一等其署知州秦震鈞卽著實授臨清州知州仍著該撫於事竣後送部引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姚立德徐績曰據舒赫德奏判詢問王德供詞可見賊無能爲俟京兵到齊會勦卽當尅日掃平惟是自北往勦之兵舒赫德等調度合宜八旗勁旅亦甚得力所到自卽成功而自東昌南來會勦者均係綠旗怯懦無能卽駐防亦未足深恃徐績等措置又未必妥協恐賊入避強趨弱致未能一鼓成擒著舒赫德將京兵內派出三百名並於昨日派往之東三省健勇八內派出二十名天津綠營及滄州駐防內共派出三百名令阿思哈率同天津鎮參將帶領繞往臨清之南與徐績等合兵一路則綠營得此精銳爲之表率亦可冀其效法再賊匪於臨清北水關將住泊糧船搭造浮橋恐其由此西逸潛往直隸已諭楊景素帶領精兵在橋口堵截遇有

賊過橋卽行截殺舒赫德於此事亦當留心應於未進兵之前斷其浮橋並將閘口所搭之橋屯住苟或不能卽行燒燬使賊衆不能渡河勦捕更易爲力

臣等謹按逆匪佔據臨清舊城其地本屬通塗自應分路會勦臣舒赫德等旣奉
命統率八旗勁旅由臨清之北進攻賊自開聲膽落

惟南來會勦之綠旗駐防等兵既不足恃而
撫臣徐績又素不嫻軍旅調度必不能合宜
恐措置稍乖轉為全局之累我
皇上籌畫及此
特命臣阿思哈於京兵內選派精兵三百並東三省
健勇二十人統率馳往南路與徐績會合俾
綠營有所效法咸成勁旅實制勝之一大關

鍵又先
命楊景素前往防禦酌量燬其浮橋使賊不能西逸
尤為行軍要領實皆
睿謨成算炳燭幾先所由風馳霆擊賊氛迅掃也欽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奉
命至山東會勦逆匪自抵德州以後察訪賊情原不
過幺麼烏合亡命跳梁緣起事之初雖經官兵

屢次殺戮尚未能大示創懲今各路滿漢兵丁
現將全到德州聲威壯盛必將一舉集事大快
人心伏思用兵勦賊全在分路得宜以防橫逸
是以臣於地方官進見時必詳詢道里情形并
令糧道汪圻繪圖面講查賊匪現聚臨清舊城
大寺又於閘口搭有浮橋過渡其家屬車輛俱
潛集河西之杏園若臣與徐績等祇在河東攻
勦將來逆匪窮蹙勢必盡往河西奔逸甚且竄

至直隸大名一帶彼時再統兵追擊轉為費事
惟直隸境之油坊等處再能集兵千名在河西
同進使之腹背受敵既可多分賊勢亦且無虞
遠竄臣正在籌畫間適直隸總督周元理自景
州來晤面詢賊情臣即持圖向商據稱景州等
處現在有兵分佈堵截正可分撥一千名至臨

清河西一同進勦等語是周元理與臣意見相
合臣現擬分兵三路臣與拉旺多爾濟阿思哈
自德州由恩縣夏津至臨清計程二百里徐績
等自東昌直赴臨清計程一百三十五里督臣
周元理所派兵一千名自景州由故城油坊至
臨清計程二百二十五里臣俟京兵於二十一
日到齊後二十二日即分隊帶兵前進二十四

日可到臨清先期即飛咨周元理令領兵將弁
亦於二十二日起程令徐績等扣算程站之遠
近以定起行之先後總於二十四日同時並到
臨期再各相照會一齊勦殺三面堵截將見立
可擒渠盡除黨逆釜底遊魂何所容其逃匿所
有臣現在酌定三路進攻情形謹繪圖貼說恭
呈

御覽伏祈
訓示奏入
諭曰所辦甚合機宜但恐徐績惟一不能集事故令
日有旨令阿思哈前去助彼攻勦總在酌量事機
勉力爲之
同日國泰奏言臣奉
命辦理應付京兵事宜於十五日抵德州即將所需

盡除豫備馬匹一項業經大學士舒赫德奏明
截留福建暨山東本省新買營驛馬共七百七
十三匹留於德州以備更替外其官兵口糧一
項滿兵每月例給銀一兩七錢五分綠營例照
滿兵減半給發每人每日均給米八合三勺其
官員口糧按照品級大小分別遞加今擬俟官
兵到德州日均按照一月之數先行發給至馬

匹草料臣業令經過地方官先發價備辦以便
各兵經過時自行買用承辦官亦可得價遞項
其銅鍋趕辦不及現在改用鐵鍋仍俟事竣收
回其餘一切應付事件臣自當悉心籌辦不敢
稍有貽誤奏入報
聞。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四

己巳

周元理奏言臣於十六日卽親往德州與舒赫
德面商訂定京兵齊抵東省時舒赫德卽由德
州從東路徑赴臨清其東昌一路官兵卽由南
路圍攻至臨清之西北卽直隸沿河之故城清
河一帶臣標保定官兵卽日到齊臣卽派委中

軍副將瑪爾清阿率領將備帶兵一千餘名臣
亦親身前往由景州故城沿河一帶徑至臨清
州之油坊直撲臨清與舒赫德會齊督同堵勦
其餘各交界地方易於竄入之處俱派官兵截
擒務期併力圍勦速殄幺麽以靖地方奏入報
聞。

同日周元理又奏言本月十七日戌刻據差弁

探報臨清西北運河有賊匪搶奪同空糧船搭
成浮橋意圖北竄旋又准山東撫臣來咨臨清
州稟報於州城西北隅望見賊人將糧船排擠
外河似作浮橋之意查賊匪搭橋過河希圖竄
逸甚關緊要現在正定鎮萬朝興已領兵前抵
清河臣即飛札該鎮帶兵五百名連夜前往該
處督率弁兵將橋船盡行拆去竭力堵禦截殺

以斷其北竄之路臣亦即帶臣標已到之兵星
赴故城清河一帶策應如賊人尚未搭橋或橋
船已拆賊仍同踞臨清臣即駐劄該處俟京兵
及各路兵到齊再行彼此關會三面合勦殺擒

奏入

諭曰又有旨令汝防守直隸接境之處亦屬要緊不
必前往德州其橋口堵禦賊人即委之楊景素若
兵力有餘商之舒赫德聽其調用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臣等探知賊人搶取民
船拖木門扇搭作浮橋其開口搭橋之處即貼
近賊匪屯劄之處現在賊衆甚多必須搗破賊
巢始能製其橋木數日內官兵雲集即遵
旨會合勦殺將開口橋木及衛河所搭浮橋一併拆
除以清運道至東昌府城東南北三面俱屬堅

固高厚惟西南城墻塌口不全臣等於十日內
已督府縣晝夜鳩工修竣其墻外地勢窪下西
面並無居民地勢寬濶可以屯賊臣等慮在城
兵單不敷防守十五日將東門外涵洞閘放引
運河之水灌注四面城壕現在東西南北四門
水深三四五尺寬四五丈至一二十丈不等使
賊匪不易近城十六日已將涵洞堵閉運河之

水不致涸滴消洩指日回空經行仍屬無礙現在臨淸州城內官兵悉力固守臣徐績商定辦理之後適接舒赫德來札知京兵數日內卽可到齊卽於十六日率同鎭臣道府帶兵赴梁家淺迤北一帶屯劄俟舒赫德信到卽進兵夾攻臣姚立德在東昌審案守城仍與徐績彼此聲息相通如有緩急隨時接應奏入報

聞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姚立德徐績曰昨舒赫德奏訊據王德供稱被擄時賊將其辮子解開挽上肐膊等語卽此可爲眞賊之據舒赫德等臨陣殺賊時見有解辮挽結之人必當掩捕務獲誅戮無赦至所奏於二十四日各路會勦討京兵等正可如期到彼卽阿思哈帶兵往迎徐績一路其程途諒亦不甚相遠自不至因此另改日期再閱進到圖內舊城迤西之杏園莊現在亦有賊營近接邱縣館陶二縣卽界連直隸之威縣平鄉此路並無堵勦之兵恐賊衆見東南北三面攻勦嚴緊自料勢難拒敵或避從西路潛竄不可不防舒赫德應再熟籌妥辦勿使釜底游魂得以乘隙漏網至賊人敢於搭架浮橋冀圖竄逸尤爲可惡昨已諭楊景素令其酌撥勇

幹弁兵飛赴該處扼據船橋西口盡力堵殺令周元理聞有賊匪搭橋之信卽派萬朝興帶兵前往深合機宜其威縣平鄉一帶皆係直隸地方周元理尤當派撥弁兵嚴密巡防堵其外竄之路毋使一賊得以兎脫

臣等謹按前奉

諭旨令傷桑爲帶兵扼據閘口。已喪賊人之膽。今復
命周元理選派將弁於西岸嚴密巡防。絕其外軼之
路。卒之賊衆困守舊城。聚而盡殲。卽有獷黠
者。乘夜潛泅偷渡。皆爲直省兵士所擊。悉殪
諸河。其直境平鄉威縣一帶。接壤臨淸。閭閻
寧謐。無一村一堡或有雞犬之擾。豈非先事
豫防。
神算無遺之明效歟。

同日。工科給事中李漱芳奏言。竊查山東省壽
張縣奸民聚衆滋擾一案。臣於三四月間。卽聞
進京人傳說。各路上因雨澤稀少。麥收歉薄。行
旅車馬動輒十數人圍繞。不能行走。所冀者秋
收在邇。可資接濟。迨五六月後。雖節次得雨。總
未透足。歲旣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復粉飾相沿。

收成分數。捏報七分八分不等。撫字無聞。催科
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機起釁。雖曰奸民。其實
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方今
聖天子恩威並用。簡派勁卒。殲此小醜。行見剋期掃
除。畢昭寧謐。臣愚以爲奸民之滋擾易制。而饑
民之流聚堪虞。蓋饑民覩奸民之指揮以爲嚮
應。奸民恃饑民之附和以爲聲援。如此案以烏
合之衆。現有兗州鎭及撫臣河臣三處官兵。竟
聽其號召蔓延。一呼百諾。夫無食流民。所在多
有。饑寒之念迫。則盜賊之心生。臣聞目下近京
西南一帶。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
盧溝攔住。不令過橋北上。道途傳言。固未足據。
豈盡無因。此等之人旣乏生計。輕去其鄉。屬在
老弱。枵腹待斃。情固可憫。若係少壯。救死不暇。

焉能盡保其奉公守法。且直隸河南毗連東省。
萬一奸民輾轉煽誘饑民。何問竊發。文武員弁。
狃於以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之習。朋同
泛常。共相容隱。道路村莊。騷然不靖。寗邇
畿輔。腹心重地。誠宜早圖。伏見我
皇上覆載爲心。痌瘝時切。偶遇偏災。不惜數百萬金
錢。出水火而袵席之。即勘不成災。錙銖者亦難
以數計。此固天下臣民所共聞知者也。惟是料
理於有事之後。不若綢繆於無事之先。臣請
敕下直隸河南山東督撫諸臣。嚴飭各該州縣。勿存
迴護之見。勿蹈諱匿之愆。將所有被災貧民。設
法勞來。分別安輯。使之餬口有資。不致流離失
所。再爲之寬其徭役。給其籽種。俾得豫爲來春
之計。斯顯以示其懷保之仁。即隱以弭其不軌

之志。消兵於未兆。泯患於未形。億萬赤子。胥躋
仁壽之域矣。臣一隅之見。戇戇過計。是否有當。
恭候
聖主訓示施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曰。李漱芳所奏
一摺。實大不是。奸民敢於聚衆叛逆。劫庫殺官。無
論其並非饑民。即饑民而敢於謀叛。亦爲國法所
不宥。乃李漱芳轉代之飾詞諉罪。止圖爲一己沽
名。而置順逆大義於不問。是誠何心。至所稱山東
被災之說。殊不足信。今歲東省夏初。雖有短雨之
處。入伏以後。均以次霑足。且係禹城平原德州一
帶。與壽張等縣無涉。况賊匪所至。需索村民米豆。
若果歉收。各村莊何從得有糧食。以供賊搜掠。又
賊匪搶奪壽張陽穀堂邑三縣。止劫庫銀。不動倉

穀若係饑民豈有見倉糧不取之理此皆足為非饑民激變之實據也至所稱西南近京一帶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北上等語亦屬荒唐河間天津所屬被有偏災之州縣周元理早經奏明請撥通倉米十萬石以備賑借若地方官諱匿災傷又豈肯請發倉米其旨已頒發十日餘李漱芳必係見朕前旨始為

此奏至歉收地方男婦出外求食乃北省之常如直隸山東貧民赴口外種地覓食藉以滋生者甚多昨差福隆安進京挑兵時往來俱見有男婦相攜出口者問之知係河間百姓因該處歉收聞知口外年豐穀賤欲往什巴里台等處覓親就食方今中外一家間有貧民出口謀食乃自然實益之道地方官非惟不必攔亦不必詰如果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又安得有北往之民為福隆安遇見者乎著周元理查明該地方官是否果有此事即據實覆奏並飭有司毋許攔阻貧民出口即各州縣留養局原以贍無資餬口之人若係欲赴口外就親覓食者應各從其便不必強為勒留周元理亦即遵照妥辦李漱芳摺此時斷不可行并不可宣若宣發是轉貽惑愚民毆之從賊也將

原摺封存事定後另辦將此諭令舒赫德知之

同日高晉奏言臣接奉

諭旨以賊首尚竄踞未獲恐東省追剿迫急賊黨逃入鄰境蔓延為害

命臣將堵築漫工事宜交與薩載幫同吳嗣爵在工催辦即速馳赴山東連界之徐屬豐沛等處密調官兵督率防剿仰見

聖主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查漫工截至十三日已
進埽三十個在工文武員弁咸知踴躍奮勉現
在晝夜趕辦若似此天氣晴明料物人夫應手
計期本月二十六七日間即可合龍與嗣將於
堵築漫工本所諳恐薩載在淮查辦災務近日
災民業俱撫恤安插得所駐工幫同督辦甚為
有益臣隨一面將堵築漫工事宜交明與嗣將
薩載辦理一面遵
旨即於就近徐屬之河酒兩標營內酌調兵一千二
百名臣隨路帶往并於壽州鎮標備調兵五百
名狼山鎮標備調兵三百名密飭豫為整備仍
俟臣到徐後密探賊匪情形如需應用即飛調
剋日起程赴徐接應倘近境探有賊匪蹤跡臣
即帶兵前往追擒務期勦捕淨盡若東省業已
平定逆案要犯全獲臣仍即回工堵築漫口不
致顧此失彼奏入報
聞

庚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賊匪向各村莊需索
米豆立時供給可見家有蓋藏並非儉歲昨日李
漱芳之奏實不足憑但徐績或有辦理不妥諱災
匿報之事舒赫德一併訪查明確即據實密奏毋
稍隱飾

臣等謹按逆匪釀亂由地方官緝捕邪教不
密致賊人覺而先發實非饑寒驅迫而成即
如首逆與餘黨多有田產入官而賊人所過
村莊皆有蓋藏供其搜索則人非貧窶歲非
荒歉可知乃李漱芳輒以饑民激變為詞實

陳
聖聽是直爲亂民卸罪且幾眩惑愚民其何以懲奸
靖忠乎我
皇上洞燭其沽名喜事之褊心與夫捕風捉影之陋
習將原奏封存不加譴責仍
諭臣舒赫德密訪諸縣有無災傷撫臣有無諱飾以
聞及臣舒赫德親往體察知澈芳所言悉屬
虛妄嗣復

欽差大臣會同府尹及該給事中親歷幾旬周巡數
日並無一夫一婦如所奏遷徙逃亡者於是
乎邪喙始息仰見
聖主料事之得其正愛民之出於誠固非瞽見蠡語
所能惑誣者也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查賊匪困守已閱旬餘萬

一別生詭計轉難集事因於十七日飛札迎催
京兵并令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將前此在德州
截留馬數百匹令兵丁更換趲行近又傳聞賊
匪有欲離臨清之說臣忖賊人現據臨清城外
之大寺杏園一帶攜帶婦女輜重搶擄附近村
莊市集以資口食其意頗爲得計且山東是其
生長之處宗族戚友同教之人多在於此尤易

暗通消息若一經挪動脅從者自必星散其勢
轉孤固未必遽肯捨此而轉入直境第或因京
兵聲勢甚大賊度萬不能支欲思竄逸逃命亦
屬事理所有如果聞信潰散東奔西逸卽不能
一鼓殲殪臣晝夜思維若俟京兵全到始行進
剿恐致坐失事機因查滄州滿兵二百名已到
德州天津兵八百名現亦到有五百名業令於

十七日即速起行。臣即擬尾隨進發。正在辦理
間。適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帶領頭起京兵。於本
日到來。并知第二起亦於十九日可到。臣定於
明日即帶領現到各兵先行前進。并隨時採聽
賊信。如無他竄之意。即知照周元理徐績。仍照
原定三路進攻。若賊人欲離臨清竄。臣同拉
旺多爾濟阿思哈即迅帶現兵會同徐績。惟一

等隨後尾追。賊在倉皇竄逸之時。正可乘機進
殺。兼之直豫兩省俱有官兵堵截。亦可夾擊[illegible]
事至第三起京兵續到德州時。即令布政使國
泰更換疲乏之馬匹。支領口食。星速趕赴。亦不至
於遲誤。
同日。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奏言。臣等於本月十
七日。行次獻縣。接准大學士舒赫德札稱。德州

現有馬匹。可敷更換。即迅催京兵遄行。以便剋
期會剿。臣等當即行知第二三起帶兵領隊各
員加緊趕行。臣拉旺多爾濟阿思哈並先行過
發。於十八日午刻。已到德州。臣等所領頭起官
兵。亦於本日晚間可到。其第二起十九日可到。
第三起十九日晚間可到。二十日必能齊集。均
可趕早一日。至一路兵行。俱甚安靜。並遵

旨沿途酌量步行。馬力尚皆可用。謹此恭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
績周元理何煟曰。舒赫德等擬於十九日即率領
現兵起程。沿途偵探賊人消息。酌量辦理。所籌深
合機宜。至周元理何煟均當時刻留心探聽。協力
防堵。以成犄角之勢。至前此諭令阿思哈永昌帶

領官兵間道迎過徐績等合兵會勦之旨未知何日接到阿思哈等能否於進兵之前與徐績會合

著舒赫德迅速具奏以慰廑念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臣等探得十五十六十七等日賊匪並不攻城每日仍有數十人及百餘人在近城地方吶喊騷擾青州營叅將文壇帶領官兵并火繩鉛彈蠟燭等項於十七日進

臨清州城協同防守臣等傳諭臨清城內官兵堅心固守無懈現准舒赫德密札知會定期二十四日會勦衛河雖搭浮橋今河西清河一帶已有直隸官兵堵截賊匪難以西奔臣等採聞各處莊民所言賊匪連日止於附近四鄉殷實之家索要糧草且青州營叅將文壇得以帶兵入臨清州城是逆匪並無遠探其智短謀窮已

可槩見又於九月十七日據館陶縣稟稱九月十五日在李官莊巡緝有賊匪四五十人明火執械飛馳而來大肆叫喊令助車輛口糧不從卽放火殺害隨卽督令文生趙之枚鄉民趙培元等二百餘人各執槍刀棍鋤上前圍敵砍死逆犯一十八人皆頭裹紅白布亦有腰纏紅白布者年俱二三十歲遺有槍刀桿棍等物餘俱逃竄無踪等情除將該生等獎勵外謹此一併

奏

聞奏入

上諭內閣曰趙之枚等深明大義保村殺賊甚屬可嘉趙之枚著加恩賞給教諭銜如再有出力之處另行奏聞錄用其鄉民趙培元等並令徐績卽速查明賞給銀錁以示獎勵至兩次擒殺賊匪之事

俱係館陶縣士民。而此次并係該縣督率。該知縣
自屬能事。著該撫即查明館陶縣知縣現係何人。
先將姓名奏聞。仍於事竣後送部引見。至該學文
武生員俱能奮勉殺賊。亦由該教職督課有方。所
有館陶縣教諭訓導。並著該撫查明。於事竣後咨
部議敘。東省雖有奸民煽播邪教糾衆逆之事。
而衿士細民尚能合力拒殲賊衆。可見閭閻良善

具有天良。足爲嘉慰。著徐績等遍行曉諭。以現今
選派京兵前往勦賊。自可即日掃除逆黨。以靖地
方。倘賊勢窮蹙。或有一二竄匿村莊。冀逃顯戮者。
斷不可輕宥。百姓等如能出力擒殺賊匪。赴該地
方呈報。驗明轉稟該撫具奏。當量其殲獲賊犯多
少輕重。分別優加賞賚。俾鄉曲士民益知觀感奮
勉。將此通行宣諭知之。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
績周元理何烱曰。昨閱舒赫德奏到進兵之圖。覺
西面邱縣館陶一路。不免空虛。已諭令舒赫德妥
協籌辦。今賊人兩次至館陶村莊需索。俱被村民
打死。可見杏園莊一帶與館陶相近。故賊人得以
常出滋擾。不可不留心堵截。但舒赫德自必已妥
爲布置。即直隸威縣平鄉地界。周元理務宜留心

防堵。並派委勇幹將弁帶兵赴館陶等處勦禦。勿
使賊人得以竄逸。至現在分路攻勦。恐賊匪當窮
蹙之際。四散奔逃。斷不可容其漏網。而賊首尤爲
緊要。周元理一路固不待言。即何烱探知舒赫德
到臨清之信。亦當飭屬加緊追捕。總期彼此合力
妥辦。迅速集事。又賊人現佔臨清舊城。其地居民
稠密。今官兵各路會勦攻打時。自難復別莠良。但

以除暴安民之事或至玉石俱焚殊心實有所不
忍著舒赫德徐績等於進兵前再行宣諭舊城百
姓以慰民為賊逼脅戀土難移尚可原恕今大兵
雲集四面圍攻鎗礮所至立成齏粉殊屬可憫如
該處百姓有能設計將賊擒獻者竟予免罪即或
懦弱之人不能與賊相抗及早投出仍穿本身服
色並不從賊記號者均准照脅從罔治若宣諭之

後仍然避匿不出即係甘心從賊雷轟電擊咎其
自取即欲矜全亦無如之何矣如此曉諭之後再
行進勦尤屬仁至義盡舒赫德等當妥為之又賊
匪現在舊城堵截攻圍自難得脫即或一二人竄
匿亦必躡迹追擒至其眷屬尤難逃出著舒赫德
等勦平舊城賊衆後查點各賊眷口其係王倫親
屬不分男婦大小盡行處斬其逆黨擠惡之眷口

應行緣坐者亦即查明照例辦理

臣等謹按逆匪佔據臨清舊城居民被其逼
脅戀土難移其情固為可原而其罪已難末
減乃蒙
聖心矜念顧恩曲加矜䘏命臣舒赫德及徐績先期
宣諭反覆開導俾投出者概予生全迷錮者
始行誅戮此實法外

鴻慈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同日舒赫德奏言本月十八日接奉
上諭昨選京兵一千皆係滿洲勁旅訓練有素自為
得力如尚不敷用即著舒赫德據實奏明以便挑
選發往欽此伏查幺府烏合本屬不成事體總以
起事之初辦理未善兼以駐防綠營兵丁無用
以致蔓延滋害今以臨清城內文武各員守禦

堅固賊即無所施其伎倆不過迫脅擄掠為事
皙爾倫生日見窮蹙轉慮其各處奔竄臣等現
統率八旗勁旅一千及調集滿漢各兵軍威已
極壯盛又徐績惟一等所領官兵亦已不少並
河西一帶有周元理派兵截殺三面合攻定可
一舉集事無庸再行添派京兵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壽張奸民王倫傳習邪教糾眾滋

擾罪大惡極不可不及早勦滅以靖地方因山東
綠營兵殊不足恃特派滿洲勁旅千人前往剋期
殄賊安良復念兵多則成事愈速因諭詢舒赫德
酌量情形如尚需添派京兵即速奏請再派一千
續往今據舒赫德覆奏現今軍聲壯盛幺麼合
定可立即擒勦毋庸再添京兵等語所有直隸各
站照例豫備車馬應付之處俱著即停撤以示體
恤至事竣後京兵回程臨時均可緩站安行不必
早為備辦也將此通諭知之
同日山東登州鎮總兵夏攀龍奏言臣於本月
初九日巳刻准撫臣徐績咨稱現在帶兵赴東
昌府進勦逆賊恐賊人四散逃匿令臣酌派將
弁抽調馬步兵六百名親身率赴濰縣安邱縣
一帶分佈嚴防臣正在調撥間復於本日亥刻

准撫臣徐績咨因兵數尚不敷用調馬步兵六
百名兼程速赴東昌府撥用並以省城無統兵
大員令臣酌量帶兵親往防守臣隨即差檄調
撥膠州營馬步兵二百名專委都司彭文林督
領萊州營馬步兵二百名專委參將馬文俊督
領即墨營馬步兵二百名專委署參將李進忠
督領星夜兼程飛赴東昌府聽候撫臣差捕并

將濰縣安邱縣一帶派赴官兵撤委膠州營副
將盧光裕統領分布督緝外臣隨挑撥標兵四
百名并選派都守千把管領於初十日自登州
起程親帶馳赴省城至賊匪情形臣因遠隔不
能深悉未敢冒昧具陳奏入報
聞。

同日何煟奏言河北鎮總兵黃模已於十五日
過衛輝臣札令裹帶半月口糧即赴內黃邊界
聽候定地會剿臣親身帶領駐防滿兵四百名
綠營標兵三百四十名率同署按察使周於智
城守尉七十九等於九月十六日寅刻渡河前
赴東省連界處所堵剿查滑縣濬縣封邱縣皆
係豫省北路邊界與臨清相距不遠應行添派
官兵於各縣要路堵禦臣前奏調南陽鎮兵一
千四百名內派兵六百名分赴三縣防守其餘
八百名飭令派官帶領前赴內黃縣接應再歸
德府屬之考城商邱虞城等縣緊接山東曹單
二縣為賊人逃竄後路臣飭令南陽鎮許琦中
添派二百名親身帶往考城一帶督同歸德營
官兵防守以為江南徐州府犄角並札令沿河
渡口嚴行堵截務使一賊不得漏網以快人心

奏入報
聞。
同日徐績奏言臣現在剿殺逆匪雖不日殲除
然安撫事宜尚需料理不能即回省城本年十
月初間例應考試武闈臣難以兼顧可否委令
臬司孫廷槐代辦其外場監箭並委現在省城
防守之登州鎮臣夏擧龍協同辦理謹請

旨遵行奏入

上諭內閣曰夏攀龍既在省城所有武闈外場自應就近委令監看至內場事務現在省城止有孫廷棟一人未便令其入場向來各省巡撫有奏令學政入武闈閱卷者此次山東武闈即著李中簡代辦內場事務該部即遵諭行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五

辛未

上諭內閣曰前任臨清州知州王溥現交吏部候旨議處自有應得處分今據呈聞有壽張奸民滋擾情願回東協同印官幫辦等語王溥准其前往山東交與大學士舒赫德令伊自備資斧聽候差遣事竣後視其如何出力再行奏聞請旨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十八日同未起官兵住宿任邱縣之新忠驛領兵侍衛音濟圖接准大學士舒赫德劄催當經臣與之商議將馬馱之物酌添飛車立即兼行趲程二十日巳出直隸景州界本日可到德州又臣於十九日子刻在獻縣途次接奉軍機處傳單內開奉

旨挑派吉林索倫等精嫺弓箭兵丁五十名令

御前侍衛春寧帶往山東臣即星飛分傳上下各站
遵照豫備不致有誤奏入報
聞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於十八日欽奉
上諭飭臣於直境與臨清交界處所擇其最扼要者
自行駐劄其餘則令總兵永昌萬朝興道員單
功擢分駐防守臣查直隸與山東接界之處俱

係平原曠野在在可通現今賊匪佔踞臨清其
聯界最近州縣如清河威縣故城景州尤關緊
要茲探聞賊人於臨清城外西北運河搭成浮
橋渡河搶劫附近臨清之西倉集王家淺各村
莊仍即回住臨清是賊人不敢遠離巢穴臣思
此時大兵未齊若遽一面拆橋捕勦賊必抵死
抗拒設有疎虞恐擒捕轉難迅速是以臣仍令

正定鎮總兵萬朝興駐劄清河縣之油坊一帶
將所帶官兵密為劄營堵截併令臣標中軍副
將瑪爾清阿帶領本標官兵一同駐守共兵一
千二百名俟京兵齊集東省舒赫德知會到日
即由臨清西面同時併力合攻截殺自可一舉
掃蕩即有四散餘匪竄入臣已於附近州縣地
方添設兵役截擒即官兵亦不難追捕現在天

津鎮永昌帶兵已到臣即令駐劄鄭家口一路
臨時相機協應清河道單功擢令赴大名一帶
會同大名協副將帶兵防截南路遏賊清河威
縣一帶現有正定鎮萬朝興在彼防勦並令廣
平府謝洪恩協同照料臣於最要之故城縣駐
劄調度既與山東緊接信息易通又可接應清
河油坊並可北備德州景州已知會舒赫德意

見相同至東省來往之人恐有奸匪改裝匿跡
臣已劄知道府并嚴飭州縣將弁密察查拏臣
又於經過州縣時擇其中勇幹捕役帶有數十
名於沿河往來踹探偵緝奏入報
聞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查賊踞舊城居民逃匿
居多其中當鋪米鋪多被搶劫每日復向四鄉

索取米麪豆草不應者即行殺害村莊亦即燒
燬目前賊衆口糧似漸缺乏臣徐績同惟一伍
什布率領滿漢兵丁二千名即從梁家淺往臨
清南路進兵又恐其於運河西岸南竄復派撥
參將尚維寶都司洪哲琥協領伊承保都司彭
文林等於臣徐績所帶兵二千名內撥給滿漢
兵八百名由孔家集柳林等處邀截遇有賊匪

即行截殺如遇大衆賊匪逃竄即飛報臣徐績
等以便進勦如無賊匪逃竄尚維寶等亦即直
往臨清進發統約於九月二十四日進兵以期
一舉掃平不留餘孽臣姚立德督兵防守東昌
府城仍與臣徐績聲息相通緩急策應至東省
有應行知會直隸河南之事臣等俱遵
旨隨時咨行劄致由驛馳遞不致疎畧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奏言臣舒赫
德等前定三路進攻之局即恐徐績等一路於
調度彈壓之事未能妥協臨時稍有失挫於會
勦全局大有關係臣等正擬奏派臣阿思哈前
赴梁家淺一帶會同徐績帶兵進勦適奉到
諭旨仰見

聖明指示。籌計周詳。查徐績惟一處。現有滿兵一千名。漢兵一千五百餘名。除劄商於清平高唐之間。派撥兵三四百名防備。使賊匪不能東竄外。現在尚餘兵二千餘名。其數已不為少。今臣等公同商酌。即於現到京兵內選派三百名。滄州駐防兵二百名。天津綠營兵一百名。臣阿思哈帶領。於二十一日由高唐州前赴梁家淺至臨

清一帶。與徐績會合一處。并派

乾清門侍衛伊琳隨往其應派之東三省健勇人二十名。俟一到即令趕赴至臣舒赫德等現帶滿漢兵除派去五百名外。尚存一千七百名。亦可敷用。臣等現在探聽逆匪將車輛塞住街口。似欲為固守之計。是傳聞欲離臨清之說未確。自應仍照前所定三路進攻。始能盡殲賊衆。臣等擬暫住恩縣夏津之間。俟京兵陸續到來。即行前進。一面探聽賊匪消息。如有移動之信。仍即趲程追殺。至賊人膽敢搶佔糧船。於臨清北水關外搭蓋浮橋。其意顯欲便於奔竄。若能設法佔住。將來進剿時。既不虞其北走。而東岸亦便於勦捕。前據周元理劄稱。已調總兵萬朝興帶兵五百名。就近往彼燒燬。臣等進兵時。仍留

心察看地方形勢。如可分兵。或燒或拆。務當盡心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姚立德徐績曰。徐績等一路。舒赫德已令阿思哈前往。朕心甚慰。至周元理一路。止有綠營兵衆。並無滿洲可恃之兵。尚不放心。著舒赫德酌量要為照應。其姚立德徐績所奏。據武生林苞稟稱。王倫並非賊首。尚有

不知姓名一人。同一和尚住鈔關衙門。等語賊首
如非王倫。卽應留心察訪係何名姓。和尚又係何
人。務須悉其底裏。賊營中尚有脫出之人。無難詰
詢而得。但恐王倫自知罪大惡極。揑造此語令人
傳播。此欲嫁禍他人。著舒赫德姚立德徐績詳細
確查具奏。毋爲奸計所惑。

臣等謹按首逆王倫自稔罪惡貫盈難逃顯

戮。因以並非賊首及別有朱兆龍爲首之語。
揑詞傳播。以圖嫁禍他人。我
皇上於飭查確訪時。卽察及於此。
諭令毋爲所惑。迨後巨魁成獲。反覆研訊。則首逆之
行謀奸狡。一一供吐。悉如
聖明料度。益仰
睿照如神。實無纖毫之得以遁飾也已。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姚立德等所奏自
賊營同出之林苞。身係武生。非齊民可比。豈宜爲
賊脅從。今武生中既有林苞。恐文生內亦所不免。
此等身列青衿之人。何可不明大義。自不便援照
愚民槩准罔治。事竣後。當通查賊中脫出之文武
生員。俱斥革發往伊犂。以示懲儆。若訊明有爲賊
主謀畫策者。卽從重辦理。并將該管教官及學政。
一併嚴議。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二十日子刻接奉
上諭。令臣率兵數百。前往臨清船橋西岸扼住橋口。
遇有過橋之賊。盡行殲戮。若能將其橋船拆斷。
更爲妥協。臣卽刻由景州起程。馳赴督臣周元
理駐劄之處。稟請派撥勇幹將備。并兵數百名。
帶領前往臨清橋船西岸。遇賊盡行殲戮。不使

一人漏網。若相度機宜。能將橋船拆斷。亦必盡心妥辦。再查浮橋處所。尚屬臨清州地方。若賊渡河向西。與直隸清河故城兩縣交界。僅數十里。臣俟臬商督臣派撥將備官兵。即刻相機前進。實心辦理。奏入報
聞。

壬申

周元理奏言。臣現奉
諭旨。令楊景素帶兵前往臨清西岸。截賊拆橋。臣查官兵俱在西岸屯駐。即可令楊景素就近帶往。臣已飛劄正定鎮萬朝興。臣標副將瑪爾清阿。率領將弁。協力妥辦。楊景素由景州前往。必經故城。臣當與之面商。如勢能拆去浮橋。即行儘力拆毀。或度一時難拆。仍在橋口協同鎮將堵截。即日東省官兵。同時並舉。直隸官兵。即由西面挾勦。亦可借浮橋為渡河協勦之用。仍多派奮勇將弁。帶兵守橋截殺。或應臨時拆斷。以防賊人竄逸。亦令相機辦理。其天津鎮永昌。仍令帶兵於鄭家口油坊一帶策應。臣親自往來稽查彈壓。不致稍有疎虞。奏入報
聞。

同日。徐績奏言。九月二十日丑刻。接奉
上諭。以臣調度不能合宜。令阿思哈領兵。由間道繞至南路。會同辦理。臣感激慚愧。無以自安。謹遵
旨。俟阿思哈等率兵與臣會合。並聽舒赫德定期會勦。臣惟有身先將弁。奮不顧身。隨同阿思哈勦殺。以為綠營官兵倡率。奏入報
聞。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臣等奉到
恩旨將殺死逆賊之館陶縣武生王建基等賞給千總職銜隨同殺賊之鄉民酌賞銀錁並飭臣等出示曉諭臣等現在欽遵
諭旨辦理伏思賊營之外因當勸諭擒拏賊營之內尤當潛爲解散臣徐績因臨清回民甚多現差回教把總王萬清外委王得官等覓數人扮作賣柴賣菜令入賊營密爲解散衆心令其各自逃出或於打仗時倒戈相向或於紛亂中棄仗奔逃並令王萬清等糾合洪家莊回衆數百人俟官兵與賊打仗時回衆熟悉臨清舊城路徑直入巢穴擒其巨魁但能否妥辦有無效驗容俟回日另行奏報又奉
諭旨飭查惟一至東昌之事並格圖肯帶兵遲回情

形查惟一帶兵四百名格圖肯帶兵二百五十名十二日在臨清與賊攻戰多時旋被衝散是時賊勢頗盛臨清城門不便開放而兵丁又多失散昏暮難以招集是以惟一與格圖肯先後俱到東昌理合據實覆奏

同日周元理奏言本月二十日戌刻據臣標中軍副將瑪爾清阿稟稱十九日四更時在油坊帶兵起身先差遊擊武靈阿剛塔帶領把總李鼎一員兵丁穆維等五名前赴山東境內之王家淺以上察探賊匪情形行至塔灣西南距臨清城三里時將天明遇有賊匪約百餘人從臨清之劉家莊放火搶劫而回內有一賊頭纏青布插花散髮身披藍綢女褂手執腰刀該遊擊等即上前戕殺賊衆奔跑被把總李鼎兵丁穆

維李文仁。即將此賊砍倒拏獲。訊問供名王三
即行捆縛帶走。約三里餘。因其傷重。隨經斬首。
又兵丁王春齊英劉伊鳳。砍死不知姓名賊匪
一名。亦割取首級。並將二犯所遺衣物銅鏇首
飾錢文腰刀等項。差弁稟送前來。臣詳加驗看。
係男女衣褂等項。確為賊匪搶掠民間之物。該
把總李鼎。兵丁穆維李文仁王春齊英劉伊鳳。

尚屬奮勇。除將腰刀先公衣物錢文分賞出力
兵丁外。理合恭摺奏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姚立德徐績周元理曰。
姚立德徐績奏稱。現差同知把總王萬清外委王
得官。覓人潛入賊營。密為解散衆心。並令王萬清
等糾合同衆。俟打仗時直入巢穴。擒其巨魁等語。

所辦未為妥協。山東沿河一帶。向子兇惡者多。此
時正當盡法示懲。若賊黨內本有同人。轉令其因
此邀功受賞。何以使知儆懼。著徐績將所差之把
總外委撤回。不必復行督辦。至周元理所奏。據中
軍副將瑪爾清阿稟稱。殺死賊匪二名。雖所殺不
多。亦可見賊勢之漸形衰弱。舒赫德即當奮揚我
武。盡殲妖氛。以慰馳念。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姚立德徐績覆奏
惟一·格圖肯退回東昌情形一事。惟一·格圖肯係
領隊大員。打仗時。自當董勵士卒。倍加鼓勇。即或
偶遇拏賊衝散。亦應約束衆兵。勿令輕動。若云彼
時新城不便開門放進。惟一·格圖肯尤當奮不顧
身。與賊力戰。設因衆寡不敵。竟致臨陣捐軀。國家
自有優卹之典。不惟榮加身後。并且錄及子孫。惟

一等。豈不知死於陣與死於法。忍罪之相去較然乎。且彼時若非惟一格圖肯立脚不定。兵衆等何至四散紛逃。此更無可置辯。著舒赫德於臨辦時。將此旨宣諭伊二人。且俾衆共知之。

癸酉。

國泰奏言。臣查山東省應付官兵口糧等項事屬創始。臣正在細加諮詢。詳請撫臣咨請部示。旋奉撫臣劄開。接准部咨。直營每兵一名。月支

鹽菜銀一兩五錢。每兵二名。帶跟役一名。給銀五錢。核之。臣前擬每兵一名。連跟役月支銀一兩七錢五分之數相符。至草料一項。臣前擬由地方官備辦。聽官兵自行買用。今奉部文。令沿途地方官豫備。供支在於本營馬乾銀內照數扣還。臣已飛飭沿途州縣照依定例。每馱馬一

匹。日支豆三京升。十斤重草一束。騎馬一匹。日支豆三京升。七斤重草一束。一體供支。事竣報部坐扣。但部文專指京兵一項。其外省駐防滿兵與各營綠旗兵。應如何支給鹽菜口糧草料之處。未奉示及。查大學士舒赫德帶到保定駐防滿兵二百名。滄州駐防滿兵二百名。天津綠營兵八百名。臣查駐防滿兵並無跟役。其鹽菜銀兩。應照京兵減去銀二錢五分。每兵一名。月

支鹽菜銀一兩五錢。綠營兵向照滿兵減半支給。每兵一名。月支鹽菜銀七錢五分。其駐防官員擬依京營官員所得鹽菜銀兩按照品級大小分別等差給與。本員應得一月俸薪銀兩。至綠營官員酌給各員應得半月薪水銀兩。亦按品級大小分別等差。惟口糧一項。照依部開條

例自大臣官員兵丁以至跟役每員名日支米
八合三勺仍照原奏統於各路官兵到德州之
日起總給一月鹽菜口糧以省沿途按站支給
之煩如同兵迅速或有盗支俟報銷時在於各
官兵俸薪月餉內分別扣還已詳明大學士舒
赫德檄飭各營將各官兵跟役數目造具印冊
移交臣處核明應給銀米確數照依支給仍取

印領存案以備將來報銷再查東省綠營並駐
防係在本省調遣似與直隸調來者不同但兵
丁日在軍營勢不能自備口糧鹽菜草料帶往
不得不由地方官供其汲爨芻秣臣再三酌量
除滿漢各營官員原有薪水馬乾銀兩毋庸供
支外其兵丁請暫照軍營之例每滿兵一名月
給鹽菜銀一兩五錢綠營兵一名月給鹽菜銀

七錢五分其口糧米各給八合三勺馬匹所須
豆草令地方官一體供支除草料照例於本營
馬乾內扣還外其口糧鹽菜銀米應否准給或
亦於月餉內扣還併直隸駐防滿兵天津綠營
兵應否照臣酌擬之數辦理統俟部覆遵行奏
入得
旨該部速議具奏

戶部尊議山東省奸民聚衆不法奉
旨選派健銳火器二營官兵一千名前往勦捕其滄
州保定德州青州各駐防兵及天津鎮綠營兵
亦係派往協捕賊衆與遠處出兵者不同本不
應照軍需事例支應即如京兵一項起程時俱
蒙
恩賞給銀兩京兵所至之處地方官止須照例備辦

口食聽其自買至各官兵騎馱馬匹俱係京城
辦給前往自出差之日起例應停止在京馬乾
其在外所需餵養草料令地方官先爲豫備官
兵到彼卽將應支馬乾按日支給令其自行買
餵至東省綠營兵丁各有應得名糧伊等仍在
本省捕賊非調往別省出兵者可比不應如該
布政使所請辦給其保定滄州青州德州駐防

兵止應照各處駐防兵丁出差之例酌量借給
卽天津綠營兵亦可仿照辦理均未便照軍需
事例議給所有照料兵馬之事並交該地方官
妥協經理應將該藩司所請酌定章程之處均
毋庸議但此項鹽菜口糧業已支給兵丁未便
於各兵名下追繳其辦理錯誤自在該撫徐績
及該藩司國泰而臣部輒將西路用兵條例開

單發給東省亦屬不合所有支給官兵銀糧等
項應著落臣永貴王際華英廉金簡及徐績國
泰各名下賠還並令該撫徐績將支給數目若
干作何分股著賠之處核明奏報以便按限賠
補奏入得
旨依議
同日國泰奏言向來咨部事件例應由撫臣具

咨藩司未便越職第今撫臣遠在軍營臣現在
德州辦理應付京兵事宜若照例詳院請咨竊
恐往返稽遲事關軍務錢糧少有錯誤卽干罪
戾是以臣卽專摺奏請
訓示以便遵照辦理奏入
諭曰自當如此至辦理此等事不可拘泥不可畏難
不可沽名爾等山東有如此悖逆撫藩均有大過

若稍諉卸行首領不保何況家計愼之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奉

上諭飭於威縣平鄉一帶一併嚴密巡防臣查官兵現在屯劄臨清隔河西岸堵截賊匪西來之路即以捍衛清河威縣該二縣俱有弁兵在城守護自可無虞且威縣與清河毗連去官兵屯劄之處聲援本自聯絡惟威縣所屬之邵固堡一

村人烟稠密爲威縣門戸去臨清止四十里臣已派清河道單功擢協同順德營遊擊高文亮多帶弁兵在來城堡防禦臣仍不時稽查彈壓至平鄉縣係在腹裏離臨清尚遠臣前將大局情形通盤籌算凡派出官兵俱酌撥於沿河緊要州縣切近地方分防截勦呼應亦速其餘稍遠州縣官兵不便分撥則飭令地方官督率鄉勇民壯各役協同存城弁兵併力防範再東省邱縣界連威縣而館陶冠縣又與大名鄰近俱爲東省西岸屏蔽現在豫省河北鎭帶兵一千名赴東協勦日內俱可抵東當令其相地堵防熟籌妥辦以副

聖懷奏入報

聞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九月二十一日辰刻至故城西見督臣周元理知賊匪所搭船橋地名花園離臨清二里渡河而西尚屬臨清境內離直隸清河縣五十五里威縣九十里先經督臣派委正定鎭萬朝興及督標副將瑪爾清阿統領將弁帶兵一千二百名在於橋之西岸堵截要口臣即赴該處相度機宜實心堵殺不使一

匪漏網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接奉九月十九日

上諭給事中李漱芳奏壽張縣奸民聚衆滋擾大半皆無告饑民激成一摺代奸民飾詞諉罪而置順逆大義於不問所見實大不是等因臣查賊民作亂敢於聚衆爲奸甚至佔踞城池戕官劫庫無

論若何起事總屬叛民逆黨爲人心所共憤國法所不容況本年東省德州等處夏初雖覺雨少彼即被災無幾且亦與壽張等縣無涉今逆匪搶擄各鄉米豆糧食所在多有此其明驗即如臣現在統領官兵從德州至恩縣一帶所過村莊鄉民扶老攜幼氣象歡忻訪之夏津一路亦復相同壽張等縣境壤毗連何至獨被災荒竟致叛逆總由無識之徒遇有奸民滋事輒以爲饑寒所迫又見河間等屬偶被偏災請賑道路貧民間有出戶覓食遂爾以風聞之語上瀆

宸聽今

皇上將李漱芳原摺封存俟事定後再行另辦授之事理實爲至當臣現在惟有鼓勵各兵痛殲賊衆一俟拏獲逆渠即嚴行審訊將奸匪等如何

起事之由查明據實陳

奏不敢稍有欺飾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奏言臣等前定路進攻時即慮及三面勦捕賊或從西路竄逸不可不防正在籌畫間適接徐績來劄稱臨清之西南一二十里地名杏園及千戶營地方

該匪屯聚尚有千餘人河西亦須分路進攻聞
河南巡撫何煟現帶兵會剿已將賊衆聚集之
處行知等因臣等當即行文何煟由館陶一路
堵截杏園一帶逆匪今因何煟現在內黄正可
帶兵由此一路迎剿臣現將二十四日進攻之
期飛行何煟至直隸大名一帶據周元理來咨
已派兵防截又恭奉

諭旨令周元理於威縣平鄉亦撥兵堵禦布置尤爲
緊密又據徐績抄寄揭稿內稱派參將尚維賢
帶兵由孔家集柳林等處邀截賊匪等語查柳
林即在杏園相近該處既有多兵繞截則西路
亦可無虞理合遵
旨覆
奏。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奏言查第二起京兵
於二十日到來第三起亦於二十一日齊集臣
等定於二十二日即統兵由恩縣起程至夏津
縣計程七十里一日可到自夏津至臨清計程
六十里若於二十三日一站趕到即行接仗恐
隊內步兵未免疲乏賊人轉得以逸待勞臣等
擬於離臨清二三十里先審擇地面屯劄營盤

稍休兵力一面遣輕騎前往捉生偵探至二十
四日黎明即拔營捲隊進發乘各兵養銳之後
敢勇直前使賊匪猝難抵禦今早阿思哈起程
時臣等已將二十四日進攻之期面爲說定並
即密劄徐績周元理一體遵照同時並進以收
夾擊之益伏思逆匪等受
國家百餘年昇平之福膽敢肆其叛逆殺官害民

罪大惡極莫此爲甚臣等務期鼓勵士卒奮勇
擒渠不留餘孽以慰
聖懷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舒赫德等奏官兵定
期會剿一摺自應如此辦理至杏園一帶之賊現
行文何煟從館陶一路堵截威縣平鄉周元理亦
撥兵堵禦其孔家集柳林等處又有邀截之兵如
此四面佈置賊人斷無能潛竄自可早縛兇渠各
職逆黨現在南河漫口據吳嗣爵薩載奏報月內
已可合龍舒赫德將東省勦捕賊匪之事辦竣亦
可無庸復往并令傳諭知之
同日周元理奏言本月二十二日寅刻據中軍
副將瑪爾清阿差外委周永肅兵丁張傑報稱
督鎮二標官兵在臨清西岸屯劄二十一日未

刻有賊約三千餘人內騎馬者二三十人餘悉
步行各執腰刀鋤棍由上下兩路來至我兵營
盤擾勢我兵用鎗礮轟打賊即分散內有騎馬
賊目手執紅旗招動賊衆復合我兵連用火礮
轟擊合而復散者數次賊衆被鎗礮打死者無
數並鎗斃馬上賊目一人賊復上前抵拒我兵
又砍斃多人生擒活口三人督鎮兩標官兵千
餘齊心協力愈殺愈勇賊勢漸退現在相持等
語查賊衆在於臨清西南村莊每日放火劫搶
與直隸毗接茲復膽敢來至我兵營盤滋擾抵
拒情甚可惡經我兵奮勇擊殺賊衆尚未即退
臣現令天津鎮永昌前往策應臣一面星飛知
會舒赫德即速統兵前來協同剿殺並可乘勢
多派將兵搗其舊城巢穴使之不能兼顧以期

速就殲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曰。周元理奏官兵在臨清西岸殲擊賊衆之事。所有在事出力之兵弁甚屬可嘉。自當查明優賞。其奮勇董率之副將瑪爾清阿等。均著存記冊檔。候事竣交部議敘。至橋西之兵原防賊匪過河竄逸。是以前諭令其度勢相機將橋拆斷。今賊衆既已渡河。則所爭又不在橋。此時惟當力堵河岸。勿令他竄。再周元理所報三千餘賊未必果有如許之多。或係聞入旗勁旅前往聲勢甚盛。不敢接鋒。爲此恐衆而來。作鋌而走險之計。以冀喙脫偷生。若果如此。則此時舊城內賊衆必少。或賊頭捨命先行突出。仍留餘賊在舊城接應。或其逆黨均來援劫。營盤止留眷屬輜重在彼。均無難偵訪而得。舒赫德到臨清時。

即探明賊中實在情形。若賊已全行過橋。即統滿洲兵迅往追勦。仍派妥幹將領帶兵往舊城搜其巢穴。擒其眷口。將賊黨盡行殲戮。若舊城尚有爲首賊衆。則往勦之兵又當稍多。著舒赫德斟酌妥辦。總期迅速就擒。勿使一人漏網。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賊匪聚集臨清滋擾日久。始行搶船搭橋。若惟一。格圖肯早於城外防截。賊人焉致至臨清北搶用糧船。此亦惟一。格圖肯之罪。著舒赫德一併訊明辦理。再賊人搶奪空糧船。該衛官不能無罪。已諭令嘉謨查明參奏。其實在情形。并著舒赫德查奏。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六

甲戌

徐績奏言臣於二十日移營梁土閘地方距臨清五十餘里候阿思哈兵到會齊進發是日戌刻接臨清州知州秦震鈞副將葉信稟稱十七十八兩日賊人並未攻城十九日三更時有賊衆用大車三輛裝載秫稭板片木料蜂擁而來

欲燒攻南門官兵於城上施放鎗礮擲擊磚石傷斃約有數十人車輛不能近城又射放火箭將車燒燬二輛至四更時賊衆退去尚有車一輛因其臨近城門未便放箭隨挑兵丁十數名領州役民夫將車載柴木搬擲車下藏有賊匪七名均被殺死城得保全等情臣飛飭文武各官堅心固守臣探知賊匪將臨清舊城及附近鄉村人民俱逼令入夥助勢日下舊城聚集人數約計三千有餘多係一時勉强脅從仍各潛圖逃脫所有臣前此差往之回教把總王萬清等現已回營至臣前奉

諭旨飭查賊人鎗礮火藥從何而來臣查壽張營遊擊起福拒賊捐軀其鎗礮火藥必不能顧即官兵既又交戰兵丁不無傷損鳥鎗亦有遺失但

臣親見賊匪打仗止恃刀槍不用鎗礮或賊匪雖得鎗礮而不能用臣已行查壽張陽穀堂邑等縣失去鎗礮火藥確數另行嚴參治罪再臣於二十一日據探兵張廷棟協同武舉楊廷英在臨清州運河西岸石長屯地方同鄉民拏獲逆匪劉存禮趙添寶二名搜出衣服銀兩臣親率道府詳訊賊中情形謹錄供呈

覓至此等逆匪刻不可留臣已將該犯等在營門外
立時亂刀砍死其衣服銀兩分給獲賊人等以
示獎賞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奏言本月二十二日
辰刻臣等正自恩縣起程適接周元理劄知逆
匪竟敢先犯河西營盤臣等一聞此信即於未
刻統兵迅抵夏津一面派侍衛音濟圖先帶京
兵三百名飛往臨清柳林一帶使賊人知大兵
已到勢必將西岸之賊撤回抵禦臣等略休馬
力星夜繼進倘賊人尚在河西肆擾其舊賊巢
穴空虛正可乘機襲殺再臣等於接到周元理
劄後早經飛劄徐績囑其挑選精兵數百先爲
接應其大隊亦即續進討阿思哈之兵明日亦

可到臨清至春寧已於本日帶領東三省健勇
人趕至夏津所有應行派往阿思哈處二十人
若由高唐繞道前去反稽時刻臣等亦一併帶
往於到臨清後再行酌撥奏入報
聞。
同日阿思哈徐績奏言竊臣阿思哈於二十二
日申刻到梁土閘地方與臣徐績會合正在商
議進兵適接臨清州知州秦震鈞副將葉信等
稟稱賊匪於二十一日午刻後約有千人並無
車輛由賊所搭浮橋過河往北而行其餘賊人
公然未動等情同時又接舒赫德劄稱賊人現
犯臨清西岸直隸官兵營盤令臣等派精兵數
百名先往臨清大隊隨後並進臣等即刻會撥
青州滿兵三百名綠旗兵七百名令副都統伍

什布等。先行帶領。即於酉刻起身前赴臨清。臣
阿思哈徐績。復選馬步健銳兵二百名。亦即帶
領起行。趕赴臨清。相機辦理。奏入。報
聞。

臣等謹按。三路進攻。其徐績一路。兵數雖多。
未諳調度。即於全局攸關。我
皇上先期指示。選派滿洲勁旅。並直隸駐防綠營兵。

令臣阿思哈帶領并派
乾清門侍衛伊琳及東三省健勇人等。前赴臨清
與徐績會合。聲勢壯盛。即徐績所帶滿漢各
兵。亦得觀感奮發。自此三路並進。賊衆膽落。
不日聚殲。實皆
聖謨之豫握勝算也。

同日周元理奏言。二十二日戌刻。據萬朝與瑪
爾清阿差弁稟報。昨日接仗時。我兵施放鎗礮。
轟斃賊衆甚多。內有騎馬賊目。腰插紅旗。手執
白蠟桿槍。直奔我營。經遊擊武靈阿一箭射中
左肩。賊拔箭復衝。經兵丁穆維放鎗打中右腿。
墜馬。穆維即上前砍其首級。賊馬奔跑。我兵攔
住。馬鞍上繫有紅綢標寫楊壘字樣。詢之所獲
賊口。稱係賊據總兵偽官。又打死騎騾執劍一

賊騎馬手執紅旗一。賊俱不知姓名。將至酉刻。
賊人尚堅力抵拒。副將瑪爾清阿等直前衝殺。
賊衆始行退走。經瑪爾清阿率衆上前砍死十
餘人。衆皆由堤岸奔回賊巢。時天已向晚。官兵
回營防守。竟夜並無聲息。此次接仗時。除鎗礮
轟斃賊人外。陣前獲賊八名。旋俱傷重身死。又
沿途拏獲三名。並獲馬一匹。及槍刀鐵叉鋤概

等件差弁兵押護解送前來臣查此等賊匪亡
命遊魂而我兵接仗之時皆奮不顧身爭先出
力又無一人傷損至賊見我兵鎗礮利害有棄
械逃跑者有紛紛潰散者大槩係恐兵被脅者
多其心不齊大兵會集自不難一舉掃平奏入
上諭內閣曰直隸官兵此次堵殺賊匪使其不能西
逸將領弁兵俱奮勇出力甚為可嘉瑪爾清阿著

遇有總兵缺出提奏陞用武靈阿著交部遇有參
將缺出即行陞補兵丁穆維著交該督遇有千總
缺出即行拔補其在事出力兵丁著周元理查明
酌量獎賞以示鼓勵該督周元理調度督率有方
並著交部議敘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
績周元理楊景素曰此次直隸官兵奮勇出力甚

屬可嘉可見綠營兵非盡無用惟在帶兵將領董
率有方未嘗不可得力已有旨加恩擢敘獎賞看
來賊匪恐衆突橋而過必仍闖入旗勁旅聲勢甚
盛自揣力不能支思欲豫為竄逸料河西綠營兵
未必精銳希圖由彼衝過可往他處搶劫今遇瑪
爾清阿等奮勇痛殲賊衆并殪其賊目三人餘皆
亡魂喪膽奔回臨清舊巢其勢益復窮蹙其技更

無可施今舒赫德等合兵分路夾攻賊自不能走
脫舒赫德務將所有與賊盡數殲擒毋使一人漏
網並當從重辦理勿稍姑息至萬興與瑪爾清阿
所統直隸兵一千二百名雖在河西堵截橋路原
係派令從臨清西北會剿今賊既奔回舊城其橋
已屬無用直隸官兵均當過橋聽舒赫德調度所
有河上船橋自應立時折毀以斷賊人去路其空

存糧船均應移泊遠處並令嘉謨派弁兵看守以
防賊人偷渡楊遇春現到臨清即應在河之東岸
屯駐周元理亦應帶兵至西岸與楊遇春隔河相
望爲犄角之勢又閱徐績所訊獲賊劉存禮趙添
富供詞有賊中大頭目王姓孟姓歸姓諸人俱當
迅速查明擒拏家屬重究又移雜所殺賊目有楊
壘字樣係賊人僞總兵之稱是賊人必有僭稱僞

號及種種不軌情事均著逐一嚴訊明確據實具
奏。

臣等謹按賊匪久聚臨清一聞京兵南下輒
敢搶佔糧船搭蓋浮橋計圖竄匿若堵禦稍
遲一有走逸則搜捕又稽時日我
皇上神機先覺豫
敕周元理等督兵扼住橋口奮力堵殺賊匪不能西
逃奔回賊巢勢窮力蹙而我兵乘勝會剿一
掃除氛領兵大臣督撫等稟承
指授迅奏成功小醜殄滅之速未有若此者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徐績如能奮勇剿
賊尚可功過相抵若惟一格圖肯二人臨陣退縮
雖親身擒獲賊首亦不能抵其罪即如賊匪此次
過橋奔往西岸搶劫官兵營盤經瑪爾清阿等力

戰抵擊殲其賊目三人賊始奔逃仍回舊城賊巢
瑪爾清阿所帶獨非綠營兵衆乎且爲數不過一
千二百名並不甚多使惟一格圖肯亦能如瑪爾
清阿之率衆禦賊所統官兵何至有潰散之事以
此相較則惟一格圖肯之罪更無可解著舒赫德
於惟一格圖肯正法時將此一節亦行訊取確供
具奏。

同日軍機大臣奏言臣等遵
旨詢問自山東賊營逃出來京之杜安邦并傳給事
中李漱芳看詢據杜安邦稱我係壽張縣人因
報捐兵馬司吏目同家起赴選文結於五月內
到家八月二十八夜間賊人猝然進城沿門搶
殺我向其抵禦背上被賊砍了一刀將我捆住
拴在牛車上拉至臨清我就乘空逃出至壽張

縣四五月間雨雖略遲後即屢得透雨實有六
七分收成各村莊多有糧食堆積米麥價值並
不昂貴本地並未聞有饑民乏食之事亦並無
具呈報災之人此次聚衆滋擾實係邪教奸民
並非饑民衆所共知不敢謊說其壽張縣官係
讀書誠實之人百姓多說他好並無諱災之事
至賊人如何啓釁及邪教如何傳播我實在不

得知道等語奏入報
聞。
同日何煟奏言臣於九月二十日接山東撫臣
咨知九月二十四日有進剿之信臣即飭令河
北鎮總兵黃模前赴東省會兵協剿查該鎮現
已帶兵八百餘名臣又於所帶駐防並本標官
兵內派撥二百名令該鎮會同城守尉七十九

於二十一日自內黃帶領前進並將協剿機要
事宜面爲詳晰指示臣查豫省北境與直隸大
名聯界大名與東省聯界雖距臨清二百八十
里而內黃縣一帶爲由東赴豫緊要邊界其地
濱臨衛河船戶水手皆係無藉之徒易於藏匪
且豫省河北地方向來亦有邪教曾經嚴加懲
創近年頗知改悔並無不逞之徒惟是東省賊

匪如鬼如蜮。地界毗連。保無潛相煽惑。不可不
多方查察。臣現在內黃一帶。嚴督弁兵。實力防
緝。一以擒捕南竄之賊匪。一以杜絕勾引之奸
徒。仍嚴飭地方文武各官。留心稽查。凡通衢集
鎮。孤僻村莊。漳河荷河渡口。過有由東來豫者。
無論過客行商。但有面生可疑。來歷不明之徒。
嚴密盤詰。不使逆賊輾轉勾連。乘機滋事。奏入。

報
聞。

同日周元理又奏言。二十三日巳刻。據中軍副
將瑪爾清阿差把總孫魁報稱。藩司楊景素到
營。與該副將會商拆橋事宜。瑪爾清阿即於二
十三日五鼓後。率領督標遊擊都司備弁帶兵
六百名。直趨橋船處所。將及天明。橋東以及船

上。約有賊數百人。堵禦。用礮向我兵轟打。官兵
即在隄後避過。隨用大礮向賊轟擊。打死賊衆
多人。賊復合聚。用礮向我兵連打。但聞響聲。並
無鉛彈。我兵又連用鎗礮轟打。賊衆退回該處。
浮橋中用大船。兩頭俱用小船。我兵撥取秫秸。
放火焚燬。其時兵丁穆維同兵四五人。乘間搶
過浮橋東岸。奪取賊人礮位二座。搶回西岸。橋

船盡已燒燬。此路已斷。是夜聞臨清東面鎗聲
不絕。自必舒赫德帶兵已到。探得確信。我兵即
可會勦。捕滅賊巢。奏入。
上諭內閣曰。穆維用鎗擊斃賊目。已加恩准以千總
即補。今復搶礮焚橋。奮勇超衆。甚屬可嘉。穆維著
賞給奮勇巴圖魯號。照例賞銀一百兩。仍著賞戴
藍翎。以示獎勵。其隨往之兵丁四五人。並著周元

理查明遇有把總缺即行拔補

臣等謹按賊匪佔踞舊城聞官兵四面合圍

聲威神速因思渡河西逃冀夥衆得以捨死

奔突首逆即可接跡竄逸我

皇上洞燭奸謀令周元理派勇幹將領扼要嚴防楊

景素燒燬橋船斷其去路賊衆膽落魄褫伏

穴待斃臣舒赫德等得以稟承

睿略迅速剿除至於錄功優擢

褒獎屢加而兵丁穆維以奮勇出衆超拔千總給號

賞例逾格

殊恩尤足以使人懷自勵矣

乙亥

上諭內閣曰壽張縣候選吏目杜安邦因回籍起文

赴選正遇賊匪滋擾被賊砍傷捆縛乘間脫出赴

京首告賊匪情形情尚可憫著加恩以吏目即用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今日復詢據杜安邦

稱逆賊沿途搶劫村莊擄掠婦女及用牛車圍繞

賊人居住其中等情節與該撫等節次奏到之摺

大略相同又稱賊在杏園莊與官兵打仗時賊首

仍係王倫其所言面貌亦與徐績訪聞無異至徐

績昨奏賊首朱兆龍之語杜安邦在賊營時未聞

此說是必係王倫自揣罪大惡極爲神人所共憤

故爾嫁禍他人託言明季之後藉名煽誘愚民舒

赫德等須嚴切查訊勿使遁飾又稱賊上村內平

房拒敵時并有女賊數人在彼紅綢纏腰有一老

年者在前執刀戟斗又有一和尚手執紅旗騎馬

來往隨意指揮衆皆稱爲梵元帥此外又有稱孟

元帥者等語此輩俱係何人自係賊黨中之尤黠

惡者捕獲賊犯時必當嚴訊速辦務須徹底根究。勿容漏網至牛車所載婦女據云係擄掠者多舒赫德等應將此等婦女查係逆犯眷屬卽行分別從重辦理其實係被擄者交地方官查其居址釋放還家。

上又命軍機大臣密諭舒赫德曰壽張奸民以邪教煽惑聚衆滋擾一案徐績身爲巡撫平日漫無稽

查事後又無措置本有應得之罪但奸民罪大惡極若因此卽罷退巡撫恐更長奸民之智或徐績於東省不甚相宜又不便過於遷就者舒赫德訪察徐績在官優劣若何該省百姓是否愛戴卽道路之言亦必有公論可採卽行核實密奏。

同日楊景素萬朝興奏言臣楊景素令副將瑪爾清阿帶兵燬拆臨清船橋役卽在西岸堵截逆匪因思臨清有三岔河尚易西渡該處洪觀營回民屢與賊匪抗敵素稱强壯臣等卽於本日派忠順營都司張世富帶領能事回兵白虎酌撥馬兵一同前往堵截并令白虎以大義曉諭回民內洪印洪全等皆願出力當集二百餘衆與該都司張世富率兵堵殺茲該都司稟稱二十三日同本派帶領白虎等一百名赴三岔

河口堵殺賊匪行至河口見對岸賊約有千人。河內有大船三隻小船一隻都司卽對岸施放鳥鎗弓箭賊乘小船俱渡上大船對敵都司隨施放大礮將船打破其被弓箭鳥鎗傷死者二百餘人沉水淹死者約三四百人逃回者約數百人將大船三隻俱各燒燬船內燒死者約百人拏獲活口二十七人殺獲首級九個合行飛

報等情臣謹馳摺具
奏奏入
上諭內閣曰都司張世富帶領回兵白虎曉諭回民
洪印洪全等勦擊燒燬賊船殺賊多人甚屬可嘉
張世富著於事平後交部議敘回兵白虎著交該
督周元理以把總拔補其在事出力之弁兵及回
民洪印洪全等并著楊景素就近查明酌量獎賞

以示鼓勵
臣等謹按此次殲滅逆賊實由滿洲勁旅倡
率各路官兵鼓勇無前故得成功迅捷原無
藉回民之佽助況回民習尚兇悍若欲專用
其力益致驕縱難馴或隨營著有微勞原可
獎同一視是以前此徐績請令把總內之回
人王萬青率回衆入賊巢誘勦卽奉

諭旨擲回而徐績已遣其行迄無所效至此次都司
張世富帶領回兵白虎等殺賊燬船楊景素
奏到卽邀分別賞拔仰見我
皇上時措咸宜賞準酌乎情理之至當耳
同日何煟奏言九月二十二日臣調到陳州營
兵二百名汝寧營兵六十名襄城營兵三百名
共五百六十名卽刻派令汝寧營參將福昌同

於二十三日帶領前赴館陶一帶接應總兵黃
模之兵並面囑其相機前進若賊人仍踞舊城
則四面攻擊合力勦捕倘賊人移動他往卽會
同大兵尾隨追殺臣又劄令黃模等並嚴飭各
處防堵弁兵如遇有解辮挽結者卽係真賊必
期盡力擒捕擒拏勿使一賊兔脫至二十四日
各路進兵會勦之信前准山東撫臣徐績劄知

臣即諄囑鎮臣貴椿領兵馳赴臨清西南館陶一帶并力勦殺尅期殲滅醜類計程二十二日可到館陶無誤會勦之期奏入報
聞。

同日國泰奏言前經大學士舒赫德奏請截留福建山東新買馬匹在德州餵養應用欽奉
諭旨允行日內健銳火器兩營及索倫兵丁陸續更換騎赴臨清共用馬三百九十八匹其餘馬匹遵於二十二日接奉大學士舒赫德劄諭者將截留馬匹解赴附近軍營之恩縣夏津聽候撥調臣遵照來劄隨即遴委幹員多帶夫役押送恩縣夏津二處交給地方官加意餵養仍聽大學士舒赫德就近撥用再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訪聞德州州民張傑形跡可疑即日派令守備

孟大勇督同該州知州李燕帶領兵役密往擒獲張傑並家屬夥伴人等訊出平日習拳誦咒傳自平原人許文明各供顯係奉行邪教之犯現仍飭令嚴拏許文明到案訊得確情另行奏
報。

同日國泰又奏言本月二十一日二更時護軍統領春寧帶領索倫兵馳到德州當經照例換給馬匹支給鹽菜口糧即於二十二日五鼓起程前赴恩縣再兵部員外郎瑪爾札等押解箭二萬枝工部主事圖桑阿等押解火藥鉛彈共一萬二千五百斤亦於二十二日同抵德州當即酌給車輛馬匹撥兵護送即於本日起程計期二十三日即可解到軍營應用無誤至官兵騎用馬匹所需料豆草束最關緊要日內大兵

雲集尅期攻剿恐賊匪四散奔竄官兵從後尾
追所到地方難以懸定似應於相近軍營各處
豫為設法存貯以為緩急不時之需臣前經飭
令平原禹城等十五州縣買備料豆草束原以
協濟德州一帶供支今京兵俱有贏無缺足敷
官兵回程之用因飭令各該州縣迅速運至相
近臨清軍營之高唐夏津兩處存貯備用並令

各備大車數輛以便隨將裝運其餘鄰近東昌
兩縣即令解赴東昌府城收貯庶幾有備無虞
可以源源接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國泰曰國泰所奏訪獲之張倶
一犯平日習學誦咒必非善類其傳伊學咒之平
原人許文明自係邪教一黨國泰必須將該犯速
拏到案嚴訊確情具奏至另摺所奏備辦草料一

節雖係應辦之事未免過涉張皇此次所辦不過
勦捕賊匪並非出兵不應照軍需辦理並將此飭
諭知之
同日高晉奏言山東壽張賊匪聚衆滋擾現在
勦捕臣欽遵
諭旨仰自老壩口漫工起程馳赴徐屬沿途經過之
宿遷邳州一帶皆係接壤山東地方即順道查

勘將各州縣城內並水陸要隘處所添派官兵
協同防守臣到徐後並將銅山以及豐沛蕭碭
等縣毗連山東之嶧縣單縣金鄉魚臺一帶地
方亦即添派員弁帶兵分防並出示曉諭百姓
使知集兵原以衛民士民咸知感頌
皇仁各安生業不致驚惶其自江南由東大路泰安
一帶往北者照常安靜行旅往來並無阻隔至

臣原調漕河各標兵一千二百名并於壽春鎮標調兵五百名狼山鎮標調兵三百名今河標中營及漕標之兵二百五十名現已到徐其壽春鎮標兵兩三日內亦可陸續前來惟狼山鎮相隔稍遠未經復調臣於本標調選精健兵二百四十名來徐核計所調各兵除分派各處防守外現在徐州存兵尚有一千餘名并於督提漕河各標將備內擇其驍勇諳練軍旅者飛調數員來徐委用復調廬鳳道棟文淮徐道巴霖阿隨營辦事各要隘俱安設臺站驛遞公文復差妥幹員弁前往山東撫臣徐績河臣姚立德處探聽賊匪情形以便上下策應聲息相通庶可隨時邀截擒拏伏思賊匪本係烏合之衆今聞東省官兵已將賊衆圍住臨清復蒙

皇上揀派京兵及駐防滿兵

特命大學士舒赫德等帶領前往會勦不難尅期殲滅倘有餘黨逃竄來南及近境探有賊匪蹤跡臣即帶領官兵前往追擒務期殲捕淨盡不使稍留餘孽貽害地方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曰高晉所調之兵數至二千餘名未免過多著高晉酌留得用之兵千數餘俱減撤令回本營勿使多糜時日至該督既往山東境上防截賊匪竄逸自應至豐沛一帶交界處所督兵調度不應專在徐州府城將此諭令知之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七

丙子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云竊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於二十二日接准周元理來札知賊匪侵擾河西直境營盤當卽令
乾清門侍衛音濟圖帶領京兵二百名迅往接應臣等隨後趲行並飛札臣阿思哈徐績亦卽派

兵往援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於二十二日夜半自夏津統兵起身午刻將抵臨清城外遙見舊城內烟火衝冒適臣阿思哈差章京前來迎探據稱阿思哈於二十二日申刻在魏家灣瞭見徐績適接臣舒赫德來札隨卽商派青州滿洲兵二百名山東綠營兵七百名令副都統伍什布

乾清門侍衛伊琳帶領先行臣阿思哈徐績隨後趲進伍什布等所帶兵一千名於二十三日辰刻卽到臨清賊匪早於舊城外東南聚有五六百人排列作迎拒之勢我兵卽施放鎗礮賊匪退回登上廢城之土岡站立隨衆隨出正在相持間適臣阿思哈徐績帶兵趕到一齊掩擊當時殺死賊人數十名餘俱竄入城內伊琳伍什

布及委署翼長福住等卽帶兵衝入分進各巷口遇賊殲戮一面多派綠旗弁兵分頭放火焚燒房屋並搶出大礮一位將舊城內東南隅所住之賊大半趕往西北臣舒赫德恐侍衛音濟圖所帶兵二百名尚不敷用又派
乾清門侍衛巴圖保帶京兵一百名接應續探得音濟圖於塔灣遇賊甚多現往迎勦復派

御前侍衛春寧帶領善射手三十名前往協力擒勦。
臣等一面帶領官兵。馳至阿思哈處協同進攻
春寧至彼見賊匪約有一二千人。正與音濟圖
抵拒春寧即放箭射中一賊。隨有一賊用叉直
擊音濟圖。即有善射手發箭中之。其餘各兵同
時發箭。賊匪中傷者無數。遂奔入村內躲避。春
寧音濟圖等追至村外。見其人衆路雜。未即輕

進。是時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早帶兵赴舊城
東南隅。與阿思哈徐績等會合。見賊匪死守城
中。已不敢出外接仗。臣等隨將土城空缺之處。
多派弁兵把守。遇有竄出者。即放鎗擊斃。一面
派滿漢官兵數百名。並於臨清新城內。調出漢
兵三百名。令委署護長保倫等帶進舊城協同
前進。各官兵四處搜勦。殺賊甚多。惟臨清舊城。

本係居民稠密之地。街巷逼窄。房屋鱗比。寺廟
甚多零星賊匪四散潛匿。時屆昏暮。難於搜獲
且恐我兵不諳路逕。轉有疎虞。遂將各兵全數
撤出。在土城墻上周圍密布。督令將弁等小心
巡警。臣等亦徹夜坐守。嚴行防禦。並令侍衛納
穆札帶兵二百名。在北門一帶衝要之處。堵截
賊人去路。計此一日內。臣等攻圍臨清舊城。共

殲戮燒斃之賊。約有數百人。拏獲活口百餘人。
並搶獲騾馬及刀械等物無算。其拏到活口中。
有實係賊黨。無可再訊者。即經正法。此外老幼
婦女。將來係應緣坐。俱嚴行拘繫。俟訊明情節。
分別辦理。再臣等未到之先。舊城賊衆。聞有畏
我兵聲勢。豫行逃竄者。約一二千人。至賊首王
倫幷餘賊千數。及家口輜重等。經臣等將擒獲

之逆黨嚴訊據云俱在傳城藏匿臣等於二十
四日辰刻令伊琳保倫帶兵千名入城擒勦尋
拏正犯拉旺多爾濟一面帶兵前往四處村莊
搜殺奔逃賊衆斷不使稍留遺孽再侍衛音濟
圖巴圖保二人所帶之兵於二十四日始回營
盤又生擒賊匪百餘人奪回礮一位軍械甚多
伊等於二十三日自辰至晚接仗三次殺賊五

六百人夜間又帶善射手三十餘人追擊五六
十里復射殪百數十人此刻各處莊民紛紛擒
賊呈獻臣等俱面加獎勵復廣行各州縣出示
曉諭有能擒獻者定予獎賞查逆匪其黨本屬
無多自肆行刦掠後所在脅從又以舊城中所
搶當鋪衣物米糧等項隨處分給遂致多人蟻
聚其實小醜跳梁不成事體看其聞大兵將到

先已驚惶及臣等率兵勦殺時並未見有能舞
刀跳躍如前此傳聞者加以八旗勁旅鼓勇先
登即山東綠營官兵亦咸知觀感奮往出力連
日痛行殲戮賊黨所餘無幾瓦解星散定能迅
獲兇渠殄平醜類俾東省民人同安作息以慰
聖懷至臨清河西岸賊人所搭船橋業經總兵萬朝
興燒斷餘賊更可無虞西逸今早接據周元理

札稱萬朝興等所帶之兵可以就近調用臣等
計此時各處搜除賊衆兵力愈多愈善因即飛
咨周元理聽其酌撥數百名過河協助其餘仍
留西岸防範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查堂邑所獲男犯同館
次所獲男婦人犯共七十四名已據國泰審明
應正法者二十六名應釋放者四十八名業經

臣等核辦訖其續獲犯人周曰德劉成等共十
四名臣姚立德覆經嚴訊首逆底裏并邪教傳
播遠近主謀畫策以及助逆人數多寡該犯等
均不能深知確實情形反復究詰加以刑鞫矢
口不移查該犯等或入教助逆或被脅潛逃臣
等悉心會核應正法者四名應釋放者十名亦
經隨時辦理

同日周元理奏言二十四日酉刻據正定鎮萬
朝興布政使楊景素稟稱二十三日派忠順營
都司張世富帶兵一百名內有回兵白虎令其
諭知回民洪印洪全等集衆二百餘人前往三
岔河渡口堵截賊匪行至河口見對岸約有賊
匪千人河內有大船三隻小船一隻該都司隨
令官兵施放鳥鎗弓箭賊俱乘小船上人船抗

拒張世富即放大礮擊碎賊船其被弓箭鎗礮
傷斃及溺水死者甚衆餘皆逃回該將船隻燒
燬獲活口二十七人解送割獻首級九顆又據
中軍副將瑪爾清阿稟稱二十四日午刻望見
東岸官兵與賊匪打仗連勝二陣賊匪敗回城
內將婦女綑縛沉入河內者不計其數因橋早
燒斷現在設法渡河協勦恐賊匪用船由西岸

竄逸仍分兵於西岸河口上下兩路堵截施架
鎗礮有近河口者即行轟擊不使一人漏網又
二十一日接仗後拏獲活口周振樂周振德陳
玥三名齊係臨清貿易民人因賊匪迫脅出城
抵敵乘便伏匿堤坎內經我兵搜獲訊非遁飾
即遵前奉
諭旨釋放俟事平後押回本地安業查二十一日賊

匪卒衆前來。與官兵打仗。沿途逃散者甚多。現經地方文武陸續拏獲槀解。幷本日營員又擒獲活口二十七名。一併解到。臣即嚴加審訊。究明實在逆夥及被脅愚民分別辦理。斷不稍有寬貸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何煟姚立德徐績曰。賊首賊黨及其家口等。既據現獲賊衆供稱。俱在舊城內藏匿。自必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惡之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稱元帥孟姓。允爲巨賊。必須立擒就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內。有名要犯。亦當盡數成擒。舒赫德即擇其中罪惡最重之犯。如王倫梵和尚王經隆等數人。嚴行檻械。派乾清門侍衛管押解京。嚴刑碎磔。以申國法而

快人心。其餘即於彼處正法示衆。又姚立德等奏。審辦拏獲各犯。訊明被脅隨行應釋放者十人。周元理亦奏將拏獲之周振樂等三名審係鄉愚被脅業經宣諭釋放。所辦俱未允協。百姓或庸懦無能爲賊人驅迫而行。原不能盡責以大義。如係一時畏死。過後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見大軍即釋仗跪求者。自當在脅從罔治之列。若既隨賊抗拒官兵。敢於接仗。即與賊無異。及賊敗被獲。詭稱逼脅。豈可復爲輕宥。此等甘心從賊。並非善良。其中豈無與王倫相類者。若復容倖免。將來藉端嘯聚。恐其勢更盛。幷不能如此時之易辦。是縱賊復以養賊。實爲非計。何如就現在兵力辦理肅清。俾嗣後凜然不敢復犯乎。總之臨陣被獲之犯。斷不可稍爲姑息。必當盡行駢誅。即係徒手隨行並無抗

拒實跡者亦當分別發往伊犁烟瘴不宜復留內
地或係營兵卒無用不能於陣上拏獲真賊妄以
避賊奔逃平民誣拏指賊一經訊明又當治以誣
陷之罪不宜稍有模稜尤不可輕為開脫圖積陰
功也周元理所釋之周振樂周振德陳玥三犯著
再拘回確審並著交舒赫德妥協辦理至村民紛
紛有擒賊呈獻者此等實係良民自應予以獎賞

良善則賞之奸宄則除之惟視其人之自取朕實
無所容心舒赫德等均當深體朕意至臨清新城
衙署倉庫所在守衛理所宜然其舊城獨非臨清
之城乎何以不為保禦守新城固屬有功其不守
舊城豈能無過即云功過相抵亦必據實聲明候
朕核其輕重量予從寬斷不可顢頇了事再舊城
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員弁駐守並著舒赫德查

明具奏其舊城內居民鋪戶當賊至時或力為抵
拒或潛行避逃方為正理何至與賊相混而處此
等亦當查明分別妥辦示以懲儆又昨據札安邦
稱舊城內被賊擄害時死者甚多並有不肯從
賊自盡者果屬甚可矜惻應查明量行予恤其堂
邑從教迎賊之男婦百餘則必當查確均行正法
勿稍寬宥至白蓮教傳誘之處猶須逐一清查照

例妥辦勿使復貽後患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高晉曰昨據高晉奏
自老壩口起程馳赴徐屬防剿已有旨傳諭該督
應至豐沛一帶交界處所督兵調度今據舒赫德
等奏到九月二十三四等日於臨清舊城合兵圍
剿追殺殲戮賊匪千餘惟逆首尚潛匿舊城內現
在搜捕諒此釜底遊魂不難立就擒獲即其餘賊

黨亦未必復能外軼。更不慮遠竄南行。高晉此時。
祗須飭令與東境連界之地方文武各官嚴密堵
截。以防逆賊潛蹤。該將即仍同老堈口會同吳嗣
爵等趁此天氣晴和。上緊堵築。俾及早合龍。以慰
廑念。至臨清一帶經逆賊擾害居民。正當妥為綏
輯。舒赫德於勦平賊匪後。即悉心料理善後事宜。
毋庸前往南河。

同日舒赫德又奏。言臣前奉
諭旨。查詢惟一格圖肯退回東昌情形。臣於二十三
日巳刻到臨清。卽統兵進勦。未暇辦及。今於二
十四日辰刻。傳集在營滿漢各將領。將惟一格
圖肯革職拏問。並宣示所奉
諭旨。據供惟一世受
國恩。身為領兵大員。與賊接仗。不能取勝。已屬怯懦

無能。又不能堅持效命。竟爾退回東昌。負
恩無恥。莫此為甚。惟求速正典刑。並據格圖肯供。身
係宗室。恇怯不前。從臨清脫回夏津。以致兵散。
無恥無能。至此已極。死亦不足蔽辜。各等語。臣
當令
御前侍衛春寧。同刑部司員塔琦。帶赴營門。卽行正
法訖。所有兗州鎮總兵員缺。臣應遵

旨令副將葉信署理。但葉信因守城日夜勞瘁。現在
患病臥床。查有沂州營副將福昭在營。暫令署
理。但福昭才質中平。似不勝任。又德州駐防滿
兵。臣現交青州副都統伍什布帶管。其員缺並
請
簡員補授。至德州駐防中未回各兵。現令伍什布詳
細嚴查。具報核辦。其惟一所帶綠營兵。亦交徐

續作速查明一併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葉信守城勞瘁以致患病臥牀殊為可憫但其病是否因驚懼而得如孱阿那之類即不足惜或實係積勞成疾調理尚可就痊不當因其暫病不加擢用若竟艱於行動醫治不瘳自難膺專閫重寄前據周元理奏中軍副將瑪爾清阿督兵衝擊殺賊甚多已降旨遇有總兵缺出提奏陞用著傳諭舒赫德如葉信實不能痊愈即奏明將瑪爾清阿補授兗州鎮總兵至德州城守尉員缺頗為緊要此時簡放未免需時前周元理奏遊擊武靈阿射中賊目頗為奮勇已交部以叅將陞補並著舒赫德看其人如果去得即一面傳旨將武靈阿補授德州城守尉一面奏聞倘不能勝任亦即據實具奏候朕另行簡放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嘉謨曰臨清賊氛已靖河道即可速清所有未過臨清之糧船應及早催促南下著傳諭嘉謨即速催令過閘遄行回次毋誤今冬明春兌漕開幫期限並飭沿途文武官弁上緊催趲勿使羈緩

山東按察使臣孫廷槐奏言本月十九日接奉

硃批諭以鎮靜民情為要仰蒙

皇上訓示諄詳臣當敬謹遵循辦理旬內接東昌德州等處文報賊衆自滋擾臨清被官兵施放鎗礮擊斃數百人漸已膽落惟逆賊愍不畏死尚盤踞臨清城外現在大學士舒赫德已於十三日到德州日內即赴臨清各路官兵雲集

禁營勁旅亦不日至抵臨清從此兵力衆盛四面合攻自可一舉殄滅俾無遺孽所有車輛馬匹

撫臣檄調驛道宋文錦前赴東昌就近籌備供
已辦有就緒其火藥鉛子刀箭帳房等物臣嚴
催各屬上緊趕辦隨有隨解務使源源接濟足
敷各路官兵之用再撫臣檄調登州鎮兵六百
名已於十五六等日陸續過省查自登州至東
昌程途千有餘里臣恐兵丁馬匹行走疲乏豫
飭沿途各州縣備車輛騾驢馬步各兵輪流

乘坐俾兵力不疲一抵軍營即可出力接仗至
省城爲通省要地臣於四門添設員弁盤查奸
匪每夜加緊巡邏小心防守城關內外民情原
屬寧帖近聞京兵前來勦賊更覺慰安近省各
州縣亦俱寧靜臣謹稟遵
聖訓鎮靜民情不敢稍涉張皇更不敢少疎防守自
省城至東昌德州各路商旅安行並無阻擾至
離省較遠之青登萊沂等府臣恐賊信遠播易
駭聽聞檄飭地方官留心查察不時馳報情形
日內據先後稟報調兵經過之地沿途並無驚
擾奏入報
聞

丁丑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臣等連

日勦殺賊黨數已逾千放火燒燬賊居致斃者
亦甚衆而逆首王倫及有名頭目等尚未就擒
因於現獲各犯中嚴行訊究據供王倫現住城
中汪姓大宅臣等復命
乾清門侍衛伊琳委署翼長保倫侍衛音濟圖帶
領滿漢官兵一千二百名徑赴該處擒拏乃賊
人跳梁如故糾衆迎敵我兵鎗礮齊發賊度不

能逃竄復踞屋內死守墻壁堅固路逕逼窄官
兵即放火焚燒賊人上屋放鎗並飛擲瓦片又
手執紅旗招呼匪黨我兵隨用鎗仰擊四面圍
繞自辰至亥房屋俱焚燬倒塌並無一人竄出
而王倫是否在內尚不能知又將續獲各犯及
投出平民逐一細訊則又稱王倫住一大當舖
內因復添官兵數百名前往該處燒屋擒拏賊

匪等各出死力抵禦且有婦女用刀迎敵官兵
奮勵直前殺入門內賊人抵拒甚力我兵更復
鼓勇銳進見有衆匪環護一賊用鎗擊斃視賊
屍衣履與尋常賊犯不同因令現獲衆匪識認
僉云係王倫之弟最為用事者又我兵在城投
勦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人隨經我兵
用鎗擊仆傷重不能取供亦令賊犯認識係陽

穀縣人楊五賊中稱為扑刀元帥即行碎磔示
衆又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向官兵直
撲我兵用鎗擊斃復令衆匪識認有云即係所
稱無生聖母為王倫倚仗之人頗有邪術臣等
思衆說固未必盡確而以婦人能舞刀騎馬自
係濟惡要犯已將此婦同王倫之弟一併封屍
此時舊城賊衆經官兵勦洗之外所存賊黨已

屬有限惟踞守堅壁之中死命困伏大半俱係
有名賊目與賊首王倫共為苟延殘喘之計今
王倫之弟既於該處擊斃該匪自亦在內臣等
仍督令官兵併力焚攻所有逃竄路逕俱嚴密
堵截四面層層圍佈令早周元理又令副將瑪
爾清阿帶兵六百名前來應用臣等已令添駐
舊城外正北一帶其館陶至杏園一路又有何

煟令總兵黃模及城守尉七十九帶兵千餘將
截不獨逆首王倫斷難竄走即助惡黨羽亦可
不日勦盡再臣等昨進臨清新城察看舊城形
勢見廢城地面周圍三四十里房屋稠密街宇
比連除大寺馬市街等處爲賊盤踞外其餘平
民居處其內者亦復不少茲二十四二十五兩
日拏獲活口及自行投出者紛紛不止數千臣

等現擬分別辦理將實係賊黨或因傷重無可
訊問者即行正法有形跡服色可疑應行詳鞫
者現交軍機處司員會同地方官嚴刑訊問俟
查辦明白再行具奏其實係居民並未從賊之
人亦交地方官詳細查明即行省釋
臣等謹按順逆存亡之理昭彰不爽逆匪王
倫以內地齊民煽誘匪徒自外

王化至煩
天旅翦除前於閘口河西等處已痛殲蟻聚乃猶
糾聚跳梁踞屋死守思爲困獸之鬬逮官兵
奮勇直入逆犯之弟與平日所恃之扑刀楊
五舞刀賊婦一朝俱碎磔封屍逆黨隨即就
擒伏法渠兇亦寺服冥誅此皆孽由自作實
爲

覆載所不容矣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拆橋之後值京兵與賊
接仗恐匪逆敗潰仍有渡河滋擾之事因同正
定鎮萬朝興帶鎮標兵六百名亦即駐河西與
賊匪所居臨清舊城相隔一水旋奉督臣周元
理飭令副將瑪爾清阿挑選幹弁帶精兵六百
名先渡河東赴大學士舒赫德處聽候派委會

剿已令在東岸臨清舊城之北堵截其時滿河道畢功耀亦帶兵來會臣即在西岸派令遊擊都司三員帶兵三百餘名分布河西一帶河邊防堵不使一賊西渡又將臨清河東所有大小船隻盡挽泊西岸以防賊人潛渡至二十四五等日賊衆被京兵迭次擊散之後即退回舊城賊黨皆畏懼潛逃又經舒赫德等督兵四面剿

困晝夜焚殺現在賊匪並無橋船可以西渡情急跳河者甚多恐皆赤身空手臣等帶兵分列河邊遠則鎗擊箭射近則鈎搭生擒二十五日舒赫德等焚燒河東舊城禮拜寺之時賊衆跳水逃生者益衆臣等各帶官兵於沿河鎗箭幷發死於河內者約百餘人水中及登岸被擒者二十三名俱解送周元理審究臣等正在分守

西岸要隘并將較遠之處分派弁兵沿河截殺間又欽奉

諭旨飭臣帶兵屯劄河東督臣帶兵至臨清西岸相爲掎角益仰

聖慮周詳但查此刻副將瑪爾清阿業經帶兵六百名駐劄河東距臣僅止五里臣所帶督鎭兩標之兵除分派西岸沿河巡防截殺外所餘不及

二百名日內賊衆一破浮水逃逸者必多尚須督令擒拏截殺不使一人漏網俟周元理領兵到日臣即赴河東瑪爾清阿營中會同截剿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高晉周元理何煟徐績楊景素曰王倫罪大惡極必當明正刑誅以彰國法若斃於鎗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碎磔尚覺其倖逃重罪不足以

大快人心然亦必確有証據毫無疑竇否則未便
輕爲此言因思舒赫德等昨奏賊人於官兵未到
之前豫逃者約一二千人安知王倫不潛入其內
故留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詭爲賊首未斃之狀
而潛已同衆竄逃亦事理所或有該處現獲賊犯
內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嚴
刑跟究逆首實在蹤跡務即成擒解京伏法豈可

稍涉顢頇若辦理稍不切實萬一該犯未死竄入
他處數年後又復糾聚滋擾則辦理必較此時更
難益復不成事體此事所關甚大從前班麥一案
慶復李質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經手所辦之
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鎗斃王倫之弟既有
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兄尚存幾人又
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衆逆

既稱爲無生聖母又言其頗有邪術亦應訊問識
認之人究竟係何邪術黨中類此者尚有何人又
所殪楊五二犯賊既稱爲扑刀元帥自係稍有技
力如此類者共有幾人亦須嚴究明確拏獲重處
勿使一人漏網又與王倫同惡相濟之梵和尚王
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右不離
者尤爲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姓大宅及當鋪勦

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在內潛匿未出或
混入一二千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晰確查
妥辦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當鋪擊斃該匪自
亦在內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爲據必須嚴訊
活口取有確供庶可憑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僞
慎重辦之不可爲黠賊狡供所愚也至從舊城豫
逃之一二千賊須有著落昨拉旺多爾濟帶兵往

村莊搜拏逸賊是否卽係此項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出外搜賊今卽回至營內聯銜如此匆匆往返恐未得有實濟再拉旺多爾濟前往捕賊何以阿思哈不與同行拉旺多爾濟騎射嫻習敎敢勇往固屬所長但其年紀尙輕事未閱歷遇有籌度賊情之處自不及阿思哈之練達朕派阿思哈與拉旺多爾濟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見事較有主見可以助拉旺多爾濟所不及况現在山東剿捕賊匪之事固專責之舒赫德其次卽阿思哈豈可於追拏賊衆要務不同拉旺多爾濟前往究竟拉旺多爾濟搜捕之賊曾獲若干其一二千人尙餘若干均不可不核其實在數目舒赫德卽査確奏覆並令阿思哈明白回奏若此竄逃之一二千人卽春寧音濟圖等在塔灣所殺之賊則據稱三

次勦殺共賊五六百人又奏善射手追擊五六十里射殺百餘人通計不過六七百尙有一千三百餘賊歸於何處現據楊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見有浮水西逃之賊或用鎗打箭射鈎搭生擒所獲甚衆等語似卽在此一千三百數內但就獲幾何諒亦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又皆何往斷不可不挨數核明勿使一名落空亦勿使一名得脫並當計其去路各處分將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與山東接壤之處均當一體防截勿使竄逸高晉周元理何炯各宜實力妥辦毋得稍有懈忽至楊景素處所拏浮水之賊據奏已解周元理審究此等匪犯浮水逃命其爲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潛竄之理周元理應審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當舖爲賊人居住且舖內什物俱爲賊

分給衆人而汪姓大宅并令賊踞爲巢穴均不可
不分晰查辦當鋪財物若係鋪內商夥供賊用度
并讓鋪屋與賊居住即屬賊黨均不可不置之於
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鄉紳者
其人爲誰是否出仕在外抑安住在家或其先世
有仕宦者相沿稱之舒赫德等即速查明具奏若
當鋪大宅俱被賊搶佔將在鋪住屋之人戕害或

行羈禁自當分別矜免若賊將鋪店之人驅出而
其人從賊隱忍不能赴官稟首者雖無重罪亦當
予以懲治其餘居民店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
理舒赫德爲朕信任大臣因令專辦此事當以朕
心爲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自貽誤即拏賊事畢亦
應查辦賊所經行之城邑村莊分別撫綏懲創之
事並澈查邪教來蹤去跡以淨根株方可回京復

命勿急於完事稍致草率也
同日國泰奏言九月二十三日拏獲許文明到
案復究出恩縣人孔三即孔繼顏當即差幹弁
拏獲臣隨即嚴訊僉供學拳誦咒不諱訊係恩
縣人李萃傳授孔傳新孔傳新傳授伊姪孔三
孔三傳授許文明許文明傳授張俱張俱並未
授徒臣復將各犯隔別嚴訊是否壽張逆黨有

無糾合接應之處嚴加刑訊堅不承認搜察各
犯家中並無叛逆邪書但學拳誦咒轉相傳授
又藏有鳥鎗等物即屬不法日內大兵會剿逆
賊不日盡殲邪教必須窮究該犯等雖訊無接
應逆黨情事但必俟獲有正犯再加質審定擬
庶可不致漏網已將張俱許文明孔三等三犯
飭交德州牢固監禁俟嚴拏李萃到案再行質

審以憑窮究羽黨務絕根株至應付京兵事宜
現在大兵俱駐臨清與德州相距寫遠雖已派
員沿途豫備但係臣專責自應親赴臨清隨營
料理今由恩縣高唐馳往就近催查趲辦再臣
前接准軍機處清字札知奉發火箭一千枝飭
令飛速解營應用今於二十三二十五等日先
後解到均已派員星速解赴臨清不致遲誤奏

入報
聞。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於二十四日接舒赫德來
字即飛飭瑪爾清阿帶兵六百名前往聽舒赫
德調遣剿捕兹探聞該處各路官兵截殺賊衆
無算並有各處莊民紛紛擒賊呈獻
天兵所至立即蕩平現在臨清西岸有正定鎮萬朝

興布政使楊景素清河道單功推等督率官兵
在沿河一帶施架鎗礮無分疆界追擊逸賊不
使渡河潛竄奏入報
聞。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卷之八

戊寅

何煟奏言本月二十五日接奉

上諭令臣等發兵與舒赫德等定期會勦查本月二十日臣在滑縣途次先已准山東撫臣徐績札稱定於二十四日會勦臣即於二十日馳抵內黃將現到滿漢官兵一千一百餘名派令河北鎮總兵黃模城守尉七十九帶領前往臨清查內黃距臨清二百八十里臣限令三日準到現據該鎮等禀報已於二十三日到杏園又二十二日續到兵五百六十名臣即於二十三日派令条將福昌阿帶領前往接應是日申刻接舒赫德札令從館陶一路堵截杏園一帶之賊適有續到之兵五百四十名即連夜令往館陶一

路堵勦計三次共派發滿漢官兵二千二百餘名因豫省各營路途遠近不等所調之兵尚未到齊臣嚴檄飛催二十五日又有續到之兵臣即於二十六日親自帶領滿漢官兵八百名自內黃起程由大名府一路徑趨館陶杏園接應堵勦至內黃為豫省緊要邊界臣檄調南陽鎮總兵許時中前來駐守彈壓合併陳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何煟徐績曰據何煟奏調派總兵黃模等帶兵由內黃至館陶在堵杏園一帶之賊何煟亦帶兵前往該處防截所辦頗為周密但官兵攻勦臨清舊城賊匪有豫行逃出者一二千人雖經春寧音濟圖等在塔灣追截殺賊六七百又經楊景素在西岸堵截浮水之賊擊射鈎擒百餘人此外尚

有千餘賊俱作何著落且此奔竄之賊見楊景素所守河岸不能逃出或循東岸南竄館陶冠莘等縣或泅而西由邱縣一路奔逃此皆何煟所派河南協勦弁兵經行之地著諭令設法捕戮并將楊景素摺抄寄閱看令其仿照妥辦再舒赫德前摺所稱拉旺多爾濟帶兵前往四處村莊搜殺奔逃賊衆之語自即係捕此潰逃之賊但曾否拏獲幾

人拉旺多爾濟因何即回至臨清其賊作何著落均未見舒赫德奏及至舒赫德初到臨清派春寧音濟圖帶領東三省善射手擊勦群賊甚多尚有滿洲勇壯氣概而在臨清傳城圍捕逆賊以來則並未見有出色之處即使大宅堅墻賊衆聚守其內究非賊番石碉可比金川之碉阿桂尚能連奪此等釜底游魂一墻拒隔何竟聽其自斃雖所殺

逆匪內如王倫之弟及扑刀楊五舞刀女賊稍有名目而首犯王倫及緊要賊黨如王經隆梵和尚及孟姓等尚皆藏匿豈有此等兇徒肯束手就斃之理或逆首等自知罪大惡極爲國法所不容冀免碎磔之苦情急自戕亦情事所有但須有屍軀足據衆耳衆目可以共相指信萬一草率完局逆犯等竄身潛匿數年後復出而聚衆滋患舒赫德

能當此重戾乎至逆犯等眷口是否俱在汪姓大宅及大當鋪兩處均應就現獲活口訊明若有在別處者即當速拏到案盡法處治至賊匪隨行之車甚多有云數百輛并有云千餘者今掃蕩賊氛此等車輛作何著落前奏僅云搶獲騾馬無算而不言車輛所在且既有賊闖我兵聲勢豫行逃竄者約有一二千人之語則逆犯王倫等安知不泅

跡在內。同衆逃竄。又前日瑪爾清阿。截殺過橋之賊。其擊斃之楊壘。即係賊僞總兵。可見奔逃者非盡無名目。即如党家店係王倫所居。張四孤莊爲王經隆所居。二十八夜從此兩村起事。自係賊首等窩巢。或此時竄歸潛匿。亦未可定。何不派兵數百前往搜查。但須令勇幹大員帶往。切不可爲打草驚蛇之事。至賊人既已逃散。非若羣聚搶掠時

之有蹤可指。或南或北。四散奔逃。尤難物色。現在周元理何煟俱在東省。其選派弁兵。嚴速緝捕。固不待言。恐其或沿河而南。隻身竄逸。則豐沛與山東接壤之地。高晉亦當嚴密盤詰。勿視爲海捕具文。現在雖賊氛已熄。而渠魁要犯未獲。舒赫德非不經事之人。朕之秉公無私。從不看人顏面。當所深知。能不儆懼乎。至舒赫德將舊城之賊辦畢。即

應查僞賊居民店戶。其兵到時。即行投出者。毋罪。或竟從賊始終抗拒。則罪無可赦。或脅從而未投首者。亦當問遣。其或官兵一到。跪出投首及賊初至時先行逃避者。自可免議。此等均須逐一確查。分別妥辦。其堂邑跪迎賊衆之男婦百餘人。實爲可惡。必須查明爲首倡約者十數人。立時正法。餘皆發遣伊犁烏嚕木齊黑龍江等處兵丁爲奴。至臨清新城百姓。同文武官員。保護城池。實屬良民。

能知大義。甚屬可嘉。著舒赫德令徐績據實確查在城各戶。明春酌量蠲免正供。以示嘉獎。至惟一所帶之綠營兵。及格圖肯所帶之駐防兵。臨陣潰逃。罪難輕恕。今惟一。格圖肯業經正法。同逃之兵。豈可不行嚴究。著即查明十二日臨清城外。首先倡逃之駐防綠營兵丁各十餘人。即正法示衆。其

餘已潰者亦當查明發往伊犂等處兵丁爲奴勿稍輕縱此等皆係善後事宜舒赫德俟捕賊之事一完即速逐條妥辦至現在所獲賊犯內應擇其有名賊目先行嚴究王倫等因何起釁根由及同黨正賊約有若干頭目有名稱者若干有無僭稱僞號經過縣邑村落如何搶掠殺害情形及緊要正犯內殲斃若干現獲若干未獲若干并首黨要

犯之家口作何從重懲處即逐一詳晰具奏至王倫等所倡邪教煽惑甚衆其傳播之處諒亦不少直隸河南俱係鄰境自不能免其山東邪教源委著舒赫德於勦賊事畢徹底妥協清查勿使再留遺孽其直隸河南交周元理何煟各令詳細稽查毋任萌芽復發再生事端

臣等謹按官兵勦捕逆匪其首惡要犯俱已圍截臨清舊城無異釜魚阱獸而楊景素近控西岸周元理逼扼油坊何煟等分堵杏園一帶層層佈置蟻衆更無從他軼乃

睿筭周詳恐賊匪或徑循東岸逼至冠莘或泗水渡河奔往邱縣並

敕豫省協勦將弁嚴爲之防仍慮其四散潰逸沿河而南竄入豐沛境內則

諭高晉於徐州與山東接壤處所派兵詰捕真不啻罘野周阹徼遮犯詗宜賊黨悉就擒誅無能倖脫法網也

同日周元理奏言據萬朝興楊景素瑪爾清阿派各營員拏獲賊匪並地方文武續拏逸匪共三十一名先後解送到臣隨提犯逐一嚴加究訊內王全朱國祥吳大有陳讓范玉成楊起韓

魁等七犯俱從賊入縣沿路搶劫殺人放火攻
打城池抗拒官兵當令各犯互相質証委係助
逆之犯均屬罪大惡極未便稍稽顯戮隨將該
犯等綁赴市曹凌遲處死梟示訖其餘劉有德
初昌時朱金王夫趙雨孟士信于文煥孫桂孫
具尹士俊李萬倉李萬良孫六王子亮劉天成
常天生張有年劉元逵李大府十九名又幼孩
韓志發于二小王江王三鬪狗五名反復究詰

實係臨清州民人賊入舊城內强令剉草磨麵
煮飯不從即殺防守甚嚴不使外出並未隨同
拒敵官兵因鬪大兵合集圍勦乘勢逃出並民
人潛出逃命被獲嚴訊之下委屬被脅逃出鄉
愚毫無遁飾臣即欽遵
諭旨釋放事平後押回臨清州安插復業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何得因周元理
奏審訊拏獲賊匪請將劉有德等釋放復業所辦
甚屬錯謬此等賊犯俱係隨賊同行為之剉草磨
麵煮飯甘心執役與賊何異豈可妄行開脫此內
如幼孩五名年未及歲或隨其父兄同走童稚無
知尚可寬釋至劉有德等十九犯即以尋常盜案
而論亦當減等遣發不得僅予省釋豈有辦理逆
案轉不若盜案乎朕非不愛百姓必欲從嚴但小

民蒙國家休養生息一百二十餘年厚澤深仁淪
肌浹髓豈宜有從賊抗拒之事此皆奸頑自取其
罪實不能為之曲宥周元理何尚欲行其煦煦之
私乎況周元理所辦凌遲七犯何故擬以重罪其
釋放之十九犯又何故從輕亦未據詳晰聲敘著
傳諭周元理即將所放各犯仍速拘回訊取確供

另行從重辦理。並傳旨嚴行申飭。令其明白回奏。至舒赫德現有查辦從賊各犯之事。何嫌防勦逸賊。查辦邪教。均當以周元理為戒也。

己卯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臣等於二十六日帶領官兵。親赴舊城督兵勦捕。居民房屋。鱗次櫛比。垣墉俱極高厚。蓋緣臨清為南

北水陸衝途。商賈輻輳。人民蕃庶。所以馬市街鈔關大街及大寺一帶所有民房。皆堅壁峭墻。以禦盜賊水火。逆匪一至臨清。即與黨羽盤踞各宅。南北兩街。週圍五六里。街道偪窄。門戶叢雜。其中間小巷多至百十處。縱橫相錯。只容單人行走。不能旋馬。其路徑復處處可通。賊等因得藉以藏身。為苟延旦夕之計。臣等隨督令官兵。就賊所佔一帶房屋。一面放火焚燒。一面仍分頭奮進。賊匪情急。到處直前迎撲。復上屋拋擲磚瓦。並手執紅旗。招呼黨類。各持大刀長槍等械抗拒。經我兵礮轟鎗擊。殲戮千餘。賊復逃入屋內不出。侍衛音濟圖探得王倫確實住處。帶前鋒綳阿爾圖等直入屋內。將王倫擒住。正在捆縛間。兩廂突出十數賊。一擁至前。槍戳刀

砍。音濟圖猝不及備。身受刀傷。羣賊即將王倫奪去。其綳阿爾圖塔堪保準得保色楞萬挺額爾登保色爾固美烏爾固爾濟等八人。同時亦俱受傷。是時天色已晚。即飛遣春寧帶兵百名前往。代音濟圖統率官兵。堵截各口。以防賊人夜逸。二十七日黎明。挑選勇壯滿兵四十名。綠營兵八十名。令侍衛巴圖保參將王普分領。將

火箭鳥鎗先設屋上。以防賊人救援。徑入屋內擒捉。而王倫所居樓房已被火延燒。並無匪首踪跡。此宅房宇深邃。房間甚多。逐處挨查。并於近處分路搜捕。所遇皆零星賊匪。隨時殲殺。共一二百人。亦尚無王倫下落。計自二十三日進攻以來。廢城內西北隅房屋燒燬及半。至所殺屍身填塞街巷。人馬行走幾無駐足之處。沿河一帶浮屍滿岸。其巷內賊人車輛半皆焚毀。牛騾倒斃甚多。看此城內光景。賊黨實已掃淨。惟賊首未獲。終難蕆事。酉刻據那木札爾拏獲賊人楊佩係王倫乾兒。據供王倫所住樓上火起時。我即乘空逃出。王倫及伊母伊妻并兩弟同梵和尚俱仍在一處。王倫說就在這裏燒死。我是不出去的。所有在王倫一處之人亦俱是離

不開的。這幾時王倫飲食俱不能得。只是哭泣。王倫出來打仗時。手上中傷。馬眼被鎗打壞。手下親隨之人亦俱散盡等語。計逆酋除困守待死之外。諒不過於所佔各店屋內潛伏偷生。臣等定於明日帶現有官兵并添派直隸兵五百名。共計三千餘人。四面分路挨屋搜擒。以期必獲。倘被火燒死。亦必尋覓屍身。斷不敢稍有含混。謹先將兩日搜捕情形奏

聞。餘俟辦理明確再行馳奏。

同日何煟奏言。本月二十六日午刻。在直隸大名府途次。據河北鎮總兵黃模。城守尉七十九稟稱。職等帶領滿漢官兵。於二十三日至杏園。二十四日五鼓起身。督令官兵直抵臨清。飭令沿途留心查拏逃出之賊。行至離臨清十餘里。

竟有賊匪逃竄西行者隨率官兵立時擒拏而賊匪竟敢持械拒捕被官兵殺死者二名生擒者十一名內亦有穿黃色紅紬衫褲束黃紅色帶者及抵臨清西南之土城隨一面於運河隔口用杉木棚架督令官兵扒過用鎗礮一齊攻擊賊匪有被鎗礮打死者更有由河浮水而逃亦被鎗礮打死水中者現在親督官兵於緊要閘口堵勦務盡根株不留餘孽等情臣飭該鎮將所獲生口解赴大學士舒赫德處查辦謹繕摺由驛馳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何煟曰舒赫德等奏逆匪王倫已被音濟圖擒住復被羣賊搶去實爲可恨可惜音濟圖此次頗屬奮勉著仍賞給頭等侍衛及副都統銜並與鞠阿爾圖等八人各賞銀一百兩但音濟圖設捕王倫時止帶鞠阿爾圖等八人前往人數本覺太少彼時若選勇壯數十人同往在院內堵截則兩廂之賊何由得出舒赫德何以不早爲調度及此此時自以搜捕王倫爲要務巴圖保等入屋時王倫已無踪跡或先竄匿別處亦未可知自當上緊擒拏毋使稽誅漏網據稱賊首未獲終難藏事並不敢稍有含混等語覽之畧爲放心朕前日見舒赫德奏到勦捕賊首一事恐其欲遷就完事甚以爲慮即於舒赫德亦大有關係因舉班袞事明切申諭令其引以爲戒今舒赫德於未奉朕旨之前所奏實力搜捕賊首不肯草率朦混處與朕意適相合是舒赫德胸中尚有主宰可不致於舛誤惟當倍加努力務獲真賊據楊佩供王倫及其母妻

兩弟梵和尚等俱在一處等語逆匪尚聚有數人
且攜眷屬其轉移易於知覺無難蹤捕而婦女逃
竄更不若男賊之便易尤不慮其軼出重圍又供
王倫說就在這裏燒死是不出去的之語或係逆
匪狡計詭為此言遣楊佩外出傳說冀官兵信而
不疑守株坐待逆匪便思潛踪狡脫亦未可知舒
赫德斷不可為其所愚至該處牆壁雖稱堅厚究

係尋常房屋搜覓尚非難事況楊佩供王倫近日
飲食俱不能得自難久為抵抗即或拾死拒守亦
當設法搜擒至火攻一事初圍時用之原可得利
今賊人困守宅舍之內惟宜計取力擒牆堅可以
鎗礮轟摧屋多可以分兵掩捕若復用火攻轉致
賊屍混淆難辨尤屬非宜舒赫德於此不可不慎
又據何煟奏總兵黃模等於二十四日在臨清十

餘里外追殺逃竄西行逆匪之事所報殊未明晰
黃模所遇見之賊其有若干其未獲者又逃往何
處黃模曾否親往追擒有無弋獲均未詳晰聲敘
何煟既派該鎮助勦賊匪即當授以機宜何竟聽
其冒昧前往漫無措置乎並著何煟明白覆奏至
二十四日舒赫德已在臨清集兵攻勦並據奏賊
敗後仍追入舊城則閘口土城等處安得有存留

之賊為黃模擒殺此事亦著交舒赫德查奏至賊
匪雖屢經殲勦而豫行逸出未經就獲者不少況
前此被殲之楊壘即係逆匪偽總兵恐有類此兔
脫者尤不可不留心查緝一經捕得即訊明正法
毋稍寬縱此等近則直隸遠則河南藏名匿跡冀
避刑誅亦事所必有此乃周元理何煟專責務須
挨查密緝勿容稍有餘孽若根株不淨數年後有

嘯聚滋擾之事咎有攸歸是褻難縱寇不獨貽害
地方實屬無理何煟自貽患也懍之慎之再據稱
所獲賊犯內有束紅黃色帶者此等自係要犯如
尚未正法著何煟訊明最要之犯選派妥幹員弁
解京候訊將此傳諭知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徐績曰據舒
赫德奏報近日勦捕賊匪之事係舒赫德一人經
理而阿思哈徐績並無所辦殊不可解朕派阿思
哈同拉旺多爾濟帶兵前往原因拉旺多爾濟騎
射嫻習殺賊勇往自屬可恃而籌度賊情則非拉
旺多爾濟所長自須阿思哈同往調度前此拉旺
多爾濟帶兵搜捕各村之賊阿思哈不與同行已
屬非是因傳旨嚴飭並令明白回奏朕非因拉旺
多爾濟係額駙稍為護庇而因材器使實不肯責

人以所不能若係福隆安領兵在彼則非拉旺多
爾濟可比一切調度彼皆能之倘亦如阿思哈之
安坐臨淸則其獲戾較阿思哈更大朕又豈肯因
其額駙而貸之乎況由京派往之人如春寧等原
以備舒赫德驅遣指揮即拉旺多爾濟欲其歷練
成材亦應聽舒赫德調度至阿思哈係軍機大臣
奉差前往舒赫德而下諸事伊當分任豈亦待舒
赫德督辦乎再著阿思哈明白回奏至徐績係山
東巡撫各處地方皆其責任凡屬偏僻村落稍有
一二賊藏匿亦其干係今舒赫德現在督兵擒捕
賊首徐績即應親赴各村莊搜拏逆賊毋令竄跡
稽誅此乃分內應辦之事無可推諉即邪教傳播
之處徐績亦應加意訪查勿存萌孽其被賊擾害
之區並當酌為綏輯以安善良庶不負封疆職守

況徐績在山東不能經理地方察詰奸宄致有邪教糾衆滋擾之事其罪已無可寬今尚不思通飭自効實不知其欲自取何罪也徐績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明白回奏併諭舒赫德知之

庚辰

國泰奏言臣於九月二十六日傍晚遄抵恩縣查詢許文明供出之教師李萃據該縣知縣黃

栻面禀日前因賊黨蔓延訪知縣民李萃并有郭景順褚文俱係學習拳棒之人隨即密拏到縣嚴加刑訊李萃郭景順俱已監斃現有褚文及李萃之弟李照李智妻董氏可訊等語當即提犯嚴訊據褚文李照等供稱李萃邪教傳自臨清李浩然八月二十日李浩然曾到恩縣指引李萃接應嗣因李萃身死糾合無人等供復

分遣員弁前赴李萃家中搜出刀劍二把綾軸一副語句含混可疑軸內姓名恐係羽黨亦交恩縣一併查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國泰曰恩縣知縣黃栻所訪之邪教李萃郭景順二犯業已監斃亦係其自作之孽該縣以案犯重大求供過急刑訊致斃於獄中亦可無庸置議其查出李萃家綾軸詩句

以爲隱語亦可以爲常言俚句亦可似非此案緊要關鍵如執此究詰轉不能得有實據惟應將案內各犯嚴行鞫訊務得邪教傳播根源勿任狡飾擇其關係緊要情節重大人犯派妥員管押解京訊究其餘案內實有干礙之人並當從重究治毋稍姑息然亦不得節外株連將此傳諭國泰並令舒赫德知之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九

冬十月辛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音濟圖前在四川軍
營不能奮勉是以將伊頭等侍衛並副都統銜革
去降爲二等侍衛令勦捕山東逆賊一案音濟圖
直入王倫樓屋縛擒并被賊衆用刀砍傷甚屬奮
勉出力音濟圖著加恩復爲頭等侍衛並賞給副

都統職銜翊阿爾圖塔維保準得保色楞額挺額
爾登保色爾固美烏爾圖爾濟等八人協同入賊
住房擒捕王倫致各受傷亦甚可憫著加恩同音
濟圖各賞銀一百兩即著舒赫德傳旨賞給其受
傷陣亡之人并著查明送部照例議卹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前奉
諭旨查詢館陶縣知縣係屬何人先將姓名奏聞臣

等查現任館陶縣知縣係陳培敬廣東舉人俟
事竣後臣徐績遵
旨給咨送部引
見又臣徐績於二十一日接奉
諭旨本年考試武闈令學臣李中簡辦理其外場監
箭令登州鎮臣夏攀龍辦理今新任登州鎮臣
李奉堯已於二十八日到省臣徐績已遵

旨移令李奉堯接辦又臣等於二十四日接奉
諭旨閘口之賊勦退即督同空各幫糧船銜尾前進
臣姚立德查臨清州運河即在舊城之內日下
舊城賊匪將淨閘口清楚回空漕艘已可過行
臣等一面知會嘉謨督押回空南下一面嚴飭
沿河文武員弁加緊協催俾各幫及早抵次受
兌奏入報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十三

庚寅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查已獲之王倫等親族頭目及續獲各要匪自應即日分別辦理。以昭炯戒內解陶景淑文得見李玉珍邵然趙大坊趙煥趙玉佩李得深楊佩等十犯或係王倫義子助賊爲惡或係搶奪王倫殺害職官俱

屬罪大惡極應凌遲處死又楊峻德楊立爵李達楊梓徐克明張倬張發爵盧高黨耀汙劉世衣王宗林王宗興王進忠閻吉瑞閻斐然閻宗禹等十六犯或係充當探馬或係首逆親族並隨同佔住臨清亦法無可貸均應斬決臣等已將該犯等分別正法並令居民環視以彰

國法而快人心至王倫等之妻女姊妹義女并不及歲之親姪等共三十三犯應照例給功臣之家爲奴現俱解送刑部辦理。

同日又奏言臣等查九月十二日惟一共帶綠營兵四百五十五名除陣亡九名外尚有四十名未回此等臨陣退怯之兵自應遵

旨即速查拏究出爲首倡逃者十餘人正法示衆其餘隨同潰散者亦當查明發伊犂等處給兵丁爲奴以昭炯戒再九月初七日徐績在張四孤

莊柳林等處打仗共帶綠營兵六百四十二名。內陣亡九名未回者有一百四十八名亦應一體嚴拏辦理臣楊景素現巳飛飭文武官員上緊緝弋如獲有倡逃之兵即于所拏地方訊取確供一面奏

聞一面正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據奏審辦逆匪案犯所擬淩遲斬決俱屬允協至逆匪緣坐家屬內王正月兒係王經隆之子雖年僅二歲但王經隆與王倫同日起事逆惡重犯豈可復留遺孽著交刑部監禁其王倫新擄之妻王張氏等均給功臣之家爲奴又所稱賊犯中有報知王倫等住處之顏文韶鄭乾二犯倘無與官兵打仗之事且

能逃出報信情有可原自可貸其一死但究係曾經從賊不便仍留本處應酌發雲貴川廣地方充軍又另摺所奏潰兵如此之多實爲可恨若僅查拏倡逃之十餘人正法尚不足示儆自應嚴拏務獲多辦數人以肅軍紀餘亦當分發伊犂及烟瘴等處不可稍存姑息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今日令軍機大臣研訊各犯據王經隆等供出有陳合璧是王倫徒弟在恩縣招有四五十人入教內有石姓褚姓等語陳合璧係招人入夥之犯現在曾否拏獲褚姓是否即係褚文石姓又係何人著即查明奏覆再李旺供稱京兵消息是季國貞妹夫馬姓在油坊探知報信又據王經隆等供有王倫族姪

王有慶曾辦食用并從壽張帶來厨子劉國安閻二小二名俱著一併嚴拏務獲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前據姚立德稱東昌等處陸續獲犯一百二十二名內除審訊明確分別正法發遣釋放外尚有甫經解到十九犯現在監禁臣等隨行文將各犯提至臨清嚴加審訊除張歇都先經身故戮屍外其楊

林楊富魏希孟王四薛富韓副如舊文科七犯。
或爲賊頭目攻打城池或看守賊寨代爲送箭。
均屬法無可貸卽應正法又王經全之胞兄王
經林胞叔王日成王日前龔盤佑之胞叔龔珠
玉等四名雖訊與王經全龔盤佑向各分居不
知逆情但究係賊匪親屬應咨部發遣烟瘴其
趙大哲王振山謝順碾李全等四犯俱係被賊

擄去于大兵未到之先乘間逃出並未從賊又
閻家臣閻日公訊係閻吉祥之無服族叔在玉
係李士傑族兄李世榮之僱工人俱無入教之
事應予省釋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烏大經已補授臨淸協副將所
遺德州參將員缺亦屬緊要臣舒赫德素知武

鑲阿向在西路出兵行走尙好應卽令其陞補
德州營參將並暫行兼管德州城守尉事務奏
入報
聞。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查直隸與東省交界州縣
前聞逆匪肆擾同深憤恨不切齒痛恨召集鄉勇
共圖守禦其大名廣平一路各村莊集有鄉勇

五六百名清河威縣故城等處各城堡亦俱集
有千餘名并西岸官兵札營地方東省民人前
來搬木送草者不少而直隸淸河縣士民復有
呈送牛羊豆草等物至大學士舒赫德處以備
犒賞者此等輸誠効義急公奉
上之民實由
聖治化成漸摩日久天良感發出自性生現已札知

各州縣分別查明獎勵臣于初八日審辦各要
犯事畢即起身仍由臨淸西岸稽察順赴大名
廣平一路巡查回省奏入報
聞
臣等謹按直隸毗連東省州縣間奸匪滋擾
憤切同仇城堡鄉莊團集守禦無慮千百餘
人如館陶縣文生趙之枚武生王建基等率

領居民保村殺賊而淸河士民備具牛羊豆
芻諸物赴軍前呈獻急公踴躍發自至誠
皇上嘉其深曉大義
諭令分別獎賞其文武生員既
特予教諭千總職銜至鄉民中之首先倡率者並給
扁以示旌揚直隸督臣奉宣
德意士民聞
命之下感勵益深奸慝除而良善長蒙其福有不爭
奮於蹈德詠仁者乎
同日又奏言臣拏獲逃匪餘犯逐一研訊內王
進忠閻丹信張大臣張文貴閻茂王玉于先七
犯隨同攻城打仗各一次王慶喬富粱見王法
起孫華五犯隨同搶劫村莊各一次均應斬決
運吉吕李明朱克敘馬陞宋添長五犯均爲賊

守口照料情節可惡亦應律斬決以上各犯
業經綁赴市曹正法其張大妮孫可茂張有本
王山伊讓張同許濯七犯爲賊服役未久均應
發遣伊犁及烟瘴地方王士貢秉有二犯仍在
舊城照常買賣並不及早逃出又幼孩潘魁一
名雖年僅十四但曾供賊使令亦應一併發遣
郭四王智二犯據供十八二十等日賊人搶擄

伊妹並將伊拘入窩時未久且並未爲賊服役
現已合家被難又徐進才何二小雀八崔豹四
名初因形跡可疑被拏今據供並未從賊又趙
犨一名年僅十三被擄亦止二日均應解回東
省查明省釋奏入報
聞。
辛卯

上諭內閣曰舒赫德所帶發往山東以道府用之忠
德赫紳泰俱著馳驛前往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前據徐績奏
逆匪侵擾三縣時在壽張縣殺害知縣及署遊擊
陽穀縣殺害縣丞典史堂邑縣殺害知縣今復訊
之各賊犯據梵偉閻吉仁供我們到壽張縣衙門
知縣從署內出來我們叫他順從喊罵不依是劉
燦馬成龍景淑動手把知縣殺了李世傑說他是
個好官將還子包裹掩埋在衙門裏知縣並無女
眷等語又據王經隆供堂邑縣官知我們在張四
孤莊殺人放火把我妻子拏在監裏我們進城時
縣官在城上巡查王倫於北門上拏住縣官和他
兄弟他們不肯順從就綑縛擡到北關外打了縣

官一頓棍到一更多天把他兄弟兩個都殺了亦
無家眷等語是該三縣俱被執罵賊而死克守臣
節亦屬可憫其從前即有辦理不善之處尚可相
抵著舒赫德楊景素再行確查如果屬實即奏聞
予以䘏典若能詢得該知縣掩埋之所并著楊景
素驗明另爲給棺盛斂聽其本家領回至陽穀縣
殺官一節據王經隆供我們到陽穀縣衙門縣官

不在家劉發郭永放把他家口殺了别衙門的人
都跑出來我們那日殺了許多人不知有官沒有
等語是陽穀縣縣丞典史被害之事據賊所供並
無確證而知縣家眷被賊戕害該縣係何人因何
不在署內並著查奏又賊供進壽張縣城先到遊
擊衙門有閻吉仁之兄閻吉智現在當兵送信令
遊擊走避我們將閻吉智殺了又到守備千總衙

門亦皆不見等語所供與徐績原奏不符是該遊
擊與縣官被害者不同即或畏懼自戕亦非罵賊
不屈可比若竟逃避偷生則其罪更浮於惟一斷
不可姑寬著舒赫德楊景素即速查獲訊明奏聞
正法至徐績初奏以守備正在沿河催漕是否屬
實其千總又復何往并著一併查明覆奏再壽張
動手戕官之各賊犯除已傳諭東省查拏外尚有

王槐劉發二犯並著楊景素即速查拏審明從重
辦理。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等遵奉
諭旨查辦堂邑跪迎賊衆男婦于審訊各獲犯中隨
時跟究今訊得魏希成堂邑縣魏家莊人本年
六月間入教九月初四日王倫到城南三里莊
有本縣陳家莊人陳緒料同跪接隨至臨清彼

時共百餘人內有認識者係魏世載王貴王繼
蘇連登蘇連城數名其魏世載王貴俱已被拏
臣等因即提該二犯嚴訊供俱係堂邑縣人同
在三里莊跪接王倫並跟到臨清又據王貴供
亦係陳緒料合是陳緒一犯實爲首倡跪迎之
人自應嚴拏重辦但查姚立德送到正法各犯
冊內已列該犯姓名并註明陳家莊人至魏希

成主貴供曾為賊攻城魏世識跟隨入教為賊
㗑馬且自堂邑同至臨清俱屬法無可貸應請
旨將魏希成等三犯即行正法其同時跪接之王純
蘇連望蘇連城自應嚴切查拏再前訊劉君愛
供係王聖如姊夫入教已有二年九月初五日
王倫到柳林時同楊二記臉郭濟美傳喚同莊
人去跪接查劉君愛已列逆匪彩窯項下奏明
正法郭濟美前據姚立德解訊之曹文科供稱
中鎗身死惟楊二記臉一犯現在一體搜捕至
此種入教逆賊之人大槩多隨至臨清現經官
兵燒殺諒已不少嗣後續獲各犯中有訊出此
種情節者再行分別定擬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等查賊中有歸岱一犯又稱歸

太現未就獲當嚴飭文武各員留心偵捕至李
國貞久經拏獲其李忠一犯雖據直隸總督周
元理轉解臨清但訊係徐克明奏明在案又查
武生吳兆隆一犯經臣等
奏明與武舉劉附文生楊榮華一併問擬正法俟
旨遵行今梵偉供出吳兆隆有設計燒城搶船搭橋
等事實屬罪不容誅臣等復加窮詰該犯子主
謀一節總未吐供并稱伊子吳士偉被官兵拏
獲殺死臣等詳查正法冊內並無吳士偉姓名
難以憑信再當嚴捕所有李國貞吳兆隆二犯
現在奉
旨解京其劉附楊榮華身為紳士竟敢從賊或亦有
應行訊究之處臣等現將李國貞等四犯一併
解京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前在德州時有中書沈啟震前來進見稱係丁憂回浙丹滯德州知臣赴東勦賊願隨行出力臣此次帶出滿漢司員無多而事務繁冗不敷辦理沈啟震向在軍機處行走臣素知其熟諳因留其同至臨清幫辦一切俟事竣後仍送其回籍守制沈啟震自隨辦

以來頗為出力理合奏

聞奏入得

旨俟其服滿時提奏。

壬辰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查閻吉祥一犯已解京備訊其解陶張立祥二犯同楊峻德等二十六名及東昌解到七犯俱遵

旨正法至王倫之義兒十八人經臣等歷訊各獲犯所供並無趙元其人嘉謨處所開之趙春李仲林直王自正四名亦從未據各犯供及其李仲或即前在油坊打仗未獲之李忠林直或即與王倫結拜兄弟已死之林哲其字音相近嚴訊之下因而混供亦未可定至李裕國即李玉珍井住即景淑李姓二人當即是李世傑李得深

而所稱王姓則祇有王經隆一人臣等細行查對如王經隆閻吉祥李桐三犯已經解京李玉珍艾得見郗然趙大坊趙煥趙玉佩景淑李得深八犯已經正法丁若錦李贊一李世傑三犯已受傷身死張百祿一犯已行知河南查拏溫炳趙傳二犯現在飭緝惟單內徐足一犯臣等前訊據各犯俱稱王倫義兒尚有郗學現亦嚴

行查捕。郗𪭢與徐足音亦相近。或即其人。臣等
俟經對明。則嘉謨處所訊之供。似未為可據。又
李旺所供齊蓮城張括仁二犯。除張据仁即張
善長。已據東昌續獲解到訊供外。其齊蓮城一
犯。臣楊景素現在開明該犯住址。飛速查拏。俟
獲到一併嚴辦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據姚立德解到東昌拏獲賊匪
楊富供稱臨清官兵從土城東門入。有張善長
歸太逃出臨清北門。昨據登萊青道王站住送
到續獲賊犯印冊。查有張据仁即張善長一犯
在內。隨即飛提嚴訊。據供係臨清州人。於三十
八年八月內。有城南大水坑居住之李振前來
引誘。隨於二十九日入教。王倫封為刑部官。寫

字管帳。並不打仗。九月二十三日官兵到來。我
同樊國太郝燦等逃出北水門。去遇著歸太帶
有七八百人在塔灣。向官兵打仗。被官兵殺了
數百。他們敗走。小的隨著望東逃去。歸太說往
河南去調兵。我逃到高唐州。就被拏獲等語。是
張善長一犯。係與歸太同逃。歸太并有往河南
之說。臣等因即飛咨何煟。囑其密速查拏。至張

善長母妻子女及所供引其入教之李振。並同
逃之樊國太郝燦。臣楊景素現在上緊嚴緝。奏
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何煟楊景素曰。
據舒赫德等將李貴李桐閻吉祥解送到京。訊據
李貴供。王倫未起事時。曾於八月望後。差歸太進
京探聽動靜。至九月二十 同歸太帶一人來見王

倫說名于瞻海從京裏來聽得發兵一千到山東
王倫就令梵偉與清林李忠等帶兵七八百迎拒
被京兵敗了回來于瞻海是柳林人王倫收他隨
營後來不知下落今據舒赫德等奏訊據張居仁
供九月二十三日逃出北水門迴著歸太說往河
南去已飛咨何煟密速杳拏等語歸太一犯逃往
河南供証確有可據著何煟即速嚴密緝拏毋任
漏網至于瞻海係柳林人自應交楊景素在山東
嚴緝但該犯曾經歸太引令入夥或隨同逃往河
南亦未可定並著何煟一體嚴緝又據李貴供張
百齡是孟燦外甥常往河南收徒弟鬧得有遂平
縣中劉姓三人還有孟燦女壻亦在遂平居住但
不知姓名是遂平傳教之說業經賊犯供明必非
虛妄何煟務須實力查拏勿使地方官顢頇了事

又據李桐供搶奪王倫時林哲之弟林浩在內又
王倫之弟王淑尙無下落又李忠亦係案內要犯
直隸所拏李忠旣訊係徐克明則李忠現在何往
並著楊景素一併查拏嚴審重究恐有竄入直隸
境內者周元理不可不留心協緝其有情節較重
之犯即解京訊問所有應拏要犯並令徐績盡心
踹緝以期自贖再臨清舊城逆賊佔踞半月有餘
經官兵勦捕殲戮甚多亦有該處居民被賊殺害
者前據舒赫德奏舊城街巷賊屍填積塞路據楊
景素奏舊城居民歸還者已四千餘戶自仍須聚
處於此若令屍骸積久穢氣鬱蒸春融以後恐易
染成疾疫不可不速爲妥辦著舒赫德楊景素擇
一離河稍遠平敞地面無礙田廬者刨兩大坑分
別男女屍身投擲其中即以爐餘瓦礫填擁成堆

雖不必如鯨鯢京觀之封。而作大冢以昭炯戒。亦
可使人見而知儆。且街衢并得肅淸。如實有良民
爲賊所害。其家屬還歸。尚能識認。願領回殯葬者。
查明亦聽其便。
臣等謹按逆匪擾竄臨淸。自取誅滅。經
大兵迅剿。駢戮聚殲。彰
國法而攄衆憤。我
皇上睿慮周詳。以居民漸次復業。恐舊城以內積骸
過多。街衢未能淸肅。
命擇離河稍遠無礙田廬之地。分掘兩坎。投瘞賊屍。
壘成大冢。法紀旣申。仍得免於暴露。且俾凶
頑者永知儆戒。從此閭閻安堵。自無疾癘之
虞。
聖天子懲惡寧民。洵無微之弗至已。

同日楊景素奏言。現在逆匪勦除。回空糧艘。銜
尾南下。經臣奏蒙
聖鑒。一面委官催趲。晝夜遄行。茲于十月初十日。回
空湖南三幫。江西十三幫。俱已全過臨淸。水手
短縴人等。極爲安靜。並無勦餘賊匪。改裝混入。
臣仍嚴飭沿河文武員弁。乘此天氣尚暖。速行
催趲出境。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臣率領直隸兵弁。在臨淸河西。
堵截逆匪。其時臨淸之三汊河。爲賊西竄要口。
聞該處回人洪印等。素稱勇悍。是以令同兵白
虎等。即隨同都司張世富。一同勦賊。實屬奮勉
出力。已於奏
聞後。遵

旨賞給洪印洪全銀二百兩。白虎拔爲把總。嗣臣把守臨清河西大學士舒赫德。帶兵在河東。舊城勦殺。初次不過令二三十人引路。餘俱未用。況洪印等業已仰沐

天恩。似可毋庸再行賞給。現擬出示獎勵。俾知勸勉。

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自逆匪援害屯聚臨清。仰蒙

聖恩。調遣勁旅。尅日勦平。臨清城鄉內外百姓。扶老攜幼。均各還家。民情寧貼。遠鄉亦無逸賊。所有駐臨弁兵。除京兵津兵及青州德州滿兵。現經舒赫德酌量請[illegible]

旨撤回外。其山東綠旗營兵。久駐臨清。亦已無事。臣與舒赫德面商。酌擬撤存登撫標存營兵二百七十九名。除徐績赴柳林搜捕餘賊。帶兵一百名外。尚存兵一百七十九名。請俱留臨清。至兗鎭存營兵一千三百十九名。請酌留六百名。其餘九百十九名。應請撤回。登鎭存營兵一千三百名。路途較遠。本處海疆。亦關緊要。應請全行撤回。臣擬俟京兵撤回後。即將兵弁酌量遠近。分作三起。按日起程。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接奉

諭旨。遵即查明臨清新城內。共有本年地丁漕項錢糧四千七百五十六兩零。內已完銀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未完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舊城內共有本年地丁漕項錢糧九千八百二十兩零。內已完銀二千六百六十一兩零。未完銀七

千一百五十九兩零。其從前並無借欠銀兩。臣查新城百姓同文武官保護城池。能知大義。且守城日久。未免多費口糧務秫。所有未完本年錢糧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可否全行蠲免。出

自

聖恩。至舊城居民。凡從賊抗拒。及爲賊供役之人。俱已勦戮殆盡。外其實在良民。或屋被焚燒。或家

被搶掠。所有本年未完錢糧七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並請

聖恩。蠲免十分之五。至臨清城外被害鄉莊。并壽張陽穀堂邑三縣城鄉之處。所有本年應完并帶徵錢糧。及臨清舊城蠲剩錢糧。並懇

聖恩。緩至明歲秋收後起徵。以紓民力。又臨清壽張陽穀堂邑城鄉被害之處民間秋收貯蓄。多被搶掠耗散。小民辦理漕糧不易。臣仰體

皇仁。擬將該四州縣被害之戶所有本年應徵漕糧。緩至明歲秋收後起。分作二年帶徵。以裕歲內

民食。更沐

高厚聖恩于無旣。所有遵

旨酌擬臨清等四處。分別撫綏事宜。謹繕摺奏

聞。奏入。

上諭內閣曰。此次逆賊王倫等糾衆攻擾臨清等處。經舒赫德等統率八旗勁旅。彌月即爲勦平。其新城居民。能隨同地方文武盡力守禦殲賊。保護無恙。實屬可嘉。至舊城居民。賊至遠避。事平挈眷還鄉者。皆係守分良民。室廬蕩析。生業未免蕭條。又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或人被賊戕。或屋被賊燬。及家計爲賊搶掠者。均堪憫惻。特降旨令該撫楊景

素查明具奏候朕降旨加恩。今據楊景素據實分別查明覆奏。著加恩將臨清新城內本年應徵地丁漕項錢糧。除已完外。所有未完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全行蠲免。以獎善良。其舊城內實在良民未從賊者。所有本年未完錢糧七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並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至臨清城外被賊擾害鄉莊。并壽張陽穀堂邑三縣城鄉經賊被

害之處。所有本年應完正賦並帶徵之項。及臨清舊城蠲剩錢糧。槩行緩至明歲秋收後起徵。以蘇民困。至臨清壽張陽穀堂邑城鄉等處。民間貯蓄多被賊匪搶掠。小民無力辦糧。並著將該四州縣守城及城鄉被害之戶。所有本年應徵漕糧。俱緩至明年秋收後起。分作兩年帶徵。俾歲內民食得以寬裕。該撫其董率妥為經理。以副朕矜卹安良

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臣等謹按臨清居民守禦新城。奉公盡力。而舊城及壽張等邑。被賊戕毀。生計亦未免蕭然。仰蒙

特沛恩綸。普霑渥卹。或蠲免正賦。或緩帶秋徵。自城邑以至鄉莊。靡不徧逮。用蘇困敝而就安恬。小民驚竄甫定。已沐浴於

聖主和甘之澤矣。

同日楊景素又奏言。逆犯王倫等邪教惑民。謀為不軌一案。臣親提現獲人犯。逐一嚴訊。查有臨清州武生吳兆隆。堂邑縣生員楊榮貴二名。經解京逆犯王經隆等供稱。攻打臨清州時。吳兆隆設法燒城。並搶船搭橋等語。現在將吳兆隆遵

旨解京。並將楊榮貴一併起解在案。伏查教職一官。
約束士子。是其專責。平日不能實心訓教。以致
該生等不明大義。甘心從賊。咎無可逭。除堂邑
縣訓導吳琛業經罵賊被殺外。所有臨清學正
孟毓燦。訓導李世璐。堂邑縣教諭楊拵僑。相應
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以肅

功令。至山東學政李中簡。亦應一併附參。聽候部
議。奏入。得
旨。該部察議具奏。
癸巳。
上諭內閣曰。壽張堂邑兩縣知縣。現訊解京各賊犯。
據供該二縣被賊擒縛。迫其順從。皆罵賊不屈。爲
賊戕害等語。壽張知縣沈齊義。堂邑知縣陳枚。俱
能罵賊而死。克全臣節。揆合守土之義。其屬可憫。
至沈齊義。未能先事覺察。及訪拏賊匪。又復機事不
密。致賊黨聞風生變。雖亦不能辭咎。而既以身殉。
亦可相原。沈齊義陳枚。俱著加恩交部照陣亡例
議卹。又昨據楊景素奏。堂邑縣訓導吳琛。亦罵賊
盡節。並著該撫查明。交部一併議卹。
臣等謹按。人臣守土之責。貴乎弭盜未然。使

奸民無由竊發。若不能先事豫防。致賊匪肆
行擾擾。固已咎無可辭。
皇上加意矜全。如壽張令沈齊義。於查辦邪教一事。
始失之優柔寡斷。繼由於不密。害成。以致釀
成事變。禍實自取。乃猶
念其罵賊捐軀。尚稱盡節。以及堂邑令陳枚。訓導吳
琛。於致命遂志之義。均爲無忝。

特予一體

恩卹以示褒揚寵其應得之優獎其克全之節

聖人善善從長權衡至當信無錙黍之或爽云

同日

上諭內閣曰逆匪王倫等糾衆滋擾佔踞臨清因東

省綠營懦怯無能特遣健銳火器二營兵千名派

額駙拉旺多爾濟都御史阿思哈帶領勦捕並令

大學士舒赫德統率經理未浹旬而一舉蕆事逆

黨要犯生就殲擒伏法而賊首王倫亦畏罪自焚

斃命驗有實據若非遴派京兵前往安能迅速若

此所有出力各兵及帶兵各員等業於起程時加

恩賞賚其春寧音濟圖巴圖保等亦節經施恩賞

擢至舒赫德調度有方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均能

實力董率甚屬可嘉舒赫德拉旺 多爾濟阿思哈

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協勦之直隸總督周元理

總督管河南巡撫何煟正定鎮總兵萬朝興河北

鎮總兵黃模亦俱在事奮勉並著交部議敘

同日何煟奏言據署遂平縣知縣王斗樞禀稱

在縣境諸市店地方常姓飯鋪中查獲張百祿

供係壽張縣人有兄張存良因販魚到遂平在

姨親趙雲風家姑住我向在山東投張九傳爲

師學習拳棒今年正月來遂平探兄住下九月

內想回家探母來到黃河涯劉家口官差不准

過河就回太康縣叔子張洪功家住了幾日來

到遂平諸市店飯鋪就被盤獲等語臣查張百

祿一犯先據逆犯王樸等供稱在遂平傳教其

爲來豫勾引匪徒入夥無疑今既拏獲則隨從

附和之人自無難跟究現已押解赴省臣飛飭

在省司道先行公同審訊俟臣同省徹底清查
務使根株淨盡不留餘孽奏入
諭曰將此人速行解京毋致兇脫慎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何炯曰據何炯奏業經遂平
縣盤獲張百祿訊取實供已令派員解京審辦矣
此外因太一犯及孟燦文均務須即速擒獲解京
審辦如訊得傳教之人確有姓名住址可據必須

一併搜拏即無從賊謀叛情由亦應照邪教例從
重發遣其或未經供出者轉不必過于搜索以致
節外株連但查拏邪教之事固不可稍涉張皇致
良民略有驚擾尤忌機事不密如壽張拏逆之先
發飭人何炯老成練達自能調度得宜毋縱毋枉
甲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昨審訊逆賊

夥犯諫稱賊衆初進壽張城即至遊擊衙門因有
步兵閻吉智豫先送信遊擊已經逃避等語遊擊
係防守大員若賊至即逃以致城池失守其罪較
惟一等之臨陣退避者尤重業已諭令舒赫德查
奏復以遊擊趕福身係滿洲若竟避賊而逃即其
子亦當問罪因諭福隆安派員前往將其子孫拘
禁隨訊據趕福家人李福兒供稱趕福由署後牆

缺跳出原想出外集兵勦賊並非逃避旋往各處
調兵即遇見惟一隨往陽穀追拏賊衆與賊打仗
陣亡等語果爾則趕福之死亦殊可憫不但無罪
并當予以䘏賞錄其後人所有應得官銀現已諭
令照例賞給其家至所稱趕福從署後走出賊叫
兵丁拏賊並無一人來應等語兵丁於各營將領
理應竭力捍衛過有賊人竊發尤當相隨勦擊若

營官喚令殺賊進呼不應非入教從賊即怯避無能較之堂邑男婦跪迎王倫者情罪更重不可不分別究治其係遊擊署內該班之兵應查明發往伊犁等處為奴其在城防守者亦應革去名糧重責示儆若查有從賊者即應在該處正法著舒赫德即速同楊景素前赴壽張查辦勿稍姑息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等訊問前

跟葉信同赴東昌之千總王廷佐據稱于九月初二日隨葉副將赴壽張剿賊初四日行至東昌李海務地方經東昌府知府李世法都司多奇納差人趕回東昌守城初五日辰時賊匪有來臨清之信復隨葉副將于是日三更回至臨清土城查點兵丁葉副將未曾回署初六日子時進磚城防守並未出城等語臣等質之署臨

清營都司湯鋐復提葉信再四詰訊俱屬相符查葉信于初五日回至臨清未曾進署現據千總王廷佐等所稱似為確實再查葉信家眷搬往糧船一節現在奉

旨傳諭何煟查詢衛千總趙亮其有無于初五六日回至土城面托搬眷下船之處經趙亮處証明情節自無從遁匿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據舒赫德奏葉信于初五日回至土城並未進署初六日即進磚城防守是其罪尚屬可諒今聞伊已于十二日病故亦殊可憐應准其家屬將屍棺領回但葉信于訊供次日即行身死或果係積勞羸弱難以久延抑係別有通信伊家搬避之處恐日後敗露畏罪自戕著舒赫德即速查明據實覆奏至前諭舒

赫德勦捕逆賊事畢。即往壽張陽穀堂邑等處查勘被賊情形。并將堂邑跪迎賊衆各犯查辦。近日審訊賊犯。據供跪迎男婦。俱已隨往臨清。計官兵勦賊之時。此等非殪於鎗矢。即擒獲治罪。未必復能倖免。即有仍留本邑者。此時豈肯自認不諱。旁人亦未肯投首告訐。是查辦本爲不易。且愚民無知。未免轉生疑畏。此事可毋庸再辦。舒赫德竟當

同至德州查辦駐防潰兵之事。將首先倡逃者。訊確即行正法。附從同潰者。發遣新疆爲奴。並將此等人犯。削除旗籍。至陸續自回本營者。如訊無潰逃情形。仍准留存當差。但亦須逐一鞭責示儆。此必須舒赫德親駐德州。俟新任城守尉福保到日。即督同查辦。並將該處補缺等事。妥協經理。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臨清當賊匪焚掠之餘。鄉城百姓。生計艱難。前奉
諭旨加恩撫恤。并准部議。令臣楊景素派委妥幹大員。確切查明辦理。茲查布政使國泰。料理德州軍需事竣。現在臨清。臣等公同酌議。請即委該布政使暫住臨清。專辦一切撫綏事宜。令其親身往來各屬。董率州縣。實心經理。以藩司統領各官查辦。自能得力。臣楊景素仍隨時查察。務

使被難窮民。均沾實惠。如官吏等有不能實力奉行。致有侵蝕滋擾情弊。立即參劾治罪。布政使國泰應俟撫恤事竣。即行回省。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徐績前赴壽張陽穀一帶。搜捕餘孽。拏獲王倫堂弟王柱王林。并案內正犯郭延貞郭林五李有典牛洛 如林庚辰及郭進美

之母任氏妻孫氏温炳之妻董氏等二十三名
口帶至臨淸現在審訊辦理另行具
奏外臣等復提集各州縣獲解賊黨及附近鄉民
執縛送官之逆匪訊據各該犯供稱逆賊心腹
人等都在舊城內緊隨王倫逃出者頗少等語
所供固不足憑但思二十四五六等日搜捕賊
黨正在打仗之時所獲人犯將及二千俱在營

盤外露地看守兵丁又少恐有疎失是以將實
係賊黨并受傷垂斃者略問姓名住址卽行正
法未能細訊但供稱舊城中之賊經鎗礮擊斃
及焚溺死者不可數計堆于居民隴積搬用之
後臣等遣副將烏大經前往淸理街道又經檢
出屍骸現存者尙有五百餘具是從前屢次勦
殺賊內或有現在查拏要犯亦未可定至於附

近臨淸及壽張陽穀一帶百姓被賊殘害恨入
骨髓臣等于初七日將審明要犯三十三名押
赴臨淸城外分別凌遲斬決城鄉百姓四面圍
觀不下萬人無不歡呼稱快并聞遠近鄉莊拏
獻賊匪者所在皆有是百姓恨賊之心甚爲痛
切必不肯寄頓窩藏又經臣楊景素分派文武
員弁分路嚴密查拏卽有逃逸要犯亦斷斷不
能漏網此皆臣等目擊實在情形不敢不據實

聞現在惟有密遴妥幹員弁上緊查拏總期醜類無
上
遣以慰
聖念奏入
諭曰勉力爲之以靖根株
同日又奏言臣等查惟一徐績兩處潰逃兵丁

已據賈奏明飭文武各官弼弋但無專司督
捕之人恐事無責成易致疎玩玆查有直隸現
任遊擊調發山東補用之剛塔及直隸現任都
司調發山東補用之黃端該二員在直隸時臣
楊景素知其差委勇往辦事認真臣等現差剛
塔催挐撫標逃兵又差黃端催挐兗鎭逃兵俱
發給逃兵年貌住址清冊各處跟究查挐臣舒
赫德亦一面嚴催直隸總督河南巡撫一體嚴

緝奏入報
聞

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周元理曰前據周元理奏查審
挐獲各犯將陳玥周振業周振德三名遽行釋放
辦理未爲妥協恐周元理意存姑息因降旨嚴飭
並令將各犯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今
據奏覆訊陳玥等三犯實因恐被殺害隨行二日
旋即相約藏匿伺隙投出均無隨賊打仗等事其
情自屬可原已諭令仍釋放回籍是周元理前此
所擬尙未舛誤但彼時賊未勦平逆黨要犯均未
就獲何妨將各犯暫時覊禁俟東省捕賊事竣再
爲分別請旨乃周元理遽請省釋實屬急遽無序
但究非圖積陰功輒爲開脫其辦理不善之咎

尙可諒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昨令軍機
大臣研訊各犯據閻吉祥供九月二十六日夜間
同王倫下樓渦水過河時尙有閻大成一犯隨同
行走又據馬德供出有張四孤莊劉三是王倫夥
黨招人入教又江三供出李莊帶著許多人到臨

溝野莊地方叫我們過去搶我莊上的常老輝就帶
著我順從李旺見王倫的本日又訊據李國貞供
商量搭橋等事有韓裕功鄭之光帶人去搶糧船
五六隻各等語閻大成劉三常老輝韓裕功鄭之
光俱係應行拏究之人不可任其漏網并著舒赫
德楊景素等嚴行查緝務獲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十四

丙申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館陶縣文生趙之
枚武生王建基等率領鄉民殺賊查係林潘寨
鄉民二百十六名李官莊鄉民二百五十二名
共計四百六十八名臣楊景素已飭館陶縣知
縣陳培敬遵
旨動用庫項按名給賞銀兩理合奏明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臨清城內藥鋪王倫封為御醫
一節臣等前奉
諭旨卽查有二閘口開藥鋪之醫生遲玉津現在故
城經臣楊景素差弁緝獲解到嚴加詰訊據供
在臨清土城內居住素習外科行醫賊到臨清

後。被縛到盧家藥鋪裡。要與他看傷。我因將鋪
內所有膏藥陸續給他貼過後。卽乘空逃回。至
官兵入城殺賊。我同原任千總程際林并街民
林玉安等八人在西夾道空房內拏過賊人三
名交到營內。當初賊人徐範原有將來封你做
御醫之語。實在並無其事。亦並未與王倫看病
等語。臣等又傳訊千總程際林及街民林玉安

等并將拏獲賊犯册內查對。註有程際林協同
鄉民遲玉津等拏賊三名字樣。姓名數目俱屬
相符。查遲玉津已供稱為賊治傷。又曾有徐範
封為御醫之言。卽難保實無其事。未便以逃回
後曾經協力拏賊遽行寛宥。應行解京質訊。至
程際林及林玉安審無從賊情事。且詢之賊人
均未識面。似應省釋。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臣等奉
旨查拏李國貞妹夫馬姓在油坊探信一節。隨訊據
李國貞幼妹四兒供稱有姊夫馬光德現在投
到營裡。臣等卽將馬光德拏到研訊。據供係四
川人。父親原任臨清衛守備。已經身故。賊進土
城後。我總在家裡躲避。後來要想逃走。李國貞

帶我送出北水門。被賊拏住盤問。我哄他們說
是打探消息的。後來聞官兵到。隨卽逃出投到
營裡。並未從賊探信等供。查馬光德一犯。旣詢
係李國貞姊夫屬實。所供情節一面之詞。殊難
憑信。相應一併解京。以便與李旺李國貞二犯
嚴行質審。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據臨清州武生焦人傑等。於直隸
清河縣蘇家莊地方。拏獲逸賊張在立。押送行
營。并將同黨名字另單送閱。臣等即將張在立
飭發臨清州收禁。并將單內有名人犯司貞等
二十五人。陸續全數查獲。訊據張在立供。係臨
清州人。被賊裹去。曾跟隨賊營頭目劉四。到焦
人傑家裡。搶過物件。又替劉四將家眷搬送蘇

家莊住下。不曾再回臨清。至司貞等二十五人。
都是平日會使拳棒。其實不曾從賊。劉四已在
雎家樓被官兵殺了等語。又訊據司貞司倒王
有禮等。同供學習拳棒。並未入教從賊。查張在
立隨同搶劫。從逆顯然。雖經畏罪潛逃。亦應明
正典刑。請
旨即行正法。至司貞等雖堅供並無入教等事。但究

非安靜良民。應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以靖地
方。又另獲徐海徐五十兩犯。訊得徐海隨王經
隆歷次攻城。徐五十於張四孤莊起事之日。即
隨賊搶奪城池。又跟梵偉在臨清堵禦。此二犯
均係法無可貸。應請
旨正法。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欽奉
諭旨。李旺所供王貴。係帶兵攻打新城要犯。著即速
查拏務獲。解京審辦。臣等查王貴一犯。前正法一
千二百名册內。已有同名者三人。前訊東昌解
來楊富一犯供。有王貴是我姊夫。昨被鎗打透。
大約已死等語。此犯似即李旺所供之王貴。惟
楊富先經正法。臣等再於研訊別犯時。隨時確

查又奏
旨王經隆供燒樓時還有王宗尼與壽張年輕者一人亦跳下樓來被獲此二犯獲後作何著落查九月二十九日王倫焚樓自縊時王經隆于山墻跳出被獲之後又有王經隆之姪孫王峻愛自樓掉下訊供後因受火傷越日身死同時尚有一人因樓板塌下墜地當即身死未能訊供似

即係王經隆所供王宗尼及壽張年輕之犯又奏
旨訊出幫同李國貞搶船搭橋之犯有郭永敖高珍楊福金會韓福如李之貴楊樹常楊希葉李達皮之揚徐士姚王立松十二名亦係此案要犯必須拏獲重究查郭永敖等十二人除李達已經正法外楊福一犯前東昌解來正法之犯內有楊富一名又續解到楊福係館陶人雖據訊並無幫搭浮橋之事且稱從未與李國貞等認識但一面之詞難以憑信應請質訊李國貞其同往搭橋之楊福係住臨清抑係館陶即可得其確據今將楊福一併解京其韓福如一犯前東昌解犯內有韓付如亦經正法在案其餘各犯當嚴行查緝又奏

旨查王倫徒弟陳合璧及石姓褚姓等犯查陳合璧前經臣等派員往恩縣查拏尚無踪跡其褚姓石姓二犯褚文供內有同在堂邑逃回之褚致遠又已經正法冊內有清平石元一名臨清石純一名是否陳合璧所招入教之人現在遍處訪緝務得實據又奏
旨王經隆等供有王倫族姪王有慶管辦食用又從

壽張帶來厨子劉國安閆二小二名。曾否拏獲。臣
等前於九月二十六日拏獲張立祥等八名。內
有劉典安一犯。訊係從壽張縣跟來之厨子。因
其並非要犯。即巳正法。劉典安是否即係劉國
安。當與王有慶閆二小等。一併嚴緝。至閆吉仁
之子憨小兒拏獲時。當即行正法。其給與王倫
銀鐲之背夥王登雲並王得朋供出之趙忠趙

宣寶柱聶大成張心智等。現在分派員弁一體
嚴拏務獲。奏入。
諭曰。此皆餘波。即免脫一二。諒亦不能滋事。然楊景
素不可存此心。仍以嚴拏務獲為要。
同日又奏言。臣等欽奉
諭旨。查周元理所奏賊犯曲六供有劉法一犯。現於
各處獲犯中。訊出劉法。供係陳緒引進從賊。曾
勸曲六入教。在馬市街打仗等語。其為曲六所
供劉法。情事相符。巳無疑義。又據生員邢璘出
首伊姪邢成德。供係臨清州武生。賊入逼令隨
去。將父母妻子都擄進舊城。隨賊把守浮橋。兄
弟邢復德。因從賊被叔子邢璘活埋等語。邢成
德以武生從賊。情罪較重。現將劉法邢成德解
京備訊。奏入報
聞。

同日何烱奏言。臣奉
諭旨。查問千總趙亮是否葉信相商。將家眷搬上糧
船之處。今據趙亮供稱。九月初六日申刻。千總
糧船從臨清開行。往衛輝。候兌初七日早飯時。
忽聞賊匪來至土城。擾害。急督率舵工水手入
役防禦賊匪。保護船隻。是晚尾船水手來報。有

葉副將家眷人口到船避賊因係上司家眷聯其住下初八日早見葉信大兒子葉宗岫問明緣由又聽得傳說賊匪已將副將衙署燒了只得將他們帶到衛輝水次在臨清開船時從未與葉信見面並無相商搬帶家眷之事等語又據葉宗岫供九月初三日我父親帶兵勦賊總未回署初六日午刻有兵役來取令箭說父親

於半夜回磚城防守倉庫城池初七日聽得外邊嚷說賊匪殺進大街來我扶著母親帶領家眷從沿河一路逃避走有三里路見河內糧船要想上船去躲那旗丁水手們就在我們上在後面官船內那時不知運官是誰到初八日這千總趙亮回到船上敢向他說了原委央他一路帶到衛輝等語護將各供詞奏覆奏入報

聞

同日嘉謨奏言據海寧所千總謝恩在阿城盤獲逸犯滕山一名供係歷城縣人因往壽張探兄遇見王倫即被脅同至陽穀堂邑後到臨清押令攻城乘間脫逃又據嘉興幫千總王世伸在戴家廟盤獲逸犯陳湘一名供係臨清州人住居城南倉上莊有同莊之郭大郭三郭七郭

浩等都是白蓮教九月初七日郭浩等領人到莊拏去入夥到臨清押令攻城兩次初十日逃出等情當將該二犯就近發交東昌府嚴行監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據嘉謨奏臨清有郭大郭三郭七郭浩都是白蓮邪教等語著舒赫德楊景素即行嚴飭查拏務獲審明照例辦

理又王倫之師張既成墳塜屍棺已經驗明剉毀。其張既成之師袁公溥節經傳諭查拏何以尚未奏覆該犯係創立邪教首犯斷不可任其兎脫務須速飭踹獲解京審明嚴辦毋稍稽延

丁酉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此次辦理勦捕賊匪諸事舒赫德實力宣勤調度妥協時值冬令天寒

著賞給御用貂尾冠一頂黑狐馬褂一件由驛發往俾資禦寒以昭優眷

同日

上諭內閣曰據舒赫德等奏此次帶往山東隨同辦事之司員內閣侍讀永保刑部員外郎蘇楞泰塔琦均屬奮勉出力等語永保蘇楞泰塔琦均著交部議敘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本月十四日。有莘縣監生周日璜投至臨清出首伊子周振東。跟隨本莊王君弼打拳入教約定十月二十八日起事并單開莘縣朝城陽穀等縣各莊同謀人姓名臣等反覆詰問秖云我止此一子恐將來干連是以出首竊思周振東如果係王倫一教則前此王倫滋事之時自應同惡相濟約

齊舉事何必待至十月二十八日始行動手似非與王倫一事但以親父出首親子于情理又屬可信看來周振東係一游手好閒之徒平時學習拳棒呼朋引類相聚作奸或欲看王倫之起事如何再行舉動故約期較遲或周日璜本係黨內之人以官兵查捕嚴緊恐將來自干重罪并累及全家故爾先時呈告亦未可定莫若

將周振東及單開為首之犯先行拏獲。一經嚴訊即可得此案底裡。臣等即於本夜密派文武各員帶兵分往各路。約定時刻立拏首犯。飛送臨清密訊。若輩即有陰謀而先事擒拏。自能一時就縛。但此事若確。將來辦理必須兵力。而京兵已撤。難以再行調回。查現存兵數尚有京兵二百七十名。青州滿兵六百名。山東綠營兵二千餘名。河西岸之直隸河南兵各二百名。俱尚未起身暫行留駐。統計尚有三千餘名。如果有需用之處即可調撥。臣一面密咨周元理何煟令各密備兵一千。選派大員統領。在清河館陶暫住以備調遣接應之用。至此案根底。一俟拏到為首各犯詳加研鞫。即可酌量情形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何思哈楊景素曰。據奏莘縣監生周日璜首告伊子周振東與同縣王家莊之王君弼等及朝城陽穀冠縣等處人結黨謀反。約定十月二十八日起事。開單呈首等語。王倫一案甫經勦滅。懲創不為不嚴。乃復有愍不畏死之徒敢作不靖。自取誅滅。實出情理之外。今舒赫德等一聞呈首。即派員四路擒拏。俟要犯就獲嚴鞫。自可水落石出。迅得實情。至所需帶兵大員。仍派伊琳那木扎爾前往。并添派鄂蘭蘇崇阿。並諭知春寧將帶回東三省善射手仍速帶同馳驛赴東。聽舒赫德遣委。此時要犯諒已就擒。必不至復成事。聚若能不動聲色確訊嚴懲。尤為妥善。至周日璜恐於首告伊子。父子天性。苟非深明大義滅親之故者。安能出此。況據詰訊周日璜之妻並非

後娶何忍諂其子以淩遲重辟或其家庭之間別
有曖昧情節一經拘到各犯不可不詳細質訊以
成信讞
同日署天津鎮總兵永昌奏言查天津各營兵
八百名調赴東省進勦並臣帶兵四百名於故
城景州一帶堵截逆匪業經
奏明在案臣遵照督臣周元理調遣移駐鄭家口

防範堵截嗣因賊衆猝至河西衛擊官兵屯劄
之處經督臣周元理奏派前往油坊一帶相機
援應仰仗
皇上天威逆匪勦滅當敗殘之餘恐其浮水西竄臣
復帶兵前往臨清西岸與督標正定官兵分佈
河干合力堵擒今奉大學士舒赫德傳令進勦
官兵次第回營臣仍於故城景州鄭家口直東
交界地方酌派附近協營官兵巡緝逸匪所有
原派進勦並策應各兵於十月十二日帶領分
起各回本營奏入
上諭內閣曰署天津鎮總兵永昌帶兵在油坊一帶
援應並往臨清西岸堵擒賊匪其所派天津鎮總
兵經大學士舒赫德帶往亦爲得力是永昌此次
辦事尚屬奮勉著照萬朝興等之例一體交部議

敘
戊戌
何烱奏言查張百祿在遂平傳教一節該犯係
王倫義兒又係孟燦外甥實爲河南倡教賊首
今既將該犯拏獲其在遂平所收之十五徒弟
及孟燦女壻皆可跟尋著落臣先於拏獲張百
祿時飛飭陳州府知府孫栝將咨留張百祿之

堂叔張洪功訊據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內有張
百祿之母舅孟二往遂平路過太康伊曾投拜
爲師學習八卦拳並授運氣訣又供出太康人
李天木係張百祿徒弟又有遂平人張成章張
榮章張大章趙雲會俱從張百祿學習拳棒經
各該縣先後拏獲等情臣查孟二是否卽係孟
燦現在飭司確查孟二曾於三十六年到豫傳

教近年以來張百祿又來往其間招徒聚衆情
僞百出臣現嚴飭南汝道南陽汝寧兩府帶領
安幹員弁會同營員各於要路交界不動聲色
愼密堵截其有供出逆黨及實係邪教人犯卽
按名指拏不留餘孽以期無負
聖主諄諄訓戒之至意
同日又奏言竊照東省賊匪王倫肆擾一案豫

東接壤恐有竄逸之賊潛藏境內先經拏獲東
省逃匪孫敬等稟報到臣當卽提犯到省嚴行
查辦茲據署布政使榮柱訊據孫敬供係壽張
快役派在南門巡查於王倫等擁衆進城時躲
入城壕被逆匪和尚廣標搜獲脅令當探馬巡
城乘閒逃出約同堂弟孫羊兒又同東阿李大
成至泌陽投伊兄孫秀儒避匿等語又據劉甫

貴供在臨清瓜查莊居住九月初八日隨賊進
城賊首王倫在禮拜寺點名將我撥給賊目楊
進忠管束給了一桿槍同去攻城又派在頭閘
把守到二十三日我合同村的蕭利連夜跑走
蕭利往直隸一路去了等語查劉甫貴一犯已
經供認從賊不諱併究出該犯同莊順賊之李
法王趙士秀趙士英婁二小歐七趙新及同守

閘口之壽張賊匪王振海王振江徐何王六等
姓名其孫敬亦係先曾從賊後復脫逃情罪已
屬重大但賊匪踪同鬼蜮遂平等縣現有張百
祿傳教歸太又有往河南之說孫敬一犯即係
在泌陽地方拏獲且尤賊營探馬出城安知非
王倫遣來勾引奸夥前往援應必須徹底根究
臣現在星速回省督同該司等親加訊究辦理

其已據各犯供出之僧廣標等犯現在飛咨山
東直隷督撫臣一體查究奏入報
聞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周元理何煟楊
景素曰要犯張百祿業經豫省拏獲解京所有該
犯供出案內各犯並當飭屬查拏訊究如豫省成
功會之類即係邪教一流何煟現在作何辦理至

河南拏獲壽張孫敬臨清劉甫貴二犯自應訊明
照例嚴辦其各犯供出山東各縣人犯業經何煟
飛咨山東直隷兩省分緝務須上緊緝獲毋任漏
網就現在供出各犯而計如和尚廣標逼脅孫敬
入夥又劉甫貴供出之頭目楊進忠並著舒赫德
等查明如尚未就擒亦著嚴緝到案從重審究此
外尚有孫敬供出同逃之東阿李大成及劉甫貴

供出同村順賊之李法玉趙士秀趙士英姜二小
歐七趙新俱臨清瓜莊人又同守閘口之王振
海王振江王六俱壽張縣人以上各犯俱著舒赫
德楊景素等即速按名嚴拏務獲分別審辦又劉
甫貴同莊之蕭貴係于二十三日同逃前往直隷
亦著周元理上緊嚴緝審究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前據高唐汶

上等州縣所獲人犯。臣等提赴臨清審訊。內姜捷楊懷禮趙珠李盈郝之廣公振山張與陳與魏宗彥等九犯、訊係隨梵偉孟燦王聖如等、打仗殺人。把守口子。并爲賊買辦食物搶擄草束。情罪俱屬可惡。應即行正法。其姜捷係靜張營兵。仍在本營梟首。俾綠營兵丁知畏。至周釋徐桐張五劉宜滕有生李君祿等六犯。雖訊據供稱爲賊喂馬做飯。並無打仗殺人情事。但爲賊供役。亦未便輕縱。應發極邊烟瘴充軍。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藩司國泰等。訊取賊犯殷文等七名供詞錄報。臣等復親加查訊。據殷文供係臨清州人。遇賊入裏住。給與鐮刀。曾在杏園打仗。又據趙有供係堂邑縣人。曾經入教。從堂邑

跟到臨清杏園打仗。又攻過臨清城兩次等語。

以上二犯情罪可惡。應請

旨即行正法。其趙功趙玉王大力陳洪先李成等五犯。均供認爲賊供役。應請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奉

諭旨將舊城街巷肅清妥辦。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體恤民隱之至意。臣等連日派委員弁前往。所有街衢巷口及焚燼所餘之牆屋內。逐一檢查。並於城外隙地。刨挖大坑。將賊屍悉行投入。現在土城中。街道俱已肅清。而舊時流散之民。亦陸續來歸。漸次復業。現據叅將烏大經禀報。自初三日起至十五日止。回來民戶。共

查有七千七百七十九戶計男女大小共四萬
零七百名奏入報
聞。
臣等謹按臨清舊城自逆匪撲滅境內敉寧
良民避賊遠竄者咸得各安故宇
皇上厪念如傷時以一夫失所為慮屢
命肅清街路撫卹流亡勞徠輯寧之道纖悉具備是
以甫旬日間復業者幾及萬戶莭簷土饉生
聚依然編氓感戴
深仁靡有窮極詎一時之淪肌浹髓已耶
同日又奏言查王倫等家屬前就現據獲各犯
審明確實問擬緣坐奏
旨允准在案惟是賊匪聚黨肆惡隨地廹人入夥故
自搜捕以來所獲婦女幼孩又有五百五十二

口自應區別辦理臣等公同酌議凡王倫義兒
及受封偽官有名頭目並殺官搶船各犯情罪
重大其家屬自應照例緣坐今審得閻艾氏等
三十五口或係逆匪眷屬或係賊目親支俱應
照例給功臣之家為奴又閻吉仁之子憨小兒
前經奏
旨與王經隆之子正月兒俱于拏獲時即行正法續
因王正月兒年僅二歲奏
旨交刑部監禁今憨小兒年僅七歲似應一例交刑
部監禁仰蒙
俞允臣等會同應行緣坐之犯一併解京辦理再此
外有被誘入夥聽賊主使而家口現在拘繫者
又有實係平民全家為賊擄去事後自行投出
經官兵拏獲者其婦女幼孩五百一十六口俱

審明非要犯妻孥應請概行釋放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據原任撫臣徐績等陸續解到
各犯臣等覆加審核除王柱王有德郭延正郭
延繼四犯俱係緊要有名賊匪業經解京備訊
此外王楷王林俱係王倫有服弟兄雖未隨同
入夥而起事之後並未舉發范宗孔從梵偉打

仗授為校尉官龐立入教從賊打仗殺人徐本
道由陽穀隨至臨清從賊日久劉得係開城引
賊劉煥之堂弟且曾隨賊打仗以上六犯俱法
無可貸即行正法其劉大信呂實陳宗武楊瑞
吉四犯雖俱係被賊勒從並未跟同打仗然已
為賊使役又郭延禧係賊中偽官郭延正之兄
亦未可輕宥均應發極邊烟瘴充軍又蘇小五

一名於九月初六日被賊裹去初七日即逃出
並無為賊驅使情事相應釋放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等於九月二十三日圍勦逆匪
以來所有搜獲物件除劈山礮一位鳥機鎗二
桿鳥鎗四十一桿已歸營備用其長槍叉斧鉤
鎌鐵尺棍等物二百零七件大小刀三百三十

七口現交署臨清州知州李濤存貯庫內又馬
三十五匹騾六頭衣服雜項等物一百八十一
件臣楊景素委員確估變價歸於賑恤項下動
支奏入報
聞
己亥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等屢奉

聖諭查究奸匪起事緣由并確查有無歉收加徵之
事臣舒赫德隨時留心採問已知王倫實係邪
教謀爲不軌續於拏獲賊犯研鞫供供王
倫自乾隆十六年起從張既成入邪教不敢露
名後來因伊父身故無人管束自三十六年間
遂收起徒弟至今已有三年凡入教之人轉相
招引各處鄉落愚民多有爲其煽惑者至今年

八月望間王倫探知遊擊赶赴知縣沈齊義要
差人嚴拏邪教王倫心中畏懼遂倡說八月之
後有四十五日大劫從我都可得免於二十五
日差孟燦到王經隆處傳人起事并云二十八
日有風雨是時正好動手至二十七日王倫在
燕家莊已有數百人王經隆在張四孤莊亦聚
有五六百人二十八日黑夜焚燒閻吉仁先帶

六七十人與城內入教之書役等約定開放入
城殺害知縣卽於二十九日接王倫進城王經
隆亦來會合此二日內適值風雨所以人益信
服所過之處脅附日多等語此係賊之歷犯所
供無不脗合乃王倫因邪教敗露畏拏起事之
緣由也前孟燦所供因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
加徵以致激變一說臣等於審訊別犯時卽詳

悉訪問從無有供及此者臣楊景素飭屬嚴訪
亦查無其事實係孟燦一犯深恨地方官查拏
嚴切欲架詞以洩私忿故於拏到日遂爾混供
至山東年歲德州以北今歲初夏雖略有少雨
之處入伏後亦漸霑足且與壽張等縣無涉壽
張等縣實有八九成收穫前此逆匪搶掠各鄉
米豆糧食所在多有此其明驗是饑民釀變之

說盡屬荒唐臣等伏思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休養生息無所不周即地方
間遇水旱偏災我
皇上發帑賑粟蠲緩兼施溥海蒼黎知愛戴況今
年山左並未歉荒小民具有天良亦何敢藉詞
倡亂至加額一說當此紀綱肅清之候即有不
肖官吏亦斷不敢妄爲至此尤屬毫無影響臣

等現奉
諭旨查詢山東果有歉收加派之事自應早爲入
告嚴行辦理今訊之賊犯所供質之衆人公論無不
謂賊匪等因探知查拏邪教而起則其事實有
確據臣等謹據實覆
奏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舒赫德奏訊賊黨孟燦在東省供

有今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徵以致激變之語賊
供本無足據但既有此言不可不徹底查究特降
旨令舒赫德同新任巡撫楊景素即行詳晰確查
如其言果實并重治徐績之罪今據舒赫德等覆
稱賊匪王倫起事之由實係邪教謀爲不軌前孟
燦所供歲歉加徵激變之說詳悉訪問毫無影響
且別犯亦從無供及此者實係孟燦深恨地方官

查拏嚴切欲架詞以洩私忿故爾混供況今夏德
州以北雖略有短雨之處與壽張等縣之收成八
九分者無涉前此逆賊搶掠各鄉米豆糧食所在
多有是饑民釀變之說實屬荒唐等語舒赫德阿
思哈俱欽差大人楊景素又係新任巡撫與東省
有無荒歉橫徵之事初無所庸其迴護況徐績已
經解任復有何情面可徇而舒赫德等曾經查訪

與有責成又豈肯稍爲粉飾代其受過乎朕臨御
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廣爲錫
賑期不使一夫失所且因海寓久安人民繁庶思
欲藏富於民俾益臻饒裕特普免天下錢糧者再
普蠲各省漕糧者一幾不啻數千萬計朕愛民懷
保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天下臣庶所共知者若
地方雨暘稍或不時朕宵旰殷懷必多方詢問以

通民隱若各省旱潦不齊之事督撫奏報稍遲經
朕訪察得實輕則申飭重則議處歷皆有案可稽
從未有因督撫諱匿災傷謂其能爲國家惜費特
加任用之人此亦天下臣庶所共知者即如今夏
山東得雨較遲屢付傳旨詢問經徐績將得雨州
縣時日節次奏報至各處霑透而止且其報雨之
候或驗之鄰省報章或證之總河奏牘悉皆脗合

亦斷無能僞飾則舒赫德等今日此奏謂山東並
非荒歉益復可信又亦豫省秋成豐稔而何煟以
信陽光山二州縣內水田獨被旱災奏請確勘妥
辦此真不過一隅偏災何煟尚不敢壅於上聞朕
亦即爲之溫旨批答又於秋間江南外河老壩口
黃水漫潰堤工山陽等四縣田廬被水即飭該督
撫迅速堵築加意撫卹冀灘水受災黎庶早就安

恬會因伊齡阿奏報被水情形硃筆批詢地方官
辦賑恤事宜妥協否胥役有因而牟利者否目下
窮黎光景又如何詳悉速奏來今日伊齡阿奏覆
適至其摺具在不妨與衆共閱者而謂朕以民事
爲重乎不以民事爲重乎朕欲督撫稍爲諱飾災
傷乎抑不許其諱飾乎乃李漱芳聞王倫叛逆之
事即妄云饑民聚處滋事是轉予亂民以藉口之

端實不知其是何肺腸。彼時若早為宣示。適足以長逆匪之智。且恐因而誘惑良民。其憫更不知伊於何底。及賊黨要犯就獲解京。命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在刑部公鞫。閱有御史蔣良騏就訊賊犯是否因災起事。並無有以災為對者。朕復於紫光閣集眾親鞫。命李漱芳自問賊匪。亦無以災對者。是李漱芳前日之妄奏。眾心應共釋然。至所云

直省亦有饑民。地方官在盧溝橋攔截。勿令他往。范宜賓尋奏其說入告。今年天津河間等處原有偏災。經周元理奏聞。朕卽諭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借之用。此可謂之諱災乎。若云盧溝橋攔截饑民。朕卽遣派侍郎高樸袁守侗帶同李漱芳范宜賓前往良鄉及黃村東壩各處查看。並未見成羣乞食流民。乃李漱芳等所目擊。又有誰為之隱飾乎。設果有其事。朕亦豈肯庇周元理而不治其罪乎。朕愛養斯民。實時凜如傷之念。不特饑饉災沴常廑於懷。如近日逆賊王倫敢作不靖。戕害良民。所傷不少。而被脅之人招諭未出首告者。剿賊時亦不免玉石俱焚之事。朕每為之惻然。已屢飭加恩優卹。而閭閻具有天良。如清河縣士民至舒赫德軍營以牛羊等物犒師。其臨清舊城百姓避賊

復歸者七千餘戶。數萬餘口。聞有撫卹之詔。無不感激涕零。是草野愚民尚知仰體誠求保愛之至意。而李漱芳當逆賊倡亂之初。造作無稽之談。轉欲為賊飾諱。卽過實不得復比於人類。卽治以袒賊惑眾之罪。亦所應得。但朕從不肯因言民隱之事加罪科道。惟是李漱芳識見如此。心術如此。若令其復居言路。實足為世道人心之害。李漱芳著

以部屬改用並著將舒赫德等節次奏摺朕今日之旨及自五月以來詢問徐績諭旨及其覆奏之摺周元理何煟等查辦偏災並伊齡阿覆奏各摺一併令九卿科道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按保赤誠求之隱

聖皇勤恤民瘼固無一時一事不上廑

宸衷其或暘雨稍愆水旱偶告爲地不過偏隅而周諮諄切不啻再三蠲賑頒施如恐弗及實爲亘古[illegible]未有惟東省設遇歲祲斷無所容其諱飾且壽張等邑俱查有八九分收成又安得饑民釀變之事即如

王師所至士民爭先犒獻一聞下

詔撫輯感激涕零凡在血氣心知之屬靡不仰見

宵旰殷懷直如

天地之無私覆載者而奸民卸罪之詭說與言官撫拾之浮詞自可立辨其誣矣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十七日申刻據原派文武各員將周日璜原呈單開各犯全數拏獲解到臣等即提周振東研訊據供周日璜是我父親向來喜歡賭錢欠債甚多將家中糧食多抵帳與人近日又欠李貴等帳目約定本月十五日清還又要糶家中所剩糧食我祖母不依父親遂於十一日晚上騎驢出門家中四處打發僱夫去找尋不想竟到這裡來首告謀反我實在並無此事至王君弼係本莊保正我沒有跟他學過拳那裡有什麼十月二十八日起事之說總是父親與我母親不和祖母因父親好賭不許他糶糧還債想是父親道是我

在內攛掇所以將這沒影響的事來告我只求叫我祖母母親來一問就明白了等語臣等思周日璜如果為債務挾嫌誣控亦應祇及案迪之李貴等何必首告伊子以圖洩忿況其所告之事實關重大人數亦多其中情節不可不徹底追究現在將拏到各犯逐一隔別審問一面委員迅即拘喚周日璜之母妻到案以備質証

至委員等赴各莊拏獲單開各犯時俱各隨到隨拏並無抗拒情狀并查看各犯家中亦無不法物件臣等看來該犯等即有滋事之處如周日璜所首者現在為首各犯俱已就獲自無虞遠生他變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曰前據舒赫德等奏莘縣周日璜首告伊子周振東謀反一案彼時即以逆犯王倫之事甫經大加懲創縱有愍不畏死之徒亦未必敢復行蠢動或王倫詭裝焚死形跡潛逃煽誘愚民則不可知曾諭舒赫德等妥協查辦今據舒赫德等奏所有周振東及為首各犯俱經拏獲到案訊之周振東據供其父周日璜以性好賭錢糶糧抵欠祖母不依心疑是我在內攛掇即騎驢外出我並無糶糧買馬及跟

王君弼學拳之事至單開各犯俱隨到隨拏並無抗拒情狀各犯家中亦無不法物件等語其事實屬大奇今周日璜之母既已拘提俟到案一訊自可得實看來周日璜竟是一極荒唐之人此告毫無影響其前日派往之那木扎爾等四人及吞寧帶往之業彌根等現已由驛六百里加緊行文停其前往所有舒赫德暫留山東境之直隸河南兵

丁現在並無需用之處且天氣漸寒應即令其各
回該省原營當差舒赫德將此案問明後即赴壽
張查辦趕福叫喚不應之兵俟辦畢再赴德州查
辦格圖肯所帶潰逃之駐防兵分別嚴拏重究辦
完德州一案舒赫德即起程回京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奉
諭旨普洱鎮總兵薩靈阿家屬寄居臨清被傷過半
殊堪憫惻今其子廣寧及其三女尚存若係劉文
學設法保護則其家人尚屬可嘉即應查明奬賞
臣等即傳到薩靈阿家人李正據稱我主兒原
任臨清協副將陞任後因路遠家眷未經隨任
就住在臨清土城內九月初七日賊人進城我
主母說身係女流無處逃避不久自有官兵來
除害所以總沒有走至二十四日忽有賊多人

打進門來主母就罵群賊被賊把主母并婢
女們拏去我趕去搶奪被賊砍了一刀即時昏
倒並不知主母下落那劉文學不是家人因在
一院居住認識那時家裡沒有男人劉文學背
了小主兒逃走遇著官兵就報說是薩總兵家
人帶著家裡女人們在街上找著主母屍首纔
知道被賊殺害至於小主兒小姑娘向來跟著
小的女人賊人進來時小的女人說是我兒子
女兒賊人就沒有動手等語查薩靈阿之妻罵
賊被害頗明大義其李正之妻又能保護家主
子女實有天良可嘉臣楊景素已量加奬賞奏
入得
旨劉文學亦應酌賞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十五

辛丑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山東撫標中軍叅將海明人雖謹慎而才識短淺不能振作有為難勝外省營伍之任應請補用旗員以免貽悞其所遺撫標中軍叅將員缺查有新補德州營叅將武靈阿由健鋭營委署前鋒叅領歷陞直

隸督標遊擊因在臨清西岸殺賊有功遂

旨奏補今職該員明敏勇幹訓練有方應請調補撫標中軍叅將所遺德州營叅將員缺查有萊州營叅將馬文俊老練曉事熟習營伍此次帶兵勦賊亦屬奮勉以之調補德州營叅將實與衙途營伍有益所遺萊州營叅將員缺查有直隸秦寧鎮遊擊剛塔因此次打仗出力奉

旨留於東省遇有相當缺出卽行酌量補用該員勤勇幹練辦事實心今請以遊擊借署萊州營叅將亦屬人地相宜奏入得

旨如所請行

同日又奏言逆匪王倫等搶害壽張陽穀堂邑三縣倉庫銀穀恐被搶劫先經前撫臣徐績飭委該道府等逐一清查據稟壽張縣庫銀約少

八百兩陽穀縣庫銀少二百兩倉穀未經搶劫堂邑縣倉庫並無缺少隨經徐績等據稟具奏嗣後委署壽張縣事兖州府經歷鄭飛鵬稟稱逐欵查核實少庫銀三千四百九十五兩零又據陽穀縣知縣張克紳稟稱當時倉猝檢點未及細查嗣於貯銀櫃底檢出元寶四錠適符二百兩之數並無虧缺臣等以前後稟報數目不

符恐有查報不實及該縣官吏乘機侵沒情弊必須徹底清查當經委員試用知縣曹宅安長清縣知縣高怡分往壽張堂邑陽穀三縣逐細盤量除陽穀堂邑二處按冊確查并存倉穀石逐版丈量並無缺少外壽張縣實少庫銀三千四百九十五兩八錢并少倉穀三千一百一十石三斗查係該道府於逆匪甫離壽張後即往

查看未及逐項細核止照貯庫銀數查報共少兵餉穀價稅契等項八百六十八兩約略具報少銀八百兩迨後鄭飛鵬於九月初七日到任逐一細查庫貯之外尚有徵收在櫃本年地丁正耗一千九百二十六兩零尚未拆封又應解河道項下銀五百三十四兩零前任沈令正在支出領銷收存在署又本年課程銀一百六十兩四錢徵收錢文尚未易銀亦一併劫去實在共少銀三千四百九十五兩八錢再壽張縣倉穀原分四廒存貯逆匪在城盤踞三日扒搶倉糧以資日食並用車裝運臨清等處實在被搶劫倉穀三千一百一十石三斗現在盤量屬實並據布政使國泰查覈數目相符臣等伏思庫銀倉穀最關緊要該道府奉委清查雖在逆匪

肆擾之時但不能詳悉查明率行稟報前撫臣徐績亦即據稟上
聞均難辭咎所有壽張縣被劫庫銀三千四百九十五兩八錢又被搶倉穀三千一百一十石三斗按照定例每石八錢計算該銀二千四百八十八兩二錢四分共銀五千九百八十四兩四分相應奏明請

旨著落前撫臣徐績布政使國泰兖沂曹道松齡兖
州府知府福森布分股攤賠以清欵項其原任
知縣沈齊義業經被害身故該署縣知縣鄭飛
鳴到任後即行查稟並未隨同率報應請免令
分賠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臨清州被賊擾害之處仰沐

聖主特沛
恩綸既蠲緩其正賦復撫恤其身家似此逾格加
恩靡不感深淪浹臣等遵即督辦派委各官查明房
屋被燒及應賑口糧之戶一面給與賑票令其
持票領賑一面立定底冊以便道府稽查今天
氣已寒先將房屋修費散給即於十月十八日
動支倉穀先給一月口糧城鄉分廠臣等親赴

監視百姓攜囊負槖領賑而歸均各欣欣色喜
臣等諭以爾等俱係良民是以
皇上加恩撫恤爾等益宜感激
天恩此後更當安分守法永享太平百姓人等亦俱
口稱
皇恩浩蕩感戴不忘臣等核計臨清州舊城內及被
害鄉莊戶口遵

旨加賑四個月約計需穀二萬七千三百餘石撫恤
燒房之戶約計需銀二千三百餘兩目下先給
一月口糧其餘俟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按月接
續散給又查壽張堂邑陽穀三縣被賊擾害雖
較臨清尚輕蒙
聖恩緩徵本年錢糧漕米百姓已屬沾
恩但細加體訪該三邑賊匪屯聚經由之處誠如

聖諭或有人被賊戕屋被賊燒及米穀牛騾被賊搶
掠之家實與臨清舊城被害居民無異臣等仰
體
皇仁亦令印委各官查明三邑燒房之戶給與每戶
一兩五錢修費約共需銀八百餘兩其被害戶
口給與四個月口糧約共需穀四千七百餘石
現亦動支銀穀按月散給小民愈慶安全奏入
爾部知之

癸卯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等查壽張賊匪
王倫等以邪教煽惑愚民夜聚曉散形踪漸露
該縣知縣沈齊義知信查拏賊衆遂謀先發於
八月二十八日夜賊衆潛入城中各舉火把齊
入縣署知縣沈齊義出救甫至二堂賊已擁入

沈齊義見其執持刀械高聲喊罵被賊執縛兩
手逼其降順沈齊義罵愈厲遂遭亂砍殞命署
壽張營遊擊趙福因賊至無兵欲出城追捕致
被賊殺死南門內時有莘縣把總楊兆立經兗
州鎮調赴陽穀守城與賊接仗被賊殺害陽穀
縣丞劉希燾駐劄阿城聞知賊犯縣城即帶役
馳赴救援行至東門外柴家莊遇賊被害典史
方光祀聞賊入城即同胞姪方義超赴監禁防

護賊匪打破監門方光祀叔姪俱被殺監內初
四日賊至堂邑署堂邑縣知縣陳枚同伊胞弟
壬申科武舉陳元棟把總楊兆相訓導吳璟分
守四門賊衆突至城下城中僅有汛兵二十七
名不能抵禦被賊衝入南門楊兆相即於門內
戰死頭顱俱裂陳枚與胞弟陳元棟同守北門

被賊拘執。逼伊兄弟順從。陳枚陳元棵罵賊不屈。俱被賊砍斷四肢而死。訓導吳璪分守西門。被賊迫脅。卽與胞姪吳文秀家人王忠同聲罵賊。主僕三人均遭慘殺。以上文武各員弁及家屬人等。俱經道府飭令地方官備棺盛殮。除署遊擊趙福知縣沈齊義陳枚訓導吳璪四員已蒙

恩旨准照陣亡例議卹。所有陽穀縣縣丞劉希燾。陽穀縣典史方光祀。堂邑縣知縣陳枚之胞弟武舉陳元棵。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汎把總楊兆相等。可否仰邀

恩卹。至方光祀之姪方義。吳璪之姪吳文秀。以無職之人。俱能隨同伊叔抗賊被害。情亦可憫。懇請照兵丁之例一併交部議卹。家人王忠。量加賞給銀兩。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舒赫德等查奏逆匪劫擾陽穀縣。尚有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堂邑縣知縣陳枚之胞弟武舉陳元棵。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縣把總楊兆相。俱因保護城池監獄。被賊殺害。並有典史方光祀之姪方義。訓導吳璪之姪吳文秀及家人王忠。俱隨同抗賊被害等語。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武舉陳元棵。把總楊兆立。楊兆相。或因守土被戕。或因罵賊遇害。均為克全臣節。著交

部照陣亡例議卹。至方義吳文秀。以無職之人。能以身殉。實為明曉大義。著交部照陣亡兵丁例。一體議卹。其家人王忠。隨主罵賊不屈。亦遭慘殺。情殊可憫。並著該撫查其家口。量賞銀兩。以示優卹。

同日又奏言。竊照壽張縣逆匪王倫等。以邪教

聚衆潛謀不軌該省文武員弁既不能察覺於
前又不能撲滅於後以致上廑
廟算調遣勁旅隨經卽日勦除而該地方官平日漫
無防閑守禦遂使賊匪蔓延焚燒攻掠自當一
律嚴參用昭懲儆臣等伏查例載腹裏州縣與
武職官同住一城若守備不設被賊攻陷城池
劫殺焚燒者武職官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

律擬斬監候其府州縣掌印并捕盜官俱比照
守邊將帥被賊人侵入境內擄掠民人律發邊
遠充軍其守巡道官交部分別議處提問等因
今此案應參文職各員除壽張縣知縣沈齊義
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署堂邑縣知
縣陳枚均已被賊殺害外所有陽穀縣知縣張
克紳壽張縣典史朱子雲堂邑縣典史楊琨均

屬地方印捕專員罪無可逭至管轄壽張陽穀
二縣之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兼攝同知
福森布管轄堂邑縣之濟東泰武道宋文錦前
任東昌府知府胡德琳現任東昌府知府李世
法暨同知鍾翔鳳雖與各該縣不係同城但身
爲掌印捕盜等官平時不能率勵屬員查察奸
民以致賊匪入境肆擾例應提問至藩臬兩司

爲通省大吏不能率屬嚴加查察致逆匪擾害
各邑所有山東布政使國泰按察使孫廷槐亦
應一併開參其應參武職各官除兗州鎮總兵
惟一業經正法臨清協副將葉信亦經革職拏
問旋卽病故壽張營遊擊趙福堂邑汛把總楊
兆相均已禦賊被害外所有壽張營把總孫雲
龍陽穀汛把總夏克信及兼轄壽張陽穀二汛

駐劄張秋之守備王廷佐兼轄堂邑汛之范縣
營守備陳高曹縣營參將尚維寶亦應一併查
參治罪至前任巡撫徐績職任封疆兼管提督
更難辭咎例應革職提問但近奉
諭旨將緝捕逆匪一事責成辦理以觀後效或仍令
其上緊緝捕逆匪抑或即行革職提問之處伏
候

諭旨遵行再查兖州府同知馮遜因入闈監試堂邑
縣知縣湯桂因委署清平縣事又入闈公出均
未回任堂邑縣典史楊瑄因押解人犯吳洪等
赴東昌府並未在城合并奏明奏入
上諭內閣曰陽穀縣知縣張克紳壽張縣典史朱子
雲堂邑縣典史楊瑄兖沂曹道松齡兖州府知府
兼攝同知福森布濟東泰武道宋文錦前任東昌
府知府胡德琳現任知府季世法同知鍾翔鳳山
東布政使國泰按察使孫廷槐壽張縣把總孫雲
龍陽穀汛把總夏克信兼轄守備王廷佐陳高曹
縣營參將尚維寶俱著交部分別議處至前任巡
撫徐績業已解任令其緝捕逆匪統俟緝捕事竣
視其出力與否再降諭旨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查兖沂曹道

松齡濟東泰武道宋文錦東昌府知府季世法
兖州府知府福森布平時不能率屬整飭以致
賊匪肆擾現經臣等另摺參
奏例應離任候
旨所遺各缺正值辦理善後事宜之際甚關緊要伏
查前奉
諭旨忠德赫紳泰章崇敎倫泰俱發交山東巡撫楊

員素差委過有緊要道府缺出即酌量補用臣等公同酌議入地相宜請即以忠德補授兗沂曹道章宗補授濟東泰武道蘇神泰補授東昌府知府敷倫泰補授兗州府知府令于一切善後事宜實心實力率屬妥協辦理以神地方奏入

得

旨如所請行

同日又奏言臣等奉

諭旨據王樸供王倫之師張既成雖已身死至張既成之師袁公溥必須嚴拏嚴審等因隨據東平州知州白雲從等查明袁公溥係東平所丁家屯人已於本年六月病故其墳墓即在丁家屯袁公溥有三子長子袁世法已死有妻王氏子袁懷禮次子袁世則本年八月出外並無妻室三子袁世珍與姪袁懷禮資業度日有妻李氏女令妞臣等隨提袁世珍到案訊問據供袁公溥是我父親平日行醫原會推拏常出外與人治病今年八十六歲於六月內患病身故平日聽得父親說有三個徒弟一個國治孟一個國瑞已死一個王百臣俱陽穀縣人父親傳過他們治病方子並未聽見說有徒弟張既成至王百

臣有徒弟王心實亦係陽穀縣人父親在日看病傳方是有的並不知有邪教等語袁懷禮供亦相同臣等復提國治孟王百臣到案訊供俱稱曾向袁公溥要過治眼方及學推拏之法因他是行醫的人所以都稱他袁師傅其實並未拜他為師亦不知他有邪教情事又訊據王心實供我認得王百臣傳授藥方也曾見過袁公

溥至張既成從未認識等供查王倫邪教係張
既成所傳而張既成又係袁公溥遞授此語出
之王樸所供自爲有據今袁公溥已經身死袁
世珍等自不肯將伊父曾收張既成爲徒弟一
節應認即國治孟王百臣王心寶亦以指証無
入未能質實應將袁世珍袁懷禮國治孟王百
臣王心寶一併解京與王樸質對其袁公溥之

墳墓臣楊景素已派員前往掘毀又據陽穀縣
挐獲張既成妻弟張克印到案訊據供稱係陽
穀縣人年六十歲有姊姊嫁與張既成爲妻已
死多年外甥張小柱久經逃出張既成木匠爲
生時常替王倫蓋房子並不知道是他師傅我
從未跟他學道那有到別處行道的事等語查
張克印現在行道之語亦係王樸所供臣等將

該犯一併解京質對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據張秋守備王廷佐挐獲王稚全
一犯又清平縣巡檢林作楫挐獲李國泰一犯
各解送前來臣等當將該犯等嚴訊據王稚全
供我是壽張縣人有房二十四間在縣前開錢
鋪素日認識閻吉祥閻吉仁劉煥勾引入道就

拜閻吉祥爲師見過王倫我家有劍一口[illegible]託
閻吉祥獻于王倫七月間我到了王倫家還有
李士傑閻吉祥閻吉瑞等數人在彼商同要到
壽張殺官劫庫至八月二十八日我同劉煥開
南門迎接衆人入城殺過兩個百姓又因與族
兄王任有仇並殺了王任及他兒媳王倫進城
住在小的房子裏封做國公初二日小的家眷

跟著衆人上臨清。王倫叫保護著走。並未出去打仗。官兵到後。于二十六日逃出。到張秋鎮被獲。臣等復將頂在王倫廟旁起出之劍。令其識認。據供。卽係所獻之物。又訊據季國泰供。我係臨清車營衙人。與季國貞是叔伯兄弟。平日與張善長認識。賊到臨清。逼令入夥。叫把家眷搬到賊營。王經隆給與小紅旗。管辦車輛。又辦了

三十餘根杉木。扎成城軟梯。小的是個頭目。十二日。領了三百多兵。把過北口子。二十三日。官兵到來。從北門逃走。在德平被獲等供。查王維全獻劍開城。受賊僞官。季國泰扎梯把口。爲賊頭目。均應行解京備訊。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昨蒙

諭旨。河南獲犯供出和尚廣標。逼脅孫趣入夥。應拏獲解京等因。臣等於現獲各犯內。查出廣標一名。訊據供稱。本姓劉。十四歲在本籍曹州府荷澤縣烏靈寺出家。後又還俗。過繼與堂伯劉名山爲子。十六歲逃荒到壽張。在南臺廟又做和尚。師父已經死了。有梵偉和尚叫我入教。到八月二十八日起事。先叫我們在廟等候。至二十九

日天明。纔同慧占慧泉廣仲進壽張縣城。梵偉派令把守南門。又叫看守當鋪。並未殺人。後起身到陽穀堂邑。一路梵偉叫我在後面護送車輛。到了臨清。曾跟去用火藥攻過南門。至二十四日。官兵殺散衆人。我躲匿被獲等語。合將該犯一併解京。其慧占慧泉廣仲三犯。據供俱經官兵焚殺。已死。合併奏明。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等遵

旨查壽張營守備王廷佐原係駐防張秋。八月二十八日實係在荆門閘催趲漕船至千總孫雲龍。當賊匪進城時即帶兵赴遊擊衙門接應遊擊趕福已經出署該千總曾與賊打仗後見西庫軍器房火起賊衆難敵即殺出西門赴范縣求

救聞知趕福已在張秋即行趕赴是時兖州鎮臣惟一亦領兵前至張秋初三日于四座棚地方拏賊五名惟一即交孫雲龍送至東昌審問。是千總孫雲龍當賊至之日曾赴趕福衙門接應以賊匪衆多赴范縣求救後經委差押犯前往東昌尚無畏賊逃避情弊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舒赫德於逆案辦竣後即與臣楊景素帶同總兵瑪爾清阿前往壽張查辦趕福叫喚不到之兵并就近于堂邑陽穀一帶察看情形撫綏民衆仍由東昌回德州查辦逃兵事畢臣舒赫德起程回京臣阿思哈于臣舒赫德等往壽張時即由臨清前赴滄州遵

旨辦理賑務至臨清撫卹賑務及審辦續獲人犯等

事留布政使國泰及忠德敦倫泰同駐妥辦又令副將烏大經福昭帶兵一百名彈壓臣楊景素即

奏明回省至存留臨清之健銳營兵二百餘名俟臣舒赫德往壽張後令侍衛巴圖保委署翼長福住帶領回京其青州兵六百名及登兖鎮官兵臣楊景素自德州回臨清時再行次第撤回。

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前奉
諭旨令于赴德州時查辦潰逃之駐防兵分別嚴拏
重究臣等業經分咨直隷山東河南三省嚴拏並
嚴飭德州知州在就近德州一帶查訪加緊緝
緝在案伏查格圖肯前于九月十二日與賊打

仗時共帶滿兵二百五十名潰散後查點計少
五十九名直至九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剿賊大
局定後始差人前往原打仗處所尋覓共獲屍
骸四十三具面目尚可認識及有記號可辨又
在直隷故城縣拏獲新城一名經臣
奏明正法此外尚有十五名不知下落臣現擬由
壽張一帶查辦事件前赴德州到彼時如有已
經拏獲者即訊明正法如未拏獲臣即嚴催直
隷河南山東務期上緊嚴緝于拏獲處訊明。一
面正法一面奏
聞庶軍法嚴肅各省駐防皆聞而知儆奏入報
聞
丙午
上諭內閣曰徐績在山東巡撫任內因逆匪王倫等

滋擾一案辦理未能妥協特將伊解任令其緝捕
逃犯勉圖自效並據舒赫德奏逆犯孟燦供詞有
因地方災歉官吏額外加徵釀成事變之語若所
供果確即應將徐績重治其罪因諭令舒赫德楊
景素等徧訪嚴查嗣後舒赫德查奏壽張年歲有
收該縣亦無橫徵加派之事今日並據楊景素奏
東省秋成通計八分有餘其非匿災可知是徐績

之咎祇在失察邪教尚非大過念其平日辦事頗
能黽勉河南巡撫何煟現在病故其遺缺著加恩
即令徐績補授並賞提督仍革職留任俟八年無
過方准開復所有從前賞給孔雀翎不准戴用以
示懲儆足矣河南巡撫員缺緊要徐績即速前往
接辦其未到任之前巡撫印務著榮柱暫行護理

臣等謹按撫臣徐績於東省逆匪一案既未
能先事稽察早杜亂萌復未能臨時妥辦致
滋擾害
皇上念其平時頗克奮勉爰
命解任緝犯以贖前愆繼復密經訪查並無歲歉匿
災額外橫征之事核其功過尚足相當因河
南巡撫缺出一時難得其人
特加恩補授俾圖報効仍令去其所戴花翎用示譴
戒
聖天子棄瑕錄用賞罰悉協大公益足昭激勸而勵
威奮矣

同日
上諭內閣曰前據解任臨清州知州王溥呈請赴東
効力曾降旨准令該員前往山東交大學士舒赫
德令伊自備資斧聽候差遣事竣視其如何出力
再行奏聞請旨今據奏王溥于查拏匪犯尚知認
真奮勉著加恩降補知縣仍留山東交與楊景素
差委酌量補用

同日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據各州縣陸
續解到獲匪經臣等派令司道等隨時研鞫查
有李成一犯係入道隨賊在堂邑助逆劫獄之
犯情罪重大應凌遲處死其彭得正等六十四

名或攻城守口或打仗殺人或下鄉搶掠或從
賊日久均屬黨惡法無可貸應即行斬決內有
王銀一犯係壽張營兵于正法後仍傳首本營
俾該旗兵丁共知炯戒又王五等八十五名雖
係脅從均經爲賊役使未便輕縱應發極邊烟
瘴充軍王趙榮等四百七十五名俱係被擄未
久旋即逃出并老幼殘廢爲賊迫脅情有可原

相應釋放再應行緣坐人犯臣等於陸續獲犯
中訊得趙黙係趙大坊之父季孟賢係季國貞
之父孫命係孫山胞弟李雲係李忠之祖閻宗
泗係閻吉仁胞叔唐汝明係唐洪禮之父唐洪
義係唐洪禮胞兄江二係江三胞兄李按如係
李士傑之父以上九犯俱係有名賊目之父兄
子弟應照緣坐例擬斬立決又李王氏等婦女

幼孩二十八口俱係逆犯眷屬應照例賞給功
臣之家爲奴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奉
諭旨據梵偉供伊所與王倫銀鐲係壽張當夥王登
雲給與亦入教隨往臨清其人曾否就獲並著楊
景素即速查拏解京審訊臣等現于獲犯中訊得

王得潤即王登雲供我是山西汾陽縣人自乾
隆二十年就到壽張馬周制恒盛當鋪學櫃八
月二十八日賊人將壽張城佔住二十九日清
早就把我當鋪搶了併持刀逼令順從賊帥梵
偉即將當內衣服散給賊衆曾搶去銀鐲一副
九月初三日賊人追脅同行跟至臨清一路爲
賊人喂馬並未打仗乘空逃出被獲所有銀鐲

二個是梵偉搶去並非我獻給等語查王得潤由壽張從賊至臨清且採供銀獨係梵偉搶去安知非王得潤自行獻給一經梵偉質証自無從狡飾所有王得潤一犯應俟健銳營官兵起程之日交令解京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逆匪案内人犯經官兵剿殺擒拏及陸續就獲分別辦理者醜類殆盡除嚴拏歸太劉煥二犯外如窦盤作李忠等數犯亦係情罪重大應上緊踹捕至其餘零星賊匪畏罪潛逃方躲匿不暇自不能别生事端今臣楊景素分派十路嚴查村落小民未免惶惑兼恐日久不肖胥役潛啓挾嫌誣告之弊且督拏愈緊竄跡愈深真賊轉未能即得臣等酌量現在情形緝匪一事此時似宜稍緩惟在臣楊景素時刻留心不懈自能漸就弋獲臣等詳商莫若將所派各路員弁捕役人等暫行撤回庶奸匪知查禁漸寛自必潛回故里臣楊景素當飭屬于中訪緝或密諭郷民隨時擒獻似于緝拏逸匪一節轉爲有益臣等謹就現在情形據實奏聞

奏入得

旨應如此辦理

同日楊景素奏言查教職一官專司訓飭士子平日不能實心化導以致身列青衿之人從賊倫生該教官實難辭咎先經臣因臨清州武生吳兆隆等審有從賊情事業將該管學正孟毓燦訓導李世璐暨學臣李中簡具摺參

奏在案迨後提犯嚴訊又經究出臨清州武生邢

成德供認隨同賊衆在浮橋把守生員從賊情
罪較重除將該犯解京備訊外所有失察之教
官亦係臨淸州學正孟毓燦訓導李世聯相應
據實參請交部嚴加議處至前任山東學政李
中簡亦應一併附參奏入得
旨該部議奏
丁未

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奏言臣等將周日璜控
告謀反之伊子周振東及單開同謀王君弼等
犯並周日璜之母妻等全行拘獲到案研訊王
君弼等皆極口稱冤並各訴周日璜平素好賭
不安本分債負纍纍其母令伊孫周振東掌管
家計是以父子不睦等語隨提訊周振東據供
幼時曾與王君弼等學拳爲防身之用並無不
法情事伊父所供毫無影響加以刑訊矢口不
移質之周日璜之母妻等供亦相同臣等因思
周振東係周日璜親子即有家庭不睦之事亦
何忍遽置其子于極刑死地若因索債急迫與
開單各犯有仇藉此傾害亦何必陷其子以誣
衆人反覆思維總無情理隨將周日璜之媳馬
氏拘提密問始據供稱伊翁曾因其子外出調

戲通姦後被周振東撞遇從此即與父不和并
欲令其妻自盡等語周日璜經質証之餘不能
遁飾始稱我因兒子欲令媳婦尋死所以起意
首告謀反至媳婦並不知我有出首之事臣等
查周日璜因與媳通姦爲子周振東撞見有逼
令馬氏自死之語心懷怨恨輒以謀反重情誣
控伊子牽涉多人淫惡殘忍實非人類周日璜

誣告叛逆未決。非止斬候。今審明調姦伊媳。有
關倫紀。應照律擬斬立決。馬氏訊無同謀出首
情事。而翁媳通姦業已自認不諱。應一併擬斬
立決。再查周日璜所首謀反名單。俱屬全虛。惟
周振東前經供認學拳并簽得王君弼王浩常
富貴俱平時學使拳棒。遊手好閒。應將周振東
王君弼王浩常富貴。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

餘單內所開之朱太和等俱屬無干。概行省釋。
奏入。得
旨著依議行。
臣等謹按東省奸民大經懲創。自宜共知儆
懼。乃周日璜復以結謀不軌。控告其子。實爲
事理所無。
皇上洞燭情偽。意其或有他故。
諭舒赫德等悉心嚴鞫。果得實情。爰書既定。使敗倫
者立正刑誅。而拳勇者俱從寬徙。不致累及
無辜。里巷小民。從茲守分安良。倍知自好。而
奸頑餘習。豈尚虞漸被之未盡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楊景素。曰今日訊問解
到各犯據李國泰供稱。捲杉槁扎軟梯。係堂邑韓

家庄人韓増指使。又據梵偉供。在臨清時。尚有于
瑞派他把守天橋口。該犯係壽張南門內人。又在
塔灣打仗時。尚有王亮李忠。一同領兵。王亮係林
家樁人。李忠係壽張井家莊人等語。著舒赫德楊
景素即將韓増于瑞王亮李忠四犯。迅飭查獲嚴
辦。並將李忠是否即係前日查拏之賊帥李仲查
明覆奏。

戊申
舒赫德阿思哈傷景素奏言前據徐績拏獲賊
犯任貴松等九名又據各州縣拏獲趙士秀等
十三名臣等逐一研訊審得任貴松任貴江趙
士秀趙士英郭青山李順王振江七犯為賊打
仗守口法無可貸均應斬決韓有為孫六閻桐
欧七趙光耀張九傳雖係被逼入夥而為賊嘹
馬挑草派守浮橋亦難輕縱應發極邊烟瘴充

軍又王倫義兒艾得兒之母賈氏妻郭氏子三
妮二小溫炳之媳馬氏趙大坊之祖母張氏及
從逆壽張縣書辦龔盤佑之母王氏妹蘐姐女
香姐均係逆犯親屬應照例給功臣之家
為奴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據漕運總督嘉謨將拏獲逆匪
趙元馬存仁馬李氏滕山陳湘五犯陸續押解
前來內查趙元一犯前奉
諭旨據嘉謨奏盤獲趙元一犯供稱王倫第十八義
兒年十七歲由趙傳引進訊之現在各犯俱稱趙
傳係王倫乾兒並不知有趙元即詰之王樸亦稱
實無其人等因臣等即提趙元研訊據供是壽張
縣人八月二十九日趙玉佩領衆來家逼令跟

進壽張城一路趕車喂馬後來到了臨清又與
他做飯九月二十三日官兵到了我潛行出來
與同縣馬存仁俱被衙役拏獲我並不是王倫
義兒從前實係畏刑妄供復提馬存仁質証據
供是壽張人被趙傳裹去做飯逃出時遇着趙
元俱被拏住我知道趙元哥子趙傳是王倫義

兒所以妄供等語是趙元之非王倫義兒已無
疑義但該犯曾入教運氣實屬賊黨應即正法
其馬存仁一犯既爲趙傳供役亦難輕宥應俟
極邊烟瘴充軍至馬存仁之母李氏係趙傳與
至臨清又滕山陳湘二犯雖曾爲賊打水拉車
俱于官兵未到之前先行逃出相應釋放奏入
報
聞
己酉
嘉謨奏言臣屢奉
諭旨在沿河一帶嚴查各幫船內有逃匪混充短縴
水手者即拏獲具奏臣于十月十三日行至東平
州途次接湖南二幫千總劉邦直禀稱在安山
地方盤獲蔣二一犯據稱臨清州人被賊匪拏

住逼令順從看守車輛給藍布包頭又與丸藥
吃並未打仗役逃出南水閘到安山被獲臣親
提研訊無異又于十月十七日據差委催船日
兵郭齊禀稱在濟寧州地方盤獲沈文魁一犯
據稱博平縣人到臨清遇見賊匪搶去綁頭逼
令跟隨代馱麩豆乘空逃出到濟寧被獲臣即
發交濟寧州嚴訊據供前情不諱以上二犯俱
轉解東昌府嚴行監禁伏查逃竄賊黨雖各處
潛踪近日因沿河要隘閘口等處盤查嚴緊是
以充僱短縴者甚少今尾幫糧船于十月二十
日催過濟寧已入下水凡各幫船原僱水手足
敷撑駕無庸添縴臣責成催令趲行仍沿路嚴
查不使稍有混漏所有現獲之蔣二沈文魁二
犯飭即交楊景素案辦理奏入報

聞。

十一月壬子

上諭內閣曰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逆匪王倫一案迅速勦除安輯良善經理諸務俱能竭盡心力動合機宜深可嘉尚舒赫德著加恩授為御前大臣賞戴雙眼孔雀翎其從前所得雲騎尉世職仍著賞給。

癸丑

舒赫德楊景素奏言原奉

諭旨查趕福從署後走出喊叫兵丁拏賊並無入應一節臣等即飛飭兗州鎮總兵瑪爾清阿提取壽張營各兵丁值日號簿按名嚴查旋據該鎮造冊呈報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在遊擊衙署上宿兵二十七名內除沖散未回四名受傷三名現存二十名在城內巡街坐卡兵四十三名內除逃避五名陣亡二名從賊被獲正法二名現存兵三十五名當經臣等札飭壽張縣會同該營逐一拘齊分別嚴押候訊臣等于十月二十九日行抵壽張即親提各兵逐加嚴鞫審得上宿兵內孫新曹大李文魁葛大本曹養成岳淇六名俱係一聞賊至即向內找尋趕福同出後

牆隨往陽穀又朱占魁一名係尋見趕福令其復行回署取印趕赴陽穀續俱同至張秋臣等質之張秋守備王廷佐亦稱趕福到張秋日實有此七人隨來是孫新等尚無見賊畏避不顧本官之事應請免其治罪又賈申王萬珠二名在趕福署前跟隨千總孫雲龍打仗隨出西門洞往陽穀又許士魁劉承清丁承亮王明亦在

署前跟隨外委韓永忠打仗。隨出東門。同往張
秋。其董樂天一名。我壽趕。福適遇朱古魁回署
取印。即同赴陽穀。以上七名。雖在署前隨千總
外委打仗。同赴陽穀張秋等處。但究未緊護趕
福。亦屬不合。應革去名糧。枷杖示衆。其餘谷相
成張文彪甯振魁王居忠寇顯成劉琪。既未緊
護本官。又未跟同千總等打仗。實係一聞賊至。

畏避四散。相應請將谷相成等六犯。發往伊犁。
分給兵丁爲奴。其在城巡卡兵內崔重一名。見
賊人衆多。且聞趕福已走。即往張秋守備處送
信求救。尚非逃避。應免責革外。其趙萬清等三
十四名。俱應革去名糧。擬行重責。并令隨行將
弁帶領各營兵丁四面環觀。俾綠營知所懲儆。
至壽張從賊兵丁前經審有婁擬王銀二犯業

經請
旨正法。傳首本營。至陣亡及冲散未回各兵。臣楊景
素另行嚴辦。不敢輕縱。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等自臨清起程。見廢城地面。經
劫掠之餘。殘毀自所不免。然現在歸來戶口。不
下數萬。賑糧已放一月。臣等經過之時。夾道迎

迓。無不感頌
聖恩。其堂邑陽穀壽張等縣。鄉落村民。亦俱歡迎道
左。頗有飽煖安居之樂。臣楊景素并宣布
皇仁。諭以無惑奸邪。各安良善。即學習拳捧。亦非本
分所宜。有犯必懲。毋貽後悔。百姓咸叩頭感謝。
所有堂邑陽穀壽張三縣。應賑口糧。及給領房
價。臣楊景素亦已飭屬妥辦。隨地撫綏。現在民

情弊貼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查拏韓增于瑞王亮李忠等四犯查已決賊犯冊內有于瑞王亮二犯于瑞係壽張人隨賊到臨清打仗與梵偉所供之壽張人于瑞相符王亮係從陽穀跟賊搶過當鋪梵偉所供王亮係林家墳人林家墳查係陽穀縣地方亦屬脗合是此二犯俱經拏獲正法李忠一犯曾為賊帥在油坊帶人打仗經臣等派員拏伊祖李雲及伊母妹等照緣坐例辦理其本犯尚未就獲現在嚴行查緝至韓增一犯查歷次審辦賊犯內並無其人既經李國泰供出伊有指使扎稱軟梯之事自屬案內要犯臣楊景素等即派委員

幷與前此嚴緝之李忠一併緝拏務獲奏入
諭曰此等要犯不可作通緝觀須一月一奏其就獲與否。
同日舒赫德奏言查山東河南邪教一事雖不敢顯稱白蓮教而清水教無為教等名色其實則一總以避劫之語煽惑愚民故從教者動至千百人州縣官拏獲過急則激變一時而庸懦無識之員又以相沿既久狃于目前遂致日就滋蔓今當王倫一案大加懲創之餘人心知畏所有河南邪教正可乘機辦理惟在徐績榮柱等不動聲色密訪嚴禁並當飭令州縣出示開諭曉以利害訓其改過自新倘仍怙惡不悛擇其為首之人嚴行懲治自必漸次可除督撫滿泉等果能時刻留心辦理亦屬易事臣已遵

旨令徐績速赴新任今于初一日在東昌府相晤卽
面囑其到豫後妥當辦理謹繕摺覆奏奏入報
聞。
同日署護河南巡撫印務按察使榮柱奏言臣
遵奉
諭旨將逆犯張百祿解京於十月二十六日委員押
解起程至張百祿前次供出之張成章等俱已

拏獲解省等因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
湖北湖南各省督撫曰據榮柱奏拏獲東省逆犯
張百祿于十月二十六日派員押解赴京等語張
百祿係逆首王倫義兒且往逆乎糾衆入教實爲
此案要犯該省起解殊屬遲延至此案內有賊黨
歸太郎國太爲賊宣行來京探聽信息搶劫糧船
搭橋到處打仗殺人情罪實爲重大必當上緊緝
拏不可令其久稽顯戮又劉煥係壽張縣壯役冀
盤佑係壽張縣倉書俱開城迎賊擅出本官脅逼
降賊又溫炳趙傳係王倫義兒均屬重罪要犯節
經諭令山東等省查拏至今未報弋獲此等人犯
自揣罪惡深重或潛匿相近之直隸河南等處均
未可知著再傳諭周元理楊景素徐績嚴飭各屬

上緊蹤緝解京擬辦不得視爲具文以致該犯等
兔脫遠颺並著每月將各該犯曾否獲到之處奏
報一次至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西等省亦係毗
連豫東兩省境地並恐該犯等改裝匿跡潛竄境
內並著諭令各該督撫等一體留心訪拏務獲雖
不必如山東等省之按月奏報亦當實力飭拏勿
稍疎懈並不得視爲海捕故套致要犯得稽顯戮。

乙卯

楊景素奏言臣于十月二十七日同大學士舒赫德自臨清起程茲于本月初四日行抵德州所有查辦德州駐防逃兵業經大學士舒赫德另摺具奏其在逃各兵臣仍飭各屬嚴拏務獲大學士舒赫德即于初五日自德州起身回京臣亦是日啓行仍回臨清料理事件逐一清釐

即遵

旨赴省城辦事查臨清堂邑陽穀壽張等州縣十月分應賑口糧早經按戸給放尚無遺濫被難貧民均沾實惠其十一月分應放賑米臣又面飭各委員悉心經理並令布政使國泰暫留督辦俟臨放十一月賑米之後亦即飭令回省料理兩月以來積案仍令兗沂曹道忠德泰安府知府朱孝純留駐臨清暫行彈壓稽查至緝捕逸匪一節如歸太劉煥龔盤佑李忠等要犯臣已懸立重賞慎選文武員弁分撥幹捕到處尋蹤密緝即其餘各犯現雖暫緩兵役分拏臣仍諭令州縣官留心偵捕勿以通緝具文了事大學士舒赫德現已回京所有緝匪撫綏諸務皆臣專責自當實心實力以期經理得宜無負

聖明委任之意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奏言臣遵

旨查辦德州潰逃駐防滿兵一事茲于十一月初四日行抵德州面見城守尉福保即詢明在逃各兵曾否就獲據稱有委署領催塔爾布披甲邦爾敦布和清保于十月初七八九日在塔兒灣

我著各人哥子譚存英佳福昌保帶殖三共各
燒化帶回此外尚無下落等語臣即將塔爾布
等當面詰詢俱稱實係認准故敢將骨殖燒化
帶回萬一將來譚存等于別處被獲塔爾布等
願受死罪臣復詰問有何憑據該兵丁俱將實
據指出是譚存等三名身死屬實除行文停緝
外其餘十二名現在雖無踪跡諒其竄匿不遠

四路嚴緝自可就獲臣現又飛咨直隸河南山
東各督撫囑令嚴飭所屬上緊查拏如獲有此
項逃兵即照臣前奏訊明該犯確供一面正法
一面奏
聞並將該兵檔內削去旗籍逐出妻子臣并面諭城
守尉福保及德州知州李燕就近偵訪如有竄
歸本處者立即緝拏辦理自不致日久稽誅臣

于遊
旨交查事件現俱辦竣今定于初五日自德州起程
回京復
命奏入
上諭內閣曰大學士舒赫德奏查辦德州潰逃駐防
滿兵一事內譚存英佳福昌保三名經其家屬等
覓屍骸焚化帶回其餘十二名已飛咨直隸河南

山東各督撫上緊查拏並將該兵削去旗籍逐出
妻子等語朕之令如此嚴辦者以臨陣退縮已失
滿洲正道而又逃去無踪故並斥逐其妻子以示
彼自外于滿洲也今既有認係死于亂軍則現在
未獲之十二名其中或亦有因傷身歿者亦未可
知若因現無踪影即將其妻子遽行驅逐出旗未
免可憫駐防兵丁住居外省日久于本地語音雖

徵覺相同。而旗人體態。則不能更改。卽有竄往他
處者。亦易于盤詰緝拏。已另諭周元理楊景素徐
績上緊嚴緝。並著楊景素交城守尉福保將來獲
十二人。查明花名旗籍年貌。知照各該省實力查
拏。一經就獲。卽予該處審明正法。並將其妻子逐
出旗籍。此皆罪由自取。實無可矜憐。至未經拏獲
之人存亡未定。若遽令其妻子出旗。朕心尚覺不

忍。因降旨另行辦理。朕如此體恤。實爲仁至義盡。
不但此十二人妻子。應知感激。卽凡我八旗兵衆
聞之。亦當感發天良。倍知愧奮。共勉爲勇銳勁旅。
以存滿洲舊風。庶不負朕諄切訓戒之至意。
臣等謹按兵丁臨陣退怯。法所必誅。而潰逃
之律尤重。德州駐防在逃各兵本屬罪無可
逭。

皇上申明軍紀。
飭令迅緝嚴辦。復以未經緝獲之人。或有因傷身歿。
而訪察不能明悉者。爰軫
聖慈曲加體恤。不遽逐其妻孥。法外施
仁。不獨身受者應深感泣。卽聞風者亦當激發天良。
倍知愧奮矣。
同日舒赫德楊景素奏言。臣等于二十七日自

臨清往堂邑陽穀壽張一帶。于安撫民衆查辦
兵丁之暇。復細加體訪。恐尚有同時死難未經
查出之人。不可不一例闡揚。用彰風化。隨經查
有壽張縣訓導李昂同伊妻戚氏自縊一事。臣
等細核情節。緣九月初二日逆匪入學署搶劫。
李昂夫婦卽於廂房對縊。戚氏當卽殞命。李昂
因繩斷跌地。暈絕復蘇。該訓導年餘七旬。志在

必死因賊衆已遵陽穀經門斗郭有仁勸阻而止維時尚有壽張縣教諭朱麟符被賊鎗傷左臂昏暈倒地賊衆謂其已死捨去隨後復甦現已調治漸痊臣等查李昂之妻戚氏年僅三十餘歲當賊衆入署時恐被逼辱與其夫從容就義今李昂已死復蘇而戚氏竟以身殉其志可嘉其情尤為可憫應請交部議敘旌表至李昂雖經自縊尚未至死應與受傷已愈之朱麟符均毋庸議奏入

諭部知之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之十六

丙辰

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言山東逆匪王倫案內所有黨惡助逆及被脅同行各犯節經大學士舒赫德山東巡撫楊景素陸續解送到京分別嚴鞫均已供認不諱臣等伏思蠢蠢小民均受

聖朝休養深仁淪肌浹髓我

皇上愛民如子

膏澤渥恩有加無既率土羣黎實無一夫不獲其所乃該犯等敢于

光天化日之下潛蓄逆謀糾黨造反核其種種惡孽實屬覆載難容除逆首王倫已伏冥誅業經剉骨揚灰外王經隆即王聖如為王倫倚任義子首先糾合賊黨縱火殺人與王倫同日分頭起

事殺官劫庫率衆攻城罪大惡極實與首逆無
異奸僧梵偉兇狡濟惡凡王倫肆逆不法之處
均由該犯指麾調度且敢率衆搶奪王倫砍傷
拏賊之侍衛官兵孟燦妄稱元帥首預謀逆王
樸係王倫親弟妄稱王號與王倫終始相隨肆
行劫殺其情罪均與王經隆相等而吳兆隆身
係武生乃敢爲賊設計焚燒城門實堪切齒雖
寸磔不足蔽辜王經隆梵偉孟燦王樸吳兆隆

均合依謀反大逆律凌遲處死閻吉仁吳清林
李貴閻吉靜王雖全李國貞或稱副元帥或稱
宣行或稱國公或隨侍王倫左右幇同殺害官
民攻城劫庫或主謀搭橋均屬同惡黨逆亦應
一例凌遲處死該犯等父母妻子兄弟叔姪不
限籍之同異均令山東巡撫詳細查拏緣坐毋

致一人漏網以彰
國憲以快人心仍將凌遲各犯傳首山東于各該
處分懸并出示遍行曉諭使衆人咸知警戒趙
瑞枝本是陽穀監犯被賊放出隨同打仗江三
跟隨李旺入夥稱管門將軍帶人把守舊城東
門張旺經王倫徒弟楊曖德引進在堂邑搬取
庫銀並因私仇將張德殺害馬德在臨清隨同
入夥攻打南門李之姚係王倫妹夫隨同攻城

殺人徐天一幇搬庫銀殺害男婦張兩經王倫
義子芰得見引進打仗守門遊行跟隨打仗殺
人張八縛擡堂邑縣官廣標爲王倫押護車輛
把守漕口稱爲知事李國泰搬移杉槁紮梯爬
城王得朋係王倫傭工趕車跟隨家屬劉法爲
賊人頭目隨同打仗張居仁仰張善長順從人

夥代王經隆訖帳派爲知事官王柱係王倫堂
兄自幼雙瞽妄稱爲王王有德係王柱之子稱
爲將軍以上十六犯雖起事時均未共謀但已
隨同賊黨肆惡橫行妄稱名號實屬法無可寬
應俱擬斬立決以示懲儆楊福被脅隨行邢成
德被脅逸出復被擄去看船郭廷會郭廷紀被
脅跟隨煮飯燒火于秀被脅喂飼馬牛遲玉津

被脅行醫均未隨賊打仗應俱發往伊犂給與
兵丁爲奴馬光德借探信爲由乘間逃出質訊
衆供僉同應請
旨釋放被脅之武舉劉陶生員楊榮貴及被脅後隨
卽逃出之陳玥周振榮周振德業蒙
恩旨分別發遣釋放臣等現在遵
旨辦理至張克印係王倫之師張既成妻舅曾學運

氣哀世珍哀懷禮係張既成之師袁公溥子孫
國治孟生石臣係袁公溥徒弟王心實係王百
臣徒弟各該犯雖未跟隨王倫反逆但俱係邪
教子孫門徒不便留于內地亦應發往烏嚕木
齊給兵丁爲奴奏入得
旨王經隆梵偉孟燦王樸吳兆隆閻吉仁吳清林李
貴閻吉祥王維全李國貞著卽凌遲處死趙琢枝

江三張旺馬德李之姚徐天一張兩趙行張八廣
標李國泰王得朋劉法張居仁王柱王有德俱著
卽處斬餘依議
丁巳
國泰奏言查臨清州土城內及鄉莊被賊擾害
之處仰蒙
聖恩賑卹四箇月口糧並給與修房銀兩務使貧民

得所。經大學士舒赫德撫臣楊景素奏委查辦
撫卹事宜。臣與道府各員。分赴城鄉。按戶稽查
確實。散給賑票。隨即動支銀兩倉穀。先將十月
分賑項。按口給發。今于十月二十九日。散給完
竣。實共用過銀二千二百八十兩。倉穀六千四
百七十三石零。民間房屋。亦現在修葺棲息有
所。并籌當採買耕牛五百隻。以資來春耕作。俟

賑務。統行辦竣之日。另將實用銀穀總數。同戶
口數目。由撫臣彙核奏報。奏入。報
聞。

己未

周元理奏言。據正定縣解到盤獲逃匪鄭克忠
楊魁元馬有壯任三四犯。臣逐一嚴訊。審得鄭
克忠等。俱係臨清回民。賊抵臨清時。脅衆從順。

該犯等即行投入。曾經隨賊攻城。并搶劫村莊
富戶。鄭克忠任三又經殺人。實係從賊之犯。應
行斬決。即將四犯綁赴市曹斬梟示衆。又覲城
縣拏獲劉成一犯。據東省訊明。爲賊看車巡營。
搶糧探信等事。業經正法。茲據獲到劉成之父
劉起奉。嚴加訊詰。據劉起奉供。伊子劉成。素不
受教訓。八月間出外傭工未回。不知如何從賊

等語。查劉起奉不能管教伊子。任其出外爲匪。
應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奏入。報
聞。

庚申

楊景素奏言。據各州縣獲解梵偉之胞兄郭萬。
冀盤佑之父冀景紹。吳兆隆之父吳繼宗。妻子
氏吳兆隆之次子吳七力。李忠之妻李馬氏。先

後到案臣覆加親訊均係逆犯的屬伏查梵偉龔盤佑吳兆隆李忠係情罪重大之犯家屬應行緣坐所有郭萬貫吳紹吳繼宗吳士力四犯應請

旨即行斬決吳丁氏李馬氏應照例解京給發功臣之家爲奴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據泰安營參將拏獲該營逃兵楊進安柴進義韓國忠三名訊據供稱隨前任兗州鎮臣惟一在臨清塔灣打仗楊進安柴進義先行逃走韓國忠隨後跟逃又據夏津縣拏獲撫標左營逃兵王奉祥一名據供隨前撫臣徐績在柳林打仗隨衆逃走臣隨提至臨清覆訊無異查楊進安柴進義二犯首先潰逃法無可貸應請即行正法韓國忠王奉祥二犯隨同逃逸應發遣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前暫留臨清之青州滿兵六百名山東綠營兵二千餘名經大學士舒赫德會

同

奏明俟臣自德州回至臨清時次第撤回今臣於

十一月初六日已回至臨清當即面囑副都統伍什布令將青州滿兵六百名於初七八兩日分爲二起行走其本省綠營各兵亦分爲三起於初七八九等日按隊行走令各歸本營並面諭將備等小心禁約無令沿途生事至各州縣前獲各匪早令解赴臨清現已逐案訊明另行

具

奏其應行充發人犯亦已酌量人數多寡配搭起
解並緣坐眷口委員解部所有應在臨清籌辦
事件皆漸次完結臣擬于初九日起程赴省清
釐一切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前奉
諭旨賊衆攻臨清州時所有守禦文武官員兵丁等

奮勉出力分別歷擬獎賞等因查副將集信已於
革職後嚴參遊擊烏大經已奉
旨陞補臨清州副將署臨清州泰震鈞已奉
旨陞補臨清州知州旋經大學士舒赫德等奏明以
知州銜管理肥城縣印務在案至濟南城守營
千總孟大勇前在梁家淺殺賊甚爲出力應請
遇有守備缺出即行題補臣等并查明鎮城殺
賊兵丁係紀雲瑞管文平蕭得功秦鎮四名均
已邀
旨賞給外委遇有缺出即行拔補其截殺趕車賊人
兵丁查係楊永泰張興臣郭得滿興發四名又
梁家淺殺賊之河標官兵查係張武光楊寬張
有年孫達清閻紹基等五名俱邀
旨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前奉
諭旨王經隆等供出陳合璧招人入教內有石姓褚
姓現在陳合璧曾否拏獲并查明褚姓石姓二犯
等因伏查陳合璧一犯前經派員往恩縣查拏
尚無踪跡其石姓褚姓二犯現經緝獲褚致遠
石玉到案訊據褚致遠供係恩縣人與臨清王

家莊之陳合璧認識曾從其學拳念咒八月二
十八日隨至張四孤莊二十九日伊等往壽張
去曾代伊收拾家眷後來官兵到莊就逃走了
據石玉供係恩縣人有本縣豬文同陳合璧叫
我入道學拳又叫同到張四孤莊去因害怕就
同並未跟伊同去等語臣查豬致遠曾到張四
孤莊爲陳合璧看守家眷實係逆黨法無可寬

應請
旨即行斬決石玉雖未從賊同行既經學拳入教未
便少爲寬縱應請發往極邊烟瘴充軍其未獲
陳合璧等現在密飭訪拏俟獲日另結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據漕臣嘉謨發禁東昌之從賊沈
文魁及東昌武定等府續獲逆黨陳起山申天

和并在配從賊之徒犯劉十五等先後解到臣
親提各犯逐一研訊據陳起山供係濟寧州人
在臨清浮橋口被脅從賊曾經打仗殺人申天
和係直隸威縣人聽從李忠勾引入教會至壽
張殺人沈文魁供係清平縣人在臨清地方趕
驢被賊逼脅用驢馱運麩草並未打仗劉十五
供係濱州人曾在青城縣犯竊充徒臨清被賊

裹去攻城不曾殺人後來從賊營裏逃回家去
就被父親劉國棟出首各等供查陳起山申天
和二犯俱經打仗殺人法無可貸應請
旨即行正法至劉十五一犯雖供並未殺人但係在
配徒犯從賊日久私自逃回雖經伊父呈首亦
未便遽從末減應請一併正法沈文魁一犯爲
賊供役應請發極邊烟瘴充軍奏入報

開。

辛酉

上諭內閣曰前因臨清協副將葉信將臨清舊城棄而不守。曾降旨將伊革職拏問。旋經病故。今思葉信於賊匪滋擾臨清新城時力疾防守半月有餘。尚屬出力其功績亦不泯沒葉信著加恩給還副將職銜。

壬戌

楊景素奏言。竊查前撫臣徐績奏有臨清州武生林苞自賊營逃出投首。報知賊情一事欽奉

諭旨林苞身係武生非齊民可比豈宜為賊脅從當於事竣後通查從賊中脫出之文武生員俱斥革發往伊犁。以示懲儆等因臣查王倫逆案各犯已經審辦完竣。除審出從賊之文生楊永貴。武生吳兆陞邢成德三犯業經訊供解京在案此外並無文武生員從賊中脫出之人惟武生林苞應行遵

旨辦理臣隨將該犯傳到審訊據供武生在臨清南門外永清街住九月初六日聽得賊人要來我將父母家口都搬到梁家莊去武生同幾個家人看守門戶初七日賊人到了就關門躲避十

四日賊人找到武生家裡把三個家人殺了放火燒燬并將武生綁縛帶到大寺正殿裡囚了一夜次日清晨隨著出入的人混出寺外走到東門口賊人盤問武生就是同夥的人去搬家眷到了梁家莊因離城不遠同著父母家口都搬到戴家灣地方住下聞得徐巡撫在梁家淺物料因投到營裡見了巡撫就作眼拏賊至平

定後纔同家等語臣查林苞雖經投出自首赴
巡撫營中報信但既身列青衿不明大義自難
照軍民概從罔治林苞一犯應請革去武生發
往伊犁以示懲儆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臣隨同大學士舒赫德前在臨清
審辦逆賊將王倫王經隆各家屬俱經分別解
京正法并問擬緣坐為奴惟該二犯同族之人
未便仍令安居故處致使根株不淨應同妻子
遷徙烏嚕木齊等處以靖地方會將籌辦情形
具奏奉
旨允行臣等當即遴派妥員分赴王倫居住之壽張
縣党家店王經隆居住之堂邑縣張四孤莊細
詢該二犯親鄰牌甲查開支派名單毋使一名

遺漏仍飭令會同該縣按名緝捕現在陸續訪
獲王倫同族王梁氏等十名口王經隆同族王
經常等十三名口先後解送臨清查內有王柱
之妻劉氏及年未及歲之伊子王對二名口王
柱曾封賊王妻子例應緣坐已同緣坐各犯先
行管押解京其餘王有恒王經常等俱經逐一
查詢的係王倫王經隆同族未經從賊打仗及
封授偽官應請僉同妻子遷徙烏嚕木齊等處
地方此外尚有王倫族內王張氏等二口王經
隆族內王郝氏等十一名口俱係婦女幼孩未
經拏獲男犯應請發回本縣暫行監禁俟緝到
男犯再行遷徙未獲各犯現在嚴密查拏不至
漏網奏入報
聞。

乙丑

上諭內閣曰東省失察逆匪王倫等邪教聚衆謀爲不軌之地方文武各員內藩臬兩司爲通省大吏不能先事査察以致逆匪不法滋擾其咎固無可辭但究係統轄之員與該管道府等有間布政使國泰按察使孫廷槐著加恩從寬革職留任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福森布濟東泰武道朱文

翰東昌府知府季世法同知鍾翔鳳前任東昌府知府胡德琳均係專管大員王倫於三四月間即有謀逆情形而皆漫無覺察實乖職守除胡德琳已於另案革職外松齡等均照部議革職仍著該部帶領引見至陽穀縣知縣張克紳係守土之官非典史微員可比賊至不能保禦城池竟若置身局外當與把總等同罪乃該部僅擬發邊遠充軍此係前明部臣左袒文員之弊斷不可行張克紳著改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律擬斬監候以昭平允朕辦理功罪賞罰一秉大公從不肯稍存偏倚如遊擊趕福之殺賊陣亡知縣沈齊義等之罵賊死節即加以旌揚而張克紳之失城苟免亦不能曲爲寬貸悉視其人之自取無絲毫成見於其中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丁卯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楊景素曰臨清舊城房屋經賊焚燬者甚多其大寺則爲逆匪王經隆梵偉等所佔自亦不免殘破因憶舊城河西岸有三官廟

皇祖賜額無爲觀乾隆三十年朕南巡回鑾曾至其地並賜以御書匾聯又飄閣上大王廟有

皇考御賜安瀾濟運額又東岸漳神廟朕於乾隆二年

曾賜以福佑通濟匾額。以上各寺廟俱無恙否。其
大寺又係何名。寺內有無
皇祖時所賜匾額。現在殿宇是否頹毀。並著楊景素即
行查明詳晰覆奏。

同日軍機大臣奏言。河南省押解張百祿一犯
到京。
上親加鞫訊畢。復

倫臣等嚴行覆審。據該犯供係孟燦之甥。又為王倫
義子。雖王倫起事時。該犯並未在東省。而其預
聞悖逆之言。及往河南遂平等處收徒傳教各
情。均已認明不諱。至王倫自稱夢見是龍將來
大貴之語。據供曾於上年秋間聽見孟燦說過。
此外並無所聞。臣等復提未經正法暫留待質
之李桐訊問。所供亦屬相符。查張百祿黨逆倡

教。罪無可逭。應請交刑部即行凌遲處死。李桐
一犯亦係王倫義子。應即一併正法。奏入。報
聞。

辛未

上諭內閣曰。山東壽張縣奸民糾眾滋擾一案。節經
審訊各要犯供詞。俱稱逆犯王倫於本年春間即
有不軌形跡。乃徐績身為巡撫。竟爾毫無覺察。不

能先事查拏。致釀事端。又不能即時撲滅。任其擾
害官民。致煩京兵勦捕。其貽悞封疆之罪。本為甚
大。第念其向來辦事尚屬認真。姑准其捕犯自効。
俟事平再行核辦。繼因河南巡撫缺出。該省地方
緊要。一時不得近便熟諳之人。是以將徐績用為
河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此
乃朕格外加恩。徐績自應倍加感奮圖報。以贖前

愆但督撫等遇有革職留任之案雖例不食俸仍
得支食養廉今徐績以身獲重譴之人業蒙錄用
若復令坐享豐盈實未足以示罰但竟不支給又
恐難資辦公或致藉口需索轉滋流弊著將徐績
應得巡撫養廉每年只准賞給五千兩俟八年無
過開復後再行全數給予以示懲儆

癸酉

國泰奏言臣在臨清審辦逆案人犯完竣經大
學士舒赫德等奏明令臣在臨清監放十一月
分賑糧事竣即回省辦事臣於十一月初旬率
同曹州府知府李繩等將臨清州城鄉應賑戶
口按冊點放共給過穀六千七百十九石零臣
由臨清至堂邑陽穀壽張俱督率印委各官將
十一月分賑糧散給堂邑用穀七百六十五石

零陽穀用穀四百七十五石壽張用穀七十八
石零內有原查遺漏及開賑還鄉貧民并被賊
殺傷營兵家屬臣俱准其入冊補賑復率同委
官分赴各鄉莊抽查俱無遺濫之弊以上四州
縣凡屬被擾之家已得過兩月賑糧目下足資
餬口歲內及來歲正月尚有兩個月賑糧臣體
察情形不特可以過度隆冬且可接至來春東
作小民無不感頌

聖恩安居得所一俟明歲春和即將購買牛隻給發
耕種俾復故業而養元氣奏入報
聞

戊寅

徐績奏言竊照豫省擊獲王倫案內逃匪秦繼
鋭劉甫貴劉克連孫敬四犯經前督臣何煟獲

恭臣榮柱先後奏
聞在案臣抵任後提取各犯研審其從賊被脅各情
節俱已供認不諱查秦纘鈫同謀入匪攜送賊
眷復把守城門實屬大逆應照謀反不分首從
律凌遲處死劉甫貴劉克連二犯雖稱被逼從
賊但俱持械攻城法無可貸均應擬斬立決以
上三犯請

旨即行正法孫敬一犯雖據供被脅暫從即行逃避
但身爲衙役奉派巡城賊至即行從順逃出又
不投首未便輕縱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奏入
報
聞
十二月乙酉
楊景素奏言臣接准直隸總督周元理咨稱盤

獲山東賊匪王照陛等犯陸續分別斬決發遣
外所有自行投首之監犯劉奉來軍犯巴彥特
古斯委員解赴山東就近審訊等因臣即督同
司道逐一提訊據劉奉來供我是直隸清河縣
人在壽張縣做買賣乾隆二十八年因染患瘋
疾殺人將我收禁如今瘋病好了今年八月二
十八日賊人進監把我鎖鈕打開叫我到城上
守垛口我不肯從賊就乘空從城上滾下來沿

途討乞回到清河投首據巴彥特古斯供我是
察哈爾人因偷羊隻於乾隆三十八年發在臨
清當差九月初七日賊人到土城裏把我鎖鐐
打開叫我從他我含糊答應俟賊人走開乘間
逃跑藏躲了幾日聽得官兵已到油坊就到軍
營跪求投首各等語臣查監犯劉奉來不肯甘

心從賊滾城逃走卽赴原籍地方投首實與
恩旨免罪之例相符察看該犯語言狀貌瘋疾實已
痊愈懇請免其監禁仍遞回原籍交與地保親
屬管束巴彥特古斯自赴軍營投首尚知大義
可否推廣
皇仁一體免其原罪仍解回察哈爾之處出自
聖恩奏入得

旨如所擬行

丙戌

上諭內閣曰今秋山東壽張縣逆匪王倫以邪教煽
誘愚頑滋擾不法一案奸民敢作不靖自取滅亡
原屬不成事體然非簡派八旗勁旅幷命大學士
舒赫德等前往統率董理豈能未逾月而蕆事其
間運籌決勝指示機宜及斟酌勸懲之要皆非臣
下所能窺及者此事雖不過如內地擒緝巨盜非
邊徼用兵成功者可比固無方略之足言而自始
及終辦理此案源委不可不詳晰宣示俾衆共曉
著交軍機大臣輯成勦捕臨清逆匪紀畧一編進
呈閱定刊刻頒行至原任山東學政李中簡前在
東省見聞自屬真切亦著派爲纂修令其隨同編
校

臣等謹按王倫以邪教倡亂糾衆陸梁其肇
釁以自斃而綠營恇怯未能迅卽殲除仰蒙
我
皇上簡發京兵並
遣重臣董率凡制勝機要以及賞功誅罪纖悉俱禀
廟謨賊旣蕩平一切招綏鎭撫
宸慮周詳幽隱畢達初終鉅細無一不見

宵旰之心。臣等奉
命輯成紀略一編。按日排次。據事直書。刊布天下。俾
曉然知所徵信云。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前准周元理咨拏逆犯張八家屬。當令飭屬嚴拏。旋據汶上縣將張八之父張倫、母王氏、妻馬氏、幼女存姐拏獲解送到案。臣督同司道提犯親訊。查張八一犯從賊入教受封。并糾摻堂邑縣官。情罪重大。該犯前由直隸解京嚴訊。業經軍機大臣等問擬斬決。奏
旨正法在案。今張倫一犯雖堅供並未入教。但係黨惡重犯張八之父。未便輕縱。應請發往伊犂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為奴。其張王氏、張馬氏、存姐三名口。均予省釋。奏入報
聞。

同日又奏言。查王倫義兒張百祿之母孟氏。即係孟燦之姊。前經壽張縣獲解。經臣等
奏明在臨清監禁。俟張百祿定案後再行辦理。今張百祿已拏獲解京。訊明凌遲處死。所有張孟氏一口。其子弟背屬黨逆要犯。較之尋常緣坐人等情節尤重。應依律即行解京給發功臣之家為奴。又據恩縣拏獲李萃之子小燈、小鏡。郭景順之妻郭何氏等三名口。查李萃、郭景順前由布政使國泰審擬。該二犯既係邪教之首。復有應賊之謀。雖已監斃。仍應斲棺戮屍。並將其妻子緣坐等因。
奏准在案。今李小燈等三名口應同張孟氏一併解交刑部照例辦理。奏入報
聞。

乙未

上諭內閣曰楊景素奏訊據續獲從賊之臨清民胡十即胡紀成供稱賊夥逼令找覓大房屋即同往伊緦麻族叔監生胡師抃家賊人逼胡師抃降順復經胡十勸從胡師抃向說祖上做官世受國恩不肯從賊遂同伊妻縊死除胡十即胡紀成即行斬決外請將胡師抃夫婦敕部議卹等語監生胡

師抃被賊逼脅并伊姪勸從乃能念係仕宦子孫不肯失身從賊同妻矢志捐軀其情實可嘉憫胡師抃及伊妻劉氏均著交部照例議卹胡十即胡紀成著即處斬該部知道

臣等謹按彰善癉惡之用所以維風教而正人心監生胡師抃以先世曾經仕宦頗惜名義當賊人迫脅之時不負

國恩夫婦從容殉節仰荷

綸言嘉憫

卹典優施其從賊之胡紀成即予顯戮褒誅皆由其

自取

聖主刑賞之大公不更彰明較著乎

庚子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如歸太一犯未即弋獲著於封印前將李旺亦行正法今已届封印之期擬即於本日交刑部將該犯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奏入報

聞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欽奉

諭旨臨清舊城內三官廟大王廟漳神廟大寺等處有無頹毀等因臣隨飭委泰安府知府朱純孝前

往敬謹查看嗣據該府與爾遴即親赴各寺廟
逐一細查並敬謹閱看各處
御筆匾聯查得河西岸三官廟大門一座門上石刻
聖祖仁皇帝御賜無爲觀額現在完整門內原有大殿
三間及後殿上下兩層共十間
皇上欽賜福祐津途匾額並
御書雙扁節宣資利濟三元調燮協寧居對聯向在

大殿內懸挂今大殿及後殿等處均已被燬又
敕開上大王廟惟對河戲樓已燬其餘殿宇門
牆均未損壞正殿內有
世宗憲皇帝御賜安瀾濟運匾額現亦完好又碑關東
岸漳神廟正殿內向有
皇上御書福祐通濟匾額今正殿配殿及後殿三間
并牌樓戲樓等處盡皆燒燬至大寺本名大寧

寺係前明所建並未經
賜有匾額其殿宇連山門查係五進前四進及配殿
鐘鼓樓等處俱已燬廢惟最後五間尚存亦極
殘損再查三官廟迤南
座落二所中有
御詩碑亭週圍房屋牆垣俱未損壞惟門牕槅扇無
存等語臣伏查臨清舊城一帶濱臨運河向來

銜宇櫛比士商輻輳且係歷次
巡幸經由之地其各處寺廟規模整肅
宸翰輝煌運道民生永資利賴迺自賊匪等佔據以
來梵宇琳宮半遭殘破雖神人共憤逆匪已伏
駢誅而觀兹頹毀情形不即請加修理司土之
官實切疚心現在該處復業民人補葺合宇皆
官爲給發次第繕完所有三官廟等處自亦宜

亟事與修用昭舊制臣與司道等悉心酌議擬
就三官廟漳神廟兩處殿宇廢基及大王廟之
戲樓原址或仍前修整或稍易舊規其未經被
燬房屋亦量加裝飾俱照前塑設神像並敬將
三官廟原
賜匾聯重行鈎勒懸挂其漳神廟匾額
墨寶前已呈繳應俟工竣後奏請

發下一併鈎摹安設以昭誠謹再大寺前四進房屋
共計二十六間燒燬無存查非
國朝
敕建寺宇向無
欽賜匾聯亦非逼近河岸爲往來瞻仰之地原屬前
明居民所建地基廣濶逆集攏攤賣貨無庸仰
行重建奏入報

聞
乾隆四十年春正月庚戌
楊景素奏言據壽張縣知縣黄鈖拏獲逆匪案
內輌見一犯稟解到省臣嚴加審訊據輌見供
我原籍湖北武昌府人祖父輌百吉犯罪流在
壽張縣我是在壽張生長的九月初三日被賊
迫脅趕車同到陽穀堂邑柳林等處賊人給了

一根白蠟杆子一塊藍布包頭叫我跟在後邊
打仗初九日賊人在河裏搭橋我也扛過杉木
第二日扛著秫稭去燒南門二十三日官兵到
了我從塔灣地方逃走回到陽穀壽張交界地
方被拏等語臣伏查輌見一犯從賊日久屢次
打仗搭橋燒城實屬罪無可逭應請
旨即行斬決奏入報

聞。

二月癸未

上諭內閣曰。張成章趙雲章王世揆張驢兒西犯先從張百祿學拳。繼知王倫謀逆情事。不即首告。實有應得之罪。又張百祿之胞兄張存良即張百儉。張二拏即張二小。按律緣坐。亦不為枉。但張成章等究未隨同助逆。即張百祿之罪。較之濟惡之王經隆等亦稍有間。其親屬尚可不必同科。張成章趙雲章王世揆張驢兒張存良即張百儉張二拏即張二小。均著從寬免死。發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為奴。

甲申

楊景素奏言。據臨清州州同王右銘拏獲姜二小一名。稟解到省。臣以姜二小係奉旨查拏有名之犯。須親提確訊。方能定其虛實。因即嚴加審訊。據姜二小供。係臨清州人。上年九月初六日在三合莊討乞。遇見賊人逼令順從。并給了一把刀。初七日在臨清州殺過一個人。又有一人被賊人槍戳倒了。我還砍了一刀。就同賊人去攻西門。城上鎗砲利害。就跑散了。二十三日官兵到來。我乘著大霧逃走的等語。臣查姜二小一犯。曾經從賊殺人攻城。亦屬罪無可逭。應擬斬立決。請

旨即行正法。奏入。

諭曰。彼已殺二人。即正法亦不枉也。

同日又奏言。竊照逆賊王倫案內情罪重大之犯。所有家屬人等。律應查明緣坐。茲查有逆犯吳兆隆之長子吳士元及吳士元之妻石氏二

名口。拏獲解省。臣親提嚴訊。據吳士元供。我是
臨清小市莊人。父親吳兆隆係武生。母親陳氏
生我兄弟三人。我居長。第二吳士偉。第三吳士
力。我母親已死。繼母李氏生子五兒。我因繼母
不容。時常出外做活。就贅在邱縣石家做女婿。
去年九月間。聞說王倫攻打臨清。我不敢回家。
並不知父親從賊的事。吳石氏供亦相同。臣伏

查吳兆隆一犯。身係武生。爲賊設計燒城。情罪
重大。業經奉
旨凌遲處決。其家屬律應緣坐。今吳士元係伊親子。
應請
旨即行斬決。吳石氏應給發功臣之家爲奴。再查吳
兆隆之父吳繼宗。母吳于氏。及伊第三子吳士
力。幼子五兒。俱經拏獲。례擬緣坐。分別辦理。惟

吳士偉一犯。查據已被官兵殺死。合并奏明。奏
入報
聞。
同日又奏。
臣節據河臣姚立德咨解逆案內
丁寬、郭三并劉存義、劉存誠、劉學文五犯到省。
臣逐一嚴訊。據劉存義、劉學文二犯供認從賊
入教。殺人攻城屬實。應即行斬決。丁寬係王倫

之義子。丁若金胞姪。劉存成係劉存義胞兄。均
應發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爲奴。郭三一犯。被脅
隨行。爲賊供役。應請發極邊烟瘴充軍。奏入報
聞。
丁亥
楊景素奏言。據壽張縣訪獲劉煥之妻王氏。解
省。臣親加研訊。據劉王氏供。我係壽張縣壯役

劉煥之妻我從前因害心疼病求兗家店之王倫醫治後來病好丈夫劉煥就入了他的教學運氣不吃飯時常在王雜全家裡說話八月二十六日劉煥出門去了不曾回來二十八日夜裡賊人進城天未明的時節劉煥慌忙回來將關上門拉著我說我幫著他們殺了縣官劫了庫這事做得大了官兵必來勦殺我只好往遠

處躲幾時也顧不得你了到了天明他就走了我隨被賊人裹到臨清後來大兵到了我與衆女人各自逃命並沒有見過王倫等語查劉煥身充縣役開城搶官罪大惡極伊妻劉王氏一犯應照律緣坐解京給發功臣之家為奴奏入

報

聞

癸卯

楊景素奏言據濟寧州拏獲王倫案內餘匪陳學冉陳功二犯解省臣逐加嚴訊陳學冉供伊父陳楷從賊復經打仗殺人陳功供被賊脅從供役各等語陳學冉應即行斬決陳功應發往極邊烟瘴充軍再查陳楷一犯據陳學冉供稱已被官兵殺死合併奏明奏入報

聞

三月丁卯

軍機大臣奏言據山東巡撫楊景素奏勦除逆匪案內動用各項銀兩分別核辦歸欵又據布政使國泰奏此次軍需動用費至七萬餘兩在撫藩均難辭咎情愿分賠銀三萬兩於每年養廉內照例扣抵請欵等因奉

旨交臣等議奏臣等伏查內地奸民滋擾發兵勦除本與擒捕盜賊無異其一切用費原非軍需可比該撫藩臬爲通省大員既不能早爲覺察先事捕除及至事起倉卒一切所需復經理無緒以致重複支給用少備多種種浮費皆由徐績等辦理不善所致前經臣舒赫德據呈奏請軍需費用徐績情愿盡出家貲歸還務項今據該

撫楊景素將動用各欵據實開報臣等逐加查核內除存餘米麪豆草及堪以變價之物並例應核扣各欵俱應如該撫所奏准其分別變價歸欵照例扣還其多餘備辦及各營遺失軍械并臨清等城拆取擊賊磚塊應行著賠者共計銀七萬一兩八錢二分九釐若如該撫楊景素所奏令徐績一人獨賠未免爲數太多轉致完繳無期若如國泰奏請分賠銀三萬兩臬司獨令置身局外亦未爲平允臣等酌議應均分兩股令徐績分賠一股銀三萬五千兩零其餘一股藩司國泰係總理錢糧事務應分賠十成之六銀二萬一千兩零按察使孫廷槐有稽查奸匪之責亦應分賠十成之四銀一萬四千兩零各令其按數照例措繳以淸欵項至錯給官兵

鹽菜口糧一案共計支過銀一萬六百七十三兩零現在亦經該撫奏明著落前任巡撫徐績藩司國泰及辦理行文之戶部堂官名下三股分賠至德州駐防兵丁支給過鹽菜口糧共銀四百三十七兩零應於各兵丁名下分別扣追報部充公均應如該撫所奏辦理奏入

上從之

四月辛巳

上諭內閣曰。本日召見山東臨清協副將烏大經。詢問該員上年剿賊情形。據稱隨烏大經打仗。把總仙鶴林。陳象坤。俱屬奮勇出力。仙鶴林已經拔補千總。陳象坤尚未陞用等語。此等奮勇弁員。較之尋常在營之人。加倍出力。凡遇缺出。自應先儘擢補。以示獎勵。著諭楊景素將陳象坤遇有千總缺

出。即行陞補。

上又諭內閣曰。山東臨清協副將烏大經。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給緞二疋。

戊子

楊景素奏。言據陽穀縣訪獲王有成。訊係王倫族姪。向在東阿縣。伊妻王氏家居住。將王氏一併拏解到省。臣以王倫五服內親屬。應行遷徙人等。前經訪明開單具

奏。並無有成之名。彼時何以獨將該犯遺漏。恐係族鄰等有心隱匿。因即親加研訊。據王有成供我是兗家店人。父親王楷。與王倫是同高祖兄弟。我從十六歲上。就入贅在東阿縣丈人王居家裡。丈人就把我作為繼子。頂他家業。故此總在東阿縣居住。從不回兗家店去。宗圖上就不載我的名字。我平日並不知王倫做的事情等

語。臣伏查王有成久經贅居外縣。亦不知王倫謀逆情事。但既訊係王楷親子。即在應行遷徙之例。應照原

奏。將王有成及妻王氏。遷徙烏嚕木齊地方安置。以絕逆匪根株。再查王有成之父王楷。因知王倫謀逆不首。已在臨清正法。其餘家屬。均經照

例辦理奏入報

聞

甲辰

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言所有逆匪王倫案內

奏

旨查拏各要犯經山東巡撫楊景素元後拏獲解京

之常老輝等十二犯嚴加鞫訊該犯等或打仗

攻城或從賊役使均已審明屬實分別定擬斬

決發遣具奏奏入得

旨常老輝蕭利王六李振李之貴劉三徐士姚供着

即處斬餘依議

五月甲寅

上諭內閣曰據楊景素奏東省勦平逆匪案內所有

陣亡傷亡兵丁蒙恩卹賞者共六十八名除子弟

現已成丁准其入伍食糧外尚有五十三名家屬

現皆養贍無資懇恩酌籌優恤等語此項兵丁究

係奮勇効命其眷屬或老幼無依難以自圖存活

情亦可憫著加恩於建曠項下酌給守餉半分以

示矜恤

己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楊景素曰今日召見前署臨清

州知州秦震鈞及現任知州李濤詢以地方情形

看其奏對光景李濤較為明白而秦震鈞僅係誠

實人但該員於逆匪圍攻臨清時隨同烏大經等

督率兵夫上城晝夜守禦頗為出力其勞亦不可

沒著傳諭楊景素遇有該省簡缺知州缺出即以

秦震鈞題補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二月

上以兩金川全境蕩平大功告蕆爰諏吉啓
鑾。
巡幸山東告功
闕里禮成。
御舟由水程旋蹕四月丁未。
親莅臨清州舊城。
咨詢周覽。
諭內閣曰臨清舊城當水陸要衝向來商賈駢集廛

市殷闐民居亦極稠密前年逆匪王倫等竄踞其
地搶掠焚毀人多蕩析離居朕心每深軫念雖曾
加恩撫恤冀得安全尚未能信其是否均霑實惠
茲蹕路經行親臨周閱見商民廬舍修葺者已十
之八九閭閻環聚貨肆列陳風氣漸可復舊甚爲
慰懷因念勦捕逆匪時救發勁旅遄行始得迅速

蕆事而所調駐防及綠營兵衆亦頗不少然係內
地捕賊非征調用兵可比一切應需日用各有本
分糧餉可以抵支乃徐績等過涉張皇妄照軍需
之例支放實屬錯誤因責令分賠以示懲儆但念
此項爲數稍多且因地方公務動用尚非伊等冒
銷自領自未便全令賠還因交楊景素查明徐績
等已未完細數開單呈覽內除徐績身任封疆辦
理不善致地方有逆匪倡亂之事本應治罪業已

加恩寬宥所有伊名下應賠之數自應罰令全賠
其藩司國泰名下尚未完銀一萬三千兩零原任
臬司孫廷槐名下尚未完銀一萬兩零並著加恩
免其分賠准予開銷再朕今日在舊城親臨閱看
逆賊等佔據之汪姓大宅及大寺兩處詢及官兵
勦捕情形彼時參將武靈阿剛塔俱係在事出力

之人。雖已加恩擢用。仍著賞戴花翎示奬。又賊匪前此攻犯臨清新城。計七八日。經副將葉信。叅將烏大經。署知州秦震鈞。晝夜設法拒守。殺賊保城。均屬可嘉。今烏大經已擢授總兵。葉信於病故後。仍給還副將原銜。至秦震鈞雖以知州陞用。但至今尚未得實缺。著賞緞二疋。以旌其勞。並著該省出缺即用。又同兵洪印。率領伺民勦殺賊匪。頗爲

奮勉。著加恩交該撫。即以把總拔補。俾衆共加鼓勵。又據楊景素奏稱。前年在臨清河西帶兵時。有臨清州民王彧。每日清晨煮粥數石。送至河岸。供饋衆兵朝餐。有餘不懈等語。王彧以里巷小民。能知大義。深可嘉尚。著加恩賞給七品頂帶。並賞緞二疋。用示奬勸。朕賞罰功過。惟視其人之自取。稱衡悉協於平。以昭彰癉。將此諭衆知之。

臣等謹按臨清舊城素稱蕃富。遭逆匪焚掠。蕩析幾空。蒙我

皇上俯軫民艱。節經降

旨撫卹。湛闓均霑。復以金川大功告成。

臨幸山左。

翠華所至。見閭閻殷盛之象。已復舊觀。列闠通闤

迎

蹕路。因之

綸綍頻申。於守土文武官員。或奬其勤勞。或貰其過誤。以至拔擢勇之回兵。賚急公之氓庶。賞勸

激揚。隨

車布澤。非徒

入蹕行慶而已。

是日。

上諭三官廟漳神廟大王廟。閱視新建殿宇。親致瓣香。賜漳神廟額曰溰波利運並

命錄

御製臨清歎臨清歌二詩勒石於臨清關東岸以傳示久遠。

御製臨清歎

臨清傍運河富庶甲齊郡一旦遭賊焚遂致不可問白蓮教始徐鴻儒百餘年未盡根株王倫倡亂壽張縣逆黨蟻聚起一呼蔓延三縣受其害戕吏劫庫毆無辜遂據臨清作巢穴三犯新城未遂誅叶 賊據臨清舊城為巢穴幾半月餘三次犯臨清新城城中文武守禦極嚴殲賊甚衆賊不得逞爰發京兵速勦滅重臣經事資籌議 山東撫督兵懦怯無用知其未能剿賊特簡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令額駙拉旺多爾濟等帶往又諭東三省善射五十人馳赴之並遣大學士舒赫德先期往董軍務京兵甫至臨清賊已有附恩率寬者經春寧音濟圍逼擊盡殲之八旗勁旅固勇銳無前亦深藉舒赫德調度之力 四面會合同日進遮魂釜底奚逃詠而何逆賊竟抗拒無已火攻下策圖 舒赫德由德州進兵攻其東北徐績自東昌一路進兵攻其東南慮徐績不習兵別遣阿思哈率京兵二百赴會之周元理遣直隸總兵副將領兵攻其西北何煟遣河南總兵攻其西南逆賊四面受圍伏匿舊城不敢出而其地街巷狹隘屋宇稠密官兵難以施展舒赫德不得已因用火攻之

策 既覩羽翼彼力盡翻自舉火燔其軀蔵事迅惟經六日 自圍攻舊城以後每日俱有斬獲賊黨以次殲戮要犯悉就擒惟首犯王倫自揣罪重在樓縱火自焚技驗得實盡進兵凡六日而事蔵使非京兵之力安能神速若此 趙彥廿載何延狩 明季徐鴻儒倡白蓮教擾山東前後凡二十年始經巡撫趙彥討平之 賊蹂躪官軍攻富庶之地焦土空賑錮招集勑大吏午夜猶痛愍民窮玉石俱焚固爾自取 舊城居民亦有被脅從賊者先期諭令投歸即免罪乃招之不由兵至豈能復分殺戮過多固所不忍然由若輩自取亦

無可如何耳　雖然吾惟引咎責吾躬

御製臨清歌

御舟經臨清因作臨清歌週會金川擬淮蔡勦剿

奚數上聲　斯么麼　兩金川以服屬土司敢於負恩抗拒削除本非奇績是以近作告成太學碑文比之唐時討平淮蔡而已若王倫係內地奸民以邪教惑民作亂發兵勦滅不過如尋常擒捕盜賊更不足比數也　獨惜閧鬪遭殘亂誠有劫數難容過　逆匪倡立邪教以避劫數爲詞煽惑愚衆民民爲賊戕害及逆黨就殲伏誅者幾以萬計是則此一方之劫而非若逆匪所云也　賑災無待主得尉飢困原異潢池戈　王倫滋擾時或有言災民因飢餓所迫而亂者給事中李漱芳至形之章奏恐地方官果有其事因命大學士舒赫德於督兵之便細加訪察乃據實奏聞以壽張堂邑陽穀等縣是年收成俱稔賊所至並未搶劫倉穀其非飢民可知王倫等實因邪教糾衆不法無識妄事之徒妄言惑聽罔不足信耳　縣令失察吏未密一死稍得贖愆差　壽張令沈齊義於王倫等倡立邪教未能早爲察知擒治及聞其事乃於大堂僉差往捕而胥役入教者多遂至漏洩生變機事不密自貽之戚使其尚在當律以不職失城之罪因已罵賊遇害特宥其過而仍予之

卹　然猶賜卹寧從厚　謂烈則可忠則那　沈齊義僨轅失城爲賊所害止可謂之烈而不得謂之忠其女二姑於其父喪歸葬時投繯以殉亦止可謂之死義而不得謂之孝蓋聖人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未聞教子女以殉父母爲孝也非浙撫三寶請旌章中乃謂忠孝萃於一家措詞失實矣因降旨宣諭勒部以全家殉難例旌之　寇如其來據要地新城終未失嶐峨　賊匪佔據臨清舊城復連日攻犯新城之西南二門副將葉信參將烏大經署知州秦震鈞嬰城固守百計抵禦發鎗礮殲賊甚多賊不得逞十九日賊復以火藥實車推至欲焚燬門扉城上俯加之擲石燬其車輪以火箭射其車藥燃賊反自焚斃多　禮不下庶避則可人自是不敢復窺新城矣　有明理者弗磨文武諸吏及士庶盡節弗屈原堪嘉獎民剪滅示國法良民旌卹恩加宜　叶　綠旗怯儒豈足恃八旗選銳無須多　因綠旗兵怯懦無能特選派健銳火器兩營滿洲兵一千名馳赴山東勦捕賊衆即就翦滅至逆匪初起侵擾諸縣時官民爲賊所害者文職除沈齊義外則有署堂邑知縣陳枚及其弟武舉陳元楳陽穀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及其姪方義堂邑訓導吳環及其姪吳文秀倅王忠武職則有署壽張遊擊赴福革縣把總楊兆立堂邑把總

楊兆相寶城外委把總崔吉士又普洱總兵蔭嵐
阿之妻非僦居臨清亦罵賊被殺壽張訓導李昂
妻戚氏聞賊至自縊其士民則壽張生員王鳴岡
武生王廷柱臨清生員王政臨清州民賈耿光馬
鹽恭馬體乾皆為賊害臨清生員李日孜監生胡
錦抃及妻劉氏州民趙今階皆詈賊死並勅部如
例旌　重臣習事命經理夾河倚謹為周遍　巡撫徐
卹　績等皆
非諳習軍務之人措置不能得要大學士舒赫
德曾經西師之役嫻於用兵即命至山東督率調
度進勦並命額駙拉旺多爾濟都御史阿思哈同
行舒赫德至德州調集各處兵馬京兵一到即令
阿思哈分領衆兵往會徐績等至臨清由南路進
攻舒赫德拉旺多爾濟等親領京兵由東面進攻

復派侍衛春寧率東三省善射手五十人亦至並
命直隸總督周元理統兵由故城一路協勦并於
威縣平鄉分兵堵禦河南巡撫何煟在邱縣館陶
路統兵防守楊景素時為直隸布政使駐兵河
西因以拆橋事委之廿二日夜半楊景素瑪爾清
阿率兵攻賊浮橋射殪燒燬之賊兵丁穆維勝上
賊舟奪燬斷橋索勁兵數十人繼之撤抑焚橋艦
頃刻而盡殲賊數百賊遂不得西遁廿三日京兵
全至臨清於舊城四面聚圍賊窘迫率一二千人
至塔灣復經春寧音濟圖等射殪五六百逆匪等
復遁回舊城其餘竄逆之賊追殺殆盡賊有潛泅
欲渡河西者悉為楊景素一路之兵射擊無遺越
數日賊即勦不餘其功績因擢楊景素為山東巡
撫瑪爾清阿為兗州總兵穆維賞巴圖魯號擢千

總並賞藍翎其在事出力大　王
小員弁各錄敘陞賞有差　滋事一月平六日　倫
自八月廿八日起事至九月廿九日渠魁自焚黨
羽悉就擒獲皆解誅磔統計僅一月而八旗兵合
勦自九月廿四至廿九計凡六日而平自觀初白
蓮教徐鴻儒等搆亂山東二十年始經巡撫趙彥
討平其遲速　趙彥廿載誠延俄策馬歷歷情形閱
不啻數百倍
萬姓安堵逆肆徒觀鋪戶復如昔是因三倍商
賈羅　臨清舊城為商賈聚集之所市廛密　汪家大
比賊殘燹後近已修整漸復舊觀
宅付灰燼有逆以此為巢窟此或居官欠良擬其

後有識慾早加　王倫至臨清佔居原任湖南撫
汪顥傳宅其曾孫汪穀列等率
家從避官兵至賊放火自焚竟誣為逆與賊共
有斂明白肥之事故其男不能遣之曾元世守然
使汪撥烈若明於大義當避賊外出時先焚其室
令賊無所棲事後上聞必嘉憫厚賜而錄用之茲
舉無從賊之罪而室成灰燼賞
亦無可施措乎其智不及此也　率亦置之罪深告
大義詎必常人詗舟經因作臨清歌奚以致此憫
如何
臣等謹按我

國家子愛黎元涵濡覆育浹於人者至深且久
皇上勤求民隱關閣疾苦每廑
旰宵或未雨含詢或臨時撫卹
深仁厚澤普被寰區凡飲和食德之儔仰沐
恩膏方感切生成之不暇乃王倫惑衆倡亂擾害地
方實非事理所應有且由賊匪等罪惡稔貫
自取誅鋤一經

命旅勦捕立時迅滅凶渠焚斃逆黨駢誅事訖於三
旬而亂平於六日逮綏定之餘小民甫脫兵
燹即登衽席勞來振貸
愷澤頻頒而
聖主除暴安良之盛心如雷霆雨露之並施矣伏讀
御製臨清歎臨清歌始則午夜
軫念夭困窮繼則
淸蹕周循夫安堵痌瘝求瘼之誠溢於言表臣等奉
旨纂輯紀略敬以
御製詩二章錄載於此爲全編鍵束俾天下萬世讀
紀略而臨清之原委瞭然且恭誦
宸章而紀略之本末益曉然矣

欽定蘭州紀略二十卷

（清）阿桂等撰

清乾隆内府鈔本

欽定蘭州紀略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撰。考回人散處中國，介在西北邊者尤獷悍。然其教法則無異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卽彼相沿之規制也。其祖國稱默德那，其種類則居天山之南北。後準噶爾據有山北，乃悉避處於山南。今自哈密吐魯番以外，西暨和闐葉爾羌，皆所居也。迨我

皇上星弧遙指，月窟咸歸，諸回部並隸版圖，爲我臣僕。

中國回人亦時時貿遷服賈，來往其閒。姦黠之徒遂詭稱傳法於祖國，別立新教，與舊教搆爭。守臣狃於晏安，不早爲防微杜漸，互相讐殺，乃馴至嘯聚稱戈。辛丑四月，循化廳逆回蘇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復擁衆犯蘭州。會援師旣集，斷其歸路，而羽林勍卒、益部番兵亦皆奉

詔遄征，剋期並赴。逆回飛走路絕，乃退據城南十里龍尾山，扼險死守。然釜魚暫活，穽獸終殲。填塹焚巢，百道俱進，殲之於華林寺，或俘或馘，無一人倖漏網焉。蓋是役也，平日釀釁之漸，在大吏之積薪厝火，故猝發而不及防；臨時制勝之方，在

聖主之省括張機，故一舉而無不克。是編所錄始末甚

然至於規畫兵制，愼固邊防，一切敷陳

批荅，亦皆備載。併足見長駕遠馭之謀，杜漸防微之略，

所以貽萬世之安者。

睿慮尤深且遠也。

欽定蘭州紀畧卷一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辛丑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言
據蘭州府循化同知洪彬稟報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
等因爭立新教將舊教回人殺傷數名臣隨委蘭州府知府
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柱前往查辦三月二十日午刻據楊
士璣稟報新柱與該府帶領兵役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
至白莊子被新教回匪千餘人將莊圍住等語臣不勝駭異
即遴派本標兵二百名帶同臬司福崧星夜前往該處務將
逆犯全數查拏嚴審治罪倘敢負固不服即撒調附近官兵
相機辦理
同日勒爾謹又奏言二十日戌刻遞次據署河州知州周植
稟報新教逆回於十八日晚將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戕害
四十六年三月
等語臣思逆回罪大惡極必須迅速剿除隨飛調固原涼州
甘州西寧肅州五提鎮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臣於現帶本
標兵二百名外又續調三百名帶同福崧連夜兼程前赴相
機剿捕並札令提督仁和前往會同商辦又據河州署都司
李奇稟報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備索尚仁帶往該署都司
現在看守城池均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曰回人爭教細事何致因此殺害大
員其所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是否另
有希圖搶刼别情勒爾謹摺內總未明晰聲叙將來獲犯時均
應逐細審究詳晰具奏不可絲毫隱飾至勒爾謹初派本標兵
二百名原屬過少其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時辦理
亦未能妥協以致被賊殺害况知府副將係文武大員所帶官
弁兵役自傷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禦被賊傷損者多以致知
府副將同時遇害自應據實奏聞朕必加之優䘏若官弁不能
督率兵役奮力禦賊甚或兵役等畏怯先逃致領兵大員遇害
則逃兵等均應拏獲正法不可稍存姑息著傳諭勒爾謹俟事
定時遵照辦理至所帶兵數前後幾及三千又札會提督仁和
前往會辦仁和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軍務頗為熟悉勒爾謹
當與之和衷速辦總以慎重明决為要并諭仁和知之
臣等謹案甘肅地界邊陲民貧土瘠我
皇上德澤涵濡痌瘝在抱撫綏賑䘏無一不上廑
宸衷至如蘭州河州等屬猎處番回沐浴
恩膏均入㠶幪之宇乃撒拉爾逆回蘇四十三等因爭教搆釁竟
敢戕害長官肆行抗拒實出
覆載生成之外其時督臣勒爾謹
奏函甫達
皇上首以慎重明决為
諭嗣後屢
示機要迅就掃除皆由
睿謨廣運炳燭幾先是以數千里外如在目前也
壬寅勒爾謹奏言臣於二十二日午刻行抵狄道州據河州
協兵丁李成得報擒逆回男婦約有二千餘人各帶馬匹器
械於二十一日二更時圍困河州城殺死守城兵丁一擁而
入將州城佔據署都司及知州未知存亡該兵逃出飛稟等
語逆回殘害大員佔據城池殊堪髮指臣擬即親往剿滅但
所帶本標兵丁僅有五百名衆寡不敵恐有疎失未敢冒昧

且狄道附近河州若狄道有失則省城亦屬可虞是以在州
城屯劄堅守俟前調兵陸續到來如足一千名之數即親帶
前往務將逆回盡行勦滅以快人心而伸
國法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仁和曰此時勒爾謹帶兵無多自應
持重堅守俟仁和并前調各兵陸續到來一鼓擒滅方合機宜
自不便輕易舉動至逆回本因爭立新教致相仇殺今閱該督
摺內所稱殺官抗拒佔據州城之賊如係新教首逆即應明切
曉諭舊教之人救其互相爭殺之罪作為前驅令其殺賊自効
如此以賊攻賊伊等本係宿仇自必踴躍爭先既壯聲勢又省
兵力而賊勢益分勦滅自易著勒爾謹與仁和相機妥辦至河
州城池堅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禦何致賊匪一擁而入將城
佔據其平日所為弁兵者何事所有該署都司及知州等應查
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責尚有可原如竟苟活潛逃
即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
千名前往協同勦捕外并令西安寧夏將軍各預備滿兵一千
名如必須協濟該督即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至健鋭火器兩營
尤為勁旅現亦挑選預備該督與仁和務須和衷協力妥速辦
理
同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馬彪曰勒爾謹所帶兵丁恐不敷用提督馬
彪曾經出兵打仗著即挑選各營精壯兵丁二千名選派勇幹
將弁帶領星速前往隨同勦捕毋致稍稽時日
同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曰據勒爾謹奏蘭州撒
拉爾回匪蘇四十三等搶據河州城勒爾謹因兵力尚少現在
屯兵狄道州俟各路營兵調齊即行進勦等語現已傳諭西安
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迅速前往並諭西安將軍伍彌泰寧夏
將軍莽古賚各選集兵一千名預備倘須調用即令前往協同
勦捕並於火器健鋭兩營兵丁內挑選預備阿桂此時查辦河
務已將次就緒著即速起程來京倘有必須勁旅之處阿桂即
可帶兵前往著將前降各諭旨及勒爾謹仁和奏到各摺一併
抄寄閱看
同日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奏言二十一日申刻據報賊匪進
逼河州勢甚猖獗現在督臣勒爾謹帶兵前往勦捕臣即飛
稟督臣加調官兵速為應援并嚴飭附近地方官多集兵役
堅守城池查省城重地甚為緊要臣現同蘭州道闌謹布候
補道永慶督同文武官員派撥兵役嚴密稽查小心防守並
安慰居民毋使驚擾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王廷贊曰蘭州係省城重地若令王廷贊督
率堅守並須不動聲色毋得過涉張皇若稍有疎虞王廷贊不
能當其咎也
癸卯西安將軍伍彌泰陝西巡撫畢沅副都統巔嶼阿西安
提督馬彪奏言臣等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准督臣勒爾謹札
開甘省撒拉爾回匪爭立新教互相仇殺并將知府楊士璣
副將新柱傷害現已遣派本標及撤調各鎮官兵親往勦捕
等語查逆回等兇殘不法實為天地所不容今督臣帶兵前
往自當立即勦除但臣等思回匪必糾聚多人方敢肆行抗

拒且其地內通河州外番番境若再稍稽時日不能全數誅
鋤更屬不成事體自應協調官兵前往方足以資策應臣馬
彪久在軍營兼以生長西寧熟悉情勢因即於二十五日星
夜先行馳往并通還西安綠營精兵一千名臣畢沅妥為料
理派委西鳳營參將富舒後營遊擊海桂於二十六七等日
分起帶兵迅赴河州臣伍彌泰薩炳阿現亦預撥西安滿兵
一千名與臣畢沅察探情形倘有必須調度之處臣伍彌泰
曾駐西寧稍為諳悉即當親自帶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曰據伍彌泰畢沅等奏提督馬彪已於
二十五日星馳前往並選兵一千分起迅赴河州又伍彌泰現
撥西安滿兵一千預備親自帶往接應所辦與昨降諭旨相合
甚屬可嘉至新舊教既自相仇殺必非合夥戕救一勦一以分
其力未嘗不可而其互相仇殺之罪待事定再辦此等機宜恐
勒爾謹不曉且爭教仇殺起釁自非一日勒爾謹何以早未奏
辦此時各路大兵雲集調度機宜最為緊要恐勒爾謹未能料
理悉協著傳諭阿桂竟不必來京即從河南取道徑往甘肅程
途較近所有節次所降諭旨并批示奏摺已經抄寄閱看亦別
無訓諭之處阿桂即由南馳驛前往到甘肅後即將查明新教
舊教及調度勦賊情形迅速具奏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曰前勒爾謹所奏回匪名目及新教
舊教總未明晰既係兩教爭立互相殘殺斷無官兵緝捕時轉
致合而為一之理究係何教之人首先抗拒逞兇現在彼一教
情形若何著勒爾謹即查明覆奏此時總須鎮靜辦理不可稍
涉張皇再行降旨預備健銳火器兵各一千因思自京至甘肅
程途四千餘里若由烏魯木齊選兵前來較為近便已另降諭
旨令奎林預備如有必須協濟之處勒爾謹即一面奏聞一面
飛調
四月甲辰勒爾謹奏言臣現在駐劄狄道候兵力稍集即行
行擒勦查蘭州固屬省會重地但若專顧省城恐狄道有失
臣起程時已留中軍副將和成額小心防守一聞河州失事
即飛飭布政使王廷贊會同和成額加倍嚴防至各鎮道路
遙遠調兵未到其西寧鎮屬原調兵四百名茲據該鎮署副
將貢楚克達爾禀報現已派兵一千名率同將備分起帶往
臣隨飭令迅速前進一到循化即就近直搗賊巢臣領兵由
狄道河州一帶分途擒勦兩路夾攻仰仗
四十六年四月
聖主天威自能全數就獲
勒爾謹又奏言查固原鎮總兵圖欽保奏請
陛見已蒙
恩允臣現委洮岷協副將策卜坦接署鎮篆茲圖欽保尚未起程
臣即檄調帶兵前來幫同勦捕策卜坦暫令駐劄蘭州協同
防守再臣原派涼州鎮屬兵四百名據該鎮總兵官德寧報
稱原調四百之外又添派二百名已於三月二十三日帶領
起程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曰據勒爾謹奏現駐狄道州候兵力
稍集即行進剿自應如此辦理此時務須持重安慰眾心至署
西寧鎮副將貢楚克達爾已派兵一千率同將備前進頗為勇
往既事如此彼果能出力即可勝西寧總兵之任又現在調集

之提鎮仁和馬彪圖欽保等均係効力戎行熟習軍旅之人勒
爾謹當與之和衷共濟將來仁和等勦賊成功即勒爾謹之功
切忌自用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曰昨降旨令阿桂馳驛前往甘肅辦理
勦滅逆回事宜此時諒已奉到前旨迅速遄行矣因思阿桂到
彼調遣需人已派乾清門巴圖魯侍衛福寧泰斐英阿明山阿
蘭保各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甘肅聽候阿桂差遣又現在來
京引見之肅州都司馬雲即係西寧人熟悉該處情形亦賞給
銀一百兩交慶泰斐英阿等一同馳驛前往聽用看來此事起釁
已久勒爾謹平日不能約束使之知感知懼或存將就了事之
見以致釀成事端阿桂務悉心籌畫妥協辦理將賊匪勦滅盡
絕根株以靖地方並此案或因勒爾謹辦理不善或係地方官
釀成均著詳晰查明具奏
臣等謹案回衆爭立新教與舊教互相仇殺肇釁已匪一
日使地方大吏早為審斷經理得宜原可弭患未形乃姑
息因循寖致養癰貽害勒爾謹寔難辭咎我
皇上洞燭如神於逆回起事之初已知督臣素無約束釀成事端
命臣阿桂即由河南馳驛前往詳晰查辦臣阿桂等仰稟
睿裁悉心調度凡綏靖機宜靡不在
聖明宵旰中矣
同日伍彌泰畢沅陸蚵阿奏言臣等挑撥綠營兵一千名已
於二十六七等日派員分起帶領全數起程約計四月初五
六間即可前抵蘭州復接據布政使王廷贊等稟稱逆回已
將河州攻破該回匪勢甚猖獗自應厚集兵力剋日勦除昨
臣等預挑西安滿兵一千必須前往接濟方為妥協現已分
作兩起臣伍彌泰於二十七日親自率領頭起官兵并攜帶
印信星速起程其第二起即於二十八日派委協領等帶領
前進與督臣勒爾謹等商酌相機會勦奏入報
聞
同日畢沅又奏言二十八日辰刻接據蘭州馬兵袁秉文稟
稱逆回於二十五日午刻進逼蘭州焚燒關廂所有調到涼
州鎮兆晴遠及大城看守兵丁傷折過半大城眼前失事等
因逆回兇殘不法變出非常急須厚集兵力速行殄滅查馬
彪帶領西安綠營兵一千伍彌泰帶領西安滿營兵一千已
先後進發臣圖信後復飛札催促趲行應援臣前酌量逆匪
情形已於所調兵二千餘名外預調延綏鎮兵一千名現又
續調一千名令從固原平涼一帶星速前往又飛調興漢鎮
兵五百名令總兵三德帶領從略陽寧羌一帶前往但各處
路途遙遠官兵即晝夜遄行到彼亦須時日而逆回猖獗已
甚非得八旗勁旅恐未能立即勦除仰懇
皇上迅發京兵并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來以資策應至陝省
此時兵力合計不過萬餘現已檄調三千五百名而南北地
方遼闊兼之漢鳳略陽陽坪兩隴州等處亦係外通番境處
處緊要均須妥為防守是本省兵丁不敷再調臣已飛札知
會四川督臣文綬將軍臣特成額撥臣明亮飛調官兵由略
陽一路間道前赴甘肅之秦鞏一帶以便堵截會勦復飛札
河南撫臣富勒渾山西撫臣雅德飛調該二省官兵前赴西

安省城駐俟調遣至沿途臺站車輛馬匹糧餉軍火器械各
事宜臣已與布政使尚安按察使浦霖等分頭迅速妥備務
期無誤軍行再西安省城存貯火藥鉛丸除已調發外庫內
所存無幾臣現在催促陸續運往並飛咨河南山西撫
臣令其各備五萬斤速派妥員運送西安以資接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畢沅曰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
燒閫府省城狠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會剿復札富勒渾
雅德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飛咨發京兵派熟悉軍
務大臣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即由河南星赴甘
肅令逆回如此猖獗阿桂應即迅速遄行現派尚書和珅頭馳
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
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
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即行相機辦理俟
阿桂到後即交阿桂接辦和珅仍即回京供職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袁守侗文綬特成額明亮富勒渾雅德曰畢
沅奏調四川官兵現有從前曾經平定金川之兵可以調往協
截至河南山西二省兵本不多且防守亦為緊要該撫等止須
預備于本省邊境聽候調遣不必即赴西安惟所需河南山西
各備火藥鉛丸五萬斤即當迅速辦運接濟至京兵四千名由
直隸山西一路前往所有應用馬匹車輛及例應供給之處必
須早為預備俾京兵迅速遄行
同日畢沅薩炳阿奏言逆回逼近蘭州必須再調滿兵以資
策應臣薩炳阿現已挑選西安滿兵六百名即日帶領起程

星夜前往與臣伍彌泰協兵奏勒所有滿營各事務現交臣
畢沅管理奏入
上嘉之
乙巳
上諭內閣曰現在甘肅需用銀兩甚屬緊要所有該省春撥銀八
十萬兩尚恐不敷著再於部庫內撥銀一百萬兩仍於鄰近省
分先行速撥解往俾得迅速濟用該部即遵諭行
上又諭內閣曰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往甘肅辦理軍需李侍
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與副都統黃檢一
體馳驛前往並著和珅傳旨黃檢即由保定前往不必來京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現在甘肅省事務紛繁急需大
臣協同料理而軍需出入尤關緊要因思李侍堯前經獲罪但
其才識可用此時需人之際不能復拘常格已傳旨免其前罪
賞給三品頂帶花翎令前往甘肅又安徽巡撫農起來京陛見
人尚結實亦令其前往又昨因黃檢在山西直隸聲名平常念
伊祖黃廷桂舊勞仍用為副都統伊辦事尚屬勇往著和珅於
過保定時面傳諭旨令其隨往伊等三人俱著總辦甘省軍需
事務此外如有應辦事件阿桂和珅亦可一面交辦一面奏聞
並派司員內京察記名以道府用之海廣李銘豐蘇楞泰係年
景如稻前往甘省交阿桂和珅差遣委用再應用武職人員現
在派往之乾清門侍衛等即可酌量調派其候補副將和倫亦
已傳旨前往此外如尚有需用武職人員並著就近檄調至阿
桂和珅辦理此事必須印信已令福長安齋鼓差大臣關防交

與和珅帶往甘肅俟見阿桂即令轉交應用
同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畢沅曰此次甘省需用銀兩較多已諭令該
部於甘省春撥八十萬兩外再撥部庫銀一百萬兩並先令鄰
近省分逸撥解往著畢沅即于陝省庫貯內先行酌撥選派妥
幹員弁帶領兵役護送毋稍疎虞
同日山西巡撫雅德奏言臣於三十日未刻准陝西撫臣畢
沅札稱撒拉爾回匪直撲蘭州兵力不支陝省存營兵丁無
幾現已請調京兵恐緩不及濟晉省與陝甘較近迅即酌派
官兵星夜前來赴甘會勦等因伏思小醜跳梁必須多派官
兵速勦以期迅速蕆事擬派太原鎮兵一千五百名大同鎮
兵三千五百名共兵五千名已飛咨兩鎮調撥并多帶鳥鎗
兵以資得力查大同鎮界處邊陲地方緊要且現在殺虎口
副將尚未到任未便擅離太原鎮總兵福敏泰素練軍務即
令該鎮將所派兵一千五百名限三日內帶領起程其大同
鎮所派兵三千五百名每兵一千名派出叅遊一員為總領
再派都司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五員把總外委十員分司
管束并備隨營調遣之用挨次起程統歸福敏泰管轄協同
會勦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雅德富勒渾曰昨傳諭山西河南
官兵止須在該省邊境駐劄以備調遣今據雅德奏已派兵五
千名令太原總兵福敏泰帶領赴甘會勦是晉省兵丁業經起
程現在和珅前往甘省驛路本由山西行走即於經過時帶兵
前進聲勢更為有益至河南兵力本不及山西著仍遵照前旨
於本省邊境駐守毋庸前赴甘省
同日王廷贊奏言臣於督臣勒爾謹帶兵起程後率同文武
各員嚴守省城城中兵除勒爾謹帶去五百名外止存督撫
兵三百餘名臣隨撤調附近之莊浪滿兵三百名漢兵二百
名涼州滿兵六百名西寧鎮兵於原調四百名外又調一千
名前來應援河州距省三百八十里逆回佔據河州後即於
三月二十五日帶賊衆三千餘人由間道徑撲蘭州幸是日
莊浪滿兵三百靖遠漢兵二百先至臣即撥派兵二百名民
壯百餘名出城在路口迎擊我兵多有損傷賊人直圍蘭城
今已兩晝夜二十七日已到涼州滿漢兵九百名已抵省
城之河北正欲渡黃賊衆竟殺傷護守浮橋兵民將橋拆斷
把住河口兵難過河城內守兵單弱勢在危急而督臣駐劄
狄道以待援兵均不能剋期即至臣為
國家城池人命所關甚重不即死戰以悞大事惟有悉力守禦
倘荷
聖主洪福固原西寧之兵旦晚一至庶可獲全
王廷贊又奏言此案內有安定縣回民馬明心係新教之主
前經循化廳查出解省收禁今賊人來犯省城並聲言索取
馬明心臣許其城上一見諭以禀明督臣俟批覆到時即行
釋還原欲為緩期集兵之計但逆回兇惡實不可信況該犯
為新教起事恐遲則生變或致被賊搶歸臣於今賊人見面
後即將馬明心正法以免疎虞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伍彌泰畢沅馬彪王廷贊曰據王
廷贊奏報賊匪直撲蘭城困守兩晝夜等語伊係文臣能如此

固守若再待數日援兵一至即可保全城池是即王廷贊之功
深為可嘉又奏稱賊人索取馬明心王廷贊許令城上一見後
即行正法既安賊匪之心又將賊首正法辦理甚合機宜著伍
彌泰馬彪速催滿營綠旗各兵丁迅速前進赴援此時伊等統
兵行至何處距蘭州尚有幾站即速奏聞王廷贊著賞戴花翎
并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交與伍彌泰等遣人齎賞
王廷贊並傳旨嘉獎和珅接到此旨時亦即催伍彌泰馬彪所
帶之兵迅速行走並將王廷贊能固守省城先除賊首之處明
晰獎諭至此次為王廷贊齎摺出城之人亦屬能事可嘉並著
伍彌泰等查明重賞以示鼓勵

臣等謹按逆回佔據河州進逼省城肆擾無忌實為罪惡
貫盈
皇上以蘭州省會重地早
飭藩司王廷贊督率防護毋致疎虞茲因王廷贊奏報固守蘭城
以待援兵之至
嘉其守土勤勞
獎賚稠疊復念及縋城馳摺頗屬能事亦令並邀
恩施
甄錄所加不遺微末是以身受者無不感奮自効也

欽定蘭州紀畧卷二

丙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現在逆回佔據河州州民畏其
其殺害勢必脅從伊等本係愚民猝遇賊衆凌逼其罪可寬至
生監等從賊草芽微末尚可稍貸若本身在京及在各省出仕
者設其家屬從賊情亦尚有可原惟曾經出仕回籍人員如有
甘心從賊不顧名義法無可恕必當從重治罪著阿桂和珅等
勦滅賊黨後查明分別辦理
丁未阿桂奏言本月初一日臣在安陽途次接奉寄到
諭旨並閱勒爾謹等各奏摺逆回罪大惡極自應立即勦除現已
欽奉
諭旨令馬彪帶兵前往并諭伍彌泰林吉賚各選兵預備調用並
四十六年四月
於火器健銳兩營兵丁挑選預備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逆回意在抄殺因河州先已派出兵丁二
百名守城兵力單弱居民事出倉皇各顧家室不能盡力守
禦以致猝被攻破現在提督仁和及勒爾謹前調各營兵二
千名陸續到齊兵力既衆無難一鼓擒滅臣於二十二日啟
由時和驛起程因瘧疾發動每日僅能行百餘里今接奉
諭旨儘力遄行約計初九初十可以到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伍彌泰畢沅農起尚安曰阿桂奏
到遵旨回京一摺計算發此摺後又接到續降不必來京之諭
旨諒即由途次前往但伊因瘧疾發動每日僅行百餘里此時
即竭力趲程恐亦未能迅速到甘現在甘省急需重臣督辦到
不能緩和珅年力強壯行走自能便捷計可到在阿桂之先務

酒星夜兼程前進督辦一切俟阿桂到甘省後和珅仍遵旨將
所辦事宜詳悉告知阿桂再行回京至和珅到彼倘亦不能剋
期其自西安至甘省一帶現在之人料理關係綦重伍彌泰帶
兵前進計此際已抵甘省所有一切調度應辦軍需兼飭各事
宜即著伍彌泰悉心經理並著傳諭尚安就近即速馳赴通同
伍彌泰辦事仍將如何經理之處一面迅速覆奏一面通知阿
桂和珅至尚安起程後西安又少大員協理著傳諭畢沅迅速
趕赴西安留同畢沅和衷商辦其西安布政使事務另行奏署
再由京派往之滿漢司員本係記名以道府擢用人員如畢沅
有需人之處即酌留一二員聽候差委
同日河南巡撫富勒渾奏言臣接准陝西撫臣畢沅札稱令
臣酌派官兵前赴西安調用自應就近撥往以資接應查河
南通省各營額設兵九千九十五名內河北南陽二鎮各設
兵四千餘名臣已飛札該鎮各挑健兵一千名即令曾經出
師金川之河北鎮臣觀成先統兵一千名馳赴西安俟調其
南陽鎮標兵一千名另派歸德營參將王國士暨遊擊守備
等員亦分二起陸續前往臣同藩司李承鄴料理妥協即馳
赴陝豫交界之盧關地方稽查點驗催送出境並分飭接壤
各屬嚴密防堵再准畢沅咨會令臣撥解火藥五萬斤赴西
安備用臣現于貯藥較多之河北鎮左右二營河南開封二
營各撥一萬斤陝州營二千斤臣標左右二營各四千斤共
足五萬斤之數分委妥幹弁兵星馳解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伍彌泰富勒渾畢沅曰據富勒渾
奏稱于河北南陽二鎮各挑兵一千名令河北鎮臣觀成等帶
領起程等語前經降旨令該省官兵于邊境駐劄備調毋庸前
赴甘肅今該撫既預為調集派往俾甘省多得兵力接應以壯
聲勢亦屬可行此項官兵若未入陝西境仍可不必前往若已
入境即令前往俟阿桂和珅到彼相機進剿時聽候差委
戊申阿桂奏言臣于直隸磁州途次接奉寄到
諭旨令臣即速來京以備帶兵前往甘肅臣思逆回嘯聚不過二
千餘人況河州城內俱係百姓無可脅從不難立即殲除現
在勒爾謹等續調各營兵丁諒已到齊又有西安提督馬彪
先行馳往並遴選西安綠營兵一千名分起迅赴河州計西
安至蘭州十八站蘭州至河州二三站約本月初旬可到自
必將逆回勦滅全完如果賊匪猖獗必需續添兵力所有帶
兵之人最為緊要伏乞
皇上于海蘭察額森特二人內酌派一人先行馳往並令于侍衛
章京內如阿爾都等前在軍營得力伊所深知者揀派數人
奏
聞請
旨派令前往至奎林雖往能事但由烏魯木齊帶兵前至河州亦
幾及四千里未免行走遲滯將來如果調用奎林竟請
特降諭旨令其先行馳往並令于所屬厄魯特內挑選精兵一二
百名派員護送帶赴河州備用更為有益臣接奉
諭旨後即帶同軍機司員仍由彰德衛輝一帶前赴甘肅惟有儘
力趲行以期早到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據阿桂奏在磁州接奉諭旨即
由彰德衛輝一帶儘力趲行等語海蘭察額森特二人業經派

令同和珅前往其阿爾都等亦隨同和珅赴甘至奎林先已降
旨令其帶兵來甘後因烏魯木齊至甘肅程途太遠恐緩不濟
急復經降旨停止此時派往之人甚多亦無需奎林一人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逆回傷害職官佔據河州一
案總係勒爾謹平日不能預為覺察以致養癰貽患及事發後
又不詳查起衅根由確實陳奏事究之日阿桂和珅必須徹底
跟究實在如何貽誤之處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贊所奏安定
縣回民馬明心係新教之主則其人實為此案首犯但究係何
時拏獲如何審辦勒爾謹從前並未陳奏殊不可解至此等回
匪鬨從前年黃先在彼時曾痛加懲創誅戮甚多五十年來僅
得安靜今其醜類漸又繁滋復有此事所謂好則人怒則獸將
來辦理事凡隨同逆党肆逆擒佔河州圍逼省城者均應勦洗
不得稍存姑息使降逆番人知所畏懼此為綏靖邊方起見不
得不如此辦理至賊匪人數據勒爾謹原奏連婦女不過二千
人而王廷贊奏稱圍蘭州時有三千人並伊身在圍城未免為
聳言論或其實逆賊既佔河州必不肯捨棄自必留人佔守甚
或分其黨羽侵犯狄道亦未可定為得復有三千餘賊圍逼省
城此或賊人所過地方脅迫良民為之先驅將來執訊時不可
不分別辦理此旨阿桂和珅到甘省時應行留心酌辦之事著
即先行傳諭令其存記遵照妥辦

臣等謹案自古帝王綏靖遐陬式遏寇虐為邊方大吏者
理宜申明教誡宣播
德威使宵小無由竊發若狃于積習。姑息養奸。勢將滋蔓而不可
制甘省大吏歲久廢弛致小醜跳梁肆行猖獗自屬責有
攸歸
皇上廑念邊陲
特命重臣從嚴辦理凡隨同肆逆者盡予翦除以杜亂萌而中國
法至國威收眾恐有良民被脅先驅
諭於執訊時加意區別俾免玉石俱焚所以為義之盡仁之至歟
同日雅德奏言臣前准陝西撫臣畢沅札會於太原大同二
鎮調撥兵丁五千名派令總兵福敏泰帶領前往策應於四
月初二日酉刻接據畢沅札稱探得三月二十七日以內蘭
城併力固守該處提鎮及西安滿營并陝甘各路之兵俱陸
續可到足資保護今督臣止備兵一千名如有必需應用再
行調取等因查現在所調官兵尚未起行臣隨飛咨大同鎮
臣截行停止并咨會太原鎮臣福敏泰將所派兵一千五百
名內挑選一千名仍為預備如果必須調用俟陝省知會到
日再行起程
雅德又奏言現在調兵進勦逆回文報往來關係緊要臣飛
飭沿途州縣添設腰站多備膘壯馬匹以供馳送並令該管
道府親往董率稽查務期加倍迅速至京兵過境一切車馬
草料貨支等項自須預為妥備以利遄行查山西省甘桃驛
至榆次縣之王胡驛俱係崎嶇山路車輛難行隨與藩司譚
尚忠等悉心籌議擬于該三站全備騾馬以備官兵乘騎凡
馱載軍裝之用其餘各站應付車輛馬匹事宜已密飭地方
各官上緊趕辦勉期妥備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畢沅伍彌泰馬彪曰本日據雅德
奏接據畢沅札隨將大同鎮兵停止等語畢沅所辦真屬曉事

可嘉但伊何以此時尚未奏到著傳諭畢沅即將現在情形及
一切調度事宜隨時速奏至西安滿營并陝甘各路之兵日內
計可將次到齊著傳諭伍彌泰馬彪即將官兵嘗否到全現在
如何籌辦進勦之處迅速馳奏至和珅諒已兼程前進不必帶
領晉省兵丁行程更可迅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雅德曰雅德奏添設腰站多備馬匹以供
馳送文報所辦甚好至京兵過境預備騾馬以利遄行等語現
則可以不必兵由河南而行惟派出之大臣侍衛官員及文報
往來仍由山西行走屢經降旨傳諭雅德即遵照辦理一切妥
為籌辦不必稍涉張皇
己酉勒爾謹奏言臣前因逆回佔據河州隨檄飭循化文武
各員擒蘇四十三等家屬并飭署西寧鎮貢楚克達爾帶兵
由循化一帶截其歸路以便兩路夾攻旋聞逆回由小路潛
赴省城其存留河州之賊自屬無多即飛飭貢楚克達爾作
速收復河州臣亦帶本標兵五百名留二百名駐守狄道
率同臬司福崧帶三百名并傳集土兵七百名星夜救省
城援于二十九日抵省現在提督仁和總兵圖欽保德寧城
守尉頸爾恆額俱先後到省所有勦捕事宜臣等惟有公同
商酌四路擒拏務期迅速蕆事并慮逆回營窮力促戰由洮
濟橋沙泥站兩小路逃竄已分派官弁帶領漢土官兵分途
前往預備擒拏
同日勒爾謹又奏言派西寧鎮標遊擊祥保循化營遊擊琳
松阿泉報帶同漢土官兵赴河州擒勦匪犯已將守城賊黨
十九名盡行擒獲蘇四十三之侄蘇二個現在嚴行監
禁并派千總楊有讓領兵一百名駐城彈壓又據循化文武
各員稟報生擒要犯蘇五個係蘇四十三胞弟并獲馬八十
三等十七名又搜獲回婦二十三口俱經監禁等語臣飭將
所獲各犯派委員弁嚴加鎖鐐聽候訊明辦理并嚴飭毋行
擾害毋使一名漏網並遍張曉諭招撫河州一帶逃散居民
各安生業一面選派委員速赴河州加意撫恤以期小民得
所
同日甘肅提督仁和奏言臣于三月二十六日酉刻行至距
蘭州四十里之沙井驛地方聞省城鎗砲不絕旋據馬丑報
稱撒拉爾回匪約有二三千名已從蔣家灣前來圍困蘭城
燒燬西南關廂并將浮橋拆斷道路不通臣聞信急赴往援
但止帶兵十數名正在焦急聞適有涼州總兵圖欽保帶領標
兵三百名署副都統城守尉頸爾恆額帶領涼州滿兵三百
名齊抵沙井驛因橋已拆斷隨差弁赴張家河灣一帶覓辦
船隻至二十七日有莊浪土司魯璠帶番兵二百名從黃河
南岸前來應援臣即令該土司番兵在南岸紮營以牽賊勢
一面傳令船隻在金城關一帶分布臣等是夜帶領官兵直
至金城關渡口二十八日黎明臣因金城關係省城咽喉最
關緊要即于該處扼守船渡拼派兵將砲向賊施放使其不
能竄過賊匪一見我兵從燒燬房屋內用鎗石飛打臣即督
令總寧頸爾恆額乘船直過河南官兵奮力上岸時有關廂
內藏匿回匪齊出迎撲臣一面在金城關飛速打砲一面督
兵在河沿劄定拔伏土司魯璠亦帶領番兵從南岸賊營之
後奮力攻打賊匪雖屬猖狂仰賴

聖主天威我兵努力奮擊城上官兵亦施放鎗砲直至申刻將賊
匪擊退上山臣因兵力單弱未及追趕並因城西通近黃河
難以分營隨令官兵統至城東寬闊地方安營嚴加堵禦一
面檢查屍身約鎗砲斃賊四五十名我兵內都司王宗龍陣
亡是夜固原鎮總兵圖欽保帶兵五百名從省城東路前來
亦在城東紮營二十九日早賊匪從嶺下撲圍欽保及德寧
額爾恒額等即帶兵迎擊臣是時立即通渡親督官兵奮攻
直至山梁臣等公同察看賊人約有二三千名若在山梁紮
營恐兵少無益商定帶兵緩撤至山下分當堵禦此次雖未
佔據山梁而官兵甚為奮勇斃賊甚多并生擒二名圖欽保
親殺賊首四級至暮臣勒爾謹於是日晚從狄道抵省臣等
現在籌商竭力剿捕以期迅速蔵事均奏入

上諭內閣曰此次仁和等會勦逆賊奮勇出力均屬可嘉仁和圖
欽保德寧額爾恒額貢楚克達爾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並各賞
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爾恒額并著賞戴花翎德寧貢楚
克達爾如未經賞戴者一體賞給戴用逆擊祥保瑚松阿臧擒
賊犯亦屬能事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土司魯璠亦屬往可嘉著
加一等賞給職銜並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至畢沅在陝西境內
聞有甘省逆賊滋事即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
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之至著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
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布政使王廷贊于逆賊圍
逼省城時能悉心守禦且將新教首犯馬明心先行論示賊衆
後即正法辦理實合機宜業經賞給荷包花翎著加恩賞給一
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至此事係勒爾謹從前經理不善以
致養癰貽害其咎原無可辭但伊現在辦理收復河州及會勦
逆匪尚屬迅速妥協俟事畢後再行核其功過另降諭旨其
陣亡都司王宗龍甚屬可憫所有應得賞卹該部照例議給其
陣亡受傷滿漢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從優議卹

臣等謹案賞功罰罪政治之大經撒拉爾回匪肆逆經仁
和等統兵會勦仰賴
天威擊退上山勢已日就窮蹙我
皇上特降
恩綸於奮勇之提鎮以下並土司魯璠均予優敘至陝甘宣力諸
大員俱邀階進格即勒爾謹因循貽誤咎本難辭亦以此
次收復河州未忍遽加嚴譴厥後冒賑折收一案發覺既
定仍不因事姑寬抑見
大聖人刑賞大公至正一惟其人之自取絕無稍存成見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畢沅曰據勒爾謹奏擒獲蘇四
十三之弟侄蘇二個蘇五個并獲要犯馬八十三等現在嚴加
鎖錮俟訊等語蘇四十三弟侄并馬八十三等俱係案內要犯
該督即派委幹員押解并將此外等獲助惡要犯一并迅速解
京務須小心防範毋稍疎虞至仁和招內官兵直至山梁察看
賊勢又稱此次雖未佔據山梁所奏尚未明晰該提督所指山
梁係屬何名現在賊人是否佔據山梁著即歷明覆奏至阿桂
現有痛疾恐未能迅速行走已諭令不必勉強而和珅行走尤
速仍須馳往甘省督辦一切并將善後事宜會同勒爾謹妥協
辦理

同日阿桂奏言臣于初三日行至新輝接奉
諭旨及畢沅奏到各摺逆回竟敢進逼蘭州官兵多有傷折賊勢如
此猖獗殊堪髮指非厚集兵力大加殲戮淨絕根株不足以
憤恨臣現在晝夜兼程行走但自恨為瘡疾所累不能迅速
星馳計每日連夜趲行總在二百里以內實深焦急現奉
諭旨派尚書和珅等馳驛前往自可先到甘肅調遣辦理然臣亦
不敢因派辦有人稍紓己責惟有儘力兼程以期迅到接辦
奏入
上諭曰今日接勒爾謹奏到賊勢已敗諸事易辦卿可放心養痾
而行若再接往者並不往亦可
同日畢沅奏言臣因逆回逼近蘭州飛調各路兵丁前為應
援旋據提臣馬彪來札知蘭城尚在固守督臣仍駐狄道臣
相機剿捕俾賊人不致蔓延四出現在馬彪等所領西安固原
兵一千四百名業已到蘭至伍彌泰諾炳阿帶領滿兵一千
六百名約于初五六內亦可先後齊到再臣前恐提臣處領
兵將弁不敷派委查禮蘭協副將馬鎮國久在戎行熟悉形
勢都司董秀亦經出兵打仗因續行就近調取兵丁三百名
于初一日由西安星速前赴提臣處接濟再延綏鎮兵臣先
後飛調共一千五百名令仍從固原平涼一帶迅速前往至
督臣現由狄道前拒賊衆腹背受逼而兵力更為單薄亦須
迅行接應所調興漢鎮兵五百名臣亦飛催總兵三德令從
畧陽白馬關小路行走約于初六七即可前至狄道以資援
應至臣前因蘭州省城形勢甚危逆東州縣守備皆虛而陝
省現存兵數又不敷再調是以飛咨四川河南山西三省酌
派官兵迅為策應今已隔五日而西安及各路官兵陸續前
到蘭州司道等官守禦甚力似可無意外之虞臣續又知會
撫臣富勒渾只于就近陝省各營分挑撥五百名且在各本
營預備至山西距陝較近臣亦知會撫臣雅德挑選兵一千
名在蒲州駐劄統俟酌量局勢如需接濟再行咨調至四
川省川北一路界連甘肅剋期可到且狄道迤南一帶山勢
險隘東連鞏秦處處均關緊要必得川兵一二千名間道星
速遄行直抵狄道非但協同進勦大可得力且秦鞏等處聲
勢聯絡回匪聞風震懾自無游蔓之虞臣現又飛咨四川將
軍提臣迅即調撥如數日內甘省河西之兵各路並集足資
會勦無需隣省兵丁協濟即行飛咨停止再聞賊匪現在蘭
城西關外八堵廟五泉山等處屯聚令提臣及各路官兵陸
續會集自可立即殲除一有捷音臣即飛摺馳
奏仰慰
聖懷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文綬曰據畢沅奏如數日內甘省河西之兵
各路並集足資會勦即飛咨四川停止調遣等語本日又據勒
爾謹等奏到現已收復河州籌辦勦捕無須復調多兵所有川
省官兵著傳諭文綬即行停止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袁守侗雅德富勒渾曰前因甘省逆回佔
據河州令河南山西兩省選派綠營官兵預備調用並派健銳
火器營兵四千名派員分起帶往本日據勒爾謹等奏稱收復
河州賊勢已敗所有籌辦勦捕事宜此時已無需各省兵力除
未經起行之京兵二千名停止發往外所有前調之山西河南

等省官兵自應一併停止若已經調發出境亦即飭令各歸本
營以省遠涉靡費
同日畢沅奏言現在各路官兵進剿逆回自西安至蘭州一
路自應安臺添站以利差務而速郵傳除陝省境內已飭布
政使由西安前往妥為料理外至甘省涇州迤西各屬所有糧
餉馬匹草料等項均須及早籌備而蘭城阻絕無項可領臣
已飛檄各該廳州縣如本處庫無存項現有必須應用之處
各差妥員攜帶印領酌定數目赴西安藩司庫內借領以應
急需將來另行核算至大路州縣邠乾以西本蘭以東地方
多係瘠薄民間畜養馬騾本少查綠營出兵向無供支脚力
之例此次行程急迫晝夜併站趕赴兼以二十八九等日連
值陰雨道途泥濘若令步行前進誠恐遲滯有誤軍行臣因
飛檄沿途各站不拘車馬騾頭酌量多寡預備令各官兵等
接濟脚力到站更換以資迅速而各路赴蘭官兵所須火藥
鉛丸弓箭等均係緊要必須每日雇覓車騾例給前進方足
以資接濟臣恐地方辦理不善致滋小民拖累甚將車馬隱
匿不前以致貽誤復諄切曉諭令各寬給價值將來事竣後
酌量應銷之項准其核銷則兵行自必迅速而小民所雇車
馬價值寬舒必更踴躍赴趁以供雇覓于軍務較有裨益奏
入報
聞
庚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曰此時逆匪勢已窮蹙只須痛加搜勦
諸事易于辦理所有火器營兵二千昨已降旨停止派往其健
銳營兵二千名內尚有五百未經起程現在亦經停止至于已
去之一千五百名和珅于行抵西安時諒已知其大概或告知
畢沅令其暫行停住西安聽候調用或約料無須此項京兵即
可一面奏聞一面令其回京其海蘭察額森特及乾清門侍衛
等本為帶兵打仗派往若京兵已停其到甘和珅或留一二人
聽用或令伊等一併回京皆可至所有派往大員亦不必全令
馳赴著傳旨令李侍堯回京候朕另降諭旨農起亦著即回京
陛辭仍回安徽巡撫之任再前此派往之京察一等記名司員
李堉等六員到甘後并著和珅勒爾謹畢沅酌如兩省內有
須用道府人員即酌留補用或不必全留或竟可無需俱令和
珅與兩省督撫酌量辦理至此案起釁根由勒爾謹並未明晰
奏及已諭和珅等到彼查究務將實在情節徹底跟求其應奏
奏者俟查奏到日再定至勒爾謹養癰貽害咎實難辭但此時
斷不宜遽行更換總督以致賊衆易生輕玩著和珅到甘後面
傳諭旨令其知朕此意更加黽勉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曰前據王廷贊奏逆匪圍逼蘭
州並為索取新教主馬明心等語馬明心既據王廷贊摺內稱
為新教之主何以勒爾謹又奏蘇四十三為首犯若係同教不
應有兩教主若分新舊教則素有嫌隙馬明心羈禁在省蘇四
十三等自當悅服何復藉稱索取直犯蘭州其情節殊不可解
至河州循化廳等處回衆共有若干種類其中有無當差食糧
之人再如土司韓瑪又係何項土司何時受封襲職因何肯如
此出力並更有似此之土司否著和珅于到甘省時會同勒爾

欽定蘭州紀畧卷三

壬子勒爾謹仁和奏言逆回蘇四十三等由河州山僻小路潛至省城在附郭一帶放火搶奪因城內官弁兵民防守嚴密是以賊竄並未傷損三月二十九日晚勒爾謹等帶兵到省駐扎城外逆回等先已退佔離省數里之山梁臣等與署副都統額爾恒額總兵圖欽保德寧按察使福寧公同籌酌隨於城郭關廂左近添派官兵嚴加防範隨於三十日派遊擊祥保帶領綠營兵五百名土兵七百名臣等督率前往由東山梁後繞道搶剿逆匪率衆來迎自辰至未殺賊三十餘名是晚逆匪亦未敢潛來窺探但其所佔山梁形勢甚為險峻且蘭州距步皆山設一經逃竄轉致苟延殘喘必須分派官兵四面圍捻庶不致一名漏網計所調各路官兵於三四日內可以齊集惟有悉心籌酌以期一鼓直擒不使稍稽顯戮

四十六年四月

同日和珅奏言臣昨於山西平定州途次接奉

諭旨迅赴甘省督辦一切伏思甘省距臣刻下行程尚有二千六百餘里雖晝夜趲行實非一時遽能趕到彼處近日情形未知何似心中倍切焦急此時西安旗營各鎮及甘省附近各提鎮官兵定當雲集第一時未有統屬之人恐諸鎮將爭先倖進賊匪烏合之衆或致他竄未免別生事端即或敢歸巢穴將來追尋首夥各犯亦恐潛行藏匿轉得倖逃法網無以儆先逆而靖邊陲臣又一時未能即至昨蒙寄到

諭旨令伍彌泰先行調度督辦臣不揣冒昧已將愚見所及飛檄該將軍等令其即速籌辦不致坐失事機即將來臣抵甘後

亦可不虞竄逸臣拜摺後仍星馳兼程前進謹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仁和曰此時賊匪既經佔據山梁必當厚集兵力同時並進迅就殲擒方為妥善勒爾謹等所稱三四日內各路調兵到齊會勦自應如此辦理所有伍彌泰馬彪帶往之西安滿漢官兵此時諒亦全到如已能將逆賊勦洗淨盡固屬甚善否則將留駐西安聽調之京兵一千五百名徑令直抵甘肅會同圍勦則聲勢更大尤可一鼓成擒再本日和珅奏到途次檄令伍彌泰等先行籌辦一摺自今先竟辦理似為較易但和珅此時仍須迅速前往會同辦理即阿桂亦仍著前往督辦不必即回京畢沅在西安得信較近京兵到陝時如甘省尚未蕆事即令迅往再現在所獲人犯及陸續擒獲者應嚴密押解省城監禁審訊俟阿桂和珅到彼覆審後將首夥要犯嚴加鎖鐐派委乾清門巴圖魯侍衛等押赴熱河照從前拏獲王倫案內逆犯辦理俾眾共知儆戒至馬明心一犯據王廷贊奏稱本係安定回民則此案中必有民人中素常為匪者為之主謀煽惑並著阿桂和珅勒爾謹等確實嚴查覆奏

同日陝西布政使尚安奏言提督馬彪等各挑西安滿漢官兵共二千六百名分為六起於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先後起程前往會勦臣隨稟明撫臣自西安馳赴陝甘交界之長武縣地方督飭各州縣將應行借支車馬等項妥協備辦俾官兵得迅速馳往復思涇州為入甘首站復由長武馳至涇州據該州稟稱現在庫貯銀數無幾辦理拮据臣隨查該處現有截留直隸解甘餉銀十五萬兩因事關急需即令該州於此項銀內借支一萬兩酌量應用據實報銷一面詳明督撫臣備案臣即仍回武長茲於四月初三日陝省滿漢官兵俱已全數妥速過境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甘省急需幹員辦事已傳諭尚安令其馳往該處幫同料理今伊於未奉諭旨之前即先起程前往正與朕前旨相合且一切經理妥協甚屬可嘉尚安著交部議敘

同日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派出官員兵丁等賞項諒多已製備行裝若一時令其繳還恐伊等力有不能所有未經起程之官員兵丁著照部議分作兩年扣還其已經起程續奉撤回者著加恩賞給一半以示體恤

癸丑西安提督馬彪奏言臣挑選本標官兵一千名並派委員弁飭令迅速起蘭臣即於三月二十五日先行起程途次接布政使王廷贊來札逆回現在攻打蘭城臣晝夜趲行四月初二日已抵蘭州省城現在勦捕事宜與督臣勒爾謹提臣仁和等公同商酌四路追勦擒拏

同日陝西延綏鎮總兵周為奏言臣接准陝西巡撫畢沅來文令延綏鎮挑選精兵一千名前赴督臣勒爾謹軍營聽候調度臣即刻挑兵一千選派領兵官弁臣親為統領星夜直往蘭州又准畢沅來文復令再派官兵一千名前往平涼單邑堵截策應臣復即挑兵一千派副將賴音保統領星飛前往臣先帶領前派官兵一千名於四月初一日自榆林兼程迅往會同勦捕謹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曰馬彪奏初二日已馳抵蘭州現在公同商酌追勦等語此時各路所調兵丁諒已陸續

到齊自應遵照歷次所降諭旨妥協籌辦至前此因未見勒爾
謹奏報恐有阻隔而和珅又未能剋即到彼是以傳諭伍彌泰
令其籌辦一切原因彼時無人料理起見今勒爾謹既到蘭州
而和珅亦趲程前進所有調度官兵及軍需糧餉各事宜自應
仍令勒爾謹經理一俟阿桂和珅到彼即會同商辦伍彌泰仍
止專司領兵勦賊俾事權歸一辦理方有章程再蘭州城外關
廂曾被賊焚燒河州亦曾被賊佔據該處回民自不免為所蹂
躪不可不加意撫卹著傳諭阿桂和珅即會同勒爾謹將寔在
情形若何應如何優恤之處詳悉查明具奏候朕加恩至勒爾
謹仁和所奏賊人佔據山梁其情形總未明晰逆匪數千人據
守山上何從得有口食敢為此盤據苟延之計勒爾謹等揣度
亦並未聲說著將近日賊人逃竄在山如何情景再行詳查據
寔覆奏又本日總兵周冕奏帶領官兵一千名初一日兼程前
往會同勦擒該鎮既係奉調前往自應在彼協同勦賊聽候和
珅等調遣一俟勦洗事畢即同各路鎮將等撤回本任
甲寅畢沅奏言臣於本月初六日接提臣馬彪來札知初二
日已抵蘭州逆回現據龍尾山華林寺山梁賊匪不過
千數餘人惟以放火劫掠為事蘭州各路兵丁會集現有三
千餘名一兩日內進兵會勦逆匪無難殄滅等因再查將軍
伍彌泰於初八日到蘭副都統薩炳阿隨後接續行走約計
初八九日滿營官兵一千六百亦俱全到臣續派潼關協副
將馬錫國帶兵三百名接濟馬彪計初八九日可到而督臣
所派河西各路官兵想亦陸續至蘭是此時兵力漸厚省城
斷無意外之虞至狄道居河州蘭州之間東通鞏秦最為緊
要恐賊匪見我兵勢盛從大路竄出該州僅有兵二百名甚
為單薄臣連日飛催興漢鎮臣三德令從間道往赴狄道保
護且堵截賊匪歸路已據該鎮報到帶兵五百名迅速行走
計初十日前即可抵狄道
同日特成額文綬明亮奏言臣等於四月初二日接准陝西
撫臣畢沅札稱令臣等迅即派兵由鞏昌一帶前往會勦逆
回伏查河州係腹內地方逆回等妄作不靖川省地界毘連
急須協力赴勦以期迅速撲滅臣等即就近選派滿漢官兵
一千五百名臣明亮即日帶兵三百名由鞏昌一路星夜前
往臣特成額亦即帶兵三百名尾隨起程其餘官兵接續進
發臣文綬一面再行酌量預派附近各營官兵以備續調均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畢沅曰據畢沅奏所辦甚
屬可嘉至賊匪僅止千餘不過釜底遊魂苟延殘喘陝甘兩省
兵丁到齊無難一鼓聚殲京兵竟可無須前進此時畢沅倫而
不用亦可至四川所調之兵諒亦無需但現在既已起程且不
飭令停止著傳諭勒爾謹如賊匪業已勦淨亦即知會特成額
文綬并一面飭知領隊官覓停其前往
乙卯阿桂奏言臣於初七日接陝西巡撫畢沅來札知賊人
退踞龍尾山八坊廟等處各路官兵陸續前到兵力稍厚陝西
省連發滿漢官兵五千約計初十以內俱可到齊並聞督臣
勒爾謹於三月二十九日帶兵回省目前似可無意外之虞
等語又於初八日畢沅將馬彪原札寄閱據稱河州業已收
復經督臣派撥舊教回人二百名同西寧兵二百名在彼防

護賊人現在佔據龍尾山華林寺山梁，察看賊勢不過千餘人等語。臣思伍彌泰等所調之兵，皆可接續齊集。小醜自不能復稱螳臂。若賊人盤踞山梁，遷延不去，自當殲戮無遺。即使勢窮力促，計圖竄逸，該督業已派兵在洪濟、撥沙沉站兩處堵截，縱有餘匪竄入深山，官兵四面圍捕，亦可勦除淨盡。臣查勒爾謹、畢沅節次調遣陝甘兩省綠營兵及伍彌泰頌爾恒額帶往之駐防滿兵，已有八千餘名，兵勢足敷會勦。及邊截搜捕之用。且四川兵二千名，俱界連甘肅，剋期可到。兵力已屬有餘。就現在情形而論，不但晉豫兩省官兵毋須調遣，即京兵亦可停止派往。伏乞

皇上特降諭旨，令京兵已經起行者，中途撤回；未經起行者，即令停止。臣一面仍先行沿帶兵行走之護軍統領舒亮等，暫行停駐候奉到

諭旨，即陸續分起回京。再臣晝夜趲行，程途多寡不等，每日夜約行一百五六十里，計程明日可過潼關。如尚書和珅尚未經過，臣於途次留心探訪。恐沿途驛站馬匹不敷分應，擬於前途暫停，俟和珅經過，稔悉一切，先令迅速前往，臣再儘力趲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袁守侗、畢沅、富勒渾曰：據阿桂奏，途次連接畢沅來信，知現在各路所調之兵已有八千餘名，足敷會勦等語。前以京兵一千五百名業經起程，是以且未撤回。俟擒賊寔信到日，即行降旨。但思小醜既可立就殲擒，自不必復需勁旅。現已另降諭旨，令領隊大臣舒亮即行帶兵回京。並著傳諭沿途各督撫知之。

丙辰，馬彪奏言：臣於初二日行抵蘭州，提臣仁和、總兵圖欽保俱已到彼會勦。臣前於途次復接撫臣畢沅來札，於西安提屬各營續派兵一千名，西安滿營派兵一千六百名，延綏鎮屬派兵一千五百名，興漢鎮屬派兵五百名，並甘肅提屬各鎮營官兵，現在陸續到蘭。臣同督臣勒爾謹、提臣仁和相度機宜，厚集兵力，四路捕勦，務期盡絕根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仁和曰：據馬彪奏，甘肅各路調派之兵，並西安滿漢各營兵現在陸續到齊等語。該處所調兵丁已及一萬，而逆匪不過千餘人，自應即時分頭會勦，一鼓殲擒。前據勒爾謹初二日所發摺內稱三四日即可辦理。今馬彪之摺，係初六日所發，何以尚未見勒爾謹等奏報勦賊之事。此時兵已厚集，更將何待？著傳諭勒爾謹等即將勦滅逆匪情形迅速馳奏。至賊匪佔據龍尾山、華林寺，從何處得有口食？此時官兵自必將賊圍住，其施放鎗礮之火藥，又從何處得來？賊人馬匹約有若干？向何處搶掠？均著勒爾謹、仁和詳查覆奏。又昨據阿桂奏到摺內，有馬彪札知督臣派撥旗兵回人二百名，同西寧兵二百名防護河州等語。此事何以亦未見勒爾謹奏及？著傳諭該督一併據實覆奏。和珅到彼時，所有一切應行查辦事件，並著查明具奏。

同日，畢沅奏言：臣接奉

諭旨，令於西安藩庫先酌撥銀一百萬兩，查各省協撥甘省銀兩現在尚有三四起在途未到。臣前已飛諭各州縣令其沿途截留貯庫，以供就近支用。此次酌撥銀一百萬兩，臣即行分起遴派妥幹員弁，帶領兵役，飭令小心護送，不致遲悞。奏入。

報

閏
丁巳勒爾謹馬彪仁和奏言臣等先後抵蘭與賊匪打仗數
次殺傷甚多惟佔據南山自高而下勢甚險峻必須厚集兵
力出其不意四面夾攻庶可一鼓而下查甘省各路漢土官
兵一二日可以齊集即甫州鎮屬及陝西提屬官兵亦將次
到蘭兵力已不為單弱臣等定期於初八日進兵園勦仰仗
天威逆回自不致一名漏網稍稽顯戮再查有由馬營木齋赴京
之偽額附戚佐領扎蘭布扎林保到蘭該員等因現值勦捕
逆匪情願隨征報效察其情詞甚為懇切同應准其所請一
同進勦同日勒爾謹馬彪仁和又奏言臣等遵查撒拉爾俗
習回教邇緣新教欲另立一門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以致
互相爭殺現在所調循化土兵即係舊教番回是以急其原
委入概伏擒勦逆賊莫先於斷其後路而掃除巢穴正須藉
教番回臣勒爾謹前在狄道與臬司福崧拜加籌酌容飭循
化文武妥為駕馭舊教番回令其奮勇出力以公報私并飭
署西寧鎮印務副將貢楚克達爾帶兵到循化就近搗其巢穴
即將新教餘孽儘數擒拏茲據副將貢楚克達爾暨循化同
知洪彬委員侯補通判謝桓遊擊瑚松阿曰守忠等先後稟
報帶領官兵及舊教土兵投拏餘孽節次殺死逆賊百餘人
生擒逆賊一百零九名婦女幼孩一百數十口現在嚴禁并
將撒四十三等要犯祖墳剷挖燒燬揚灰是逆賊已無歸路
無難全數勦擒惟河州為循化咽喉最關緊要臣勒爾謹已
飭令貢楚克達爾帶兵駐劄河州截殺進逃賊匪併嚴訪逆
犯并於老鴉關沙泥站洪濟橋等要隘派兵堵截自無漏網
有跳逸再查舊教土兵索拜恭順臣等三月三十日帶兵勦
賊時即令舊教前敵頗屬奮勇業經量加獎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本日勒爾謹奏新舊教情形始
甚有端緒至令兩教互相攻殺以破其勢朕於事發之初即早
經降旨今勒爾謹稱前在狄道與福崧商酌令舊教土兵奮勇
出力以公報私所辦尚是但勒爾謹未必能見及此或出自福
崧之贊畫至賊人佔據山梁多至千數日何從得有口食且大
兵既經各路堵截又往何處搶掠俱著查明覆奏總之此案起
衅實在情形勒爾謹如何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其被擾之地方
急如何加恩務須徹底詳查逐一妥辦具奏請旨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曰番回爭立新教起衅勒爾謹節次
所奏總未明晰前經朕降旨令其將舊教土兵作為前驅勒爾
謹何以不早行具奏又未將何日接奉諭旨之處奏明諸事遲
延勞朕于數千里外為之籌畫爲總督者應如是乎至所稱現
在各屬官兵將次到蘭定期於初八日進兵擒勦賊匪自應如
此迅速辦理朕盼望滅賊之信甚切該督務須速行具奏不得
仍前遲緩致廑懸注
同日王廷贊奏言逆回連日仍復緊攻省城並放火延燒房
屋搶掠民財城中兵力單薄勢頗危急臣戒諭居民不得驚
惶共動率同文武員弁懸給民重賞激勵人心奮勇協力多
方設法守禦將火礟安放城上緊要之處連聲轟擊又以滚
木石塊擊斷賊人雲梯大鎗弓箭齊發殺死賊人甚多賊始
退却不能上城至二十九日總兵圖欽保城守尉額爾恒額

提督仁和等先後帶兵追捕督臣勒爾謹亦是狄道擒首逆
匪不敢攻城現視伏各路官齊集相機會勦即當殄滅奏入
上嘉之
同日畢沅奏言京兵前赴甘省勦捕逆回自當迅速趲行於
事理方為有濟陝省自潼關西至長武臣前已與司道公同
商議酌分七尖八站至沿途應用馬匹車輛及例應供給各
項業經飭屬如數加緊預備但陝甘幅員遼濶當日所分里
數較之他省為大臣因甘省素鮮車騾勢不能按臺更換官
乘騾改用長騾若令日夜趲行道遠站長恐防疲乏將來入
關以後如遇天氣晴爽或程途里數畧近到站為時尚早車
馬不甚疲乏即令兼程星速前進至長武以西涇州平涼一
帶已與蘭城密邇軍威所到聲息相通又當酌量程期庶不
致欲速反遲轉稽時刻奏入報
聞
戊午奉守倜奏言臣查第一起京兵據署藩司郎若伊稟報
於十二日送至河南安陽縣停駐其二起三起兵丁亦在邯
鄲柏鄉一帶尚未出直隸本境今欽奉
諭旨令領隊大臣舒亮帶兵回京臣遵即飛飭藩司先將三起京
兵用原載車馬逐站送回其二起頭起兵丁應仍令挨次間
日行走庶車馬得以輪應至清苑良鄉等站車馬兵撤回歸
農者臣亦飛檄飭調上緊妥備并督同署臬司梁肯堂署清
河道顧學湖往來照料以期無悞奏入報
聞
己未伍彌泰勒爾謹馬彪仁和奏言臣等帶領官兵並舊教
王兵一由黃河南岸直衝賊營一由賊巢之東南山梁壓下
逆賊率衆迎敵我兵奮勇直入殺死逆賊五十餘名搶獲馬
騾牛羊賊勢蒼皇退而固守因坎陡崖深不能即時搗穴天
色已晚暫且撤兵臣等伏查逆匪已無歸路計窮力竭其佔
據險地乘伏放炮為苟延旦夕之計即從前賊數約有二三
千人屢次被官兵勦殺鎗礮擊斃以及逃竄為各路截殺已
不下七八百人現在所存者不過千餘人適接軍機大臣來
咨乃知上厪
聖懷派出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
天兵中討自當迅奏成功但以現在情形而論所調各路官兵業
已雲集京兵自可停止再臣伍彌泰於初九日到蘭所調寧夏
滿兵已起程五百名不日亦可到蘭其備調兵五百名以及
畢沅咨調四川官兵臣等現已行文停止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臣和珅於山西途次接奉
諭旨即星夜兼程行走於初十日過潼關臣阿桂於初九日過潼
關沿途探聽知臣和珅相隔不遠因緩程稍候於十一日先
後俱到臨潼臣和珅當即將
諭旨並一切應行籌辦事宜與臣阿桂公同熟商妥議俟到甘省
時相度機宜辦理再臣等行抵陝境賊匪大概情形俱已深
悉現在逆回退踞山梁各路官兵雲集足敷堵截勦捕之用
其在途之京兵一千五百名計程僅抵豫境臣等一面奏
聞一面即行知帶兵行走之護軍統領舒亮等令將前隊作後隊
陸續撥起回京至
乾清門侍衛等雖無須伊等帶兵打仗但將來拏獲首逆及要

犯應行解京遵
旨令伊等押解進京臣等擇其中就事者酌留泰斐英阿福寧二
人並三等侍衛阿爾都以備差委餘一併令其回京並令伊
等沿途緩程安靜行走俾驛站馬匹不致應付竭蹶以免煩
擾至額駙拉旺多爾濟已遵
旨由潼關走山西一帶出口回伊遊牧處所又晨起等俱已傳
旨行知令其回京臣阿桂帶往甘肅之衛輝營參將劉之仁業於
初十日在華州給咨令回原營至前奏
旨派出之記名以道府用之司員李煟等六人除海廣現隨阿桂
臣和珅即先行帶往其餘五人容俟到甘後另行酌量差委
再定去留臣和珅於拜摺後仍即星夜兼程前進臣阿桂遵
奏
恩旨遵行聽候
諭旨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前此派往京兵早有諭旨撤回
本日勒爾謹等奏將寧夏四川兵停止所辦尚是但賊既據險
自守又放火何為若云以放火為搶掠之計則此時官兵四面
圍困賊人又從何處搶掠所奏甚不明晰著和珅詳查覆奏現
又據阿桂和珅奏稱十一日先後俱到臨潼公同商酌一切事
宜和珅並留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以備差委仍即星夜兼程
前進等語泰斐英阿等前已有旨令其押解逆犯進京和珅所
辦甚是至阿桂此時途次只須緩程前進再行候旨
同日特成額明亮奏言臣等於初二日帶兵先後起程初七
日於梓潼縣途次接畢沅札催令臣等帶領川兵迅赴鞏昌
協同進剿復於初八日武連驛途次接奉
諭旨令調四川從前曾經平定金川之兵星往堵截臣等伏查現
帶川省滿漢兵丁并領兵將弁多係曾經出師金川之人現
令儘力趲行每日步行一百二十里務期迅速到甘以資會
剿並自武連驛至陝省之大安驛計程五百餘里其鞏昌一
帶須由大安驛分道前往查大安至鞏昌計程八百餘里均
屬山僻小徑為番回出沒之所臣等到大安驛時即當察看
事勢相機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特成額明亮曰據特成額等奏現調川兵一
二千名飛赴鞏昌一帶協剿等語此項官兵前經傳諭該督文
綬飭令停止特成額等此奏想未接到停止之信故仍前旨啟
啟程今既據伍彌泰勒爾謹等奏稱賊僅據險自守不日即可
勦除並已行文停止川兵此項官兵自當撤回本營歸伍儻阿
桂和珅到甘後相度機宜尚有須用川兵之處再候降旨遵行
同日勒爾謹又奏言逆匪佔據河州時將監犯全行放脫內
逃兵自首情實七次斬犯一名王復林案內緣坐情實三次
斬犯四名緩決三次絞犯三名緩決一次絞犯一名新案新
犯一名絞犯一名流犯一名現審人犯四名今據河州知州
謝樞禀報該犯等俱已自行投到現在監禁看來該犯尚知
畏法均奏入
上諭內閣曰勒爾謹奏逆回佔據河州時將監犯全行放脫現在
各犯俱已自行投到仍行監禁等語賊匪敢於縱脫獄囚實屬
死有餘辜至該犯等於被放之後並不為賊脅從自行投首尚
知畏法著加恩交該督查明概予寬減發落以示勸勵

臣等謹案逆回肆逆不靖敢於縱釋罪囚妄為煽誘實寸
磔不足蔽辜乃該回等既不肯作対從逆復不敢私自逺
颺投首就戮可見平時
德澤深厚淪肌浹髓雖身在囹圄之中咸知感發天良不以事起
倉卒稍萌苟且之念我
皇上特沛
恩綸概令寬減貸其前愆予以自新
聖仁高厚彼繫身犴狴者益當共知感格共知勸勵矣
同日畢沅奏言逆回進逼蘭城自三月二十七日至本月初
一日西安文報隔絕臣遴委妥幹員弁迅赴蘭城查探實在
情形據該弁回稱蘭州自二十九日總督回至省城各路官
兵日漸齊集打仗幾次殺賊甚多賊匪初尚屯聚八坊廟五
泉山等處近已移向龍尾山訪聞總督及領兵各大員會議
即日進勦再回程經過之金縣平涼一帶自西安官兵前去
之後行旅漸通逃散居民間有攜同婦女還歸本土人心漸
已安貼等語臣查陝省先期調發西安駐防及提鎮官兵共計
五千名前往會勦計於十五日以前並可抵蘭至甘肅河西
各標營兵督臣勒爾謹節次調遣亦不下五六千名通計省
城官兵及調到土兵可得一萬數千名兵力不為不厚再五
泉山係在蘭州正南迤西一支即為龍尾山在城之西南約
有五六里去八坊廟等處較遠似漸有震懾之意且所據地
方西北兩面俱阻黃河西南阻隔洮河督臣所調西寧官兵
由循化一帶進出兵後且河州收復小路俱經堵截今大學
士公臣阿桂尚書臣和珅及各領兵大員星夜前往相機同
勦賊匪自可即日殲洗又臣頃接將軍臣特成額提督臣明
亮來札稱由成都前來程途尚遠須至二十左右始抵鞏昌
約計彼時延綏續調之兵亦已到甘臣現派慶陽協副將隆
星速前往飛催協同延綏領兵官由安定徑直趨狄道與
興漢鎮總兵臣三德堵截後路共計有兵一千二百名況沙
泥站一帶已經督臣勒爾謹派兵防守足資截殺所有前調
川兵臣謹遵
旨飛咨臣特成額明亮令其就近統領回營奏入報
聞

欽定蘭州紀畧卷四

庚申伍彌泰馬彪奏言臣等於四月初九日到蘭遵即傳
旨將花翎荷包賞給王廷贊并面詢伊出城賫摺之人據稱係寧
夏府中衛縣考職正八品吏員姚起彪設法更換衣服裝作
民人縋城而下將摺遞送驛站臣等亦已遵
旨重加賞賜奏入
上諭內閣曰姚起彪以微末吏員如此奮勉出力甚屬可嘉著交
吏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候朕再降諭旨
同日畢沅奏言臣查新疆並西寧一帶至京文報最關緊要
臣前在甘省稔知該處邊塘向日程途其新疆一路文報自
肅州進嘉峪關即由涼州迤東之大河驛北趨草地從寧夏
至陝省之延榆一帶入山西境至西寧一路則由該府至莊
四十七年四月
浪平番北趨草地歸入邊塘是二處文報雖經由蘭州以北
沿邊地方而地隔重山去省城尚在一百數十里外且有黃
河間隔並不與軍行驛路同途所有新疆西寧二處文報似
可無虞阻滯
同日畢沅又奏言發往甘肅之健銳火器營兵丁其未經起
行之二千名昨已奉
旨停其發往其尚未起行之健銳營第四起官兵五百名一併停
止至臣從前擬照金川出兵之例沿途改用長騾查此項騾
頭向係各屬行戶承攬臨時按日給價不用即可聽其自便
不至虛糜至於乘坐馬匹臣已將西安滿營及提鎮各標營
內挑選二千匹解甘交近省各州縣加意餵養現在京兵一
千五百名到時儘足敷用其山西撥用之馬二千匹現已飛咨
停止至火藥鉛丸弓箭等項除各兵自行攜帶外滿漢各營
皆須應用不妨寬為預備臣現仍委員陸續運送甘省均奏
入報
聞
壬戌伍彌泰奏言竊臣接奉
諭旨令臣將甘省一切調度及應辦軍需糧餉各事宜悉心經理
臣伏查官兵軍需糧餉各事宜督臣勒爾謹已派蘭州道圖
薩布候補道永慶總理糧餉事務令該道等按日支放辦理
妥協並無貽悞現在圖薩布等駐劄城外隨臣辦理一切事
務臣統計滿漢官兵到蘭共有萬餘名現貯糧草可供兩月
之需仍催各州縣陸續趕運斷無虞稍有缺乏并查城外關
廂實在情形北邊黃河浮橋被賊燒燬西南寺廟燒燬數處
民間房屋亦間有燒燬經督臣率同司道加意撫恤且大兵
雲集布列城外賊已無能為再督臣勒爾謹因在狄道聞逆
匪有赴省之信隨一面率臬司福崧帶兵來省應援一面飛
飭將備仍撥官兵在河州狄道一帶緊要隘口嚴加堵截賊
匪知巢穴已破無路可歸是以現據省城西南華林山頂藉
陡險深崖為死守之計除城上石礮打傷并節次勦殺外所
存賊數不過千餘臣等各路到蘭官兵共一萬有奇調撥守
城兵三千名放卡兵二千名其打仗兵丁尚有五千餘名臣
與督提諸臣和衷商確現擬分兵四面夾攻務使勦滅盡淨
以絕根株再查各路應調官兵惟續調之延綏與漢官兵尚
未到齊其餘各鎮營官兵俱已全數到蘭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伍彌泰曰本日據伍彌泰奏軍

需糧餉官兵事宜一摺似勒爾謹代伊為此奏且所稱勒爾謹
派委道員等在城外駐劄隨同辦事自伊必安住省城署中此
案本係勒爾謹養癰貽害咎已難辭現在惟當親駐城外督率
調度使賊匪早行殄滅乃將軍提鎮等俱在城外統兵圍勦而
勒爾謹安坐署中伊即不知悚懼獨不知惶愧乎況伊到蘭州
時如果於賊衆圍城之時奮身入城同王廷贊固守尚可稍贖
愆尤今賊已先擊退上山而勒爾謹尚藉守城為名安然不動
有是理乎此事著傳諭和珅即行查明據實覆奏至朕盼望勒
賊之信甚切該處各路官兵既已調集自應即速進勦一鼓成
擒況賊止千餘而官兵已逾一萬是以十人而捕一賊更欲何
待何以尚未見勒爾謹勦賊之報豈伊竟欲待和珅到後方始
進兵耶萬一賊匪乘隙於黑夜中四行竄逸則惟勒爾謹等是
問恐伊不能當其罪也
癸亥伍彌泰奏言臣查賊匪肆逆以來河州至省城一帶文
報未免稽遲其西寧文報由平番達省城北黃河橋雖被賊
燒斷然有船可渡河西一帶仍屬聲氣聯絡各州縣運糧往
來亦無阻礙自河州收復之後循化河州狄道一帶直達省
城行旅往來如舊文報更無間阻臺站已毋庸另行安設至
逆回近佔華林山所有要緊隘口及偏僻小路臣等俱已撥
兵把守再蘭州省城居民經督臣勒爾謹及臣悝切曉諭設
法撫卹現在民情俱屬寧謐蘭州藩庫現存銀二百六十餘
萬又各省解甘沿途截留銀一百餘萬儘敷軍務應用沿途
驛站馬匹亦已令各州縣通融協濟一切事宜臣等公同妥
協商辦斷不至稍有貽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伍彌泰仁和曰本日據伍彌泰
覆奏新疆文報各摺於現在勦賊事宜並無一語提及此必勒
爾謹著交書吏為之代辦奏摺而勒爾謹則並未出名會奏殊
不可解此時官兵已逾一萬賊匪僅止千餘何難一舉殲淨況
自初八日進勦逆賊距十三日發摺時又隔五日未知伊等此
五日間在彼坐待何事況兵貴神速豈宜如此觀望不前竟欲
待和珅到後再行商辦乎看來伍彌泰止知帶兵前往蘭州其
實毫無主見不免意存怯懦至仁和前此帶兵渡河打仗似屬
勇往而近日則氣漸不振必以勒爾謹既到蘭州即隨同弛懈
不復上緊出力而勒爾謹則竟安坐署中一籌莫展徒勞朕於
數千里外晨夕懸盼試問伊等於心安乎勒爾謹伍彌泰仁和
俱著傳旨嚴行申飭再賊衆千餘人佔守山梁為日已久從何
得有口食豈賊人能裹帶如許乾糧抑山寺本有存積糧石供
其生食且賊人馬匹在山又焉得如許草料餵養此皆勒爾謹
所當詳悉奏明者而竟無一字提及著和珅於到蘭時將勒爾
謹等所為何事因何不即勦賊緣由一面據實查奏一面再行
傳旨申飭至仁和等摺內稱土司剳爾前經腿帶鎗傷等語該
土司非內地綠營員弁可比乃竟能帶兵助勦實屬可嘉前此
已有旨加一等賞給職銜今知伊并受有鎗傷尤當逾格獎勵
用兵之道全在賞罰嚴明此事勒爾謹亦早應具奏請旨加恩
何至今始於仁和摺內帶叙及之耶至各處山隘小路防守堵
截所派兵數某處若干某處係某總兵某處係某副將叅將帶
領從前或以事起倉卒不及詳奏今自初八日至十三日伊等
更有何事此等要務皆不奏乎看來伊等互相觀望恐賊匪乘

閻逸出而伊等所謂把守之處亦不可信朕甚憂之著和珅詳
悉查明迅速覆奏
甲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昨閱伍彌泰仁和等奏到各摺
是勒爾謹之安坐衙署一籌莫展已可概見且並未見伊馳奏
勦賊情形竟若置身局外恐該處無督辦大臣指示調度衆人
互相觀望無可倚恃關係非小阿桂仍須到彼料理於勦捕事
宜方爲有濟著傳諭阿桂即行兼程前進毋稍稽緩並諭和珅
知之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曰土司魯璿已據兵部查明係
三品指揮使職銜前此因其帶兵打仗出力降旨加一等給銜
自應予以二品頂帶但伊既受有鎗傷不可不格外獎賞著傳
諭和珅勒爾謹查明係何等鎗傷即行照例賞給得傷等次銀
兩并加賞大緞二疋以示優獎
臣等謹案行軍制勝全在賞罰嚴明俾知所懲勸至土司等
更非綠營員弁可比尤宜加意撫綏使之感激奮勉乃勒爾
謹於魯璿受傷一節竟未具奏我
皇上覽及仁和摺內帶叙之處即飭兵部查明該土司品級
特沛恩綸加
賞其後土司韓煜受有石傷經臣和珅具奏亦並蒙
特旨優賚仰見
聖人有功必叙所以旌勞績而勵戎行者有加無已宜該處土司
等悉勵兵奮勇共期速殲黨渠也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連日因勒爾謹並未奏報勦
賊情形已屢經傳旨申飭至賊匪千餘人佔踞山梁亦已半月
有餘勒爾謹等袖手不動所辦何事即云山陡崖深亦斷無過
於兩金川者兩金川如此險隘尚可進兵蕩平此皆阿桂海蘭
察等所身歷而謂逆匪現佔山梁竟至官兵不能進勦有是理
乎勒爾謹如此遷延觀望將來即當明治其罪
丁卯文綬奏言臣伏思逆匪么麼小醜自必立就殲除但官
兵會集蘭州合力勦擒逆回潰散之後勢必四散奔逸若由
鞏秦一帶潛逃恐甘省官兵一時未遑兼顧且川省滿漢官
兵一千五百名約計此時已入甘境自應酌留堵禦以防逃
竄臣悉心籌核將軍臣特成額有本省邊防要務應即遵
旨先行回川提臣明亮酌留官兵暫駐甘肅之白馬關一帶探聽
勦捕情形相機堵截倘甘省尚需兵力即就近前往亦較迅
捷至川省邊界接壤處所如松潘龍安茶門關黃勝關等處
俱有小路可通甘境現在情形更關緊要必須大員督率查
辦方爲得力松潘等處雖係總兵劉傑所轄但該鎮駐劄新
疆未便調往川北鎮總兵成德帶兵熟諳隨委該鎮酌帶弁
兵前赴龍安等處督同參將馬應韶遊擊何澂嚴密巡防是
鞏昌一帶既有川省官兵截其去路而龍安松潘小徑可通
之處復經分守要隘如有逆回竄逸即可儘數擒勦自不致
稍有漏網
同日特成額明亮奏言臣等帶領川兵於十五日行抵甘省
白馬關接准陝甘督臣勒爾謹咨會所帶川兵業經具奏停

止毋庸前往臣等查白馬關距蘭州一千三百餘里由此輕
騎馳赴不過四五日即可到彼計到時亦尚在勦捕之際除
將滿漢官兵即停其前進飭交副將鄂輝遊擊沙津岱等帶
歸本營外臣特成額臣明亮仍各帶跟役數人由間道馳抵
蘭州無論何營弁兵即可率領勦捕稍効臂指奏入報
已巳和珅奏言臣已於十七日午刻馳抵蘭州接見伍彌泰
勒爾謹等詢以近日情形知逆匪不過千餘人負固抗拒我
兵雖打仗數次總未能大加殲戮臣和珅即於是日至蘭州
北門外用船渡過黃河登白塔山察看賊人盤踞華林山梁
雖有支搭帳房俱係虛設賊匪在八蜡廟雷壇及水磨溝一
帶挖窰潛處外臨立坎內挖深濠凡有小路可通之處俱行
掘斷以圖死守臣留副都統圖桑阿城守尉額爾恒額率兵
守城隨分兵四路令海蘭察同圖欽保泰裴英阿阿爾都帶
兵三千五百名由過溝從山梁一路進勦令額森特同與漢
總兵三德侍衛福寧帶兵一千一百名由了口一路斜撲賊
營進勦令仁和西安副都統薩炳阿帶兵一千名由沿河向
西直撲八蜡廟大樓一路進勦臣和珅同伍彌泰勒爾謹馬
彪帶兵二千七百名由龍尾山梁一路為各路策應十九日
卯刻臣和珅等前至龍尾山梁即有賊匪數百從山梁斜坡
撲上綠營兵見而慌遽施放鳥鎗惟寧夏西安駐防滿兵俱
齊立不動其時海蘭察所帶之舊教土兵已將賊匪趕至山
梁臣等即率弁兵奮勇勦殺自辰至午始將賊匪殺敗我兵
乘勢追趕將賊人壓下山溝臣海蘭察即帶土兵將溝內賊
匪殺盡此餘賊人俱遁回巢穴藏匿臣等率兵追趕相隔有
立坎一道深至數丈小道皆先被賊人挖斷不能飛度因暫
行整隊緩緩撤回此次打仗殺賊二百餘名奪取器械馬匹
無算但賊匪自知罪惡滔天無可逃命立誓死守是以人自
為戰勇悍異常雖係釜底遊魂而困獸猶鬭實難一鼓勦滅
且賊匪俱係深藏溝洞及挖窰居住我兵施放鎗礮俱為山
梁溝坎所擋而賊人轉得於孔隙處所暗放鳥鎗傷我官兵
容俟相度形勢另行籌畫勦捕機宜務將賊首等擒獲至本日
打仗漢土官兵亦間有傷亡者容俟查明續行具奏
同日和珅又奏言臣昨接阿桂來札現在勉力趲行十三日
抵西安省城十五日出陝西長武縣境二十一日可抵蘭州
俟阿桂到蘭後自當公同悉心商酌相機籌辦搜捕事宜但
就目前勦賊情形而論雖各路所調官兵俱已雲集而綠營
員弁兵丁俱未能得力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馳驛來
甘帶兵勦捕庶賊首黨惡可以速行殲獲毋致稍稽時日又
臣前奉
諭旨令查明賊匪新舊教情形臣抵甘後詳加詢問知逆匪實係
新教回人因在撒拉爾番地居住是以多有俗稱番回者至
日前藩司王廷贊摺內所稱正法之馬明心即係蘇四十三
之師倡立新教凡新教之人皆係賊黨若舊教回人則此處
供稱為老教現隨打仗甚為出力臣已面加鼓勵分別獎賞
再本日打仗之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腰間受有石傷伊
係四品頂帶可否照前日
賞戴花翎之土司魯瑺之例一體

加恩鼓勵出自
聖恩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曰本日閱和珅等所奏抵蘭後勦賊情形一摺是此半月有餘勒爾謹等之遷延觀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爾謹辦理新舊教不善所致又乎日不能實力訓練綠營兵丁以致臨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爾謹安坐省署以致伍彌泰等皆逡巡推諉俾賊匪得延殘喘未能即時擒滅其罪甚大况綠營兵既見賊即恍勢難望其得力勒爾謹等若早行奏明則派往之滿兵此時亦可早抵蘭州會同攻勦蕆事豈不更速乃又以賊匪不難殲滅飾詞具奏並請停止京兵朕亦誤聽總之此事自始至今錯中有錯實益憤懣令和珅等既經打仗一次因賊人竄入窟穴死守此時惟有迅速籌辦以期勦滅淨盡至詳閱圖內所稱已安兵把守各處路口聲叙總未詳細即如洪濟橋係賊人紮筏偷渡之處最為要地又由亂古堆坪至沙井驛係另有一路恐賊匪從此分竄圖內亦未聲明是否派兵安駐又如賊營對面一帶現係何人帶兵圍住均著阿桂和珅等照發去詢問貼簽處所詳細簽明覆奏至和珅另摺奏請派侍衛拉甲等三十員名已經傳旨令其即日起程並令乾清門侍衛彰霭那木扎一同馳往並諭令沿途督撫迅速應付馬匹俾得遄行但到彼究需時日阿桂和珅仍當迅速督辦不可待伊等到後再行進勦也又和珅奏稱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并受有石傷請照土司魯璠之例酌量加恩該土司如此奮勇協力甚屬可嘉係伊四品職銜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并賞戴花翎加賞大緞二疋以示鼓勵至韓煜既係舊教回人何以又有土司之名究係何時設立給與頂帶號紙並著詳查覆奏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和珅奏稱接阿桂札知伊於二十一日可抵蘭州現在勦滅賊匪正須督辦阿桂此時到彼與和珅一同和衷籌辦甚為妥善但勦捕事宜稍有就緒和珅年力壯盛即可先行速回面陳一切阿桂尚須經理善後事宜自當緩程回京至現在督辦一切阿桂和珅尤須同心協力迅速籌辦不可少分畛域方於公事實有裨益朕於數千里外因此事深為廑念日夜不寧伊二人應亦深體朕懷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袁守侗雅德畢沅曰和珅等奏請派侍衛拉甲等三十員名馳往帶兵勦捕等語現已諭令該侍衛等迅速馳赴並派乾清門侍衛彰霭那木扎一同馳往均於今日啟程晝夜星馳著傳諭沿途各督撫此不過三十餘人即將馬匹等項妥協預備俾伊等到站即得迅速遄進毋得稍有遲悞

庚午勒爾謹奏言竊臣欽奉
諭旨令查辦蘭州城外關廂被賊焚燒及河州被賊佔擾應行撫卹事宜仰見
聖主軫念災黎恫瘝在抱之至意伏查蘭州東關百姓防護極嚴房屋鋪面並未被賊燒燬西南二關俱被焚燒數段關廂門扇亦被焚燬居民有逃竄者亦有在屋藏匿者逆賊前曾於城外關內潛來窺探搜掠財物適自於三月二十九日自狄

道帶兵旋同與提督仁和按察使福崧駐劄城外詳悉籌酌
即於三十日派兵將閣廂保護堵守逆賊無從得入民心漸
安惟是逆首未獲城門未開百姓日需河水臣現在派撥官
兵把守東門按時啟閉聽民取水復飭令臬蘭縣開倉減價
平糶以資民食其無力貧民臣等即行捐給以資餬口河州
被擾居民現亦陸續歸業已飭署知州謝桓仿照省城辦
法加意撫慰毋致失所至應如何加
恩優䘏之處查尚書和珅現已到蘭大學士公阿桂亦不日可到
容臣隨同詳悉確查妥議具奏
同日勒爾謹又奏言副將新柱等被害情形臣前因未及查
明是以未經陳奏茲據署西寧鎮總兵貢楚克達爾署河州
知州謝桓稟報查得三月十七日副將新柱奉委彈壓新舊
二教帶領弁兵一百二十三員名攜帶矛刀鳥鎗鉛藥等項
由河州起程知府楊士璣亦隨後進發十八日申刻新柱行
抵白莊子蘇四十三率領逆回千餘人已聚莊外新柱諭令
兵丁放鎗蘇四十三率眾擁入將新柱殺害弁兵俱被殺傷
蘇四十三等隨趕至起臺堡打破堡城楊士璣罵賊被賊殺
害護送楊士璣之土司韓成璋亦被賊綑綁殺死又查三月
二十一日晚蘇四十三等將河州攻破署河州協中軍都司
事守備李奇千總朱廷奇外委李丸韋徐烈俱已被害署守
備袁尚仁勦賊陣亡署河州知州周植自縊身死等情稟報
前來除新柱原帶弁兵有無逃回及河州守城兵丁傷亡確
數並文武衙署倉庫錢糧現飭確查至日另行分晰陳奏外
所有蘭州府知府印務因涇州知州陸瑋前在省城隨同王
丸讃等設法守城晝夜防護即委該員署理河州知州印務
因候補通判謝拒前委在循化擒勦多賊辦理奮勇又派赴
河州安集百姓是以就近委署再河州協副將印務因歸德
遊擊白守忠奉委在循化擒勦逆賊甚為出力暫委該員護
理又蘭州府知府印信河州知州印信已據楊士璣周植家
人呈繳前來現已飭發委署之員鈐用其河州協副將印信
現在跟尋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勒爾謹此奏恐有不實前以伍
彌泰奏勒爾謹專派蘭州道圖薩布候補道永慶駐劄城外隨
同辦事則伊自必安坐城內衙署當此緊要之際竟爾安然坐
視實屬全無人心今勒爾謹又自稱駐劄城外此必伊近日自
知罪重且聞伍彌泰已經奏及因復移居城外為此飾奏阿桂
等務須詳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有徇諱至伊摺內所稱現在派
撥官兵把守城門按時啟閉聽民取水等語尤屬不成事體賊
匪自擊退上山之後必不敢復近省城滋擾況現有官兵萬餘
屯駐城外若尚慮賊人來犯則又安用此官兵為乎且城門未
開徒令遠近居民因此疑懼所為亦見弱而怯兵志錯謬莫此
為甚所有勒爾謹奏到各摺俱著發交阿桂等閱看詳悉查辦
另行陳奏
同日
上諭內閣曰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
教搭不從致被殺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為嚴明料理斷不致釀
成事端乃勒爾謹經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明此事其
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即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

派八旗勁旅啟程前往並就近酌調阿拉山兵協勦而勒爾謹
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即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
各撤回令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旋及月餘雖節次勦捕賊
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遊魂而現在尚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
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勦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
衙署但委道員駐劄城外視為與已無涉以致衆相觀望坐失
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
吏令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
傳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並派妥幹章京押解送部
目今即擒勦賊匪淨盡而善後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
以罿罝不飭獲罪而其材實能理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
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
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臣等謹案逆匪滋擾不法實地方大吏平時疏玩所致當
事起之初
皇上鴻慈曲宥猶不欲遽易大吏乃勒爾謹罔知愧懼不思督率
官兵力圖報効以贖前愆甚且停止京兵一奏莫展昏蒙
謬戾措置乖方罪難枚舉以致上干
天譴
特降明綸宣諭中外拏問治罪仰見
聖主於臣工罪案權衡不爽書曰自作孽不可逭罪由自取其洵
然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曰現已明降諭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
刑部治罪並阿桂派委妥幹章京管解來京至陝甘總督員缺
已命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其未到之先阿桂暫
行兼管至現在賊匪雖以屢加殲戮窮蹙待斃但必迅速殲滅
淨盡不可再稽時日因思阿桂於督兵勦捕之事經歷已多即
海蘭察額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應較靈是以從前原令和
珅與阿桂相見三日後將欽差大臣關防交阿桂接受辦事並
令和珅即行回京嗣因阿桂身有瘡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
和珅先行馳往今阿桂亦已行抵蘭州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
著交阿桂督辦阿桂奉到此旨即傳諭和珅令其遵旨回京毋
稍稽遲前往熱河也

壬申阿桂和珅奏言竊惟行軍制勝必須設卡安營使聲勢聯絡號令森嚴方足以壯士氣而寒賊膽查蘭州省城自賊匪滋擾以來民心不無驚慌而綠營兵丁又因屢次打仗傷亡已多臣等未到之前聞西南關外一帶逼賊處所賊人竟敢任意往來搶掠民間牲畜口食並於燒剩民房內藏匿乘間放火毫無顧忌臣和珅到後卽先令人將該處燒剩民房間段拆毀並殺死賊匪數名又賊人每於黑夜不過數人潛至城下發擾守城兵丁虛張聲勢施放鎗砲徹夜不絕殊屬張皇不成事體臣和珅一到卽嚴行禁止至各路調來之兵雖已陸續到甘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是以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

四十六年四月

臣阿桂已於本月二十一日巳刻抵蘭現在申明軍律激勵戎行並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柵使彼此接應又於山包上扎一大營照料各卡俾賊人如我兵逼近不得不晝夜防守且有此卡營斷其來路賊人卽不能近關外滋擾民心自漸安貼將來進兵攻剿時卽可由卡營前進亦為迅便又此路卡營立定後所有城守兵丁卽可撤下一二千名逐漸添放卡柵步步進逼賊衆扼其險要賊人自必日加窮蹙無難尅期殄滅至綠營兵丁因從前賊匪猖獗時未經揣量賊勢多寡強弱陸續到來地方官不俟力齊卽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愈行畏怯又各處兵丁內新者多而舊者少卽如曾在金川軍營跟隨打仗者甚屬寥寥其新補兵丁未經行陣心志不固安能向前効命爲之兵不頗將將不知兵一遇賊匪卽行惶遽實由於此臣等現在簡閱各營官兵令孺弱者守營或打仗時令其護敵擇其强壯奮勇者向前打仗並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總辦各營偏遇賊人滋擾卽一面報知臣等一面調遣剿殺則呼應較靈而兵丁知有所恃亦思用命出力如此提綱挈領安設布置庶望壘一新可以相機進剿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查賊匪恃險踞梁雖不過苟延殘喘但自知罪大惡極拼命相持是以現調之兵不爲不多而綠營兵丁節次打仗間遇折傷殊形氣餒尚未能速行剿滅臣等揣度情形勢不能不添調勁兵以冀尅期集事今悉心籌酌惟以川省雜谷腦五寨屯練兵丁及安插降番由松潘一帶前赴甘省實為近便現已飛咨四川督臣文綬令其速飭維州協副將季天佑于五寨內揀選曾經出師金川之屯練兵丁并金川安插土守備降番等共一千名帶同都司守備等員兼程遄進星夜赴蘭協同勦捕又前次派出阿拉山兵雖經暫撤但該遊牧毗連甘省邊境道路更近尅期可到是以仍行文阿拉山王羅卜藏多爾濟卽于該遊牧內擇其相近蘭州者揀派七百名或五百名速委幹員帶赴甘省羅卜藏多爾濟腿疾復發無庸親身前來以免遲滯臣等現在將綠營兵丁激勵整頓仍公同籌辦設法布置如有可乘之機卽行一鼓殲擒斷不肯坐俟兩處兵齊始行進剿再查川省屯練兵丁暨降番等由松潘一帶赴甘約須二十日內外臣等現在籌勦逆匪務期迅速集事但察看賊人所佔山梁雖不甚高而陂陀陡險路徑一綫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兵力不

能擒展今調取屯練土兵等上山打仗最為得力惟恐賊人
於佔據河州及焚燒省城關廂後搶掠馬騾甚多恐將來鋌
而走險衆騎竄逸此處現雖不乏馬匹而兵丁等馬上技藝
能追趕殺賊者竟不能得是以調取阿拉山兵以備追捕且
使內地民人知口外蒙古兵丁皆可一呼而至亦足以安衆
心而寒賊膽再臣等查成都將軍臣特成額四川提督臣明
亮業於本月二十日抵蘭臣等公同商議祇須留明亮一人
在此帶兵協勦至特成額雖據懇求帶兵勦賊情詞具切但
川省地處邊陲俱關緊要應令特成額即回成都辦事庶於
調取川省屯練土兵來甘協勦事宜彼此有濟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前臣等欽奉
諭旨賊匪佔據山梁從何處得有口食其施放鎗砲之火藥又從
何得來其馬匹約有若干均著查明具奏欽此臣等查賊匪自
戕害副將知府後佔據河州民間粮食牲畜俱為搶掠一空
又蘭州省城凡富商大賈俱在城外關廂開張店舖最為繁
盛今西南兩關廂俱被賊人焚燒搶掠計賊人起事以來所
搶財物粮食甚多足敷口食其溝坎內俱有山水可供汲取
至賊匪施放鎗砲之火藥亦係攻破河州時所得查河州本
有總兵鎮守嗣經裁去改設副將是以兵數無幾而營中舊
貯火藥原多皆為賊人所有再賊人步行者固多而乘馬者
亦復不少所有河州及省城關廂並民間馬騾牛驢俱被搶
去乘騎獸載總之賊匪負固死守雖不過苟延殘喘然皆習
於戰鬭併命抗拒無之綠營官兵當攻城危急時隨到即隨
令打仗節次俱有損折其氣已餒是以未得立就殲除容俟

熟籌捕勦機宜整作士氣剋期進兵一鼓勦滅即行馳奏仰
慰
聖懷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本日覽阿桂和珅奏到各摺自
逆匪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奏函方始詳悉端委
甚增憤懣亦因此而累慰至阿桂等現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
降諭旨逐一查詢者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內所稱
該處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
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衆人袖手
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謹身為總督既因辦
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狄道回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
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無籌辦且將各路
已調之兵全行停止俾賊衆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
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鬭併命抗拒賊於何處曾習
戰鬭而竟不奏聞勒爾謹之罪更大甚至未經揣量賊勢之多
寡强弱陸續到來不俟力齊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節次傷亡
日多愈行畏怯無之兵不顧將將不顧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
太覺不成事體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則此時頭起已到即所
調四川兵阿拉山兵亦已可抵蘭州乃勒爾謹擬以半月之內
定能勦絕奏請撤回是勒爾謹之貽誤軍機尤為罪所不赦今
阿桂復檄調川兵一千及阿拉山兵自不得不如此辦理就現
在情形而論阿桂一人儘足料理和珅不必同辦即遵前旨回
京毋稍遲延也看來阿桂于滅賊大段情形俱有節制想賊人
不久即可擒滅且官兵鼓卞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即從前所

猪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既多困守一山草
料亦易匱乏即使宰馬為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整
作士氣俟兵力齊集赶期進勦一鼓殲誠以副朕懷
同日阿桂和珅等奏言竊查蘭州府知府員缺係省會首府
本屬緊要且現因勦捕逆匪有辦理軍粮及一切撫卹事宜
尤為緊重必得歷練出色人員方克勝任又河州新被賊匪
蹂躪甫經收復撫綏防禦関係甚重亦需幹員庶無貽悞查
有直隸涇州知州陸瑋在甘年久才具明練又候補通判謝
桓協同循化廳當前往賊巢擒獲多犯並隨總兵貢楚克達
爾收復河州甚為奮勇現在蘭州府知府印務委令陸瑋署
理河州知府印務委令謝桓署理可否即將該二員陞用之
處出自
聖恩奏入
上諭内閣曰阿桂等奏請以涇州知州陸瑋陞用蘭州府知府候
補通判謝桓陞用河州知州俱着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同日阿桂和珅伍彌泰奏言臣等伏查逆匪圍困蘭城之時
文武大小員弁守城打仗奮勇出力者甚多且有臨陣受傷
捐軀者臣等細加查訪蘭州道圖薩布候補道永慶于賊匪
圍城時俱各捐貲僱募民夫親身督率晝夜在城設法防禦
永慶並為賊人鎗子擊落帽頂屹然不動又能民協副將棠
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莊浪佐領吉爾占親安砲位點放
擊死賊衆數十人以上四人俱屬奮勇出力又烏魯木齊協
領舒成佐領扎蘭布托林保遇蘭州時一聞賊有起事信息
情願隨同守禦並跟隨打仗甚屬勇往向前相應奏明可否
酌加獎勵之處出自
聖恩再候補直隸州知州富寧阿同知福善孟衍泗通判佟璟然
知縣申保持莊等晝夜在城督率民夫盡力防守亦屬可嘉
俟事定後遇有相當之缺即行補用以示鼓勵其知府宗開
煌知州陸瑋州同董熙知縣蔣重熹萬邦英筆帖式紳揚亦
屬出力除陸瑋業經臣等奏請陞補蘭州府知府無庸加恩
外餘俟事定後一併咨部分別議叙至佐雜内有出力者臣
等量加獎勵再三月二十七日逆匪攻城甚急參將和泰守
備哥德在城上挺身射賊身受鎗傷陣亡二十九日典王宗
龍同時陣亡者尚有涼州滿營驍騎校賽音察渾督標千總
師永澄以上四員臨陣捐軀情殊可憫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卹再查本月十九日臣和珅率同海蘭察等進勦
逆回固原鎮總兵圖欽保是日派令帶兵由山梁遶溝進逼
賊巢至撒兵時未見該鎮下落隨詳加查詢有隨同打仗之
兵稱是日賊匪從山坡撲上時目擊圖欽保奮力砍殺因馬
倒滚下山坡被傷身死又遊擊愛星阿王三杰亦於是日陣
亡請將圖欽保愛星阿王三杰交部存記俟此事完竣後一
併查明造冊咨部照例議卹再圖欽保所遺固原鎮總兵員
缺應請
旨簡放但該鎮有派出隨營兵七百名現在必須幹員管轄臣阿
桂等公同商酌查有陝西靖遠協副將哈當阿人甚明白前
在軍營打仗奮勇出力
賞戴花翎此次隨同攻勦亦甚勇往堪以委署臣等現即飭委該
員先行署理又查西寧鎮總兵紫經本

旨將貢楚克達爾補授黃大謀另行簡用今黃大謀現已來甘查
該鎮從前未曾經歷行陣現在亦無需伊在此帶兵打仗是
以臣等即飭令黃大謀赴京候補奏入
上諭內閣曰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員一摺內稱道員
圖薩布永慶捐貲僱夫親身督率晝夜防禦永慶並為賊人鎗
子擊落帽頂此然不動又副將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佐
領吉爾占親安砲位照放擊死賊衆數十人又烏魯木齊協領
舒成佐領扎蘭布托林保於逃蘭州時聞有信息情願隨同守
禦打仗甚屬勇往等語圖薩布永慶策卜坦吉爾占舒成扎蘭
布托林保均能奮勇出力不愧滿洲甚屬可嘉著賞戴花翎仍
交部從優議叙此外隨同出力之富寧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
於事竣後分別題補及咨部議叙
同日
上諭內閣曰阿桂等奏固原鎮總兵圖欽保於十九日進勦賊匪
時持刀砍殺賊人因馬倒滚下山坡被傷身死又遊擊愛星阿
王三杰亦同日陣亡又參將和泰守備普德於三月二十七日
賊匪逼城挺身射賊受鎗陣亡驍騎校賽音察渾千總邱永溢
亦於二十九日陣亡等語圖欽保等奮勇勦賊臨陣捐軀殊堪
憫惻著照陣亡例從優議卹其陽亡兵丁等一體查明予以優
卹至前此被害之文武員弁兵丁勒爾謹並未詳悉查奏伊等
因公殞命情俱可憫並著阿桂查明實在情節將應行議卹者
奏聞給予卹典
臣等謹案臨難捐軀人臣之大義況逆回肆惡人人髮指
孰不思敵愾同仇爭先殺賊至若捍衛城闕尤守土者分
所當然我
皇上於守城諸臣嘉其勞績陣亡將校憫其捐生
恩綸疊沛
優卹頻加仰
鴻慈之高厚大小臣工宜莫不鼓勵精誠益深感泣也
同日
上諭內閣曰固原鎮總兵員缺著哈當阿補授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臣等查按察使福崧前隨督臣勒爾謹
帶兵扶道商辦搗賊巢穴收復河州以及勦捕事宜俱悉心
贊助妥協經理旋復帶兵回省救援現又跟隨打仗甚屬勇
往該司現奉
諭旨陞授廣東布政使但甘肅正當辦理軍務之際藩司王廷贊
病體新愈且自守城以來精神愈覺疲憊照料恐有未周應
請暫留福崧在甘帮辦一切實為有裨俟此事完竣後再令
該司即赴新任奏入
上諭內閣曰王廷贊著來京陛見其甘肅布政使員缺即著福崧
調補西安鹽法道員缺著永慶補授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贊守城之
道員等請酌量加恩現已明降諭旨但此事何以王廷贊始終
並未奏及在伊被圍時所發之摺或因倉卒未得詳叙及賊人
已退奏到朕恩旨後自當以衆人協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於
心有所不安據實陳請否則亦應將此情稟知勒爾謹代為陳
奏方足以鼓勵衆心而王廷贊默無一言竟爾一人獨攘其功

實屬非是。而劾爾謹回省城，亦竟無一言問及，當問伊無暇問及者，所辦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贊病雖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陞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轉補，於事有益。現已降旨將福崧調補甘肅藩司，王廷贊來京陛見。藩司為通省大員，見勒爾謹如此錯誤，而伊竟隨同觀望，遷延誤事，如此行為，恐亦尚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總督之下，即係藩司，王廷贊亦豈能辭咎。著傳諭阿桂，將王廷贊在任所辦諸事，詳悉確查，如有應參奏者，即據實參奏。

五月甲戌，畢沅奏言：臣遵接大學士公臣阿桂、尚書臣和珅咨開：現在勦捕逆回，必須騎射出衆之員，業經

奏請將侍衛額森特等三十員名，令其輕裝馳赴甘省。所有車馬等件，合行飛咨預備等因。臣當即飛飭東西兩路將官兵等入關後需用車馬，酌量挑選預備，齊集以便將來到站立即遞馳，不致稍稽時刻。至官兵等需用箭枝，臣前經在西安滿營挑撥二萬枝，解赴甘省，就近存貯。茲復飛飭各委員，先期上緊運到，以期不誤臨時應用。奏入，（四十六年五月）

上諭曰：所辦甚好。此事誤於勒爾謹，半月成功之言，寔是舉棋屢易，朕甚愧之。勒爾謹誤事之罪，尚可赦乎。

同日，

上諭內閣曰：從前逆匪滋事之初，因阿桂在豫省查勘河工，即傳旨令其就近馳往督辦。又因阿桂出差已久，於此案詳悉情形，及朕節次所降諭旨，未能深悉，復令和珅賚欽差大臣關防馳往，令與阿桂相見，同行三日，告知一切後，即回京面奏。後據阿桂奏稱，痊疾發動，怯力遄行，未能迅速，而甘省現無大臣董辦，是以令和珅與額森特前進。嗣海蘭察、額森特等迅往帶兵勦捕。今和珅於四月十七日行抵蘭州，而阿桂亦於四月二十一日續到。看來此事阿桂一人自能經理妥協，無須復令和珅同辦。且恐和珅在彼，事不歸一，即海蘭察、額森特等向隨阿桂領兵打仗，阿桂之派調伊等自然呼應更靈。而朕啟蹕臨幸熱河為期亦近，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等扈蹕者現亦無多。是以傳旨令和珅迅行馳驛回京，而以勦捕賊匪及籌辦善後諸事俱交阿桂專辦，以期逆賊迅就殲除，明彰國憲。所有勝派辦此案之先後原委，著通行宣諭，俾中外共知之。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前日據阿桂、和珅奏到蘭州現在情形各摺，如摺內所稱河州自裁去總兵改設副將，兵數無幾，而營中舊貯火藥原多，皆為賊人所有。一節，河州鎮改協一案，約已二十餘年。該處存營火藥雖多，此二十餘年中該營演放鎗砲，自應將舊存火藥逐漸用完，豈有另配新藥開銷官項，反將舊藥存營之理。若果如此，是即勒爾謹辦理不善之故，著即查明具奏。又所稱綠營官兵隨到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如此不量兵力，舉動乖謬，勒爾謹固罪無可赦，即伍彌泰、仁和、馬彪俱係提兵大員，而仁和又係本省提督，從前設法帶兵渡河時，尚覺其有料理。及至蘭州，便與伍彌泰、馬彪等徊存觀望，見勒爾謹種種錯謬，並無一言阻止，任聽其措置乖方，均屬不合。著阿桂傳旨將伍彌泰、仁和、馬彪嚴行申飭，並詢問伊等因何不勸阻勒爾謹緣由，據寔覆奏。

乙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甘肅逆匪一案誤事之人全在勒
爾謹一人設逆匪畧有計算先過犯狄道州即將勒爾謹殺害
伊轉得倖逃卹典不至拏問治罪可見勒爾謹之僨轅誤事竟
是天奪其魄必欲令伊身受國法也至勒爾謹到蘭州後如此
選懦無能則其自狄道收復河州必係福崧出力幫辦著即行
傳詢福崧將彼時實在情形據寔覆奏至阿桂等所調四川及
阿拉山兵據奏約二十日內外可到此摺係四月二十二日所
發則五月初十左右此項兵丁已可到全且伊前摺內稱斷不
肯坐候兩處兵齊始行進剿想目下必已設法進兵剿捕痛加
殲戮而此數日間又無信息朕望實為焦急抑或必須兩處調
兵到全後方行圍剿耶至賊匪佔守月餘恐其乘閒於黑夜中
四出竄逸前於進到圖內用硃筆批示並傳諭令將何路派兵
若干帶兵將領何人及圖內亦有未見派兵之處一一加签指
詢著傳諭阿桂等即將指示各處一面嚴密辦理毋使賊匪一
人竄逸一面速行奏聞

丙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朕因甘肅逆匪之事晝夜厪念
每想及應辦者即傳旨馳諭和珅令其查奏如飭查勒爾謹不
能覺察逆回起事緣由及事發後又不徹底根究其實在如何
貽誤之處并逆犯蘭州之三千餘賊內中有無脅迫良民為之
先驅又新教首犯馬明心何時拏獲從前如何辦理又蘭州河
州居民為賊蹂躪寔在情形應如何加恩撫卹又勒爾謹令舊
教土兵打仗出力以公報私是否係福崧書贊又勒爾謹藉守
城為名安坐城內衙署僅派道員駐剳城外各條俱係此案緊
要關鍵和珅至今均未奏到若此時業經起程著將已經查辦
者於途次繕摺覆奏倘未及查辦可即寄知阿桂令其詳悉查
辦迅速奏聞再阿桂現辦剿捕事宜若何川省及阿拉山兵何
日可到防守賊人竄逸各路口如何堵截嚴密毋使一人倖脫
及何日可以剿洗淨盡之處著即加緊馳奏其寄諭和珅查覆
各條並著一面抄寄阿桂閱看應覆奏者即行覆奏以慰數千
里外懸注

同日

上諭內閣雲南鶴麗鎮總兵羅江麟著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
甘肅交大學士公差遣委用事竣後即回本任不必來京請訓

丁丑阿桂和珅奏言臣等於二十六日派海蘭察額森特伍彌和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馬彪仁和三德哈當阿等分帶滿漢官兵四千餘名分路進勦各處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並令綠營兵丁撲備鍬鋤一面打仗一面掣卡俱於二十六日子時計道途遠近不等先後進發卯刻齊抵龍尾山殺賊匪自十九日殘敗以後畏懼我兵勢大深藏溝穴不敢迎敵有從華林寺背後繞道前來迎撲者俱被官兵勦殺敗退正逼至賊營相近因溝硐陡險深至數丈小路俱先被賊匪挖斷賊人潛於土窑孔隙處所拚死放鎗抵禦勢亦甚急一時未能得手明亮等即督率官兵於龍尾山梁掣立大卡三座自早至晚賊匪藏匿不出因派舊教土兵及綠營兵分守各卡其餘各兵俱整隊撤回臣等逆料賊匪死戮後倆必乘黃夜上山搶卡預令各營準備是晚果有賊匪前來撲卡土兵及綠營兵不能堅守俱爲所動臣等即連夜派兵三路海蘭察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馬彪哈當阿由龍尾山左爲一路額森特仁和三德阿爾都由龍尾山右爲一路另派老弱兵由中路前進爲誘敵之計賊人預揣我兵必上山奪卡分路埋伏明亮等兩路兵早已望見佯爲不知並不令中路兵與闘其前進誘敵可以痛行殲戮賊匪見中路兵一[illegible]又出撲戰我兵眾爲衝動賊即乘勢衝壓惟時海蘭察額森特等所帶官兵由兩翼夾攻奮勇截殺賊即紛紛潰敗拚命逃走海蘭察等用鎗射死多人追至溝底其時舊教土兵在彼埋伏見官兵衝勝亦俱從後奮勇砍殺賊即跟蹤奔竄逆賊營相近因溝澗硐深不能得利暫將各兵撤回計兩日打仗殺賊共一百餘名漢土官兵受傷陣亡者甚少

四十六年五月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節次欽奉

諭旨令查此案起釁緣由臣等現將拏獲賊黨馬復才嚴切究訊據供我係河州東鄉大禮拜寺二十會人從前也是舊教乾隆三十六年纔跟隨新教馬明心在撒拉爾地方念經這經來歷都是一樣只是念的不同舊教是小聲默念新教是大聲高念或搖頭跳舞自三十六年馬明心會各處阿渾傳經有河州舊教阿渾馬來遷說是邪教不肯遵從故與他們舊教時相仇殺本年正月內因丁藏莊念經起釁兩家打仗到三月裏舊教回子殺了新教些人後來蘇四十三約齊人半夜裏去也殺了舊教許多人舊教人到循化告狀省城委了官來我們出來分辯被舊教人阻住三月十七日我們又出來到白莊子遇見新副將聽說要動兵勦我們蘇四十三起意纔殺了新副將後來又聽見楊知府來已經殺官造事大了不如連楊知府也殺了罷這都是蘇四十三主意二十日去攻河州原想殺馬遷子孫還要滅舊教的人二十一日早到河州攻了一日至二更時候將城攻破原想回撒拉爾去攻循化又想要兩路攻狄道蘭州因聞總督在狄道看守嚴緊不敢過去在河州住了兩日二十三日聽說馬明心已被省城拏去投監蘇四十三等都趕到蘭州要救馬明心二十四日到洮河西邊渡船已被官役打壞不能過河有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扎筏渡他們過河這六處回子原都是馬明心新教徒弟內有許多人跟隨蘇四十三同來蘭州連他

撒拉爾族共有一千數百人在蘭州打死受傷的有幾百人
如今還有千餘人在河州帶來火藥鉛子約有七八十馱如
今還存二十馱藏在營內地塚等語又訊據逆犯馬丁加及
蘇四十三之姪蘇二個所供亦約畧相同臣等復查閱原案
本年三月據舊教回民韓哈拉勿韓五個以蘇四十三請來
安定縣教師馬明心韓二個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
不隨新教被其殺死彼此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受
傷一百多名一切家財牲畜糧食搶掠無存等情在總督衙
門控告經勒爾謹飭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前往查辦並咨
飭河州協副將新柱親往彈壓會同楊士璣督率兵役按名
嚴拿嗣據新柱稟稱轉據循化廳洪彬札知新教回番韓一
的巴拉等有畏罪投案之意而蘇四十三不自省悟煽惑衆
心恐到案自投法網執意負嵎抗拒不法已極現與楊士璣
一同前往帶領弁目相機辦理等因蘇四十三聞官兵往拏
即約會各莊新教之人約有一千餘名帶鳥鎗器械先後將
新柱楊士璣殺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即札
飭安定縣黃道煚拏獲解省監禁此逆回蘇四十三起釁滋
事實在情形也至
諭旨內詢其另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臣等
查檢舊案緣撒拉爾回民約有六千多戶分為十二工各工
俱有掌教韓哈齊係世傳總掌教該處回民每遇婚喪必延
請本工掌教同總掌教在韓哈禮拜寺念經乾隆二十六年
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同在一處念經賀麻六乎念經搖頭
韓哈齊說他不是祖傳老教規矩賀麻六乎又說韓哈濟要

的佈施多因此兩家不和二十七年賀麻六乎就另起禮拜
寺三座至三十四年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將
新起禮拜寺封閉賀麻六乎等懷恨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
寶歛錢惑衆捏稱大聖人到天入地成仙誘人入教等情赴
按察使衙門控告而韓哈濟韓武等又誣稱二十七年馬明
心夥同撒四子等潛入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勺
等妄言禍福煽惑愚人前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遞出
撒拉爾出示嚴禁遣具賀麻六乎永不招留外來游匪甘結
拒賀麻六乎等又在韓哈寺牆壁畫門為圖妖言門內顯示
聖人天仙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其控賀麻
六乎一黨即有蘇四十三在內經地方官會同審明兩造所
稱成仙得利大聖人到天入地及妖言門內顯示聖人天仙
惑衆跳舞等情俱係捏詞誣告將賀麻六乎韓武均照誣告
人死罪未決律擬以杖流賀麻六乎首先生事從重發烏魯
木齊為奴韓哈濟等擬以枷杖馬六個韓哈勺蘇四十三訊
不知情均予免議并諭稱該犯等教雖稍有異同實非兩教
但既不願合為一處亦不必強之使合轉啟釁端應飭令撒
拉爾十二工各舉身家殷實品行端方一人充當掌教令其
約束稽查其新寺三座係回民禮拜之所應仍聽分明禮拜
以杜爭端各工回民遇有婚喪所延掌教聽從本家之便不
得勒令延請等因議擬咨部完結在案此新教流傳而教互
相仇殺緣由也臣等查馬得才供內稱三十六年馬明心令
各處阿渾在撒拉爾地方傳經之語是馬明心於二十七年
遞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衆地方官並不稽查嚴究

以致釀成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
爾謹並不查明兩教强弱衆寡實在情形即派副將帶兵輕
率前往逆匪遂激而生變實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統俟勦
賊完竣後再行據實查明參奏但新教流傳二十餘年甘省
各屬回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為一教者臣等恐
各處新教回民心懷疑惑或為逆匪煽誘現已出示曉諭令
其各守本分其未經從逆者決不波累以安衆心至唐家川
六處回民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背通自應一律嚴懲亦已
派兵彈壓俟事竣後再行嚴切查辦至新教是否係馬
明心倡立抑另有傳習之人馬明心素經正法無從查訊亦
俟事定後嚴究辦理總之甘省各屬回民雜處據馬俊才供
稱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寧一帶求救並現據安定
縣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符現已分兵前往各處防範但
究係新教少而舊教多兩教互相仇怨且舊教土兵現在隨
同打仗奮勇出力不能合而為一尚可不致蔓延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遵
旨將伍彌泰仁和等嚴行申飭伏查伍彌泰等自初八日進勦後
於初十日又打仗一次十四日海蘭察等到後亦隨同率兵
攻撲因未能得利停止數日且華林山岡頂重複溝砌深陡
雖有兵萬餘不能四面登陟攻圍是以賊匪雖止千餘尚難
一舉殲盡現在勦明各處要隘添兵堵截使賊人不能偷越
自可令其坐困再華林山前後中間原有民間麥田可供牧
放是以賊人馬匹非必須草料喂養至所有各處關隘如河
州狄道循化沙泥站洪濟橋等處最為緊要現已檄飭副將

遊擊等分路率兵把守其餘各山僻小路亦俱派委員弁兵
丁分頭防駐無虞兔脫再查回人素不崇信佛教蘇四十三
圍城時所有關廟内屢觀寺院俱被放火燒燬賊匪之是回
非番尤顯而易見其在撒拉爾者止有此一種隸於土司韓
姓共有千餘戶隨蘇四十三新教為逆者八百餘戶未服多
寄白福亦能漢語形狀與内地回子相彷惟將鬚辮剪短各
營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間或有
之至土司魯璠於元明以來世襲土司管束莊浪土兵本朝
順治康熙年間魯璠之祖魯華齡曾隨征立功曾任甘州城
守營參將署涼州鎮總兵魯璠之父魯風翥於乾隆二十年
協濟軍需臺站馬匹議叙軍功加級該土司世受
國恩最為恭順現又奮勇出力嗣因受傷後遣回調養此外隨
從打仗出力者有舊教土司韓煜業經獎賞並恭請
加恩鼓勵其餘隨從打仗之土司尚有數人俟伊等有出力之處
臣等再行酌量獎勵捐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本日覽阿桂等奏四月二十六
七兩日派兵分路進勦一摺所稱因溝澗砌深且有至丈餘不
能過去者各處小路又被賊處處挖斷是以將官兵退回哉
處既云溝澗砌深則賊人何從前出撲卡又能竄回死守豈賊
人能過而我兵轉不能過乎殊不可解看此情形恐竟須俟川
兵及阿拉山兵到後方能勦捕淨盡此事未能剋期剋期了事
至詳閱覆奏新舊教構釁緣由一摺是此事起釁釀毒已久若
勒爾謹早為嚴切辦理何致搆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
猝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為罪大惡

拯不可不嚴斷根株如所稱洪濟播庸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一明心蘇四十三潛通且扎械渡賊匪過河尤為罪不容誅此事應於勦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尤頑不可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應辦之事其餘地方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及從前已獲各犯即派員先行解京至朕為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厪念

己卯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及各省督撫曰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此等逆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揮聽令現在逆回蘇四十三等即其餘黨竟敢率衆抗拒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所致著李侍堯於辦理撒拉爾善後事宜內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令一體妥為裁革至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犯可比自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該督撫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於彙奏朕實不知均屬錯誤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衆念經之案即應親提要犯嚴審從重究擬據實具奏以淨根株不得顢頇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即據實特奏從重定擬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犯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致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省督撫一體遵照

臣等謹案新舊教仇殺始自賀麻六乎等傳經惑衆互相訐訟其醜毒肇釁已非一日彼時大吏不能嚴斷根株顢頇了事致使餘孽蔓延肆行不法雖兵威所懾悉膏斧鉞而究其養癰貽患之由實咎有攸歸

皇上特命宣諭各省督撫俾回民悉安舊業惟裁去總掌教名目誠以稚齒小民易滋煽惑與其懲治於事後不若潛化於未萌至若讞牘既成

中誡大吏毋稍寬縱並諭刑部奏明從重辦理益

聖人之心無非欲去稂莠而安善良使萬物各遂其生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歟

辛巳文綬奏言竊臣於四月二十八日接准大學士公阿桂尚書和珅咨稱飭令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揀帶屯練兵丁並土守備降番等共一千名由松潘一路迅速赴甘協同勦捕等因臣即札松潘鎮總兵劉傳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於雜谷腦五寨屯練內挑選曾經出師得力兵丁八百名精壯降番二百名即交阿桂等指調之都司汪啟守備關聯陞張占魁並土守備木塔爾丹把西拉布等分起帶領均著李天佑統領剋日由松潘之漳門關一帶兼程進發至降番松建二道所管漳門關一路為松茂道所屬並飭該道王鳳儀署道賈廷彥等星赴各該處督率沿途經過地方將一切應付事宜妥協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據文綬奏所調川省屯練等兵一千名已剋日進發計此時早可陸續前抵蘭州即阿拉山兵亦可漸次到彼協同勦捕阿桂等是否必須俟此二處兵到方

可進勦抑或相度機宜有可先行乘間設法擒捕之處著即將
現辦情形迅速馳奏以慰廑念
壬午阿桂和珅奏言臣等在滿漢官兵內揀選一千五百名
作為三隊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福寧泰斐英阿哈當阿侍
衛阿爾都統領由龍尾山過溝至華林山直撲賊營派伍彌
泰薩炳阿馬彪仁和三德分帶各隊滿漢官兵佔踞龍尾山
梁接應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俱於初二日丑刻先
後進發寅刻齊集山梁查龍尾山至華林山中隔大溝一道
崖勢甚陡其華林山左臨溝一帶壁立數丈雖有小路俱為
賊人挖斷不能由此前進山右現為賊匪所踞無由繞進惟
山前一路可通須下龍尾山過水磨溝而上路亦甚險賊匪
預料我兵必由此路進攻於溝坡接連兩旁溝砌處所俱挖
深壕以為抵禦之計惟時海蘭察等帶領奮勇官兵及屯練
土兵搶上華林山直撲賊營賊匪自盤踞以來從未見我兵
得上華林山者遂傾穴出迎拼死抗拒我兵撲至壕邊賊匪
在溝內放鎗抵禦勢難踰越因令屯練土兵佯作敗退之狀
我兵亦往後稍退誘賊出壕方可大加殲戮相機撲進其時
賊匪果有六七百人全行衝出希圖追壓我兵退至稍平處
所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領官兵奮勇截殺勦戮多人賊
即紛紛敗逃我兵追至溝邊賊匪拼命跳入而溝內亦尚有
賊匪數百潛藏放鎗我兵不能得利因復暫退誘其出壕勦
殺如此三次賊性狡猾其第二次出迎已較前漸少至第三
次則竟藏匿不出自寅時打仗起直至申末因山上並無水
泉我兵難以久駐其時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先令各兵徐徐
撤回伊等在後防護賊匪不敢再行近前此次打仗計殺賊
二百餘名殺死賊人頭目二名割得賊人首級及搶獲馬匹
器械甚多此次滿漢官兵及屯練土兵實屬奮勇出力雖未
能一鼓勦滅而賊匪經此一番創敗亦已魂膽俱破但賊人
負固死守上山下溝中間多係一綫魚貫而行之路不能一
擁而進是以臣等現在另行籌畫布置相機進勦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察看華林山一帶形勢較之兩
金川險峻誠屬大相懸絕但賊人佔據山梁負固死守我兵
必由龍尾山過溝再上華林山梁下壓賊營而山腿俓山水
沖刷俱成橫截立砌自數丈至十餘丈不等止容一人一騎
上下兵力不能施展且賊人潛於砌後放鎗勢難下壓是以
初二日打仗臣等止揀選奮勇滿漢兵一千五百名直撲賊
營誘令向前方能大加殲戮若使大兵可以長驅直進即各
路所調兵丁現有萬餘誠如
聖諭以十人而擒一人自無難一鼓勦滅現在惟有督同海蘭察
額森特明亮等設法進勦迅速集事以期仰慰
聖懷再土司韓煜現已遵
旨賞給三品頂帶并賞戴花翎加賞大緞二匹該土司感激
天恩自必愈加奮勉至該土司管理撒拉爾一旗回民由元明以
來世襲土千戶之職韓煜於乾隆二十九年承襲兵部給與
號紙隸循化廳同知管轄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據阿桂等奏本月初二日勦賊
情形一摺此次所辦尚好但勦殺賊匪不為快意至所稱崖砌
止容一人一騎魚貫上下之語山徑路窄雖不能一擁前進但

賊人可以魚貫而行我兵轉不能魚貫而行乎況金川賊番亦
何嘗不死守今地勢較兩金川既大相懸絕豈有金川能進兵
而此處賊匪反不能勦捕之理阿桂等務即上緊妥速為之
同日
上諭內閣曰四川建昌鎮總兵鄂輝著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甘
肅交大學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後即回本任
癸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現在賊勢日益窮蹙又屢經
官兵四面圍勦自斷不能復出搶掠即從前所掠糧食較多而
困守山梁日久人畜必漸皆乏食所謂釜底游魂計日待斃此
時轉須計出萬全不宜輕率舉動稍傷兵力惟賊人自知窮迫
難支不甘就死或黑夜中乘間分竄此則不可不實力嚴防者
傳諭阿桂於派員安兵各隘口務須晝夜嚴密巡查毋使一賊
得以逃竄至昨日奏到摺內稱山上並無水泉我兵難以久駐
等語賊人所據之山無水可汲官兵防守又嚴賊更何從得飲
果如所言則山下之水濟我兵即應佔守既杜其飲汲之源兼
截其逸出之路阿桂久歷行間於此等事最為嫻習自應一一
籌計及之也至此案起釁滋事緣由係安定縣回民馬明心潛
行往來撒拉爾地方傳經惑眾誘犯以內地回民致於如此肆
逆則該處必尚多匪回聚集隨同入教者必須查挐嚴辦以淨
根株又前此所奏解四十三分遣賊匪住安定會寧一帶求救
現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符等語是此兩處匪回亦不可
不實力查辦又所奏唐家川等六處回人均係馬明心新教徒
為賊匪到洮河時誘犯等為之禁械過渡情罪甚為重大業經
傳諭趁兵威嚴整之時即行查辦至撒拉爾地方番回錯處是
否循化廳同知得有幹練之員即足以資料理抑另須大員彈
壓再此次起事之始因省城駐兵較少以致不能即時撲滅將
來事平後甘省地方竟宜多添官兵數千時常操演平時既足
以資鎮壓臨事更易以供調遣較之有事後遠為派調徒費錢
糧不能濟急者得失較然其應於何處添駐並一切事宜弁著
阿桂李侍堯於善後案內一併妥議具奏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本月初四日接奉
諭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派委妥幹章京管解來京並
命臣等將勒爾謹所奏駐劄城外派兵保護關廂現在按時
啟閉聽民取水等因查明據實具奏臣等即傳到勒爾謹令
其就閱勒爾謹伏地叩頭自稱身受
皇上重恩畀以封疆重任如此種種辦理錯謬貽誤地方實為萬
死莫贖只求
皇上將我從重治罪等語臣等隨即傳
旨將勒爾謹革職拏問即派奉
旨來甘省差委之吏科給事中李怡顏料庫員外郎豐紳看守
管押於初六日起程解京交刑部治罪其陝甘總督印務臣
阿桂遵
旨暫行兼管俟李侍堯到後即行交代至勒爾謹前自狄道州抵
蘭後曾在城外駐劄三日因城中居民心懷疑畏見總督到
省亦往城外愈覺張皇該督始移入城內彈壓是以摺內有
駐劄城外詳悉籌酌之語其所稱逆回未獲城門未閉現在
派撥官兵把守東門一節城如

聖諭示尫弱而怯兵志尤屬不成事體臣等先後到蘭州時亦見
城門關閉居民晝夜上屋瞭望其惶遽擾亂情形實堪憤恨
於十九日即嚴諭禁止令將城門照舊啓閉派兵巡查現在
節次打仗得勝之後兵氣稍揚民心日就安貼市肆舖面俱
已開設齊集再臣和珅於初六日起程回京奏入報
聞
甲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甘省逆匪一案朕晝夜縈懷如
如阿桂和珅所奏蘇四十三住安定會寧一帶求救阿桂等既
既查得此等情節自應派兵迅往查拏剪除賊黨又如唐家川
川等處匪回敢於逆賊乘機渡河亦係黨惡要犯現在是否已
已經拿獲嚴辦阿桂等摺內均未聲明昨已降有諭旨令其不
動聲色妥協經理者傳諭阿桂即將實在情形迅速覆奏王和
珅未起程之前此等事是否會同阿桂商辦並著諭令於途次
接奉此旨即先行覆奏
丙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就現在剿賊情形而論阿桂
之意似欲候川兵及阿拉山兵到齊以川兵攀踰險阻直搗賊
巢以阿拉山兵防其竄逸來騎追捕一鼓而前可以剿洗淨盡
惟是逆賊罪大惡極必須將首犯蘇四十三及幫同主謀之犯
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足以正刑章而申國憲阿桂等務須設
法生擒解京治罪至馬明心係內地回民非如韓煜之世襲土
司者可比乃竟敢倡教惑衆實與劉麻六乎同為此案罪魁是
否係安定縣知縣自行拏獲抑係勒爾謹差往擒捕著阿桂詳
志查明覆奏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前據勒爾謹奏報收復河
州時除將賊黨殲斃外擒獲蘇四十三之侄蘇二個肥侄蘇五
個并要犯馬八十三等十七名又搜獲子女回婦二十三口并
節次生擒逆賊一百零九名婦女幼孩一百數十口現在嚴行
監禁等語此等黨惡要犯其應行解京訊問者不過數人多亦
不過十人著即行派委妥幹員弁押解送京此外隨同抗拒打
仗之犯均係罪無可逭即應於該處按律正法即將來擒獲蘇
四十三並為逆匪出力主謀之大頭目等自應解京訊問其餘
無關緊要之犯亦即於該處正法至其餘緣坐各犯非如尋常
邪教逆詞等案尚可逆減監候者可比自應按律即予駢誅以
昭國憲其婦女小口亦即就近發往伊犁之索倫察哈爾厄魯
特等兵丁為奴不必拘泥成例給付功臣家為奴俾轉得衣食
且省長途解送之煩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行分別嚴辦嗣後
若有續獲之犯亦俱遵照辦理

戊子阿桂奏言官兵自初二日進勦賊匪痛加殲戮以後賊匪甚露惶懼情狀臣恐其乘間竄逸當即飛飭防守後路各將備晝夜嚴密防範毋稍疎虞數日來臣等察看賊匪於華林山前孥立石卡拆卸民居土坯砌築碉房砍於孔穴暗放鳥鎗以為抵禦之計我兵若照舊進兵仍須過溝上砍賊必藏匿溝壕併力支持不肯出壕受勦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相度地勢惟從華林山之西添派一路使兵從後路夾攻方能集事現在蘭選之番勇滿洲漢兵仍須令其從初二日進兵之路過溝上山衝壓賊營乘賊人盡力防禦之時派兵從西路突入賊人四顧不暇方能得手但就現在滿漢兵丁內再行揀選派進轉易為賊人知覺預先備禦進勦恐難得利

四十六年五月

是以再四籌酌不得不稍俟兵力齊全以期一舉殲滅查護軍統領舒亮等帶同侍衞章京三十人日內陸續可到臣又聞本省附近之保安四屯土兵及鐵部番兵勇悍可用業經飛飭撤調若此二處土兵調到實在可用又不必再俟屯練即乘機進勦臣探度賊勢自節次打仗勦殺後賊人望見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騎馬數人即望風敗北其毫無伎倆可見況賊匪撤拉爾巢穴業經被擒無路可歸而又與舊教及番人等素相仇怨自揣一經逃散必被擒拏是以誓死守此一隅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日夜籌畫必思計出萬全一舉殲盡不肯以打仗為虛應故事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三月二十日福崧聞逆回不法跟隨勒爾謹帶兵前往勦捕甫至狄道聞河州已失即在彼駐守勒爾謹與福崧詳細籌酌一面催調官兵一面飛檄署西寧鎮貢楚克達爾由循化一路乘虛直擣賊巢收復河州並令駕馭老教土兵先驅出力所有一切堵截後路安慰回民及籌辦勦撫各事宜俱係隨同勒爾謹商辦臣觀福崧雖不敢以收復河州等事自以為功但臣抵蘭平月見勒爾謹神魂失據束手無措情形從前必不能如此籌畫可知其為福崧出力帮辦自屬實情至臣自到蘭州以來節次得雨霑足黎民歡慶以為罕見稍有氣象甚屬順遂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阿桂奏現俟兵力齊全一鼓勦洗賊匪以現在情形而論逆匪既逃竄無路其所掠糧食亦斷不能支兩月即餓斃亦可完事但以幺麼小醜如此肆逆不法非痛加殲戮生擒首犯盡法處治不足以洩忿恨而彰國憲今川兵及阿拉山兵於二十以前可抵蘭州為期已近此時自不宜更冒險以致損威第自下旣不即進勦何不先行曉諭賊黨并脅從之人以罪魁逆首止蘇四十三若能將伊擒獻則汝等脅從尚可奏請邀恩寬減倘執迷不悟將來大兵勦捕無分首從一同受戮雖悔無及如此明切開導衆心自可解散或作檄文曉示或令舊教土司等設法遣人傳諭使賊衆猜防彼此疑慮擒捕賊首未始非解散黨羽之計至所稱檄調附近之保安四屯土兵及鐵部番兵勇悍可用但此等番土兵是否與逆賊並往來投之安定會寧回人及為賊裹挾過渡之唐家川六處逆回同屬一教著阿桂查明覆奏又另奏勒爾謹庸懦無能從前籌畫實係福崧出力帮辦朕前降諭旨以事發之初不宜輕易地方大吏以啟逆賊輕玩之心且以勒爾謹如果尚能調

度出力不妨俟事定後再行核其功罪此係專就顧惜大體勒
爾謹尚能辦事而論若阿桂和珅到蘭州後即目擊其束手無
措自當早為奏聞所謂應機而動又當別論何尚待朕看其實
不可留特行降旨詰問矣
同日阿桂又奏言三月二十五日賊匪攻城時勒爾謹前赴
狄道城中只有王廷贊同道員等竭力守禦文員本不知兵
且當賊匪攻城危急時望見兵到即催令打仗是以三月二
十五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固原涼州靖遠各鎮協綠營兵陸
續到蘭節次打仗損折甚多官兵愈形畏怯至二十九日以
後仁和勒爾謹馬彪伍彌泰等俱陸續到蘭兵亦漸集即無
零星打仗之事至伍彌泰仁和馬彪俱係統兵大員目覩勒
爾謹無能不能幫同籌畫妥協料理實屬咎無可辭
同日阿桂又奏言逆回滋擾不法由勒爾謹辦理不善自狄
道回至蘭州見賊已上山遂謂易於勦捕並無調度冒率輒
奏稱半月內可以成功致各路已調之兵全行停撤令賊人
退守山梁口食不能寬餘草料亦易匱乏原不能久為支持
臣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亦斷不肯曠日持久待其糧盡自
斃現在士氣較前振作而簡選之香勇滿漢兵丁已能直前
對敵不肯退縮前所調之川省屯練兵丁約計二十以前可
抵蘭州此項兵丁到日阿拉山兵亦已先來兵力齊全即可
分路進攻至總兵圖欽保於四月十九日打仗陣亡臣等到
蘭州後詢問海蘭察知是日官兵由龍尾山越溝纔上華林
山梁有賊匪數百直前來撲惟時圖欽保先已下溝被賊截
住即海蘭察亦在被圍之內射死數賊始得衝出其時和珅
即嚴飭各兵令其堅立而海蘭察又馳馬由龍尾山斜坡直
前與賊接仗親身射死二賊官兵合力復將賊匪壓下山溝
即帶土兵下溝勦殺次日和珅查出圖欽保之親隨兵丁五
人詢知該鎮因馬倒被賊戕害再王廷贊於賊匪起事後恐
其直犯蘭州飛調莊浪滿兵三百名兵到之後賊匪隨即圍
城此項滿兵即在賊人攻打緊急之西門竭力抵禦自三月
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各鎮協綠營兵陸續到蘭節次
打仗多有折損該司又率同在城大小文武員弁督率民夫
晝夜守禦查出奸細即行正法賊匪於攻圍至急時王廷贊
因賊人有懸放馬明心即行退散之語遂將馬明心提出在
城上令賊人一見即將該犯正法但又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
令出城予賊雖屬一時緩賊之計實失國體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阿桂奏王廷贊於三月二十五
日至二十九日令調到綠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無
奈尚屬過之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賊此
則不是甚大其罪實在於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明
心提出示賊即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婿放給藩司大員豈可
損威失體若是阿桂和珅於此等辦理錯謬之事何不早行奏
及王廷贊現有交代之事尚未能即行起程並著阿桂先行面
詢據實覆奏
同日阿桂又奏言蘭州城外西南二處關廂被賊焚燒搶掠
居民未免失所勒爾謹先令該府縣開倉減價平糶以濟民
食其無力貧民捐米設廠賑饑臣與和珅到蘭州時恐地方
官徒事虛文有名無實嚴劄布政使王廷贊轉飭承辦各員

悉心查察並令添委幹員分廠督率實力經理毋使吏役人等侵漁滋弊俾貧民均霑實惠現在逃散之人漸次歸回鋪面亦逐漸開張其河州被擾居民閭巳陸續歸業亦諭該司轉飭知州謝桓加意撫綏毋致失所現在調撥附近州縣糧料草束陸續運省供支各路官兵足敷兩月之用實屬有益無紕再查副將新柱知府楊士璣先後被賊匪戕害情形及賊匪攻破河州時署都司李奇千總宋廷奇外委李九章倶烈倶被賊害署守備索尚仁勦賊陣亡署知州周植自縊身死臣訪查亦屬確實

阿桂又奏言王廷贊承辦軍需糧務諸事款項繁多一時難以交代清楚且福崧現有交辦事件應請暫留經理俟稍有就緒再令起程進京均奏入報

庚寅和珅由途次奏言臣於初八甘省時即聞有新教回人暗相勾結之語十七日到蘭後復密行察訪並無確據及拏到馬復才馬應髙等訊供有唐家川等六處回民紮根偷渡及隨從蘇四十三攻打蘭城之語即面同阿桂商酌以回人從逆者倶在賊營其餘各處散布尚復不少若以千數兵力分頭誅勦勢有所難俟勦賊完竣後趂兵威嚴整酌派明幹大員於甘涼一帶兵丁撤歸本營之便順路一鼓擒勦使逆匪出其不意則無逃藪自可勦洗無遺至馬復才馬應髙等所供安定會寧一帶蘇四十三遣人求救臣等已於此等處所倶派兵彈壓防範且密加查訪各該處回人尚皆安静如常亦無勾通形跡即臣來往倶由安定會寧一帶經過詢知該處回人舊教新教雜處較之百姓爲多臣目擊情形亦皆安静似無別項情跡爲復才等一面供詞未必非搖惑人心之計總俟拏獲蘇四十三等後此等賊人黨羽似不難迎刃而解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和珅奏唐家川等六處回民雖以千數兵力分勦俟勦賊完竣於甘涼兵丁撤回之便順路勦洗至安定會寧一帶俱已派兵彈壓各處回民尚皆安静馬復才等一面供詞未必非搖惑人心之計是以且不露端倪等語唐家川等處逆回人數不少此時未便即行分勦所慮亦是至安定會寧等處回民現在尚皆安静或竟係賊匪令馬復才等假捏供詞以爲搖惑人心之計亦未可知但既有此供不可不嚴加防範且舊教新教雜居一處究屬非安此次起釁之由即因新舊教爭教而起況新教即係邪教若傳諭阿桂李侍堯務須熟籌妥計將新教一類使之不留餘孽以期永不滋事又阿桂前奏拏獲馬應髙一犯供稱同韓八十馬正南韓四個蘇六個等五人採聽安定兵丁多寡信息韓八十等四犯現在曾否續獲著阿桂詳查覆奏

壬辰和珅由途次奏言臣抵蘭之初即聞王廷贊於賊人圍困蘭城時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出與賊並與賊人講和之事而又並未具奏臣原擬即行劾參實因該司辦理一切軍需糧餉頭緒紛繁恐一時難以驟易生手擬於軍務完竣臣回京復

命時再行據實參奏請

旨定奪再臣前拏獲賊犯訊據有近日從賊之人亦頗懊悔思欲

逃走之供是以於五月初二日打仗之前一日曾派福崧同
仁和馬彪令撥拉爾回人繙寫回字曉諭賊黨如果能擒獻
蘇四十三韓个的巴拉等首犯不但免罪且可邀
恩等因原擬派老教回人設法齎示前往因伊等皆為賊眾識
不敢前往是以派人潛赴賊營附近一帶插立布旗分散曉
示無奈逆回等惡貫滿盈執迷不悟未能得力至臣前奏約
於五月二十五日前後抵京因彼時涇州長武一帶連日陰
雨山路泥濘恐行走不無濡滯自過西安以後天氣晴霽每
日兼程加站晝夜趲馳今於本日已抵平定州趲程前進約
二十三日可以抵京復
命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和珅奏前此初抵蘭州即聞
王廷贊於賊圍困蘭州時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出與賊並有
與賊講和之事等語馬明心係新教之首其在安定一帶煽惑
搆衅已非一日設為此案罪魁即係蘇四十三擒獲就戮之後其
新教餘孽若不查辦淨盡尚未可稱為竣事蓋此等新教即係
邪教所到之處最易煽惑不但內地不可容留即新疆各處亦
不可發遣安插致貽後害此等即從嚴多辦亦不為過所謂辟
以止辟不得不如此也阿桂李侍堯等如何設法料理計出萬
全使新教一類根株盡去永保無虞之處須斟酌妥善行之至
舊教相沿已久且人又眾多自須妥為撫輯令其各安本業伊
等自必益加感激於綏靖邊陲之道更為有濟又據固原阿西
奏十九日和珅帶領官兵打仗時第一排係舊教土兵第二排
係綠營兵丁第三排係駐防滿兵其領兵官員在後督戰當賊
匪下壓時舊教土兵遇賊接仗不能抵禦而綠營兵即畏怯一
同回走經和珅將馬彪等嚴行申飭並用刀鞭砍打方始立定
等語綠營兵如此怯恇無能實為可恨甘涼兵力向來尚稱可
用何以近日竟疲弛如此則他處可知若不實力整頓營務尚
可問乎王福崧現已調任甘肅藩司接印任事王廷贊交代後
即可令其起程來京毋再遲滯
癸巳阿桂奏言數日以來有自賊營潰溝脫回老教土兵一
名漢回四名詳加訊問俱稱賊匪於初二日打仗被戮甚多
神情惶懼終日閉挖濠塹安立卡柵防守甚密臣與海蘭察
額森特明亮公同商酌若候兵力齊全再圖攻勦為日尚遠
不如派兵仍由舊路進攻若有可乘之機即直壓賊營設或
賊匪仍為我兵所誘出壕抗拒亦可痛加殲戮並可觀賊人
出入抵禦路徑為他日一舉擒滅之計因於十三日派海蘭
察額森特明亮帶領奮勇滿漢官兵及老教土兵由龍尾山
過濠上華林山派伍彌泰莽古賚等率領滿漢官兵佔住龍
尾山梁接應堵截海蘭察等過濠先令老教土兵上前誘賊
伊等暫駐砲邊待其出壕即行截勦賊匪狡猾異常惟藏匿
濠壕放鎗抵禦終不敢出壕迎敵自寅至未併力支持我兵
若令深入於制勝機宜尚無把握因將官兵徐徐撤回佯示
賊人以我兵形勢不過如此既可堅其死守之心而於他路
防備必懈一俟毛綠兵到即可添派兩路健兵從華林山之
西面後面突前攻進賊人四顧不暇方能一舉殲滅查此次
打仗賊匪為鎗礟擊斃者二三十名土兵受傷陣亡者共有
數名又華林山之北有高樓一座向為賊人窟穴於進攻之

路有碍且下臨直磡深至數丈官兵不能越過臣預派土司
楊宗業番兵數名藏伏濠內衆賊匪在前抵禦時奮力爬上
放火燒燬賊人愈加惶懼而於他日進兵甚有裨益業將該
土目酌量獎賞
同日阿桂又奏言賊匪自初二日剿敗以後愈形惶懼將所
踞華林山四面溝壕更加刨挖寬深止留向南小路一條盡
力抵禦為死守之計我兵非不能過去但現在簡選之奮勇
滿漢兵僅能直前對敵若令逕入賊營恐難得利不得不稍
俟兵力齊全一舉殲滅現在阿拉山王羅卜藏多爾濟及伊
子旺親班巴爾等帶領該處兵於十三日到蘭川省屯練亦
據文綬咨稱於五月初六日起程飭令沿途迅速行走臣又
節次迎催約計二十內外可抵蘭州此項兵齊即可尅期了
事惟是賊匪不過千餘而辦理如是之費手實非臣意料所
及至蘭州城外四面皆山西關外緊接賊營並無隙地惟東
關外稍覺平坦可以劄營又距賊營較遠聲勢不能呼應民
心更覺驚惶是以臣等入城居住臣等目擊情形不得不通
融辦理斷不敢當此剿賊緊急之時尚欲辭勞就逸也至洪
濟橋唐家川等處回民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勝敗皆
棧偷渡賊匪實為罪大惡極現經該處民人首告指拏及兵
役陸續拏獲賊黨七十餘名婦女幼孩數十口臣已飛飭分
起提解到省嚴審通同謀逆各確情將要犯派員解京其附
從各犯俱即行正法以彰國憲如通同附逆未經就獲者尚
多仍於剿賊事平後派兵前往痛加懲治以儆兇頑所有拏
獲之馬復才馬丁加蘇二個馬應高四把除馬應高患病甚

重恐遲顯戮業經正法並示外其馬復才等三犯即遵
旨派員先行解京至循化廳等處從前拏獲各犯內蘇五個馬八
十三二名據該廳稟報因傷監斃戮屍其餘各犯前因賊匪
逼近蘭城未便提解臣阿桂等抵蘭後已飛飭各該屬妥速
解省俟解到時即行詳細審明分別解京正法此外現在拏
獲監禁人犯甚多並經行知各該地方官訊供明確亦即照
此辦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阿桂奏十三日派兵誘賊出
拒賊仍藏匿不出擬俟屯練兵到添派兩路健兵一舉殲滅等
因用兵機宜設卡安營自應與賊逼近聲勢方能聯絡今賊在
城西而大營轉遠在城東中隔一城安能迅為照應今詳閱奏
進圖說方得洞悉形勢從前城東安營之處究屬錯悞阿桂等
到後住居城內料覺與賊營相近且可安城中百姓之心而前
此伍彌泰仁和馬彪等之安營錯悞阿桂自必見及亦因成事
不說耳至為賊嚮導渡之賊犯及蘭州西南兩關廂並河州
回民從逆者均屬亂民當概行剿洗馬明心家屬例應緣坐者
亦當即行查辦毋使免脫至解京賊匪除現行起解外止須將
蘇四十三及案內要犯數人解送其餘即於該處正法以免疎
虞至此案辦理關鍵現在總以留扶舊教滅除新教為詞明白
曉諭以安舊教回衆之心著阿桂李侍堯妥協經理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分路防守之洮河起臺堡老鸛閘已增
營四處俱係零星隘口業於洪濟橋沙泥站總路安設重兵
不能越過此四處若使賊人結夥逃竄現在已有馬兵可以
追救若不過四散潛逃即現在各處所安兵數足敷堵截毋

聞
凌逆匪逮駿奏入報
司日王廷贊奏言臣歷官甘省三十餘年屢蒙
皇上格外
天恩不次擢用洊歷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報今於撒拉爾逆回
不法一案乃以守城微勞復蒙
聖主叠沛
殊恩遭榮非分現在用兵之際需用浩繁臣情願將歷年積存廉
俸銀四萬兩繳貯甘省藩庫以資兵餉奏入報
聞
甲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和珅到京復命面詢一切所
有現辦勦賊情形已甚悉大槩阿桂在彼自能料理妥協至前
此詢問圖欽阿據稱馬彪年歲已老今又詢之和珅據稱馬彪
雖年老而人尚健壯且歷練戎行此次亦尚出力至仁和辦事
克蒙及熟悉營伍之處似尚不如馬彪且仁和初到蘭州時在
金城關遇為敵礮和珅到後察看該處距賊營約有數里中隔
黃河又安能以礮擊賊轉恐賊人由山路繞至金城關搶奪礮
位因令將礮撤回省城等語看此一節仁和之辦事不得竅要
可以類推且伊係本省提督更非馬彪之由西安赴甘協勦者
可比似此不知事體恐難得力因思明亮於統兵打仗之事究
為可恃和珅亦奏其勇往出力朕意或將仁和與明亮對調但
川省地方亦屬緊要是否仁和尚可勝任著傳諭阿桂秉公據
實具奏候朕再行酌定又據和珅奏賊人以打牲為業本有火
藥鳥鎗至攻破河州後所搶火藥又多是以現尚未缺乏且施
放精熟官兵有平等語賊匪所得火藥雖係在河州搶掠者居
多但其平日何因得有鳥鎗火藥打牲此皆地方官查禁不力
所致而綠營官兵轉不如其純熟實屬不成事體著傳諭阿桂
李侍堯將嗣後如何設法查禁不使番回復能購備配合火藥
一併入於善後宜案內妥議具奏再甘省兵數向因節次移駐
新疆舊兵未經補額以致各處存營兵少此次賊匪起事不能
剋期調集前已有旨令阿桂李侍堯於善後事宜案內酌議添
兵數千今據和珅面奏情形將來竟須多為添駐方足以壯聲
勢而資防守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查明前後移駐者共計
若干即照數補額並令時加訓練務使盡成勁旅至西安提督
向來駐劄甘肅固原州後因原改駐總兵而提督移於西安駐
劄管轄陝省營務今據和珅奏固原州地方緊要似仍應駐劄
提督而以固原鎮總兵移駐河州其河州協副將請於安定或
會寧駐劄方足以資控制彈壓至西安已有將軍都統似可無
須再駐提督等語此事亟著阿桂李侍堯於善後事宜案內一
并詳悉妥議具奏
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此案用舊教而除新教最為
吃緊關鍵蓋舊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習慣性成今欲
去之勢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嘗非異端亦勢不能盡使為民也
而新教則如白蓮等邪教平日雖亦拜佛念經而惑衆滋事其
名目斷不可留將來辦理之法首先分別新舊名色即其中有
已歸新教而仍自認為舊教者是尚知畏罪避禍查辦時亦只

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所謂法外之仁不得不網開一面也至
逆犯等家屬將來俱應問擬緣坐前經降旨即就近發往伊犂
之厄魯特索倫察哈爾等兵丁為奴但思此等緣坐之犯既非
善類新疆地方亦不可不防其復行煽誘與若改發雲貴等省
極邊煙瘴之地較為得宜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於完案時遵照
辦理再聞固內賊營逃回一帶缺兵把守山路叢雜將來勦捕
賊匪於勢窮力蹙時或致竄逸藏匿不但得以倖逃顯戮並恐
事定後又復潛出惑衆均未可知且聞賊人有將來事急欲投
黃河之供或竟自焚自戕皆所不免總之阿桂等若能生擒首
犯固為盡善即或一時不能生獲而查檢首惡屍身舊教回人
俱能認識如王倫之自行燒斃確屍可認亦未嘗不可了事斷
不可拘泥必欲生擒之見轉致賊人乘間逃逸阿桂等於勦滅
賊匪時尤當相機辦理毋使一名漏網再和珅奏陝西毘連四
省形勢最為扼要而現在西安駐防滿兵未免稍單且詢之伍
彌泰據稱現有從前裁缺兵房空閒甚多若添撥駐防兵數千
亦易安插等語阿桂於辦理善後事宜亦即將西安應添駐滿
兵若干之處會同該將軍悉心籌酌奏請旅往

丙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前王廷贊有奏繳積存廉俸
銀四萬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
計充裕甘省地方本為瘠薄而藩司何以愈得美缺若云有嘗
私貪黷之事何以王廷贊在任多年並無聲名不好之處即從
前王亶望在甘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致勒索屬員以肥己橐
但王亶望於捐辦浙省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五十萬兩之
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厚貲當即在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肅
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
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省城即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
部報捐者亦未嘗不收盈餘若甘省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
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遠省捐監並稱較部捐便宜其故
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而本色又如何多得
盈餘其中情節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王廷贊
因何家道充餘是否即於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或另有巧取
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臣等謹案甘省收捐監穀原為邊疆積貯遇有歉收可以
賑濟貧民無需撥帑如果實收實發經理得宜於民生自
有裨益乃為大吏者竟敢上下通同違例折收銀兩減價
多捐虛報穀數甚至捏稱災賑侵欺飽橐其玩民歌法恣
意侵冒竟成牢不可破之勢我
皇上聖明洞察以甘省地本瘠薄而王亶望等何以各擁厚貲所
有私收折色諸弊當未經敗露之先
睿慮所及已一一炳燭無遺臣阿桂等凜遵
指示悉心確查遂使歷年積弊一旦破除從此吏治肅清民沾實
惠
聖天子坐照如神彼貪蠹隱私實無纖毫之能遁也已

戊戌阿桂奏言官兵自十三日與賊接仗後本欲俟屯練兵到四路進攻以期一舉殲滅惟是賊匪勢雖窮蹙仍作鴟張竟敢於十四日下華林山至猪數土兵安卡處滋擾及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馬兵數十名馳至山坳土兵知有侍衛奮身趕救殺人賊始竄歸巢穴其狡譎實屬可惡且接文綬來咨頭二起屯練於五月初六初八等日自雅州起程二十五六方抵蘭州等語臣等再四籌畫於十八日派海蘭察同那木札勒彰霞明山阿蘭保及阿拉山公多爾濟巴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山馬兵由龍尾山遶過繞至華林山西南潛行埋伏額森特明亮同烏爾袞阿福等阿爾都哈當阿等步行帶領滿漢番勇兵分為三路在水磨溝內埋伏派舒亮帶

四十六年五月

領土司楊宗曾帶兵在華林山後埋伏伍彌泰舒古泰旺親班巴爾烏爾圖納遜仁和馬彪三德等仍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接應堵截臣阿桂臣李侍堯在後督率策應於是日寅刻先令老教土兵由華林山前攔壓賊營賊於濠牆之外安設卡柵數重拉鎗抗架土兵時前時却至巳刻佯作敗退之狀果有賊數百人出柵追壓海蘭察等帶領侍衛章京由溝中奮勇衝出截為兩段兩上鎗箭齊發阿拉山兵用長矛隨後刺殺其被截之賊殲戮殆盡而未被截住之賊稍退復回與我兵一處攪殺及被殲甚多始竄歸卡柵在濠牆內俯藏放鎗拒御額森特明亮等亦從溝內覓路上攛無如濠砌陡峻賊人先已預防鎗勢甚急不能立即攻營而入直至未時我兵雖屢次前撲賊終藏匿不出因將官兵徐徐撤回查此次除鎗砲擊斃賊人不計外約殺賊六七十名侍衛拉森保放鎗打死將為賊目臣等恐賊匪計圖竄逸連夜派精細之人於賊營左近偵探並預行派定官兵一有信息海蘭察等立即帶兵要截本日早據報賊營尚無動作此次侍衛內哲森保綵滿統阿阿祥保亮臣保及守備馬得俱帶有鎗箭等傷尚無妨礙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甘肅一省實因地廣兵單以致奸人暗生覬覦釀成事端若能多添官兵數千時常操演實為思患預防之計其應於何處添駐及將化鹿兵否省須大員詳履之處俟勦賊完竣臣等於善後事宜案內悉心籌畫經理另行妥議具奏均奉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本日阿桂奏勦賊情形一摺賊匪勢已窮蹙尚敢潛出滋擾實屬可恨看此光景賊人自知指日就擒眾心渙散意圖分路竄逸恐官兵防守嚴密是以先行下山滋擾故為鴟張行徑以便乘勢竄遁之際從後路竄出即從前有事急欲投黃河自盡及設誓死守之供恐亦係虛言故布使我兵不行準備便可乘間脫逃此則阿桂等最應留心稽查者前聞進剿圍內賊營之西一帶山勢重疊恐其中小路甚多而所安設官兵尚未能十分嚴密使賊匪即從該處奔竄衝逸綠營官兵未必能悉力堵禦若改換衣帽分散潛逃又恐搜緝不能淨盡惟在先事預防使一名不致漏網為妥至賊人雖已窮蹙情形但亦不可輕視即川省屯練兵二十五六等日到蘭為期已近然尤宜持重整頓兵力使一鼓盡殲方為妥善再此次侍衛哲森保趕殺賊匪奪回馬匹可嘉且又受有鎗

傲著阿桂查明該侍衛現係何等職銜即奏明加一等陞用以
示獎勵其餘實條各員並著遴一照例獎賞至添設官兵一事
亦據和珅面奏數千尚屬不敷即添至一二萬亦無不可現已
交部查辦矣。
同日阿桂又奏言賊匪佔踞山梁雖屬崖磡陡峻其地勢較
兩金川嘗大相懸絶誠如
聖諭。查有金川能逃兵而此處賊匪反不能剿捕之理惟是現在
簡選之滿漢官兵尚非敘戰好手不得不稍俟屯練兵到四
路齊進以期一舉殄滅至我兵數次攻勦俱下龍尾山過水
磨溝上華林山方能直壓賊營山徑路窄止容一人一騎魚
貫上下賊於溝磡兩旁及壕內拋放鳥鎗守可暗傷官兵是
以未能即時勦滅又華林山前我兵打仗處所並無水泉其
華林山後賊人佔踞之處下臨黃河汲取甚便臣初到蘭州
時即與海蘭察等籌計欲分兵佔守杜其飲汲之源則不數
日間賊即不戰自亂但華林山後河岸甚窄賊不能駐劄多
兵且賊人居高臨下擲石纍拋我兵難以存住若在對河放
鎗砲不能及是以止可多派兵丁在隔岸嚴密堵截而不能
斷其水道坐令困斃奏入報
聞
閏五月癸卯阿桂李侍堯奏言查蘇四十三等肆逆兵撒拉
爾各莊新教逆回起事者皆其死黨且據佔河州圍逼省城
自知罪大惡極無可解免即洪濟橋唐家川等六處黨惡從
逆隨至蘭州者亦自知罪在不赦是以立誓死守難於解散
臣阿桂與和珅於五月初間亦曾令撒拉爾倡教回人縛滿
回字曉諭脅從賊黨令其擒獻賊首尚可免死於賊營附近
一帶揷立布旗分散曉示亦如治病偏方姑為嘗試今奉
諭旨。
臣等復派令倡教撒拉爾回人前往賊卡相近處大聲曉諭
以現在天兵齊集帶兵將軍等從前曾經掃蕩兩路回城數
十處爾等不過數百人據彈丸之地何難立時勦除所以數
日內不即進攻者因仰體
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忍爾等脅從諸人同受勦戮若能將賊首及
大頭目擒獻尚可不至於死如再執迷大兵一進不分首從
俱行勦洗諭畢賊匪頭目指麾齊喊似不欲兵事明就闊老
教回人復行宣諭一次賊黨俯懇求寬宥前給者札難放生
致首逆之一法總不若俟屯練兵到四路進攻一舉勦滅無
餘方足以奮兵威而揚士氣至保安四屯土兵及鐵部番兵
四十六年閏五月
已陸續調到數百名看來亦不及屯練降番迅捷此等土兵
即係番人向屬土司與撒拉爾逆回積類各別保安四屯在
循化附近其鐵部番兵屬洮州土司楊業該土司現派頭
人帶兵打仗最為恭順惟鐵部與松潘侯垓程站頗遠一時
不能到齊其未起身者業已傳其調撥所有該二處土兵與
逆賊並往來援之要道會寧及為賊黨紙逼渡之唐家川六
處回民相去遠近並非同教
癸卯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據賊匪肆逆以來循化河州等處
及各州縣陸續擒獲黨惡要犯並附從賊犯又搜拏逆賊家
屬共七百餘名口除因傷身故及在監病斃外尚有六百餘
名口臣阿桂到蘭州後即飛飭各州縣將已經起解各犯分起
當解到省派爾會同按察使福寧嚴密逼問謀逆各確情將

要犯成、留解審、其無關緊要各犯審明後即行正法、至循化、河州、西寧各處監禁逆犯尚多、臣等揀其供詞內情節緊要者、提省審辦、其餘從賊各犯、即檄飭該州縣會同營員監視正法、將來擒獲首逆蘇四十三並為逆匪出力主謀之大頭目等、即派員解京訊問、其隨同抗拒及為賊嚮導甘心從逆者、等提審明後、亦即予駢誅、以昭國憲、至現在各處監禁之家屬婦女幼孩數百口、統俟勦賊完竣、遵

旨就近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索倫察哈爾等兵丁為奴、以省長途解送之煩。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遵

旨詢問王廷贊、據稱、三月二十七日午刻、賊眾聚集西城門下、索討馬明心見面、稱係伊教主等語、因調馬明心經總督咨飭安定縣知縣黃道煚等解來省、廷贊隨令皋蘭縣知縣蔣全迪帶馬明心上城、前赴垛口、賊眾一見、皆跪呼經主、知其為眾內起事首犯無疑、廷贊正欲交皋蘭縣嚴加看守、而賊眾因不將馬明心放給、大肆猖獗、將月城門燒燬、復將有二人隨從馬明心上城、問係隨來服侍之人、廷贊欲令馬明心對眾止賊、諭以靜候稟明總督批解、馬明心以不能書寫、不肯對眾、故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其時賊勢兇惡、已進逼大城門下、冀可暫緩賊勢、是以即將二人縋下城去、賊匪並未依從、益加攻撲、廷贊一面飭傳皋蘭縣速將馬明心正法、一面督率兵民盡力抵拒、銷石並架礮轟斃多人、賊始敗退、此在城文武官弁所共見者、但以倉猝之際、未能詳細陳奏、實係王廷贊之罪、只求

皇上從重懲治等語、再臣到蘭州後、即聞王廷贊有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于賊之語、未及查訪確實、頃復查飭安定縣黃道煚詳查稟覆、據稱、馬明心從前解省時、跟隨之人一係表姪張懷德、臨洮縣回民、一係表姪婿張漢、安定縣回民、在省一同管押、看守犯之子、並未隨同赴省等語、合並聲明、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閱阿桂等奏到供單內據賈成供、供有賊人因西寧糧草最多、今其前往搶截、虛實之語、賊匪自知計窮勢蹙、尤恐餓而走險、乘間竄逸、斷不肯束手就縛、西寧一帶山多地曠、兼糧草富足、尤不可不加意防範、若賊人眾糾結隊奔路衝逸、尤屬不成事體、著傳諭阿桂等、逆匪首犯若能設法生擒固為盡善、倘一時不能擒獲、即設鎗礮轟斃亦無不可、至或自焚自戕、得有確屍、亦可完事、斷不可令其乘機兔脫、以致別滋事端、又阿桂等前奏賊人所搶糧草僅能支給月餘、今又聞數日自己闖竄賊人、又從何處得有接濟、恐仍有潛出搶掠及附近匪徒暗為運送之事、著阿桂等嚴密防備、毋使賊中接濟得以苟延殘喘、至逆犯家屬將來辦理時、其婦女幼孩不可合為一處、所有婦女仍發厄魯特等處為奴、其男丁雖幼孩、改發雲貴烟瘴地方、著阿桂等於勦賊完竣後分別遵照辦理、又阿桂等另摺奏詢據王廷贊稱、賊人索討馬明心時、王廷贊令馬明心為眾止賊、馬明心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退散、王廷贊隨差此二人縋城前往、送信暫緩賊勢等語、王廷贊本係文職、或因一時賊勢猖獗、計無所施、將此二人放出、為一時緩兵之計、尚近情理、今據稱因聽馬明心之言、始將二人縋城前

往來為巧辯不肯伏辜擬該二犯時阿桂等當嚴行詰訊傲夜
根究毋得稍稍了事
癸卯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唐家川即在洪濟橋該處回民
多從蘇四十三等新教潛通交結並致察機偷渡賊匪前經
老教回民首告兵等搜獲賊黨七十餘名在河州監禁臣等核其
所供首前將緊要人犯提省審辦餘於該處正法者現有三
十四名是唐家川從賊除隨同賊首佔據山梁外其在原處
居住俱係擊殺正法即有餘孽亦屬無多伙勦賊完竣起兵
撤嚴整之時派明幹大員帶兵前往無難查辦至所擊賊犯
馬俊才係在白塔山家為夥亦兵民擊獲已派員解京馬應
濁一犯係安定縣知縣劉道奐擊獲已因病重正法至舊教
新教雖居一處之故緣伊等所念同經本同不過有小聲大
聲之異地方官無從辨別且有父子兄弟而各分新舊教者
推因兩教互相譏毀是以起衅滋事亦再其兩教彼此結怨
是以新教從回易於擊獲無處寬縱經此番懲創之後回民
斷不敢復習新教趁此立法嚴禁自可斷絕新教名目俟臣
等於辦理善後事宜奏內妥酌熟籌設法革除以為永遠安
輯之計其馬應高供出同夥之韓八十等四人臣阿桂於前
縣稟報擊獲馬應高時即飛飭該縣添派兵役速往內官營
一帶山溝搜捕嗣據該縣稟稱各處搜查並無蹤跡是馬應
高供詞不可盡信所有韓八十等四名仍令各處嚴緝務獲
並俟擊獲正賊再行審究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欽奉
諭旨查甘省收捐監穀有無弊竇及應否停止之處據實奏聞等
因仰見
皇上坐照如神無微不燭查甘肅收捐監糧事例於乾隆三十一
年奉
旨以漸收折色者多於積貯留穀無裨
特飭停止嗣於三十七年調任總督文綬
奏稱新疆兩需本齊一帶支放日與年穀隴成庫報收多而往
汲飭運者甚少若非預籌收貯不免有穀賤傷農之虞請照
舊例准各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以裕積備經戶部議准奏
允行而三十九年原任總督勒爾謹即
奏請甘省各處仍復捐監舊例以省勝解之煩亦經部覆准行
在案此甘省捐監其停止之故實因杜絕弊源其停而復開
則欲籍捐輸而查實並也臣等伏思捐監一事如果地方大
吏經理妥善原於倉項儲備均屬有益若辦理不善則收捐
州為利藪糧穀亦屬虛文包攬之徒得以因緣為奸而僉選
之吏往且從而染指非惟有名無實甚至百弊叢生臣阿桂
自到蘭州留心體察從前所捐折色包捐諸弊皆難保其必
無至臣李侍堯蒙
恩授以陝甘總督重任監糧一事通省利弊攸關何敢不盡心查
辦惟是甘省幅員寥闊各州縣貯常平倉糧監糧共二百
五十餘萬石未必如數無虧非半年數月驗察難周而事關
通省官吏亦不得不慎重辦理俟臣等悉心體訪有無弊竇
虧缺於臣阿桂起身前再行據實具奏入報
聞

同日

上

諭內閣曰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請罪一摺勒
爾謹于逆回爭立新教從未奏聞辦理以致養癰貽患又不能
相度機宜速行勦滅擬以斬決自屬罪所應得但其平日居官
尚無貪黷枉法款蹟即辦理此案舍糊觀望坐失事機實伊庸
弱無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覺察易置咎不能不
引為已過勒爾謹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臣等謹案封疆大臣職司綏守遇事則弭亂未形有事即
相機速辦若起事之初既不能預杜漸反致養癰貽患
又復觀望遷延束手無措如勒爾謹之貽誤地方自應按
律定罪明正刑章乃蒙

聖慈曲諒歸以此案係事實由庸弱無能所致且平日未有貪婪
贓款權其輕重改為監候迨至甘肅折捐冒賑案發之時
其罪仍不少貸我

皇上寬嚴折衷至公至當何一非鑑空衡平者乎

戊申阿桂奏言前據四川總督文綬咨稱派令副將李天佑
帶領屯練兵丁於五月初六初八日分起起程二十五六可
至蘭州等語臣查李天佑帶領屯兵由維州至松潘程站本
近原可三日即到其自松潘至蘭州路程雖有二十餘站內
十三站僅五六十里及六七十里若併站攢行又可早到五
六日計其頭二起兵原可於二十三日以前皆到乃竟杳無
音信經節次嚴催頭起屯練四百八十名於二十九日甫到
始抵蘭州其李天佑所帶二起屯練尚無確信玩延至此若
不嚴參示儆何以明軍律而肅戎行應請

旨將四川維州協副將李天佑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
罪所有分帶屯練之都司汪啟守備關聯陞張占魁等俱係
從李天佑管領姑免覆議奏入奉

硃批上諭曰彼固有罪革職令與軍前效力贖罪若再不奮勉即
於軍前正法可也

同日阿桂李侍堯奏言黃河船隻被賊燒燬後連奉

諭旨此時且毋庸搭橋以防賊人偷渡查金城關一帶現已派
多兵晝夜防範無庸濟渡惟前日有自賊營脫回之老教王
兵三名據稱蘇四十三向伊嘅歎搖首判王忠時隨伊北走
兄後即得好處之語又有言供稱臣思賊營之北緊臨黃河既
有此言將來勢窮計蹙希圖跳入黃河偷逃難保亦未可定
因分地方官預備船隻搭造浮橋並於河邊安設卡柵派副
將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守又令多備皮筏之類以备設卡攔
以防逃竄時捕取活賊及屍身以正國法惟因屯練兵丁久
無音信本擬於二十八日大舉勦賊朝聞屯兵於月內可到
不如稍俟以圖計出萬全但思該兵丁等跋涉幾三千里必
須休息數日方能鼓勇殺賊而自十八日以後未經派兵進
勦不能忘其近日情形因於二十六日派侍衛遜吉圖等二
十餘騎至賊營之西山嶺上察看情勢佯為進兵誘賊賊匪
退避觀望不敢出迎又於二十八日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
任瑞奉齊古春寧額仁和等酌帶滿漢兵在龍尾山尋向賊
營架礮轟打使賊不得休息其挑出金勇官兵俱未派往今
得有養銳蓄威時我兵打至數十繳多有中其帳房人馬者
賊匪窘迫又見官兵尚少即有賊人數百下華林山逼近於

勦遂被傷，舊回衛究而上，皆為我兵銃鎗擊斃，其稍近前之賊，又被侍衛章京奮勇追殺，賊即紛紛竄歸。示滿我兵本不欲深入，故未追趕，因於申時撤回。賊匪被鎗礮打死者頗多，沿溝俱有血跡。此次核計殺傷賊匪約數十名，我兵陣亡三名，帶傷十餘名。本日續起屯練兵已抵蘭州，俟二起到時，令其休息數日，即赶期大舉四路進攻。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馬明心正法後，至今兩月有餘。如果該犯黨羽甚多，聞知馬明心被殺，不肯甘心，則於賊匪攻圍蘭州時，安定縣城無兵防守，自必乘虛蠢動，豈能安堵如常？乃自逆回起事以來，該處回民甚屬寧靜，驛使往來及運送火藥炮鉛絡繹，毫無他故，而會寧尤安貼，未聞別有浮言。見馬僕才所供賊匪是人往安定會寧等處求援一語，未必非搖惑人心之詞。臣等於安定等處早已派兵彈壓巡飭，該縣時刻稽查防範，俟勦賊完竣，派明幹大員於陝省官兵撤歸大營之便，將馬明心家屬黨羽訪查確實，照倡立邪教之例，按名拏獲，嚴行辦理。至新教即係邪教，但訊據賊黨稱馬明心自二十六年從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聲念經。蓋緣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經即係高聲大念，臣阿桂所素知者。至內地回民之小聲默念，或於唐朝初入中國時，為人姍笑，因改為默念。而馬明心自口外回家，遂以為在西域得有真傳，將相傳習其書經本一樣，而愚民厭故喜新，俱為煽惑，隨教者甚多。地方官又因其本屬一教，無從辨別，異同未經查習，是以甘肅一省，皋蘭、狄道、河州、鞏昌、安定、會寧、金縣、渭源、秦州、固原、西寧、平涼、靈州、伏羌、涼州、肅州、循化廳等處數十州縣回民甚多，新舊雜處。臣阿桂與和珅先後到蘭，恐各新教回民心懷疑懼，或為逆匪煽惑，特出示曉諭，令各安本業，其未經從逆者，決不波累，以安眾心。查回民宗奉新教，不過以能得好處之言，彼此煽誘。今見倡立新教之馬明心已身正刑誅，家屬緣坐，興起新教之蘇四十三等俱遭職戮，而洪濟橋、唐家川從逆新教又殺戮無遺，其餘各處新教有與馬明心、蘇四十三往來勾結者，雖逃顯戮，回民雖愚，亦知禍福，斷不肯復習新教。自後雖經臣等於辦理善後事宜奏內，立法嚴禁，飭令各屬將新教所起禮拜寺概行拆燬，革去新教阿渾等教名目，如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一經查出，照邪教律從重辦理，並就諭舊教回民隨時覺察，一有萌蘖，即首告指拏。如此立法稽查，則新教自然淨盡，可以杜禍源而靖邊陲。至原任甘肅藩司王廷贊已飭令於閏五月初一日起身赴京，其辦理錯謬之處，實難辭咎，除伊奏請情願捐銀四萬兩進旨作為軍營犒賞兵丁之項外，此後凡軍營一切賞需俱着落該司名下，儘數捐出歸欵。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等奏到，審出逆匪情勢，日見窘蹙，已緣兵到齊後，自可赶期勦滅。但兵丁跋涉遠來，自應休息數日，以期一舉集事。至蘇四十三事急求逃之語，恐係故為揚言，以為向西奔竄之計。蓋回人向以西方為正，而稱內地之以南為正。前聞和珅所攜之圍賊營向西一帶亂山叢雜，路徑甚多，阿桂等務宜加意防守，實力堵禦，勿使一人乘間免脫，方為妥善。至所稱馬明心正法後，安定一帶回民安堵如

常止無姦動形跡所奏固是但馬明心等獲罪遂誅緣四十三
尚未攻圍蘭州該處回民自不敢遽行姦動是馬明心正法後
官兵即陸續查拏馬明心家屬黨羽即使得信亦未敢肆行不
法然馬明心究係傳教首犯該處一帶回民平日素與交結者
不可不留心訪察辦理至其家屬應緣坐者尤應嚴行查辦務
使根株悉絕不可存姑息完事之見又據奏甘肅新舊教回民
雜處之各州縣不下數十處然俟事竣後立法查辦革去名目
等語誠可如此辦理但如唐家川洪濟橋等處從逆回民必勦
洗不可不盡斷勿稍存姑息以致養癰貽患

欽定蘭州紀畧卷九

甲寅阿桂李侍堯奏言川省頭二起屯練兵於五月二十九
及閏五月初一日先後到蘭臣等思該兵丁等跋涉幾三千
里必須休息數日方能鼓勇殺賊而賊匪盤踞既久防禦甚
周尅期大舉尤須計出萬全以圖一鼓殲滅此數日內本不
欲派兵進勦但屯兵初到蘭州於華林山形勢及進兵路徑
打仗情形無由知悉必須預令得知而屯練兵丁亦踴躍報
効因於閏五月初三日派海蘭察明亮同那木札勒鵰明山
阿蘭保及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山
馬兵川省屯練兵由龍尾山過溝繞至華林山西南斜撲賊
卡派舒亮恰當阿三德奎斐英阿福寧帶領滿漢奮勇兵過
溝由華林山南直壓賊卡額森特帶兵在龍尾山坡俟有可
四十六年閏五月
乘之機即分路督率繼進伍彌泰谷吉齋旺親班巴爾烏爾
圖納進仁和馬彪羅江韓等仍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
接應堵截並架礮向賊營轟打是日寅刻齊至華林山賊匪
已將前此進攻之路砍斷並多掘坑塹令我兵馬不能馳驟
海蘭察等帶領屯練兵曲折繞進相近賊卡賊匪仍於卡內
放鎗抵禦不敢出迎惟時屯練兵即奮勇撲進直至卡邊賊
匪見事勢已急即有數百賊出卡拚死抗拒屯練兵棄鎗短
接刀砍矛戳戳斃甚多賊始退回我兵乘勢撲壓賊匪又復
出拒如此三次賊匪被殺更多始竄歸卡桐在溝壕內潛藏
放鎗抵死不出此次本不過令屯練兵畧知路徑情形尚非
大舉至未刻即將兩路官兵徐徐撤回查此次除鎗礮殺死
賊人不計數外其三次攬戰約斃賊六七十名官兵屯練陣

亡者十二名副將保興都司色王保守備嗣聯陞阿拉山三
等台吉諾依多普參領達克巴俱帶有鎗傷尚屬無妨臣查
賊匪能打仗者不過數百人現在滿漢屯土官兵已有萬餘
任其盤踞死守苟延殘喘實非意計所及現在川省降番已
到更無可待臣等公同籌畫即於初九初十兩日內剋期大
舉四路進攻務將逆匪勦除淨盡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賊匪勢已窮蹙臣等時刻留心
慮其竄逸所有防守後路各將備屢經嚴飭曉諭令晝夜防
範嚴密稽查至賊營之北緊臨黃河不但對岸金城關駐兵
嚴防並於南岸船橋處所亦新立卡栅派兵二百名駐守其
迤西一帶因欲於大舉時派兵從此路進攻故尚未安設多
兵該處雖山勢重疊路徑叢雜迤西總有兆河為限不能越
過沿河共濟橋一帶有兵八百餘名迤南之沙尼站又有兵
九百名防守賊匪即使結隊乘馬衝逸一至河邊不能不下
馬覓渡無難勦擒若改換衣帽分散潛逃則撒拉爾逆回類
髮截短言語不同易於識認且有舊教指引不患不搜捕淨
盡臣等仍加意稽查先事准備以期殲戮無遺至馬明心為
新教之首其家屬黨羽事發後自當照倡立邪教之例按名
查拏嚴辦其伏羌縣為馬明心斂錢之回民如果屬實亦當
一併查辦此外向從新教者只可於辦理善後事宜酌法嚴
禁其送首蘇四十三又助惡頭目韓一的巴拉等所有家屬
當概予駢誅兵餘各犯家口即遵
旨改發雲南普洱廣西百色等處極邊烟瘴之地以淨根株均奏
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前已屢次傳諭阿桂以賊營
迤西一帶山徑叢雜小路甚多尤須留心防範卹賊伊勢窮計
蹙竟爾自焚自戕必當檢驗屍身確有憑據方為完事此尤辦
理之最要者至馬明心之家屬黨羽自當按名查拏嚴行辦理
其伏羌縣為馬明心斂錢之回民如果查明屬實亦必須一併
嚴辦不可稍事姑息阿桂李侍堯務須妥協經理以期永靖邊
陲
同日
上諭內閣曰此次調赴甘省勦捕逆回之四川屯練降番土兵甚
屬勇往出力著加恩於甘省藩庫內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
勵
同日阿桂李侍堯奏言烏嚕木齊提督喬照過蘭泰見據稱
在京
陛見時曾面求即在蘭州帶兵効力
上以勦賊事務將竣屯田緊要未蒙
俞允現當剋期進勦情願自甘帶兵等語查喬照年已七十餘歲
從前亦未經歷行陣無需伊在此帶兵打仗惟閱該提督在
甘年久於陝甘兩省營伍情形最為熟悉現在遵
旨增添兵數其何處地方緊要何處控制番回臣阿桂雖經過甘
省數次不過畧知梗概而臣李侍堯則更係初到無由深悉
應請將喬照暫留二三十日臣等詳詢一切公同熟商俟辦
有就緒再令往烏嚕木齊任事至建昌鎮總兵鄂輝於閏五
月初二日抵蘭現在隨同帶兵打仗奏入報
聞

同日李侍堯又奏言現在調集滿漢官兵及土練屯練會勦
逆匪一應供支俱應寬為籌備臣抵省以來查核軍糈頗為
充裕尚有陸續報運者計算儘數儲備至所需銀款仰蒙
皇上勅部發帑一百八十萬兩併甘備用臣抵任後詢據布政使
福崧稟稱前督臣勒爾謹先經撥令前任藩司王廷贊節次
動撥司庫五十二萬四百兩零分發各州縣以應急需其東
路州縣卽於陝省解甘兵餉內截留應用銀二十二萬三千
兩統計已共發銀七十四萬三千四百兩零勒爾謹因軍務
倥偬未及
奏明臣現在督飭承辦官員將前項給發銀兩動支款項覈實
具報俟卽日軍務告竣分晰應否准銷按款造冊具
題照例據實核銷奏入報
聞
己未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於初九日令海蘭察額森特明
亮同鄂木扎明山泰斐英阿福寧哈當阿鄂輝阿拉山公多
爾濟色布坦帶領侍衛章京阿拉山馬兵川省屯練及延綏
固原綠營兵共三千餘名由龍尾山過溝繞至華林山西斜
撲賊營派舒亮薩炳阿彰靄三德帶領滿漢兵一千七百餘
名由龍尾山過溝從華林山南直壓賊卡派馬彪仁和阿蘭
保阿爾都帶領綠營兵二千名及舊教土兵由華林山東分
路上撲賊營派羅江額額爾恒額帶領土司楊宗業所屬番
兵由華林山後攻撲賊營羅卜藏多爾濟伍彌泰恭古賚旺
觀班巴爾烏爾圖納遜仍率領滿漢官兵佔龍尾山梁接應
堵截臣阿桂臣李侍堯在後督催策應予刻先後發兵寅刻
齊至華林山梁整飭各隊惟時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領西
南兩路官兵由華林山直撲賊卡卽將賊匪所立卡子四座
盡行搶得直至大卡邊奮勇攻撲賊匪於卡邊刨挖深溝一
道潛藏溝內放鎗拋擲鎗勢甚急未能撲進而賊匪見我兵
直至大卡惟恐一失卽不能存立遂傾穴出迎拚死衝壓海
蘭察等因壕邊坑坎甚多不能馳騁卽棄馬同衆兵步行鎗
箭齊發殲戮甚多賊人稍退復回希圖撲壓如此數次始竄
歸卡柵在溝壕內潛放鳥鎗我兵乘勢上撲不能得手而華
林山之西亦有立嶺數道兩旁溝壕甚多無路可上其騎馬
彪仁和等帶領綠營及老教兵從東邊溝內覓路奮力上撲
無奈崖磡陡峻而賊人向下施打鎗石我兵多有損傷不能
立卽砍營而入至華林山之後賊匪又已預備番兵拏拔而
上俱為鎗石所中滾下山坡自寅至未我兵作氣何啻三鼓
若令久駐反恐無益臣等因將各路官兵徐徐撤回此次打
仗殺賊百餘名而官兵直至卡邊撲壓及攀躋仰攻未免損
折稍多陣亡三等侍衛齊勒泰一員把總三員滿漢屯土番
兵共七十六名查此次厚集兵力四路進攻滿擬一舉殲滅
又因賊匪負固死守未能集事臣等實深愧憤焦急現在悉
心籌畫另圖計取之策仰仗
聖主天威必能一鼓勦除設或仍前阻住現在將屆麥熟賊匪必
思就近刈取以充糧食卽於賊營近西趕緊安設數營嚴密
圍困晝夜防範先令賊人無路覓食不戰自亂可以乘勢殲
除斷不至耽延時日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接奉

上
諭據賊人賈成伏供有賊因西寧糧草最多令其前往探聽之
語不可不加意防範且查賈成伏係三月十三日在西寧盤獲
嗣經解省訊據該犯供稱三月二十六日晚間蘇四十三因
聞西寧客商買賣人家糧草最多令其前往探聽虛實三十
日行至平伸驛地方即被兵役拏獲等語計彼時正值賊人
初至蘭州勢方猖獗各路官兵尚未到齊是以蘇四十三敢
令賈成伏前往探聽希圖搶掠糧草目下賊勢窮蹙各處俱
安兵防範斷不能復至彼處滋擾至賊人雖拚死抗拒實不
過釜底游魂現在惟有多方籌畫俾早就生擒即令自焚自
戕以及跳河致斃亦必盡心設法求其屍身確據必不令乘
間兔脫致別生事端其所有糧草尚係從前搶掠所得且阿
桂初到甘省時賊人猶潛出滋擾民間有被其搶掠前來報
禀者近日以來並無禀報搶去糧食等物之事而賊營附近
居民地方均已差人曉諭搬移賊人無從搶劫況沙井驛阿
干鎮一帶皆有兵防守稽查嚴密即有附近匪徒亦不敢暗
為運送接濟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日內盼望捷音甚為懸切及
披覽阿桂奏此次進勦又未能即刻擒獲殊增憤懣看來逆匪
拚死抗拒頗為兇悍阿桂另摺所云賊窮蹙竟不可輕為此語
且此次官兵打仗不可謂不盡力而仍未能一舉殲擒尤須慎
重籌畫計出萬全不宜再多傷兵力阿桂所稱嚴密圍困使之
無路覓食不戰自亂自應如此辦理但防範倍須嚴密務使聲
息不通至所稱賊人糧草尚係從前搶掠所得朕以為必無此
理據前奏賊匪尚有一月糧食今賊匪佔據山梁已及二月即
和珅回程以來又幾五十日若僅係前此搶掠之糧安能供給
如許之久恐仍不免潛出搶劫并或有人為之接濟朕始終以
此為疑即火藥一項前據奏賊人止存二十馱藏在營內地壕
裏若果如此則目下亦將用盡何致尚稱鎗勢甚緊即賊人箭
枝亦應用完何以尚有受箭傷之人是阿桂所稱附近匪徒不
敢暗為運送者亦未必然惟當加緊防範不使復有劫掠接濟
之事而通西一帶尤宜防其逃竄并潛通消息為要
同日阿桂又奏言此次與賊匪打仗海蘭察左脇下受鳥鎗
傷箭傷各一處仍照舊領兵舒亮左肘下受箭傷一處即拔
去箭用手巾包裹仍領兵打仗薩炳阿心坎旁受箭傷一處
鄂輝左腿受鳥鎗傷一處鎗子打入腿內割開取出俱屬無
妨奏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奏海蘭察舒亮薩炳
阿鄂輝勦賊時各受鎗箭傷深堪嘉憫著加恩各賞大荷包一
對小荷包二對鄂輝被鎗子打入左腿已經取出實為奮勇著
賞給巴圖魯名號並各賞銀一百兩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甘省自逆回滋事以來節次調派
土兵隨同進勦所有莊浪土司魯璠傳教土司韓垣業經蒙
恩賞戴花翎並加等給予頂帶此外有兆州土司楊宗業因年尚
幼係母楊馬氏護理土務派令頭目帶領番兵一千餘名至
蘭州軍營從征並於各後路派令協同防守將屆兩月屢次
打仗並捐備馬匹器械等項陸續往軍營運送甚屬踴躍急
公又寄信伊頭目等令其奮勇報効殊為可嘉查該土司始
祖由明初世襲洮州指揮僉事其六世祖楊朝棟於康熙初

年從征吳逆有功
特授洮州協副將並給騎都尉世職准襲三次該土司楊宗業現
已年屆襲職之期臣查甘省西南一帶番回錯處各屬土司
有三十餘員令楊宗業奮勉出力若蒙
恩旨嘉獎則衆土司各知鼓勵於綏靖撫馭機宜亦屬有益該土
司現襲指揮僉事係正四品可否照魯璠韓煜之例請
旨賞戴花翎並加等
賞給頂帶以示獎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阿桂等奏洮州四品土司楊宗業及令頭目帶領
番兵一千餘名至蘭州軍營屢次從征打仗甚屬奮勇出力等
語楊宗業著照土司魯璠韓煜之例一體加恩賞給三品頂帶
併戴用花翎仍各賞大緞二疋以示獎勵
庚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昨據阿桂奏此次官兵打仗
出力而勦虎尚未蕆事朕心實為廑念阿桂摺內亦稱甚屬焦
急但此事現止阿桂一人督辦非如征勦兩金川尚有參贊之
人務須持以鎮靜方可悉心籌辦不可過於焦急至李侍堯與
阿桂係同辦一事尤須善為勸慰諸事盡心贊助以期妥協不
可以軍旅地方之事稍存岐視再海蘭察舒亮薩炳阿鄂輝等
此次打仗奮勇受有鎗箭傷昨已俱加恩賞阿桂尤須加意撫
慰其帶兵員弁及滿漢官兵出力受傷者已俱酌量加恩此際
自宜稍令休息不可過於督責即川省屯練等跋涉遠來臨陣
時又能奮勇出力昨已加恩賞給一月錢糧所有此次打仗受
傷者均須一體加以拊循使之感奮用命至此時辦理關鍵總
在各路堵截斷賊口糧不使搶掠供食而防守嚴密勿令乘間
竄逸尤為最要之事現在已屆麥熟之時昨阿桂奏賊人必思
就近割取朕意逆匪如果出卡割搶即可乘勢殺至民間新麥
或令官為買取刈割使不為賊人所得其應如何酌辦之處著
阿桂李侍堯妥為籌辦務令賊匪坐困乏食即可不戰自斃再
聞賊人夜間並無防範若令海蘭察等帶領屯練降番等銜枚
前進潛劫賊營可以使其擾亂若即酌量辦理至朕於甘肅百
姓每歲發帑養贍恩施優渥而此等番回平日既無差科又非
若金川必欲取之以絕後患者可比何致作逆若此揆之天理
人情實出意計之外或者向來地方官有所擾累若輩乎不然
何以致此也昨得奏後終夜反覆思之實為憤懣想阿桂亦同
深痛恨惟期妥協速行籌畫早為蕆事以慰懸望
臣等謹按甘肅逆賊仰蒙
皇上愛養生全不惜帑金歲加賑卹尤之他省尤為優渥即番回
雜處亦荷一視同仁既不設以差科復不禁其習 飲和
食德世沐
國恩乃逆回敢於如此肆行實非情理所有揆厥由來皆因甘
省大小官員冒災殃民侵貪無忌歷年罪孽之重竟致上
干天和積成戾氣以致流毒貽禍重煩師旅掃除伏讀
皇上地方官或有擾累若輩之諭早已明炳於幾先矣
乙丑阿桂李侍堯奏言賊匪自五月初二日被我兵痛加蕆
戮後即於華林山前挈立大卡一座拆卸民居土坯砌石砌
築碉房內安孔穴又於卡邊刨挖深溝一道賊匪分布潛藏

暗放鳥鎗以為抵禦之計其大卡前又有小卡四座布圍接
應聯絡負固死守我兵屢次打仗俱係誘其出壕方能截殺
追賊匪敗逃竄歸卡柵我兵撲進時俱為溝內卡上鎗勢所
阻不能得利臣阿桂晝夜思維非攻得賊人大卡不足以制
其死命但賊人以逸待勞居臨下若力攻仍無把握因與海
蘭察額森特明亮再四籌酌並於十三日令伊等至賊營迤
西一帶相度安營處所又於龍尾山打破併撥兵過溝誘賊
賊總不敢遠離大卡因𥡴其進退情形知賊匪見我兵撤回
後亦即由卡內將多餘之人陸續撤回歇涼坐臥臣等公同
熟商惟有乘賊人懈怠之時出其不意突前撲壓或可集事
因於十五日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同多爾濟色布坦鄂木
札彰寶明山阿蘭保阿爾都總兵羅江鱗併侍衛章京帶領
馬兵五百名步兵八百名於撤兵之際潛往華林山東南山
溝內分路埋伏派泰斐英阿福寧恰當阿帶領滿漢兵在龍
尾山南埋伏策應臣阿桂臣李侍堯同伍彌泰恭古眷旺親
班巴爾烏爾圖納遜馬彪仁和三德武蜜阿率領滿漢官兵
在龍尾山梁向賊營架礮轟打寅刻齊集華林山梁惟時海
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即先率兵衝撲賊卡將卡前山包佔得
仍令老教土兵上前誘賊賊匪藏匿卡柵內放鎗抵禦不敢
出迎午刻我兵徐徐撤回至山梁潛伏其時海蘭察在龍尾
山凹察看賊營動靜其守卡衆賊果又陸續回營止餘數十
賊在卡存駐海蘭察偵探得實即單騎由五泉山繞道至華
林山溝埋伏處所同額森特明亮等帶領馬兵突出疾馳直
撲大卡步兵屯練降番同時趕到齊至溝邊卡內之賊猝不
及防惶遽無措我兵用鍬钁覓路過溝一擁進卡將賊匪數
十盡行殺死其營內賊匪傾穴出迎拚死衝壓希冀奪回大
卡我兵鎗箭齊發殲戮賊匪甚多賊人退至兩處山包後潛
藏放鎗抵禦時出力撲我兵既得大卡俯視賊營動靜皆知
實已扼吭據要時天已將晚即於新得卡座內砌築防守並
於左近等卡數處聯絡接應海蘭察明亮等即在彼帶兵駐
守以備賊人攻撲賊匪果於夜間奮力衝撲數次俱被我兵
鎗箭所中傷死甚多及至天色黎明海蘭察等逆料賊人終
夜抗拒必已疲乏因分兵撲進又將兩處山包佔得並派兵
將賊營迤西本布爾廟一座向為賊人窩穴一併搶得燒燬
殺賊甚多現在我兵雖賊營甚近賊人存立之地甚促不過
中爾濤勒數道賊匪已無險可恃我兵勇氣倍增賊人竄敗
窮蹙情狀畢露不難刻時殲滅而賊營迤西一帶我馬兵已
接連佔至黃河邊臨河及北岸俱有兵丁水手嚴密防範業
已四面圍困無虞竄逸計兩日打仗除鎗礮打死不計數外
殺死賊人百餘名我兵陣亡官二員阿拉山佐領根不爾由
京派來前鋒托倫保受傷官五員阿拉山三等台吉諾依引
暨千把總四人兵丁內陣亡受傷者無多俟詳查明確另行
速報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此次官兵攻得賊匪大卡及
所佔廟宇相距賊營甚近彼已無險可守且黃河南北岸邊亦
俱有官兵接連密布不致有乘間竄逸之慮至逆賊如此猖獗
我領兵大員官兵等為所傷折不少必得生擒逆首及其黨惡
要犯盡法處治方足以彰國法而儆兇頑第恐賊匪自知無路

可進竟為自焚自戕之計此雖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
為更快想阿桂自必設法妥協辦理至阿桂李侍堯及出力受
傷各員已另降諭旨賞給荷包陣亡之阿拉山佐領根不爾前
鋒托倫保等亦令查明優䘏其餘受傷之官員兵丁等並著查
明照例䘏賞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殺賊
調度有方阿桂李侍堯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森
特明亮烏當阿進勦受傷仍帶兵轉戰殊為奮勇著各賞大荷
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海蘭察相地進攻甚屬可嘉另賞給玉韘
一枚以示優獎

同日

上諭內閣曰阿拉山佐領根不爾勦賊陣亡深為可憫著加恩照
京城佐領之例賞給雲騎尉並著伊子承襲仍照例賞銀四百
兩其托倫保是否即係由京發往之託羅木保著阿桂查明奏
到另行加恩

欽定蘭州紀畧卷十

戊辰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本日據刑部解到從賊逆匪
馬復才令軍機大臣嚴訊據馬復才供蘭州南關馬姓蕭姓回
子俱有為賊接濟糧食之事著阿桂於辦畢正賊時一并查辦
又供唐家川為賊紮栰過渡之回子約有七八十人馬富福為
首又有唐德成唐蘇麻亨唐復有張老師父張國相也幫同紮
栰等語唐家川助賊逆回本應勦洗其指出各犯尤當實力查
拏毋使一名漏網又供蘇四十三說將來做不成事要逃往苦
蘆灣在洮河西岸約離西古城二三十里現在賊營尚有該處
逆回三百來人都會打仗等語苦蘆灣如果有從賊三百人則
此三百家即係賊黨亦應一併勦捕著傳諭阿桂將苦蘆灣地
方查明於圖內添繪貼說呈覽

四十六年閏五月

己巳阿桂李侍堯奏言查賊營之前尚有溝壕二道溝上俱
有賊卡我兵於閏五月十六日已撲至第一層溝邊賊匪在
第二層溝坳及營內放鎗抵禦不能撲進即於迤西安設營
卡並令馬兵接連佔至黃河邊嚴密防守是夜賊人不敢復
出攻撲惟於十七日申刻烈風暴雨時賊匪乘勢出壕衝突
被鎗箭殺死十餘人始行退入溝內藏匿拚死支持臣思賊
營既在掌握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且恐我兵一擁進攻
賊匪鋌而走險不能保無竄逸因與海蘭察明亮公同熟商
於本布爾廟迤西至蓮花池繞出華林寺後陡坳下直接龍
尾山俱安設官兵木城營卡星羅棊布空缺處并創挖深壕
四面圍困使賊人不能下至黃河取水其華林山東水磨溝

之水派員前赴上游相度地勢可以旁洩處俱令旁洩其水磨溝業已斷流賊人水道既斷數日內不戰自亂可以盡數擒勦而官兵周圍攻打亦斷不致躭延時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閱阿桂所奏現在安設木城營卡刨挖深壕使賊不能下至黃河取水其水磨溝之水業已旁洩斷流所奏自是正辦覽之亦為慰藉第惜著之不早耳至現在續令軍機大臣審訊逆犯馬復才據供八蜡廟內樓房九間上下多是糧草并墻圍內有屋六間俱堆糧食等語恐賊人儲蓄尚復不少若我兵竟待其食盡坐斃則曠日持久亦復不成事體因思賊營樓房本高且樓屋皆係木植構成易於引火何不於夜間令沿河防卡官兵以火箭火彈等物向準拋射將所蓄口食盡行燒燬則於勦捕更速著傳諭阿桂令其妥酌辦理

庚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現在官兵四面圍困賊自不能復得援應但閱圖內東西北三面俱係陡坳而北面又逼臨黃河其勢俱難仰攻官兵自止能從南面進勦因思該處賊人所挖溝壕二道雖屬寬深然或令官兵等填壕而進賊人必出而抗阻我兵即可乘勢用鎗箭勦殺似亦辦理之一法至賊人所貯樓房之糧草昨已諭令阿桂派兵用火箭火彈拋射焚燒即使相離尚遠非火彈所能到而火箭自不難射及阿桂務須設法籌辦使之潰亂無為曠日持久待其食盡坐斃之計

臣等謹案行兵制勝惟在相機決策方不致曠日持久蘇四十三等負嵎死守溝壕深廣未能迅就擒捕仰蒙皇上先幾指示將火彈火箭拋射填壕進攻臣阿桂接奉諭旨得所遵循於勦滅賊巢時全用火彈火箭及樹枝草捆填滿溝壕官兵遂一擁直入痛殲賊人馘斬首惡仰見聖慮周詳萬里情形洞若觀火非韜鈐家所能窺及也

辛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前經降旨令阿桂等於籌辦善後事宜案內將陝甘二省應添兵數若干妥議具奏因諭軍機大臣將陝甘二省原額兵若干現存兵若干交部詳查今據查奏陝甘二省兵丁除節年移駐新疆屯防並扣缺不補外現存兵五萬二千四百五十四名較原額少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名等語自新疆一帶盡入版圖拓地二萬餘里兵餉經費自應加增今該二省內地兵數既較原額減少三萬有餘自應量為添設但不必竟照原額添補朕意酌添兵一萬餘名亦足敷用至兵丁有馬步守三項之分各省成例大約以馬三步七為率朕意馬兵一項自較步守為優遇有調遣亦可得力今既酌為添設不如竟將馬兵酌添六七千名即所需兵餉較多而為捍衛邊陲起見正不必斤斤小費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於籌議善後時確核此二省地方營制情形將某處應添兵若干及馬步守三項應如何酌量分添之處逐一妥議具奏其陝西一省並著會同畢沅辦理至現在所少兵三萬一千餘名查係歷年移駐新疆屯防及扣存不補之缺但新疆一帶未必駐兵有三萬餘名之多著傳諭阿桂等將新疆一帶實在移駐屯防兵若干此外扣存未補兵額若干及如何扣存不補之處逐一詳悉查明覆奏再陝甘二省從前原係一省是以該部於原額兵冊

不能接省分開載但現存兵數既尚有五萬二千餘名即甘肅所駐較西安為多亦未必大相懸絕何以畢沅前奏陝省此時兵力合計不過萬餘若陝省兵數實止如此則甘省存兵計尚有四萬餘名何致逆匪起事時又無兵可調其詳總不能深晰並寄傳諭阿桂李侍堯詳確查明覆奏

六月甲戌阿桂李侍堯奏言官兵數日以來於營卡相間處所刨挖寬深一丈滿壕溝還安設木柵將賊營四面圍困其華林寺後及窗墻有井二處俱用土填築賊匪自知死在旦夕即夜間亦不敢出壕攻撲惟於溝內潛藏待我兵臨近時暗放一鎗希冀苟延片刻其營內騾馬牛驢數百因斷絕水草倒斃殆盡即間有逃出遇水奔飲亦多不能活官兵自十九日奪卡以後賊人業已斷水二日惟二十二日寅刻起至巳刻止密雨四時賊人又得稍資接濟連日有自賊營脫回之老教三名臣等詳加訊問據供賊營自官兵斷絕水道後惶懼曾於山上挖井二處掘至十餘丈不能得水二十二日天雨賊人各將帳房盆罐等器承取足數一日飲用二十三日又已斷絕蘇四十三令賊衆不必聲喊恐官兵知其斷水喉啞賊營大小及受傷者尚有四五百人設誓共死糧食亦止能支七八日等語臣思賊匪雖尚勉強支持其困憊情形業已畢露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若兩三日不雨斷不能稍延殘喘即可盡數勦擒奏入

四十六年六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奏賊匪待斃情形自斷不能再稽時日惟望速得捷音擒獲首夥要犯以伸國憲而快人心再甘肅省向來俱以被旱須賑為言幾於年年如此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陰雨今阿桂摺內又稱廿二日得有密雨四時可見該省亦並非竟少雨澤人言俱未足信著傳諭阿桂李侍堯確切訪察向年雨水情形據實覆奏阿桂本係欽差重臣即李侍堯亦初任甘省總督無所用其迴護想自能秉公直陳也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賊匪佔據山梁已及三月醜類本有一千數百節次為我兵勦殺尚存四五百人誠如

聖諭其從前搶掠所得糧食安能供給如許之久臣等於拏獲賊匪及自賊營脫回之舊教回民等屢經嚴切訊問其四月中旬以前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尚有馱運糧食為賊接濟者及該處安設多兵防守並陸續拏獲黨惡逞兇審明正法辦理後已無接濟之事惟賊營迤西一帶民居雖早已搬移避匿而其埋藏糧食有因一時惶急未能盡行搬帶者賊匪於抗拒官兵之暇雖不敢遠出劫掠而於附近一帶空屋內搜取糧食實所不免所以不至乏食至賊營迤西雖有洮河為限而該處山徑叢雜小路甚多屢奉

訓諭防範倍須嚴密臣阿桂日夕籌慮不釋於懷但欲分兵堵禦須從五泉山迤南繞出華林山背後下至蓮花池亂古堆始可安設營盤非得三千可用之兵實不足恃而中隔賊營越山遶路有四五十里與迤東各營聲勢絕不能通須從黃河北岸運送食物草料辦理既屬周章且恐數營孤懸山外後臨黃河萬一兵志不固稍有動移更屬不成事體是以與海蘭察額森特明亮再四籌酌伊等亦屢次前往賊營迤西相度形勢未克遽為安設惟是本月十五日攻得賊人大卡之

後即在華林山逼近賊營四面木城木柵營卡始能嚴密圍
困至火藥一項賊人攻破河州所得雖止存二十馱而臣等
未到以前官兵打仗多有陣亡遺棄屍身其所帶火藥轉為
賊匪搜取添用自臣等到後官兵即間有陣亡者本屬無多
同隊官兵即將屍身擡回火藥毫無所得臣等又詢之脫回
老教人等知賊營火藥漸少實無附近匪徒暗為運送之事
再賊匪畏懼我兵架礮轟打俱刨挖土穴潛居其帳房本屬
虛設且官兵現已四面圍困賊匪所踞不過彈丸無需大礮
轟擊至蘭州舊存子母礮僅與鳥鎗無異施放不能及遠又
威遠礮八尊子重十六兩至二十兩轟擊稍遠而施放時易
於跳動又無準頭俱不甚得力現已照四川劈山砲式樣製
成二十尊轟打賊營甚為便捷得力又聞從前辦理準噶爾
回疆時所造食子六十兩重神礮現有存貯涼州者並已調
到數尊應用亦甚得力有準涼州尚有熟諳匠役現亦調取
來省令其照式試造雖現在圍困賊營已無需應用而省城
重地鑄造砲位數尊亦可永資防衛奏入報
聞
同日軍機大臣奏言臣等遵
旨嚴訊馬復才該犯因前日刑訊受傷不能供吐現在病勢甚重
查該犯係賊匪小頭目且又殺人放火應行凌遲未便令其
自斃俾逃顯戮請
旨將馬復才即行凌遲處死以彰國憲奏入報
聞
己卯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將賊營四面圍困斷絕賊人水
道二十五夜間有數十賊從直劬縋下水磨溝至從前有泉
處刨挖盜水官兵知覺鎗箭齊發殺死賊人數名餘俱受傷
竄去溝內血跡甚多遺棄皮渾屯五個及木碗繩鞋等物次
日有脫回老教數名詳加訊問據供是夜賊匪本有五十名
帶皮渾屯十五個因官兵鎗勢甚急止盜得十渾屯水又每
渾屯止裝得水一半方能肩負爬山及竄回賊營即已一搶
而盡並無餘存等語臣與海蘭察明亮將該處守卡官兵嚴
行申飭所有刨開泉脈多加土石填塞並添派阿拉山鎗手
百名赴該處嚴密防範至二十七夜間賊匪復圖覓路下溝
即為屯練兵殺死一名生擒一名又有脫回之老教八名臣
等一併提訊該犯等俱因受渴已極不能出聲惟解胸懷以
心貼地即予以水飲亦不能下咽徐徐灌潤始能言語據供
賊匪共有五百餘人老弱傷病者業經斷水五日已有渴死
即蘇四十三及强壯有力能打仗者亦已斷水三日雖有炒
麵作糧亦不能下咽至騾馬牛隻數百俱倒斃淨盡衆人受
渴無奈俱向蘇四十三惟稱現在念經祈禱到至急時天必
降雨救濟等語是賊匪困憊情形已可概見臣與海蘭察明
亮公同商酌於二十九日派兵分路進撲以試其能否抵禦
雖二十八日夜間賊人復至華林寺後身將舊井刨開盜水
而據脫出之老教一名供稱賊匪因井內木石甚多刨挖費
力且恐官兵驚覺止盜得兩小罐水等語諒不能多為接濟
因派滿漢奮勇官兵由中路進撲賊營派屯練降番由華林
山東攀緣上撲派老教土兵由華林山西覓路上攻我兵撲
至壕邊賊匪雖不能如前剽悍尚于溝內卡上放鎗抵禦惟

時官兵鎗礮齊發並添派熟練鎗手向賊營施放賊匪雖傷死頗多尚拚命支持不肯潰散臣思賊匪滅在旦夕不值用力攻撲傷我官兵因令撤回各卡防守此次攻撲賊營傷死賊人約二十餘名臣查賊匪斷水數日尚能死守實出意計之外現在將營井及有泉處所愈加填築堅實並多派池練及阿拉山兵在左近埋伏以備乘機勦殺本日寅卯二時又復密雨現在尚未晴霽然正值土王用事番來不至連陰賊人雖得稍資接濟亦不能多延時日俟其困憊已極即進兵擒捕再查賊匪於二十五二十八兩夜至水磨溝及華林寺後身盜水該二處營卡係提督仁和及總兵羅江麟所管不能嚴密防範殊屬疎玩臣阿桂業已嚴加申飭並將該二員存記以觀後効如再有疎虞即一併嚴參治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賊人當此窮蹙無望之時尚皆負嵎死守寔是竒事出於情理之外今官兵四面圍攻又將其盜水處所填築土石加兵防範賊匪自必益加疲困旦晚即可全就擒捕至脫回之老教即係順從新教同惡相濟之人此時或暫留軍營不即正法以為招致賊夥之計尚可但其從賊為逆已經數月隨賊打仗傷我官兵寔屬罪無可赦且伊等果係舊教何不早行竄出直至目下知賊勢窮迫萬無希倖始復脫回托名老教以圖寬免自斷不可復留著傳諭阿桂等於勦辦正賊後即將此等情節明示衆人將臨近脫回之老教概行按律正法無少姑息至賊人下溝盜水雖旋經知覺但已被刨挖得水用皮渾屯裝取實屬疎於防範在羅江麟係他省揀兵到甘効力或可諉之呼應不靈至仁和係本省提督所派弁兵皆其管轄何致玩忽若此仁和之不是更大著傳諭阿桂於事畢時即嚴行參奏

辛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昨王廷贊來至熱河因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傳旨以私放馬明心子婿及守城獨自居功二條俱從寬不究惟監糧私收折色一事今其據實陳明據王廷贊供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只得仍如此辦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粮石之事是以定數五十五兩甘省糧價較賤足數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歸首府收捐仍將銀兩發給各州縣買補還倉按季申報並有道府加結等語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捐監糧原為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何得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云甘省糧賤五十五兩已符定額足數採買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何以每年又俱需安賑如安賑屬寔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之數又斷不敷採買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捐監一事自應聽本生自行平買交納糧石何以必欲官為收銀并交首府總辦明係官則折收於前又復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為中外最能辦事之人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迴護著傳諭伊二人即將此案寔在情形詳悉查明據實具奏并嚴查有無弊竇將此等情節四面較勘無難水落石出不可稍涉瞻顧致他日復滋流弊但恐如此徹底一辦合省地方官皆為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氣察弊殊非容易然此事終不可不辦想伊二

人斷不肯為他人擔此干係也現在王廷贊已令回京俟此事
明白後再降諭旨至勦賊情形前傳諭阿桂等或用火箭火彈
燒其樓屋粮石或令官兵填壕而進誘賊殲擊均未據阿桂覆
奏并著傳諭阿桂等將接奉諭旨如何酌辦緣由即行迅速覆
奏至阿桂查辦監粮一事未免有需時日即在後多住幾時徹
底查辦亦可不必急來熱河覆命
癸未阿桂李侍堯奏言賊匪斷水之後雖於兩次夜間縋下
水磨溝至華林寺後身盜水然為官兵鎗箭所中驚懼惶急
盜取無多若再渴數日亦必困憊潰亂無如本月初一日寅
時起巳時止密雨四時較二十二日其勢更酣賊人大資接
濟初二初三兩日晴霽初四日又復陰雨幸不甚大臣阿桂
與海蘭察明亮再四籌酌現在大雨時行止可將斷絕水道
為困賊之一法難以坐待必須另籌攻取之策但賊人所恃
惟在溝內卡上放鎗抵禦我兵自木柵內進撲距溝尚遠未
到以前已不免損傷因先在我兵卡外夜間刨挖溝壕令官
兵足以蔽身然後逐漸刨挖於賊營南又築立木柵一層離
賊溝邊不過三丈至五丈不等擲石可及自初一日夜築起
賊匪惶懼時於卡內探身放鎗俱為自京派來之好鳥鎗手
及阿拉山鎗兵擊斃初二初三兩日共陸續斃賊二十餘名
及我兵木柵築成賊乘夜又挖深坑潛匿日間並不敢溝邊
行走我兵現擬於木柵內接築礮臺數座俯視溝卡內賊匪
施放鎗箭並架礮轟擊賊卡令其不能存立一面挑選奮勇
官兵預備俟有可乘之機即一擁而進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八蜡廟並無樓屋九間惟華林
寺後有九間樓一座已于五月十四為官兵燒燬並無賊人
糧草存貯即本布爾廟向為賊匪窟穴官兵搶得燒燬時亦
無儲蓄臣等訊據擊獲賊匪及脫回老教供稱賊人雜粮炒
麪等物俱用口袋盛貯藏于地穴賊人畏官兵架礮轟打俱
挖坑穴潛匿帳房亦屬虛設蘇四十三亦在地穴居住外搭
木板等語是賊營內除華林寺外實無房屋為堆貯粮草之
處至馬復才所供蘭州關廂回子暗通逆匪及西南關蕭姓
馬姓回子為賊接應粮草一節臣阿桂等一到蘭州即風聞
其事早已留心察訪並密諭按察使福寧借他事為名於閏
五月十九日將蕭得福看守監禁俟訪有通賊實據於辦畢
正賊時擒獲馬姓回子一併查辦其唐家川為賊裝械過渡
隨去回子除馬復才指出各犯外尚有張國清供出之張國
桃等十四人唐正宗供出之唐宗第等二十三人臣一併存
記俟搜捕賊黨時按名查辦至唐家川等處逆黨陸續拏獲
者除前次奏明已正法三十四名外現又正法二十名審明
二名恐尚有餘孽於勦賊完竣派員前往查辦諭令搜捕淨
盡至馬復才供稱蘇四十三要逃往苦蘆灣現在賊營尚有
該處逆回三百餘人都會打仗等語查苦蘆灣回子于逆賊
初到蘭州時雖供有馱送米麪之事亦無三百餘人都會打
仗之語但馬復才既有是供臣等寧信以為實于攻破賊營
後逐一嚴辦至安定一帶被馬明心煽惑者自多伏羌新教
從前拏獲之馬而立又供有斂銀資助馬明心之事俱應查
辦臣等早已諭令該地方官嚴密查察事平之後即派明幹
文武大員帶兵前往查明從逆確寔各犯一并嚴辦不使復

留資擄。其苦蘆灣在華林山之西距賊營一百里離西古城六十里緊臨黃河南岸有四五百家俱係皋蘭縣所屬回民諒無處習學打仗。但該回民等即無帮同打仗之事。若接濟糧食屬實。俟擒獲正犯之後。亦應一并嚴辦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等奏於賊營南豎立木柵又接築礮臺一拖所辦甚是現在賊匪日益窮蹙不難計日待斃自不值傷我官兵朕雖日夜焦急盼望成功亦不得不耐心以待況官兵四面圍攻布置嚴密自不虞賊衆復有竄逸及外來賊匪接應之事至南關外逆回蘇德福既經訪明拏獲監禁著派委幹妥員弁解至熱河審辦沿途務令小心防範毋致少有疎虞

欽定蘭州紀略卷十一

甲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昨據阿桂等奏到圖內。賊匪所佔之華林山並龍尾山。緊接蘭州西南一帶關廂。該處商賈湊集最為殷富。而蘭州省城本小。轉在山下。昧於形勢未協。朕意欲將西面城垣展寬至此山梁。俾西關一帶民居及現在賊營佔據之處。一半包入城內。如此跨山臨水。既足以壯觀瞻。並可以資控制。至河北金城關。逼近黃河渡橋。形勢亦關緊要。將來添設兵丁時。亦應於該處多添兵丁。令將領大員駐扎。似更足資彈壓。且大河南北。聲勢聯絡。於巡緝防守等事。尤為有益。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將此二事入於善後事宜案內。一併妥議具奏。

四十六年六月

同日閩浙總督署浙江巡撫陳輝祖奏言。臣奉

旨查詢王亶望在甘肅藩司任內。折收監糧。有無通同舞弊情事。正值王亶望自海塘工所進省。料理應繳銀款。臣隨傳至署。

敬宣

諭旨。據供我自三十九年八月調到甘肅藩司任。已在督臣勒爾謹奏准捐監之後。我詳議規條。原係收捐本色。後來風聞有折收之事。當經責成道府查禁。彼時甘肅情形。倉貯頗充。我私心忖度。只要各州縣收捐之後。將監糧照數買足。自然倉貯充裕。隨時奏

聞。見得我辦公有實濟處。這是我要討好糊塗的心事。所以既聞有折收情弊。不過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並不曾徹底跟究。此即與通同作弊無異。已屬罪無可辭。臣復詰訊其若非通同

分肥，宜肯明知屬員違例折收，不行嚴參究辦，王亶望總稱
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辦理，並無分肥入己等語，查
王亶望借此分肥，雖堅不承認，但其縱屬私收折色，咎已難
逭，俟楊魁到浙，臣再會同嚴切審問，如有舞弊分肥情事，即
一面奏
聞，一面解部治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陳輝祖、楊魁曰：據陳輝祖奏，責
訊王亶望在甘肅藩司任內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既據王亶望
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經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
穀多，以致一任通融辦理等語，彼時道府係屬何人，如何假捏
結報，王亶望何以並不據實供明，著傳諭陳輝祖再行審訊王
亶望，將彼時道府何人，如何私收捏報各情弊，令其逐一供明
覆奏，並傳諭阿桂、李侍堯，亦即將王亶望在甘肅時結報監糧
各道府查參具奏。至捐收監糧，原為倉儲起見，今既稱私收折
色，仍行買補穀石還倉，且以捐多穀多為能事，是該省之糧石
充足可知，何以每年又須賑䘏，即云各府豐歉不齊，譬如河西
各屬被災或致穀少，則河東各屬豐收地方，百姓自將糧石赴
糶，欲得貴價，此亦流通便民之事，百姓亦自知也，何必賴轉經
手官吏收買，致令短價勒買，官得便宜，而民仍受派累，此事理
之顯然者。且即欲收捐，亦當聽本生自行交納本色，或者捐監
之人，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貴價也，何須官為包攬，以致弊
竇百出，朕於監糧一事，本為甘省地瘠民貧，每歲不惜百十萬
賑濟，以恵養窮黎，若以恵民之事，而轉為累民之舉，徒令不肖
官員借端肥橐，所關甚大，況此事不發則已，今既經發覺，自應
跟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積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
染指，有罪但亦斷不能因罰不及衆，輒以人多不辦為詞，即從
前之結報各道府，此時已經陞調人員，亦屬無幾，無難治罪，況
中外人材不乏，斷無少此數人，便不能辦事之理，此而不嚴行
查辦，將何事不可為耶，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務將此事如何舞
弊分肥，如何買補勒買各情弊，並向來朦混出結之道府，嚴切
跟究，據實指名參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為擔承，將來
別經敗露，伊二人其何以對朕耶。
戊子，阿桂、李侍堯奏言，查逆把馬復才所供八蜡廟有樓房
九間，上下多是賊人糧草一節，今八蜡廟已圍在官兵木柵
之外，該處並無樓房，亦無賊人存貯糧草，至賊營所踞周圍
不過半里，並無糧米堆積，其糧食俱口袋盛貯，藏於地穴，火
器既不能及，而所支帳房半屬虛設，賊人亦多不在內居住，
且被我兵每日鎗礮環擊，俱經破毀，是以前次雖經製造火
箭數十枝，尚未施用，至從前燒燬華林寺後樓房屋宇，即係
拋擲火罐，俟將來逼近賊卡，再行拋擲焚燒，可使潰亂，又奉
諭旨，賊人所挖溝壕雖屬寬深，或令官兵等填壕而進，賊人必出
而抗阻，我兵即可用鎗箭勦殺，仰見
聖明遠照，於現在情形洞若觀火，臣等實深欽服，查官兵自六月
初一日夜，於賊營南又築立木柵一層，逐漸進逼，並於木柵
內接築礮臺數座，施放鎗礮，即欲為填壕而進之計，數日以
來，賊匪乘夜又挖深坑，潛匿及於卡內，藏身挖孔，放鎗不敢
探身出望，日間亦不敢於近處行走，其為派出之好為鎗手
打倒者，每日七八名至十餘名不等，而挖溝築卡，官兵亦間

有受偽若臣阿桂與海蘭察明亮再四籌畫現離賊濠尚有
數丈。計於第二層木柵外接連剗挖人字形濠三處直通賊
壕相離不過數尺。復於濠上豎立木卡三座令官兵足以蔽
身濠內兩旁安門可以來往。又於三木卡相間處通身剗挖
成濠並於柵內填築土壘用鎗礮在上擊打來援之賊然後
令官兵於柵內及濠邊將枝捆土袋拋入賊壕挑選奮勇官
兵屯練。在濠內預備俟賊壕填滿即一擁而進自可期其得
手。惟初六日大雨竟夜勢甚滂霈初七初八連綿不止直至
初九日始晴雖雨止即行剗挖而泥水甚大施力較難伏思
華林山上雖絕無水泉而經此數次大雨賊匪承接蓄貯可
敷六七日飲用須再待五六日方受渴困憊而此十餘日內
又安知不雨是斷水為最善最速之策而目今已覺其緩惟
有遵照
諭旨指示俟數日內木卡豎成逼近賊濠填壕而進仰仗
聖主威稜自應一舉集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連日盼望捷音及披閱奏函
仍係籌辦情形且因連遇陰雨不能迅速剗挖而泥水甚大施
力較難愈深憤懣想阿桂亦焦急愈甚至甘省近日雨水甚多
致逆賊得以接濟固亦無可如何但糧食何以尚能久支況阿
桂既稱賊營並無樓房貯糧而目下官兵四面環攻賊人已如
釜底此時豈復尚有黨羽為之接濟何以尚能如此支持難據
阿桂稱斷不待其食盡坐斃但正恐不能不如此耳至甘省如
此多雨而歷來俱謊稱被旱上下一氣冒賑舞弊若此安得不
受天譴現命提訊勒爾謹及王廷贊令其據實供吐阿桂李侍
堯務將此案徹底嚴查不可稍存瞻顧也

同日戊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本日據阿桂
等奏籌辦賊匪情形一摺內稱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勢甚滂
霈初七初八連綿不止等語甘省向年俱奏報雨少被旱成災
賑卹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綿滂霈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所
云常旱之言全係謊捏該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監糧一事年年
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勒爾謹久任總督王廷贊亦久
任道府藩司何以從前俱以雨少報旱為詞豈有今年甘省雨
獨多之理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前赴刑部會同該堂官提
出勒爾謹當堂訊問並將王廷贊傳至刑部一併質訊令其據
實供吐錄詞具奏並著刑部堂官將王廷贊派員在衙門看守
俟阿桂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

己丑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昨已降旨將
甘省折收監糧冒賑作弊之事覆行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
到部嚴訊此事折收既已屬實又復冒銷災賑種種弊端難以
枚舉現在阿桂等節次所奏雨水情形與甘省常年被旱之言
迥不相符其為捏飾浮冒開銷監糧更屬無疑王廷贊在蘭州
守城時雖有辦理錯謬及獨自攘功之事然朕總念其保全省
城功不可沒一槩恕而不究今伊若天良未泯能將甘省歷年
如何通同舞弊之處逐款據供明晰朕仍不忘其守城之功必加
特恩寬宥即勒爾謹王亶望罪不可逭王廷贊尚可以功抵罪若
伊竟執迷不悟始終不肯實說則是喪盡天良自取重罪不能

復逸寬典矣。況此事既已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即阿桂、李
侍堯亦斷不肯代為隱匿。王廷贊若不趁此時供明，將來阿桂
等查明奏到時，又豈能再行狡展耶。將此傳諭留京辦事王大
臣及刑部堂官，向王廷贊面傳諭旨，令其同勒爾謹各自詳悉
供吐，即行據實具奏。並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
與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

臣等謹案：甘省折捐冒賑積弊，經
聖明洞燭，斷不能稍為隱匿。王廷贊久任道府藩司，於王亶望作
奸亂法，隨同附和，迨傳
旨詢問，又復含糊支飾，其罪已無可寬。我
皇上因念保守省城曾有微勞，尚欲以功抵罪，
命王大臣等諭以據實供吐，必加寬貰。並蒙
特示毋妻，令其自定死生。
大聖人解網深仁，委曲周至，實無以復加。乃王廷贊天奪其魄，竟
執迷弗悟，不肯實供，則是喪良負
恩，自羅於法，無能再為解免者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陳輝祖、楊魁曰：前據陳輝祖奏審訊王亶望
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未將結報之道府何人，逐一供明，業經傳
旨令其即行覆訊具奏。此事私收折色，於前勒買冒銷，於僕情
節已屬顯然，即王亶望亦不虞其始終狡展。但楊魁、陳輝祖等
向其訊問，並無證據，未必肯據實供吐。著傳諭陳輝祖，即派妥
員將王亶望等交刑部嚴審，並飭沿途小心防護，毋致疎虞。

同日。

上諭內閣曰：前以甘肅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明係捏災冒賑，上下
通同舞弊，已屢經傳諭阿桂、李侍堯徹底嚴查，務令水落石出。
至監糧折收之銀，大半歸於冒銷賑䘏，但賑䘏一事，甘省向來
如此，自應治冒銷者之罪，不應因有此弊，竟因噎廢食。朕愛養
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優䘏寧溢無遺，以期
不使一夫失所。況甘肅素稱邊陲磽瘠，尤宜加意撫綏，豈可以
有冒賑之事，遂致貧民或有拮据。昔宋臣曾有以為人不當輒
有悔意者，時程子云：頤侍郎受百人欺，不可好賢之心稍替。為
大臣者尚應如此存心，況朕君臨天下，保赤情殷，亦寧可受萬
人之欺，不肯使視民如傷之念，因之稍懈也。即以逆回一事而
論，蘭州百姓並無從賊之人，此實由朕平日子惠邊氓，有加無
已，是以閭閻激發天良，不肯附從逆匪，豈非仁政之明效大驗
耶。總之甘省冒賑之弊，斷不可不辦，而甘省賑䘏之事，仍不可
不行。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備行出示，甘省百姓，使之家喻戶曉，
倍深愛戴，以仰副朕意。

臣等謹案：我
國家子惠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優加賑䘏。
甘肅邊陲磽瘠，尤蒙
聖心廑注，蠲賑頻施，至復准收捐監糧，因慮採買病民，俾各糴糧
輸納，而閭閻餘粟，亦借流通，本屬法良意美，無如地方大
吏不能仰體
皇仁，妥為經理，甚且捏災冒賑，奸蠹百出，若不嚴行查辦，何以副
昪懷貪我
皇上復慮及地方官因噎廢食，不敢報災請賑，以致貧民或有拮

据

特頒訓諭惶切周詳寧受萬人之欺不肯使一夫失所大哉
王言不獨甘省士民均知感激凡薄海內外無不益深淪浹矣
癸巳阿桂李侍堯奏記臣阿桂於十五日令海蘭察明亮率
同多爾濟色布坦那木扎彰霱泰雙英阿福寧明山阿蘭保
哈當阿阿爾都老格併侍衛章京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
及阿拉山兵先在于連預備埋伏令海祿郭羿旺親班巴爾
烏爾圖納遜帶兵策應舒亮仁和馬彪羅江韓蒙卜坦三德
德寧武寧阿頗爾恒頗帶滿漢官兵各由本卡相機進攻以
牽賊勢伍爾泰錫古番在龍尾山亦助聲勢臣阿桂臣李侍
堯董率照料是日清晨將衆天氣濃陰出賊人不意方得官
兵將枝捆土袋拋入賊壕而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
番屯練首先跳入壕內與賊匪攬殺急令官兵用撓鉤將在
溝沿賊卡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入火彈一面蹤身而上其
卡內之賊惶遽奔竄我兵一擁而進乘勢追殺殆盡隨將溝
邊一帶賊卡十餘座及第二層賊壕俱行佔得拆毀賊卡填
滿溝壕以便兵丁往來行走賊匪見官兵已過溝卡知死在
旦夕傾穴出迎抵死衝撲海蘭察明亮督率官兵奮勇勦殺
賊匪潰敗竄回少頃又復前來衝突如是三次及被我兵勦
殺無數始竄歸巢穴惟時各路帶兵將弁見正面官兵得手
倍加奮勵三德德寧蒙卜坦帶領守卡漢兵及老故土兵由
華林山西兒路攻進搶佔賊卡殺死賊人數十名仁和帶守
卡官兵亦從華林山東直勦攀援而上殺散賊人將勦上賊
卡佔得海蘭察明亮令衆應各兵即於賊卡前堅立木柵一

座未剋海蘭察明亮等帶兵撲入賊營痛加勦殺拋射火彈
火彈燒燬帳房板屋其餘四十三所住巢穴係板屋內掘地
窖數處外用板片遮蔽所有賊皆內衣服什物以及堆貯火
藥糧食尚多因官兵拋入火彈時引起賊人火藥盡行燒燬奪
獲賊人刀矛鳥鎗無算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周圍預築土
牆迤南有溝一道寺之西旁尚餘零星帳房及賊人板棚土
房一處敗殘衆賊尚復拼死支持其時天已傍晚海蘭察明
亮又令官兵即逼近華林寺等立木柵一層賊匪於木柵將
次築成時奮力來撲日落後又衝突一次俱為我兵鎗箭打
回被殺亦多臣等飭令各官兵遇有賊匪頭人俱須擒獻不
可殺傷無如賊人狠戾性成雖負傷甚重苟有殘喘俱儘力
抗拒不肯束手就縛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奮擊者於官兵
焚燬賊營時猶復捨死前來搶奪糧食雨水實屬桀拔殊悍
是以官兵對敵時勢不得不即行殺死恐稍遲即為賊人搶
去本日殺死之賊除被賊搶去屍身未經割獲首級外共割
得賊首一百二十餘顆陸續送至臣阿桂處呈驗因令前此
被擒現尚監禁候質之新敕馬三十九及馬六十七等逐一
詳細辨認據認出蘇四十三韓一提把拉周阿渾張懷德馬
黑提卜首級五顆臣阿桂細驗蘇四十三首級雖逆髮短鬚
面色與馬復才所供相符尚恐難以憑信因派軍機司員
會同按察使福寧陝西鹽法道永慶攜帶蘇四十三等首級
五顆飛馳進城提出蘇四十三等家屬令其一併識認此內
蘇四十三首級不特蘇四十三妻妾認明哭泣即其十餘歲
幼女亦撫摩泣涕其為蘇四十三首級確鑿無疑是晚又有

投出老教杜山別等四人。臣等詳加訊問據供十五日官兵過濤攻卡韓一提把拉帶人守卡被官兵將韓一提巳拉殺死卡內有帶傷賊人進回營盤台知蘇四十三見衆人害怕不敢上前親身拏帶刀斧同馬得明海朝宗張懷德張漢傑衆逆賊向前攻撲彼時官兵鎗箭甚多蘇四十三等俱被打死賊營中被官兵殺死併帶傷的有三百多人現在退回華林寺居住者尚有韓黑提卜馬作南兩個頭人並能打仗者大小二百多人因韓黑提卜等二人不是大頭人衆人也不甚聽他們的話但各人怕死不肯出來等語查此次過濤奪卡奮勇官兵屯練降番俱屬出力而降番尤為鼓舞先登陣亡三等侍衛吉爾坦保拜唐阿塔克達那受傷官六員乾清門侍衛那木扎木將阿什達祥保進學皂王保都司汪殺千總那明宗兵丁內陣亡受傷者尚屬無多俟詳查明確另行造報現在賊人止有華林寺及寺旁板棚土屋帳房一處前把濤溝一道死守地更逼窄無難奮勇撲進但困獸猶鬬而我兵仰攻賊人於華林寺上放鎗抵禦恐不免損傷此時首逆及緊要頭目俱巳殺死所存不過賊殘賊黨更不值傷我官兵現今官兵四面嚴圍架礮轟打華林寺俟賊人困殆即乘勢撲進將餘黨剿殺淨盡。。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此次官兵殺死賊匪阿渾五人內周阿渾係河州新教回民該州於逆回啟釁時即拏獲監禁後聞蘇四十三等在攻河州因周阿渾係待訊人犯難以即行正法又恐被人搶去隨將伊腿鋼斷鋼鐐賊匪攻破河州奪去此次被官兵直入板棚內殺死馬得明亦係河州新教在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傳教蘇四十三過洪濟橋時該犯帶同附逆回民從至蘭州至張阿渾二人一名張懷德隴西回民係馬明心表姪一名張漢安定回民係馬明心表姪婿從至蘭州為王廷贊於出子賊者又海朝宗係蘭州城外海家灘新教回民四月中旬伍爾泰仁和馬彪公同商酌欲遣人至賊營明示曉諭解散黨羽擒獻首犯馬彪隨令海朝宗前往被賊留住未回查周阿渾等四犯甘心從逆罪不容誅律應緣坐至海朝宗雖係馬彪遣往被留但聞該犯在賊營即稱阿渾與蘇四十三等同坐議事且為賊人打仗受傷不法已極其家屬應一併緣坐臣等現在將各該犯家屬查拏到案照例治罪至蘇四十三韓一提巳拉罪惡滔天神人共憤律應寸磔今於對敵時殺死實不足蔽辜所有該二犯家屬應即於省城盡行正法以快人心至馬彪遣海朝宗前往賊營臣阿桂等到蘭州數日後該提督即向臣告知臣思其言是否確實欲俟拏獲海朝宗訊問明白再行具奏今海朝宗既被官兵殺死無可究問臣即詢之伍爾泰仁和僉稱實係公同商酌並非馬彪私自遣去但馬彪既未專摺奏聞伍爾泰彼時正在總辦亦未具奏均有不合謹據實奏明再節次脫回老教雖查係三月二十九日投逆勒爾謹到蘭適賊打仗被其裹去但伊等裹入賊營已經數月不即脫回顧有從逆情節臣等以其父兄子弟現在隨同打仗未便即將伊等正法其自上月十九以後脫回者明知賊勢窮迫始行投出希圖寬免實屬法無可赦臣等俟剿賊完竣後再行辦理均奏入

上
諭內閣曰此次圍勦賊巢誠斬首逆海蘭察明亮屢次率眾爭
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哈當阿著交部
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員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別
咨部議敘其陣亡之三等侍衛吉爾坦保著交部照例給與卹
典拜唐阿塔克達那並著加恩照藍翎侍衛例議卹此外受傷
各員弁及陣亡被傷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明照例給與優
卹至此次川省降番尤為鼓勇先登內受傷者著阿桂先加賞
賚其餘一槩再行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其首逆蘇四十三
首級並著傳示各省俾回民等共知儆戒再阿桂等奏此次官
兵殺死逆黨阿渾五人內查出海朝宗一犯係四月中旬伍彌
泰仁和馬彪遣赴賊營曉示被留留住即稱阿渾與首逆同坐
議事等語伍彌泰等身任將軍提督俱有奏事之責既經遣人
赴賊營曉諭又復被留未回何以並未陳奏直待阿桂等查出
甚屬錯謬伍彌泰仁和馬彪俱著交部嚴加議處

同日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本日已刻遞到阿桂等八百
里奏報之摺知本月十五日官兵直撲賊營痛殲賊眾所有首
逆蘇四十三等俱經被殺割得賊人首級一百二十餘顆等語
已明降諭旨分別議敘議卹矣此時餘黨無多且要犯首犯已
皆殲斃所餘不過敗殘賊眾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實不可解但
此時自不值復煩我官兵用力攻勦祇須圍守嚴密或待其饑
渴自斃使可乘機擒捕惟在掃除淨盡不致漏網為要至蘇四
十三雖已不能生擒檻送盡法處治以快人心但其黨惡要犯
中尚有韓黑提卜馬作虎三犯均係頭人如能設法生擒解京
審辦亦可跟訊賊人起事的確實情盡法處治至蘇四十三首
級當照康熙年間辦理噶爾丹之例傳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
每處懸示數日使之共知儆戒再此時勦捕餘賊自屬易辦之
事所有由京派往之海蘭察額森特及侍衛官員等著阿桂酌
量如將來辦理餘黨尚需伊等帶兵則仍行暫留倘已無需多
員或就其中酌令陸續先行回京並傳諭伊等到京後准其在
家休息俟八月初再赴熱河以示優恤

同日

上
又諭內閣曰此次勦滅撒拉爾賊匪海蘭察甚為奮勉著加恩
將伊子安祿授為三等侍衛以示鼓勵

已亥阿桂李侍堯奏言賊匪敗殘餘黨退入華林寺死守官兵
築立木柵四面緊圍架礮轟擊至六月十六日亥刻賊二百
餘人奮力來撲海蘭察明亮督率守卡官兵奮勇勦殺鎗箭
齊發賊人於鎗箭叢中拚死跳入溝內直至木柵邊希圖扳
開木柵乘隙竄逸俱被我兵刀砍矛戳殺死溝內餘賊始奮
逃竄回是夜殺傷賊斃名割取首級凡殺賊始不敢於夜間
復出衝撲又有連日投出老弱三名經臣等詳加訊問據供
頭人馬作南傷重身死至賊營所餘雨水業經具盡眾人飲
用二日至十八日俱已斷絕十七日晚賊黨有因爭水互相
殘鬥殺死三人等語臣等伏思賊營背送及緊要頸日俱已
殺死此時雖止存餘黨三百多人如盡數生擒尚可審究誅
逆情節擇其稍關緊要者解送四十六年六月
行在盡法處治若即督令官兵進撲賊人設或抗拒勢不得不盡
力勦殺又恐殘賊乘隙逸是以稍遲數日俟賊人受困始即
進兵搜捕逆一擒拿一面令官兵督柵逆逸施放鎗砲預備
一擁撲入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甘肅收捐監糧原為倉儲賑濟
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乃開例之始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即
公然折色收捐情弊顯然王亶望僅以責成道府查禁結報
看圖搪塞又稱捐多穀少一任通融辦理更屬狡飾及王廷
贊任內改歸首府總辦竟定以五十五兩一名收捐將銀兩
發交各州縣買補如五十五兩之數足敷採買則必甘省連
歲豐收市糧充裕何以又需報災賑恤若不敷採買而令各
州縣經手又必有短價勒買及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通
同肥橐種種情弊皆不出
聖明燭察之中臣等現在公同熟商設法根求一有聞隙即嚴切
究審務令水落石出
同日阿桂又奏言甘省收捐監糧推開例之始為多近者報
捐者已屬寥寥臣將歷年所捐數目比較惟乾隆四十一年
王亶望任內收捐監生至六萬三千餘名為最多而是年賑
恤案內所動糧數至一百七十萬餘石亦數歷年為甚其中
情弊王亶望百喙難辭但在浙省訊問王亶望竟無實詞仍
恐特辯狡飾似應將王亶望即行提解進京臣陸續查有款
蹟奏
聞特即可
勑交刑部堂官提集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三面質對以成信讞
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等奏賊匪敗殘餘孽
尚思乘夜衝撲希冀逃竄實為可惡然此時我兵督柵嚴密
圍攻無慮竄逸自應待其困渴已極即可一鼓成擒此事蘇
四十三攻犯蘭州被官兵擊敗後即死守華林山不復敢往
他處俾我兵得以督柵環繞勦殺益信
上命嘉佑之恩再阿桂等覆奏查辦監糧折色一案此事既已發
覺斷不能置之不辦即結報之道府亦應查明參奏至王亶望
任內捐收最多兩報災亦較重其中情弊自屬百喙難逃阿桂
等務能徹底嚴查以成信讞也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欽奉

諭旨蘭州河州民人為賊蹂躪應如何加恩優恤之處查明具奏
欽此臣等遵查該處民人至四月中旬後陸續來歸臣阿桂
撫諭令地方官設廠施賑前此流離顛沛之民今已漸次
安集惟是兵燹之餘十室九空兼之棲息無所耕理乏資牛
馬被掠則無畜可耕地畝拋荒則収成無望自應仰體
聖恩從優撫卹臣等伏查被賊焚掠貧民應如何優卹之處向無
成例可循惟甘省乾隆三十年寧遠伏羌通渭等縣地震奉
旨優卹案內將壓斃人口每大口給埋葬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
倒塌房屋每間給銀二兩生存人口每口先給糧一倉斗初
賑不論大小口賑給糧三倉斗再普行加賑一個月每大口
日給京升糧八合三勺小口四合一勺五抄倘有木苗被災
者入於災傷案內分別辦理又賞給器具銀一兩壓斃牛隻
每隻借給牛價銀四兩分作四年徵還又奉
旨將寧遠伏羌通渭三縣該年應徵錢糧一體蠲免在案此次蘭
州河州被賊焚掠貧民困苦情狀實堪憫惻蒙
皇上矜念災黎
施恩優卹似應仿照地震災民之例辦理凡有傷斃人口每大口
給埋葬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燒燬房屋每間給銀二兩生
存人口每口先給糧一倉斗初賑不論大小口賑給糧三倉
斗被掠牲畜每牛馬騾一匹頭借給價銀四兩每驢一頭借
給價銀二兩分作四年徵還務農民戶每戶賞給器具銀一
兩其省城內外及河州附近一帶貧民業於五月初一日起
先行開賑一個月口糧至續歸之户一體賑卹以廣
皇仁以甦民困臣等現在飭令司道督率地方官確實查明辦理
務使窮民均沾實惠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阿桂等奏甘肅應行撫卹事宜請將蘭州河州地
方照乾隆三十年寧遠伏羌通渭三縣地震之例辦理等語此
次甘肅蘭州河州等處猝被逆回焚掠急宜加意撫綏以甦民
困所有該處應徵本年錢糧著加恩概行蠲免以示優卹該部
即遵諭速行其餘所奏卹賞各事宜並著行在户部速議具奏
旋經户部議覆應如所奏辦理得
旨如議行
臣等謹案自逆回肆擾佔據河州並侵犯省城閭閻居民
不免失所
皇上廑念病瘝於賊匪滋事之初即屢降
恩優卹臣阿桂等仰體
皇仁奏請撫卹各事宜即蒙
敕部議覆迅速
允行我
皇上宵旰勤求保綏瘡痍之餘得以早登衽席是以邊氓雖經兵燹
而元氣不久旋復也
七月乙巳阿桂李侍堯奏言賊匪又於溝邊連夜収拾木卡
三面共有十餘處因上次我兵用撓鉤鉤開木杈土袋奪卡
過濠更加填築堅實且將木板幾槓排立密布如鹿角以為
賊卡外護二十一日有投出老叔一名訊據供稱賊營尚有
韓黑提卜韓六十個數頭人又有小木撒保蘇四十三徒弟
傳語眾賊以若即投出即遭棄殺門務須同死方得好處保
蘇四十三遺言各宜遵守至賊人斷水業已三日等語臣等

擒虞賊人業已受渴困殆擬即於二十三日進兵勦捕無如
二十二日竟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卯刻始止賊人又
資接濟勢不能待因即派兵乘賊人初得水飲精力未復之
時於巳刻撲進賊人雖不敢出卡迎拒尚於卡內放鎗擲石
抵死守禦而雨後潤濕官兵拋擲火彈其板棚木卡不能延
燒惟特我兵鎗箭齊發賊人雖多死傷不肯潰散臣等因官
兵攻撲已久不免損傷至申刻傳令撤回二十六日寅刻海
蘭察明亮率同彰霨泰愛星阿福寧明山阿蘭保海祿啓當
阿鄂輝阿爾都并章京侍衛帶領奮勇官兵由正面進攻衆
卜坦三德德寧帶領守卡官兵及老教土兵由西邊攻撲舒
亮仁和武靈阿帶領本卡官兵及屯練降番由東面攻撲我
四十六年六月
兵直至壕邊賊人於溝內卡上奮力抗阻且賊人尚存板棚
土屋帳房連接緊密卡邊地勢狹窄又因躲避官兵鎗砲刨
挖溝壕深槽數十道日間總於溝內行走坑坎既多又有板
片木樁拉雜遮蔽我兵至此眼目既不能遠及手足更無從
舒展久攻無益因於辰刻暫行撤回令稍休息傳集將領并
兵飭整鼓勵復於午刻乘賊人不備奮勇復進一面拋擲火
彈一面撲入賊卡痛加勦殺將溝卡盡行佔得並將溝內及
守卡賊人殺死餘賊竄回華林寺我兵三面鎗箭迭擊殺死
更多海蘭察等即首率官兵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帳房盡
行燒燬其內積存糧食衣物一多一併延燒查獲賊人鳥鎗
刀矛無數並於賊人窟穴旁尋得窖水土坑二處即用土填
築此時賊人雖心膽已裂尚於華林寺土墻孔隙及寺墻外
溝內放鎗死守天已將晚因在所得賊人濠卡遍遍豎木柵
一層以防賊匪乘夜來撲此次殺死賊人一百餘名割取首
級五十三顆生擒一名馬格拉丑訊據供稱此時華林寺內
大小賊匪及受傷者約尚有四百餘人本日倉遽竄回糧食
不能搶取所積雨水之處又被官兵佔得寺內存水無多不
敷兩日飲用等語連日官兵奮勇攻撲損傷稍多陣亡官兵
員由為什年滿進京告請存營効力之三等侍衛全海西安
防禦羅家都司張進賢千總蔡珏受傷官三等侍衛阿琿保
護滿營藍翎侍衛瑪圖納恭額阿滿太佐領西爾們八十七
副將富紳參將趙繼勳遊擊程時翼都司馬得高人傑守備
李懋革職副將李天佑降番頭等侍衛木塔爾三等侍衛丹
把西拉布又前鋒郭木西奈護軍巴爾雅圖俱打仗受傷其
餘滿漢屯土兵丁陣亡受傷者俟詳查明確另行造報現在
賊人所佔不過一華林寺勢更淺窄幾無容身之地且屢被
勦殺窮蹙愈形自無難即日蕆事奏入
上
諭內閣曰據阿桂等奏攻勦逆回餘黨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
帳房盡行焚燬殺賊一百餘名此次陣亡官員係三等侍衛全
海西安防禦羅家都司張進賢千總蔡珏等語全海等奮勇勦
賊臨陣捐軀殊為可憫著交該部照例優䘏至革職副將李天
佑打仗受傷著加恩賞還副將仍帶革職留任俟四年無過方
准開復又降番內頭等侍衛木塔爾屢經奮勇出力前已恩賞
銀兩此次又復受傷著加恩賞給二品頂帶其三等侍衛丹把
西拉布著加恩賞給二等侍衛以示鼓勵其餘受傷各員及陣
亡受傷之滿漢屯土兵丁俱著阿桂等查明一體照例郵賞
上
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賊黨垂斃之時尚敢抵死抗

拒傷我官兵實堪痛恨但逆犯自知罪大惡極自不得不為抅
延殘喘之計想官兵四面圍攻且又將華林寺旁板棚土屋帳
房盡皆攻得進筆木卡賊俚踞華林寺內為地無幾想不日亦
即可殲滅淨盡惟在防範嚴密不使一名乘間竄逸至現在尚
有逆匪頭目韓黑提卜韓六十個及蘇四十三徒弟小木撒等
在賊營率衆抗拒必得此三犯生擒解熱河審辦盡法處治以
彰國憲再阿桂等前奏撒拉爾回衆共有十二工人數自必甚
多此次作逆之蘇四十三等不過其中之二三工將來事平之
後須於善後事宜案內將此數工歸地方官妥協經理使永遠
敉寧之處著傳諭阿桂等詳籌妥議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捐監首嚴折色以防百弊叢生
乃乾隆三十九年甘省開例之始即公然折色收捐業經王
亶望供認不諱而彼時各道府並不盤查監糧有無亦即假
捏結共為欺罔若非夥指分肥通同舞弊何以一力擔承臣
等伏思此事所關甚大雖歷時已久人數衆多不可不逐一
嚴參徹底根究所有王亶望任內假捏結報之歷任道直隸
州知州謹詳悉查明參
奏請
旨將道員內陞任甘肅藩司王廷贊現任江西藩司秦雄飛甘肅
臬司福寧甘肅西寧道劉光昱四川川北道鄭啟謨甘肅安
肅道奎明浙江寧紹台道蔣全迪河東鹽運使程國表山東
糧道觀祿知府各員內現任甘肅涼州府知府汪皋鶴廣東
高州府知府周人傑甘肅甘州府鍾廣起甘肅寧夏府張金
城

參
陵部中撒克署知府各員內現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康基淵甘肅
秦州直隸州知州侯作吳直隸州知州各員內現任刑部員
外郎覺羅彥方湖北安陸府知府姜興周甘肅鞏昌府知府
宗開煌署直隸州知州各員內現任甘肅靈州知州黎珠甘
肅寧夏縣知縣宋學淳等現任內二十一員革職除王廷贊
及覺羅彥方現在京中請
勅交刑部就近審訊外其在甘省各員臣等即一面究訊至現任
他省人員應令刑部行文各該省督撫委員押解來甘質訊
又丁憂事故之蔣持達德明奇明黃元杞傳赫鄭昌泰陳之銓
崧柱吳鵬新魏椿年瑞泰楊士璣李永瑞等十三員應請
勅交吏刑二部查明如已補官一併革職押解其已經革職者亦
行文原籍督撫派員解審即病故各員亦查明知照以便定
案特和除至王亶望陞任以後各道府雖係相沿結報罪亦
難辭俟臣等審明陸續參奏再現任甘肅道府缺出甚多除
另摺奏補外一時實無妥員委署應令被劾各員暫留項替
辦事俟新任到日再行交代臣等有應行訊問事件即傳集
究審亦無慮其彌縫掩覆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查辦監糧折色收捐一事現
向按察使福寧鞏昌府知府宗開煌嚴切究訊據福寧供開
捐之始即係折色並未交糧上倉藩司原屬知情其實收王
亶望總交蘭州存貯給發各州縣或多或少俱係藩司主政
各省捐生俱赴蘭報捐而各州縣亦就近在省填捐至各屬
折色銀兩並未見買補歸倉多係故銀抵糧盤查既屬具文
按季出結亦係虛應故事等語宗開煌亦有四十二年署安

西州任內安塽玉門兩縣冊結因未曾到任盤查詳請展限
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城出結之供是王亶望明知各州縣
係折色收捐徒取通府一結為異日諉卸之地據福寧供各
屬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或於總督具
奏後藩司補取道結或取空白由藩司填定從未親往勘驗即
放賑時亦從未親身監視等語其中情弊已屬顯然且臣等
檢查王亶望任內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卹原案即如皐
蘭一縣於乾隆四十年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收糧十九萬
一千九百餘石是年即開銷賑卹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一
萬七千二百餘兩四十一年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糧三十
二萬石是年即開銷賑卹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其餘
各屬雖參差不齊大約多捐者賑卹必多其無災賑地方則
報捐亦少是王亶望發給實收之多寡竟若預知各屬被災
之輕重而定數者其為通同侵蝕任意開銷已無疑義至甘
省上下如何彌縫分肥之處臣等查問王廷贊致福寧原札
內有前任陞司於額收公倉實銀外各屬請領實收每張議
收銀一兩以給上下各衙門吏役雜項之需等語查監生每
名交公費銀四兩以二兩解部以二兩作衙門書吏公費自
五錢至二錢不等定數不為不多乃王亶望復於此外議收
雜費銀一兩是明知捐監一事弊竇多端借此取悅眾人以
塞其口且王廷贊到任後又於雜費銀一兩外每實收一張
索銀一兩此眾所共知諒王廷贊亦無從隱諱若王亶望之
彌縫分肥臣等詢問福寧據供王亶望在藩司任內各屬給
發實收多少由其專主報災輕重由其議定厚薄因人而施
自有交通染指情事即伊陞任後無人不知其擁厚貲而去
但當日如何婪索屬員如何饋送不能指出實在憑據等語
臣等伏思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聞王亶望到任
後即稟知勒爾謹將蔣全迪
奏調蘭州府知府承辦捐監事務而王亶望即將實收交首府
存貯轉發各州縣並於雜費一兩內議給首府衙門三錢是
即勾通舞弊之據且蔣全迪在蘭州府任內捐陞道員人亦
有言其得厚貲者該員現在浙江寧紹台道已於假捏結報
案內另摺奏請
旨革職應一併提解至京與王亶望質訊再王亶望任內初開捐
時之皐蘭縣知縣程棟現已捐陞刑部員外郎在京供職應
請
勅交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就近傳訊令其在任時如何冒銷如
何賄求各款逐一供明俟王亶望到時質對無難水落石出
臣等現亦提到王亶望在任時接任皐蘭縣已陞狄道州知
州陳嶽嚴切究訊據供王亶望聲名狼藉通省皆知有要捐
的監生將監生名姓開單交給州縣令其用印填捐並不發
給銀兩再四十年程棟辦理賑卹案內有運送適中給散賑
糧腳價銀二千四百餘兩係成例應補領之項王亶望並未
發銀等語臣等查王亶望任內四十四十一兩年所有皐蘭縣
開銷此項腳價銀六千六百餘兩即以通省均未給發而論
亦不過三萬二千餘兩王亶望之貪婪當不止此然此亦侵
蝕之一端其通省如何冒賑開銷之處現在設法研求俟訊
得確情續即具

奏均奏入

上

諭內閣曰前已甘省收捐監糧一案私收折色冒賑浮銷上下通同舞弊既經發覺不可不徹底查辦因屢傳諭阿桂嚴切詳查據實参奏今據阿桂等將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種種弊端已全行查出比時即將甘省大小各員一併革職審究亦皆罪所應得但此事總在藩司為政其次則首道首府首縣勾通侵蝕為弊較多此外各道府州縣雖弊實亦皆不免而此時尚未查明無庸遽行辦理所有前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前任皐蘭縣知縣程棟自當革職拏解蘭州嚴審此外各員著交吏部查明其曾任蘭本道首府及首縣者著即一體革職拏解蘭州審訊其餘各道府州縣並加恩免其提訊著該部查明再降諭旨至王廷贊前來行在時令軍機大臣傳旨訊以監糧一案伊堅稱並無情弊俟遣令回京候旨又令留京王大臣會同刑部堂官覆訊並傳示硃筆諭旨以伊之生死在實供與否令其自定朕不食言乃伊仍祇供辦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難保必無而於一切情弊始終不肯供吐今阿桂等業已跟究明確弊實甚多是王廷贊之罪更不能復加寬貸王廷贊著革職拏問解交行在俟王亶望解到時交軍機大臣一併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質訊

辛亥

上

諭內閣曰本日據吏部查奏王亶望在甘肅藩司任內通同折捐冒賑之首道府縣各員除蔣全迪程棟已經革職拏問外所有曾任蘭州道之秦雄飛蔡廷謨俱著革職拏問交與阿桂等嚴審至三十九年甘省開捐監糧以來即在王廷贊任內之道府州縣均屬通同舞弊自應一體嚴審所有已經查出之前任蘭州道陳庭學現任蘭州道圖薩布前任皐蘭縣知縣鄭陳善楊應訂亦著革職拏問交阿桂等併案嚴審

壬子阿桂李侍堯奏言本月初五日海蘭察明亮派委勇官兵及屯練降番在木柵邊照常放礮打石使賊人不備午刻海蘭察明亮率同侍衛提鎮督率弁兵直至壕墻邊先將樹枝草捆隔墻擲入填滿濠塹然後拋擲火彈施放火箭引火焚燒兵時賊人尚於墻邊抵死抗拒我兵站立壕邊向內鎗箭齊發勦殺甚多火勢益熾賊人不能存住始紛紛退竄華林寺殿屋雖已拆燬尚存一角及圍墻賊人在內戕盡死守我兵一面施放鎗礮一面運送樹枝草捆及木植板片將濠內之火用土填滅直逼濠墻用樹枝等物擠積寺基拋擲火彈燒起賊人拚死衝撲數次俱被官兵鎗箭打回酉刻寺內殘垣屋簷被燒坍倒賊人打死燒斃者甚多始往後竄回華林寺後墻邊及兩廂房墻圍內藏匿放鎗擲石盡力抵禦官兵正欲乘勢將燒殘木植拋入墻圍再用樹枝草捆一併填燒令賊人不能存立其時已至亥刻黑夜難以用力因暫將官兵撤回初六日黎明海蘭察明亮率同彰霍泰斐英阿福寧明山阿蘭保多爾濟色布坦海祿哈當阿三德德寧武靈阿額蟬阿爾都並侍衛章京帶領奮勇屯土官兵由華林寺前撲入並預行分防舒亮仁和馬彪羅江鼎棻卜坦等各帶本卡官兵預備賊人分竄即協力擒勦卯刻我兵拋擲火彈鎗箭齊發並短兵砍殺賊人竄入後墻墩內及燒燬房基潛匿官兵緣墻而上站立墻頭向下放鎗擲石打死壕內墻角賊匪甚多衆兵奮勇撲進擒拏勦殺兵將有賊人百餘從西邊濠下直衝我兵隨後追殺至平坦處又有仁和馬彪等率領本卡官兵將賊人重重圍裹在內擒殺淨盡其華林寺後綠蔴鋪賊亦殲戮無遺共生擒賊人六十七名割獲首級四百五十顆陣亡由京派來之司鞍長倫察屯練土外委郎本太受傷副護軍參領達蘿璊藍翎侍衛萬濟那親軍哲克屯練巴圖魯土把總郎思甲軍機處行走戶部員外郎舒濂亦帶箭傷兵餘陣亡受傷兵丁俟查明造報查逆回於光天化日之下輒敢肆擾不法實屬神人共憤蘇四十三攻犯蘭州被官兵擊敗後即同衆死守華林山不復敢往他處俾我兵得以擊柵攻壕盡數勦殺皆由

聖主洪福

上天眷佑而臣等奉

命督辦趕速至三月餘將賊匪殲擒淨盡不致一名漏網寔仰仗

皇上天威得以蕆事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安定縣馬明心家屬乃其心腹徒弟並伏羌縣爲伊散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堂家屬業經派按察使福寧前往督率地方官按名查拏解省審辦如此間訊出各該處果有從逆回民即行一併嚴辦至洪濟橋唐家川等處從逆回民於四月初旬自蘭州竄回被土兵勦殺及淹斃者二百餘名又陸續拏獲正法者百餘名隨賊打仗傷死者三百餘名現在該數處所存新教餘黨諒已無多此外不過查拏各該犯緣坐家屬亦屬易辦臣等已提到該處烟戶冊按查並檄調河州知州謝桓至省面詢情形仍向現拏各逆犯嚴切跟究實力妥辦總之搜捕逆黨務期淨盡根株必不使復留餘孽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賊匪肆逆以來所有從賊各犯省城正法二十名河州西寧二處正法五十七名業經具

奏在案嗣省城盤獲從賊各犯及由河州循化等處提解至省審明應正法人犯二十六名又循化廳文武員弁帶領老教土兵陸續搜獲新教逆犯及婦女幼孩共三十四名口俱經分別核辦內韓阿渾即馬六十七一名前據省城拏獲賊匪供稱該犯與蘇四十三帶領賊人分路滋擾一至河州一至循化蘇四十三困守華林山尚望其救援等語嗣據舊教土司拏獲解省臣等嚴切研鞫據該犯供三月間起事時蘇四十三令其糾約各莊未到新教隨從接濟該犯糾約三百餘人尚未齊全即被循化官兵帶同舊教土兵衝殺擒拏該犯藏匿山中幾及三月始被搜拏等語是賊匪所供分路滋擾事屬有因且聞該犯在撒拉開地方為新教素所信奉與蘇四十三相同其賊人未到河州以前該逆起釁各情即可以向其跟究應解送

行在辦理其餘各犯業已隨時正法至現在省城及各處監禁之逆賊婦女幼孩三百十五名口除將蘇四十三韓一提已拘家屬十一名口業經正法外餘俟遵

旨分別發遣等奏入

上諭內閣曰本日據阿桂等奏賊擒逆回餘黨淨盡一摺逆匪自竊固守官兵得以全數勦滅竟無一名漏網寔堪稱快除海蘭察等已於阿桂等前次奏捷時交部從優議敘外所有此次打仗陣亡之司鞍果倫察着加恩照藍翎侍衛例給與卹典已據土外委郎卡太並照土千總例議卹受傷之比味已圖魯土把總郎思甲著加恩以土守備用此外受傷各員弁及陣亡被傷官兵著阿桂等查明照例優卹至軍機處司員戶部員外郎舒濂亦帶有箭傷著加恩賞戴花翎其屢次打仗奮勇受傷之頭等侍衛木塔爾前已賞給二品頂帶著再加恩遇有四川管理降番之副將缺出交該督酌量題補

臣等憧察賊首蘇四十三及黨惡要犯已就誅戮且糧食撒盡存水無多賊匪已無可倚恃乃狠戾性成於竄入華林寺後魚釜游魂尚敢死力抗拒直至官兵樹柵火攻始將該殘徐醜殄滅無遺此實賊黨戾氣所鍾自致聚殲竟無一人倖逃法網

天道之昭著與

王法之森嚴益足垂戒於萬世云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此次勦捕逆回雖因其死守抗拒遲至三月有餘始行殲滅然使賊於一月前衝突而逃勦捕正自費力今乃仍聚華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數殲擒竟無一名漏網此實仰賴

上天嘉祐朕愉快之餘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稱馬明心家屬徒弟并伏羌縣斂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黨家屬已委按察使福寧前往查辦等語所奏甚是此等從逆回民露有形跡証據者必須全行搜查不可稍存將就了事之見至省城及循化河州等處監禁逆犯之婦女幼孩人數甚多著阿桂等查明將應發烟瘴者即行分別發遣毋令久稽監獄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首逆蘇四十三首級當官兵奮

勇追剿其如何被殺及為何人所殺緣由無從查詢及至陸
續呈驗令韓阿渾等及伊妻女認出時當即飭令官兵務將
屍身尋獲而其時所有割獲首級衆賊屍身俱為官兵砍碎
實無從辨認是以即將蘇四十三及各頭目首級懸掛蘭州
各門號令今奉
旨將蘇四十三首級傳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臣等伏思馬明心
雖未有助逆蹤跡然其煽惑傳習實係禍首罪魁現令刨出
屍身剉骨揚灰其首級一併同懸示衆所有蘇四十三首級
現已裝盛木桶並奉到告示領發各省每處懸示數日俾回
民共知儆戒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辦理賊匪餘黨一事其洪濟橋唐家川
等處從逆回民陸續搜捕勦殺已有五百餘名然有餘孽已
竄無多且安定伏羌等處亦無需帶兵搜捕毋庸海蘭察等
在此幫辦臣即令明亮先行馳赴
行在海蘭察額森特飭明亮隨後亦即帶領侍衛官員起程再土司
楊宗業番兵一千二百名及保安土兵一百名俱於六月二
十三等日飭令分起回伊番地其又西安先撤回滿兵一千
名寧夏先撤回滿兵五百名亦於七月初一等日分起自蘭
州起程其西安副都統薩炳阿即令帶兵回陝均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遵
旨傳集司道及在省之府廳州縣各員反覆開導現究冒賑弊竇
實據令其逐款開出茲據蘭州府知府陸璋鞏昌府知府宗
開煌平涼府同知閔鵷元蘭州府同知善遵署肅州知州州
同對熙狄道州知州鄭陳善皋蘭縣知縣候補知州楊恩言
皋蘭縣知縣蔣重熹古浪縣知縣舒玉龍永昌縣知縣林昂
霄山丹縣知縣萬邦英前任古浪縣知縣徐樹楠漳縣知縣
那恒等十三員將浮冒賑糧銀數及被上司勒取交辦物件
等項用去銀數逐一開寫前來臣等閱該員等開出各款勒
爾謹雖未向屬員婪索多贓亦曾收受宗開煌銀一千兩且
屢次交辦物件致送過往人情所用甚多王亶望任內則無
人不向其勒索多金賊款累累尤為貪縱王廷贊尚未收受
屬員銀兩亦有交辦物件情事查甘省地瘠民貧官場素稱
清苦此衆人所共知勒爾謹等身為甘省上司更應稔悉何
以竟令屬員買物賠墊甚且公然勒索是明知各該州縣辦
理監糧賑卹大有侵漁遂爾分肥染指於之前次福寧所供
各處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或於總督具奏後藩司補取
道結或取空白由藩司填定等語其為上下通同一氣冒銷
舞弊已無疑義臣等查各該員所供雖尚有不實不盡之處
而大局已破百喙莫辭謹將陸璋等親供錄呈
御覽請
勅交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
行在軍機大臣分別嚴訊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省收捐監糧一事原因邊陲地瘠民貧恐令倉儲
充裕以備賑卹之用是以從經允行乃開例之始即公然私收
折色甚至通省大小官員聯為一氣冒賑分肥扶同捏結積成
弊藪既經敗露自不得不徹底跟究現據阿桂等陸續查奏歷
得情弊俱已水落石出是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作為官吏肥

案之貲實屬愍不畏法為天理所不容況辦賑之事有濫必致
有遺若官吏多一分侵漁即災民少受一分實惠朕之所以嚴
行窮究者正欲剔除官吏積弊使百姓實受賑卹之益並非因
辦賑有弊轉將賑卹之事概置不舉也前恐各督撫誤會此意
或致有災不辦曾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但恐督撫等仍未能
仰體朕懷且不肖之員或以於己無可分肥即於民視如膜外
其所關於民政者甚大朕如傷在抱每遇各省偏災不惜多發
帑金優卹不使一夫失所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各該督
撫務當以愛民卹災使得均沾實惠為念遇有地方水旱即詳
悉查勘據實奏報加意賑卹斷不可稍有甘省監糧之案遂爾
因噎廢食以致稍有諱飾倘如此申誡再三而督撫等仍有蹈此
者經朕察出必重治其罪將此再行通諭中外知之

癸丑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山西巡撫雅德曰連日令
軍機大臣嚴訊王廷贊據供有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
州郭昌泰各饋送王亶望銀兩或二千或三千文生省長隨送
進朱家慶係漢軍已告病回京郭昌泰係山西人已丁憂回籍
等語著將朱家慶郭昌泰二人各行提取嚴訊確供迅速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王廷贊供金縣知縣邱
大英西寧縣知縣詹耀璘各饋送王亶望銀二三千兩等語即
大英詹耀璘現任甘肅知縣著傳諭阿桂等就近提訊得有確
據即嚴參歸案辦理

癸丑同日

上諭內閣曰據吏部查奏王亶望王廷贊甘肅滿同任內曾任本
道首府首縣各員除秦雄飛等八員業經革職拏問閔鵷元等
三員現已病故外所有前署蘭州道之現任西寧道劉光昱前
署蘭州府知府康基淵前署皋蘭縣知縣現任蘭州府知府陸
瑋現任皋蘭縣知縣蔣重熹俱著革職拏問交阿桂等併案審
辦其捏結舞弊之各道府州縣仍俟吏部查明具奏另降諭旨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昨據戶部奏甘肅監糧自開
捐以後節據該督造報糧石並以各州縣舊有倉廒不敷存貯
共請添建者二十六案估需銀一十六萬一千八百餘兩經戶
部准令添建即於所收捐監倉費銀內動支造報工部核銷在
案今查明此項既無本色糧石則從前該省請添建倉廒何糧
可貯顯有捏冒情弊不可不徹底查辦等語所奏甚是本日又
據工部將甘省請建廒座現在核議及從前准銷未銷各案請
一併勅交阿桂李侍堯徹底查明具奏一摺與戶部所奏事屬
一例建立廒座原為收貯粮石而設甘省自乾隆三十九年勒
爾謹奏准開捐以來即私收折色通省糧石盡屬紙上空文即
現有之倉廒已為虛設何得又請添建其為捏報蓋造侵蝕公
帑已無疑義著傳阿桂等將請添建廒座之各州縣派令滿漢
軍機章京分路前往查勘有無廒座據實覆奏

庚申阿桂李侍堯奏言官兵於本月初六日殲滅撒拉爾逆
回將割獲首級令前此被擒現尚監禁之韓三十九及韓阿
渾即馬六十之逐一辨認據認出頭人馬作南馬三十五首
級即於蘭州各門懸掛號令至生擒賊人內有馬良海受傷
甚重於拏獲後斃命亦即梟取首級懸示訖其唐宗第等六

犯傷重垂斃不能取供當即先行正法尚餘賊犯大小六十
名臣等詳細研鞫賊衆要頭目在內擇其人稍明白於熟四
十三起事及鹽路華林山始終抗拒官兵情形略為知悉可
備訊問且傷痕尚輕不妨起解者爲達易特韓回個韓三個
三名同韓阿渾即為六十之黨得福兵五名交侍衛泰斐英
阿福寧阿爾都管押於本月十二日自蘭州起程解送
行在審鞫此外傷重賊犯二十五名於取供後先行正法傷輕之
三十一名於十三日致祭陣亡將士時正法同陸續正法之
前次拏獲賊犯韓三十九一名又馬宰沙等六名及閏五月
十九日官兵拏柵圍攻後節次自賊營投出之老叔二十名
一併問凖道
呈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明亮已於初八日起程馳赴
行在羅江鎮亦於是日起程回滇初九日海蘭察帶侍衛章京拜
唐阿六員名起程初十日
乾清門侍衛彰霭明山阿蘭保起程十一日額森特
乾清門侍衛那木扎帶同侍衛拜唐阿十三員名起程十二日
乾清門侍衛泰斐英阿福寧二等侍衛阿爾都押解賊犯起程
十三日舒亮帶同侍衛拜唐阿十一員名起程所有阿拉山
兵舊數土兵并寧夏涼州莊浪滿兵業經撤回那蘇帶領屯
練降番亦於日內回川此外西安滿兵及緑旂官兵亦即分
起陸續撤回俾道路不致擁擠其將軍劉都統提鎮等俱隨
本營營兵按日起程至副提單恭領達隆襄侍衛爲濟
爾巴圖因受傷稍重暫留蘭州俟調養就痊再令起程赴京

聞

均奏入報

同日
上諭內閣曰前據阿桂等奏稱將逆回餘黨所有在事出力員弁
業經陸續分別加恩即賞兹據阿桂復查明前次打仗時濮土
弁兵內甘州提標守備馬斌四川千總唐萬年循化營千總蕭
福禄延綏鎮標把總孟學易始終在頭敵打仗奮勇殺賊並經
受傷馬標等俱着加恩賞戴藍翎涼州兵張世傑固原兵洪光
耀延綏兵孫仲喜王寧長上壓擊打賊逐奮勇出力張世傑等
俱着即賞補把總撒拉爾土司韓光祖屯練巴圖魯藍翎土把
總阿旺蘇翎土千總羅中保沙斯俱帶兵打仗奮勇殺賊韓光
祖等俱着加恩賞戴花翎屯練土千總阿明土外委羅中明帛
喝爾甫克土千總阿克列斯滿土千總安爾吉節次打仗殺賊
並經受傷羅中明等俱着加恩賞戴藍翎以示優獎

壬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甘省監糧一案據阿桂等查
奏開例之始全係私收折色並無實貯在倉而從前袁守侗阿
揚阿欽差前往盤查據稱倉糧係屬實貯兵言殊難憑信該省
監糧既未實存則倉儲焉能足數此必當日地方官一聞查倉
之信挪東掩西為一時彌縫之計其簽量人役均係該地方官
所管易於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稱並無虧短亦
未可定當日州縣各官現在甘省者無難訊究得實著傳諭阿
桂等即行確切訊究令將袁守侗等往查時該員等如何挪移
掩飾其人役等如何通同弊混之處訊取確供據實覆奏

已已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飭委按察司楊孚前任安定縣
查拏馬明心家屬及心腹徒弟并伏羌縣爲伊斂銀之新教
阿渾各嗣據該司稟稱於七月初四日行抵安定屬之秤鉤
驛距官川一百四十餘里該處山路叢雜若多帶兵役恐致
逃竄轉難搜捕即督同安定令黄道煚選帶幹役數名星夜
前進於初五日已刻猝至官川馬明心家擒獲該犯堂弟馬
三娃即馬進美並馬明心之妾張氏幼子二名女孩二口馬三
娃之母孫氏又獲逆犯張懷德之妻馬氏並訪得馬明心之
長子四十九又匿另莊回民馬德裕家隨押令協差飛拏將
馬四十九並馬德裕及伊子馬明耀獲解次日又拏獲外來
從教之伏羌回民齊明齊月臨潼回民拜得明清水縣回民
蕭明正山西蒲州回民蔡祥玉新教教讀馬成祥馬明心表
弟馬朝林另莊居住之車滿倉俱押至縣又於縣城拏獲逆
犯張漢之妻馬氏女二口犯兄張桂妻李氏子女四口飭縣
分別解省並查官川地方大小村庄俱係漢回雜居其馬明
心所居官川堡莊內共有回民三十餘戶分上下堡上堡係
馬明心等居住下堡則係舊教自馬明心正法從前無知被
惑者俱各驚惶失措情形甚屬畏懼至逆馬明心之馬成
德馬如玉馬成林馬蘭滿拉即馬如邑亦經黄道煚選差拏
獲該司於初十日行抵伏羌即督同該縣選差幹役將斂銀
附從各犯密拏於十一十二等日拏獲馬得建馬立格馬
景元馬伏寶馬進棟馬尚紀馬進彩楊鳳鳴馬建業馬正邦
楊洪道高兆元馬良貴馬紫貴馬成齊有全一十六犯先後
拏獲解案並據該司稟稱伏羌回民眾多當即傳集剴切曉

諭羣疑盡釋感悔涕零咸安堵如常等語該司於回省之後
路過隴西又拏獲逆犯張明得張懷德家屬共十五名口一
併分起解省臣等提集各犯逐嚴加鞫訊各供俱係新教回
民或向從馬明心念經稱大徒弟或不遠數千里前來拜從
或與馬明心交結爲之經理家務或於馬明心起解時追送
至省或於馬明心正法後羣聚誦經或代馬明心收銀或裁
匿馬明心之子其伏羌縣所獲馬得建等十六名內馬建業
八名俱係新教阿渾有糾約斂資者有出銀饋獻者有攜銀
代送者種種情節俱各供認惟僉稱與撒拉爾地方遙遠向
不認得蘇四十三實無從送情事其伏羌縣回民斂銀一節
亦在蘇四十三起事以前並不知馬明心已經正法等語臣
等因拜得明等俱係隔省回民遠至官川拜從馬明心已屬
可惡至馬明心業經正法尚敢聚居誦經寔屬悖不畏死查
馬明心創教起釁致蘇四十三藉端滋事今安定各該犯附
從馬明心雖未敢來撒接應公然通賊伏羌各犯爲馬明心
糾約斂銀亦在蘇四十三未起事之前均與寔在從賊有間
但既拜從馬明心爲師甘心崇奉即與逆黨無異未便僅照
邪教爲從律定擬應將附從馬明心之馬德裕馬明耀馬成
祿馬成祥馬朝林車滿倉馬成得馬如玉馬成林馬如邑齊
明齊月拜得明蕭正明蔡祥玉馬得建馬立格馬伏寶馬景
元馬進棟馬尚紀馬進彩楊鳴鳳馬建業馬正邦楊洪道高
兆元馬良貴馬紫貴馬成龍齊有全併前所拏獲監候待質
之馬而立即馬尚德三十三名概行正法以示儆戒至馬明
心堂弟馬進美即馬三娃張漢之兄張桂張懷德之兄張懷

墹張明得之父張士榮姪張二娃五名擬照緣坐律概予斬決
馬明心張漢張懷德張明得之妻妾子女等共二十六名
分別發遣其婦女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索倫察哈爾兵丁
為奴幼男發往雲南之普洱廣西之百色極邊烟瘴充軍並
咨查拜特明康梓王杏原籍有無婦戚為匪情事至唐家川
洪濟橋等處從逆餘黨已據布政使福崧等稟稱業經搜獲
數十名及各犯家屬數十名仍飭令再行實力搜緝毋致
漏網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阿桂等奏按察使福寧督率安定縣知縣黃道煚
查拏逆回餘黨及應行緣坐各犯家屬不動聲色俱就弋獲且
傳集回衆剴切曉諭俾衆心驚疑盡釋感激涕零咸皆安堵辦
理頗屬得宜福寧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著交部議敘知縣黃道
煚一併交部議敘以示優獎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逆匪滋事以後據猶代廳等處
搜獲各該犯屬婦女幼男共五百名除陸續監斃並首逆
家屬正法共一百五十八名口外現在各屬監禁婦女二百
五十九口幼男八十三名查各犯俱係新教回匪其應行緣
坐幼孩未便併發新疆致滋煽惑應遵
旨將婦女發往伊犁賞給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兵丁為奴幼男發
雲南之普洱廣西之百色極邊煙瘴地方充軍所有婦女二
百五十九口分作七起幼男八十三名分作兩起俱間日起
解檄飭營汛派兵護送其循化續行搜獲犯屬並安定伏羌
唐家川等處獲各犯家屬俟辦對時亦即照例分別發遣
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令甘省大小官員據實供吐業將陸璋等親供錄呈
御覽茲復據陸續來省之知府鍾麐起汪弃鵠張金城候補同知卯
大英等十五員各將浮冒賑數及餽送上司並代買物件等
項銀數開送前來臣等閱該員供詞雖尚有不盡而上下通
同冒賑開銷各情弊業已供認不諱臣等又接奉
上諭據王廷贊供如大英唐繼瑞等各餽送王亶望銀兩等因臣
等復傳集鄭大英等二員嚴加詰問鄭大英供在金縣任內
兩次送過王亶望銀四千兩唐繼瑞供在西寧縣任內兩次
送過王亶望銀四千兩等語該員等所供餽送情節相符又
有代買物件及送過盤費銀尚不止王廷贊所供三千之數
應將該二員遵
旨歸案辦理現任蘭州道圖薩布係上年十月到任臣等傳訊該
員據供我到任時於賑加賑早已辦過今春展賑亦係上年
辦定之案至現在甘省造報捐監冊只辦過四十五年春季
其秋季尚未造報我係十月到任各處所捐糧數並未出結
等語臣等恐該員尚有索取屬員供應及銀物等事復訊之
前任皋蘭令楊通言現任皋蘭令蔣重熹僉供圖薩布自到
蘭州道任首縣並無供應亦未收受伊等銀物等語可否將
圖薩布暫免革職聽問如續有查出通同舞弊再行嚴
參治罪之處伏候
欽定奏入報
聞

庚午

上諭內閣已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審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等控災冒賑侵蝕監糧通同舞弊營私各款按律定擬請旨即行正法一摺朕酌核三人情罪即予駢誅亦所應得但其中猶有區別不得不為明白宣示者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例議准允行原令祇收本色糧米其時王亶望為藩司即公然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于是王亶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歷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吞民膏毫無忌憚嗣後王廷贊接任藩司既知折色之弊雖累商該督請停捐乃仍復因循觀望並不據實陳奏且將私收折色一事議定改歸首府辦理而一切弊竇仍未革除若非朕特降諭旨令阿桂等密行查辦則始終蒙蔽王亶望諸人竟得安然飽其慾壑倖逃法網有是理乎今王亶望勒爾謹王廷贊等業解行在審勘所有伊等冒賑分肥婪贓舞弊各款俱一一供認明確俯首無詞夫國家任用總督藩司本欲令糾察屬吏遇有損害病民之官隨時舉劾俾民瘼得以上陳而閭閻得以下逮朕臨御四十餘年以來無日不以敬天勤民為心凡各直省偶遇偏災即飭地方大吏加意撫綏降旨賑恤凡中外臣民所共知共見者即查辦此案朕早有風聞猶恐各督撫或誤會朕意因噎廢食致將災賑之事斷固不舉是以遲回未發者已二三年矣今諸弊已露若再不辦是朕不能懲貪黜吏朕豈肯恩及從前何文方世儁良卿高積錢度等侵以婪贓枉法先後伏誅然尚未至侵蝕災糧冒銷國帑至數十萬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張膽肆行無忌者王亶望由知縣經朕加恩用至藩司超擢乃敢負恩喪心至此自應即正典刑以彰國憲王亶望著即處斬至勒爾謹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因其平日尚屬小心勤慎用為總督從前逆回一事原因勒爾謹養癰貽害所致即收復河州亦係布政使福崧在彼籌畫幫同辦理勒爾謹失機貽誤本即應正法彼時朕尚從寬改為監候今又于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賑婪贓一案全無覺察且己亦收受屬員代辦物件一任家人等從中影射侵肥種種昏庸貽悞罪更難逭但朕究以用人不當自引為愧未肯即令肆市勒爾謹著加恩賜令自盡至王廷贊以微末之員擢至藩司受恩甚重乃于接任王亶望交代時不惟不據實參奏且效尤作弊雖未收受屬員銀兩亦有派買物件並加收心紅紙張銀兩之事其罪亦難末減況從前令留京辦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審訊時令其將此案冒賑私捐及王亶望婪贓等款詳悉供吐並硃筆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乃竟始終匿飾不吐實情豈非自取其死但究念蘭州守城微勞免其立決王廷贊著加恩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交刑部按例入秋審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此事既經發覺自不得不徹底查辦嗣後內外大小臣工益當互相砥礪各懍冰淵共矢愛民潔己之誠毋蹈簠簋不飭之戒所有辦理此案前後情節著通行曉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案甘省封疆大吏不思潔己奉法率屬惠民乃公

然侵蝕倉儲蠹國病民為從來所未有浸至積庫名璵致
有逆回蘇四十三之事王亶望諸人種種劣蹟始各敗露
逆孽解
行在
呈上親鞫於
廷復
命大學士九卿會訊情真罪當百喙無辭是明示懲創以申
國憲從此吏治肅清
恩賞下逮所謂辟以止辟者乎
八月辛未
上諭內閣曰昨行在大學士九卿等審訊王亶望時據供署中親
友常有馮託捐監之事我就令屬員填給實收送進並未發給
四十六年八月
捐監等語此等夤緣請託之人王亶望既為馮託屬員捐監自
必又有加捐官職發遣地方之人若輩出身既不可問倘任以
地方事務必致賄賂公行毫無忌憚於吏治官方大有關係不
可不徹底查辦現在阿桂會同李侍堯查辦捏災冒賑之案著
即就近查明王亶望及其餘道府任內將子姪親友幕賓令屬
員填取監生實收之人現有遞捐官職銓選及分發各省試用
者查明一併革職即現係監生並未捐官者亦應追奪監照按
名褫革俾知名器不可濫邀以杜鑽營倖獲之弊其餘四庫全
書處効力監生內如有經王亶望送給實收濫邀議敘者亦著
一體斥革仍加恩俱免其治罪其總我朕俱加恩不問但以後
自當加慎勿謂朕不教也又據程楝供將全省亦有交首縣捐
監不發銀兩之事著一例查辦至甘省收捐監糧因王亶望始

收折色王廷贊復理其獎歷年所捐監生不下數十萬皆屬濫
爾成均本應交部按名褫革姑念人數眾多且尚係本生自出
己貲與填給空名冒稱實收者有間著一體加恩免其斥革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
甲戌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查辦監糧一案將捏報災賑之
道府州縣通行查核自乾隆四十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假捏
結報之道府直隸州共五十三員各州縣內未捐監辦災者
祇有十六員其止捐監而未辦災者四十六員捐監報災者
一百十二員其收捐監生自數百名至數千名不等開銷賑
恤糧數自數千石至數十萬石不等臣等連日將現在省城
各員嚴切訊問據供饋送上司代辦物件往來支應捐修工
程日用花銷各款大概相同伏查各省報災皆由災民呈訴
地方官勘報後又經府道等逐層查勘始具報成災分數甘
省則一面夏秋各屬紛紛具報而其准否輕重則總督與藩
司面為商定厚薄因人而施多寡惟意所欲除首縣供應各
上司每年俱准多開外其他或藉口衝途差務之賠墊則浮
冒亦多至地居偏僻缺亦不甚清苦如狄道河州等處而多
開賑糧者大抵皆善於逢迎及加意餽送之人藩司多給冒
收非酬其素日之殷勤即冀其將來之答報捐監既多不得
不虛報災賑以開銷總之通省大小各員聯為一氣冒賑分
肥遂至積成弊藪牢不可破在各州縣既藉冒賑為侵漁之
地勢不得不稍為點綴及從閒涓辦煮粥施衣等事以掩人
耳目邊地窮民本無必欲報災之念轉得年年食賑且可邀
恩錫錢亦所樂從是以歷年以來並無出而控告者此皆實在情

形也。雖現在各員所供，尚有不盡之處，而其浮冒侵漁情弊，
業已水落石出，毋難究詰。再凡等劣員實屬懸不畏法，為天
理所不容在我
皇上所以嚴行窮究，止欲剔除官吏積弊，使百姓實受賑恤之意，
原非斷借監糧為若輩所花銷而
國家數百萬帑銀，亦不可懸宕無著。況凡等貪贓之吏，即將家產
查抄入官，亦不足抵其浮冒之數，豈可使尚擁厚貲。是以附
璘、鄭陳善、楊惠言、蔣重熹四員，臣等接奉革職拏問
諭旨，
即一面將伊等任所資財查封備抵，並行知前任蘭州府知府
蔣全迪原籍，任所暫撫一併查抄，至道員劉光昱任所貲財
亦已查封存記，以備分賠。其已離任而尚在甘省之陳鴻文
等十一員，臣等另行查辦外，其原籍並查明移咨辦理。至已
離甘省各員，凡有關賑糧案應請
旨交吏部查明各該員擢陞及現任處所，
勅交留京王大臣及各督撫按名查封，毋令隱匿寄頓，並即轉飭
訊問各該員，令其逐一供認，如已得實，即可定擬具奏。如或
狡飾，即派員解甘質審歸案辦理。其在甘各員，因一時乏人
委署，暫緩叅革查封，俟揀發人員到甘，亦即分別查辦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省大小各員將災賑監糧侵吞舞弊，上下聯為一
氣，茲阿桂等在甘查辦，其積弊始得盡破。現在阿桂等屢次查
奏，俱已得實。朕何有句云：不為已甚。去已甚。今甘省積弊竟至
已甚，不可因罰不及衆，仍存姑息。朕實無可如何矣。所有捏報
各道府直隸州知州內，除按察使福寧首先供出，且經手事件多，
暫行留任外，其現任甘省道員全明、文德、王曾翼、永齡四員，現

任甘省各知府及署任知府宗開煌、彭永年、彭時清、鍾廣起、江
帛鶴、張金城、郭昌泰、楊文現任甘省直隸州及署任知府侯
作典、劉珠、趙明旭、興德、謝桓、宋學淳、董熙、廣學沂、侯簡放，分發
人員到甘，即著阿桂等傳旨將該員一併革職，歸案審辦。其已
離甘省各員現任鹽運使程國表、原任布政使福明安、現任道
員觀祿、前任甘肅知府及現任知府潘時選、賀元培、周人傑、蔣
明、阿富、武德明、郭昌泰、觀光前任甘肅直隸州知州及署知州
詩璘、彭方奇、明善、興周、宋蘭、王汝炘各員，又在京候選捏災冒
賑及續送王亶望銀兩之前任武威縣知縣宋家慶一員，俱革
職，交留京辦事王大臣及任所原籍各督撫將該員提訊，錄取
確供具奏。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王亶望任內假捏結報之歷任
各道府直隸州，現在訊問伊等，止稱積習相沿，通省如此辦
理，亦未肯將通同舞弊之處供出。即其所屬州縣平日有餽
送逢迎情弊，見道府查問，未去任未必不預留地步，安能據
實指陳。況現在所有道府直隸州，雖以原銜辦事，伊等自知
身犯重罪，革職審究即在目前，一切俱不能得力，恐廢弛貽
誤於地方，大有關係，應請
旨一併革職，並將道府各員照例論請
旨簡放及部選之缺，均請
皇上簡員補授，准令馳驛迅速來甘；其直隸州知州，
勅交留京王大臣于各部保舉奏
旨記名人員內揀選三員，分發來甘，臣李侍堯酌量奏補，則辦事
不至乏人，而地方亦有專責。奏入。

上
諭內閣曰阿桂等奏請簡發道府各員迅速來甘者交都察院
堂官於滿漢科道內保舉堪勝道員者五員六部堂官於滿漢
司員內保舉堪勝知府者八員此內戶刑二部各保二員其餘
四部各保一員令其速赴行在帶領引見發往
上
又諭內閣曰阿桂等奏甘省直隸州知州員缺需人補用請揀
選三員分發來甘等語此項直隸州知州毋庸另行揀選即著
將前次留京辦事王大臣揀選引見未經發往之顧培天任嘉
春尹貽桂三員由京馳驛迅往甘肅交李侍堯酌量奏補
同日李侍堯奏言據隴西寧夏寧朔平羅等四縣詳報五月
初一二等日天降大雨該處附近河湖人戶猝遇水勢漲溢
所種秋禾被淹間有沖塌房屋淹斃牲畜臣隨飭該管道府
親加查勘旋據查得隴西縣屬西渭二河一帶村莊寧夏縣
屬逼近黃河之通寧等十堡寧朔縣屬附近十二連湖之玉
泉等十三堡平羅縣屬通義等十四堡被災屬實臣一面飛
飭各道府督率該縣等將被水各村莊分別成災輕重其被
災窮民先行加意撫卹查明照例妥速辦理再查金縣靖遠安
定會寧伏羌碾伯大通等七縣所被旱雹黃疸之處係在四
五分以內雖例不成災但被災均不免歉薄可否將該七縣
本年額徵銀糧緩征俾民力益紓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
上
諭內閣曰甘肅冒賑一案經阿桂等查明歷年積弊俱已
水落石出不可不徹底查辦但恐各督撫誤會朕意匿災不報
則大不可因屢次宣諭嚴切申飭並令李侍堯派委明幹公正
大員詳查該省各屬被災輕重奏明辦理茲據李侍堯奏到查
明被災各屬情形分別撫卹如此辦理方是所有甘肅猝被黃
水漲溢之隴西寧夏寧朔平羅等四縣窮民口食未免拮据著
該督即查照所屬先行加意撫卹其房屋牲畜亦有沖倒淹斃
之處並著即行查明照例辦理至李侍堯查奏各屬秋禾被旱
被雹及被黃疸等處內金縣靖遠安定會寧伏羌碾伯大通等
七縣雖據勘明俱在四五分以內例不成災但念該屬今歲承
辦軍需一切輓運種種民情甚為踴躍並著加恩將該七縣本
年額徵銀糧寬免一半其餘緩征以昭優卹
臣等查甘省辦理冒賑一案原因官吏肥橐殃民不得
不痛加懲創除積弊正所以恤民瘼我
皇上保赤為心每遇偏災
恩賑寧濫毋遺 四十六年七月
訓諭屢頒凡有血氣心知無不曉然共見者茲督臣李侍堯奏到
被災各屬情形查勘得實即
特降諭旨所有黃水漲溢之處加意撫綏其旱雹等災在四五分
以內者俱令分別蠲緩無致向隅並至是而還悅得霑實
惠倍感浹於
皇仁矣
乙亥留京辦事王大臣奏言據現任光祿寺署正陳嚴祖投
遞呈詞以該員曾署甘肅環縣知縣任內有折捐冒賑情弊
具呈自首臣等即面加詢問據陳嚴祖供我係湖南祁縣人
陳輝祖是我胞兄於乾隆四十年十二月署理甘肅慶陽府
環縣事務四十一年加捐光祿寺署正四十二年二月離環
縣任在任辦過瘠災一次散賑銀一萬兩零捐監實收二百

張所收監糧俱係折色至霸奘實是有的數賑亦係實在發
給不過多報分數逹散賑銀一萬兩之內約略買領銀二千
餘兩或于王亶望去日送過金子五十兩又署本府侯作吳
曾向我要過實收十五張該銀八百餘兩並未發給餘俱麥
呈花用等語查該員雖自行呈首恐尚有不實不盡之處應
請
旨將陳嚴祖供詞寄交大學士公阿桂等將所供情節逐一查訊
奏入奉
上諭交阿桂等歸案辦理
丁丑江西巡撫郝碩奏言臣于七月十八日欽奉
諭旨將現任廣信府知府康基淵飭拘質賑分肥各款當即飛檄
飭調該員來省查詢及二十日接奉革職拏問
諭旨計已起程在途即派因公在省之南安府知府蔣熊迎往摘
取印信並派員催押來省去後至二十七日據鉛山縣知縣
鄭若玉到省禀稱康基淵于二十一日接到臣初次調省
即起程舟行一百餘里至該縣之青山灣地方夜間乘同船
家人等睡熟在床自縊身死臣聞信之下不勝詫異該員心
虛畏罪情事顯然臣除飛飭署臬司杜琮馳往驗屍并拘究
同舟跟屬是否知情有無別故提同屍棺到省臣親加覆驗
外至鉛山縣知縣鄭若玉於康基淵在境自盡並不飛行馳
報由水路緩程來省回禀又不即時押帶屍身赴省聽候委
驗殊屬糊塗玩忽應請
旨將鄭若玉革職以示懲儆奏入
上敕部知之

戊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嵇璜等奏言查乾隆三十九四
十四十一等年戶部捐冊內有捐納員外郎王翹捐納主事
王棨王焯俱註明係王亶望之子伊等捐納之項皆王亶望
在甘肅藩司任內侵吞公帑營得贓銀爲之報捐未便任其
倖邀應請
旨將王裘所捐之員外郎王棨王焯所捐之主事各職銜即行革
去奏入
上諭內閣曰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棨王焯俱革去職銜不足蔽辜
著照勒爾謹之子伊泰阿等之例俱發往伊犁交伊勒圖嚴行
管束伺候備賞充當苦差
己卯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拜奉
上諭將袁守侗等盤查甘省監糧時該地方及人役等如何通同
欺混徹底研究實情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當日州縣各官之
現在省城者止有陸瑋等數員即嚴切訊問據各該員供稱或
將應動常平倉糧用銀折給留作監糧以抵盤查之數或將
領散糧內應行撥運兵米暫留抵補其類存監糧有數百石
及百餘石者聞盤查之信即赶緊買補是以彼時並未短少
各等語伊等既如此供吐則通省可知臣等伏查甘省監糧
積弊不在虧短而在冒銷平日既任意開除應存實貯之數
有限盤查時自易於彌縫掩飾查袁守侗等原摺內稱甘省
監糧自開捐起截至四十二年年底止通共收捐監生十七
萬六千七百餘名應收各色京斗糧七百八十六萬二千餘
石除歷年各項動用外實存糧一百十二萬五千餘石分貯
各州縣就冊開現存數目逐細盤驗俱係實貯在倉並無虧

短等語摺內並未將彼時甘省額貯常平倉糧若干曾否同時盤查有無虧缺之處聲明查乾隆四十二年甘省各屬應存常平額徵及社倉糧共三百九十七萬五千餘石以之挪補監糧尚多三倍有餘移東補西業據各員供吐王廷贊所供不特盤查監糧常平倉穀之語顯係虛飾如果同時盤查豈有袁守侗等轉不奏明以見其周到之理至勒爾謹既經奏請盤查自必預飭各州縣早作準備而當日該地方一聞
欽差查倉之信亦必設計彌縫以圖弊混于一時臣閱袁守侗所奏原單內其各屬所貯監糧開除無存者已有十餘州縣而蘭州府所屬共收糧二百四萬八千餘石至盤查時止存一萬八千三百餘石分貯皋蘭狄道河州金縣靖遠五州縣並紅水縣丞等處多者數千石少者不過數百石即使臨時買補亦易為力況其中或將應發常平倉糧以折色支放扣存本色或以應運兵糧捏稱實貯預備盤驗種種舞弊袁守侗等皆不得知但以冊存與實貯相符遂為了事此當日實在情形也再查甘省捐監原為補足常平額貯倉糧起見則監糧與常平本無歧異遇有動支自應先將常平舊貯各糧值數動用以新收監糧抵額或動支監糧則常平理應封貯乃省各屬每年開除監糧之外又動用常平糧自五六十萬至百餘萬不等此即弊混之源且三十九年通省未開捐以前舊存常平糧尚有三百二十七萬自開捐起至四十二年止轉祇存一百八十八萬石若以盤查時所存監糧一百十二萬之數抵補三十九年常平原額尚屬不敷其為王亶望王廷贊恐監糧顯短無多故先動用常平預留地步而屬員即借常平額徵為影射已無疑義臣等伏思袁守侗等奉
命盤驗監糧雖係各員通同弊混現無供有顯屬情弊但捐監未及三年何以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之多而舊存常平糧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若以未開捐前每年動用糧數稍為查核比較則挨實自出弊端自露乃袁守侗等並不計及開除糧數太多轉稱每年節省採買銀百餘萬兩現在倉貯仍有糧百餘萬石為辦理捐監明效其奏報失實上負
皇上任使之意諒袁守侗阿揚阿亦不能自引解免應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至當日彌縫掩飾各州縣即係現在審出捏賑開銷監糧之人應仍歸案從重定擬完結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肅監糧並未實貯在倉朕早有風聞特因監糧為災賑而設恐各督撫或誤會朕意致將災賑之事靳固不舉轉非朕查辦冒賑使百姓得受實惠之意今諸弊已盡行敗露若再置而不問何以懲貪吏而整法紀至袁守侗阿揚阿係朕特派前往盤查監糧之人豈無耳目乃一任各州縣通同蒙蔽計前此盤查時距開捐未及三年而開銷監糧至六百餘萬石之多亦應問其故也至舊存常平倉又銷去一百三十餘萬石其中弊端疑竇何以並未察及阿揚阿人本見小識短不知大體若袁守侗則未必至此且阿揚阿前於朕前面奏曾盤驗常平倉穀今據阿桂等查奏情節已屬失實袁守侗阿揚阿查辦此案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

辛巳廣西巡撫姚成烈奏言臣遵奉
諭旨傳訊在籍之原任慶陽府知府黃元琨據供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到涼州府知府任已在三十一年停止捐監之後並未

收捐監生至三十五六七等年所屬一廳五縣被旱共辦災賑三次係叙米煮賑由知府加結報銷今甘省既查有冒賑浮開是各廳縣弊混元玘不能查出濫行出結罪實難辭並無串捏分肥情事後於三十九年四月調慶陽府知府至四十年十月部事時止正值重辦捐監之時實係收捐本色實貯在倉並未串同屬員私收折色情弊等語臣查黃元玘所供監糧實貯並無串捏分肥俱屬一面之詞顯因現無案證有意狡飾應請

旨將黃元玘革職嚴行看守臣已飛咨陜甘督臣李侍堯如應將該員提質即派員押解赴甘審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姚成烈雅德曰甘省各州縣收捐監糧折色於災賑時捏報開銷業經阿桂等徹底查辦供認明確此案弊實俱已和盤托出何以黃元玘猶復裝點情節希圖狡飾著傳諭姚成烈即速派委妥員解往甘省交阿桂等歸案嚴審若有捏飾於定案時加倍治罪又前任固原州知州郭昌泰前據雅德訊問該員欵跡亦敢供捏飾並著一併解赴甘肅交阿桂等審辦不必解交行在並著傳諭各督撫現在審訊案內人犯如有似黃元玘郭昌泰之始終狡飾不吐實情者即一面訊供具奏一面將該員解交阿桂等歸案嚴訊一併加倍治罪

欽定蘭州紀略卷十五

壬午阿桂李侍堯畢沅奏言伏思陜甘二省乃三秦重地東連豫晉西達新疆北控邊城南通楚蜀兼以崇山峻嶺重複迴繞四面則番族環居內地則民回錯處習俗剛勁為自古用武之地仰蒙

聖明燭照

存慮周詳以陜甘二省近年以來各營官兵裁撥太多地廣兵單節次

特降諭旨令臣等酌量添設誠慎重邊陲為永遠敉寧之至計也惟是添兵之大要有二一則督提鎮標各有兵數千屹然巨鎮勤加訓練平時既可資彈壓臨時又足以供調遣一則緊要營汛各有兵數百分防駐守時加稽察則聲勢既可聯絡奸宄不至潛藏查甘肅提督四鎮除提標及寧夏鎮標毋庸四十六年八月議添外其督標五營地居省會控制宜嚴現存實兵一千五百三十八名今請設兵三千名應添兵五百九十七名西名肅州控扼嘉峪內外為新疆門五名今請設兵二千五百十八百三名今請設兵二千四百存實兵二千一百四十五西寧鎮標現存實兵二千二百九一百五十五名河州以協下名應添兵二百五名涼州鎮標兵二千名應添兵一千九五名今請設兵二千三百名應添十名今請設兵一千名應協改鎮現存實兵九百十名今請設兵二十名應添兵一千九十名陜西撫標現存實兵七百五十名今請設兵一千名應添兵二百五十名提督從前本駐固原為甘省東路樑從且其地去西安蘭州均不過六百餘里呼應既兩省可通而西

控肇秦北達延慶均有犄臂相聯之勢自乾隆二十九年移
駐西安固原改設總兵兩處額兵隨亦裁減現存實兵一千
三百五名今提督仍駐固原改設提標五營請設兵三千名
應添兵一千六百九十五名至西安提標現存實兵一千七
百四十五名提標業已移駐固原雖有將軍副都統大員不
能兼轄綠營若歸入撫標統轄究係文臣不能專心訓練且
提標所屬潼關商州宜君等營俱在西安東面如仍令固原
提督管轄亦鞭長莫及請設兵二千一百名應添兵三百
五十五名分中左右三營另設西安鎮總兵一員專司操演
兼轄附近營汛其兩營官弁即隨提督移駐固原至陝西延
綏興漢二鎮其延榆一帶外接土默特鄂爾多斯阿拉山諸
部落久為臣僕中外一家無須重兵防範惟興漢一鎮與四
川湖廣毗連山谷險阻林木深邃周圍三四千里最易納匪
藏奸關係緊要舊存實兵一千四百七名今請設兵二千名
應添兵五百九十三名至緊要營堡如河州鎮屬之循化起
台保安臨洮西寧鎮屬之歸德南川北川巴燕戎格巴暖威
伯肅州鎮屬之嘉峪關紅崖堡松園洪水南古城馬營墩涼
州鎮屬之莊浪岔山口安遠張義堡寧夏鎮屬之花馬池固
心城靈州橫城西安鎮屬之潼關神道嶺鹿陽紅德長武邠
州西安城守興漢鎮屬之白土漁渡紫陽七里關舊縣關陽
平關寧羌略陽漢鳳漢中城守興安城守固原提屬之靖遠
下馬關廣塘西安州永安堡八營堡洮岷鞏昌秦州平涼階
州文縣西固岷州舊洮蘭州城守紅廣苦水各等處現有兵
額均不敷防守應請添兵自數百名至數十名不等庶可以

守要隘而備捍衛至安定為鞏昌分汛相距不及二百里駐
兵百名把總一員足資防守臣等通盤核算甘省添兵六千
五百八十二名陝省添兵六千三百五十八名統計二省衝
繁扼要營汛共請添兵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名除勒爾謹於
上年
奏准酌復公粮兵二千名外現在實添兵一萬九百四十名臣
等又查向例添兵必須多添將備等員弁於所添兵額內又
多佔養廉名粮於事無益今以提督移駐固原所有請設西
安鎮止須安設中左右三營將前後二營遊擊守備以及千
總外委等一併裁移固原以復五營舊制至河州設鎮應添
左營中軍遊擊一員即以陝西紅德城遊擊裁移守備一員
即以永安守備裁移至循化廳控制番回尤關緊要本設兵
八百名舊設遊擊一員尚不足以資彈壓應以鎮海參將移
駐而以循化遊擊改駐鎮海之丹噶又循化應添守備一員
即於哈拉庫圖兩營裁移紅城堡應設守備即以永固協屬
之黑城都司裁改其餘各該處應添千總外委等亦均於各
營內籌酌裁改總期添兵萬餘而將備毋庸多設以歸實用
再前奉
諭旨兵丁有馬步守三項之分各省大約以馬三步七為率今既
既酌為添設不如竟將馬兵酌添六七千名等因欽此伏查陝
甘兩省各營制有馬步各半者馬六步四者馬三步守各半
者有馬三步三守四者俱屬參差不齊大約提鎮各標地居
郡會及各府平原曠野馬兵自較步守為優而操演亦易得
力至僻遠險要營分駐步皆山路徑叢雜無所用騎又應多

設步守臣等按各該營舊制於新添兵一萬二千九百四十
名內共請添馬兵五千五百八十一名步兵四千二百四十
四名守兵二千九百五名外添公費馬步守兵共二百十名
至金城關離省城不過二里邊臨黃河與省城聲息相通似
可毋庸添兵且該處地方逼窄祇可安設汛兵防守巡緝不
能駐扎將領大員是以未列添兵單內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尚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書
查向來西安將軍原設滿洲兵七千名節經移駐裁減止存
三千七百餘名所有西安提標現存之兵應請添足二千一
百名照成都將軍兼轄漢兵之例設立軍標中左右三營即
令該將軍一體管轄與滿洲兵就近訓練以成勁旅其另設
西安總兵之處應毋庸議至河州西安甯州涼州寧夏安西
興漢固原等處各提鎮所屬營堡如循化起臺等處或關隘
層叠或汛廣差繁在在俱關緊要應如所議河州鎮屬之循
化營請設兵八百名應添兵三百三十名保安營請設兵五
百名應添兵三百三十八名起臺堡請設兵二百五十名應
添兵一百五十三名臨洮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一百六
十五名大通協請設兵六百名應添兵一百三名永安營請
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一百十七名鎮海堡請設兵二百名應
添兵五十三名歸德營請設兵七百名應添兵四百五名南
川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二十名亦雜石營請設兵
八十名應添兵十六名千戶庄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二
十五名北川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三十四名巴燕
戎格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五十一名巴暖營請設兵一

百五十名應添兵十八名康家寨營請設兵六十名應添兵
二十名癿思觀營請設兵四十名應添兵十三名硤伯營請
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四十名肅州鎮屬之嘉峪關請設
兵三百五十名應添兵七十九名鹽池堡請設兵八十名應
添兵四十一名紅崖堡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三十一名梨
園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七十五名洪水營請設兵
三百名應添兵六十名南古城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
八十四名馬營墩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十七名涼州鎮標
五營三邊重守控制番番請設兵二千三百名應添兵一百
五十五名涼州鎮屬之莊浪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一百
五十四名岔口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九十四名安遠營
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六十六名古浪堡請設兵一百名應
添兵六名黑松堡請設兵八十名應添兵二十二名武勝營
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七名張義堡請設兵一百三十名應
添兵七十三名西把截營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三十一名
寧夏鎮屬之花馬池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三十三名
同心城營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十七名惠安營請設兵五
十名應添兵十一名韋州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十一名
靈州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九十三名橫城營請設兵一
百五十名應添兵二十一名西安城守營請設兵三百六十
名應添兵八十一名慶陽協請設兵三百五十名應添兵八
十二名長武營請設兵二百二名應添兵七十一名邠州營
請設兵一百九十名應添兵六十三名涇州營請設兵一百
五名應添兵三十三名潼關協請設兵六百五名應添兵一

百六十名神道嶺營請設兵一百五十名應添兵十二名興安城守營請設兵三百二名應添兵一百十二名白土路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五十名漁渡路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五十二名紫陽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二十名七里關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六十一名舊縣關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二百九十六名漢中城守營請設兵六百名應添兵一百十八名漢鳳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九十九名陽平關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六十五名寧羌營請設兵四百名應添兵一百三十六名略陽營請設兵三百名應添兵二十七名固原城守營請設兵五百十五名應添兵一百五名靖遠協營請設兵四百四十名應添兵一百六名下馬關營請設兵二百二十一名應添兵五十九名鹽池營請設兵二百名應添兵六十六名西安州營請設兵一百十名應添兵二十九名八營堡請設兵六十七名應添兵二十名洮岷協營請設兵六百三十五名應添兵八十五名階州營請設兵四百二十名應添兵五十九名文縣營請設兵二百八十名應添兵三十名西固營請設兵二百四十名應添兵四十七名岷州營請設兵一百六十名應添兵四十四名舊洮營請設兵二百一十名應添兵六十八名秦州營請設兵二百三十名應添兵二十八名鞏昌營請設兵六百六十名應添兵三百五十四名鞏昌營應駐兵一百名即于鞏昌營撥足一百名蘭州城守營請設兵五百一十名應添兵一百五十名金縣營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十三名紅廛堡改設守備營地當孔道請設兵一百名應添兵七十一名苦水

堡請設兵五十名應添兵三十名平涼城守營請設兵五百名應添兵三百五十三名至所議外添公費兵共二百十名尚係相沿成例現在欽奉

上諭各省營伍所有當鋪等項俱着於正項支給等因欽遵在案其所請外添公費兵應毋庸議又添兵必須增設將備等員應如所議西安提標現已議歸西安將軍管轄應即將原設提標之中左右三營作為軍標其應設中軍副將一員即以原設中營遊擊改補應添設中軍都司一員其中營守備及左右二營遊擊守備千把外委等俱有原設員弁無庸增設至固原移駐提督應添設兩營即以西安原設提標前後二營遊擊守備及千把外委等員弁裁移固原至河州設鎮應仍設左右二營其左營應添中軍遊擊一員即以陝西紅德營遊擊裁移其原設都司一員改為右營都司守備一員即作為都司中軍左營應添千總一員於臨洮營裁移右營應添千總一員於寧夏興武營裁移應添把總一員於哈拉庫圖爾營裁移應添經制外委二員即在左右二營額兵內拔補又循化應添中軍守備一員於哈拉庫圖爾營裁移應添千把總各一員於寧夏中衛營裁移應添外委二員即在該營額兵內拔補其鎮海營改設遊擊即將舊有千總一員作為中軍哈拉庫圖爾營應添千總一員于大通協裁移歸德營應添把總一員于永安營裁移應添外委一員即在該營額兵內拔補永安營舊有千總一員即作為該營遊擊中軍千總保安營應添把總一員于肅州金塔寺營裁移寧夏興武營舊有把總一員即作為都司中軍紅德城營原駐遊擊

既撥移河州鎮標其紅德城營以延綏鎮波羅協清平堡守
備移駐其清平堡事務以寧塞堡分防寧備梁汎把總移駐
所有寧備梁汎即以清平堡經制外委移駐至紅城堡應設
守備一員以永固協屬之黑城都司改補同原設弁兵撥數
移駐其紅城堡把總一員同兵丁移駐黑城黑城止留原設
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員額外外委一員其餘經制額外外
委各一員一併移駐紅城堡改屬涼州鎮管轄其餘均應如
所議辦理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查甘省額設兵五萬六千六百零
一名除節次裁撥移駐扣留公糧並公費養廉屯防兵二萬
二千九十七名外實存兵三萬四千五百零四名陝西額設
兵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名除節次裁撥移駐扣留公糧並
公費養廉屯防兵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外實存兵二萬
一千四百十八名通計陝甘二省共存兵五萬五千九百二
十二名較原額少兵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一名內歷年裁撥
移駐新疆各兵九千七百六十名各官養廉公費兵九千七
百七十五名屯防兵七千八百五十四名扣存公糧七千九
百三十名至公糧因何扣存不補之處查係乾隆二十一年
前督臣黃廷桂任內因陝甘兩省辦理軍需綠旗各營公私
備墊頗多欽奉
諭旨免其扣抵奏准于兩省兵數內酌扣公糧十分之一共銀二
十四萬六千五百餘兩通融彌補嗣于二十六年扣畢清完
即將此項節省銀兩歸入新疆經費項下調用支銷至畢沅
前奏陝省此時兵力合計不過萬餘一節其意因固原鎮雖
屬陝西提督管轄而所管各營則在甘肅地方故未列入且
彼時提標及興漢延綏兩鎮俱已派調兵數千是以止剩萬
餘其甘省存兵雖尚有三萬四千餘名但一提四鎮與各協
營以至嘉峪關外安西河州靖遠三營東西南北相距數千
里地方遼濶堡戍繁多所有額兵除派安塘汎隘口及遠近
差使外其實在存營差操兵已屬寥寥且逆匪起事時省城
一帶兵力單弱遠處徵調緩不濟急倉猝之際更不免左支
右絀此當日實在情形也再部中所查兵數與現在迥符合
其故總因養廉公費俱佔名糧一經裁移改撥牽混不清不
特難于查核且恐易滋弊竇應請嗣後陝甘兩省每年造具
兵冊送部時將實在馬步守兵為一冊其養廉公費兵另為
一冊如此則界限不致混淆而支銷各有定數較為妥善如
蒙
俞允並請
敕下該部通行各省均照此辦理奏入
上敕原議大臣一併議奏旋經尚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言查陝
甘二省現存實兵較原額兵少三萬五千二百七十一名業
據大學士公阿桂等酌請添補經臣等議准具
奏至兵丁實餉銀兩現奉
諭旨俟于正項支給報銷所有陝甘扣存公糧公費各款應令該
督等查明核辦又陝甘節年開報兵數應令該督撫各按省
分將實在正額馬步守兵為一冊其屯防移駐各兵另為一
冊分晰造報庶額兵定數相符不致牽混滋弊併通行各直

省一體遵照辦理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弱將營伍之制其應歸各提鎮管轄者必須遠近適中始足以重操防而嚴控制陝甘二省現已遵
旨增添兵額以備捍衛所有各路營協堡汛有宜斟酌變通者如西安提督仍駐固原除應設中左右前後五營外其原屬固原鎮之固原城守靖遠蘆塘西安州永安堡平涼泰州葉昌九營應改歸固原提督統轄又西安提督原管之慶陽協紅德涇州兩營應仍歸固原提督統轄西安添鎮仍設中左右三營外其提督原管之西安城守潼關協神道嶺商州金鎖關富平西鳳宜君各營應歸西安鎮統轄又鄜州長武二營原隸慶陽協查該營在陝西地方距西安較近應改歸西安鎮統轄河州改鎮應設左右二營外其原管之循化保安起臺路洮並撥歸固原之洮岷協洮岷州西固階州文縣蘭州城守各營俱仍歸河州鎮統轄又紅城苦水二營向係蘭州城守所屬該二處在莊浪迤東七十里至一百二十里距涼州較近且在黃河迤西應改歸涼州鎮屬之莊浪營參將管轄至肅州鎮向轄金塔永固二協嗣于乾隆四十二年將肅州口外之安西協將等十一營汛改歸肅州鎮屬所管不為不多而永固協所屬各營俱在甘肅地方向來一切文移由甘州提督咨行肅州鎮復由肅州行文永固往返紆迴每至稽遲貽誤應將永固協並所轄甘州城守大馬黑城洪水馬營墩山丹硤口梨園南古城十營並改歸甘州提督統轄不惟文移往返不致紆繞而一切考驗巡查俱為近便於軍政大有裨益奏入
上諭原議大臣一併議奏旋經尚書額駙公福隆安等議言應如所奏辦理至西安現經臣等議請設立將軍提其提督原管西安城守一營近在同城應即歸將軍管轄其潼關協神道嶺商州金鎖關富平西鳳宜君各營及慶陽協屬之鄜州長武二營應仍歸固原提督統轄以符舊制而重責成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阿桂李侍堯奏言陝甘二省兵丁遇有紅白賞卹事件向來於息濟項下動支陝省原有銀六萬三千兩甘省原有銀十一萬三千餘兩俱交商營運每年所得息銀除賞給兵丁紅白事件外尚有盈餘自乾隆三十三年停止以後所有陝省息濟銀六萬三千兩又以息作本并存剩息銀共二萬六千七百七十餘兩甘省息濟銀十一萬三千餘兩又以息作本併存剩息銀共十五萬三千四百餘兩俱經撥充兵餉等項其陝省兵丁紅白賞銀在朋合銀內支給甘省兵丁紅白賞銀在裁馬改步節省銀內支給查裁馬改步及朋合二項銀兩雖係就各營中通融節省而其實仍歸於開銷帑項況甘省現請添兵六千五百餘名內添馬兵二千七百餘名所有裁馬改步節省銀兩自應仍撥充現添馬兵之用若既添馬兵而復扣缺停補于體制更屬未協至陝省現添兵六千三百餘名朋合一項亦恐不敷支給皆須另請動款撥補伏思
皇上添設陝甘兩省兵額原為捍衛邊陲起見不惜多費帑金第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可不通盤籌畫前各省撤回息濟銀兩緣
生息名色
特勅停止查此項銀兩雖屬文商營運而所獲息銀俱為預備賞
卹兵丁之費
國家本無取利于其間臣等公同籌酌陝甘兩省現請添兵一
萬二千九百餘名併原有兵五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名其從
前息濟銀兩似當仍請復設惟查原定文商營運甘省係一
分五厘起息陝省則一分五厘一分二厘不等定數未免稍
重可否仰懇
天恩概定一分二厘以下行息餘俱查照舊例遵辦再臣阿桂前
在雲貴知該省自停止生息銀兩後所有兵丁紅白事件俱
以裁減兵額節省銀數充賞查滇黔等處俱係邊陲兵力亦
不宜單弱若將生省銀兩復舊即所裁兵額仍可補足于防
守實為有益其他四川閩廣或係邊地或係海疆亦關緊要
容俟臣阿桂回京後查明再行請
旨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據阿桂等奏請酌復息濟銀
兩以裨營伍一摺固為兵丁需費起見添兵自當添賞卹然總
屬無多且現在所有兵丁其賞卹本即動用正項也其果有不
敷之處以致不行賞卹乎著奏聞國家賞兵之費歸商營運支
給其名究屬不美況現在戶部庫項充盈即陝甘二省添設兵
丁所需紅白賞卹費用較多原當開銷正帑著傳諭阿桂李侍
堯畢沅所有此次添兵之費及將來陝甘二省兵丁紅白賞卹
事件俱著動用正項開報

同日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遵
旨確查甘省奏請添建倉廒一節查工部單內所開甘省自開捐
以後共請添建倉廒二十七案臣等將各廳州縣未經開捐
以前倉間糧數與詳請添建時現存糧數比較內西寧大通
靜寧三州縣合監糧常平額徵各項糧石而計尚不及乾隆
三十九年以前舊存糧數此外隆德渭源安西玉門敦煌狄
道肅州高台古浪三岔州判禮縣西和清水徽縣成縣洮州
廳十五廳州縣雖查詳請建倉時糧數比從前增減不等但
甘省捐監現據各該員供稱俱係以銀折糧並不買補還倉
其實貯糧數仍較舊額短少臣等伏思建倉所以貯糧今糧
石既無贏餘何用添設廒座明係該員等借添建為名以為
侵蝕公帑之計此等捏報各員即係現在審明冒賑開銷之
人將來歸案辦理時自當一併定擬完結但該員等種種藉
端捏冒情節是實俟分發人員到甘即先行參革審辦所有
西寧隆德十八廳州縣添建廒座二十三案應請
勅部無論曾否建蓋概不准開銷其部中已銷者查明詳請之員
及各上司分賠未銷者即行扣除如銀兩業經給發即一併
追繳至撫彝廳及張掖永昌二縣所存糧石較多舊有倉廒
不敷儲貯向來皆係借貸民房廟宇堆積添建尚係有因但
是否實在蓋造亦難憑信臣阿桂已派軍機司員數倫泰前
往查勘另行具
奏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省監糧一項既屬紙上空文乃該員等復借建倉
為名恣其侵冒是又於冒賑開銷之外設法侵欺其情節較之

盲賑各員吏重將來審明定案時必當加倍治罪以為貪婪狡
詐者戒

欽定蘭州紀畧卷六

乙酉

上諭內閣國家設兵衛民簡核軍實期於行伍整齊兵額充足
如兵丁等紅白事件從前設有生息惠濟銀兩以資賞卹其後
特敕停止昨據阿桂等奏陝甘添兵條內籌及賞卹聲請酌復
惠濟銀兩朕以國家實兵費之藉商生息支給究屬非宜已傳
諭阿桂等令其動用正項開銷矣茲袁守侗海祿前赴行在令
軍機大臣傳旨詢問直隸雲南賞兵銀兩支銷款項據稱直隸
裁扣公糧銀二萬兩雲南裁扣公糧銀一萬六千餘兩以備賞
用等語看來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營伍格
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名糧致兵額不足殊非核實營伍之道況
今戶部帑項豐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即現在京營添兵四千

四十六年八月

九百名陝甘省各營添兵一萬二千九百餘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
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約算歲支尚不及百萬國家何靳此費
不令開銷正帑而各省乃紛紛裁扣名糧又且請復生息甚無
謂也朕臨御四十六年以來惟事事以敬
天勤民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蠲各省漕糧以
及遇災即賑統計何啻萬萬又並未加增賦稅仰荷
上蒼嘉佑開拓邊陲府藏殷實國用充饒朕又豈肯稍存靳惜致
令有司開聚斂剋扣之端更所有各省營伍賞卹兵丁紅白銀
兩自乾隆四十七年為始俱著於正項支給造冊報部核銷至
各省提鎮以下武職員弁俱有應得坐糧馬乾等項前業經降
旨通諭各省督撫將各該省武職所得公項逐一查明覆奏俟
奏報到齊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議照文員之例議給廉養

其所扣兵餉。即可挑補實額。核計添給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
萬兩。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又增添兵丁。於營伍大有裨益。朕
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餘萬。復有
何不足。而不加惠天下。散財以得民乎。所有辦理添補兵餉紅
白賞卹銀兩。及名糧裁添養廉緣由。明晰曉諭中外知之。
丙戌。左副都御史吳玉綸奏言。甘省自乾隆三十九年開例
捐監。原為專收本色。備倉穀以卹災黎。乃報捐者竟全係折
色。固由甘省承辦官員借捐冒賑。舞弊分肥。該生等明知折
色違禁。因較本色省費實多。是以避重就輕。相率濫觴。比年
來赴部捐監者日少。而在甘報捐遂至數十萬之多。生監為
士子進身伊始。豈容如此取巧營私。茲蒙
皇上格外
鴻慈。免其褫革。但以所繳折色數十兩。即安然濫廁成均。比之京
監數目懸殊。似不足昭平允。而杜倖獲。臣請
敕下該部。凡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後報捐監生。現奉
恩旨免其斥革者。每名令其補繳銀六十兩。由各該生繳本籍各
州縣。彙解藩庫。由該督撫按季彙冊陳奏。以備甘省災賑撥
用。並請勒限二年繳完。如逾限不繳。即將該生原照查銷。奏
入。
上諭內閣曰。據吳玉綸奏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後報捐監生。每名
令其補繳銀六十兩等語。所見甚小。王亶望等私收折色一案。
朕本不欲辦。恐各省因此諱災。今種種弊端。水落石出。伊等於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張膽。網利營私。致朕不得辦之苦衷。天
下後世共見之。然使該各員已將伊等平日私收冒銷婪得贓
私查抄入官。亦足抵該省浮開冒賑之數。若又令該捐生紛紛
補繳。是轉開錙銖較利之端。於國家政體。甚有關係。朕不為也。
吳玉綸此奏不准行。至該生等明知折色違禁。乃相率報捐。亦
不可不加懲儆。所有乾隆三十九年甘省開捐以後報捐監生者。
停其鄉試三科。已經中舉人者。停其會試三科。其加捐職官現
任者。罰俸三年。捐納職官未經銓選者。俟到班三年後方准銓
選。其在各館充當謄錄者。著五年期滿後。再効力三年。俱以奉
旨之日為始。查明扣算。其止捐監生頂帶榮身者。著加恩無庸
查辦。
戊子。阿桂李侍堯奏言。撒拉爾回人。分居十二工。雖循化地
方。近者數里。遠者數十里。皆地處邊外。與諸番邊界毗連。其
風俗情形迥非內地可比。今逆回蘇四十三等已就駢誅。新
教餘孽。俱已勦除淨盡。臣等查十二工地方。惟漢大寺孟達
夕廠三工。俱係舊教。並無新教。其蘇四十三所住之查家工。
韓二個所住之清水工。及張尕別列草灘崖慢蘇只街子打
蘇古等七工。俱係新舊二教錯居。現在止存舊教二千六百
四十八戶。其新教業已殲除。所有遺存籽種地。共二百三十
四石零。應上額糧十九石零。並查各工地畝。多係山頭地角。
依崖傍壑。零星沙地。不成片段。臣等伏思逆回所遺田土。現
散在九工之內。若令內地民人前往耕種。則一村之內。民少
回多。勢不能彼此相安。若於各工零星安設汛地。少則孤懸
邊外。難資彈壓。多則徒費錢糧。臣等公同籌酌。此次勦除逆
匪。所有隨同打仗之舊教回人。頗為奮勉出力。其節次打仗
傷亡土兵。共有三百三十餘名。現在造冊咨部議卹。可否仰

遥
皇上天恩即以逆匪所遺之田土賞給降亾土兵等家屬交土司
韓煜韓光祖確查田土數目酌量人戶多寡均匀派撥令其
佃種按舊則輸賴仍由循化廳徵收伊等每人名下所分耕
種地不及一石無應地廣力增在衆回効順捐軀者受賞獨
優亦必益深悅服而降亾之戶荷蒙
恩賞得以安居樂業尤必感激
聖慈輸忱向化奏入
上從之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令將蘭州展寬跨山臨水仰見我
皇上慎重嚴疆圖維久遠計至伏查營建城垣必須估據形勢方
可設險衛民大抵因山為城則當包括山之岡脊若在平坦
處建築又須距山稍遠蘭州北臨大河西南兩面俱山重疊
惟城東一帶地稍平衍省城舊係州治規模本小其後添築
三面外城不過就民居所至隨意甃治全無遠慮所以與龍
尾山地勢緊接外城西南之安定門離龍尾山尚有一百四
十餘丈外城西門至龍尾山則僅止數十丈且山高於城比
次撒拉爾逆回一至蘭州在龍尾山憑高向城攻打守城兵
夫無可遮蔽且該處商賈湊集民居稠密又未預留火道居
民牆屋直接城垣賊匪攀援攻撲是以即日而破然至外城
失守賊匪力攻大城西門雖甕城券洞俱被燒毀而大城終
能固守無虞者則以賊至城下必須仰攻我兵登堞俯瞰木
石俱可擊退也但外城之破究係以險資賊即使繕修高峻
仍不足恃故蒙
聖明指示將西南城垣展寬至龍尾山梁俾西關一帶居民及華
林山之半俱包入城內實足以壯觀瞻而資控制惟是龍尾
華林兩山中有水磨溝一道山水發時其勢頗猛難以跨築
牆垣且龍尾山土鬆沙沁每遇大雨時行即衝成溝坎或數
丈數十丈不等若於其上建築基址既不能堅實斷難經久
臣等公同商度惟有將大城向東展寬西是外城安定門起由
拱蘭門迤東至風神廟後又自通遠門東南角起由迎恩門
至廣武門北角止共擬新添城垣計長一千一百七十餘丈
連舊城五百五十九丈共一千七百二十餘丈週圍約九里
有餘雖東北地形稍覺狹窄而限於大河不能展拓其西南
二面城俱擬拆去共去舊城二千餘丈所有大城甕城俱擬
多添一層以為重關保障所有西南兩關廂居民勸諭遷移
撤去房屋空出地面寬留火道則崇墉夾峙可以捍制邊陲
至華林山近在城西數里並可倚為屏蔽應於其上築營堡
一座移督標右營一營官兵在彼駐劄並於龍尾山上相對
大城西南一帶擇據形勢安設空心大墩四處即於右營兵
丁內輪派駐守平時則氣象更覺嚴整有事則東可以護衛
大城西可以接應華林山營聲勢聯絡更足以資彈壓至此
次籌改添建各事宜工費浩繁且為永遠敉寧之計必須擇
固堅實應請
旨派熟悉城工之大臣一員帶領工部司員至蘭逐一詳悉勘估
方可興工辦理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蘭州添建城垣一切興工估計自須熟諳工程之員前往辦理現在工部堂官惟侍郎德成於工程尚為熟練但盛京一帶辦理城工不便遠離該處所有蘭州城垣業經阿桂等相度已定俟德成於冬底回京時令其前赴蘭州勘估亦不為遲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屢奉

諭旨籌辦善後事宜除添設兵數改緣城垣專摺具奏外謹將應行事宜酌議數條恭呈

御覽

一蘭州省城舊存子母礮十六尊僅與鳥鎗無異施放不能及遠又威遠礮八尊子重十六兩至二十兩轟擊稍遠而施放時易於跳動難得準頭俱不甚得力況年久亦多損壞此次攻勦賊匪照四川劈山礮式樣製成二十尊並於涼州調到食子六十兩大礮四尊轟擊頗為得用又查涼州鎮屬各營舊貯大礮一百六十六位係前明萬歷年間製造歷年久遠多有脫落炸壞各營視同廢鐵其存貯涼州城內不過二十餘尊餘俱散貯各營堡塞臣李侍堯特派熟悉礮位專員逐一勘驗將無用廢礮盡行銷毀試演堪用好礮分貯督撫提鎮駐劄各城如尚不敷揀選涼州匠役鑄造大神礮位酌定數目分貯至劈山礮亦應多為製造督撫提鎮大標約計兵丁二百名即給一尊並飭各營時常操演試放以期有準其陝西各標營亦如此照辦

一回教相沿已久而新教則自馬明心口外回家妄為西域得有真傳愚回厭故喜新俱為煽惑以致蘇四十三等肆逆不法今經此一番懲創之後各處回民感懼愧悔出於至誠凡已習新教者俱仍改從舊教現已嚴飭各屬將新教禮拜寺概行拆燬如查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照邪教律從重辦理並曉諭回民不許稱阿渾名目於回民內揀選老成之人令其充當鄉約隨時稽查互相勸誡其舊俗相沿念經禮拜仍聽其便不准添建禮拜寺及收留外來回人居住日後如有復倡異教者即行首告指拏如該處實無新教每年令鄉約等聯名具結一次彙齊各部查核仍先通行出示曉諭如此立法則新教自然淨盡

一撒拉爾回人散處十二工環遶循化廳地方每年納糧八十三石各工回人至循化廳河州蘭州等處或貿易穀糴販賣牛羊本不禁止並有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以致新教黨羽漸熾與舊教互相仇殺起釁滋事此皆平日地方官不稽查拏究遂而養癰貽患應請嗣後撒拉爾回人不准復充循化河州衙役及當伍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內地行走其有往各州縣村鎮貿易者由循化同知給與照票定以限期事畢即令回巢將票繳銷不許在各處逗留並責成保安起臺堡老鴉關駐守弁兵嚴切盤查稽其出入仍隨時訪察毋令內地遊匪潛往該處煽惑滋事亦不得借此勒掯需索違者皆重治其罪凡甘省各屬與番地土司境壤毗連者均應一體仿照辦理

一鳥鎗為閭閻自衛之資從前曾奉

諭旨不必概行收繳況番回山居野處平日打牲為業勢難禁用

烏鎗至硫磺為配製火藥所必需甘省河東各年配造火藥
取資於蘭州庫貯駱駝泉採獲之磺河西各營取資於肅州
玉門庫貯牛尾山採獲之磺如果開採時並無透漏封閉後
不敢私挖番回何從私行偷買實皆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
嗣後飭令該管文武員弁於封閉磺洞選派妥役嚴行稽察
屆開時採多派兵役嚴查又聞秦州等處產磺亦有零星偷
挖販賣者應通行嚴查封禁不許絲毫透漏至律載內地私
販硫磺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囤
販知情者俱照私販律治罪應飭各地方官嚴查內地舖戶
如有將前項磺斤聽番回潛行購買貪得重價或不法商民
在番回土司地方私賣硫黃並私熬焰硝者均照私販及偷
買律加等治罪仍令該管文武大員嚴飭所屬實力奉行並
令將有無私販私賣情弊按季結報如敢虛應故事致滋弊竇
一經發覺將文武各員及失察各上司一併嚴加參處
一新疆各城回眾以墨克地方為回教之宗主而內地回民
又以新疆等經典多而流傳為較真前奉
諭旨俟將來事竣後傳諭新疆各路辦事大臣嚴密查訪毋許內
地回民在彼習學回經致生事端實為杜漸防微之至計臣
等尚恐各城將緣事回民發至內地此等大概皆不安本分
之徒與內地回民皆係同教倘因其自西而來以為得有真
傳或又相煽惑均未可定應請
敕下新疆各路大臣此後各城回民有犯發遣等罪者於各城互
相安插不必改發內地於杜絕新教根株之法更為周備
一循化地方已於添兵案內改駐參將一員設兵八百名足

資彈壓至循化同知係乾隆二十六年移駐該處原定疲難
二項中缺應歸部選惟是該地番回錯雜一切撫綏控馭必
得幹練之員方可勝任實非部選人員所能經理應請嗣後
改為疲繁難三項相兼要缺在外揀員題補又河州太子寺
距州一百二十里向設州判一員嗣於乾隆四十一年裁汰
查該州地方遼闊漢回雜處其東隅之景古城離州城二百
四十餘里附近之唵哪關即係番地又正東之黑石山南之
三渡水等處俱離州城一百八九十里及二百餘里不等均
係習俗獷悍之區一切稽查匪類撫馭番回該州鞭長莫及
應請仍復舊制於適中之太子寺地方設立州判一員分防
稽察其衙署及分駐事件各循其舊又該管之蘭州道原係
驛傳兼巡蘭州向為衝繁難兼三要缺嗣因驛傳改歸臬司
管理定為中缺歸銓部選伏查蘭州道雖止一府然地居省
會為兩河扼要應仍久改為衝繁難兼三要缺請
旨揀放庶人相地宜於體制亦屬允協奏入
上敕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軍機大臣議言均應如所奏
辦理至私販硫磺及私熬焰硝若在番回土司地方售賣即
非內地私販可比查例載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內民人煎它
窩囤與販硝磺事發計斤定罪以次遞加五十斤以上者杖
一百流二千里至百斤以上者照合成火藥賣與鹽徒例發
近邊充軍又例載凡商漁船內夾帶違禁硝磺等物接濟外
洋者船戶以通賊論斬舵工水手知情者同罪各等語是私
販硝磺定例內地與邊疆各有專條而境內私販與出境偷
賣輕重迥異今該省境接番回其私賣硝磺關係尤重應請嗣

後該省泰州等處產礦地方如偷空私煎番回土司地方私賣係在內地者不得照尋常內地之例問擬應比照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內私販之例計斤定擬分別軍流從重科罪若偷賣出境與外地番回交易應比照商船夾帶出洋論斬知情同罪之例審擬庶足以示懲創而嚴關守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大學士三寶等奏言據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陳輝祖委員將王亶望案內前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押解前來

奉

旨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同直隸總督袁守侗嚴審定擬具奏臣等公同研究緣蔣全迪係安徽歙縣人由捐納知縣歷任甘肅皋蘭縣題陞肅州知州於乾隆三十八年捐陞知府離任三十九年甘肅奏請開捐辦時藩司王亶望即將蔣全迪奏留甘省題補蘭州首府專辦捐監事務自王亶望到任後即令各州縣公然俱收折色希圖上下分肥蔣全迪亦圖從中取利遂慫恿王亶望行令各屬遵照辦理其所收銀兩即藉災賑任意開銷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凡各州縣報災之輕重及給發實收之多寡俱由藩司衙門主政酌定分數開單給發各屬令其照單開賑蔣全迪遂藉此勒要各州縣冒銷辦賑銀兩又商議設立坐省長隨凡各州縣餽送王亶望銀兩俱令坐省長隨送進蔣全迪希圖分潤亦向各屬勒索餽送又蔣全迪署中所有親朋捐監俱勒令各屬填結實收並不發價蔣全迪擁有厚資遂藉稱患病告假回籍迨王亶望陞任浙江巡撫復將蔣全迪奏留浙省辦事希圖通同作弊此蔣全迪與王亶望先後勾通舞弊婪索無厭情節已據蔣全迪供認不諱查例載侵盜倉庫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等語蔣全迪身為道府大員不思潔己奉公乃與王亶望朋比為奸主令各屬私收折色復公然酌定報災分數及給發實收多寡肆意冒銷將辦賑銀兩婪索入己此外復收受各屬餽送盈千累萬其貪黷玩法侵帑殃民莫此為甚蔣全迪應照侵盜倉庫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者斬例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以為貪吏害民者戒至該犯子侄親友在伊任內有無捐監未經給價之人應聽大學士公阿桂等查明一併歸案辦理奏入得

旨蔣全迪著即處斬餘依議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甘省私收折色一案亂法營私弊端百出現已將首先倡議侵冒分肥之勒爾謹王亶望黃廷贊蔣全迪等分別明正典刑矣至此案大小各員通同侵蝕自應按律問擬以彰國憲而警貪婪但人數較多若概予駢誅朕心有所不忍自當覈其贓私之多寡以別情罪之重輕着傳諭阿桂等將各該犯所有侵冒銀數其二萬兩以上俱當問擬斬決二萬兩以下者入於情實其一萬兩以下各犯亦應問擬斬候請旨定奪並分晰開繕清單進呈所有應行定擬案犯俱着趕本年旬到具奏毋致延緩

同日

上諭內閣曰甘省收捐監糧一事地方官私收折色任意侵欺捏

災冒賑釀成不得不辦之大案實非朕所喜也且各省偶遇災
歉皆動正項賑䘏何獨於甘省頼捐監為乎此後甘省捐監亦
永行停止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巳丑軍機大臣奏言臣等遵
旨將韓阿渾即馬六十七蕭得福馬達烏特韓三個韓四個五犯
嚴行鞫訊該等各將爲糾四十三糾合回人跟隨攻掠河州
城池蘭州關廂及屢次向華林山賊營送信等情逐一供認
不諱實爲罪大惡極應請
旨將該犯等依大逆律凌遲處奏入得
旨韓阿渾即馬六十七蕭得福馬達烏特韓三個韓四個俱著即
凌遲處死
癸巳阿桂李侍堯奏言臣阿桂前奉
諭旨前次被害之文武官弁兵丁查明實在情節將應行議䘏者
奏聞給與議䘏典欽此查原任副將新柱原任知府楊士璣在
白莊子起台堡等處猝遇賊匪所有跟隨打仗陣亡受傷之
弁兵自應一體議䘏其被害之知府楊士璣於捏災冒賑案
內婪得多贓城破自盡之河州知州周植亦係侵蝕監糧捏
災舞弊均有應得之罪一併扣除隨同楊士璣前往起台之
河州土司韓成璘因公被害亦應議給䘏賞至河州守城各
兵俱經駁飭扣除所有與賊打仗陣亡及受傷真實者方造
入冊內但該弁兵等究屬失守城池應請
旨交部議等議䘏奏入
上敕部知之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阿桂前奉
諭旨逆回估據河州該處曾經出仕回籍人員如有甘心從賊不
顧名義必當從重治罪欽此查撒拉爾逆回於三月二十一日
夜間攻破河州二十三日即由河州赴蘭滋擾該州並無出
仕回籍人員甘心從賊者業經詳悉查明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甘省浮冒侵漁各州縣前經奏明
一時乏員委署暫緩參革茲揀發人員將次到甘而此等捏
災冒賑之員俱係侵帑營私大干法紀未便令其尚任地方
致滋貽悞應將現在甘省六十九員內除陸瑋等十二員已
奏
旨革職拏問外其在任之邵標善王臣李元楷伍葆光詹耀璘閻
鴻元孟衍泗陳澍伯衡舒攀桂萬人鳳杜耕書王萬年舒玉
龍伍諾璽周兆熊楊明陳韶楊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尤永清
丁愈銳成均章汝楠黃道煚韋之瑗顧汝衡宗樹梓趙元德
萬邦英曹若琳夏恒華廷颺王璠經方龐棨中寧吉李弼麻
容謝廷庸承志業觀海許士梁張毓琳吳諾四十六員請
旨革職拏問以便歸案定擬具奏其丁憂事故尚在甘省之陳鴻
文邵大英徐樹楠蒲闓馨孫元禮沈泰王旭陳金宣墨爾更
額史堂善達十一員應一併請
旨革職拏問歸案定擬至已離甘省四十三員內張何衡等九員
已經身故程棟一員現已革職解甘哥明現在來甘業經革
職外其陞調別省及回旗之楊賡颺張春芳呂應祥趙杭林
陳嚴祖廣福佛保景福八員及丁憂告病終養降調勒休之
何汝楠陳常鄧科捷陳起揭陶士麟麥桓史載衡林德基布

瞻成德王夢林劉甫岡顧芝李立將敏劉治傳閻煋薛俱蘭
十八員相應請
旨革職拏問並已經革職之吳鼎新朱家慶周人傑王汝地崧柱
朱蘭六員請交刑部留京王大臣及任所原籍各督撫伊犁
將軍將各該員提訊令其逐一供認即可定擬具奏該拔
飭即派員解甘質審歸案辦理奏入
上諭内閣曰據阿桂等將甘肅捏報災賑侵蝕帑項之各州縣奏
請一併革職拏問一摺所辦甚屬公當此案係前任藩司王亶
望與前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通同舞弊首先作俑以致通省
效尤習為固然實有不得不辦之勢至各州縣雖職任大小不
同但國家設官分職均宜潔己奉公廉隅自勵豈有因上司勒
令報荒遂爾朋分侵蝕之理況道府州縣即無奏事之職遇此
等事件原可直揭部科使累年積弊早經破露亦不致貽罪多
人朕必嘉其公正特加擢用乃竟聯為一氣恣飽慾壑置民瘼
於不問此而不辦何以肅吏治而儆官方現據阿桂等查明此
案俱已水落出朕之辦理實出於不得已且各員等入已贓私
俱自行供認將來定案時朕惟於輕重權衡折中至當於按律
定擬之中仍寓法外施仁之意至已有旨詢問而其人仍狡供
者必不恕之所有阿桂等此次查明參奏之知府前任知縣楊
賡颺伍納璽同知前署知州阜之瑗同知前任知閔鵷元孟衍
泗趙杭林同知善達顧芝張春芳通判賈若琳經方博敏佛保
謝廷庸知州那禮善伍葆光覺羅承志陳常知縣陳鴻文王臣
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陳澍伯衡舒攀桂萬人鳳杜耕書舒玉
龍福明陳韶楊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樹柟尤永清丁愈錢成
均章汝楠黃道煚蒲蘭馨顧汝衡孫元禮宋樹穀趙元德萬邦
英沈泰王旭夏恒陳金宣華廷颺墨爾更額王瑞鹿橒申寧吉
史堂李弼業楨海何汝楠鄭科捷陳起搢陶士麟麥恒景福布
瞻成德王夢麟麻宸呂應祥陳嚴祖唐福劉治傳州同前署知
縣王萬年州判前署知州吳詵州判前署知縣薛俱蘭布政司
經歷前署縣丞許士梁縣丞前署知縣周兆熊閔煋縣丞史載
衡李立經歷前署知縣張毓琳等業經降旨革職拏問其已離
甘省及陞任別省各員俱著各督撫迅速派員解赴蘭州交阿
桂李侍堯歸案審明分別定擬具奏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阿桂現在查辦甘省一案
自己漸有就緒即此時尚未定案並有各省審訊人員陸續解
甘質訊者俱可交李侍堯歸案審辦遵照前旨一併分別定擬
具奏現在豫省河工漫口開挖引河築挑水壩及堵塞合龍事
宜最為緊要阿桂即可將甘省審案一面交李侍堯辦理一面
起程赴豫督辦

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英廉雅德曰前因王亶望於捏災冒賑一案業已明正典刑並將伊子發往伊犂自備資斧充當苦差昨據雅德查奏王亶望之子共十一人長子王葵業經刑部辦理其次子王塋王埰現在飭催起解此外尚有子八人王荀王紳王晉王恕王琨王鈺王庚言王海宣俱年在六歲以下等語此等重犯將伊子發往伊犁自屬罪所應得但念其年尚幼小若即行發遣殊心尚有不忍著加恩將王祐等八人交雅德嚴行管束俟年至十二歲時再行遵照前旨陸續發遣伊犁如雅德離任山西即著交代接任之人遵照辦理

丁酉阿桂李侍堯奏言臣等承奉布政使福崧平慶道汪新（四十六年八月）前往洪濟橋唐家川數處查拏從逆餘黨及逆犯應行緣坐家屬據該司等陸續稟稱由洪濟橋及河灘宿唐家川咨傳各該處回人鄉約選派兵役協同搜捕將搜獲逆匪及應行緣坐人犯分起解省臣等提集研訊逆犯馬六六等或為賊拉裹從賊或隨同抗拒官兵各自供認不諱其應行緣坐各犯非父兄從逆即子弟黨賊亦皆對確鑿俱無疑義應即行正法以彰國憲其馬從才之兄馬進朝已據其獲解省在監病斃當即戮屍至唐家川等處搜獲緣坐婦女九十五口循化續行搜獲撒拉爾逆回婦女三十口共一百二十五口應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索倫察哈爾兵丁為奴唐家川等處搜獲緣坐幼男四十名循化續行搜獲撒拉爾幼男二十五名共六十五名應發往雲南貴州廣西極邊煙瘴充軍奏入

上從之

同日阿桂李侍堯又奏言臣等遵旨查勘甘省添建倉廒各案內惟永昌撫彝張掖三廳糧石較多派軍機司員默倫前往勘驗茲據稟稱該廳州縣所添廒間均經建造但查永昌縣添建廒座七十間惟五間貯有糧石其餘皆屬空閒張掖縣添建二百八十間現空閒一百三十二間撫彝廳添建八十間止空閒十九間預備開徵之用等語臣等伏思建倉原為貯糧今永昌縣建倉七十間竟空閒六十五間是舊有倉廒已敷收貯何用添建張掖縣雖查有糧四十餘萬石而空閒之倉有一百三十餘間則四十五年該縣又何必添廒至二百間之多顯係借貯糧為名希圖賄使公帑應請將此二案照西寧等處二十三案例概不准開銷銀兩著落詳請之員暨各上司分賠其撫彝廳添建之八十間張掖縣四十一年添建之八十間業據查明實貯糧石尚非虛設惟工料較之原估多有偷減容臣李侍堯於親查各屬時另行核減報部至歷年詳請添建之各州縣即係現在審明折收冒賑之犯歸案時一併從重定擬惟成縣知縣陳[illegible]則任內並未捐監辦災第經請建倉亦屬冒濫應請旨將該員革職勒限一年賠繳倉費以為藉端捏冒者戒如不能依限繳清仍按律治罪奏入

上勅部知之

九月庚子

上諭內閣四甘肅捏災冒賑侵吞監糧一案自乾隆三十九年以

後通省各官俱為一氣朋分公帑經大學士公阿桂等在甘查辦卸次訊錄確供奏請將該員等革職拏問並請將任所原籍貲財一併查封以救官邪業經降旨允行此案自王亶望將全隨等首先倡率以致闔省效尤通同舞弊各州縣亦視侵冒官項為故常竟無一人潔己奉公屬中佼佼者此而不知以廉恥吏之謂何今既查辦確實不得以罪不及眾竟置不問朕前降旨云辦理此案實出於不得已者正謂此也朕既不能道之以德不得不齊之以刑而無恥之徒方且仍蹈其苟免而世道人心澆薄至此朕甚慨之現在直省各督撫遵旨將各該員家產查封陸續開單具奏但念此事發覺已久其案內人犯前聞王亶望等問之信知事已敗露預為隱匿寄頓殊不能保其必無而在各督撫查辦此等貪吏自不致狥法狥情自干愆尤顧若以查抄嚴密之故或株連牽累有意苛求剔查枝節致令外間無識之徒妄滋竊議則各督撫之不能深體朕意矣況此等婪得贓物理無久寄此時即有隱寄其子孫亦斷無安享而食之理此天道之昭然不爽者朕之辦理此案權衡審慎祇欲使貪黷營私之吏知所炯戒庶足以勵官常而振法紀非貪其錙銖籍沒之資財抵償官項也所謂不為已甚去已甚朕之辦理庶務始終期以此意而已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四十六年九月

臣等謹案甘肅大小各員侵帑分肥迭行貪冒其婪得贓私即將家貲盡數籍沒不足相抵哉

皇上以辦理此案惟在飭法紀而肅官方俾墨吏共知儆懼非籍此以抵補官項并恐各省督撫不能善體

聖懷或致有意苛求株連滋弊

申飭俾切始終不為已甚去已甚之意益見權衡至當云

同日副都御史汪承霈奏言竊查自乾隆二十九年以後各省赴甘捐監生不下二十餘萬人今奉

旨停鄉試三科此九年中在本公守法者或知追悔從前冒昧報捐尚能安於義命但其中保無躁進之徒竟將甘省所捐監生隱依年貌頂替部照而本身則更易名字在部報捐仍復公然入場徼倖中式乃以原名頂替於同父弟兄三科後又可冒名就試籍貫三代均屬相同即地方官亦無從稽察是混跡科場濫邀名器其弊難盡絕且恐開挾嫌告訐藉端滋擾之漸臣竊惟

聖恩寬大與其再犯而懲以冒混之條不若先事而予以自新之路所有此項監生請明定章程通行曉諭該生等如有志上進情願應試者令其各將在甘所捐監照呈部注銷准以原名在部另行改捐給與監照過鄉試年分准予一體應試免其停科其不應試而情願銷照另捐者亦聽在部另行報捐並請勒限二年於限內報捐方准應試如逾二年期限未經銷照另捐者即作為頂帶榮身不許赴部重捐雖扣滿三科後亦不准其應試庶可正士子進身之始並以嚴科場冒混之弊奏入

上勅部議奏旋經戶部議覆應如所奏准令各生將原照呈銷以原名赴部報捐應試勒限二年如逾期不赴部改捐者即作為頂帶榮身不准應試其現充各館謄錄監生有情願另捐者亦准其於二年限內一體赴部報捐再此外尚有廩增附各生在甘省加捐監生及由甘省所捐監生中式副貢並有

由監生在部捐職捐貢人數亦應酌定章程請將原捐附各
生加捐甘肅監生一體繳銷執照在部重捐應試不已經中
式到貢人數亦令在部補捐監生方准其入場鄉試至從前
由甘省監生在部捐職捐貢除現帶案自不願考試者無庸
查辦外其仍願赴試者亦令於二年限內補捐部監應試至
嗣後有甘省原捐監生情願加捐貢生及職銜者應令將原
捐監生注銷補捐其本行補捐部監者一概不准加捐奏入
得
旨如所議行
辛丑阿桂李侍堯奏審甘省捏災冒賑各州縣內程棟一犯
已於在京判部及
行在供明本年兩次辦理災賑浮冒之款約有十餘萬兩其
在甘省陸續取供之陸瑋等六十五員或餽送王亶望或餽
送蔣全迪楊士璣及本管道府等或代勒爾謹王亶望王廷
贊等買辦物件或供應上司或公幫公捐各去外餘剩
銀兩俱係各該員自行花銷除伊等伊等所供接買銀數自
九萬三千餘兩至二萬一千餘兩者兩者陸瑋等見一萬九
千餘兩至一萬四百餘兩者閔鵷元等三員九千餘兩至一
千餘兩者韋之瑗等三十員一千兩以下者蘇恒許士晟共
誠三員自應按律定擬以彰
國憲而警貪婪應將侵冒銀二萬兩以上之程棟陸瑋鄭櫟楊萱
楊惠言鄭陳善蔣重熹宗學灝李元楊主臣許山斗詹耀璘
陳鴻文秦維珠伍標保光錞秦雄飛郎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
刪二十犯均照侵盜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者斬監候

旨即行正法其一萬兩以上之閔鵷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
耕書楊有澤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徐樹楠周兆熊福明陳韶
十三犯俱照侵盜倉庫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至一萬兩以下之韋之瑗尤永清
錢成均萬邦英丁愈蘇元德顧汝衡侯作吳陳金宣王旭堂
鄧宗閔煌沈嘉墨吳穎善進寧廷魁曾若瑞嚴楷文宣覺
羅承志李錫中李吉謝廷庸葉觀海麻宗漋鐘琳三十犯亦
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一千兩以
下之蘇恒許士晟共誠三犯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下例
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因路遠尚未調取來省之四十三員俟
續行審明歸案定擬至假捏結報之各道府內有供認收受
屬員餽兩陳慶孚汪皋鶴張金城陳康起等四員其收受銀
數自千餘兩至數百兩不等又未經得受屬員餽送止認捏
結之蔡雄飛等六員查該員等舊日所屬各員雖甘省尚未
訊供者難以遽定應俟各該員解到後質對明白再行分別
定擬其奏丟冒銷銀數按各該員所供合計約略浮冒十分
之二但該犯等通同舞弊侵蝕害民情節可惡應照所供加
倍追出以示懲儆所有應追銀兩按辦過賑銀十分之四核
算於冒賑各員名下追繳三成其一成於各上司名下追賠
如查封備抵尚有不敷於本人及家屬名下著追現在總督
藩司均已治罪查抄應於該管假捏出結之道府直隸州分
賠此內道員所屬較多應追賠一成之四知府直隸州應追
賠一成之六如蒙
俞允即進照辦理奏入

上
勅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核擬速奏欽此軍機大臣
會同大學士九卿奏言程棟等二十犯俱侵冒銀二萬兩以
上應如大學士公阿桂等所奏請
旨即行正法又閻廷元等十二犯俱侵冒銀一萬兩以上亦應如
所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入於本年秋審情實又郭之瓏等
三十犯俱侵冒銀一萬兩以下亦應如所奏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又聶恒等三犯俱侵冒銀一千兩以下亦應如所奏杖
一百流三千里再徐樹楷陳韶二犯折收冒賑得贓逾一萬
兩以上錢成均王旭陳金寶宗開煌等四犯得贓雖在一萬
兩以下但該犯等俱係冒請建倉於捏賑開銷之外又侵設
法侵欺情罪更甚請將擬斬入於本年秋審情實之徐樹楷
陳韶二犯俱從重請
旨即行正法其擬斬監候之錢成均王旭陳金寶宗開煌四犯從
重入於本年秋審情實以昭炯戒至冒賑捏結各員業將其
貲傳贓私悉行查封以抵官項所請分作四成及在本人各
家屬名下追賠之處應毋庸議奏入
上
勅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核擬速奏
癸卯阿桂李侍堯奏查止捐監生未經捏災冒賑各廳縣雖
違例折收亦有應得之罪但開捐之始王亶望即主持折色
王廷贊復改歸首府總辦積習相沿州縣不能自主尚與有
心舞弊借賑開銷者不同等人員任內有冒請建倉為除
趙明旭已於捏結案內革職其西和縣知縣鄒繼寵及改教
計本之郭之屏劉炯應請一併革職從重定擬其餘各員銀
兩應以改歸首府收捐總所定五十五兩為準權數以四千

石為準除去公倉費等項銀七兩外每監生一名應多餘銀
八兩於各該員名下按所捐監生照數追繳此內一百名以
下者即令完繳一百名以上者勒限一年五百名以上者勒
限二年一千名以上者勒限三年如限內完清將該員革職
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如逾限不能完交者將該員參奏
革職仍按律治罪至世文業內未經出結止於捏結監糧貲
詳之道府等業經革職應毋庸議奏入
上
勅部議奏欽經吏部等議覆請將案內現任伏羌縣知縣楊芳
燦等即予革職留任查明各員捐監數目照阿桂等所定年
限勒令完繳仍於銀兩完繳之日起扣限八年方准開復患
病調理之寧州知州范廷乾另案降調之環縣知縣楊緒雲
等應令該撫用行文按限追繳俟銀兩全完方准起用仍於
補官日革職留任扣限八年開復其已經休致之敦煌縣知
縣李文曾另案革職之正寧縣知縣張瑾等亦行文按限追
繳其病故之伏羌縣知縣楊瀛仙等仍在家屬名下著追以
上現任候補及休致另案革職各員如逾限不能完繳各該
督撫將該員參革治罪奏入傳
旨知所議行
乙巳陳輝祖奏為臣遵
旨將所任革職安肅道陳之銓丁憂鞏昌府知府潘時選提解到
省率同司道嚴加審訊供與州縣折收冒賑得受分給銀兩又
復轉餽上司各情節查陳之銓潘時選身為道府於所屬折
收捏賑知而不舉已屬玩法迨冒災濫銷復敢扶同結報侵
逾分肥法難寬宥應即按例定擬陳之銓潘時選均應照侵

盜倉庫錢糧一千兩以上斬監候例，俱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議奏。旋經大學士三寶等
議言：此案陳之銈、瑞時選二犯應請
勅令該督派員押赴甘省，交陝甘總督李侍堯將有無與本州縣
通同舞弊之處質訊明確，再行定擬歸案辦理。得
旨如所議行。
戊申
上諭內閣曰：王廷贊接任甘肅藩司，於王亶望通同屬員捏災冒
賑一案，並不據實參奏，及早清釐，乃轉踵行其弊，仍將監糧私
收折色，且改歸首府辦理，又每名加收心紅紙張銀一兩，並派
屬員買辦物件，及事已發覺，經朕屢次訓諭，令其據實供吐，尚
敢支吾狡飾。前據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審按律問擬斬決，本屬
罪所應得，因念其本年三月蘭州守城微勞，姑從寬典，改為應
絞監候。茲又續據阿桂等查奏甘省浮銷賑粮腳價一項，王廷
贊將腳價銀二萬八千餘兩發交楊士璣收存，為辦公之用，當
經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提訊王廷贊，據供原知此項為開捐
勒爾謹說有應辦公事，遂准其領去，楊士璣並未分晰具報等
語。此案王廷贊始終捏混，避弊致尤，即其派令屬員買辦物件
一事，向來藩臬不准進貢，屢經降旨嚴飭，更非如勒爾謹身任
總督尚可藉口年節辦貢土貢者可比。是其營求勒派種種情
罪，百喙難辭。目下以屆官犯勾到之期，王廷贊係情實官犯，著
即行處絞，仍通諭中外知之。
辛亥
上諭內閣曰：甘肅捏災冒賑一案，執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
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
而此實非常之罪也。除王亶望、勒爾謹等分別明正典刑，並將
伊子革職發往伊犁，以示懲儆。至王廷贊、蔣全迪、楊士璣、程棟
等，核其情罪，本屬相同，伊等之子俱應一律辦理。除蔣全迪業
經正法，並無子嗣，毋庸置議外，楊士璣贓私累累，使其身尚在，
亦應正法，已於蘭州被害，倖免刑誅；王廷贊現已處絞；程棟、陸
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現在審明，議定擬斬決。該七犯俱
有子嗣，其所捐官職，無論是否係伊父在甘省任內出資報捐，
俱著查明一體革去，並著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為貪婪不法
者戒。
壬子
上諭內閣曰：甘肅收捐監生業經降旨停止，所有陝西省收捐監
糧並著一併停止。

甲寅

上諭內閣曰甘肅捏災冒賑侵蝕監糧一案昨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審明各州縣供認入已贓數自九萬至數千餘兩不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分別定擬斬決監候杖流一摺當經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核議並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在京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加核覆僉稱案內各犯實屬情真罪當法無可貸按例定擬具奏朕惟州縣為親民之官平時固宜潔己奉公廉隅自厲若遇有災祲尤當竭力撫綏使窮黎共沾實惠至於借賑卹之名為侵漁之地實從來所未有朕亦不忍以此疑人乃甘省各州縣朋比侵吞毫無忌憚且有於捏賑開銷之外復冒請建倉設法以肥私槖其貪肆四十六年九月贓真有出於意想之外者此案始由王亶望將全𤦎等首先舞弊勾通上下狼狽為奸但各州縣有上司押令報荒勒索銀兩之事原許其直揭部科朕可簡派大臣按問何數年以來各該州縣視侵帑為故常竟無廉中狡佼者再閱各犯供內有將侵吞銀兩為冬季施粥施衣及修葺廟宇工程之用等語毋論該犯等貉壑難盈必不肯以婪得贓私飾為義舉即地方此等事件各州縣捐廉為惠施及貧民亦職分所應爾何處無之又安得復於事後藉口開銷希圖末減乎又有稱為驛站貼補者從來驛站為州縣之利藪且各省皆有驛站誰肯破產貼補現在此案爰審已定王大臣科道等復加核擬人無異詞則此等侵帑殃民黷法營私之吏固不能復為曲貸所有案內侵冒賑銀二萬兩以上之程棟陸瑋鄭䄷善楊惪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淳李元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璘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邵大英陳澍伯衛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又冒賑不及二萬兩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徐樹楠陳韶二犯若照擬一例予以斬決轉與王亶望蔣全迪等首惡罪名無以稍示區別程棟等著改為應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令各省官犯已經勾決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肅會同該督李侍堯傳旨曉諭監視行刑其侵冒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鵷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耕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周兆熊楊明等十一犯又冒賑不及一萬兩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錢成均王旭陳金宣宗開煌等四犯據王大臣科道等核擬斬監候即入本年秋審情實者雖應如所議但程棟既已末減為今年秋審情實閔鵷元等亦著從寬免其即入本年秋審仍牢固監候其侵冒銀自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葉之瑛尤永清萬邦英丁愈趙元德顧汝衡宋樹穀黃道煛蒲頴馨章汝楠侯作吳董熙沈泰墨爾更額善達韋廷颺賈若琳麗檍史堂劉覲羅承志李弼申寧吉謝廷庸葉觀海麻宸張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擬應斬監候統俟明年情實官犯勾到時刑部聲明請旨分別辦理餘俱著照所議完結前經降旨朕於辦理此案不得不為已甚今酌核諸人情罪仍不忍其駢首受誅就其中情節最重之程棟等二十二犯先予勾決所謂不為已甚去已甚實因吏治民生關係重大不得不辦之苦心所有辦理此案前後所降諭旨著李侍堯明白宣諭各屬俾觸目警心共知侵貪之吏天理所不容即國法所難宥庶幾辟以止辟所全者多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案州縣有牧民之責大法小廉職守應爾若借賑
邺為名朋比作奸通省效尤竟無一人怵然為戒實屬從
來未有之事甘省捏災冒賑各犯業書既定於法均無可
寬貸
皇上嚴核情罪將最重之程棟等先正典刑餘俱稍示區別并令
該督宣諭各屬使之觸目警心懲其既往禁其將來所以
為吏治民生計者至深且備矣
同日
上諭內閣曰前因王廷贊楊士璣等七犯侵貪不法業經降旨查
明該犯等之子革去官職俱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今閱阿桂等
查奏各犯贓數單內蔣重熹假冒銀四萬七千四百兩宋學淳
侵冒銀四萬七千二百兩又詹耀璘侵冒銀三萬四千五百六
十兩外復開銷添建倉廒銀六千二百五十兩陳澍侵冒銀二
萬五千三百兩外復開銷添建倉廒銀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兩
核其侵冒銀數均在四萬兩以上伊等之子亦應照王廷贊等
之子一律辦理著交刑部查明該四犯之子如有官職者即行
革去並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以示懲儆
乙卯
上諭內閣曰前已降旨停止甘肅陝西兩省收捐監生所有烏魯
木齊新疆捐監著一併停止
丁巳
上諭內閣曰甘省冒賑侵帑一案皆係王亶望為首司時倡率舞
弊以致通省各屬視侵貪為常事輾相效尤毫無顧忌現在程
棟等二十二人之死悉王亶望一人導之使陷於伏法即與王
亶望殺之何異核其情罪雖寸磔不足蔽辜然而按律新決無
可加增實覺罪浮於法是以前經降旨將伊子王裘等三人一
併革職發往伊犂充當苦差其幼子八人俟年至十二歲時再
行陸續發往現據山西巡撫雅德奏將伊幼子監禁省城恐外
省官官相護仍屬有名無實著雅德即將未發王亶望諸子派
委妥員小心解交刑部嚴行監禁俟及歲時由刑部陸續轉發
並著刑部存記雖遇恩赦不得奏請援宥回籍如王亶望之子
有在伊犂及中途脫逃等事即於拏獲地方正法如此辦理於
首惡情罪庶足相抵而大員之以侵貪作偽者亦共知炯戒
乙未兩廣總督巴延三等奏言臣等將原任靖遠縣知縣麥
桓由番禺原籍行提到案督同兩司研訊據麥桓供乾隆四
十一年在河州州判任內有靖遠縣缺出囑託省城素識之
翟二轉求蘭州府蔣全迪鑽營王亶望指缺求補司府各
許銀四千兩又議定辦災使費司府各四千兩於奉文赴任
時蔣全迪即預填實收六百張勒令補印收捐造入季報以
抵前欠一萬六千之數自到任後計兩年報災辦賑冒銷入
已共銀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兩隨於四十三年告請終養回
籍等情臣等恐尚有不實不盡仍委員將麥桓押解甘省歸
案辦理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省收捐監糧一案王亶望蔣全迪等明目張膽通
同舞弊已屬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乃麥桓在州判任內膽敢
與王亶望蔣全迪等鑽營關說指缺求官公行賄賂蔣全迪即
勒填實收並議定辦災使費是不特冒賑殃民又復賣官鬻爵
目無法紀至於如此之甚尤堪駭異所有麥桓一犯現已據巴

廷三等委員解甘著李侍堯嚴行訊究令將夤緣賄賂各情節
據實供吐毋使稍有匿飾審訊明確後著另作為一案辦理至
甘省現據阿桂等審定侵冒各犯內似此納賄營求者恐復不
少除業經審明正法各犯外其餘案內人犯並著李侍堯嚴切
鞫訊如有似此情節者俱著照麥桓之例另案定擬俾周法營
私黷官行賄者知所炯戒
丙寅阿桂奏言臣前次奉到各省營伍賞卹銀兩開銷正項
及名糧裁添養廉
諭旨仰見
皇上聖謨遠大不惜多費帑金為足兵衛民之計惟是
國家經費歲有常規有不得不通盤算畫者臣於乾隆十年在
銀庫郎中任內曾詳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關稅鹽課
蘆課漕項等銀約三千餘萬兩災賑蠲緩不在此數此歲入
歲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止八百餘萬
兩至雍正年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兩而自西北兩路用兵動
支大半我
皇上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二千四百萬兩自四十六年以來
並未加增賦稅而府藏充實國用富饒部庫增至七千餘萬
兩
皇上時時以藏富於民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
蠲各省漕糧以及遇災即賑河工海塘歷年各處用兵凡為
捍衛民生計者所費又何啻萬萬在
皇上原不稍存靳惜但此等動支尚非經費可比夫經費驟加不
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從前開拓新疆二萬餘里每年所費
即以陝甘兵額餉銀裁移添補於國用並未加增茲奉
訓諭陝甘各營酌添兵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西安增設滿兵二
千五百名京營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
丁賞卹紅白銀兩遵
旨開銷正項約算歲支已有百餘萬兩若又將武職名糧改給養
廉其所扣兵餉挑補實額核計歲需又約二百萬兩以每年
額增三百萬經費而論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至七千萬兩
況武職所得名糧馬乾由來已久營員本不至拮据今
諭旨改照文員之例一體議給養廉固屬核實辦理而其所扣兵
餉似毋須盡行挑補實額伏思滇黔等處控制邊陲兵力不
宜單弱川省於平定兩金川後內地兵丁移駐新疆未免不
敷守禦其他閩廣海疆亦屬緊要均宜查明增添兵額以資
彈壓其陝甘兩省業已添滿漢兵一萬五千餘名併此外省
分俱係腹地所扣名糧均可毋庸挑補實額再近年以來滿
漢兵制裁添改移者甚多歲需經費是否與從前相仿伏乞
皇上勅交戶部將每年一定出入銀款數目通盤核算並將增兵
餉養廉三百萬兩之後每年是否尚有餘存其各省兵額是
否無須一律挑補之處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詳悉妥
議奏入
上諭內閣曰大學士公阿桂覆奏各省武職名糧裁添養廉挑補
實額一摺國家經費原當量入為出而足兵衛民為萬年久遠
計者又不得少存靳惜之見阿桂現管三庫其所奏康熙雍正
年間出入大數通盤區畫大臣籌國自應如是但朕以恭覽本
流通之物財散民聚聖訓甚明與其聚之於上毋寧散之於下

且在官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顯而易見朕即位初年戶部庫
銀不過三千萬兩今四十餘年以來仰荷
上蒼嘉佑年穀順成財賦充足中間普免天下地丁錢糧三次蠲免
漕糧兩次又各省偏災賑濟及新疆兩金川所費何啻萬萬而
賦稅並未加增非如漢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齡
以掊克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現在戶部庫銀尚存七千萬兩朕
又何肯稍為靳惜乎且即以歲支頓增三百萬計之至乾隆六
十年歸政之時所用不過四千餘萬兩加以每年歲入所存其
時庫藏較即位時自必尚有盈餘又何必於此時總總過計乎
從前海望在戶部時不肯明言銀庫實數其意似恐外人聞之
朕彼時即不以為是國家惟正之供出入歲有常經原屬大公
至正又何必掩人耳目乎甚如明季金花聚斂乃至戶部請內
帑亦不肯發則其鄙吝更可笑矣即以內帑而論值乾隆初年
內務府大臣尚有奏撥部庫銀兩備用之事今則裁減浮費釐
剔積弊不特無需奏撥且歲將內務府庫銀命撥歸部庫者動
以百萬計又何必以經費不敷歲出為慮乎至於歲入項下惟
米豆關稅一節初年曾經免稅原欲使市價日平乃行之日久
並未平減殊不滿朕意後因安寧奏請復收經部議准允行至
遇地方歉收穀貴之年原有降旨特免米豆過關之稅所以隨
時調劑或商賈多往亦救災區米貴之一法耳今阿桂既籌畫
及此但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經費為是在廷諸臣自必各
有確見所有阿桂奏到原摺並朕此旨一併發抄使中外咸知
朕意並着大學士九卿科道詳悉妥議具奏
臣等謹案自古設兵衛民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我
皇上睿慮周詳多添兵額所以裕武備而振
國威誠鞏固金湯之良法也至馬步糧餉及營伍賞卹均
諭令開銷正帑計歲支已不下百餘萬又以武職名糧一體改給
養廉每年經費共增至三百萬臣阿桂恐歲入不敷未免
總總過計
皇上明切示諭不稍存靳惜之見惟務為久遠之圖易曰損上益
下為之益豈特普蠲加賑為藏富於民已哉
戊辰吏部將甘省繼城遺捐之候補縣丞姚起彪帶領引
見奉
旨姚起彪着發往陝西交畢沅以縣丞用並加恩賞給銀一百兩
同日李侍堯奏言監糧災賑案內所有私收折色冒銷賑糧
諸弊經臣會同大學士公阿桂查明節次具
奏臣恐首府給發銀兩尚有弊端未盡查出之處隨飭令藩司
福崧再行確查茲據詳覆前來臣查原任蘭州府知府楊士璣
任內所發賞收各縣尚有未捐而捏報已捐者有以縣所捐銀
兩竟為彼縣挪用者又有此縣已捐銀兩業為彼縣挪用而仍
將報捐糧數於賑案內開銷者當時原屬任意騰挪輾轉侵用
迨楊士璣為賊所害一切弊竇不及彌縫遂致底裏畢露查乾
隆四十五年共發實收四萬三千二十五張又四十四年年底
存剩未捐實收八千八百一張二共實收五萬一千八百二十
六張除四十五年分共捐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張四十六年
分又捐一千二百七十七張尚餘實收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一
張前因查出監糧災賑諸弊臣即令藩司福崧將未經填捐之
實收盡行提回茲查出四十五年所捐實收內如漳縣寧夏武

威山丹四縣共八百六十五張並未填捐遞行捏報已捐於
是年賑案內將虛糧撥銷計監銀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五兩
合糧三萬五千三十四石又楊士璣經手給發監銀並不按
捐監州縣給發如平番狄道河州會寧張掖西寧碾伯金縣
等八州縣應填實收並未捐完楊士璣輒將他縣所捐監銀
借給使用共那借過銀一十萬七千四十九兩零其已捐之
州縣如安西玉門等二十州縣現在無項歸欵而山丹寧夏
平羅漳縣華亭等五縣因所捐銀兩為他縣那用輒將報捐
糧數於上年賑案內撥銷是監銀已屬無著而虛糧又已開
報尤屬弊中之弊但此等州縣俱係本案問擬重罪之人齎
財亦經抄沒實無可著落追賠所有漳縣等捏報未捐實收
八百六十五張現已傳將應即飭司詳查提回註銷至各員
虛報糧石私那侵用無著銀一十萬七千四十九兩零容臣
查明細數統歸假災冒賑案內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實收改歸首府總由王廷贊亂法
營私楊士璣句通捏冒以致百弊叢生各州縣視國帑為私財
任意騰那轉轉侵蝕實屬從來未有之奇事但王廷贊已經正
法楊士璣亦被賊害伊二人之子均已發往伊犁充當苦差於
法無可復加至所有那用監銀開報虛糧入已究係何員任內
自應詳查的實著傳諭李侍堯將那用虛開入已之各州縣詳
悉查核此內已於前案定擬分別辦理者若干員其未經定擬
者並著李侍堯按照實在入已贓數仍遵前旨分別定擬具奏
十月庚午
上諭內閣曰昨據副都御史汪承霈條奏甘肅監生一摺請以原
名准其在部另行改捐給與執照免其停科並請勒限二年報
捐如過期不捐雖扣滿三科亦不准其應試等語此等監生逐
利熱中希圖省費報捐即擬予褫革原不為過今照部議統限
三年准以原名在部另捐入場應試已屬格外加恩但念該生
等人數眾多從前在甘省上捐時俱係王亶望諸人引之犯法
非盡該生之過況前已出貲今概令重捐其中寒畯未免志切
觀光而力有不逮情殊可憫著加恩將從前甘肅報捐監生者
准其呈明另照在部捐監之數繳足即給與執照許其科考至
定限二年為期稍近恐遠省邊陲一時未能徧曉及至遵例遠
來而限期已過未免向隅著並加恩再寬限三年統限五年為
率俾該生等從容報納上進有階以副朕宥過推恩作養人材
之至意
四十六年十月
辛未李侍堯奏言前任蘭州道叅革四川川北道熊啓謨現
已解到臣嚴加審訊據熊啓謨供在甘肅驛傳道任內鄭陳
善送過壽禮四百兩後丁憂離任陸瑋送過奠儀盤費五百
兩又口外解到前任寧夏同知已陞鎮西府知府伍諾璽據
供署寧夏任內四十年辦過賑銀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實散
銀七千三百兩餘銀一千五百七十兩四十一年又辦過賑
銀五萬九百九十餘兩實散銀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兩餘銀
九千五百四十兩又前任泰州直隸州知州奇明供四十年
在靈州任內辦過賑銀二萬三千九百餘兩實散銀一萬九
千三百兩餘銀四千六百兩四十一年到泰州任辦過賑銀
八千一百兩實散銀六千五百兩餘銀一千六百兩四十三
年辦過賑銀一萬三千三百兩實散銀一萬一千二百餘兩

餘銀二千一百兩查伍諾璽侵冒銀款在一萬兩以上請照
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入於情實奇
明請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熊啟
謨請照監臨官勒索所部財物一千兩以下杖流律從重發
往新疆効力贖罪奏入
上勅原議大臣議奏旋經軍機大臣奏言伍諾璽奇明均應如該
督所議定擬仍請遵照前奏
諭旨俟明年情實官犯勾到時將該二犯交刑部一併查明請
旨分別辦理又原任蘭州道熊啟謨雖據該督訊無侵冒情節但
扶同揑結又收受屬員銀九百兩自應按律問擬惟查此等
揑結各道府現在陸續解甘該員等有於屬員辦理災賑案
內揑結者有於折收監糧案內揑結者亦有災賑監糧俱經
揑結者又其中曾否收受屬員銀兩情節輕重各有不同應
請令李侍堯俟揑結各員解齊一併彙案確實情罪按律分
別定擬具奏以歸畫一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十一月己酉李侍堯奏言查監糧災賑案內已離甘省各員
准各處解到參革原任涇州知州陳常原任武威縣知縣朱
家慶原任平涼縣知縣布臨原任合水縣知縣成德前任渭
源縣調任定邊縣知縣呂應詳原任東樂縣丞李立原署巴
燕戎格通判佛保等七犯臣隨率同藩臬兩司逐一研訊查
陳常侵冒賑銀三萬八千兩又捐監盈餘銀二萬兩朱家慶
侵冒賑銀三萬兩又捐監盈餘銀一萬兩應請將該二犯照
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布臨侵冒銀七千餘兩成德侵冒銀四千三百餘兩
呂應祥侵冒銀三千五百餘兩李立侵冒銀二千四百餘兩
佛保侵冒銀一千七百餘兩以上五犯均請照侵蝕錢糧一
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統入明年秋審情實請
旨定奪再查陳常朱家慶二犯贓在四萬兩以上所有陳常之子
陳光第陳于豐陳于範朱家慶之子朱聲琨朱聲瑋等應請
發往伊犂充當苦差臣一面移咨各旗籍查明解甘發遣奏
入
上勅三法司核擬速奏旋經刑部等議言應如該督所奏辦理
同日李侍堯又奏言臣查甘省實收改歸首府之後有未捐
兩揑報已捐將虛糧開銷侵冒折色者四員武威縣知縣李
元楷揑報實收四百二十三張計銀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五
兩山丹縣知縣鄧邦英揑捐實收二百八張計銀一萬一千 四十六年十一月
四百四十兩寧夏縣知縣宋學淳揑捐實收二百三張計銀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兩漳縣知縣孫元禮揑捐實收三十
一張計銀一千七百五十兩有雖經填捐而所捐監銀被別縣
挪用實銷虛糧折色者二員平羅縣知縣杜耕書計銀一千
七百二十五兩華亭縣知縣華廷颺計銀一千六十二兩至
未經填捐而先挪用他縣監銀者八員狄道州知州鄭陳善
挪用銀一萬六千四百餘兩會寧縣知縣許山斗挪用銀一
萬七千餘兩西寧縣知縣詹耀璘挪用銀一萬二千二百餘
兩碾伯縣知縣陳韶挪用銀八千八百餘兩河州知州周植
挪用銀二萬四百餘兩平番縣知縣周兆熊挪用銀一萬
六百餘兩張掖縣知縣麻宸挪用銀一萬餘兩署金縣知縣

王萬年那用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臣查該犯等捏災冒賑
已經任意浮銷侵撒罔洪復將未捐未領虛糧開銷侵冒折
色巢中滋弊情更可惡至那用他縣監糧各犯雖止私相那
用並無捏銷侵冒情弊但所那之銀係屬監銀正項即與侵
盜錢糧無異除周植前因賊陷河州自縊身死鄭陳善李元
椿宋學淳許山斗詹耀璘陳韶業經正法應毋庸議其王萬
年杜耕書周兆熊三犯於冒賑案內擬斬監候在案今查王
萬年原侵賑銀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兩又那用監銀一萬一
千四百餘兩周兆熊原侵賑銀一萬一千四十兩又那用監
銀一萬六百餘兩該二犯侵蝕銀二萬兩以上應照原擬擬
斬請
旨即行正法蔣邦英原侵賑銀八千五百九十七兩又冒銷虛糧
折色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兩杜耕書原侵賑銀一萬五千
八百兩又冒銷虛糧折色銀一千七百二十兩麻宸原侵賑
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又那用監銀一萬餘兩以上三犯請照
侵蝕銀一萬兩以上擬斬監候歸於秋審情實華廷璐一犯
原侵賑銀三千四百三十二兩又冒銷虛糧折色銀一千六
十二兩應請仍照侵蝕銀一千兩以上擬斬監候至孫元穫
一犯查係告病回籍現在咨提裁革尚未解甘該犯於辦災
案內已有侵撒之項應俟該犯解到併案嚴審從重定擬奏
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擬速奏旋經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
所奏辦理
上諭內閣曰王萬年周兆熊陳常朱家慶侵蝕銀兩二萬兩以上
俱著照程棟等各犯之例補行予勾其侵冒一萬兩以上之萬
邦英杜耕書麻宸俱入於秋審情實仍牢固監候其侵冒不及
一萬兩以上之華廷璐石聰成德呂應程李京傑保俱依擬應
斬監候統俟明年情實官犯勾到時刑部聲明請旨分別辦理
餘依議
同日李侍堯又奏言據藩司福崧臬司福寧查得甘省通案
冒賑各員已經病故者共一十二犯雖各犯侵冒確數無從
查訊第各名下辦過災賑銀糧總數俱有案可稽請照前奏
定二分侵冒之數作該犯等入己贓論今查得原任涇州知
州張何衡河州知州周植二犯核計侵冒贓數在二萬兩以
上罪應請
旨即行正法原任會寧縣知縣李巨源河州知州葉中肅州知州
康基淵三犯侵冒贓數在一萬兩以上罪應擬斬入於情實
原任武威縣知縣林德基環縣知縣何朝炳安化縣知縣劉
甫閎張掖縣知縣曾道中西河縣知縣胡兆龍正寧縣知縣
薛佩蘭沙泥州判楊士模七犯侵冒贓數在一萬兩以下查
已過之張何衡周植二犯雖贓數不及四萬但俱係請
旨即行正法之犯今已倖逃顯戮應請將該二犯之子發往伊犁
充當苦差李巨源葉中康基淵三犯雖贓數不及二萬兩亦
係擬斬入於情實請將該犯之子查明如有官職即行革去
其餘林德基何朝炳劉甫閎曾道中胡兆龍薛佩蘭楊士模
七犯贓數在一萬兩以下應毋庸議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據軍機大臣等議言應如該督
所奏張何衡周植二犯之子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又李巨源

業中康基淵三犯之子革去官職以示懲儆查業中之子業樹係捐納通判在四庫館行走前於九月內由京逃回本籍經刑部奏請革職行令安徽巡撫查挐續經廣起挐獲解京俟解到時交部另行辦理康基淵之子康儀鈞由舉人捐納中書前經吏部奏請將中書斥革次子康文鐸係甘肅所捐監生業據江西巡撫郝碩將監照追奪繳銷餘俱應如所奏辦理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丙辰李侍堯奏言各省咨解前在甘省捐監冒賑各員恭奉西安府同知原任平涼縣知縣趙杭林前任鎮西府知府崧柱原任鎮番縣知縣王夢麟前署碾伯縣知縣華特式景福原任兆州同知顧芝前署渠縣知縣捐陞光祿寺署正陳嚴祖原任撫彝通判博敏原任固原州知州郭昌泰原任隴西縣知縣廣福清水縣知縣王璿原任莊浪縣丞閻焜原任安西州州判朱蘭等十二犯到蘭臣率同兩司逐一研訊趙杭林冒賑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九千兩崧柱冒賑銀一萬四千九百餘兩又捐監盈餘六千四百餘兩以上二犯贓在二萬兩以上應照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王夢麟冒賑銀三千五十餘兩又捐監盈餘銀六千四百餘兩景福冒賑銀六千二百餘兩捐監餘銀四百餘兩顧芝冒賑銀四千二百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二百兩博敏冒賑銀二千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二千二百兩郭昌泰收受屬員銀三千五百兩又捐監盈餘銀六百餘兩陳嚴祖冒賑銀二千七百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一千餘兩廣福冒賑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又捐監盈餘銀八百兩王璿冒賑銀二千六百兩又捐監盈餘銀九百兩閻焜冒賑銀一千一百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一千三百餘兩朱蘭冒賑銀一千二百餘兩又捐監盈餘銀七百五十兩以上十員應各照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惟冒景福顧芝郭昌泰王璿朱蘭在原籍京中投供及解甘省經臣再三嚴詰方各供認應遵

四十六年十月

諭旨不肯供吐實情審出時從重治罪請將該五犯入於秋審情
實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擬速奏旋軍機大臣等議言應如所
奏辦理
上諭内閣曰趙杕林嶽柱侵蝕官項在二萬兩以上著照程棟等
之例補行予勾其侵冒一千兩以上之王夢麟博成顧嚴祖廣
福閔鶚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其景福顧芝郭昌泰王
增朱蘭五犯侵冒雖不及一萬兩以上但解審時不即供吐實
情尤為狡詐俱依擬應斬監候歸於秋審情實辦理餘依議
壬戌李侍堯奏言江蘇解到參革原任平番縣知縣何汝楠
原任涼州府知府吳鳴新原任紅水縣縣丞史載衡三犯臣
遵即率同兩司研訊據何汝楠供冒銀五萬餘兩又捐監盈
餘銀一萬五千餘兩吳鼎新供冒賑銀八百餘兩又建倉請
銷銀七千九百餘兩捐監盈餘銀四千餘兩又收受永昌縣
知縣林昂霄銀一千兩史載衡供冒賑銀八千六百餘兩又
捐監盈餘銀四千二百兩應請將何汝楠吳鼎新二犯照侵
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史載衡一犯照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
歸於秋審情實再何汝楠贓在四萬兩以上所有該犯之子
亦應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擬速奏旋經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
該督所奏辦理
上諭内閣曰何汝楠侵蝕銀在二萬以上著照程棟各犯之例補
行予勾其侵蝕在一萬以上之史載衡著依擬應斬入於秋審
情實仍牢固監候餘依議
丙寅湖廣總督舒常湖北巡撫鄭大進奏言甘肅折收冒賑
案内原任甘肅靖遠縣知縣麥桓由粤解甘收審於十月十
五日入湖北蒲圻縣境茲據黃陂縣知縣陳士翮禀報麥桓
解至該縣灄口地方於二十一日病故等情臣等隨飭代辦
臬司事鹽法道張廷化等星赴相驗據禀覆驗明實係病故
委無別項情弊並將該員役等帶省臣等覆加訊問無異隨
移咨陝甘督臣廣東撫臣查照奏入
上諭内閣曰麥桓係解甘審辦要犯中途身死係無畏罪服毒自
盡情弊不可不嚴行查究著刑部堂官派委能事司員帶領熟
諳仵作馳驛前往詳細檢驗毋得草率行事
十二月壬寅 四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内閣曰前據陳輝祖查抄閔鶚元原籍貲財其家祇存銀三
兩殊堪駭異毋論閔鶚元在甘肅同知知縣任内侵蝕帑項盈
千累萬其運回家貲必不止此即閔鶚元久任巡撫所得養廉
優厚豈忍令其胞弟貧乏至此非陳輝祖查辦時任聽委員欺
隱隨意開報即閔鶚元之家屬聞風預為寄頓閔鶚元在江蘇
雖伊原籍甚近豈無見聞乃任其私自隱藏希圖事後安享實
為朦混欺飾曾降旨嚴行申飭令其明白回奏茲據閔鶚元覆
奏請將伊名下原籍任所財產一併恭繳入官並請革職交部
治罪等語何必為此不衷過甚之辭乎甘肅自王亶望為藩司
首先作俑與通省屬員捏災冒賑聯為一氣其案内人犯現已
審明侵蝕銀數多寡按律問擬其查抄各犯家產因此事發覺
已久隱匿寄頓財產者亦不獨閔鶚元一人且以全案而論有

王亶望之喪心侵冒無怪有閔鶚
元之互相欺隱轉不直一喙朕曾謂不為已甚正謂此也然不
得不明揭伊等之私者恐伊等逆謂朕易欺也封疆大臣理宜
公忠體國實心任事不得稍存欺飾今閔鶚元於伊弟執法營
私諸事既不能管教於前及發覺查抄又任其隱匿侵欺於後
伊伊具摺自陳亦難以解免試令清夜捫心其亦知愧知懼否
即所請革職治罪及呈繳家產之處朕究不為已甚均著加恩
寬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甲戌工部侍郎德成奏言 臣奉
命
命於十一月初七日行抵蘭州會同總督李侍堯逐一詳勘查得
蘭州大城一座東西南三面俱有外城計長二千六百六十
七丈五尺據阿桂等原奏內因山高於城鎗礮可及擬將西
面一帶外城全行拆去其正南一帶去山尤近將拱蘭門南
北城兩段亦擬拆去仍留東西城二段中間不接處所築新
城一段並將拱蘭門移建於此至大城西南角與外城不接
之處又添築新城一段又東面外城東西長而南北窄南北
展寬添築城二段將原有東西城二段拆去大城西門外添
蓋甕城一道臣照例核估得新築城一千一百三十六丈五
尺需工料銀十萬一千三百三十二兩零拆去舊城二千七
十一丈其拆卸運平墊地基需工價銀一萬九千二百九
十兩零磚甕城一道並門樓城臺馬道等項需工料銀二萬
八千二百五十五兩零共工料應需銀十四萬八千八百七
十八兩零至原奏華林山添建營堡移駐官兵查督標右營
兵六百六名需兵房一千二百間官弁十九員需衙署房間
一百四十一間共核計工料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兩零
至城堡一項查甘省土城甚多似無庸修建磚城徒致多費
擬建土城一座圍長三百八十一丈四尺底寬一丈六尺頂
寬一丈二尺其南面迤倚高崗東西北三面各建門樓一座
又設角臺四座共核計工料銀五萬二千七十七兩零又原
奏華林山以東於龍尾一帶險要處所設墩四座臣照依原
定地盤處所造空心大墩四座估需工料銀三萬三千四百
六十兩零以上各工料總共約計銀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七
十八兩零至華林龍尾二山蜿蜒起伏直逼蘭城西南兩外
城門有憑高瞰下之虞是以原議將兩外城拆去展寬今華
林山建城立營龍尾一帶接連添設墩座則聲勢聯絡緩急
相應環衛可以無虞似不必再事更張若外城門樓等項間
有殘缺亦不過略為修整需費銀一千七百三十三兩零再
前此兵民守城特將大城磚垛拆卸轉賊多殘缺不完亦應
即時修整以壯觀瞻而資守禦共估需工料銀一萬六千四
百五十二兩零如此辦理則內外二城俱可完整亦不過用
銀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五兩零可節省銀十三萬六百九十
二兩零臣謹將實在應辦情形核擬具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軍機大臣等議言應如所奏
止將內外城殘缺毀壞處所繕修完整餘一切仍循其舊至
華林山營堡雖據該侍郎勘估止須築土為城自不若磚砌
城牆之更為堅實且磚城固較土城多費而統計無窮改建
各工仍大有節省應交李侍堯將營堡改用砌磚需用銀兩

核實勘估具奏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庚辰李侍堯奏言准四川貴州委員解到捐監冒賑案內叅
革原任直隸霸州知州王汝地前任河州知州今陞泰平府
知府楊廢颺二犯臣即率同兩司研訊據王汝地供認侵冒
賑銀四萬四千六百餘兩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
斬請
旨即行正法楊廢颺供認侵冒賑銀六千餘兩查該犯在貴州並
不實供有心狡飾應請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
候遵
旨從重入於秋審情實再王汝地贓在四萬以上所有該犯之子
應發伊犁充當苦差長子王錫發捐納鹽大使分發福建次
子王錫蕃現在原籍臣已飛咨各該省解甘發遣奏入
上勅該部核擬速奏旋經刑部奏言應如該督所奏辦理得
旨王汝地侵蝕銀在二萬兩以上著照程棟等犯之例補行予勾
其侵蝕在一萬兩以上之楊廢颺著依擬應斬入於秋審情實
仍牢固監候餘依議
壬午李侍堯奏言臣前以吳鼎新一犯捐監捏結冒賑並收
受屬員銀兩又復冒請建倉是以從重定擬請
旨即行正法飭接准部咨覆加詳核此案定擬究應以冒賑捐監
為重吳鼎新除建倉浮冒外所有侵蝕銀數係在一萬兩以
內應照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擬斬監候又有冒請建倉應
遵
旨從重定擬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奏入報
聞
丙戌李侍堯奏言甘省上捐監生並未辦賑各員內有冒請
建倉之趙明旭鄒維賢鄒之屏劉炯田志蒼等五犯除田志
蒼鄒之屏已准直隸江西督撫咨明該犯等業經病故所有
捐監建倉銀兩應於查封家產項下賠抵其現在甘省之趙
明旭鄒維賢二犯建倉銀數俱在一千兩以內臣定擬發遣
新疆具
奏經部覆准惟劉炯一犯前經順天府奏交刑部俟甘省定擬
辦理臣查該犯在皋蘭任內捐監一百名應賠銀八百兩既
經查抄家產賠抵無庸議外其建倉冒賑銷銀三千八百餘兩
應照侵蝕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秋審時請
旨定奪奏入
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
同日李侍堯奏言准浙江山東委員解到叅革前任張掖縣
知縣陶士麟前任濟縣知縣孫元禮二犯臣即率同兩司研
訊據陶士麟供侵冒賑銀一萬二千一十六兩捐監盈餘銀
七千兩又據孫元禮供侵冒賑銀九千兩共領實收四百五
十張內有未捐捏報已捐即在賑案內開銷侵蝕銀一千七
百五兩查陶士麟孫元禮入己贓私俱在一萬兩以上應照
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奏
入
上勅該部議奏旋經刑部等議言應如所奏辦理得
旨如所議行
丁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蘭州外城西南兩面緊接華林龍尾山嶺阿桂等議將此兩面外城拆去俾城根距山稍遠不致有俯瞰下壓之虞原為保護城垣起見但今既添建營堡墩臺移駐重兵則兩山聲勢聯絡可以環衛大城況成功不毀何必復多費帑金將舊有土城拆去改縮且西南兩關廟民居稠密若概令遷移撤去房屋小民恐多未便即所議擴建之東城關廟亦未必能安插許多烟戶自不若一切仍循其舊從前德成勘估查奏時朕已早經諭及至營堡一項軍機大臣等議用磚砌更為堅實永久請交該督另行核實勘估但華林諸山岡阜聯絡其中所產虎皮石料必多若即用此項塊石疊砌夠抵不特取攜較便而工程尤為鞏固但該處採取石料是否便易較之燒磚工價孰為節省著傳諭李侍堯查明據實確核具

上勅諭部議奏旋經刑部奏言應如該督所奏劉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至劉峒長子劉士鑾於查抄家產時將地畝紅契窩帶身邊希圖隱匿計所隱契價銀七百二十兩零應將劉士鑾革去庠生杖一百徒三年又次子劉士鉐以副榜試職州判加捐分發河南試用五子士錕在甘捐監俱值劉峒徽縣任內之時劉士鉐除中式副榜毋庸議外所捐分發州判應咨部斥革并將劉士錕革去監生追照繳銷奏入

上諭內閣曰刑部奏審擬甘肅侵冒案內原任河州知州業中之子捐納通判業椿業已革職毋庸議又原任徽縣知縣劉峒擬斬監候伊子劉士鑾著分別杖徒斥革二摺實屬非是業中在知縣任內折收冒賑雖數累累係應擬斬候入於情實之犯因其身故得倖逃顯戮伊子業椿在館充當謄錄乃因伊父事發先行出京逃匿及拏獲到案後以伊母患病回籍探望語託行辭巧詞支飾尤為可惡自應發遣伊犁乃刑部以該犯一面之詞僅將業椿革去官職不復置議甘省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異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其有酌從寬減者實為朕法外之仁刑部係執法衙門仍應按律問擬果有情節可原即當聲明請朕酌量加恩何得徇情寬縱以沽感譽看來該堂官等因英廉現在出差竟好為姑息以博寬厚之名實大不是所有業中之子業椿著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其劉峒雖止捐監未經辦災但有建倉冒銷銀三千餘兩係擬斬監候之犯伊子劉士鑾於查抄家產時膽敢將地畝契價私行隱匿情殊可惡劉士鑾著一併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其劉士鉐中式副榜一併革去以示懲儆所有問擬寬縱之刑部堂

奏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庚子

上諭內閣曰甘省自王亶望為藩司與蔣全迪等通同一氣侵帑婪贓種種不法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內外諸大臣俱隱忍不言竟無一人舉發陳奏而陳輝祖閔鶚元之胞弟尤係案內人犯其平日家信往來必有確切音問屢經降旨詢究乃始終掩飾支吾不肯奏出實情及嚴切究問若再如前巧言搪塞不但將伊等交部審訊朕必親自廷鞫今始據陳輝祖閔鶚元等各奏稱伊弟婪贓舞弊從前亦有所聞并有家信往來祇因一經陳奏恐伊弟必罹重罪是以隱忍瞻徇致涉欺飾實屬罪無可逭請交部嚴加治罪等語是伊二人之知而不舉俱已自行供認如出一口似屬實情至此案未經發覺之先朕已早有風

閱因案情重大徘徊遲疑者已閱數年昨歲因蘇四十三之事
遣大學士阿桂等統兵往剿伊等摺內常稱連得雨澤因降旨
詢問該省向來年年報旱何以今歲得雨獨多其中必有揑飾
情弊因而層層發詢覼露端倪阿桂李侍堯亦知事難掩覆遂
和盤托出朕思其事不得以人數衆多竟置不問但朕深以不
能道德齊禮使伊等格心方引以為愧至齊之以刑尤屬不得
已之苦心陳輝祖閔鶚元畢沅俱係讀書之人當明禮義豈不
知朕辦理此案之始末乎毋論陳輝祖閔鶚元各有伊弟在甘省
其一切通同弊混之事朕早知其必有確切音信來往即畢沅
久任陝西巡撫並在甘省兩署督篆於該省各州縣侵冒官帑
歷年積弊亦無不知之理乃竟敢巧為文飾欲於朕前嘗試乎
五倫莫重於君父子為父隱尚為情理所有古君臣大義滅親
四十七年正月
父且有不能為子隱者況兄弟乎若以弟婪贓不法恐遲行舉
發罪及其弟因而為之隱忍是祇知有手足之私情而不知有
君臣之大義顛倒昏亂莫此為甚且陳輝祖等若於此事未經
敗露之先早為陳奏朕必嘉其公正不但不加之罪必特為褒
獎以風厲羣諸臣之緘默不言者即末減其弟之罪亦未可知
是伊二人之弟之陷於重罪乃伊二人使之然也伊等既甘心
隱忍於前及降旨詢問猶復希圖掩護隱隱其詞於後仍冀日
久或有憐伊二人為因弟受屈者尚得謂之有天良者乎此時
即將陳輝祖閔鶚元革職交刑部治罪伊等亦無可置喙但朕
斷不肯因伊弟株連遽置重典且此案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
又何獨歸罪於陳輝祖閔鶚元二人現在督撫一時乏人陳輝
祖閔鶚元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照畢沅之例降為三

品頂戴各留本任所有應得職俸養廉永行停止以示懲創嗣
後陳輝祖閔鶚元畢沅俱不許進呈貢物即尋常土貢亦著一
例停止陳輝祖等務各返躬思愧洗心滌慮潔己奉公庶幾可
以稍贖前愆如或因仍虛偽藉詞需索致有簠簋不飭之事王
亶望是其前車朕必加倍重治其罪不能再為曲貸也
辛酉李侍堯奏言臣前因拏獲逆回韓阿渾據供蘇四十三
往攻河州時令伊在後糾人接應被循化官兵及老教回民
截殺衝散等語恐從逆匪徒一經衝散竄匿潛藏以致餘孽
漏網即嚴飭文武員弁派撥幹練兵役於要隘處所偵緝截
拏昨據臬司福寧稟稱聞碾伯縣屬東灣麓頭等處有回匪
馬三十九等潛藏在彼傳習念經已密差幹役赴彼踩訪的
確即會同該處文武添差兵役協拏旋據拏獲馬三十九馬
滿會馬三十七馬斛子等四犯解省臣率同司道嚴加審訊
馬三十九等各供認附從馬滿會傳習新教臣伏查逆匪剿
除所有從前被其煽誘者自應或知畏懼即使原係新教如
果敢歸舊教悔過安分亦不妨許以自新之路乃該犯馬三
十九馬滿會猶敢仍稱掌教阿渾復留新教名目而馬三十
七馬斛子從而附和念經寔屬怙惡不悛自宜速置典刑以
昭
國憲臣隨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將該犯等綁赴市曹處斬
並將首級傳示西寧碾伯等處俾各回衆觸目警心皆知畏
法至各犯家屬現已拏獲俟解到日照例分別發遣奏入報
聞
同日李侍堯奏言查甘省揑結各道府直隸州共五十三員

俱已陸續解到臣率同兩司確加研訊除將全廸陸琛宋學
濂黎珠嵩柱王汝地六犯已經正法魏椿年楊士璣德明汪
世琳李承瑞博赫張何衡康基淵八犯已經身故李本楠侯
作吳謝桓董熙宗開煌哥明周人傑朱閑吳鼎新九犯俱於
冒賑案內擬斬又鄧昌泰一犯係捐監侵蝕并收受屬員銀
兩又因挖供支飾從重定擬斬候情實又趙明旭一犯因冒
建倉廒另擬發遣新疆外其劉光昱丈德奎明王曾翼永齡
程國表福明安彭永年彭時清魏飛鄭興德屬學沂等十
三員於監糧夾賑俱經捏結又秦雄飛戴祿黃允杞姜興周
富斌諾明阿等六員係於折收案內捏結以上共十九員訊
明並未收受屬員餽送銀兩止係捏結之員業經革職查抄
應毋庸議惟查陳之銓熊啟謨溫時選張金城汪泉鶴陳庭
學鍾慶起等七員俱係收受屬員餽送銀兩臣復逐一質訊
據各員供認不諱查陳之銓收受餽送銀五千三百兩溫時
選收受餽送銀四千六百兩張金城收餽送銀二千五百兩
熊啟謨收受餽送銀一千八百兩汪泉鶴收受餽送銀一千
四十兩俱在一千兩以上雖審明並無與屬員勾通舞弊侵
盜分肥情事但其所受銀兩自係監糧冒賑之銀應照侵盜
問擬請將陳之銓溫時選張金城熊啟謨汪泉鶴照侵盜錢
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陳庭學收受餽送銀一千兩鍾
慶起收受餽送銀五百兩俱在一千兩以下應照侵盜錢糧
一百兩以上至一千兩杖流律從重改發新疆効力贖罪又
彥方前署泰州并平番縣任內雖審明並未辦過災賑亦未
收受屬員銀兩但捐監一千三百名俱係折捐將銀抵糧移

交接任該犯在京供稱買穀歸倉寔屬捏飾應照奏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者杖八十徒二年律將彥方杖八十徒
二年係旗人解部鞭責發落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軍機大臣等議言應如所請奏
辦理得
旨如所議行
同日李侍堯奏言准雲南福建廣東委員將前任永昌縣知
縣鄭科捷前任渭源縣知縣陳起撝現任高州府知府前任
西寧縣知縣周人傑前任漳縣知縣劉治傳前任循化司知
陞任知府張春芳等五犯押解來甘臣即率同兩司逐加研
訊據鄭科捷供侵冒賑銀一萬四千餘兩捐監盈餘銀六千
六百兩請豫建倉廒浮冒銀七千餘兩陳起撝供侵冒賑銀
一萬三千五百餘兩捐監盈餘銀四千一百兩周人傑供侵
冒賑銀七千兩捐監盈餘銀一千五百兩收受屬員餽送銀
五百兩劉治傳供侵冒賑銀七百兩捐監盈餘銀二百五十兩
張春芳供侵冒賑銀七百兩查鄭科捷侵冒銀二萬兩以上
又有建倉浮冒銀七千餘兩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
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陳起撝冒銀一萬兩以上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
上例擬斬監候歸於本年秋審情實周人傑侵冒銀兩雖在
一萬兩以下但該犯前在廣東前在廣東審訊時不吐實情
有心狡飾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例擬斬監候從重歸
入本年秋審情實劉治傳張春芳二犯侵冒銀俱在一千兩
以下應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下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奏入

上勅該部核擬速奏旋經刑部議言應如所奏辦理
上諭內閣曰鄭科捉侵蝕銀両在二萬两以上著照程棟等各犯
之例補行予句侵冒一萬两以上之陳起樹著入於秋審情實
仍牢固監候其侵冒不及一萬两以上之周人傑著依擬應斬
監候統俟本年情實官犯勾到時刑部聲明請旨分別辦理餘
依議
同日
上諭內閣曰甘省折收冒賑案內侵帑捏結各員業據李侍堯審
明分別定擬具奏至臬司福寧前在平慶道任內扶同捏結本
應革職抄產第念該員於此案舞弊實情首先供出且於搜捕
安定等處逆首馬明心家屬黨羽尚屬出力福寧著革職從寬
留任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欽定蘭州紀畧卷二十

癸亥李侍堯奏言查蘭州大城毋庸展築新工止須完葺舊
城仰荷
聖明指示欽遵辦理至華林山建築土堡或加砌磚工或改用虎
皮石復蒙
諭旨垂詢臣查省城附近諸山俱係土岡聯屬向不産石須於九
十里之外打磨溝地方採取計算開採價脚及灰觔匠工較
原估土堡加增銀三萬二千六百六十餘两若燒磚加砌計
增銀一萬五千四百四十餘两是磚工較省於石工至甘省
土堡甚多若加工堅厚儘爲鞏固其中建設兵房駐劄兵丁
均敷安置自不如節省之爲便華林山堡似可仍用土工但
使工歸實用自能堅固未久奏入
四十七年五月
上從之
乙丑
上諭內閣曰甘省捏結道府直隸州前經降旨革職交李侍堯查
審有無通同舞弊及別項欵蹟分別定擬具奏茲據李侍堯查
明將止係捏結並未收受屬員銀両之道府蔡雄飛劉先旦等
一十八員俱定擬已經革職無庸議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
准降旨允行此等捏結各道府以屬員收捐折色之監糧作為
實貯遇有災荒復聽從王亶望蔣全迪等朋比為奸預定分數
分派各州縣結報扶同串詳核其情節即與虛出通關無異按
律科罪實所應得祇因甘肅通省各官情罪更有重大於此者
不得不於嚴示創懲之中特予加恩末減設在他省則執法定
擬蔡雄飛諸人烏得竟置勿論且道府為方面大員訪察屬吏

是其專責即有上司抑勒何難直揭部科乃甘為扶同出結國
家亦安用此道府為我現在全案爰書已定前任捏結之道員
蔡雄飛等俱已格外加恩赦令回籍嗣後自當永不錄用以儆
官邪各省道府各官有稽查結報之責者均當引為前鑒倘有
似此誣捏徇庇之事一經察出朕必按律重治其罪不得以蔡
雄飛等諸人之例謂可倖邀寬宥也
三月乙卯李侍堯奏言甘省倉庫虧空一案臣於上年九月
內將查出虧短銀糧約共一百餘萬先行奏
聞茲據各州縣查明並無虧空之秦州等三十八廳州縣該管各
道府加結具報外其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虧短倉庫雜數
如應解地丁耗羨雜稅茶課改折倉費及舊案軍需核減節
年平糶價銀渠工經費雜款等項共銀八十八萬八千九百
四十七年三月
九十餘兩常平監糧徵收民屯糧草籽種口糧等項共糧七
十四萬一百一十餘石草四百五萬一千七十餘束俱係歷
任州縣侵虧臣查甘省積弊相仍折捐冒賑業已盈千累萬
乃於倉庫正項復敢任意侵欺甚至應放籽種口糧亦有侵
冒種種昧良舞弊迥出意計之外雖各犯均於折捐冒賑案
內業經正法及問擬重辟但
國帑未使全歸無着自應着落分賠臣查甘省虧空之弊其來
已久並不始於近年現在細核冊檔自雍正年間至乾隆二
十年以前各屬即有虧欠不清之款數自數十兩至千餘兩
糧自數十石至四五百石迨乾隆二十年以後積習相沿虧
空日甚一日多者至有萬餘各州縣轉相容隱接收各上司
亦因循不辦捏結保題釀成錮弊以致後任各州縣毫無忌
憚任意侵欺至於此極現經查出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年虧
項積有四十二萬俱係挪新掩舊是督撫司道以下各官均
不能辭咎今四十年以後自總督以至州縣俱以治罪抄產
無可再議追賠其四十年溯至二十年之歷任州縣道府藩
司督撫自應即照伊等任內虧空四十二萬之數着落加倍
賠補擬令督撫一成藩司一成道府三成州縣五成照股分
賠此內如有無力完繳者即入通案各員名下分賠其尚有
八十二萬餘兩請於臣及司道府廳州縣各養廉內捐賠完
項查通省養廉一年共有十二萬餘兩約留七成以資辦公
每年擬扣三成陸續歸補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甘省倉庫正項銀兩竟敢任意侵
欺即令加倍賠補亦所應得但念歷年已久各員輾轉接收較
之折捐冒賑昧良舞弊者尚屬有間其濫行出結保題之各上
司各止失察着加恩將虧空四十二萬之數按其在任久暫照
股分賠毋庸加倍賠補至該督所稱有八十二萬餘兩請於現
任總督及司道府廳州縣各員養廉內攤扣三成陸續歸補等
語此等劣員既經冒賑殃民又復侵虧正帑實屬罪無可逭除
已經正法各犯外所有現在解部人犯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英
廉胡季堂劉墉詳加核奏候朕另降諭旨至李侍堯摺擬等辦
理此案徹底清查尚屬實心即現在道府及州縣各員多係新
任若令攤扣養廉辦公未免竭蹶且恐將來藉詞賠累復致虧
缺之弊並着一體加恩免其分賠此次寬免之後若再有虧短
一經查出斷不能為之曲貸該督等仍當不時查察毋得稍有
徇隱

同日李侍堯奏言查辦甘省各屬虧空錢糧案內有節年民欠未完籽種口糧銀一項內除歷次邀恩豁免外尚有應徵積欠倉斗糧二百四十五萬四千八百三十餘石折色銀三十萬七千三百二十餘兩請分年帶徵奏入

上諭內閣曰甘省地瘠民貧朕從前節年加恩出借緩徵用紓民力在小民感激朕恩自無不踴躍輸將但念該省每遇偏災動項賑恤多為劣員等侵蝕冒銷閭閻未得普沾實惠甚非朕愛養黎元之意今該省積弊已除所有此項積欠銀糧着加恩全行豁免以示朕體恤邊氓有加無已之至意

臣等謹按甘省民人節年上壓

宸衷發帑賑恤并借給籽糧緩徵遞豁

恩施極為周渥乃因劣員通同侵冒致

膏澤未獲普霑茲當清釐積弊之餘小民得均霑實惠與情忭慶自益踴躍輸將我

皇上軫念痌瘝所有應徵積欠糧二百餘萬石銀三十餘萬兩槩予蠲除浩蕩

恩施有加無已邊氓感荷

生成益當鼓舞倍萬云

同日李侍堯奏言甘省虧空案內有各州縣因辦理班禪額爾德尼經過地方借用司府各庫貯銀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此內雖有實應動支之項然斷不至如此之多其承辦官員俱已於冒賑案內抄産正法現在無從着落賠補請定限於全省官員養廉內陸續扣賠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李侍堯奏甘省各州縣辦理班禪額爾德尼過境借用庫貯銀兩一項此係從前承辦各員藉端冒支該員等俱已查抄治罪無從跟究若令無干之後任官員抵賠將來辦公不敷又得藉詞致有虧缺是因去弊而轉復滋弊所有此項銀兩着一併加恩豁免該部知道

四月壬辰軍機大臣等奏言李侍堯摺內稱甘省積弊相仍折捐冒賑案已盈千累萬乃倉庫正項復敢任意侵欺甚至糧石草束亦有侵冒等語查甘省虧空各犯除冒賑案內業經正法者毋庸置議外其解部各犯中其冒賑一萬兩以上問擬斬候即應入於情實今復查出虧空銀糧草束者六犯閔鵷元虧空各項計銀五萬九千五百四十兩零杜耕書虧空銀三萬三千七百七十兩零楊有澳虧空銀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兩零福明虧空銀三萬二千九十兩零林昂霄虧空

四十七年四月

銀四千九十兩零王璣虧空銀三萬二百二十兩零又冒賑贓本在一萬兩以下問擬斬候應於秋審時請

旨分別辦理今復查出虧空銀糧草束等項如顧汝衡虧空銀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兩零暨爾更額虧空銀二萬五千八百兩零趙元德虧空銀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兩零龐樸虧空銀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兩零沈恭虧空銀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兩零以上五犯統計前後侵虧各項均在二萬兩以上又董熙虧空銀一萬三千三百兩零丁愈虧空銀二千九百八十兩零華廷颺虧空銀六千一百六十兩零甯汝楠虧空銀三千二百兩零李弼虧空銀七千三百七十兩零葉觀海虧空銀六千九百八十兩零以上六犯統計前後侵虧各項雖均在二萬兩以下但查各該犯本係冒賑營私通同舞弊法無可貸

仰賞
皇上天恩姑予監禁暫緩刑誅已屬恩施格外乃續查出各犯任
內於倉庫正項膽敢肆意侵蝕雖虧缺數目多寡不同實難
再為區別應請將原擬斬候之閔鵷元杜耕書楊有澳福明
林昂霄王瑋顧汝衡臺爾更顏趙元德龐樁沈泰董熙丁愈
華廷颺蕭汝楠李弼蔡觀海等十七犯一併請
旨即行正法奏入
上諭內閣曰軍機大臣會同英廉等將李侍堯奏閔鵷元等十七
犯續查出任內虧缺銀糧草束等項核擬具奏請旨即行正法
此案閔鵷元等犯於甘省歷年災賑項下婪得多贓數至盈千
累萬上年辦理通案入犯時因擬入斬決人數眾多不得不畧
為區別而該犯等侵冒銀數亦尚在二萬兩以下是以姑從寬
改為斬候令刑部入於今年秋審情實臨時再行請旨朕於辦
理庶務從不為已甚如該犯等情節有一綫可原者尚欲加恩
曲宥今據李侍堯續行查奏該犯等任內又有虧缺銀糧草束
各項多者至五萬九千餘兩即至少者亦有數千餘兩是於捏
災冒賑本罪之外又復任意侵欺毫無顧忌多一虧空罪名實
為從來所未有此而不辦何以懲貪蠹而申國憲閔鵷元等十
一犯統計前後侵虧銀數均以在二萬兩以上罪無可復逭
閔鵷元杜耕書楊有澳覺羅福明林昂霄王瑋顧汝衡臺爾更
顏趙元德龐樁沈泰均着即處斬其董熙等六犯依議斬決亦
屬罪所應得但其冒賑并虧空銀兩合計尚在二萬兩以下董
熙丁愈華廷颺蕭汝楠李弼蔡觀海俱着從寬改為應斬監候
秋後處決俟本年朝審勾到時刑部請旨辦理所有閔鵷元等

着派胡季堂福長安景熠前往監視行刑即將此旨宣諭該犯
等使知情真罪當實由自取並將此案分別辦理緣由通諭中
外知之
七月乙卯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刑部堂官曰朕昨閱蘭州
紀畧於賊匪蘇四十三肆逆時謝桓協同循化廳營前往賊巢
擒獲多犯並隨總兵貢楚克達爾收復河州甚為勇往又宗開
煌萬邦英董熙等於逆匪圍困蘭州時晝夜在城督率民夫防
守又黃道煚在安定縣拏獲馬明心均屬出力念伊等從前尚
有微勞於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綫生路着傳諭留京王大臣
並刑部堂官將監禁各犯逐一通查原案如有似謝桓等情節
曾經阿桂等委派兵務實在出力著有勞績者即行據實具奏
並將此旨宣示各犯許其詳細自行據實呈明俟奏到時交軍
機大臣詳晰查核再降諭旨
四十七年七月
八月乙丑
上諭內閣曰上年甘省捏災冒賑侵蝕監糧一案其婪得銀數在
二萬兩以下各犯俱問擬斬監候情實於本年勾到時刑部分
別請旨茲閱蘭州紀畧於逆回蘇四十三肆逆時謝桓宗開煌
萬邦英董熙黃道煚五犯或前往賊巢擒獲多犯或於逆匪滋
擾蘭晝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或在安定縣拏獲教首馬明心
因念伊等從前曾有微勞當即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刑
部堂官將現在擬斬監禁各犯逐一通查原案有無似謝桓等
情節曾經阿桂等於指內聲叙出力者許其自行陳訴一并交
軍機大臣核辦茲據留京王大臣等覆奏除謝桓等五犯外其

餘麻宸申寧吉等二十八犯供稱或在蘭州隨同守城或拏獲
餘黨及辦運軍糧等事當經軍機大臣查奏所訊各該犯供詞
核之阿桂等上年原摺並未將該犯等在事出力之處聲敘或
因各該犯隨同効力非出色之員是以阿桂等摺內未經提及
請交李侍堯再行詳晰確查具奏等因此案人犯侵帑殃民俱
屬法無可貸因念王亶望等之肆行侵冒舞弊營私皆係朕平
昔寬仁未免失之姑息以致各該犯毫無忌憚所謂水懦民玩
朕甚愧之今復因人數眾多不忍概予駢誅不得不又寬一綫
所有謝桓等五犯從前既據阿桂等奏明曾經在事出力朕不
肯沒此微勞謝桓宗開煌萬邦英董熙黃道煚俱著從寬免死
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但伊等情罪重大不加顧戩已屬格外
施仁嗣後雖遇大赦各該犯等不得援照省釋伊等所生親子
四十七年八月
亦不准應考出仕以示懲儆其餘麻宸等二十八犯所供各情
節是否確實並著李侍堯再行詳細查明具奏到日另降諭旨
其各犯供詞一併發交李侍堯核對朕於案內各犯非不欲求
其可生之路但求其生而不得則朕亦無如之何直省大小官
員嗣後務須潔已奉公毋蹈覆轍如再有此等之以侵貪敗露
者朕必按律嚴懲不少寬貸勿以現今甘省應正法者多獲寬
免仍以身試法僥倖苟免庶不負朕諄諄教誡之至意
臣等謹案人臣有守土之責者惟當潔已奉公宣布
德意乃甘省州縣各官侵帑殃民法無可貸雖當逆回滋擾時
有協同守城及委運軍糧諸事原屬分所應為未足言功
又豈能遽邀
皇上法外施仁於萬無可原之中求一綫可寬之路追原在事稍
為出力如謝桓等五人外復令確查情節許各犯自行陳
訴並交該督李侍堯核對相符即
特沛恩綸免其顧戩仰見
大聖人好生之心同符
造化俾地方官鑒彼前車不以為儌倖而以為愧恥則赦過宥罪之
仁即道德齊禮之教也已
甲申李侍堯奏言伏查去歲逆回滋擾事起倉卒一切守禦
巡防及軍需供應在在需人經前任督臣勒爾謹藩司王廷
贊臬司福崧先後調派各員分辦迨臣抵任時逆匪尚未勦
除復有續行派委者事平之後即但查辦監糧冒賑之案各
犯內縱有微勞不足抵其重罪今蒙
恩旨垂詢臣謹案各犯供詞確核彼時情事均屬約畧相同尚非
虛捏內有麻宸光永清賈若琳彭永和張毓琳李本楠史堂
舒王龍八犯當賊匪初起之時或協同守禦省城或派防本
境要隘或督辦軍糧或盤獲奸細並於河州循化安定伏羌
等處拏獲逆黨要犯均有案據可查至如申寧吉汪皋鶴錢
成均鄯達宗蘭王旭蒲開祥七犯亦經在省協同防守並派
辦牧支糧草查安東路軍報臺站押送在山打仗兵丁口食
并走差委均屬實情又如丁愈承志常之瑗張金城韋汝楠
華廷颺李翔謝廷庸宋樹穀侯作吳梁觀海陳金宣十二犯
均在各本境防守並有辦運糧草牛羊協濟驃馬照料征兵
起程過境等事查各該犯本境距省城河州循化遠近不一
其離省窎遠者所供皆率兵民防守併憑確悉即在賊氛較
近之區守禦城池亦屬職分應為之事但核其承辦軍需一

切供支照料均無貽誤惟閔烺一犯先經告病離甘嗣因查辦買賑一案經臣行文原籍吉林查拏並未回籍迨十月間始經陝西拏解來蘭則所供隨同防守蘭城顯係畏罪捏飾之詞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李侍堯覆奏麻宬等各犯供詞確核彼時情事均屬約畧相同尚非虛捏惟閔烺一犯先經告病離甘因查辦買賑一案行文原籍吉林查拏並未回籍迨十月間經陝西拏解來蘭並未隨同防守蘭州等語所有麻宬等二十餘犯交軍機大臣核其情罪另降諭旨外至此案前令各犯等自行陳訴原係朕格外施仁該犯等稍有人心自應據實直陳乃閔烺以久經告病離甘之員竟敢捏稱守城希圖倖逃法網實屬喪盡天良情節更為可惡是該犯不必論其侵蝕銀兩多寡就此冒功欺罔一節即當立正典刑著刑部堂官將閔烺一犯提出宣示諭旨押赴市曹即行處斬並將此情節明白曉諭各犯使共知昧良冒功轉難倖免也

丙戌軍機大臣奏言臣等遵

旨將前奉

恩旨免死發遣萬邦英等五犯核其侵冒銀數萬邦英侵銀一萬九千餘兩為數最多謹將李侍堯查明各犯內除閔烺一犯現經奉

旨正法又華廷颺一犯現據刑部咨明在監病故外其餘共二十六犯所侵銀數與萬邦英比較分別開單並將原擬罪名及各情節詳悉註明恭呈

御覽又遵

旨將逆回滋擾時已離甘省各犯內除王夢麟一犯現亦據刑部咨明在監病故外共二十三犯分別開單一併進

呈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李侍堯查奏舒玉龍等各犯或協同守禦派防要隘或委辦軍糧挖濠餘黨不過稍効微勞俱係伊等職分應為之事并非若萬邦英等五犯之在事出力經阿桂等奏明給予議敘者可比然數十人駢首就戮朕心實有所不忍但此內如鄂達、承志身係滿洲用為州縣尤當潔已奉公以盡職守遇有上司抑勒婪索等事即應直揭部科或告病回旗乃竟憚不畏法隨同侵帑殃民營私舞弊似此亦得倖邀寬免旗員更何所儆懼耶著達承志仍著交刑部入於朝審辦理其舒玉龍等所供在甘効力之處既屬確實萬邦英等五人既經免死則舒玉龍李本楠彭永和麻宬丁愈章汝楠李弼榮觀海錢成均陳金宣王旭朱蘭章之瑗允來清宋樹穀蒲鬧馨佚作吳實若琳史堂申寧吉謝廷庸張毓琳張金城汪泉鶴二十四犯亦可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仍照萬邦英等之例雖遇大赦不得援照省釋該犯等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試出仕以示懲儆朕辦理諸案常以水懦民玩失之姑息為愧今於舒玉龍等因人數衆多不忍加之駢戮究轉求其生路仍不免於姑息此實朕矜慎庶獄不得已之苦心亦天下臣民所共見者至此案舒玉龍等各犯俱應立寘重典特因其於蘇四十三之事稍經出力即得仰邀未減此後凡身任地方之責者設遇賊匪竊發尤宜共矢天良力圖報効庶不負朕訓誡矜全之意

戊子

上諭內閣曰善達承志二犯因其身係滿洲輙敢隨同舞法營私
罪難末減仍交刑部入於朝審辦理實屬法無可貸特念該二
犯於賊匪滋事究有協同守城派防要隘一節可貸其一死又
烏魯木齊浮銷糧價案內之傅明阿木和倫二犯亦係滿洲原
擬應斬監候自屬罪所應得但其侵冒銀兩究由上司勒索與
監守自盜者尚屬有間所有善達承志傅明阿木和倫四犯俱
著從寬免死發往烟瘴地方雖遇大赦不得援照省釋所生親
子皆係旂人未便令其閒住著交該旂存記除親軍護軍披甲
等差使准其充當外其有頂帶職分概不准挑補以示懲儆又
烏魯木齊案內之徐維紱張建菴亦係定擬斬候之犯今查徐
維紱前在張掖縣丞任內曾經調令幫同萬邦英守城張建菴
侵冒銀數較少俱尚有一綫可寬徐維紱張建菴均著照萬邦
英之例免死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雖遇大赦不得省釋其親
子亦不准應試出仕

十月庚寅

上諭內閣曰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積貯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
前次開捐時已不免稍有弊端經大學士舒赫德奏請停止至
乾隆三十九年該省復奏請開例彼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
部即行議准併以若准開捐將來可省部撥之煩巧詞飾奏朕
誤聽其言遂爾允行至今引以為過其時王亶望為藩司恃有
于敏中為之庇護公然私收折色將通省各屬災賑歷年捏開
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設此時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
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終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
自此次開捐監糧以後甘省上下勾通一氣竟以朕惠養黎元
之政為若輩肥身利己之圖侵帑殃民毫無忌憚天下無不共
知朕亦早有風聞而內外臣工並非一人言及思之實為寒心
直至上年辦理蘇四十三一案據阿桂等屢次奏報得雨降旨
查詢始悉歷年該省旱災請賑全屬虛揑此弊由各該犯昧良
骫法天理難容惡貫滿盈自然敗露因令阿桂等徹底查辦種
種積弊和盤托出實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此案若照侵盜
錢糧一千兩以上應斬正例則所有各犯皆應寘之重典特以
人數衆多不忍一概駢誅因照侵冒銀數多寡稍為區別並因
蘭州被賊滋擾時曾有守城等事微勞者格外貸其一死除侵
冒銀數在二萬兩以上者業經陸續正法及降旨加恩免死發
遣各犯外本日朝審勾到尚有二十三犯內陳起揚史載衡伍
諾璽孫元禮吳鼎新等五犯侵冒銀俱在一萬兩以上又無守
城微勞法無可貸現已予勾其餘各犯侵冒銀在五千兩以上

四十七年十月

及五千兩以下之奇明周人傑楊賡颺布瞻景福顧芝廣福呂
應祥李立佛保劉炯郭昌泰等十二犯及揑結收受餽送之陳
之銓潘時選熊啓謨等三犯俱著加恩免死內旂人奇明等五
犯著照善達等之例發往極邊烟瘴地方雖遇大赦不得援照
寬釋所生親子著交該旂存記除親軍護軍披甲等差使准其
充當其有頂帶職分概不准其挑補至周人傑等十犯著照萬
邦英等之例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雖遇大赦不得援照寬釋
該犯等所生親子不准應試出仕至戌慥陳嚴祖二犯尤非他
人可比戌慥係高晉之子書麟之弟陳嚴祖係陳大受之子陳
輝祖之弟該二犯世受國恩身為大員子弟尤當潔己奉公以
圖報効見有通省貪婪舞弊情事若能直揭部科朕必優加獎

擢乃亦愍不畏法隨同侵帑殃民雖該二犯冒賑銀數俱在五
千兩以下但係大臣子弟如此昧良負恩情罪尤重是以予勾
俾大臣子弟等知所儆懼即為大臣者亦當引以為鑒嚴教子
弟又巴彥岱一犯收受餽送代屬員於承虧空尚屬甘省故習
及事敗露又復瞻狥隱匿有心袒護亦無可寬是以予勾此案
陸續正法者前後共五十六犯免死發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
可寬之中曲貸其一死實仍不免失之姑息引以為愧朕矜慎
庶獄凡大小案件無不準情酌理權衡至當內外大小臣工見
此案內之身受大辟者即當知畏其得邀恩免死者當知愧而
不當以為幸經此番懲創之後務須各凜冰淵共矢小廉大法
之誠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愍不畏法以身試法者即按
法處治斷不能如此次之曲為寬貸也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
通行曉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案甘省私收折色侵蝕賑帑錮弊已積數年至辦
理蘇四十三時屢經
奏報得雨始將前此告旱冒銷貪欺亂法一一發露此
天理所難容即為
國典所不宥若按律辦理俱難仰邀末減我
皇上以案內人犯眾多覈其婪得贓數節次區別於守禦微勞及
侵冒較少之犯均予免死發遣以昭法外
深仁至身為大臣子弟如成德陳嚴祖負
恩昧良仍不稍為寬貸伏讀
訓諭煌煌洵足永垂炯鑒云

原缺